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七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四）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〇〇一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四）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用人

宋寧宗即位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曰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

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爲長久召康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嘗在百僚備當進對寐不自已輒嘗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久疾羸殘自觀斯言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爲主於適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爲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效其平人臣雖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務幾人臣忘己體國寬忍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急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寄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爲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惟陛下財幸。

開禧二年適又奏曰臣聞君莫賢乎好士不衰臣莫忠乎愛君愈厚竊觀自昔人主渴想治功招徠賢俊意好所加不問疏遠而四方之士無不承風延頸爭欲自竭及其既衰怠忽厭棄覩羣臣僉進乍退者見厭去來不復計惜而其臣遂皆喪氣解體消縮畏避往往曰君不己用時不我容懷自疑之心興不遇之歎矣然則君之好不衰而臣之愛愈厚乃自古及今之難事也臣恭惟陛下天度淵沖聖心昭曠多士彙起衆善類升自除月召惟恐不及周因先容多出公論人材可以無遺落之憾矣雖其間固有已進而復退屢遜而不前將用而輒止願試而未獲者而況剛柔異性通介殊方毀譽多端好惡難一要亦未能盡合也固守以待樂愛君宜愈厚蓋人臣之義當然臣願陛下益堅至誠不衰往好君門四闢萬方競進髮擢宮使何患乏人然非真賢實材不足以贊事業非多聞直諒不足以補闕遺非睦德醇行不足以化民彝非孤忠峻節不足以勵士操非爾雅不足以飾治學非本統不足以齊制斷爲猶主拙爲巧師凡此不同并包兼

覆納我決遣擧于明朝信國家之威時矣臣悽悽愛君終始不移義
學於此。惟其狂愚豈逃睿照。

寧宗時。今天錫上疏曰。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擢參樞觀踐玷邇聯
時權禮部侍郎曹豳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請用臣大驤臣與豳交最
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
為遂遠官。臣竟汚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引去。夫亟用舊人而遂
退一莊士。則將謂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諒多益。寘之近班。可以正
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
旣服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娛。帝從之。

直學士院陳傅良繳奏朱熹宮觀狀曰。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
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擧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任便居住。又准送到昇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今臣書行。臣竊以為

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
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遽聽
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宸旨於未出之初。
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
以纔有所聞。亦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
若嚴憚天威。循省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
敢。臣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
方魁人望。伏乞睿照。

宗學博士許應龍論量能授官第二劄曰。臣聞量能而授官。此古者
用人之要術也。夫人之才。不能皆全。或能於道德。或善於才幹。優於
理民者。將略未必長。精於心計者。法律未必審。校短量長。惟器是適。

則事無不擧。分職授任。或乖其宜。則顛用不成。故有虞之世。能敷教
者使作司徒。能典禮者使作秩宗。明五刑則命之作士。諧八音則命
之典樂。各專一能。各守一職。未嘗迭遷而互用之。故百工惟時。庶績
其熙。而泰和之治。亦由此而致。奈何後世用人。不問德之宜。才之稱
否。旣使之治兵。又使之理財。方使之理財。復使之典獄。禮樂之任。付
之若而人。工技之司。付之若而人。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
為。宜其人材之難為也。夫責之以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姑遂相
率而不為。故典禮者。雖未知禮。而不以為媿。典獄者。雖未知律。而不
知以為懼。其意蓋曰。百司庶府。皆然也。吾何以知為哉。臣有才稱其
職。待以久其所長者。至於遷擢。或又移之他職矣。所職之事。苟非其
所素習。則不得不委之吏。故吏得以容其姦。而本末源流。蓋懵然無知
蓋有不及察者。況數遷。是故居官者。皆不度其才之短長。德之小大。

朝欲為此。暮欲為彼。而有不安厥職之心。然則為官擇人者。其可無
以處之乎。昔司馬光屢言於祖宗之朝。欲擇在位之士。使德行者
掌教化。政術者為守長。勇畧者為將帥。明法者典法。明禮者典禮。此
正量能授官之意。在今日所當講明者。而或者又謂量其能。當久
其任。善於其職者。增秩加賞。而不徙其官。苟數遷數易。則心懷去意
事廢。苟且是圖。然貪然好進者。常情之所不能免。積歲不遷。將有
十年不調之嘆。從事獨賢之歎。怠惰之心必生。廢事之弊猶故。是則
久任之說。固未易以遽行也。為今之策。惟精於財計者。必使之理財。
迨其遷也。復以精於財計者代之。長於銓綜者。必使之典銓。迨其遷
也。復以長於銓綜者代之。至於典禮典獄。莫不皆然。雖不久其任。而
前後相繼者。莫非其才之所長。則亦何事之不擧。何職之不稱哉。今
日用人。試擧一二言之。以刑法之官歷邊事者。率付以邊陲之寄

此固因才授任之美意也。尤願陛下明詔大臣益廣此意精加采擇
於百司庶府之間。莫不各隨其才而無強其所不能。則人人各盡所
長。復循名責實考其幽明而黜陟之。則庶官無曠。當世休於前古矣。

起居舍人吳泳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義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
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
論。益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愼曉暢者
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適訓典。史雅麗則使
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
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
闓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
用者哉。

兵部員外郞左司郞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曾從龍使金還轉
官歲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
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
除授一人。令民望其至如渴望飮。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
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
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
守有闕卽時進擬。其有求遷擇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柱者奏
速行之。盡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

御史唐璘召對辭樂殿首說奏天變而至於怨。民怨而幾於離。海宇
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虞。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粉飾文過飾非。蔽
遠正人。抑遏忠言。官鬻吏亂。朝政蠹。國政廢。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
具。[illegible]輕民命。輕視兵端。不慮[illegible]頁空國帑。委政嬖子。內交商人。賄
塗大開。小人[illegible]誅。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

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盡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
類楊綰。雖修途莫及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願識
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替宗子輔民物。以
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妄極。人心愈離也。上爲改容。

韓侂冑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己。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死。布
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侍講王居安奏請明其冤
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吏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
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
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
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
貪則亂。如用人稍嚴是一侂冑死。二侂冑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
中章穎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
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諂侂冑
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
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義。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
向於天下也。

侍御史李鳴復論擢任二府之臣當責其實上奏曰。臣聞臺諫者天
子之耳目。宰執者天子之股肱也。耳目聰明則四方萬里之遠無幽
而弗燭。股肱運動則一日二日之幾無微而不舉。歐陽脩嘗謂宰相
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蓋以夫尊卑異勢雖
有小大之殊。而關繫一理實無等差之別。脩以書遺司諫。欲不及臺
臣。然而臺諫皆有言責者也。臣以爲[illegible]端朝名當有不
勝其任之憂。故甲嚴紀綱。自本臺始。臺綱既[illegible]將推之朝廷。達之天
下。後[illegible]莫重於中書。莫嚴於右府。命令之所自出。理亂之

所倣聞。而閱歲踰時。員猶多闕。貳公弘化。庶以告聞。天下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所能周知。朝廷機務之繁。豈一相之力所能獨任。此非獨臣憂之。凡位于朝者憂之。凡天下之有識者亦莫不憂之。陛下聖慮洪深。寢章歎漸。久居政府者循序而進。召自遠外者以次登庸。中外聳瞻。無不舉手加額。而朝儀位序。交章推遜。又宛乎虞廷濟濟之風。一事而衆美具焉。此皆陛下選任至公。精神感召。故人情胥悅。僉論允諧。甚盛舉也。雖然陛下之選用數臣也。非徒爲是觀美也。必有以責其實。數臣之際遇陛下也。非但講相遜之虛文也。當有以副其實。曩者權臣懷引類之私。故賢否混淆。薰蕕雜奏。今無有矣。儻衆正聚於中。羣邪屛於外。而猶治不加進。無益也。曩者權臣懷獨運之私。故緘默成風。模稜成習。今無有矣。儻居可爲之地。逢可言之時。而猶畏避退縮。無益也。慶曆中。范仲淹富弼歸

自陝西擢置二府。仁宗皇帝特開天章閣。從容賜問。凡所條奏。雖見施行。其傾心待遇如此。陛下之擢任數臣。將以有爲也。可不以是爲法乎。杜衍謹守規矩。仲淹自信不疑。韓琦純正而質直。富弼明敏而果銳。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是四人者。當時賢之。後世頌之。二三大臣之得君。將以行其道也。可不視此爲勸乎。厥今機會雖多。事力未裕。廟堂之上。縉紳之間。謀論略有不同。襄閫之和。淮閫之戰。藩帥迺然各異。天下正觀數臣之所以補報陛下者果有何策。陛下之所以擢任數臣者果以何能。夷夏盛衰。在此一舉。生靈休戚繫此一時。謂宜謹之重之。使道出萬全。戒無一擲。此尤第一義也。二三大臣任重股肱。而臣以繆悠職司耳目。股肱耳目。誼均一體。是用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察焉。臣不勝

臣又聞二府每困於多事。而條屬常病於闕員。以闕少之員。臨繁劇之務。胥吏環擁。案牘滿前。目不停視。手不停筆。十未去二三。已報今宣矣。稍力強敏。猶能自出其己見。期限或迫。未免受成於吏手。否則淹延遲頓。至有踰數月不下者。尤化更新。稍繁當黃。必也清其務。擇其人。使官無闕員。員無廢事而後可。此亦一二三大臣所當講行者也。

嘉定四年秋。爲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劄子曰。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無陂有叙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顚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發政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己。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

姦。陛下怵然開納。賜對從容。俾盡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意而合於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於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詆忌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語近臣以爲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謚于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寘諸從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illegible]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

崇奬朴直之士若龜年之致忠者接踵而至矣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宮闈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婿察其如修古者敢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塗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於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

九年癸又輪對劄子曰臣聞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爲陽夷狄爲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是故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害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之戒畏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委任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燦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覩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翻然奉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爲念者浸不如更化之初而讒佞險詖以順爲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於用賢莫深明甚魁傑之器而況伏於下僚擯逐於遠外未獲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霪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於今必不足於後旱潦隨之飢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國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蓋爾殘虜其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儆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書曰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亦云德美俊以強本朝本強則精神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遠蓋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沉伏于下僚擯逐於遠外者拔擢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謹敢條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人主易以疏諂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

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伐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殘虜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爲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於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開爲周之賢召而未嘗四篳皆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爲事爲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獎拔忠賢不啻飢渴天下幸甚

三年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嘉定元年冬十有二月臣獲輪對三劄奏陳不勝痛切未蒙施行臣幼承父訓毋執己見改過從善臣書于心不忘使臣所言非則何敢固執己見而不改臣自知學以來今行年七十熟複其思無以易此陛下試取臣三劄複觀之陛下虛明如日月之照臨是非妍然且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冤虐不恤下民怨咨故衆而爲

盜。近陛下下明詔非不諄諄告戒而羣臣或竊議往往監司亦視爲文具如昨陛下今當行詔旨所言而已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暴不撓之吉巡行以黜陟天下之監司守令賢則久任不可輕易。知人甚難不可求備畧其小過大過必黜若用臣前者輪對三劄施行之可使羣盜無作雖日憂無變即致治安。先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遴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其有異政者就與陞擢臣自習舉子事業至于今未知其幾思幾慮深念時務條件雖多皆莫先於擇賢久任而後次第可行欲弭冦盜莫先擇賢久任欲移風易俗莫先擇賢久任欲奉國祚莫先擇賢久任。願陛下與大臣圖議勿循舊例自取禍亂力行范富之說及下采臣言以弭禍亂以安社稷若慮員多闕少久任則無闕可處士大夫則臣所任既賢其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臣不勝爲國軫憂不勝惓惓

簡又奏曰臣嘗觀堯舜舍己從人禹以益賛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不遠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封倫折之淹黙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又何言此不推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深服淹之大公不私。到于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來改過服義之心寖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後諸賢競議新法咸決於去住安石豈不動心數疑而決寧不回者恥於改過也。故其末流至於小人類進禍及國家。今朝廷遇大事必集議夫公無我取法唐虞三代從諫惟改過乃聖賢之大德。顧近世士大夫或未必明白多以改過爲恥殺人亦不敢患告臣願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數者夫覺之外揣者乃傳文過飾非之類

激彰明大公無私之正德使羣臣凡百建議不遂非飾辭以服義爲大義則衆心歸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臣深念近世士大夫知改過服義爲聖人之大德者誠所罕見。臣不勝念念惟陛下留神夫明斯道以幸天下以成大功以垂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嘉定中秘書郎袁甫上疏曰。臣淺陋書生光負冊府幸叨賜對再覲清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斯心亦且有負陛下請畧過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於臣子者哉。兄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稍識大體者又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脉未通爲猶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何謂腹心之病規模未立偷安者撓之也

血脉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貪欺者壞之也。陛下端居嚴邃之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一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諮訪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容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翫視變故動輒揣摩事雖迫切偷安之說先入爲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微稍有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儻能然覺悟痛懲前失深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無告之門何以兼受羣言之入今則猜防已甚情懷難卒通比之聞更意常屢入亦難於之上其偶不分緇交先容者有所奏則託之類指爲實減且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有事亦指爲虛夫朝廷固不必盡從而疑似則亦有可識也者蜀事初若可疑旋以奏報失實卒免取容潛爲自此相承者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

小人併作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辯論篇甚
陳者言畢遠虜以安伏鳥竄之餘尚有博謀並來之意哉以朝廷清
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優大明公
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師謀一邊守採諸與議未必之
者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蓋曰知是而後始可信任耳
下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真可信也抱負奇
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真可任也識護風憲之地蓋有
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爲陛下一言者權勢有輕我心矣
狄聞之謂中國何至於風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紛然不
可救藥陛下亦感之矣臣不知爲國擇人何苦與抑忠賢以快忌嫉
者之私意足食足兵者國所重經理關內又豈無貫今陛下未有弭
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時用言利之人而寡無理財之術自其厭

兵之心先主於胸中是以群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
[illegible]之實陽言守備而陰實主和議之心蓋不謂之故誤可知哉
帥之賢非與明察與其總略之寄不若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邑
莫若無明察與其草苞苴之弊不若清其所由來之路今不務爲此
而日求生財之籌由是指常平之錢爲州郡之資日吾將以供軍也
竭澤盈此有何見識不謂之歌說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多
延於外而實根本於內欲鋤其萌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
終不可立避敵之根不去則血脈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
終不可擇欺誑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
下穎悟[illegible]超然遠覽深思內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兩靡之方采我
祖宗之[illegible]天下也政事委於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
著聞者使爲臺諫以擇採彈糾[illegible]於論駁者使爲給舍凡下之事

有利有害群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
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職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
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恪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既
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爲偷安爲壅蔽爲忌嫉爲欺誑以惑吾之聽者
哉唐太宗英主也魏徵進諫且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哉聽之易
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益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培元氣
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錫我宋億萬年
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侍御史劉黻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
月而可忍疑而不斷者豈當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爲否則
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賢者翻然可得矣臣聞富弼
之起復止於五請蔣常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照其

終喪亟選賢早早定相位申覽納
袁甫上言曰臣竊舍聞陛下篤念根于至誠學力期于無倦乘
置講官增益經史自有定課夕有訪問務爲入耳著心之學不爲故
事虛文之舉中外聞之如出一辭臣竊推古帝王之治其端本澄
源所恃以長久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而已惟尚書一經其言此義
最爲詳悉且以陛下深講此經得以述其略焉益告舜曰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以言任君子則貴於專去小人則貴於決也禹告舜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以言能任
君子則小人無於邪雖小人將訪惡反其路[illegible]伊尹告太甲曰遠也
[illegible]身國皆以言不親[illegible]
[illegible]高宗曰惟[illegible]
[illegible]

子則治。用私黨之小人則亂也。周公告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
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以言戒王初政。當去小人。任君子。則能
竭力以輔國也。穆王告伯冏曰。謹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
惟吉士。以言人主左右。當選用吉士。而毋用便辟之小人也。凡此數
端。義之尚書。無以親君子遠小人。為安國家利社稷之本。然而自古
人主固有始也。知君子之可親。而終也則移而為親小人者矣。固有
貌親君子而心實疏之。至於小人則貌與心俱親者矣。固有君子以
拂意而日疏。小人則以順旨而日親者矣。固有小人指君子以為黨
人。主欲望其討而遂疏君子者矣。固有譖言日至。讒說日聞。而君子
則以讒毀而去者矣。是五者之患。豈有他哉。蓋君子之事君也以正。
正則難入。小人之事君也以順。順則易親。君子雖進而易退。故其勢
易以疏。小人挾智以固寵。故其勢易以親。君子每責難於君。故多

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八　十五

齟齬。小人則逢君之惡。故樂於聽從。唯賢君聖主。見善明。用心剛。知
天下之治亂。繫於君子小人之用否。為之取捨進退。使之各當其所。
而不相亂。然自非處使之各定。其論而不能惑。唐虞三代之治。蓋無
有過此者。漢元帝用蕭望之。其始也亦知親君子矣。一旦小人之謀
幸以洪恭石顯而衰漢業。唐元宗用姚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旦
小人之謀幸以林甫國忠而亂唐室。以是知人主之親君子為甚難。而
[illegible]雖於悠久。[illegible]之親小人為甚易而易於亂。此漢唐二君其明驗大
[illegible]以[illegible]見[illegible]過之言以小人莫不眷君之欲。豈獨書雖之
[illegible]足以為[illegible]人君樂得其欲[illegible]天下害[illegible]能親
[illegible]邪佞[illegible]矣乎哉。斯言其[illegible]得小人[illegible]用[illegible]惟
[illegible]以深[illegible]其說[illegible]臣
[illegible]盡[illegible]事日盡發事不

為陛下長久之慮乎。臣願陛下深究尚書一經。其言親君子遠小人
如是切至。鑒漢唐二君治亂之所分。觀范祖禹論小人之情狀。當斡
聖懷。分別邪正。外而百僚庶尹。內而左右近侍。凡忠誠正直之臣。道
學賢德之士。此皆君子也。願陛下親如手足。親如腹心。不以日久而
浸疏。不以拂意而輕斥。凡便僻邪佞之輩。[illegible]貪諂之徒。此皆小人
也。願陛下疾如仇讎。視如草芥。不以親昵而偏信。不以悅意而愈親。
堅此聖心。守此聖鑒。陛下享國萬年。而長用此道。毋撓於異議。毋奪
於讒言。則尚書一經。帝所以帝。王所以王者。可舉而推之矣。臣不
佞。伏望陛下開納其言。留心見之。行事宜用感深會屬[illegible]為陛
下一二。唯聖意留神毋忽焉。
知成都曹彥約奏曰。臣竊見陛下更化以來。收攬人物。寸長片善。莫
用無遺。可謂深於愛賢矣。士大夫食禄者。思所以報君體國。外可

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八　十六

以宣力四方。內可以主持正論。然而緩急之際。當饒太息。每有人才
不足用之患。其故何歟。蕭望之可使為太傅。不可使為馮翊。黃霸可
使為潁川。實不可使為御史大夫。人才之於世。用實各有分劑也。持
正論者。未必有吏治。行惠政者。未必有邊才。優於教道者。未必有剸
決之能。篤於守成者。未必有強明之譽。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
長。解之則悲。雖有聖智。不能加毫末於其間矣。漢武帝得人之用。冠
絕前代。史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所甚等。謂之[illegible]不必責以實直。謂之
[illegible]行[illegible]所長大[illegible]刀之可為者
而用[illegible]以其所[illegible]力者當思其
所[illegible]人[illegible]用於世。[illegible]識事以[illegible]請[illegible]所
[illegible]人[illegible]術之[illegible]其
[illegible]其事[illegible]人稱其[illegible]

史087 009

[illegible]守念前賢愛人物如此心甚慕之亦嘗取今世搢紳之士筆之
簡冊求如公著所記者以為準則將以供當路之所問也比年國事
既多薦名亦衆歷數舊紳則見於錄用者十已八九用人路廣而搢
有之才之數臣竊疑焉豈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耶將忌嫉
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耶如其忌嫉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則
主盟於上者固當有以任其責若謂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
則不為其說矣古人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當其[illegible]以觀其所蘊
試其事以觀其所能與之言以審其所欲[illegible]之語以[illegible]其所不逮
後以是事任之以是攷責之效言曰[illegible]
故其[illegible]要敬建和親之議則使之結約者莫如婁敬[illegible]
策則使之輯綏者莫如王恢事成且專其利事不濟且受其[illegible]
在史策不一而足孝宗用史正志之為發運[illegible]

今未遠猶出諸此不知不則用人之說何所起也開[illegible]
必全誤當路者以術數處之其規撫已狹陋矣趙武[illegible]於數[illegible]
襄陽臨行問所欲則曰到彼當自知耳輕近臣於[illegible]
臨行請所為則曰飢民與忠義相挺耳及規恢之旨[illegible]
師已出宣威之命方下尚三交河之敗已聞請用兵[illegible]
於境外可也為奇共事任[illegible]乃相與為隱哉今之用人固不[illegible]
與為急無使其心變不行以兩達利害不得以詳[illegible]
者未盡[illegible]以自結於上者[illegible]與為隱奪之[illegible]
方急[illegible]得以論[illegible]制[illegible]
知偏裨之中勇怯之不能皆一也又知其執於統制既傾而不敢有
所[illegible]之座以觀其情[illegible]
以[illegible]逆敵則擇取其欲行[illegible]

夫[illegible]不欲[illegible]也故其被命者皆樂行而其遇敵者皆樂戰雖亦
如此而已耳未敢見其一捷而以大將許之也自開禧以來外[illegible]
閫臺之上莫不以選將為急務士大夫間莫不以選將為[illegible]
可以為將者則有之矣謂可以為大將則舉天下難之而不[illegible]也
勇而有力者常十一勇而有志者不百一勇而有識者不千一勇而
重厚知國家事體者不萬一也不得其一也十而有一者行伍也不足
問也百而有一者部曲將不足為也千而有一者可以為而將百人
矣萬而有一者可以為而將千人矣至於萬億而不得其一即所謂
重厚知國家事體者也彼夫將者豈若小將之易與哉動而與兵
合謀靜而與前賢合德爵祿不足以累其心中御不足以變其令歲
朝廷施設可以知曲直觀敵人營壘可以知勝負小挫不足以言
小勝不足以言功非明哲不足以知其人非信任不足以重其[illegible]

其以常人當之猶不若闕之之為愈也臣常為人為統制矣朝廷以
軍師處之而不擇非其人不可為統制也臣常為人為沿[illegible]
使矣朝廷亦以軍師處之而不擇非其人不可為沿邊[illegible]任使也
謂[illegible]所為者輕為朝廷所以用之者重雖足以自[illegible]廷以用[illegible]
之急而塞其向進之路雖臣亦不敢以為喜也何也中方之人[illegible]
為服戰之士忽[illegible]可以先登陷陣未可與議[illegible]
大計攝[illegible]以斬將搴旗未可與計廉隅之小節其初[illegible]
之而共後乃思其仕進之路[illegible]人之難[illegible]至於此[illegible]急下[illegible]
非掌將之說知之何[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將也為[illegible]異名[illegible]
猶[illegible]忠[illegible]而[illegible]如此今故試而用諸將非必擇
[illegible]得其道而使之勿疑處得其手[illegible]
[illegible]臣嘗論之雖天下之至公而

後可以來天下之賢陛下之實德高後可以用天下之財郯鈔戰
勝晉臣得封陛下討行無知受當古人用賢之意為天下分職耳豈
必自我出而後為得哉在山合土而為高在川合水而為大陛下
用人之所關心見誠使有以盡其言者皆得以盡其言者皆得以受其職
求賢之路廣矣若乃為政者宜收用之使為之者各盡其以報
於哉事則密矣非用人之實也以其足以當不論元王設體務生
委質之人敬背之事矣其有用耳豈有蔽之而不敬敬之而不愛
者哉宜許多為者也其益於人便辟善者君子必有損於道陛下用
人之所義無如一所可敬者親者相懇不遠則用賢之効著矣若乃
曲留名德而不用其言包荒巧宦而不慕其去留體貌則均矣非用
人之實也有用人之實則公論服無用人之實則志士疑此又眾人
之所難言而臣不敢有隱者也陛下寬其罪而加察焉臣不勝幸甚

錄了翁龍等分問語言事語君子翁剡也問理宗在位四十年忘言
議論蠹在國史云既出處具有本末六字仍合論事益切甚年當有
之遺體就不識者知其節行自於君命忽勉強來有大
關於州從出所勝未可以為了之君子之敦於
有自守何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材樓鉤有翰館有幾人
傳予名節以合轍
詔知泉州又本以是主議論相和非人不以輕授給而授本
知不得已然乃疑之不得有所為是事作成之體哉所言
之事不必疑用之人不以從賤要而進去之矣
理宗時事德秀嘗知信州丁翻等人左右跋扈一介撰密
陛下有問以為謝者人物其貴非輕一
事衆議臣雖甚賢之所不敢生

以言論弗容而功效甚矣今尚書之官有曹公誨所學而嘿不以聞
何以進賢也真德秀知信州軍州事丁黼趙本誠實學
有師傳修身立朝物論推許父子恭謹敦厚稱良史氏之
政已流聞於四方以為建康府事書呈默介廉節端
務出自名家老於州縣遠氣不衰承議郎提轄建康府戶
部贍軍酒庫王書之字特掃品嘆撰第早觀
昇聞嘆其自持不為苟進本議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楊
方識達論正氣平靜重自謹表操從政建康府府學教授楊
遠篤於問學以詞章心術端良持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
同然實論衆論皆所謂君子之善非區區擅一長辨一職者之比用
敢仰體清朝之意各以所聞伏望聖慈特賜甄錄一詞擇善臣甘
伏罔上之誅

德秀又薦吳房華等狀臣一介迂愚猥將使指理財籍職務宜
察所知修飭有與協舉稱為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
彥華夫賢積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
所爲則言得相副表裏如一最宰衛之茶陵適值饑荒心辨字
無沉七至於應辦和糴寡動用皆不擾而集議可書以政最剡聞
于朝南及期年以內艱去郡人父老憐其遺愛久而不忘此實信之
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恬退自將安於卑進故知之者
少臣謂如彥華者書加所必有可觀事郎前江南東
路轉運司主管帳司題賢白鄂州錄參自
其年尚少已為吏以佳士其在漕幕亦出力最多援
荒以來久如己風以德兩縣舊傷月間即令
府屬性與家郡守之志心盡瘁未嘗勞苦

九所以區畫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已備行至郡士民稱
若知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秀若真之須擇俾效
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懼不亟加
論薦是謂蔽賢[illegible]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秀華秀章特賜旌擢
若後不知所舉臣甘坐之
德秀舊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
而號為難治者居其太半蓋以供送為數甚夥月椿版帳率多白
撲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摩疾苦伸理冤滯往
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兩者之中少施寬恤之政
不專以催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亦當激勸今采諸輿論
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蓋
[illegible]博學識通明到官以來政事所職至誠無隱一意在民催科有

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攻跡[illegible]委之迹捕乃
能多方晝日夜究心[illegible]數月羅人斯得[illegible]究[illegible]結處伸秀
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承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
志為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康靜無擾田里
安之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葉景望惠學校舊人雅有士譽[illegible]教自喜
卑華不程弋陽近歲調整日甚自其到任[illegible]把挽結立義役以革
紛爭之弊[illegible]以除科斂代輸之[illegible]一出至公
人情翕然稱為明允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illegible]衍瑞
庶維官之初[illegible]不無擇為[illegible]而同所諸邑鮮
不違理拘於其間獨能[illegible]有治更之風兵夏
邑境沿水縣[illegible]方在[illegible]行[illegible]中請指公錢以
[illegible]知池州青陽縣許[illegible]材力

強繫池之諸邑蓋因宣限逼於預借漢始至官適逢儉歲朝夕勤瘁
如理家然既資富商又免縣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頗以少紓宣
有功於此邑者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敬持講師愈之子天
資粹[illegible]為邑以[illegible]安人用刑罰賦常有不得已之意
士民稱頌[illegible]以一詞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爚名家之子生長
見聞宣城風俗頗刺繁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為苛
擾歲適旱飢推行荒政四出其至殄除蝗蝝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
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無訴絕安承議郎知建康府
溧水縣俞亮[illegible]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
之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illegible]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
盡其心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姚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和始終如
一有可稱者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

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
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
廷特賜甄錄若後不知所舉臣等甘坐謬妄之辜
德秀又奏曰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巳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
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亦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
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保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
連銜保明聞奏[illegible]備數[illegible]自舞加察語如所舉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忠信

為本著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
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
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
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九

用人

宋寧宗時衛涇論人才六事上奏曰臣聞人材盛衰繫國隆替國之將興則朝多雋良精神可以折衝及其將衰士氣銷弱僕急不可倚伏此為國遠慮者所當憂也然材之盛衰不同非天之生材有時其所以壅閼摧傷之者固非一端也書稱用人必詢於僉謀孟子論用賢必斷之國人蓋人材至多非一人所能盡知所可信者天下之公議也公議所與從而與之公議所非從而去之予奪去取一本乎公議則人之賢不肖曉然而易辨矣若捨公議之所在信任左右以為耳目則愛惡毀譽或行其間愛憎喜有才自賢左右所謂賢未必為公議之所與也公議所謂賢未必不為左右之所忌也其言亦間有合於公議者矣蓋欲取信於人主而為他日不肖者之地也如是則諂諛阿附之徒僥倖獲用而孤立獨行之士無自而進矣此人材所由衰者一也人主之德莫大於虛心無我舜之所以大不過曰舍己從人夫惟虛心無我則可以翕受眾正舍己從人則能取人以為善苟或蔽有我之罪無舍己之誠則愛憎任情不得其正鯁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終惡其忤己諛說者未必非佞也而終喜其順己任政事者纔須執正則以為好異遵守成模則以為循職任言責者論奏無隱則齟齬難合少所建明則馴致進用抑不思鯁亮者果為愛君乎諛說者果為愛君乎此人才所由衰者二也序進賢能大臣之職也人主不能自用天下之才故舉而屬之大臣大臣進用乖方裁量失平則易其人可也進賢能之柄不可奪也大臣欲避主疑以為自安之計遂不以明揚士類收拔人物為己任閑於進退惟奉成旨不敢乎稟至使衡柄旁出進取多門大臣失職此人材所由衰者三

也人材固未易徧識伏於疏遠者尤不能知操柄者旬平心應物廣
詢博採以為賢則用以為不賢則棄借未盡當十得六七矣奈何乎
居爲親故擇官之意常多為國求材之意常少好進者以昵己而
亟用樂安恬者以疎己而見遺權力多助者不能沮止孤寒寡援者
不能薦進守格法則賢愚同滯務甄拔則限量無準此人材所由衰
者四也士大夫之質稟不能皆齊而其趣向亦各異兒直者或易至
過抗而安於備默者必指以為沽名剛正者或少所容蓄而便於容
悦者必指以為矯激私相詆訾浸淫不已遂致人主入其言亦疑其
為沽名疑其為矯激也而疾之彼同未免於或偏也就其偏而論之
世之容默者常多而剛直者常少人主又不能為之保持所以多者
愈盛而少者愈見孤此人材所由衰者五也士大夫所以重於朝
廷者以去就不苟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後可以守其職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後可以行其言夫義所當去慮其去非特
足以全士大夫進退之節亦所以重朝廷之職守也若浸然狃去而
不去然正也而即止去於義未盡則為害是人材之興起綱上下
寖衰之矣士大夫既見薦矣此人材所由衰者六也由此觀之人材
盛衰之君曰大臣曰士大夫皆不能無責焉方今明啟之朝固無棄
材之姑而未免有之人之憂者其來非一日也臣願陛下深詳而家
之安危倚賴人材之衰者先所宜察惠公所策聽臨邪蔽行矣安
得將大臣忠誠然後明詔大臣不私於進退士大夫不私於論議使
材並進而勿傷毀斯之惠則朝廷之本本葬同寅為華[illegible]功立業
與不如意矣此尤當今之急務臣惟陛下財幸
又奏薦[illegible]之狀曰臣聞報國之遠莫若舉賢才舉才之道莫當考實
臣[illegible]江西闕[illegible]已是二年[illegible]未敢輕於舉[illegible]欲遲

之於冬卷之外衆論加考察無得其實今蒙恩易鎮行且去此一道
官吏之賢否臣已皆有以見之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文字王覿
之家學淵源文行兼修往年編入宣幕事刺論爵者率賴其助試也
江之德化善政尤多今為江西運管幹事極有條理然未嘗矜能以
求名持論主於正人而尤知潔己以律下識者皆以為遠器朝請郎
撫州通判趙時適公族之秀自致名第歷州縣俱以材稱試政天
府通事不苟要滿而罷識者皆之通守撫州就攝郡事邦人悦服其
明允又稱其廉平騎之行事尤有實政承議郎江南西路安撫司主
管機宜文字洪儀風度端凝吏能整密坐於相閣克守儒風曾為漢
陽簽書無司已交薦其材及至試邑黄陂治辦之外又有學道愛人
之政今為本司機幕無事明審無不合宜雖容捷頗介可致遠
幕府未盡其長朝奉郎筠州通判孫格之闕之秀早拾儒術明習

條章老成端介昨來章泉之間安殊有能聲今為通判筠陽尤所謂
吏才[illegible]留帶宣教郎知建昌軍新城縣柯遂名太學推第一材初
為隆興府推官路文彦其材且[illegible]任成都極幹[illegible]司亦表其廉能試
邑新城盡起[illegible]
[illegible]縣[illegible]名父之子克世其美[illegible]以強濟真心主於寬平崇仁
當罷政[illegible]之餘[illegible]到官數月[illegible]訟獄清財賦亦裕推其
[illegible]邑人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趙公
[illegible]守遠[illegible]務師先達以爲丈夫壯試泰
[illegible]所[illegible]括廉介守法不要[illegible]而
[illegible]郎知隆興府新建縣往如虎儒行吏
能[illegible]安於平進素不近名廉勤[illegible]事行且交代臣察其聽
之閒並無過舉通直郎知筠州高安縣[illegible]長名家習熟文

獻持心近學律己以廉其在高安安靜不擾而邑事整肅有理附里
安之文林郎新知瑞金縣丞陳景仁奮身上庠遂登名第再轉而為
丞劍邑每事健決不避權豪撫邑寄繁不辦治州郡材之從政郎
隆興府武寧縣丞連元標少好學術該洽賛邑遂潔己奉公猶
其自將不事無粗遺迪功郎臨江軍軍學教授徐脩經學明文詞贍
疆龍諳庠序之教務崇義理之文教遵有方士類多之已上十二人各
臣始得之於衆言未敢深信及驗之行事爰有實績仍其間多是前
後累經監司守臣論薦非特臣一己之私言欲望朝廷特賜甄擢
用他時必能效尺寸於事功裁非小補
詮又奏舉勝璘等狀曰臣誤蒙聖恩[illegible]十一州之官吏
雖不能徧觀盡識然其間學以從政[illegible]著[illegible]諸公薦[illegible]加考
察今得七人知而不舉臣則有罪竊見朝奉郎隆興府通判應求矣

實績重學術淹該早為省殿試前名采首輒十換將盤旋州縣逾三
十年晚塗班行未究所蘊今通守本府在職公勤叶贊為多從事郎
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師秀持己清修詞章典麗第二十
七年未晚還曾師秀怡然不以介意同舍慕之承事郎王彥持身謙廉
贊畫平允承議郎知隆興府奉新縣丞[illegible]度高雅政術敏通練
仕于隆興邦人稱之無間言試邑奉新留心撫字訓無滯訟平易近
民奉新之人無不賢之宣教郎知隆興府武寧縣[illegible]善政質性宏達
材器端良歷由門蔭以登門第又中法科以決庭訴出宰武寧留意
數月備刊不擾而辦樹甚不察而盟武寧之人無不德之迪功郎黎
州州學教授[illegible]宣寡重厚行己端良有收科名益進學問分教
[illegible]學日隆其鄉人以行義為先不專以文詞為上迪功郎建昌
軍學教授黃[illegible]行操[illegible]收取甲科初任盱

軍學歲月未久然其教人必以規矩士類服之迪功郎袁州分宜縣尉
鄒魏從學問[illegible]刑詳練登名前列旨當廷擬教授魏挺乃能不
畀小官[illegible]入所陷戴[illegible]安民廉勤強濟邑人稱之以上七
人不惟文學可采亦有政績足觀科名皆在人前職位猶在人後欲
望朝廷他時擢用以為一道官吏之勸
詮又奏舉徐範等狀曰檢準淳熙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敕節文臣寮
奏乞令監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同為具乞令監司各公共
按舉文學[illegible]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節文乞如後奏增所為
科目所知察吏等名目志行罷去文準嘉定六年八月一日敕中書
門下省臣寮奏節文通者從臣寮奏請欲復所知之舉[illegible]之法乞
頒示監司帥臣繼自今凡所舉部內人才與夫所知誠不科目之薦
務在公心採訪取其才行卓絶績用彰著者為指實聞上八月一日三

省同奉聖旨依臣伏覩從政郎南安軍大庾縣令徐範名父之子家
有史材試邑大庾寬心撫字居多可紀之績宣教郎知筠州新昌縣
事沈銓名臣之孫修謹好學諳練吏民社留心聽斷殊有豈弟之稱修
職郎前南安軍南安縣令楊治學問淵懿文詞贍為令南安平易近
民迪功郎筠州軍事推官俞洪長名家優有才具自幕筠陽事不
辭難迪功郎筠州司法參事詹[illegible]學問醇正又予世科兵術通明守
以廉介人稱其賢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事[illegible]擢儒科兼通世
務樂安最為荒陋仁澤與化循民懷其政[illegible]知江州德化縣
事林[illegible]守家法極有吏能究心撫摩令[illegible]之間民皆便之
宣教郎知隆興府分寧縣事陳元衡[illegible]有志事功律己奉公
撫民戢吏閭里安之迪功郎監江西路[illegible]運司造船場溫良韓識
度和平[illegible]才幹[illegible]等皆實臣所知欲

望聖慈更加考察特賜擢任今所舉徐範等九人尤所知

經又奏舉蕭舜咨狀曰臣近者不度疏外輒以一道屬吏之賢績冒昧上聞繼而博加採訪蒐致參考猶有未盡與其迹弗彰之嫌而有遺材之愧不若冒三嫌之恥而效勿欺之忠竊見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蕭舜咨威均高選等策名第科敭歷頗有廉守端方挺身無玷臨政不苟金谿煩劇號爲難治舜咨貧約其撫字之實見乎之實人甚安之從事郎撫州軍事判官彭去非蚤由門蔭進取世科學識醇明器資敏亮行已有恥守法不阿臨川前後守臣多當其材責委之實尤稱之迪功郎江州湖口縣尉陳韡風有師承蚤收科級務爲實學未嘗空言志尚既高識趣亦遠儻及其華而用之必能以事業表見於仕湘口適丁歲飢祿荒有術邑人德之已上三人各有所長已不逮其論既無闕言諸司亦嘗交薦之行事誠可進擢欲望朝廷特賜甄錄以

風厲一道之官吏使居官廉平行已也實者有所激勸誠非小補

經又奏舉章璨甄世光乞賜甄錄狀曰臣竊惟用人之道猶之用器擇人之術比之擇材器不可不及鋒而用材不可不及時而擇及鋒則多利器及時則多良材臣前後薦士已成屢滑今於所部又得二人其材與器皆堪頒使涵養更久必大可觀欲知其可使辦事又嘗及其英銳鼎加收拾羅見承務郎監潭州廣積倉章璨材力強濟處事精明博通吏道[illegible]倉官所職並緣久例不充使涵琢飭持身廉慮遠德成識精有古今之[illegible]主名臣表之高翔[illegible]潭州[illegible]勝[illegible]又不事競[illegible]理政通光之助爲多已上二人欲望朝廷特輒[illegible]政有聲[illegible]能辦治務幸朝廷及鋒而擇之。

經又列薦徐梆朱著留朔乞賜甄擢狀曰臣等猥蒙聖恩付以一道耳目之寄凡所部官吏之廉潔奇刻者未敢避怨負以實聞茲蒙朝廷施行不勝遠民之喜至於良二千石治行表表衆所共睹者若知刺而不知舉何以勸功竊見朝請郎權知全州軍州事徐梆學古好脩謹身率下不事表暴力行撫摩刑技清平田里安帖餘事書有餘俟暇又能崇教化以厚風俗葺城壁以固藩籬其他善政不一而足朝請大夫權發遣道州軍州事朱著持身潔廉書學醇正居家孝友賦政中和到郡之初縣未爲各而當第之實信服於民財賦獄訟色色整辦加之志趣端靖不爲苟合人品既高術亦茂朝散大夫權發遣郴州軍州事留朔存心簡靜臨事明敏出相門實適走遺到官以來能於整辦之中不失撫摩之意已上三人臣等參之輿論

名蒙朝廷特賜甄擢決不上孤使令。

經又列薦薛洽等狀曰臣等竊惟承流宣化其責在守令激濁揚清其責在監司臣等誤膺委寄既以一路郡守之有治行者冒昧上聞若縣令而不及令何以爲字民者之勸竊見奉議郎知潭州長沙縣薛洽持身清慎涖事明謹倫自將不事形跡每月催科僅足則止能散富於田里不窮民以自豐考之近時寄爲廉吏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趙崇模自出相門學有家法明練而不好察公廉而務近民安化民猺錯居崇模以豈弟行之無不馴服用之他日當爲遠器宣教郎知潭州醴陵縣嚴景崇學醇正臨事寬明既於催科之中不忘撫字之政然日致勞主於愛人考之行事允有實業通直郎知潭州湘鄉縣趙伯駿恬靜有守廉介無華剖決得宜不事苛察湘鄉[illegible]叢伯駿從容治之甚有條理參之輿論委有能稱宣教郎知

道州營道縣泰師伸性資敏習器度開爽達於政術每事練習而又
持身廉勤御下有方若試之事任實為通材從事郎知衡州耒陽縣
趙彥飭蕃由蜀籍自致儒科練達吏能不廢學業往時師臣朱熹亦
嘗舉之今為耒陽屢多惠政已上六人臣等至加參稽頗為詳審伏
望朝廷特賜旌擢以為作邑之勸他日設不如所舉自甘同罪臣
等所不敢逃。

涇又奏舉李鼎等狀曰臣竊惟國家分道置帥許以察吏臣了以自
報國家名為賢臣承恩守藩內劝閱歲得於考察宜有薦揚竊見宣
教郎知潭州益陽縣李鼎資性和平學業修潔初任宜春縣尉禮意
臨賀教官皆以脩潔受知當路循次改秩試邑益陽油未廢并多飲
力行撫摩之政能修學校以勸士賓期會以安民獄訟不恭而明作
科不擾而辦平易近民於鼎見之從政郎郴州州學教授陳觀賦資

靖共持身端介平昔安分未始干進嘗從朱熹講學尤以名義氣節
為重分教郴陽極力作成不專事於文辭能誨人以忠孝恬退有守
於觀似之從事郎郴州桂東縣令黃龜年詩疏通亮能爾於三仕
于桂陽民懷其惠今為桂東縣令方昔所舉鼎錄務懷柔示
不姑息華暴而民新自綿從還定安集鼎有力焉從政郎道州江
華縣令莫介志氣好修亦亦嘗見於議論每事正平江率之
陵號為難治介力行撫字之瘵不忍鄙夷其民學道愛人
已上四人在臣部內具有實迹可采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
庶見九重不忘遠之意。

涇又奏舉朱端等狀曰臣蒙恩任使一路雖職不專於糾察官吏
能否當以備所今所舉若能名若采之公言號得四
人而不舉未端等才良

辦飭吏奏辨長洲縣事整辦諸司所薦其能朝廷當加擢用今守延
平尤有治效撫郡郡用豐惠民倉以實羅未備積以助常平閩帝禁軍
月有稽試等第支賞以厲士卒考其施設實有可觀朝奉郎通判泉
州何松性資明達政術亦優一試劇邑以辦治稱兩為郡丞以循良
著溫陵倚賴民吏錯雜屯戍軍兵以時彈壓關決獄以協濟承
議郎通判邵武軍趙善宗室近能自奮勵強明敢決所至有聲
通守壽安牙稅增羨十餘萬緡蠹弊盡解無折欺隱殆為諸郡之最
今倅昭武合發上供亦不擾而辦宣教郎通判建寧府孫國均性質
篤誠遇事不苟奉議郎通判汀州權錄才華俊美所至有聲譽涉大
府民物繁夥臨汀偏州俗習獷悍皆能協贊其守政化大行此五人
者考察已久甚著能名委有政績欲望朝廷特加表用以為官吏之
勸

涇又奏舉陳嗣宗等狀曰臣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在上之令
則有勸懲為臣之義第知體國臣誤蒙聖恩付以一路統歲竭日無
補毫分惟有薦賢是為報效近見親所目擊遠或采之公言既得其
人不敢隱嘿伏見儒林郎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陳嗣宗天資靜重
學問醇醉斷獄議刑持平守正處置明允人無異詞文林郎前汀州
州學教授孔夤行文學著稱議論英發為從臣列薦蓄籍起選
用從事郎西外宗學教授林士風精經學淵源有方麟
趾化洽宣教郎前知福州寧德縣王學問正識凍究心
撫字愛在民之教以勸識明平易近
民催科不擾奉議郎前知泉州同安縣章太發學術醇正謙厚端方
政尚中和其去處州長其才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江
濬相識有方催科不擾以便民耕修學以養士類具有實政

非敢盜美承務郎知福州懷安縣趙師珙以宗室子能自飭修擬頒
剸劇綽有餘刃宣教郎知建寧府建陽縣黄千里舍法優等第乙
科文學識論可備館閣承奉郎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夕學克知兵學
書取儒科抱負不凡貴爲遠器從政郎建寧府左司理參軍吳端忠
寧資仁恕遇事詳明盡心平反獄無冤濫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丞
黄以大操尚剛潔政事通明剖決民訟無不平允修職郎泉州安溪
縣主簿王仲龍名臣之後學有本原簿領畢書未究其用迪功郎福
州候官縣主簿黄倚器學優贍器識有餘迪功郎福州閩縣主簿鄧
擢優仔端澄通曉事情皆限於特科無以自見此十有五人或懷才
抱藝或立事建功片善寸長悉有可録望能授任不廢其殳伏乞朝
廷特加旌擢
又奏舉陳孔碩狀曰臣切窺蒙榮遂延又奏蒙恩從欲俾奉書祠

縱使危喘殘全不復可爲世用尋奉鄉國之忠猶於爲聯或可自見
臣伏見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陳孔碩學得師承行推介
潔有志斯世於事無言以其才哲無施不可臣頃延從班技古薦士
初未識面得之士友即嘗薦聞已而朝廷以時採公言旋加旌擢將書
乘所職事修舉措置溪峒折有倫緒再蒙召用以爲力辭遂得鄉郡
兩家宮開無塞誠足優賢朝廷方倫內治且防外侮如孔碩之才處
以閑曹誠爲可惜臣與之同僚首尾一年益熟其人今不能自嘿欲望
聖慈特賜改除若內若外隨所委任必有以上副隆指見於事業臣
疊死天威下情無任
又奏恭汝楫等狀曰臣誤蒙聖恩祖弄江右閱時已五閱月日夕
搜訪官吏之有實政者已得六人臣於而不敢近於臧賢竊見朝散
郎通判靖州軍州事兼□□□□□□事精明吉率貴邇諸司以所

合爲其路今爲高安通守公心聞於郡無留事吏民一詞稱之朝奉
大夫前通判隆興軍府事史伋祖優有吏材勤守法律三爲郡倅所
至有聲隆興滿歸人惜其去考其行事具有條理宣教郎知隆興府
豐城縣事汪綬奮自名門留心官業材鋒強敏政甚平和本府日放
詞狀豐城邑大而訟獨少田里相安俱無間言承奉郎知建昌軍南
城縣事黄以大家世良吏復親名儒律己廉平決民安靜吾丞袁滄
臣嘗受其政緒今南城邑政渦長逐遠其行且書滿民愛其去宣教
郎知撫州樂安縣事孫起予儒學吏能皆有足稱二第三十六年人
𢾀其佛樂安穩俗而起予反著學而愛人之著承事郎知袁州宜春
縣事黄應雨有政有文精力兼發初登名第稱當稱之宜春劇邑而
應雨兼有術材無守六興皆是六人者臣不惜義諸文移之中明而又
考諸案牘之部卷不惟采諸士大夫之公論而又訪諸詞訟之細民

委得其實敢敢冒言欲望朝廷特賜旌擢
又奏舉留丙揚怨等狀曰臣誤蒙聖恩再分江右之閫流昭同功
日夕留場推念事君以人爲賢報國高可少激蕩分故於一道之官
吏察其搜訪其爲政有實績者敢不悉爲陛下言之臣竊見朝請大
夫知撫州軍州事留丙榮質重厚蘊政和平與生相門語練民事撫
之郡封董事而到官五月不趣迫而事以辦饒州不擾田里安之年
事以迫各更加擢用猶足以得其數年之力朝散郎權知臨江軍事
揚如愚識□□□行醇明備吏事□□□□□郡□年臨政不事
察□力行□□尚教化□□昔□而今□□□先□而後□軍民
相安人□其□□奉郎□□通判隆興軍府□□□□行□□性
誠□□以□□□而□□□□□□□□□□□而□□□□事
□□□□□□□□□□□□□通判隆興軍府事俞

遷充守家學卓有能聲昔宰溧水其政已為諸邑之最今倅是邦一
力裨贊郡事多賴之援别盡幹而吏不敢肆吶知情偽而民不敢欺
施於內外繁劇之任必有可紀迪直郎通判南安軍張清臣生自名
門習於吏事為歷州縣安於平進南安[illegible]首[illegible]峒[illegible]以來民產
失耕胥佃為經總制文額數多[illegible]於東毛須臾於[illegible]決平允之餘能
條理財賦以無乏供又所甚難者承議郎通判隆興軍府事許[illegible]
出於家持身清謹存心職業不事表儀到官方及數月其見於斷決
者已多可觀吏民信之略無間言從事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
公事徐清叟學業醇茂奮身甲科分教當[illegible]士類從之知歸今
茲以書[illegible]皆可行之實守正不阿見為遠器從事郎充[illegible]四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方大琮志氣好脩文采亦[illegible]西宮[illegible]子論稱
之主臺諸幕尚英挺明秀其行事尤有聲業已上八人者在本路守

貳幹官之內考察頗審訪求多得其間率皆累經監司帥府奏薦聖
慈特賜甄擢
陞又奏舉范應鈴狀曰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在乎令
臣遍者不拘疎外以一道官吏之政有實績者[illegible]教奏而縣政之
卓然可稱者猶未殫舉也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范應鈴持身清
介遇事精明初任尉于吉之永新廬陵郡太守[illegible]是[illegible]守[illegible]
崇仁當積弊難[illegible]之後應鈴嚴於吏而寬於民[illegible]非[illegible]之[illegible]罷
[illegible]行豪猾[illegible]不畏強禦[illegible]大[illegible]知隆興
[illegible]一學[illegible]心平[illegible]年[illegible]得邑
[illegible]所[illegible]大情至[illegible]之地[illegible]政[illegible]乞民
[illegible]體[illegible]欲[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平易近民
[illegible]議論公正一

第三十五年安恬自若前任本路提刑司幹官以所得京削遜與別
司舉先之人今為萍鄉[illegible]非學通愛人之政指紳榮道之宣義郎知
筠州高安縣事余球樂度溫雅政術詳明生於相家克名寔素初入
浙西倉幕已有令譽今於高安彫瘵之邑不事敲朴月解自辦撫摩
小民而獄訟平息上下皆安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事鄧應祥
為學醇正處事寬明分教于饒于徽皆稱士論政扶作邑飾以儒雅
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參之公議委有能稱宣教郎知撫州
臨川縣事趙崇尹賦姿開爽通事直前[illegible]以既送辟臨川煩
劇[illegible]到官未久聲譽甚休能於煩劇之中不失知[illegible]之政考
之行事可謂通材承事郎知建昌軍廣昌縣事滕仲甯生長名族雅
習典刑[illegible]官[illegible]所揚歷廣昌僻在山谷風俗頑獷停宦一以無
事理之獄訟簡寡政聲翕然從事郎知吉州永新縣事潘復[illegible]自儒

科精曉吏事前者分教新春大得士譽今來新[illegible]以豪戶
盤據復調娛得宜強者伏而弱者愛之列[illegible]八人
者皆作邑有善狀字民有實政為一道所稱欲[illegible]
行又奏舉吳幹等狀曰檢準淳熙十六年七月十[illegible]文臣奏
舉充今監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同奏[illegible]其提
舉人準嘉定六年八月一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illegible]者從臣
奏請欲復所知之舉嚴職否之法[illegible]今[illegible]舉者
內人才與夫所知改官科目之應務在公心採訪取其才行卓然著績
用彰著者指實聞上八月一日奉聖旨依臣僚[illegible]州學
教授吳幹文學俱優恬退有守[illegible]學之諸
生親登其門請為學[illegible]不行久矣不
[illegible]郎[illegible]成法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

授梁致泰學術醇正質直無華嘗自膠庠以取科第留意教養每考察士子於文詞之外孤寒無媒諸生自舉之於其黨論人惜其去從事郎新州軍事推官李伯賢生長名家自有植立持身勤恪遇事詳明斷之部政多其品畫井有條理士論材之修職郎隆興府武寧縣丞趙公珊嘗自屬籍早有吏能律己公平持心寬厚武寧最邑公珊一以和平佐其長財賦辦治人情安之迪功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周良學有源流行無瑕玷德安邑計劇弊不可為邑宰為之引去良按檄越丞職以攝邑事整治半年米斛朴而財計蘇民稱其賢從事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趙希璟服習家訓通曉吏道庭事不苟諸臺多所委任本司凡有差檄究心了辦不表襮而聲譽著人稱其能迪功郎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黃之望莅事謹愿器能兩給蚤歲志學有聲場屋嘗自名第留意職業委以事皆得其當迪功郎建昌軍南城

縣尉黃師稷天資端雅材識通明於職事所當為者莫不修舉而能能擇貧其長以分任邑事叢委之下客案易多得修職郎興國軍永興縣尉趙崇罍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嘗自科第既志高騖出入阡陌戢盜字民境內肅清邑人德之知幹等九人實臣所知欲望聖恩特賜垂擢。

經又奏舉趙汝誠等狀曰臣近舉撫州教授吳幹等充所知而一路官吏猶有四人焉與其取薦之私寧受遺賢之譏故盡為公朝言之臣竊見奉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內勸農事趙汝誠器質峻拔政術詳明為丞為宰當路交薦今作貳江閫興平允財計辦治人稱其能通直郎知隆興府奉新縣主管勸農公事趙希書識性開爽遇事為明敏所至有聲政聲且熾催科撫字務究其心一邑相安人樂其業承奉郎知隆興府武寧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趙師嚴智不執方材兼綏用紓生息勤恪習事儒素租賦趨辦縣務簡寡田里驩然民安其政迪功郎潁州司法參軍鄭斯立經學通明操行端潔手不釋卷月評所推自是館閣之器淹泊州縣士論惜之以上四人者今舉充臣所知後不如所言甘坐謬舉之罰。

經又應詔舉真德秀等充廉吏狀曰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并吏部牒中書門下省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御筆可令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及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可以為表勸者三名疏名聞奏以備選擢者右臣衰病退老不與世事相接然有朋舊來訪生死固及一二竊聞近來貪吏稍多良民耐重一切聚斂民之膏血竭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一搖關繫甚大聖天子初政軫念及此特降御筆各舉廉吏以表勸之愛護邦本此意切矣臣知陛下非應故事為觀美而已臣竊謂今日一州一路惟大吏貪黷最

為小吏固有貪者然民之被害尚狹苟大吏貪黷民之被害有不可勝言者小吏之廉亦豈無人但泛泛攻舉恐未足為表勸非明詔之意若大吏之貪者非臣所當言敢以大吏之廉足以移風俗者二人為陛下言之臣竊見前知泉州真德秀早擢一人者大資深為海宇然泉南多舶貨朝士大夫間有不免而二人者帶舶泉皆若舶貨毫髮無取去泉之日舶商攀道攀送以大香珠饋其行二人者皆卻不受蜀人銀以數萬對持香至郡治曰此吾欲取以為而使君皆不受者安可復留以大德秀於郡也聞者嗟服帑府相與深嘆而視之何為而得此於人也帑司臨財取予得此集以為云臣見兆臨財康士大夫平居暇日未嘗不曰廉廉至臨財未必有可議而二人者臨財如此可謂忠信孔孚篤於廉矣又見前知沅州趙崇榮入前寓自表總臨大種年…本色銀二千兩受文檄諸軍

八十餘萬兩頃共為一萬五千緡例取之縣縣數之[illegible]宗模到任即
自於州家抱認嚴設諸縣數並民咸德之又諸寨土軍久不補刺宗
模任內刺百餘人三年所支錢糧自當萬五千緡皆州郡撙節支遣
於民間賦稅日前所欠並與倚閣鄉人翕然以為前此守臣並未嘗
有大槩故悉諸事皆能守家法而宗模賢譽益高此二人者皆大吏
之廉足以為表勸者今德秀已蒙公朝擢至禁從章穎見蒙收召宗
模今為輔郡公朝已皆獎用似不待臣言者然臣區區竊謂使大吏
之廉者皆如此三人則斯民蒙福邦本益固實萬世無疆之休故特
述此三吏之廉節風厲天下然大吏之貪者苟有羞愧之念必知愧
悔若小吏之貪者聞大吏之廉必皆化而為廉所謂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也其關繫風俗之極[illegible]非細事是敢冒昧奏聞
經又應詔舉李燔等狀曰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吏部符承嘉定六

年正月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僚劄子奏節文已明詔內外之臣
各舉所知在內侍從臺諫兩省官在外帥守監司並以期限不拘資
格不拘統屬各許其文臣常調之中舉實才之士二三人其有言行
可稱事功可述並條列聞奏以其所薦籍之中書籍加審覈次第選
掄儲或歎語必與連坐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指揮到日
限十日聞奏臣伏見文林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李燔
經術精博操履[illegible]從師[illegible]分教襄陽為帥臣[illegible]挺挨
私奏[illegible]門[illegible]學問不[illegible]故[illegible]建昌辟
不[illegible]尚[illegible]選[illegible]勵廉退[illegible]州湖南路
安撫司主管機宜[illegible]文彩高華更能強[illegible]安平淮有志
事功方[illegible]嚴[illegible]事[illegible]曹考約[illegible]以
[illegible]朝廷[illegible]以其才力使往剡頻優有餘格承直郎差

[illegible]江淮制置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鄭學性資遠[illegible]
[illegible]講業名儒得通時世故陸沉州縣未究所縕若蒙選擢必有以
自見於時臣誤蒙聖恩俾分閫寄自揆疎拙無以補報祇承明詔許
之薦舉敢以所知三人者冒昧以聞如燔之學行當擢臺閣之選若
元勲若學俱可備中外職任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經又奏舉趙崇度等狀曰臣等誤蒙聖恩分職臺閫深惟報國莫急
為賢今於部內得一二人敢用條陳以備器使[illegible]教郡知
桂陽軍趙崇度家法嚴整吏事詳明推其側怛忠誠之心施於撫摩
愛利之政桂陽為郡[illegible]而俗民健以[illegible]行之以
不擾人自感服舉無爭訟即其操履見是[illegible]郴州宜章
縣趙彥[illegible]詩書敦服儒素[illegible]遺愛
去思今潼蜀道彥[illegible]奏[illegible]政有條理[illegible]

舊制結集土丁邑境有備故峒寇之擾止在旁邑而獨不犯其境[illegible]
姓以此感之從事郎郴州新化縣令徐[illegible]出自儒家[illegible]
識敏能世其傳故施於邑政為有循良第之風[illegible]安[illegible]
教[illegible]百里知情是三人者[illegible]下[illegible]
賠稱國本況崇度乃故相忠定公汝愚之子陛下念其父之忠勳諸
子多蒙錄用並侍臣等以為[illegible]以職守所在不敢蔽賢如彥[illegible]
如[illegible]則況[illegible]下[illegible]若不論薦[illegible]由自達伏望聖慈特
賜擢用則三人者必能有所植立仰盡明時後或不如所舉甘坐謬
舉之罰
[illegible]又奏舉封彥明充將[illegible]在尚書吏部[illegible]嘉定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十八日[illegible]
[illegible]

之罰。誘以祿。詔之[illegible]將帥有闕。參以衆爲次第除用。如趙錡
用爲[illegible]使。令樞密院元舉官並加責罰。以革徇私冒舉之弊。乎月九日
奉聖旨依。臣竊詳養之當有素。而不可取具於臨時者。將才也。自頃
用兵江淮。諸將遇敵輒敗。望風奔潰者多有之。豈非當日養無素而
取具臨時之過歟。臣伏見降授成忠郎封彥明。書身行伍。有志[illegible]
頃在兵間。粗著勞效。方和議未成時。制置大使丘崈嘗爲於南下。臣
於是時實備任取。臣嘗謂其人材武勇。若獎勵作成。它日必爲制
建之用。頃因[illegible]寇猖獗。身戰[illegible]虎軍本以才選。偶不諳地
利。失於輕動。遂致敗衄。而罪在然耳。衄下莫肯能與士卒同甘苦。
軍中至今思之。諸軍[illegible]須推當。益增其所未能。庶
棄之久。實爲可惜。臣一向退閑。多與兵將官交遊。皆以所知上塞明
詔。伏望聖慈身過歷獎。特賜甄錄。以備邊場之需。亦豢養將才之一

術也。臣今舉封彥明係嘉定六年第一員之數。後不如所舉。臣甘坐
謬舉之罰。
淮又奏舉布衣胡大壯乞賜褒錄狀[illegible]嘉定五年十一月十三
日近奉指揮。臣寮上言節文。方今收用人材非止一途。然山林畎畝
之間。豈無抱道不求聞[illegible]以臣擇加採訪。其
以名聞。無爲文具。冀於審察其實。以禮招致而尊顯之。庶幾上有
得賢之實。下無遺材之[illegible]。三省同奉聖旨依。臣聞君以求賢致[illegible]
以遺[illegible]國者之道[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自新[illegible]手[illegible]宗[illegible]
博[illegible]賢[illegible]之意也。若明詔有司。如惠遺逸[illegible]之搜訪[illegible]以名[illegible]
考察其實。以禮招致而尊顯之[illegible]
[illegible]蓋分詳闡述[illegible]湖[illegible]欽承[illegible]
以答報聖之[illegible]殺賢之典。而不以上達。臣伏[illegible]

布衣胡大壯。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安國之孫。若承務郎寅之子
也。抗志高遠。制行介潔。自其少時。已著孝友之稱。既長。受其祖安國
之學於父寅。研究經術。傳通墳典。其持論以明義利爲本。其立己以
高誠實爲要。冠歲學成。即不事科舉。隱居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
自娛。[illegible]祿外慕一毫不以嬰其心。深藏固避。足未嘗至城市州縣
官[illegible]禮於其[illegible]得見。於是[illegible]成[illegible]身[illegible]信于鄉黨[illegible]于遠
邇。[illegible]變成[illegible]兩閑先生。平日著述雖多。而封建
論[illegible]篇尤爲[illegible]近時如荊[illegible]封[illegible]奉[illegible]章成[illegible]其[illegible]
相繼刻[illegible]上本州以[illegible]書院堂長。[illegible]當遣官吏以禮迎致。至今力
辭未就。臣觀其學識[illegible]行。足以[illegible]表[illegible]後進[illegible]亦[illegible]之所謂遺[illegible]也。臣
竊聞孝宗朝嘗有詔求遺逸。[illegible]是福建路[illegible]等[illegible]魏[illegible]之名
來上。則拔之自布衣。及對賜第。命爲學官。[illegible]如監察御史謝[illegible]諤

郭雍之學皆本於易。則雍自沖晦處士加封賜[illegible]先[illegible]
彰在人耳目者矣。自陛下更化以來。[illegible]孝宗[illegible]孳孳於獎進恬退
尤所急先。今大壯年踰六十。雖曰無求於世。而筋力康強。未非無用
於世者。若使朝廷試加表異。俾如魏掞之郭雍輩得以蓋下士被[illegible]
寵于朝。不惟與草木俱腐。則與起人心。轉移風俗。視孝宗時亦何難
焉。是以臣愚輒體古人報國之誼。不敢[illegible]論[illegible]以大壯應詔。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下之[illegible]故[illegible]大壯[illegible]里才[illegible]錄[illegible]之一
命而授以在外學官之職。[illegible]士之名。庶幾山林
[illegible]之[illegible]材[illegible]求賢致[illegible]之意矣。臣不勝惓
惓
淮又奏舉[illegible]狀[illegible]大[illegible]薦人於天
[illegible]當薦士知賢

不衆。臣竊恥之。臣竊見從事郎前金州州學教授黄[illegible]學行識度高[illegible]
學業醇茂。[illegible]復占儒科，分教青州，留意講習，鄰境士類從之
如歸。餘日著書。進[illegible]未已。守臣曾[illegible]、徐[illegible]嘗為其政績文學。近者提
刑樂章薦舉林行知亦薦其文行俱高。[illegible]言見有實跡。從政
郎永州零陵縣令劉用行器資沉靜，頗有[illegible]精吏事。
初任[illegible]克舉其職，備著公勤。[illegible]文問[illegible]
[illegible]為其材美。今為零陵人，勞心撫字[illegible]著稽之[illegible]
通[illegible]化之[illegible]
於貢闈[illegible]切知[illegible]得其文，以為[illegible]公[illegible]之
對。可為清劇得人之資。既而從臣曾[illegible]何異貢[illegible]文以其學[illegible]
詩文詞秀發，可配古作。薦之於朝。今為學職。[illegible]臣每試之[illegible]
其剖決詳明，議論平正，表裏無瑕，是為通器。已上三人，今具歷任

學俱優。在臣部內考察，願書其前後各有論薦。欲望聖慈特賜[illegible]
以為館學臺閣之儲，故他日不如所舉，臣甘辭[illegible]舉之罰。
歷又奏舉張聲道、張嚴、傅[illegible]視[illegible]賜[illegible]狀曰：臣蒙恩分閫[illegible]
[illegible]識[illegible]
永州[illegible]
班行[illegible]
之資[illegible]
到任[illegible]
觀[illegible]民[illegible]
謂其[illegible]
[illegible]

會[illegible]為多。其他[illegible]無淹滯[illegible]始終如一。試以內外劇
學之任，必有可觀。[illegible]通判衡州軍州事廖[illegible]器質端方，克守
家法。嘗任理掾，以自去官[illegible]治狀稱最。衡陽貳郡，備著賢勞，
承攝永道二州，首尾年餘，蠲除[illegible]愛惜財賦，一立之不以妄用。代者
稱之。近雖蒙恩差知[illegible]陵，然其材術[illegible]在[illegible]提[illegible]之遠已
上一人老於本路，守貳之內不易多得。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他日如
能否，以所長見於世用。
[illegible]應詔舉人才舉[illegible]狀曰：臣承尚書吏部牒，准今月十二日
都省劄子，節文：[illegible]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內令侍從臺諫兩省
[illegible]監郎官，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才三兩人，某人有某才堪[illegible]業[illegible]
人有某[illegible]堪任某責，並須明著實迹[illegible]保[illegible]限三日具奏者。臣
伏覩通直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illegible]資材剛[illegible]不專意於文藝

淳熙間，知靜江府張栻嘗[illegible]薦章於孝宗朝，稱其[illegible]
任間，迄今已三十年，吏書既[illegible]其才益充。近任江東撫幹，實書帥[illegible]
臣處專務軍民，至今思之。但其人過於自許[illegible]如朝廷
[illegible]錄用，置之幕府，或邊鎮任使[illegible]所建立。朝奉郎
主管台州[illegible]文[illegible]以科目自居[illegible]
宰邑[illegible]
奏[illegible]
民[illegible]
[illegible]
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實歷通判係倅四州郡所至多所裨補海道利便議之尤熟兼曾在淮郡守官諳悉事體議論可聽儻蒙朝廷照已降指揮擢用或別有繁難職任具才盡所優為臣竊惟朝廷興舉事功方貪才使過之時此三人者皆有可用之實不宜寘之閑地今或畀因賞罰見處祠祿或任滿替罷未有差遣是敢冒昧上塞明詔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又奏舉蕭之遵等狀曰臣蒙恩分閫自揆罔功惟念薦賢可以報上今有當官可紀居鄉有聲及吝識己執詣敢塞厥責以名聞臣伏見朝請大夫充荊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蕭之遵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克守家學蔚有文名前宰臣侍從皆舉充差遣之選事以件得郡而有恬退之心為湖南帥幕深知利便軍民相安人誦其德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范楷器度強開材識明達留意官業儒為勞能皆為推

東倉屬官政類其經理為邵陽倅善樹聲績壽武義沙關決早允不事奇摸當郡稱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姜注貫資温粹持心正平濟美故家飾以儒雅其試邑皆著能有聲積當四交章至于再四今倅是邦稱提錢會畢公私流通人蒙其惠承議郎充荊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謝務復天資康謹識見疏通出自名門精於吏事能任建寧更覺能出奮於利及宰浦城能字民發姦今贊機幕曉暢軍務措畫條貫裨助為多從事郎今州州學教授謝興宗文行兼氣質粹和謹重好修學術甚正嘗為殿試第五名十年不調今始分教清湘到官以來嚴於教督士子韙其作成從事郎新差荊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林夢祥學識精通詞章典麗議論宇正學文可稱嘗由甲科得官自務耀悉分教郴陽眾稱其職提防盜賊剿平事機今待遠次鄉黨稱其材聲凡六人者皆當官可紀居鄉有聲前後帥守

職司屢有薦舉材之有田於此可見欲望聖慈隨其所長特加錄用使日必能展效不負選掄。

又奏舉趙綸等狀曰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令得其人政無不舉知而不為何以勸功伏見通直郎知潭州益陽縣事趙綸相門濟美具有典刑天資粹和學識明遠近方吏選試邑益陽綸到官之初寬以教民養巖以御強梗民訟以時剖決曲直各得其當催科先出信由是無重疊追擾一邑之政粲然可觀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事趙彥櫂屢籍老成儒科自奮持心寬厚律己廉平善化為潭州附庸吏自前官縱弛之後繼以貪吏寖欲之餘彥櫂區畫有方爲察不事鞭扑財賦自裕郡之人皆以為能從政郎衡州耒陽縣令祝夢良上庠秀發材學優長吏事詳明有如素習耒陽為衡外邑自況歲盜起鄰境夢良調發屯戍之餘民不廢居正賴安

集夢良到任未各一意撫摩平易近民推為循吏此三人者皆作邑有善狀不負字民之選臣愚欲望聖慈特與甄擢俾就器使以勸循良不勝幸甚

又奏舉宋億充潭州通判狀曰臣契勘潭州管縣十二版籍繁多詞訟紛委全藉倅貳相與協力譏察姦欺今贊書諸備官階勞康祿著聞士論推服就俾關陞充為公舉臣伏見宣教郎武安軍簽判宋億天資[illegible]學問淵源奮身科目[illegible]平[illegible]任九考始脫選階今為公幕已逾歲[illegible]民於其情公平[illegible]任以來見其處事明審[illegible]廉[illegible]表[illegible]出其右臣今照得通判潭州軍州事[illegible]合在[illegible]辭取接下政[illegible]採[illegible]職申[illegible]以[illegible]永便不[illegible]欲望聖[illegible]就差宋億[illegible]得

人。郡寺刻以協睽，亦使本部官吏知廉平有守如億者得見知於公
朝。庶幾爭先警勵，恥之人。開八九蒸洗心易慮以趨事赴功。所謂崇獎
退以柳蹠，葦爲康鵰以章人，會激揚勸沮之方莫此爲急。
臣。竊奏舉宋億狀。照對二年分關報走寺長倖免嬚灾，實頼僚佐。臣
伏見奉議郎前僉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億學有師承，行無
玷闕。靜重能守，廉潔不欺。甘於由甲，雅安平進，用舉主考第，格獲更
選，以年制所拘。於銓獲僉幕，臣在鄉里已知其賢，及來長沙，適同王嘉
朝夕相與識察所與，兄襟期，顧訟悉得其平，臣處暇其曾協于燮清。
不矯，允和不詭隨。二郡寮佐步出其右，臣嘗乞以終亦奏辟，堂埤回
辭以不當所辟，難於施行。臣實受其人，不容但已。乞令再任，仰荷俞
允。首尾四載，持守如一，臣之拙政，蒙助甚多。近日當替，殊惜其去，而
臣又謀切陛昇之。令若不再以億之人材政績薦天聽，則實有蔽
賢之罪，其何以勸來者。欲望聖慈察臣擧出於公論，特降睿旨，試
以內外陞擢之職，俾盡所長，庶幾明時無失士之嗟，在下免陸沉之
歎，扶持世道，豈曰小補。

用人

宋理宗親政，郎以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爲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奉
英明之斷。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
人，開誠心而布公道，其言在陛下一念堅定。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
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魏其來可爲朝廷重。
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
紹定六年，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
今日覽材滿朝而治效不立，議論盈庭而弊事不修，要時有爲之難。
指異意者爲之辭，倫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擧不足未聞。
臣竊謂人材有大小之殊，而善用者取其長，短智足以有爲；議論有
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又善
爲辭令，裨諶謀於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卑然自立於
晉楚二強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若願詔大臣，日加廷訪，
俾數陳所蘊而攷察其材能，除聚類而分委，以擧其殺之成
否，隨之以黜陟，爲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民上書言便
宜有異，叔丁杜延年平處復奏；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旁委司馬
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時刺論位臣民以上封事，亦令先與親識
看詳，先皆故事之可考者也。近頒御筆，令將端平奏箋總寫成冊以
進，爲考言繫察之入，舊盈几。倘由偏觀，預做先朝已行之事，命
兩制近臣或兩省部司官二三人同付之看詳，刪去浮辭，副取要語，
各以其類，彙錄成秩，冬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陛下之覽閱；
關於朝政邊防者三省樞密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陛下

史087-025

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當務。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翫愒歲月。以虛譽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討其是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有陳。伏祈聖察。

德秀爲禮部侍郎。上奏曰。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韃人。合從爲窺覦。意在叵測。而離壞之變。尤駭聽聞。群情方搖。未易底定。盍當深思熟計。以爲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面。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爲輕重。故一千木足以蕃魏。一季梁足以安隨。其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縉濟濟。夫豈乏人。然敢銳之士多苶乏寂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歎。然前乎三子者。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若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序遷之寵。亦無異之恩。此議者所爲興歎也。陛下誠欲收用。時之汎以勸茲。何成簡於內祠置。以行於經帷。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自當求其頴。而格稼之使華變舊俗之良。清名峻節之身。屈我羅要。瓶卑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夫臣盡懷無隱。以□則衆言出以□而言論不從。安陸以虛文而猜□則賢者之所有。皆爲朝廷有矣。如定而內之。根本弗強。非所慮也。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牽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氣之銳。今四方長人之言無字

不問而明。慣曰甚。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數者雖下而無哭。自知膏血已竭。而貪饕未厭。以此買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剋肆不勤。而措克是務。自偏裨以爭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貲財。非優之也。蓋牟其貲。謀而掩有也。其處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揖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券局爲籍。皆產之於姊妹。猶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爲賂子孫之計。宥請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剋偏裨。偏裨剋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衣食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窮。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救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慈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侵之。視民如子。卹軍

如家。崇飲冰食檗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所患也。眞人有言。木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殆致凶。爲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可爲先審。擢祖宗。若身無思以變度唐之俗。陛下高拱穆視。以成後魏之風。遠日夕。事何以異此。人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驕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爲陛下告也。今經筵所陳。嘗轉弱爲強之本。惟朝廷不以爲迂而采用之。則其效庶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德秀爲戶部尚書。上奏曰。臣前一疏。略盡愚忠。夙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不究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論。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兩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籌責帥臣。始令以功贖過。迨得泰移用人。而旨一頓而司不四路遺東淮。仰冀聖斷。亮宗嘯

格進取之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
翔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恐將帥恥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參
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葬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韃有內
變未能報東門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空
望風輒遁汴雖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
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犬羊多詐每能以此誤
人方糾罣聚衆來而亦有材才復興之報若偷翫不審遽信所聞猶
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
及審處焉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為定論或戰
或守以之應敵焉有餘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古聖有
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意而
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異才將迎元祐之風而群賢得路願有

四

不一之患我兵議既異者以先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
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下而臣願以為善者蓋同異紛紜之中貴至當
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雖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措紳之列
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
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不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搉惟是之從
可也若必以異己而相嫉豈元祐中廉賓向治矣惟群賢自為予有
小人得以乘之之爭成紹聖之禍今維[illegible]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下飭講學[illegible]盡忠[illegible]嘗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
處衆[illegible]之美取同心報國之[illegible]所以謂羣臣不可無相齊
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illegible]
德秀與[illegible]廉吏奏劄[illegible]八月廿五
日[illegible]以知安州趙[illegible]夫

朕惟獎廉所以律貪庶幾化貪為廉之効以惠吾民趙敏夫可
除直秘閣與陞一差遣[illegible]臣老伏念臣[illegible]叨忝扎入對便朝具陳
生靈耗斁之由本州縣貪殘之故懶吏有懷大詔載詢欲知廉吏
之姓名以備聖時之采擇爰慎選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之賢自口
自踐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遂以所聞具陳其上而竊有
尚有當言若雍與之帥成都[illegible]載歸艎之圖籍楊袁瑞守長沙兩使
公帑之貲銖皆最為當世所推乃不能悉數以對方重愚臣之怵惕
忽傳宸筆之褒歎當九重屬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
守臣之暮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起祇承命告切忻
愉汙吏革心貪開公道皆言獲用豈曰私榮[illegible]承明詔之作新更廣
宸聰而咨訪倘良未舉盍容封殖之類貪殘當懲可廢惠阿之典乃
若澄源而正本允先昭德以塞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廉恥

五

之俗交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蘇邦本弗搖此下臣獻替之微忠都
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敷陳伏乞睿察。
起居[illegible]了翁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上疏曰臣伏準
正月[illegible]能才[illegible]令臣悉心啓
[illegible]介[illegible]月[illegible]意[illegible]欲[illegible]
[illegible]從其所行
[illegible]明[illegible]合有[illegible]
[illegible]賢[illegible]
[illegible]間
[illegible]君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在政[illegible]

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
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孔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
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呂而不棄則范鎭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
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記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備才
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有丁寧惻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
采頓異乃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天抵若此民間謂享
就今雖若精不逮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爲女主中堯舜不怡
然臣愚欲望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而以稟承慈訓外以中今之
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
任則實惠所孚善類皆爲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
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陛下畢毋以之才思之臣不爲臣慮
丁翁爲吏部尚書乞趙錦崔與之參預政機上奏曰臣伏觀陛下親
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廉隅砥厲臣鄰首司府閣令選曜大邦小
侯望風舒勸仍終以染濡襲習之久回適之語論於風靡韻大任
人頗頻募恥貪吏僥[illegible]此風終未殄也乃者陛下特庶御
筆遠自廣東召崔與之參預政機存書一級[illegible]
年滿疾侵固辭[illegible]夫當仕有官職[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辭陛下[illegible]以詔[illegible]者非不切[illegible]
與之初辭[illegible]向者辭八言今又力辭政用[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有[illegible]臣頗其[illegible]靜[illegible]退之節[illegible]以單騎[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觀所宸翰以趣其行[illegible]以名臣之大義爲以家國
之深憂[illegible]其踏然而來協助親政則陛下[illegible]所形必有聞風與起
者矣臣無任區區
[illegible]資諳廣東[illegible]其於使[illegible]與之以政事之觀當應行人才

之抗當用會與之力疾上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
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思[illegible]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
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一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
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屬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
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illegible]消
世數將衰前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稍用相
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豈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者未既召片還隨
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
來[illegible]以直言去位者豈如峻擢補外者[illegible]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
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
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猶
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
相不與知主政遣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illegible]當以兼聽爲先儻以
不[illegible]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貴亂階感今雖行於上而[illegible]
移於下矣
[illegible]中書舍人袁甫直前奏箚子曰臣恭惟陛下整國步之多
艱憂更化之未効特發睿斷亟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illegible]
民[illegible]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當手專而戒孝太[illegible]則責不[illegible]
一[illegible]大[illegible]於[illegible]下知左揆之忠直與他[illegible]
[illegible]物[illegible]石[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將有所[illegible]下[illegible]石[illegible]之[illegible]氣[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使[illegible]太[illegible]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通
[illegible]於偏有[illegible]望矣[illegible]命二相

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會發雖莫過於此衆口
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頃筐之相感金石之相
害如有虞濟縮之感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於公莫不善
於私。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
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大臣
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乎。方寸洞然無一豪
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
身。於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於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
凡親故貴緣私相援引陰相糾託者。一切屛去而後能遺其身者夫
任私意恣小智偏見聽邪說胸中膠擾擾并莫有國徇忘寡公
滿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爲示公而已
也。親似同心而中生才戟爲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
以爲公。而排擯相猜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
不足以爲公。而謙遜畏抑務爲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
者國家之柱石不容大度將順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
[illegible]忠議名豈與素相厚善耶。以心服之人哉。若
[illegible]者儼然正色爲論此思是固有益而無補
[illegible]所主則造作訛言緣飾事端讒附之際既[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乎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以爲
彼之[illegible]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人私此以
彼之私。而人主始眩於聽聞矣。紛爭之時謂爲此論猶[illegible]
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蝟起之際也。今至大至急之務亦
多端矣。[illegible]輕物貴成不料害一也。軍情勤怠誤在好[illegible]也。使人度[illegible]
[illegible]制外補則不相協和四也。[illegible]此旨付之[illegible]

[illegible]乃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未過互相猜疑求勝負矣
而習情愈激愈甚。[illegible]臨朝慨嘆惟曰其奈朋黨何。才入夫相與私
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
雖未見其形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捨
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嘗國有以消平調
之者使[illegible]之迹渙然氷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處
曰無小人。惡琦者獨沒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
臣勉。元祐之初[illegible]屛竄。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
在位。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終不能去。蘇轍抗章謂大
臣若正己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豈不歸心
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illegible]入者存於此者盡人主
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illegible]未足爲英主也。要
必無纖芥嗜好以昏其澄明之性。則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疵者。如其
[illegible]於燕私[illegible]也。[illegible]側媚凡所以營惑耳目
蠱惑心志者有一於此。則雖有大事貴精力必有所不參其念慮於
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曰[illegible]不暇而況權勢之相逼
寅與之相持曰[illegible]各求其[illegible]討國事將誰與任責。雖大臣
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illegible]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
者皆其有可乘[illegible]則數[illegible]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操
本[illegible]在陛下[illegible]以率下[illegible]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此責在大臣也。[illegible]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
臣竊觀今日爭命之禍之[illegible]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
之以[illegible]不相[illegible]之角。則股肱不可謂之喜[illegible]
之[illegible]則元首不可謂[illegible]是謂[illegible]也。凡今日[illegible]

惟知患在鞬靈而不知憂伏禍端。惟[illegible]在兵亂而不知禍起搢紳。是
以懇懇焉忽不知忌諱。於陛下與二相深惡斥之言而盡國之天
下事甚宗社幸甚。
聖諭。甫奏曰。陛下當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悅。爲二相者。所當各盡
公心。勿徇己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續曰陛下置右弼俾助
左揆之所不及。王者任賢之意正是如此。外間何患有紛紛之論。甫奏
天下事有一少有兩岐則事於不可。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當丞
相陳平周勃奏。一則智謀。一則重厚者文帝在上。論是二相。而歸於
一。唐太宗當於房玄齡杜如晦是。一則善謀。一則善斷。有太宗在
上。雖是一相而亦歸於一。然而今日何爲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人
而已。讀至異善於公。異不善於私。王者至極是甚。奏主意所向。人情
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則趨而右。陛下不可

十

不察人情之所趨。趨之之初。未見有大害。遂而不已。分朋植黨自
此始矣。讀至謹聞之陳臣陽叉開之風漸熾。而朋黨之論於是乎興。
王者言此事極可慮。又云。惟當宣諭大臣。使服王命。而相上樂叶心
共濟國事。[illegible]此意。甚奏陛下聖諭。[illegible]主人主之[illegible]
不[illegible]當由[illegible]奏臣本[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所[illegible]
不可少有偏[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叶[illegible]
異議[illegible]此意。讀至大臣[illegible]
所[illegible]在左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心責任二相。二相俱[illegible]何患處生嫌隙。但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
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却恐嫌隙從此生。且如目今中外多事可謂
甚矣。左揆一向肆逆。右揆又一向畏愼。若各事所[illegible]深恐搢紳國家
事無人承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某又奏。近日廣寇已平。京口叛卒
不用招安。盡行誅勦。國威稍申。又兩浙寇[illegible]。而據[illegible]。一德可想。但
賊寇可憂者。又今之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illegible]者[illegible]人情好亂。
盛爲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illegible]盛[illegible]不已[illegible]以[illegible]猾亂
之萌[illegible]右陛下不進擢[illegible]臣又不任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illegible]
易易耳。陛下以臣此劄宣示兩相。俾其力行一[illegible]公[illegible]言[illegible]
論[illegible]當便宣示兩相遵退。
甫又[illegible]奏曰。臣竊惟前代之事。[illegible]以[illegible]學獲侍經筵。王者下問[illegible]
帝親近儒生。乃優游不斷。孝宣之事義[illegible]用儒何爲。若此。特不得責

十一

儒用之耳。臣是時卻質王者之太甚。力陳元帝之時如蕭望之劉向
之徒。雖未是爲真儒。然亦忠愛懇惻。其心[illegible]問[illegible]元帝聽信不專。致
於讒間。此所以[illegible]漢業[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臣竊[illegible]
[illegible]代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史087-030

之疑。於是興揣摩之計以窺殿下之意向若眞以君子爲誤國而微
動陛下之悔矣。未誤而止悔則當求不誤者用之。無使至於復悔可
也。而何旁蹊曲徑邇者如市。朋比德者以成黨。進退[illegible]雜。時[illegible]
害及其暫退。動色相賀。心志一驕。靡所不至。前日私意之不敢逞者
今則逞矣。前日倖門之不敢啓者今則啓矣。至於治國之要務禦敵
之至計。實政未嘗講。實備未嘗備。秋風一起。憂害又如初矣。臣恐嘉
熙之譏未必不如端平之[illegible]。而嘉熙之悔又未必不似端平之悔也。
然則其[illegible]安在。鐵臣嘗方[illegible]恐竊謂上有堅[illegible]之定力。則下有
[illegible]今[illegible]泛泛悠悠如舟流之[illegible]。[illegible]情懷如醉夢之未醒
[illegible]而又使小人間之。則何進一[illegible]陛下以爲可喜而進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爲然。是可謂之堅[illegible]之定力乎。臣以爲
若封植君子之根本。使無纖毫微隙之可指。[illegible]者成勿搖浮議[illegible]

必不生於誤且悔矣。天下大物也。[illegible]下不能自治。韶命一相。一相不
能獨任。而博質衆賢。此大公至[illegible]偏[illegible]之道也。惟在聖君賢相
乃持堅定之志。破[illegible]之說。勿[illegible]易至於[illegible]則爲君子
者乃可展布四體。[illegible]其堅[illegible]之効矣。如使[illegible]用[illegible]變[illegible]
任作賢則群臣且將[illegible]莫有固志。而陛下左顧右盼。無足以[illegible]任
[illegible]臣恐陛下孤立於上矣。昔仁宗欲張昇爲中丞。[illegible]勤[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挾特乃能如[illegible]同臣御[illegible]慮。期是爲不孤。今陛下之持[illegible]
春[illegible]而[illegible]陛下以孤立也。[illegible]哉是言。衆賢[illegible]在本
朝。更相[illegible]成。互相輔翼。非獨賢者之勢不孤。而人主之勢亦不孤。奉
韶[illegible]持[illegible]養交之[illegible]其根。[illegible]小人不孤。而人主則孤也。
[illegible]陛下察否泰之機。[illegible]君子小人之實。無使積成孤立之勢可
[illegible]無近習小人
[illegible]選[illegible]人以爲可使可[illegible]者[illegible]

中[illegible]且危矣。君子以爲可安可[illegible]者[illegible]石也。[illegible]以歲月[illegible]必[illegible]
矣。臣[illegible]陛下發[illegible]用[illegible]有感於心。是以[illegible]竭忠衷。冒犯
天[illegible]伏冀陛下勿至於[illegible]而終收君子有益之功。此實宗社
無疆之休。臣不勝[illegible]惓。
聖語 甫又奏曰。陛下保護愛惜君子。[illegible]不可輕易動搖。[illegible]端
平更化之初。賢者布在朝廷。[illegible]曾[illegible]一[illegible]未[illegible]勝[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正是[illegible]論此事。以臣所見[illegible]是端平君子無益於人[illegible]
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耳。陛下先疑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間若[illegible]君子誤國。今則[illegible]能不[illegible]用君子。此則大
[illegible]宗[illegible]由[illegible]朋比[illegible]倖門。[illegible]語[illegible]奏陛下
[illegible]此[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如去年天
變。陛下赫然奮發。退斥[illegible]大[illegible]聽明剛斷。今韶

任一相。國勢雖危。勿爲小人轉移。方可謂之堅凝。[illegible]人主孤立
等[illegible]奏[illegible]朝[illegible]之主張[illegible]孤[illegible]左右前後亦
心爲國者少。[illegible]者多。[illegible]所謂孤立也。陛下若[illegible]疑君子
無益於人國[illegible]成孤立之勢矣。可不懼哉。上甚[illegible]
納。[illegible]又論及諸券事[illegible]如何。[illegible]券[illegible]今已是[illegible]
別[illegible]良[illegible]欲一時[illegible]行。[illegible]不得已行此[illegible]日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受實者不能自[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夫[illegible]賢如[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
民無所措手足[illegible]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元年。司憲[illegible]一

朝廷所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并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
須輔政之臣擇其所以舉可，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兩省者用之。雜
以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呂公著曰：除用多矣。亦
由限以資格，雖文彥博亦言資格太講。光言資格豈可少，雖以資格，但
可施於任遠者，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蓋得漢刺史部刺史之意。副安世當時論之，
以為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奮，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
也。祖宗盛時，中外又寄州縣本末之理，無數監司得人之故。[illegible]
謂責而擇監者，不特[illegible]一人而已。夫監司雖地官不同，天下郡
縣之寄[illegible]得人人而察之，[illegible]擇於監司，是擇監司
[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令也。[illegible]在外[illegible]監司之要[illegible]
精成有時[illegible]後之以[illegible]必[illegible]有風力而[illegible]之以封官[illegible]

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充。好若山等人才奠未易多得，以此監司任
擇去今必不可[illegible]而後可言[illegible]辭雄之[illegible]不有[illegible]以元
祐[illegible]請[illegible]未往[illegible]而監司之任而有所用[illegible]失之憂何哉。蓋
[illegible]之公事以[illegible]由[illegible]也。監司之害，[illegible]安在執政
[illegible]置[illegible]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illegible]之士為之。又安
[illegible]用[illegible]後之士[illegible]不可尚有[illegible]如大[illegible]聰明識[illegible]而重[illegible]坐
[illegible]觀[illegible]陵矣，而不亟還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至今[illegible]日諸[illegible]
[illegible]而擇監司之要
[illegible]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監司[illegible]擇[illegible]

若韓維之言，則招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
道，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唐太宗大曆十四年，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至德以後
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
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
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
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
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
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
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
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為之，而其流乃至於大不善，

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綠於
諱而無含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撫太廣而有不辟嫌疑之謹。蓋
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為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庶幾
以振頹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
智有窮伊之嘆，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因為矣，其事嚴者拘而寬
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己自墮於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
嘉其杜絕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阻是倖門雖塞而正路亦閉。
太寬之弊，[illegible]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
人，[illegible]後相矯，[illegible]一弊
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蓋嘗論司馬光之論曰：用人無問疏親新故之
[illegible]惟賢不肖之為察。又曰：已不置[illegible]私意於其間，蓋私意天下
之人[illegible]也，不[illegible]親故之嫌而用[illegible]故，未嘗以嫌而不用者，亦

私也遠嫌畏譏者尚私矣必待己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己之公也擇人以代天工焉有所謂己哉苟以公為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與焉三代而下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材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意而私與附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廢是以部服其心雖遭廢棄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噫若亮之相業又豈袁與梲有之所能及哉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乎日審察之功蓋有素也於即墨則曰吾使人視即墨於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所寄耳目之人足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毀廷有詐田收奏之令臣奏既凡三四其甚焉陛下特以一閱何則科斂無名動搖人心此其事也況今日以救民之寄者又而郡守未而路令咨懷哲良如了又必當擇此令股肱臨書義其縣丞總無參為本根之論多矣臣嘗於經筵舉上之事為陛下反覆言之以吾任陛下之耳目者不能見遠於外則縣邑之下所使為令八[illegible]

奏議卷之一百五十　十六

賞罰為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貪殘誅戮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掊剝推求取辦於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且竊為寒心焉強敏攻文飾於外而陛下又自殘腹心於內歟今論者俱知郡人之可畏而不知縣令之令自生一邑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審察吏不得肆其姦而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蒙侍讀于經筵所舉漢元帝好儒故委之書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書制文義優游不斷即此論甚佳如以為文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為宗社慶者為書類奏大九真川例所而識真儒者尤難言之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而遽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為玉也何可棄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疵而見棄者不在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必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追而思之而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為古之儒然就賞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而[illegible]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嘗之為師傅常知其[illegible]知之則當為任其人既以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illegible]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將之一為本[illegible]以其自就文學死而不悔嗚呼當是時[illegible]不得真儒而用之故[illegible]優游[illegible]

奏議卷之一百五十　十七

斷之失不知有儒知蕭劉而且外爲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設令得古之眞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衆附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眞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尙鑒茲哉

侍御史李鳴復奏曰臣聞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君子小人之進退治亂之所由分也舜有天下十六相在所擧四凶在所去可謂能知人矣而伯益猶告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勿之爲言戒辭也所以堅帝舜擧賢去凶之念而使之不變也今陛下旣知賢之當任矣臣願一此心而不二旣知邪之當去矣臣願信此心而不疑三大臣能勉其所當勉暨有司百執事能戒其所當戒而陛下又能味伯益之說堅帝舜之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垂察

鳴復知紹興府奏曰臣嘗觀司馬光論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亦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歷仕三朝皆以此爲獻[illegible]且以此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光端人也以不欺事君[illegible]之臣向者待罪臺端妄論禦戎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和戰守雖三而[illegible]兵民財雖三而實[illegible]以節財爲急其區分條畫所以別其[illegible]緩急之序[illegible]千言旣又欲其言之必可行思其事之必可成也復以用人之說繼[illegible]諸稽諸旣往援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策皆當自得人始[illegible]朝夕思念所以獻之陛下者未敢易以他說和戰守固不[illegible]也然得其人則和可成戰可勝守可固兵民財因不一也然得其人然後可[illegible]財可[illegible]在吾君吾相所以責成委任者何如耳今[illegible]言事之臣多任事之臣少好名之士常勝乎同列務實之士每沉於下寮發言盈庭紛然聚訟若可剗剔誅夷或付以事措則遑回蹙沮倖乎若刀鋸鼎鑊之在前不知所以言不知所以行何益哉嗚佩道韜默然聲價猶宜無職不擧矣[illegible]責以事功則誕謾迂闊至[illegible]如蒲風迎影而莫究其述名[illegible]如[illegible]何益哉因其言而責之以行然後見其言之果有補於時因其名而責之以實然後信其人之眞有用於世聽言觀人之法莫切[illegible]此道者侍從臺諫卿監郎官[illegible]嘉士遷擢累積至數十人少亦不下七八人朝廷已書之於籍矣[illegible]以實求之[illegible]以實應[illegible]而知[illegible]守之應酬而兵民財之經理正當於[illegible]用之[illegible]言其人之通[illegible]之欲精使之[illegible]之欲專[illegible]備於一人也辯之欲精考其使名冒實僞冒眞也使之欲[illegible]用不違其才也任之欲專者無使邪慝之人敗之也然後爲之高爵厚祿以勸其爲爲之嚴刑重誅以懲其慢賞不私於好惡刑不遷於喜怒此人君之要道也光之言即臣之說也陛下誠於是焉而加意則所以禦外所以理內將井井有序而成効可求矣臣[illegible]資愚[illegible]孤危[illegible]陛下眷遇之隆[illegible]存之寓[illegible]以報[illegible]闕庭[illegible]光擧其平日之所已陳者謹援言之陛下不以其爲常談而垂聽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鳴復又奏曰臣前嘗妄論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其輕重之等[illegible]已[illegible]言之[illegible]諸稽諸旣往援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策[illegible]人始也今日之人才何如哉數十年來[illegible]習成[illegible]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illegible]風而私[illegible]狂瀾於既[illegible]皆

是也今鷄打更庠太半虛員冒府名率多刓印朝廷欲辦一事來
職務皇皇四顧每難其人則人才之不足非今日所當加意者雖然
天下未嘗無才苟視夫上之人所以作成振起者何如耳用人之道
其要有二一曰量才而授之以事二曰久任而責之以實唐司馬光
嘗論官人之法其爲說曰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
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
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光之意蓋
謂收拾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則天下事[illegible]不可爲者今
習俗盡壞已吁者固不可使虧而公直昭明之才尤不可[illegible]陛下
舉監司則有郡舉將帥則有詔舉公廉明幹堪[illegible]刑閫監司則又有
諸路而侍從臺諫外而執政從官[illegible]而[illegible]外而無管軍帥各
擅舉推擇及於陛下之器使者不知其幾矣舉而不實試而不效然

奏議卷一百五十 十七

之以連坐之法可也未用而逆疑其不可用已舉而過爲其不己與
倏忽歲月旋責之才衰乎不再豈不甚可惜哉陛下儻能重擇大臣
重加遴選易臧貢格藏錢穀者使治財賦明政術者使爲守長負智
謀者使任將帥其他如禮樂刑政職務而襲莫不皆然下至胥卜百
工亦隨其能而任之將見人心感勵各勤乃事而懲勸之法得以施
之於貴賤無間叢材而授之以事在今日所當務者此也光又嘗
謂[illegible]久於其事而後明之久於其事而後成是
以古[illegible]令猶能治財
職者以[illegible]於其職故也
先[illegible]非獨[illegible]他職官無不皆然今大化更新甚
贊當[illegible]久之政不許[illegible]下誠思觀政以來見之除
授者凡[illegible]其人以[illegible]責其人以某職所成者何功

不曰而遷視官府如傳舍數期而去謂職業爲假途責事而寵以美
官豈足爲勸剝下而使之快罰何以示懲責任不專而倖心生焉此
不明而玩心作以此圖治尚何怪事功之不立哉陛下儻能明詔大
臣任以是官必課以是績理財者使之究見源流而財必欲其裕治
民者使之周知疾苦而民必欲其安主兵者使之精加訓練而兵必
欲其強其他職任視此施行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
流竄刑誅而勿貸其罰將見人心震懼各盡所長而前日之委靡皆
班班然有實效之可紀矣臣故謂久任而責之以實在今日所當行
者此也且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也周宣王當中微之後側身
修行任賢使能有仲山甫以出納王命有申伯以式是南邦有方叔
召虎以驅攘夷狄則周未嘗無才漢宣帝當權臣擅命之餘厲精爲
治信賞必罰命兩[illegible]以補政命[illegible]命趙充國以控制西羌

奏議卷之一百五十 五十

則漢未嘗無才蓋天生一世之才自足辦一世之事激之則雲合響[illegible]
之則鼓舞不倦[illegible]若君吾相果能舉之以公待之以誠委之以事責之
以實寵之以厚賞威之以顯罰如是焉而猶有乏才之歎謂朝廷
不當爲事不理百姓不富四夷不服臣未之信也康誥稱文王之德
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蓋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刑其可刑古聖人爲
治之道初不外此惟陛下裁擇
中後又上奏曰臣猥以孤蹤來從萬里蒙陛下特賜親擢俾沾邇聯
大理寺丞[illegible]以煩言而去國今以召旨而還[illegible]八春
而起家治事之令已頒方切控辭而幽經引見之命已下遭遇有此
既孫覺多得稱見皇祐中定孝傳爲唐介論奏介既別獨孝待出知
諸州後孝德入朝問言介[illegible]御史書事多中臣病雖有風聞之
[illegible]洪介之剛直當時而質之[illegible]範

史087-035

詹琢曾踐遷皆嘗論臣者臺諫言事職也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
四臣之有言於陛下臣之藥石也今臣偶叨觀恩辭不獲命恐四臣
者懷不自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於貶於謫者而再使之來於風於
遷謫而弗使之去庶各修職業共濟事功歸大公至正之門去分朋
植黨之患特在陛下一轉移間耳

淮東制置使李曾伯特薦陳迪判等二十員狀奏曰臣叨貳淮閫邊
埃無補見具奉祠歸田之請未忘薦賢報國之忠郎其周旋事任之
間得於嘗試誠眼之熟其有己爲公朝之所識別本司之所薦舉不
敢復贅外若懷技璋而滯遷或抱杞梓而困泥塗者盡得二十人焉
務於限員未皇盡舉恐遺賢用敢以名聞竊見宣教郎通判泰州軍
事陳力修以經術飾吏以直道事人議論不凡器識宏遠從事郎充
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道爲儒而益力又

爲後進之所宗適然一儒不競於物是二人者宜寘華要宜備館學
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事李仲藝軍旅之事生長見聞通敏之
才閱歷詳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分司
陳審參閱十之平實見諸施設有治劇才文林郎差充浙西轉運司提
轄催促綱運物斛官林貝會有上之趣英果諳練陳有事功志足三
人者[illegible]任邊方繁重之寄迪功郎淮東提
舉司幹辦公事林人卿貴重[illegible]以肅幹闢從事郎僉書招信軍判
官廳公事沈琛唐伯現邊城以公勤著迪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宣
公[illegible]論衷[illegible]時賢多以大雅期之今諸其文而信讚[illegible]人所
共稱迪功郎滁州州學教授[illegible]從事郎滁州
州學教授孫子秀[illegible]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林遜
[illegible]世其

家者乃氣節之充自植詞章善論之不爲激隨俱能風猷相尚則迪
功郎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楚史[illegible]學政課優明精謹於三尺
惠愛洽于一同則迪功郎高郵軍司法參軍周福孫從事郎真州揚
子縣令茅發其人也擇己以廉蒞事以敏斷獄以恕則從事郎林子
顯從事郎泰州司理參軍李[illegible]政郎高郵軍錄事參軍趙希焴其
人也此十五人者雖才行各有不同而器識皆通於用夫廣廈集眾
材而成菁莪自[illegible]而育[illegible]惠志賜[illegible]隨才器使必有可觀

端平中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宰相不當指臺臣爲朋黨上奏曰臣聞
世之盛也人主[illegible]之意以公天下世之變也人臣借朋比之說
以空善人達而漢唐之禍成則元祐之籍皆因朋黨遂至階亂[illegible]
昭昭甚可畏也臣來自遠方[illegible]列[illegible]一年無左右
以爲之先容無臣鄉以爲之延譽[illegible]任而行未[illegible]乃去夏孟春

竊聞陛下宣諭宰執閣臣姓名越三日除王府官又聞宰相謂臣可
充此選臣一介疏賤不知何以誤蒙陛下簡記耶臣於去冬傳聞爲
遷孔[illegible]三上祠請竟闕俞音忽蒙御筆除臣監察御史不知陛下又
何所取臣而有此除擢耶臣感激恩遇欲報無所[illegible]數十年來臺
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頤度有容議及宰相
者往往罪在不測所以朝廷闕政未敢盡言臣無入臺之日首言
國朝臺諫之彈擊大臣者[illegible]文言之[illegible]利之私用眾故以宰執之
非才而信知[illegible]之庸人利口如余[illegible]
[illegible]等則擊而去之[illegible]惟知忠於陛下之
職分[illegible]近者竊見[illegible]不出見廣屢陳
[illegible]不知所謂朋比者
何人[illegible]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

者正欲堅融善意以破其黨羲交入言以平其勢。今乃自爲朋比之說以猜疑言事之臣。蓋繇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馬難爲根本盡撤。智勇俱竭朝夕凜凜懷不自安惶恐人之議己。又疑臣觀首論何焜而其視朋儻。臣清叟連捍明人而其職業懼。臣繼論劉光莊等而其實容懼故其徒傳爲此說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說以惑陛下。如於群小之自結成於黨蹤之自拜故爲形亭敵作摘掛不盡逐臺諫不止。世未聞以鮮尊人臣也。臺諫雖卑然官也。今除吏盡由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擢。宰相有間奏而於臺諫使不言以一己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illegible]自此成糾紛纏耳目塗塞陛下雖有八荒之寄而徒擁虛稱於上。又是[illegible]意哉。臣不避誅謫。敢效啟陳[illegible]朋黨之論懇懇爲陛下言之。陛下若愛惜紀綱以臣等之言爲是則乞將全臺論列遠賜施行以消朋比之風。若猶存體貌以臣等之言爲僭而乞將言事諸臣速賜處分以全進退之節。毋使朝堂之上與公論爲敵。冗踏紳之禍。而開危亂之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illegible]奏

昌裔同杜範乞留徐清叟疏曰臣等一介疏賤分察臺綱與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同事。自供職以來[illegible]效愚忠知無不言所上奏章動關國體。茲蒙陛下曲賜[illegible]擢以圖報稱。今於二十九日忽聞御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臣等[illegible]莫測所謂[illegible]近日三省劄子書及貴近[illegible]之忽聞[illegible]竊見[illegible]以結廣聞言路九言[illegible]諸當路言及小人傾門[illegible]雖在小臣雖不容當清叟既居[illegible]蓋是[illegible]知其言之當[illegible]旦出命[illegible]臣懷奸挾私以此清[illegible]良[illegible]甘心於威明之朝乃使直臣以言事去職。未惟於臺綱有損而天下亦恐於聖德有虧。一舉而兩失。臣等深切惜之。用敢援祖宗朝臺臣留御史例欲乞聖慈亟回成命仍令清叟赴臺供職。足以彰陛下改過不吝之美。若以臣等之言爲僭欲乞併與清叟俱黜庶幾不辱此臺。有辭于世。謹錄奏聞

又疏曰臣等昨於二十九日冒犯上疏乞留徐清叟仍任言職。自謂上裨論思必賜聽納。增聞省劄俾權戶部侍郎。臣等仰見陛下初不以直言爲忤。再加異數以示優崇。[illegible]成就臣等竊謂臺諫出處實關國家重輕。故殿中侍御史[illegible]合臺請留殿中侍御史龔夫帝而陳高同論或至八奏。聖主[illegible]名此皆爲治世之美事。亦足彰列聖之盛德。臣等雖愚不肖誠蒙親擢不敢不以先正事祖宗者事陛下。故一再奏聞非私清叟也。爲陛下惜敢言之臣也。非比同列也。爲陛下扶紀綱之地也。陛下動遵成憲。容受讜言。奉宗固事。然一言者今以清叟言及貴近而出則自今不復有言貴近者矣。言及小人而去則自今不復有言小人者矣。豈不杜塞正路而自唐多門哉。臣等謂遺之美官而使出不若復以言責而使留。欲乞陛下矜清叟之盡言念臣等之惜體不嫌反汗特賜追還如唐開元之制令御史依舊視事以昭聖明之德以光祖宗之功。臣等無任瞻甘俟斥黜。謹錄奏聞

又疏曰臣比者爲徐清叟言事去職。遂同杜範再疏留之。非惟事體相關。蓋亦職分當爾。倒聽得[illegible]未蒙施行。若以此不爲怒其言耶則露朝教奏。得延白諭。留旨甚溫。未嘗見天顏之含怒也。以陛下爲諱其直[illegible]成教論播中外。陳[illegible]是以彰盛德之有容也。然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遂使盛世有諱直言之

事明主有出聖語之名。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有此過舉。臣之愚陋深切感焉。或謂頗得私謁，交迫於內，左右近侍列拜於庭，故不得已而出之。若宮禁事秘，非臣所得而知。或謂清叟嘗因造朝，與端論及廊廟節枝奏，踐宰攻宰，臣故欲借此以去之。廟議密遷亦非臣所能測，但見陛下和顏受諫，優寵而重違清叟正色盡言，忠寄與篤意者必有扶私交黨，乘間密移，竊人主之威而重臺臣之罪者。臣知非陛下之本心也。方清叟被命之始，臣等不免因留，今聞已出城闉，何敢更有煩瀆。惟臣與清叟同被親擢，同論宰執三人之跡，豈宜獨聞之？清叟既翻然引去，而臣乃偃然獨留，豈有面顏復司分察？若非與之同出，將恐自此孫危。用敢陳情，仰干淵聽。欲望聖慈罷臣言職，畀以一最祠，俾得歸守故廬，遂備初服，以全進退之極，實拜高厚之恩。臣言不敢有如。徽日謹錄奏聞。

呂奮又論楊恭等疏曰：臣竊惟國家用人之塗有二：資格所以待常才，特用所以拔奇士。法意兼取，號為得人。今有緣隨士奇而用不以次者，臣采之公論，得二人焉。李緣師以科第行在諸司書計司，攝黃品格，凡齋貲性貪刻，自登仕籍不守官箴，為獄椽則以寡請而劾，為邑宰則以多贓而罷。待年叙用，自有憲章。今未滿邑，俯而時落置不赴州，截而升計府主彈劾，時僅一年耳。人言籍籍，咸謂猷儀林郎主管尚書戶部架閣文字王龍榮，人品凡細，質資甚卑，試蹟村名未有叙歷，初為刑幕，甫踰一年，改辟帥屬，又止數月，夤緣外補，遽入中都倉門之命，甫頒而閣拜之除已下，竊聞其官簿，蓋未書三考也。近者趙與之獄，聞龍榮亦與其事，既過求進士論，恥之矣。六院臺省之儲，掌從文儒之選，而以塑贓貲得從頁間，且從不以正，頗有玷累之處。
所以清表[illegible]

者之戒。謹具錄奏以聞。

貼黃：論陳允迪等臣竊見陛下更化之初，於郡守監司最嚴其選，邇來除授率多小人，有出使則功而領藩，有治郡無狀而持節。臣敢摘其尤者言之：新知常德府陳允迪，貪人也，起身世家，歷充由得衰銅樹，羅卑為姦贓，苞苴以奉權門，貨賂以營己欲。相戚入召，已玷[illegible]，今聞里居，專與生意，而猶經營復用，出守桃源[illegible]也。不知允迪何以見湖北吏民？尹新江東提刑某，貪人也，適諧婣姻，有饋言近寺，吾陽恣為暴殘。至於[illegible]之令，某一[illegible]民之心，至追印，然以督縣官枷吏卒以為閭里旬日取[illegible]僑[illegible]今頒而輸錢已至[illegible]有不以實聞，今乃伻思除使，或一道[illegible]達臺之地也，不知某何以見江東父老？臣參伍見聞，知其貪虐[illegible]欲望聖慈

將允迪某持罷黜，任別選良吏，以惠兩路之民。

呂奮人論史宅之上疏曰：臣聞人臣之進，主以惠愚者，所以想功義者，所以制命也。仰惟陛下以忠信重祿勸士，以愚厚李在，叙臣龍念故相彌遠之勞，示始終待遇之意，皆以一品秩以三師爵，以真王追於，以[illegible]及其孳，以御筆俾全其門戶，可謂過於恩矣。然吾重於之賞，[illegible]以為難與處，故[illegible]不勞倖恩。以為不可能彌遠[illegible]之功，[illegible]之勢，私臣自擅[illegible]貨無[illegible]大臣盡之於前，小臣爭之於後，[illegible]其過，至于今而未衰者，誠非正義之在人心，不可以恩勝。[illegible]近觀郎報，史宅之除與章閣待制知袁州除目之頒[illegible]知陛下始欲以寵之，郡將貴以用之，郡悟以寵之則宅之郡，郡之人[illegible]是以自潤銅山之鐵[illegible]以自鏡，武安之甲第非[illegible]以自[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以為富也，實以因之則史之多殺[illegible]

必不能廉以表民情後宜聽必不能撿以周本泰安長徹必不能敬以臨事又安能尊王德意以致之民也。宜春州小地狹人少吏獨稀愈益寡臨之號為佳郡今以舁世學為貪之子二日不更事之人猥其不堪負所非據得無有忝共理之寄盡況宅之方共父為時代推除目如條及其為隸時僥覬恩賞如積況官陛下所習知若竊或未能如先朝之制聽謝事之文除宜賦閑亦為優容乃欲以郡孤最之臣恐非所以愛之也昔大將軍光子雲帝思顧定策之功二家三人官封為侯時張敞上書請罷三侯就第謂宜明詔以恩不稱厚臣以義固辭而後許之向使宣帝非少恩之主霍光為引義之臣君明臣忠仁至義盡必不至驕溢凶日露亡偶也今陛下錫命既恩不失為厚而臣等竭節守義未能忘言竊望宸慈特將宅之袁州新命不嫌反汗特其控免即予以祠至於宅之除授亦收回於渙命之前庶幾上無過舉而下無煩言臣等狂瞽之忠不至侵瀆天聽謹具奏以聞。

淳祐四年同知樞密院事趙葵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數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蒞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忠實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丞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小弊不足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一

用人

宋理宗淳祐中太常少卿主簿高斯得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乞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背道樂諛而憚拂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

十二年斯得為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進故事曰昔哀帝時鮑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急召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謹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順帝時李固上疏曰安國者以積賢為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召還厚等以副群望。

臣嘗觀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皋陶之陳謨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理物所建之官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時之不亮一官之或曠哉然曠官有二焉無其人曠也非其人亦曠也舜之所命為宅百揆棄后稷契作

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旣不
虛其位又皆當其才得人之盛卓冠千古嗚呼尙矣後世朝廷之
官類多曠瘝非累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時鮑宣言朝臣亡
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
如飢渴者臣於使外親小童在公門者戶下可謂曠官之甚也然
何武師丹彭宣龔勝之倫蓋當時號爲骨鯁耆艾者乃以排外家
丁傅廢斥不用順帝時李固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
儒大人可備顧問者未可謂曠官之甚矣然樊英黃瓊楊厚賀純
之徒蓋當時號爲宿儒大人者乃以忤權臣梁冀爲免而歸二君
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備數以妨賢傷其曠天工也甚矣雖
然二漢之官非其人而曠也今日之病則不但非其人而又至於
無其人焉尙書六曹不置其一侍郎八員闕其五大小卿監十七

員闕其九二府掾屬九員闕其六郎曹二十餘員闕其半請天下
果乏才耶則仁宗以至不如慶曆元祐乾道淳熙之際人才輩出布
滿朝廷皆取足當世而足不借之於異代也何獨今日而無之乎
衆諸公論薦之外諸臣豈可備侍從卿監郎曹郎吏之選者固有其人
者何正學直道與時寡諧諸人之固若觀望上意學使朝廷無座
而不肯召用其負一世之望無排小人不勝垢者稍望而去者視
之亦不甚惜使鮑宣李固見之能不以何武師丹黃瓊楊厚梗槩
爲歎乎然而今日所弊病者又在於一相矛盾私意相持乎視朝
廷曠官廢事歷歲逾年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嘗少加訓敕使之留
意於選任也舜卑陶以天工相戒固如是乎臣願陛下申詔大臣
妙選時髦速補多職之闕專意併志合謀共熙帝載不至敗國空
無人之譏天下幸甚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唐杜如晦傳如晦長於斷房玄齡善於謀
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聞自古人臣莫難於遭時而得君尤莫難於同時而得君然同
時得君矣或未能眞切同心輔君以共治正恐天下之事不壞於
專則壞於二其何以副天下之望哉故人臣非相得之難而相知
之爲難相知旣深則相信而不疑不相知之深則相忱而莫克相濟
心之同不同率以是基之昔者周公作誥於召公不悅之曰周君
似不深相知者然周公挽留之辭切召公終爲之動是周公之所
以知召公者如此召公其不知周公乎觀書如無逸如周官如立
政如君奭諸篇凡其格君致治大略可睹太宗以英明之姿出而
撥亂主勅杜如晦爲相而房玄齡同之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章
客婁率二人討論傳稱如晦長於斷玄齡善於謀無數長之曰兩

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終之以語良相者必曰房杜
史氏可謂至論矣夫人臣辦天下之事者才也而所以能辦天下
之事者心也玄齡如晦皆有講學之力隋浴王通著元經以正主
庇民之道必能遺其身而後能無私又斷之曰至公無私能以天
下爲心矣楊如晦則曰若逢明主於萬民貞稽天至至以之春生
夏長秋斂冬藏極於萬物咸宜百姓日用不知之與異時一人得
君以共治皆此心此學之推此史氏又揚之曰宰相所以代天者
也鋪贊彌綸而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而庭之於古明哲之
域尙非二臣充其無私稱天之心寧免屑屑於形亦之粗拘拘於
所爲之外雖已同患難而濟其治未思同安逸以窮其危計目前
瑣細之利害而宗社生靈悠長之遠慮懲然不以是介心則何以
維持有唐三百年之天命而至於規摹宏遠如是哉吁臣於是益

嘆元齡如晦非同心濟難之難而相知之深真可謂之難也夫以
太宗天下新定之餘氣勢翕合股肱協同猶必一乃心力而後有
濟今天下視唐為何如耶以臣觀之蓋同舟遇風之時也前年制
於者非其人舟弊漏而日浸淺卑以聖主而得賢佐昭關運動若
將出淺而入洪矣而篙工棹卒呼吁未壽維楫失之誤不之救嗟
竭四溢又弗之塞今為兩分制於之責坐舟中者皇皇然望其出
手撐篙率眾工而謀共濟顧乃悠悠泛泛莫知所之脫有風濤之
虞其不淪胥以敗者幾希元齡如晦之事載在方冊用君為庶
幾蓋今日元臣宿望所素習聞者也相知夙深同心叶濟臣敢以
是為今日勉雖然元齡如晦史臣稱之以良相宜矣自古君明則
臣良虞書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陛下明侔日月
燭臨群工迺若命相之初宸奎寶畫親錫[illegible]於者曰開誠心布公

道集眾思廣忠益所以責望股肱者至矣臣又於此益欲陛下申
飭此意日日以是勞勸之期今所最急者莫切於靖時艱用一時之
賢惟在乎蒐求實才各副任使課責實效上寬翰無[illegible]授所當
夙夜究心醉世子理可也然切念夫稍恕和緩者於寬猶之則
可宣勤勞者戒勿嫌疑之避惟國事之大為但商量可否而不較
除授期會調度之務許令二三執政相與隨宜而區處之至重
中外之人物參錯遷庭之事付凡已收召者用之必當其所尚多
遷遁者收聘用而無疑庶不至坐失事機行歲月於虛擲少俟
右揆體力康平之餘諭其疇昔相知之深勉其心德叶同之歡且
非宗社生靈之幸歟不然以儒者之道處無益於人之國家且但
為世俗竊笑而已哉臣興言及此不覺涕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
不可誣也惟陛下以是宣諭二三大臣使之同衷至公血誠一心以

作群工以嚴庶政興滯補弊責實勸功今何如時矣可緩矣易曰
納約自牖臣恃聖德之明敢因條奏故事而冒陳之惟陛下矜赦
元來應詔萬十上奏以恭望聖旨指揮自侍從至郎官各薦舉廉潔
敏明堪充內外職事官者臣[illegible]以[illegible]屬吏送列薦無報稍常加獎
飭凡內外之借擢尊重賢能之任使朝廷所念所以懇懇切切者
之前朝者切不敢廢凡舉世之論所推予之君子既莫不屢薦
天聽矣惟是才能之著于州縣者未悉以上聞氣節之著於卑官者
又限於資格今郎臣平日所知之深如京官如選人各以五員為明
時為臣薦奏其人品並書其銜位姓名作四狀條奏如左
臣伏見承議郎[illegible]判[illegible]武軍陳義和[illegible]學[illegible]見[illegible]利[illegible]教
[illegible]南部使者陳祥狀以京劉之義和辭曰愚年[illegible]子矣[illegible]人[illegible]相[illegible]
為舉端不受諸司聞而異之不旬月而舉劾[illegible]

士民歎之及傳攝郡事[illegible]一日必[illegible]
活民命之數[illegible]
之臣與為[illegible]方放其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丞衙陽佐理[illegible]
一郡無冤民為歎及格試令主山[illegible]
施至於戢盜鉏暴殊不以[illegible]
舉二十餘刻[illegible]
[illegible]文藝而[illegible]
皆氣[illegible]

民弊之。且居沿海制募職虞精詳且有條畫事之可否見必立來
掌甘犯時之所惡不苟徇以病民與其廉勤恬然不一亦進而意
臣謂此二人才識氣節堂堂顯錄陞擢可以備異時風憲之選
一臣伏見朝奉郎通判處州軍州事趙崇楽才具既通心事平實
臣雖不識其人聞其政於宰鉛邑之時邑庫場兵八百人前後
每困於月支之不及人戶以預借爲苦經理有道公私兩贍不
煩文移簡威不施盡其爲政有本末待士有禮遂遷庠序之教
而興以孝悌凡士習科舉之業者悉來以句讀考覈爲土民凡
之勤備文行高潔訟日以簡嘉今佐長沙凡郡綱軍政之所係
善贊助長察高略亦領心採納其善足以庶務圓曲以重委
曉修邦人歌頌其功住於士大夫間然言之宣教郎新知臨安
府臨安縣王亞夫生長名門多識性行才學器識直爾不凡初
爲會稽倉官考既覈其盡緣程殘敵第慕爲是中以之長而府以
部內多凋敝之邑二一試之錢塘亞夫以撫字之惠行於催科
之中所去見思換職遂爲臨安今莫不畢備備著名滿其
宜邑多大家不阿不謙良善爲之四氣且其事以恬靜自持不
扶書求于進當路聞風而爭舉之臣與之交嘗稱臣曰平心處
物世間事無不可爲者臣以是尤敬之臣謂一人者才學實可
於實用宜拔擢獎任以備他日都曹之選
一臣伏見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趙希懷名父之子素習之
賢有良爲海鹽簿節時究心銷守曉夕忘疲藹然有康平之譽
當路名賢知其爲鹽之容深見加推獎者殆不容口今爲省倉
門官見嚴於吏卒出入往來之禁檢抗擬察審切究心新條及
務盡非有求而得者臣在都曹嘗於爲之亦爲他人所先矣從

政部監行在編沽局唐文約孝行著於家庭書聲藹於鄉井奉
爲庠序先價鄉膝分教瑞陽更風氣之丕變今爲京局既遵守
帶檢視吏欺尤能以職業自見至與同里多月平實無專雅有
志向非矜眩驚外者之比臣以爲是二人者可以備二令掌故
採擇之需
一臣伏見迪功郎新差監行在贍軍激賞庫葉來學有淵源文有
氣骨平居雅有膽略人多以後來陳韓期之由其婦翁李方孟
所得於聽庵朱熹之真傳故能跟磨古訓而勿失今職居荒庫
勉竭志勞察微會計多所及物特留賢皆以廉勤公介稱之梁方
志於向上事業則手不釋卷異乎馳逐京塵者多矣迪功郎
新建昌軍軍學教授盧鉞奉其庠序草茅以名節自持方其流
俗頹靡率先以天理民彝之不可亂者爲之倡表忠誠懇惻奮
不顧身而一以國之安危存亡者晝夜而哭臣與素昧平生近前識
之益嘉其志及其人以汲汲爲引之迪功郎新信州上饒縣主
簿湯漢家學相先文價素定其所交游名官前輩未師宿儒也
不惟著述具有法度至於辭藻亦有標儀之世名實學尊而之
或謂爲之委名列顯美對天陛昌言無隱犯時忌而不顧其
辭尤甚謂上下相習於欺大欺則大得志小欺則小得志蓋蔑
切當時之膏肓今待次行將奉命主象山書院精與諸生日
由乎修文約禮之地是雖未及乎民而所以及於士者亦不貲
矣臣以爲是三人者識冠度越於學或附之文學掌故或改畀
以見次教官置庶長養以作異時之需用亦且不足以壯國之精
神臣竊而愚竊惟一無他長惟有愛敬賢材不翅飢渴今所爲引
削量久之既已明著其所長而又知其績用況未實試

八 詔如蔡聖意擢用從或不如所爲臣甘重坐繆舉之罰。
劉充莊進故事曰。杜衍爲相尤抑絶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
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論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
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
助我多矣。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謁爲賢蔡林擣旱以婦
謁盛自責蓋自昔未嘗無是事惟古先哲王理愼明界限嚴能防
其微杜其漸爾降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之且開而破壞之以導其
來西園買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宮府爲一體之
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禁
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光宗用舊恩向
列異議始請細札以行之紛猜疑分大事旣而衛及細微後不勝

多至使小臣揚球張補代書請之吏部知筆底成福親臣嘗獨論
祖宗盛時內降絶少間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
論紀仁宗嘗謂臣下以濮議爲是究良必大學去而不與兩知閤
並立衍寧罷切不肯於宸章傳之間此所以爲極治之朝也臣采
之與言謂邇日獎擢倖除宸宣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
擬近臣薦進者頗任率貴游之子競蔑恩澤之僥倖羣翻守上
頒寢所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旣累至若亦傷大體永者予者奉行
者皆以爲常不以爲異承從天下之令以海紐仁成良必大之奏
責望有司以衍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竊
爲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爲能卻內降若豈有他
道哉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曆四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
國僅三數月意此衍之所以能直道而行歟臣故謂小臣能以

就爲親疏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重內降可執擇是이
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爲重貴近干請爲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手
惟陛下留神。
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爭材進故事曰太宗嘗語宰相曰統制諸
夏自有道理內外官吏當量才任使如匠者制屋楹梁榱桷咸不
可闕天下至廣才能獨理致治之道全在任人苟得其人何患不
理仁宗御製用人論曰人君以任使百官爲事百官則分職以治
其事用得其宜則百職舉而庶事立用失其宜則百職廢而庶事
隳蓋人才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以一槩論也擇不厭精任不厭久
小有以成小而天下無廢事大有以成大而天下無廢政如是則
太平之基可立先王之治可追矣。
臣聞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患乏可用之才何世不生才何

才不賚世此政願治之主莫不以人才爲急也然茲資之以成
功爰任之而取事亦必有故蓋可用者用之則足以勝其任
而無事也不集不可用者而輕用焉則舉措必乖其寡而何功
之可成是以英明之君必慮夫事功之難而惟慮夫其才之
難得蓋收而儲之觀而歸審之必其人之果智也而後使之謀
事果勇也而後使之禦敵持重者委之備邊塞通練者委之
軍賦御有方者委之弭盜賊則量輕重各當其任以之圖事
何向不濟請以漢宣帝之事明之今觀其時膠東有流離之民
潢池有弄兵之寇關東之漕運重費而羌之烽燧時驚事緒
總若未易經理宣帝之所以處此者惟於人才之間切切乎
以不可之擇任將則問其誰可擇守則令舉可用謀事則反覆
熟覆其計之可否用者始從而聽信之則帝之所以用人者

盖考之詳而擇之精矣。故賑飢則省勞來之效，懲貪則有精覈
之實，瀚海之盜安之，而自得先審之繁綏之，而自隆理內禦外
無不如意，得人之效，益可觀矣。共惟陛下以聰明之資，紹延洪
業，屬精思治，側席求賢，將欲內修外攘，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然疆場之防，尚貽好事生亡之虞，猶未掃除蠻狡，雖欲降而招
撫，未定亂民，雖稍蘇而瘡痍未瘳。若是之類，尚當深思而熟討。
然使無人以任其責，則悲從歲月，可觀成效無。亦擇可用之才
而使之畢力以圖功乎。遠郡之寒，將帥之屬，或延訪於廟堂，或
奏辟於諸司，其所以求才之意，可謂至矣。然知人之道，自古所
難。闊論高談者若善謀經畫，妄動者若敢為當才，揚己者若多
多而益雖稍特虛缺，若若隨機而應變，苟射信而遽用之，則非
惟不足以圖事，而反至於生事，不特不能以成功，而或至於僨

奏議卷之百五十　十

事。則必明目而達聰，詳考而精擇，以言進者則察其所行，以實
其言；以名取者則考之以實，以驗其名；以能舉者則試之以事，
以觀其能。若此則賢否不足以亂其真，虛誕莫得以肆其欺矣。
患乎不得人哉。雖然用人於閑暇之時與用人於緩急之際，未
可以一律拘也。蓋當緩急之際，抑之不疑則無以使之勸，任之
不專則無以責其成。何者？邊陲之地，非如州縣比，境當多事，於
人所倚仗，苟無高爵重祿以誘之，孰肯犯難而不辭，闢外一將
所係甚重，安危之機，變於瞬息，苟不假之以事權，則動皆掣肘，
何以乘機而制變。故擇之欲精，則威敵思奮；任之專，則事權歸
一。未如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尚何外患之足慮哉。然非精
擇之於其始，而徒曰峻擇之可以使人也，而輕予之以不次
之官，豈無大言無實者得以竊吾之爵祿哉？不知其才之果

長可以責其後效，而徒曰使功不如使過，則黜罰之將其將奚用
乎。此尤所當審者，惟陛下留神。
應龍又論用人。進故事曰：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
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撫循州縣，其次方略勇
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
理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
家之用者，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
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陶稷契，尚各守一能，況於中
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
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雖其人，令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自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
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

奏議卷之百五十　十一

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
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皋陶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乂在官，
可以撫五辰而庶績其凝。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
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
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
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禀賦之自然，而無容心
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
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復欲求勝，非惟不足以成
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
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
官使人才之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
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讎；曾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

則以靜重爲尚容爽事詳者則以剛直爲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
經術者爲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爲俗吏少俊則以老成
爲遲鈍寛厚則以嚴明爲苛刻各分黨與對立其不相入也人主
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
皇極無黨無偏者德者名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
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推用固無一毫好
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則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
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
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
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爲吾用而何事不
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留意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論久任曰英宗朝吳申以近年以來官吏數易王堯
元自三司副使一年之中凡歷四使沈立自知滄州未及半年已五
三任蘇宋累任皆不及一年哲宗朝上官均言太守以一郡爲傳舍
八九以太守爲使客送故迎新紛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紀綱吏
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爲奉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天下者內
則係百官長貳外則係監司郡守內外不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
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
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爲徒法而已
臣謂久任而責成功此用人之良法也夫人才各有所長因其長
而任之遲之以歲月則可以自見苟數遷數易則人無固志事多
苟且況更代之際意向或有不同施設未免相反若事方新舉
不能盡知胥吏必生欺誕內外之治所以不能至舉者職此之由
也今內而百司庶府不問人才之能否惟以職任爲資歷

幾則又易而興禮明刑未久則復使之典哉一人之身無官不可
爲父而不遑於懷海帶之數如此則百事何由舉祇見其因循苟
月耳吁而監司太守或一歲而再遷或有至而復易迎新送舊之
錯於道人知其不久不率其政令吏知去之不遠不究其心力
是以民瘼未蘇吏治不振其勢有不可勝言者朝廷陛之寄尤不
容不久雖以二歲爲斜然選日以來移徙易者殆無虛月幾有諸
熟兵畧留意邊備之人然然未成而已去兵帥何由而閑習備守
何由而堅固今多事之秋將欲興起治功其可不以久任爲先至
內則量能而授官長於財計者則所遷者皆理財之職明於法理
者則所擢者皆法理之任至於他官亦莫不然克稱其職則優加
旌擢使之知勸未必遽易以舜其所不能此外若因其有威柔
則使之持節因其有政事則付以典郡庶各盡其才以圖續效治
最上聞則遣扶其職以不既別其既久則擢之以不次之賞以
酬其累歲之勞有功見知則既既下勉勵以稱上意吁此非難
轉移者持在乎明守而不變耳雖然任人則不可不久而擇人尤
不可不精苟非其人將無若必至曠職誤事者必至敗事而貪
殘苛刻者必有爲無窮之害必詳考之於其初而後可以久任方
其後此又在乎正本之論惟陛下與大臣留意焉
應龍又進故事論均內外曰昔大中祥符中張知白上言唐季謂
守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授仕宦皆
避命致辭此遠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嚐曾由於此望於臺閣
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康績臣聞臣僚上言伏見今之士大夫
以州縣爲塗路以館閣爲捷徑此內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
於久弊特留宸慮開中外仕進之路毛郡邑之吏有治行名

不聚無間疏遠。不次用 風傷天下。孰有不勸者乎。
臣請重內輕外。先[illegible]以不振也。夫人之情有功而見知則説
非才而任重則必有瘝曠之虞。今之持節此邊者多不安於外而
慕於內。內則逸樂之必速而爵位之易崇。外則類效之難彰而復
遷之未必及。故因循苟且。玩歲惕日。而治效茂聞。況仕於內者或
不恤物論。或遣彈擊。除拜以外任。夫仕於王朝職閑事簡而不
勝任。乃使之分一郡一道之寄。事叢如毛。決不能理。豈不爲民之
病乎。苟於臺閣妙選賢良。使之更迭以示重外之意。復於監司郡
守擇其有聲績著異之列。以示褒美。至於建坤之賢著。則兼
以良能而不任以民事矣。[illegible]者既不復用。則有志事功者
孰不孟勉以見知。如是勸懲[illegible]其業[illegible]有不[illegible]者
矣。

應龍又進故事論名實曰。真宗時王旦有識量。[illegible]定大[illegible]其於
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必久其官。[illegible]以官爲己職[illegible]
遷之士。雖市於己。若亦不以私[illegible]朝司馬光言。致治之道[illegible]
任官。且謂奸計之臣。術奇以進[illegible]
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矣。其失在於國家專名
不采實。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
臣聞漢宣帝不審膠東相之偽。是後俗吏多爲虛名者。威王能察
阿大夫之譽。於是人人不敢飾非。夫徇名而不責實。此今之大弊
也。且[illegible]未寧。[illegible]論未定。[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正當[illegible]
綜核之政。圖興起之功。任人則必求其可用之實。而[illegible]偽以[illegible]
者所當辨。論事則必求其可行之實。而大言無當者所當[illegible]
忠正。抑遠虛浮[illegible]以[illegible]則分明[illegible]

得以肆其欺。矯情飾詐。競急於媒進者。不能以掩其跡。[illegible]
下相審。皆求以實。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矣。王旦謂用人[illegible]
求其實。而司馬光謂采名不采實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真至當
之論也。二公皆我朝之賢臣。爲相國家以致升平。其大要不外
乎此。然則今日欲振起事功。以復祖宗之盛。可不以是爲先與。
夫名固國家之所當尚。而士大夫之所當慕也。恥沒世而名不
稱。君子以徇名爲戒。名固不害。必同流合污。無復氣節。爲人上
者。不可不加砥礪。然必因名以考其實。因實以責其效。則任人
而必覈實。才舉事而必得實用。苟外事表襮而中實無有。相
標榜而實不副名。蹈常襲故而不達時宜。矯枉過正而使欺立
異。施之於政。則扞格而難行。若是者是特虛名耳。果何益於
國家之大計哉。是必聽言而觀行。使偽不得以亂真。庶可以

賢才之用而立太平之基。苟是非不審。徒以其好名而一切譽
之。則其心未服。異論迭起。賢否混殽。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
流濁流之分[illegible]于此。是必審思之明辨之。則[illegible]正之路開。群
枉之門塞。[illegible]布列。庶非其才。庶幾咸[illegible]萬邦咸[illegible]治日
以真耳

洪弈命進故事曰。明通中辭政。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
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
乎二年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illegible]
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
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illegible]
執之可爭。張行者[illegible]爲殿中侍御史柳公[illegible]

臣風屈為諫議大夫。萬衆觀耀遇臣莫與。老如是則付耳目之
官者嚴昂孤屬思補主知。闇而無所忌。正而無所附。則政之得
失。廟論之是非。將業之修廢。不必不茹忌以上聞。不至於懷私
恩挾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
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彥博。一闕與歸。將以二輔臣之罷。猶不為
之少隱。…不由進擢。固是攬取臣之
枝。要必人之…奮獨斷以革衆弊。否則不
謀之外。…左右親…問上。抑又甚矣。夫明在上。邪正
何為得莠純仁呂公著而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
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年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且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不人為
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
儒以為聖人作易。然其…能相無…以喩仁義之分。明…
而無所偏。…不救其扶陽抑陰
之助。…不可相亂。固不可
相亂。…而外陰而內陽。而外陰而內君子
而外小人。所以承致內外之辨。使之各限一疆。不相…君子
得其位。苟進以有為。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
泰。泰之為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
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二代而下。治亂靡常。然…
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
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未聞君子小人參用
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
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混其異同。混其

贊否。而曰吾將以是為安也。自卑而已矣。非聖人所為致泰
之道也。臣仰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
以為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為紹聖。則君
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時言者已憂然以邪
正之不辨為憂。宋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一者之
間加明察。使正臣進。而邪臣退。范祖禹則謂儉人在前
則害政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
當使之在位。為他日患。劉摯則謂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同處
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引與共
事。王岩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蓋
明辨力逼。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
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為據。蓋以為保泰之道在乎此。
而望泰之通亦在乎此。是宜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
絕禍萌。救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亭之說。雖賢如呂
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
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倡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
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
報復之禍。則調亭之論蓋亦誤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
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摯岩叟之流獨受知言之
名。可不為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
可以為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為泰矣。而
乃駸駸乎為姤為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
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
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

相惡而使之日鬪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二十年間
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興幾廢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
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華競者皆
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攜而陷之以爲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
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
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
體也敗善類也故爲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慧又善迎諛
其技倆之術是以逢迎而爲伎其淫蕩之辭是以誇張而爲
惠愛黑爲白指鹿爲馬以是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
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以爲正論而學無其君爲不
可以責難陰進邪謀歸過於上以自洗於公論而使諫諍
道閉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頗
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
門候游飛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乎張其狀似一變柔行頃人
善爲模稜數語里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多端一變之不行而
來之術而覘勢之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
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諫諍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
惡明忱則曰是其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
浮躁也駕虛翼僞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陷君子納忠
陰賈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鬼志無所不爲此激作之禍
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乎岐萬轍爲變多端不懼上之悔
悪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慮君子之困敗務遂
其說爲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爭君子之間耶今通國
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但以爲非去之之難而擇之之難

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彈之則幾
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知列著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
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
使此心之體知術之平如權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之真又有以得
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
陛下又即其貴賤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
意承旨者必斥鯁方駁亮絶類若口者必容輕儇使給敏慧剽利者
必遠而莊重端厚寡言少欲朴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黜忠
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笞其膚搔甲維而存其獸介鋌特去其狼
戾馴擾而伏其弘毅惡和僻其察鏡無貼而擢其禎祥有守無黨隱
默寡限而取其跡明洞達不以獨尊而易狂猶不以佞人而棄莊士
不以美疾而廢藥石則忠邪之性定而内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
泰亨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替多忠鯁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
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共正直之餘陛
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爭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偏黨之私
恬平明之治雖朋黨之意絶反覆之虞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
爲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忠盡瘁以往而治之
事務使邪正不雜陰不勝陽以成泰内之治豈不盛歟不然責未有
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毀譽作使則臣恐用者不
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中
誓言不勝拳拳
子才乞留察院徐經孫奏狀曰臣昨日忽聞察院徐經孫輕車出關
不勝驚愕竊自歎以爲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既以耳目寄之凡所
論列皆當聽之矧今人才日衰公論日變陛下方欲

失行於趣以幸惡世道而數月以來妄庸之流乃有乘猾氣勢以乾
天下之公議遏順以此去經殄復以此去通國措　不言而
去二臺官何陛下重於去一不肖而輕於壞祖宗二百年臺諫哉臣
且不知車載斗量者可足斯人復何益於陛下而必以累陛下者如
此也陛下高見遠識超越古今而或者乃輒以妖邪膚鄙之論[illegible]
君父之前[illegible]以啟玩而[illegible]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
此中外之所共以為而彼方以為論不足聽流品不足列之言遂遏
公論使天下無有復言其為者[illegible]言之而輒
去則其計得而其勢張矣臣竊恐陛下[illegible]不以其言為是而於
紀綱之地亦必不忍摧抑限隔使至此極[illegible]陛下主
持公道存全事體語退無撓選言職不以邪[illegible]以廣採納庶幾去
留輕重之間不至有偏則或可救一二於末流也[illegible]宗朝唐介以

論文彥博遂已而彥博亦罷去元老大臣仁德之重而猶不免於兩
罷陛下亦何愛于此哉臣待罪兩制伏見未三月間而遂言者非臧
世美事不敢泯默而無一言謹瀝愚忠上裨聽之萬一顧審案
惟陛下幸救
[illegible]天紱黃幾狀奏曰臣蘭王書給札故事也祖宗盛時率以天
下之英才觀其論議以定一時之國是非細故也[illegible]
漢黃紱二人臣待罪李林俌當發策[illegible]切[illegible]數年所問[illegible]或
言度數或言古史或言錢穀之瑣屑或言禮樂之[illegible]非[illegible]要
務輙不自揆撰述四條以靜寂順勝用舍得失為問而抑揚開闔不
為技辭意甚坦白其所關皆當今國論大節臣使舍實者曉問指陳
而可以空曠盡言極論時弊而無所回撓請讀今觀臣號所對以極
學術精順之說為執事大人之機最切中今日之弊與臣所問[illegible]

怨徵善惡怨怫之語尤相發明至於論君子小人分數消長早晚讒
不當併為一國家紀綱不可廢其言皆是也惟是擒揚大義一節
意包藏最怫天下之公議臣讀之至此口去許下為救哉之
口淳拓初元二相當國雖牢籠把握之人議其為[illegible]擅當開拓得者
救然與人主論是非則於大臣身上事[illegible]不為過[illegible]信斯言也是
杜富韓范其人也[illegible]可謂至矣[illegible]古之專任宰相
者請其能總攬庶務[illegible]定國勢非使之牢籠把握以固權利也今大
臣以技數用術為切制人主之具而人主不之覺以邪[illegible]私計為恩
弄人主之資而人主不之悟授之柄以得罪天下者此爾而謂人議
其為于古所謂擅當開拓得去者謂其德之[illegible]重[illegible]之以欲
受數施非謂小有事[illegible]大[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假和
議為買辭之錮甚而自謂有才不能開悅而公專任私意[illegible]國之

張本而自謂有術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擅當開拓得
去可乎古所謂救[illegible]與人主論是非者謂其能正[illegible]邪[illegible]義
理也今大[illegible]信任[illegible]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事忠賢[illegible]則不以為
非也以刻薄政事戕削元氣為是而封堵忠學一脉則[illegible]以為非也
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與人主論是非可乎古之所
謂大臣者謂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今大[illegible]以功利之說富國[illegible]
兵之資而勇於自制以權謀之術操制天下之本而巧於自護公論
已沸而不知退事勢已窮而復欲求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
而謂能盡大臣之事可乎夫誤國之罪大於此彼以一身而會其惡
此固陛下之所深惡而天下公論之所不容也陛下自甲辰改[illegible]
而斥之明示意向以示後用[illegible]餘年間通國上下無敢為之者而臣
視乃輒犯不韙冒久廢之死而重然之說非病狂喪心臣不知其所

以為言何也。其不出於大義之帳使必出於一時之觀望被大義
心。無一日不在錐處下又重之以人物形然之欲。義實篇目之際。一
旦給札之士奮然推揚其才量以為可以當天下之大事。此猶譽卓
莽而譽盜跖。因卓莽盜跖之所驩欣而鼓舞也。萬一有味其邪說或
動宸聽之思。信其邪騁遂下退封之詔。則天下之事去矣。適日以來。
外論關然。以為大義復出於此。大義自我哦餌之說得行其彼肆然
附之遂以為此言出公論之推許。而陛下且將信而復用之也。陛下
尚祖宗之說。所以為貽謀燕翼計者甚至矣。不忍輕快其說舉天下
而付之一欄。然此論易於蠱惑。若非陛下深長其思。堅定其守。則必
為邪說所挂。必為小人所亂。其所關係甚大。臣既副本初傳之日。縉
紳暨六館之士。一詞嘖之。臣既擇八字議曰。也則必更定元本。較以
譏其義一句。莫為揄其義或大臣身上事本不為過。一句為反有非

君子所可及者。蔽之心術至是盡用事矣。式譽大義而欲主張其邪
固不勝誅黨元本而欺天下其心尤不可恕。然此尚敢其挾陛下。何
不敢於欺天下哉。臣行將告歸。本不欲多言以重仇怨。而縉紳六館
之士。往往於臣以為不當想所可否存之。以惑觀聽。重危言切責以
為黨。為臣竊觀蔽含糊於當時之第。而果決於譽為相之能。於謂據
當闢拒之才。以潛移上意。覆護擅權之罪。而退就義者公論在
今自不可假。第改本既出。是非並行。或恐外以避公論之抵排。而陰
實為義人之遁地。果如人言。則臣罪大矣。用敢冒昧陳其願。未審陛
下知大義之不可用。而邪論之不可信也。昔高宗皇帝謂輔臣曰。試
館職。今當取實有文學議論若居試備禮非祖宗取人之意。近日三
人試卷。朕嘗觀覽。知沈長卿輩尚懷朋附。又不實陳實事。大哉王言
真居試取人之良規也。臣謂今日臣僚之言。即沈長卿尚懷朋附[illegible]

指實事之意也。欲望陛下以高宗皇帝為法。深察朋附之士。去
國賊大義於度外。則宗社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一

用人

宋理宗時牟子才奏趙汝騰徐霖不當還遷狀曰臣比因輪對有所
時事輒論君子將散其幾有十履霜堅冰危慮再迫荷陛下所垂採
納至於元祐紹聖反覆之際明甫二所以為世道憂者至勤切也
雖此一意尋以救國是以息邪說摩臣自像史論聖明曾未數日
趙汝騰除翰林學士以遷去徐霖與在外差遣以遂去職機忽發事
變倏異與臣前所聞於陛下者如出兩轍臣竊惑焉陛下既知所以
爲世道憂則求所以保之可也不惟不能保而又自摧斷將斷之臣
以爲必有誤陛下者而非陛下之本意也不然以陛下之聖明而有
此何也昔德宗非不愛陸贄而終仇其盡言斥不用竟復而常惡其
輕己至於盧杞姦邪則曰朕殊不覺裴延齡則更以爲忠曾德宗性

與小人合與君子殊德宗庸主也豈不然哉而陛下則聖明也惟聖
明爲能鑒忠邪別淑慝故臣竊有望於陛下也夫正邪無兩立之理
陛下所爲更化之意者以用賢也所爲用賢之意者以去邪也用賢
去邪無他道在陛下堅其初意而已霖之去由抗甚驗汝騰之去由
莫知其端或謂有所營救而陛下疑之或謂有所抵觸而陛下怒之
臣不能詳也陛下用汝騰爲給事小人畏忌而交目而視久矣一
二繳駁侃侃者衆飛語扇播者有之造辭陵誣者有之汝騰要脇不
安已爲去計四方之議責者曰某猶謂某人當論奏而不論奏某事
當諫止而不諫止汝騰固知其勢之甚難而力之不可勝猶賴陛下
聖明而爲之主而陛下固弗肯主則惟有去耳汝騰老矣不譁數千里
冒披畏畏來事陛下亦欲有所建言而徒取空名以歸豈其願哉勢
有不得已焉耳若汝騰者善類之所主也其眞純端亮與所矯飾而

明洞達無所回隱忠君憂國懇款至忱始如火熱水寒出於天性況
姓之鄉義同休戚決非欺陛下者獨其好賢太切嫉惡太甚故見
君子則極口稱譽未嘗與之黨之嫌見一小人則極力是擊未計報復
之禍翼則多疑仇則多怨其所以害殆或以此然陛下可不亮其心
乎徐霖同小人之所仇也自其力抗權姦方張之勢且不暇顧其軀
命豈計名哉卑而不死固以得名於陛下養其氣節成就至此天下
莫不聞之一旦論事中節即呵斥排抑無復禮意陛下毋乃棄其忠
直而遏其太忠之霖邪衆仇人寒而天下樹忠之士據手咋舌以
霖爲戒臣竊以爲非便也霖雖狂猶未猶愈於邪佞者渦淄
計是而何罪於霖也霖所論事是一非君之以言官則曰昔所
以剿奉身謙卑廣德缺覆血污車輪未雲祈殿檻大呼等事則又甚
矣臣以爲霖狂則有之被言待陛下恩厚遂忘忌諱亦不討至於如

此也彼豈不能舒徐爲和同依違歲月以取好官得善免難自解諱
口陛下亦察其心可言汝騰善類之所主霖小人之所仇陛下始爲
尊用二人固所以昭用賢去邪之意今一日盡去初意變矣衆賢解
體羣邪得志事勢岌岌止復可爲故臣以爲非陛下本意必有誤
下者也惟聖明豁然捐去疑貳知其心是其忠汝騰必勿失之霖必
保全之以充善類以沮小人以終初意以回世道臣甚幸甚或詔內
騰已出理無復還臣以爲有司爲先故事在先以中丞論張方平發
翰林學士抗疏力辭神宗手詔諭光稱其經術行義且謂爲以言事
罪御豈復還御美職是取告敕付閤門趣光令受光奏謝罪請上
殿被受告詔光受告後上殿所以保全者如此今陛下以此意降詔
遣使趣之使受其舊職則汝騰曾不能爲陛下一留哉霖則陛下既
予之郡矣然猶有愛身非爲霖計也元祐中鄒維以與范百祿事論

刑名事覈熟。劉至謂奏劾臣僚既無明文，何異殺護呂公著蔡章方
爭而中批之詞猶屬明請。論不已，及使殷反覆數陳其言，請皇帝宜
謝子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而絳卒善罷其兩人。二心術之慮至矣。蘇
小臣非敢方維，特欲陛下反覆斯言而深鑒焉。非特蘇軾輩諸臣之幸
也。臣主朝自有本末，無附麗，卞無比周。公論所敎，肯把筵康無所
避死。

子才又為趙汝騰辯葉大有劾章狀奏曰：臣聞君臣父子之間，天下
誠實之所在也。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其實。非其實而敢於誣蔑以
告者，是以私意而窺君父也。為臣子者，尊知君父而忍欺之，則何事而不
為歟？邪臣竊見近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聞而諫議
大夫葉大有急劾去之。上論推駁，併為一談。汝騰文學行義，昭著天
下。立朝有謇諤之節，居官有廉平之稱。往歲初開，凡二十餘日而後
去。今春受詔，五閱月而後來。其難進易退之風，天下高之。今忽為大
有誣奏逐去，凡衆議所以洶洶不平。始大有為汝騰所效，奏臣搢紳
其深惡高岳為自全計，或用辭寒故習以先其鋒。今乃發其協心造
為誣語以欺陛下。陛下察大有之懷私，念汝騰之無罪，格奏不下，所
以愛惜人才，存全事體，可謂曲盡矣。而大有不體陛下美意，乃敢鋟
副本散布中外，且欲揭之通衢。此與紹聖元符揭之朝堂，異世一心。
臣偶得其本，參詳始末，然後知其言汝騰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
耳。昔司諫江公望謂揭前一碑，若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之處，
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大有欺天乎？欺君乎？抑
欺心乎？臣子之事君父，官無尊卑，其義一也。大有以諫省而職在護
君，臣為說書而職在正君。為大有以汝騰不實之罪上欺君父，而
臣不以其實為陛下告者。大有言汝騰叨升即閣，自直翰林，殊失無

故無一篇文字可觀。臣聞近世詞臣，無出汝談之右，汝騰師事汝談，
為所推許。其掌書命，蔚然有汝談之風。大有乃以無文訕之。大有文
采不耀，每為江萬里所翻笑，徐霖在館，嘗以其文氣衰薾為駁。
大有為文如此，而反詆汝騰之騖。其曰無一篇文字可觀，是欺陛下也。
大有言汝騰附趙善湘，媚嵩之父，彌忠而乃思色誇，爭嵩之用事
時，初無氣節之可言。臣聞汝騰直翰苑時，行史嵩之暫府轉官制，罷
有類能領叔之間等，若嵩之以為輕，已遂不受三官而甚惡汝騰，叔
此得罪。大有乃謂其思色誇無氣節之可言，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
汝騰兄弟卯翼於陳韡，後排之如鷹鸇，其身史館，歎於以夫丘攻之
如路人。夫陳韡之凶暴，以夫之詭譎，汝騰排之，天下莫不以為快。所
謂卯翼館歎，臣不能詳知。但大有嘗為汝騰所擧，其為卯翼館歎
眷一旦譬翳其之，遂滅其所謂人面獸心，將自指耶？指汝騰耶？是又
欺陛下也。大有謂汝騰之家，其不能大不畀視草之職，數失望，
遂其來斯疑清之。為甚臣聞清之雅敬汝騰，嘗以官誘之，中間亭欲
除直院，汝騰不領其意，議論寖嘉，最後因日食正陽，疏其賄政，清之
蓋怒，陳垓家變風旨，遂畫誣劾，固不待再來而疑清之也。大有謂其
缺默失望，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詐曰清貪，行李不辭，不知其
在鄱陽未嘗輟，女時有未請俸料。臣聞汝騰所守三郡，皆有善聲，
世號循吏，而清廉一節尤為皎皎。其歸也，甚至無屋可居，寄跡蕭寺，無
田可耕，取仰祠祿，閩士頗能言之。不特閩士，人人能言之也。大有乃
謂三郡無未請之俸，特以俸料乃亦常所封之祿，朝廷所以養廉，籍
使盡取，亦其當然。大有鍛鍊之詞，至是窮矣，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
父為大則稱長宗嘲不容，老之遺，長則破格招韓薛襄二臣之後，
一以騰之徵以夫貴來於徐坡，其證錯已深。一擧臣易而以為稱

尋宗盟許何其小也。汝騰屢劾書豈去一以太而後能稱長宗盟哉，
於破格相輔亢為非僭。汝騰無謂柔佞不可為宰相，雖汝愚為之，伊
不克禍蓋以是邑與蕃之姦謀，且其蟹利素海氏來不過作數月留
為國家定大計排大義而已，豈有意於蟹二臣之後哉。且大有既為
諫長，一武可居政府，所以徘徊顧望而不肯去者，原其本心，正欲蟹
二臣之後，而反以此議汝騰，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陛下灼見修森
之首鼠，斥之於外，京師萬口咸仰天日之清明。汝騰以同謀而敗森
乃誣奏而欺天。臣聞大有嘗乞協於汝騰，詞甚哀苦，而汝騰亦許其
章面，矣修森聞而非之，頗詰責汝騰。於是奏疏有乞盟大賢豈可效
之之語。汝騰讀之，頗然觀此，則非同謀可知，而大有誣汝騰，而言使
森搖之，所恨汝騰，遂謂同謀，致寫誣奏欺天，是又欺陛下也。大有又
言汝騰濡滯邸閣，命聽遲緩，又要私事以代乞留實之書，以為公議

夫主子不用三宿出畫，屈原被放，猶徘徊去郢，豈若是淺丈夫悻悻然
去則窮日之力哉。且同列諸賢，董槐其去，和闕求賢，天理所當，謂之
買譽可乎？草茅之士，量惜其去，作詩送別，分誼當爾，謂之譁徒可乎。
大有不明為士之趨，遂以此為鉗制之術，此何異為鼠之瞯嗚也。
不知留行論人，可得而鉗制乎？是又欺陛下也。大有謂臣擢自丙午
冬並請之之力也。又素排嵩之之姦，又無一事干與罪，又未嘗奮劾
黨攻一正人。臣聞嵩之以牒試員，濫屆大有，大有窮而無歸，然則為
之者謂非嵩黨之黨耶？將誰欺，嵩死黨去而實毒餘列，至今為樓以
大有為之死黨故也。雖家罪一黨，殆難自解。凡埃楽所論列，皆是大
有唆使，今乃欲避其名以欺天下，此尤姦之大者。臺諫中今無埃楽
之可疑，遂自劾汝騰以洩其私，其所害忠良之意，豈是飾不可掩。日
大有以不孝誣江萬里，欲制縱以陷時傑。于等二十吉請之不為

君子可乎？是亦欺陛下也。凡大有所言，臣參稽反覆，無一之實。其
甚矣，而又有大可畏者，臣不可以終莫之辨也。臣聞諫議大夫給事
中侍御後省皆紀綱之地，今汝騰以社倉事論大有，其職分也，未聞
言之是否，原綱所在，大有所當懼思也，乃視如不聞，揚揚上殿，復另
不聽，顯劾汝騰，則給舍可廢也，紀綱可紊也，且汝騰在居已七閱月
使果有過，臺諫何不攻之於先，而獨用此數日乎？汝騰既之彼，亦劾之
臣不知此意安在。以私事何求臺諫攘劾？雖小人行其胸憾猶有
託焉，未聞自立其私彈之疏。臣觀大有所論汝騰之事，累數百言
無非自為辯數，則汝騰不得罪於君，又不得罪於公論，而獨以所
一大有，用為罪狀，播之章疏，雖小人所不敢為者，而大有為之。臣
不知大有何所恃而敢爾也。大有不過紛假陛下之威，陰其權勢以
恐逼天下，使無敢復有議其姦者，然不知祖宗三百年之臺諫專為

大有設乎？專以為大有報復之地乎？生此厲階，漸不可長，此其一也。
自昔小人之攻君子，莫不反用其鋒。在元符，指司馬光為姦邪；在慶
元，則指朱熹為偽學。雖以章惇、何澹諸人回山倒海之力，猶不能移
萬世之公議。今大有目汝騰為頑夫，為奸邪，為出寡臺臭鉗口，講
其說之不足行，固不待後世矣，何能為有無哉。獨其敢於變亂黑白
熒惑睿明，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立黨之一說，為弃於國中。夫
小人而欲亡人之國，必先空君子之類。君子無過，惟坐之以朋黨，而
朋黨人主之所甚惡也。黨錮之禍起而漢衰，清流之禍起而唐亡。大
有胡忍而為此也。且大有左扶以夫，右決與賢，而內主埃楽，獨無黨
乎？急於矯枉以鉗流偏，此其二也。大有至謂近日水災，為甚皆汝騰
鼓流俗倡浮論所致，皆卷頭之流，以地震為蕭望之劉向之罪。日
無光，為周堪張猛之咎，其說傳會甚巧，以元帝之暗，猶疑其

史087-053

貂切責。李而大有乃敢以此言進於陛下，不知大有以陛下爲何如主也。是以陛下爲元帝之不如也。且劉向所謂將同心以陷正臣者，正爲大有輩設耳。言之猶不此其禍於國家，不幸有大奸，其正類矣，臣上下交相覘伺，戚宗陽抑陰，以引變恐而大有忽唱爲邪說，務遏變駁天譴，今大有膚受之訴，智未能知人，允能知天邪，論一唱受，罪磨已，此其三也。臣故先論臣竊於其言不止於大有汝騰而已。大有才本年九月

嘗下少年倖寺不暇學問，昧於聖賢命義之大，顧要妻子目室之今之於中，利慾富貴之圖謀之於外，而又有秉邪之資論依之，口是以自快進，謂巧宦還其得意之，以軒瀛領袖臺諫，冀兄登瀛，則以兇婦之頓指感聖聽，下則以愚賊之智，陰成善類傳寫之，決欲爲排榮之指揮，論者以琰榮爲梁成大，以其公爲小人，小人而顯者也。以右，有爲李知孝，以其陰爲小人，小人而隱者也。原情定罪，浮於琰榮，而一去一留是

使，罔哭奪化爲鴟鵠，識者猶惜其白而欲翼其可爲善，未已，疏去，今外議諠騰，皆謂大有之腹之曰而承密指，追而章疏迭陣，擬又謂陛下積怒汝騰，嚴黨君子，固留大有以排根，以臣所見，焉無成大有專從己私，快圖報復，遂使歸過君父，謗流後世，在大有亦復何情。大有每謂已決詰，敢歎誕，又謂君逐汝騰，則拜辭君門，謾庶哉。匐共百大有不足以當一汝騰，況其邪正，其是非，猶一日四罷也。今汝騰除職爭郡，而大有滿然自如，甚於石拔山，於盛擬以大有爲臺諫，則汝騰非給舍，以汝騰爲實，則大有非私害，以汝騰爲無錄，自宗不當徽驗，則大有非當論事，而反肆抨彈于陛下，見其務爲唯阿，謂之恭謹，可托腹心，且見其好進讒諛之盡誠，可寄耳目，方且抗之以戰公議，垂之以彰聖斷，而忠賢之去，如土梗弁髦，大位天職，陛下獨不與一大有共之乎。夫世變之趨，如江河之日下，雖天小

有莫能移，而欲赤手捧以碇之。臣固知其不可也。今小人之戀戚君子之禍將作，然與洪默以陷倫脅之害，罪盡言而就黨錮之誅，用敢直疏其事，無所回隱，所謂主辱之大節，事君之大誼。臣知此而已，他不暇計。惟陛下亮其不敏。

予才又論救高斯得徐霖李伯玉狀奏曰：臣聞國於天地閒，必有與立，若月惟君子。君子進則國之所與立者存焉；君子退則國之所與立者忽焉。其理昭昭，如燭照龜卜，不可誣也。伏自陛下更新大化，收召時賢，疏湯惰所謂選之于官百辟之中，而得此數人，蓋莫不布在班列，氣象翕然，而海流聞是爲盛事，須臾業大有以私意攻逐，汝騰遂被一時大起詐論交攻，至赫上瀆聖聰，勑陛下者，榮是非大有竟逐其去國，得當易論無疑，此日以來，書龍小定，尤百有佺豈無肺腸，亦頗各務靖恭，失其職業，以彰陛下優容之德哉？威聖朝扇睦之風，而高斯得、徐霖、李昔爲御史所劾。雖御史意見與人異，殊未此二人者，學術君子，其大節表表可觀，今乃文致其罪，纖悉畢盡，是以成名議論紛然，謂其似是而實非，託污而寓治，盍知陛下適來積怒徐霖未已，逢迎風旨，遂肆排擊，而又并以此時中傷斯得，不特此乎日大初窓且以致浙人之紛爭，萬一片語言不倫，舉動而當，則又指爲立黨，目爲好名，或謂之訕上要君，或謂之侵官越職，用爲罪狀，意恐聖心謂人饒惑，不之悟，遂與接踵，如墮其機。以臣觀之，豈惟詰人不惜，雖陛下明聖，亦未察焉。昔陳執中婢奴之死，已有持之甚急，范鎮乃以爲非是，以爲治其私失，論人體失，以鎮之待小人，猶恐之如此。今何獨無鎮之心乎？況斯得素號剛方，不畏強禦，幾其平日論奏，無幾陳瓘鄒浩之特操，似未可以此少之也。若王益柔傲歎之作，王拱辰一網盡去，韓琦亦以爲非是，謂攻益柔豈爲傲歎，意蓋有在。

琦之於小人，深沮之如此，今何獨甘於撰展乎。況此之爲往更考其
行有得於曾暫爭張之責，竟原未可以此少之也。所幸陛下灼見群
情矣。爲吝覆斯得既除職與郡，徐霖亦弄以寬忓之，陛下雖勉行書
臣之言，而終萄保全君子之意。一時氣類莫不歡然，以爲世道之回
猶可望也。而內批復以罪去未勉，憂疑矣。以內批而逐臣，審此豈盛
時美事。諸雖之去，當公者爭之，未嘗之去，題波恩留之，皆以內批逆
行而爲宰相執奏，彼豈不知將傾之義，豈不識朋比之禍，而輕犯天
威，力仲爲哉。蓋謂人君舉動，實係觀瞻，稍失和平，有傷事體，且於君
德，關繫非輕，故寧犯不測之誅而不欲置其君於有過之地。陛下夙
存寬大，優禮群工，止緣積怒於徐霖，遂有指揮之乘，快來於不已，竊
以爲至于再三，殆似手滑，而宰相爲忤旨，僥百奏行之，之公著
攻惡矣，爲有愧，且李伯玉本無過尤，偶以論奏之言有關風憲之體

九

伯玉草茅質直，未暇周詳，但見郡司彈糾之條，謂即祖宗可行之事，
遂因經筵上觸處顛逆，處而不見參，山當時蓋有所發，不然，度年來
遠者至何苦如之。況伯玉心事，真純剛什，早嘗直臣，周爲舊，亦
志憤所驅，在於明時，似可矜諒。昨者下御筆，謂言薇垣聞者，何昭昏
謂陛下有高視宇內之意，輕視臣下之心，而欲一切震之以威，臣愚
以爲過矣。天聖人推誠而任理，虛己以盡人，以天地日月爲心，何嘗
有好惡之私，以風雨霜露爲教，何嘗有喜怒之迹，皆我仁祖撫臨臣
民四十年，專用此道，故逐唐介而旋召介，斥范仲淹而復用仲淹，
其從逆耳之言，亦皆所過者化，而且孫恭寅畏，終始不渝，用能固結
人心，扶植元氣，少爲燕翼之地，所謂數世之仁也。恭惟陛下天德清
明，尚符仁祖，獨於好惡之際，喜怒之間，稍稍反之，聖心弗加懲艾，萬
一威於雷霆震之際，將定見於衝突撼之時，謀斯得徐霖之秋

至於伯玉，聽處之無罪，殊未如仁祖之用介，於既斥用仲淹於既貶
亦當察其衷愛，賜以包荒，轉回反汗之仁，用殊不遠之復，繼自今日
益恢至公，毋以好惡亂是非之真，毋以喜怒汨性情之正，毋以朋黨加
忠賢之罪，毋以獨運崇一己之威，毋以辯詰窮言者之辭，毋以疑貳
來幾邪之口，毋以儉人任紀綱之責，毋以御筆快斥逐之私。庶幾聖
德日新，災異潛弭，上無變容動色之事，下無疾聲大呼之尤，公道光
顯，豈不甚偉，臣職在經筵，事當正救，不敢雷同供默，以負客其身，而
犯天威，無所逃罪。
貼黃。臣又具此奏，蓋本乎心而論非有矯激不遜，頗陛下存大體，
崇威嚴而已。既塵於上，■徒抱憂愛，今捷而清光若咫而復離
則是昧其本心，欺陛下矣。謹復以元奏上傚聖塗，惟陛下幸察
子才乞留徐霖狀奏曰：臣頃因誤還於玷班行，待罪奉常，叨榮三館，

十

黏黏未去，既貸初心，今月八日入局，見校書郎徐霖去國後所申狀
書省狀，因而詢問，乃知臣霖懇疏語言，由論及諫議大夫台君尹之罪，
三辭不獲，遂申都省，徑出國門，臣等舉措驚駭，竊惟懇辭口去而心
留，陽受而陰辭者，不可同日而語。三館之士，見其所爲，莫不贊歎其
忠貞，名合辭爲王留行，繼而得之傳聞，則謂昨來宰相親以東宮勉
而留之，既而遣宰士尹煥即其寓山，懇而留之，昨又蒙御筆宣
諭，意留之既又札委大若姚希得前路挽留之，君相不下士久矣，今
吾君吾相謙勤勉勞至于再三，可謂待士有禮矣，可謂不鄙善人言
矣。士而聞此，莫不奮厲，況臣霖親受寵渥，豈不欲黽勉就職，以稱陛
下留行之意，然再三思之，數十年來風俗不美，皆因緣世俗有所謂
禮數之說，有所謂相請之說，所以轉相做效，公然言之，不愧不作，今
臣霖毅然經去，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此其所謂遠人遠矣，觀其中

史087-055

者之制有以如書去而復留稱辭而又受甘伏罔害。是猛者紙斷斷
無復回之理矣。況霖所論諫議大夫有失出詔獄黨敵姦臣之罪京
兆尹有李爲英所言霖列可畏之事則是與此二臣爲敵矣夫與人
爲敵。而自出弱辭自行挾路而使敵有可攻之隙其何以勝天下之
公議耶。此臣所以敢謂臣霖決不復回也。陛下若果有意留之惟有
兩罷諫議大夫京兆尹之職則可以使之必回。不然霖之去萬牛不
可挽矣其或霖之去果不可回則遷擢之間或與改合入官或與之
近郡添倅以華其歸則臣今日之去豈不足以風厲諸臣而霖春秋
方富又豈不能進用於他日以重王國邪。惟陛下擇斯二者乃若諫
議大夫京兆尹之所爲未問其有罪無罪合公議與不合公議只以
廉恥一節激厲之彼豈不內自慚沮於一去以存全國家之大體耶
切聞京兆尹宣押歸府之後未復治事臣竊有章乞祠則是猶知廉恥也

獨諫議大夫乞留徐霖之疏乃反自以爲是更無一語求退其遊疑
陛下未必施行則是全無廉恥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以維持
人心者此也。所以維持世道者此也。諫議大夫以己律人者也而乃
自壞所以維持人心維持世道之具而欲以此糾正官邪其能服
衆。其資質柔佞心術回邪道路之人皆能言之。若國家養此不祐之
輩留此不鳴之鳫祗足汙辱臺省耳欲望陛下出自聖意別選骨鯁之
士以振諫議大夫之職冀於天下所補不細。又豈養廉恥厚風俗之
已哉所有京兆尹。陛下既以民訟不可留滯很令日下治事則
行宣諭俾之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免致再有人言則京師衆大之區
兩浙旱荒之地有所賴利矣。臣本蜀人今職聯三館與臣霖素非親知
於諫議大夫京兆尹亦無仇怨陛下亮臣之心赦臣之罪特賜施行
公議幸甚。

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疏嬾待罪博士俄因愚戇辭
乞退聞將期獲展於素心乃遽繳膺於二奏旋申前請尋閭命音獲
合孤子之蹤尚玷班聯之末兹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再瞻豈
愚衷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
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之秋欲辨邪正爲一說昭然號於天下
曰皇極曰大中以爲包含依違之制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此
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極之地以爲天下
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
而後世遂以爲寬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爲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
目。知元祐之調停乃紹聖之建中。慶元之處和皆是也。然當論之君子
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其禍
遺烈往往之以斲喪元氣戕害國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

以來姦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呂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
用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用兼用必至
交爭此元祐調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
未幾而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溫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繼
而臺諫官論列事得少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凞而
爲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爲之兆斲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
權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紹聖人
紹聖之人忿怨元祐之黨皆有一異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
意蓋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布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
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
以愛莫助之圖進矣。又未幾而溫益錢遹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而
蔡京爲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雄別叔惠有詔紛亂憲章有戒然此

挾既挾。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而爲重禍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爲之
非殘害國家之媒孽哉。慶元中。韓侂胄專國。擅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
以爲攻擊之資。異己被害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又立
爲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含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
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雜。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
小人懼其事之變也。復求言者以辨治爲諧矣。未幾而僞師之除嚴
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僞攻僞之禁申。致其嚴矣。雖廢逐之士從
復官。而復辟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爲開禧用兵之禍。
則此說實爲之。非姦險善類之甚哉。若是三說者。雖其爲害各有不
同。大抵皆以含糊篤實爲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蕕變化。善惡化爲淆
混。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斵喪元氣。殘害國家。豈
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如

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資。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尤當致
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其名既殊。其類又別。苟知其情
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狥者。君子也。辭氣
卑佞。伺候顏色。覘闞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疏
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
結繳繞。唯恐斷絕。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
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伊周。迹與心異者。則尤人
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綱羅
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
君子小人而爲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
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禍。故一小人如[illegible]
害也。及其久也。呼儔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宮闈。劫制人[illegible]。正邪

交攻。疑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
所以然哉。今君子少而小人多矣。自甲辰改紀以來。去臣漢翀。死臣範。
死臣元杰死。今臣大宗臣應起又死矣。臣性傳去。臣[illegible]去。臣斯得去。
臣燧去。臣昴英去。臣萬里去。臣公許去。臣韶去。臣佃去。臣倫去。臣霖
去。臣楷去。今臣汝騰臣伯玉臣鉞。人將去矣。君子之落落。如晨星
曉月之孤。又借皇極大中之說。爲邪黨游說之地。則君子盡去而陛
下之國空矣。國空無人。則陛下孤立于其上矣。陛下其亦嘗察于此
乎。嘗察之道無他。在致謹於用人之際而已。繼自今立政用人。有若
清臣、孟伯、嘉宗等輩。其勿徇偏見。勿惑人言。而爲其所誤。則天下大
勢決不如元祐之變紹聖也。有若甫武、通若蔡京輩。其勿搖異說。勿
顧身禍。而爲其所惑。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符之變崇寧也。又有若
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輩。其勿聽浮論。勿狃私情。而爲其所誤。則天

下大勢決不如慶元之變開禧也。謹之未擇之前。遏之未來之頃。從
皇極大中之說。將日銷月鑠。而國是定于一矣。惟陛下留神。
子才爲起居郎。因災異進對劄子曰。臣嘗竊伏讀國史至景
祐中。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有曰。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
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
正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得
近徙。臣有以見仁宗皇帝祇畏天威。優容讜直。未嘗以遂非爲心也。
又讀至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
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仲淹竟得
免。臣又有以見仁宗皇帝照破讒說。消弭誣枉。未嘗以終怒爲心也。
夫人才。天下之元氣。公議。國家之精神。所恃以爲天下國家。此而已。
今清臣一言而仲淹有近徙之命。程琳一言而仲淹破讒誣之惑。雖

執政大臣。如王隨陳堯佐等輩亦不能沮抑而幽黜之。此四十一年
之治所以獨為本朝之冠也。猗歟盛哉。陛下纂圖御極幾二十餘年
矣。容諫尋賢一念每以仁祖為法。況若更化登崇俊良。淵谷諸臣思
廣聘召。氣象翕然向慶曆矣。乃有直臣不容相繼遠引。如臣及騰則
以奪頒聞去。臣霖則以論事不合去。臣斯得臣碩賓則以泰來之劾
去。臣伯玉則以都昔論臺臣去。臣梓則以奪中書去。臣鉞則以謁告
去。越明年。臣夢炎則以之刷去。臣愚順則以論貴戚之御去。自是以
參上之人則以常人吉士為國。下之人則以譁競朋比為的。彰然立
赤幟以錮天下之口。以拂天下之公論。然風雨如晦。雞鳴喈喈。忠臣志
之士未嘗不以譁競朋比為忌而不言國事之非也。雖至愚如臣亦
有救解直臣之說。術平喜怒之說。獨剛之初不可不謹重之說。進啟
之後不可復賀雪之説。君相之體不可獨運之說。大德涼衰不可不

修者之説。奸邪不可比肩之説。君子小人消長之説。蜀上流當立三
大屯之說。貴戚之節不可踰越之說。鎮靜渾厚顧忌動之說。御軍
不可不收回之說。蜀亡不可不急救之說。大軒不可復用之說。多士
氣節厥罷已甚撥以時義以合歸昇章陳詢有志未遂而臣亦
微意亦欲於未亡之時作君子深所以冒萬死吐露於陛下之前
者。豈以臣收爵等排軒論事或過於激或乖於狂或失於不中節
然要其本心。則皆忠於愛君。忠於衛社稷。忠於扶持名教。今綿歷已
踰二年。而疑謗猶未盡釋。豈若與之相忘於江湖之表。豈諸臣抱有
過。不不足以供一時之用。聊以臣察之。諸臣以清白為質。以正平為
則。以儕婞為能。以芳菲為服媚。以傳睿為好尚。以中正為矩矱。未嘗
有所過尤也。曰。然則何為而棄捐之。曰謠諑好姤。既妄謂蛾眉。大甚
焉而靈修浩蕩。又不察民心之屈抑。此朋比譁競之膺。所以入人之

膺盡人之心。至于今而未解也。上之人不過曰吾方以安靜為善。彼
乃以譁競為說。不思無有除拜。衆言輙紛紛。當時反以為好事。初未
嘗以譁競皆之也。吾方以獨運為政。彼乃以朋比為心。不思上自以
為是。諸大夫莫敢矯其非。諸君乃以順旨雷同。喋喋為臣之義。似未
可以朋比疑之也。動搖山嶽之地。既以譁競朋比之說。媒孽於其先
進退百官之綱。復以主靜喜順之説。陰制於其後。此諸臣所以屈心
抑志。尊鬱邑而不伸。死直忍尤。寧顑頷而不遂也。且非特諸臣也。後
之以直道忤時者。大抵皆如是也。臣每一念此。為之動色。以相衆嗚
心而長喟。堂既不能留諸臣以去。已為遷尾之屬。若貪榮戀寵。偃仰
復留。而不能為諸臣出一語以解之。結不解之疴。其視春秦之世。碩
書鉤黨之罪者。倘止去三十里哉。臣始之欲窃臣又當天變再臻
之時。威夏常寒之際。復效葉適臣程珌輩附解仁祖之意。為陛下底

裏書之欲。望宸聰開悟。聖斷果決。念人才無終棄之理。察世道有當
反之機。特舉仁祖所以追從范仲淹等故事。收拭已去諸臣。節次除
用。異見易。除司郡守者昇以收召。以當遠者昇以見次郡見。
應者也。以郡在論縣者昇以祠廩。被謫降者復其元官。而
廉材在學若縣改授所昇以外任。一如仁祖節級近從之意。不
惟上可以回天心而弭天變。下可以允公議而服人心。雖吟
亦將永肩乃心。益展所學。以扶宗社。以福蒼生。其所裨益豈淺淺哉
臣一無能。解每念報國。獨惟薦賢用。敢以諸臣初屈久困之狀。
於陛下。若猶未以臣言為然。是永錮諸臣。終非盛世之美事。臣愚至
是其技已窮。惟有痛自咎責。畢辭微臣之身以贖諸臣之過而已。奉
奉凡以天地鬼神實臨之。惟陛下幸赦。
紹定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召對葉夢鼎言。祖宗護聖

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其至縣
追見吏民具宣上意。無數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過數千里而來。恐
久天顏而不得見。身非直決之本意。又乞容受章言進少保。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言曰。臣竊惟尚書本秦官。漢承
秦置。其始皆用士人為之。武帝晚宋游宴後庭。始用宦者。至成帝增
置尚書五人。後用士人。然不過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猶輕。及光武
時。事歸臺閣。尚書之任始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
由宣。選舉之所由定。賞罰之所自出。號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
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斟酌
元氣。運乎四時。信乎其為天下樞要也。其長官則有令有僕射。或
以大將軍領尚書事。或以師傅錄尚書事。其下有左右丞。有六曹尚
書。蓋以萬機之繁。故多建官屬以分理之。當常時尚書上統諸大下

樞要在於尚書開[illegible]多從郎官起昇。尤總統於諸大曹尚書耳。若給
公及令僕乃百僚[illegible]之所指也。是時諸尚書多以苛刻為能
故范云天下擬[illegible]之。起升此何若徒曉習文法。察察小慧
無大能。故以至天[illegible]貴知國家大體者。雖然
以綜理萬務。備群牧。幽為民家[illegible]繡奇技刻數
也。今之彌綸者。尸若[illegible]亦待人。然常處[illegible]尚有之。[illegible]
不敢剸決。使樞要之地。壅底不通。此今日之大患也。聖問所及。敢
吐其狂愚。伏乞睿照。
九年。斯得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以眇然一身。臨四海九州之大。而欲
令氣之為。視聽之類。咸禁其生。豈一手一足之所致哉。故建萬邑
諸侯使之協比其民。禮樂和。得不用不傷。然後司牧之職盡。而[illegible]
於上天之界付矣。唐虞[illegible]三代封建。皆由此道。雖[illegible]和之[illegible]

時歟。哉自罷侯置守以來。吳君謂秦欲有其於天下者。未嘗不以此
為先務。漢之文帝孝宣。唐之太宗明皇。是已臣嘗[illegible]君而以郡國
之所及者論之。開元之初。明皇篤精為治。以則天殘酷之餘。慨念民
生新免毒。痛思有以撫寧而安之。故孜孜以遴選牧守為急。開元
十二年。帝自擇諸[illegible]侍郎許景先兵部侍郎
兆尚書左丞[illegible]令人[illegible]十一人為刺史。詔宰相諸王
御史以上[illegible]帝賦詩。御翰墨。以十韻詩賜之。
[illegible]如此。宜乎四海之
內[illegible]年[illegible]文[illegible]成康豈偉
而[illegible]接天寶之後。此守不復親
擇[illegible]欲治天下。當先治其
心。君心一正。衆欲盡修。啓若可取。鏡若可照。一意於民。字有進。銳選

遠之意哉。盡此道者。惟我孝宗皇帝乎。在位二十八年。不通聲色。不
殖貨利。富貴崇高之奉。一毫不入於心。故夙宵晨興。盡思極神。惟憂
民而已。嘗曰。朕一日須行天下。而尤留意於精擇郡守。尤極留意。選
德殿置金漆大屏。列天下郡守姓名。其間朝夕留閱。輔臣進[illegible]閱
其行治才術。究極根據。懼大臣之私也。詮日必引[illegible]貴於前。等謂[illegible]
淮等四郡守之任。所宜精擇。若至假前有所據。則怨歸於朕矣。
至於臧否之考。尤抑其結合。監司或於其所部郡守。其治狀分為
三等。曰[illegible]曰平[illegible]時之。否者黜之。平者置而不問。歸守不以時
上。雖當相位者。亦不免於罰。乾淳之治。吏稱民安。終始如一。豈區區
君帝之所可同日而道哉。今日官生之寄。選諸所奏。亦既盡心而矣。
然田里之間。猶有歎息愁恨之聲。視乾淳盛際。不能無愧。故臣畧舉
陛下家法大槩為獻。惟陛下留神。

金世宗時蕭貢爲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
于案牘米鹽吏職者爲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以資級名器不稱
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選才以振澆倖
功能以埋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
百事可舉矣。

同知清州防禦事高德裔上書言曰吏部格法止知軍勞雖有材能
拘常下位。判官縣令多不得人宜加訪察以後每問令兩務使尚
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宜以能吏書任兩執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
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廉識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
宜意選擇朕亦當加體察。紇石烈良弼對曰女真與漢人俱是舊習
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學多爲富豪或稱譽於此或見習於積所
以難也。上曰朕所以每令體察也。

熙宗天眷二年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
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
其書雖簡足以爲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
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危得位
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于萬機委政李林
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
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上曰成王雖賢亦周
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爲社稷大計亦不當非
也。

章宗時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禮部侍郎張暐上疏曰陛下
代所創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
朝內外無所取信。昔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依採訪使
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今天下二百餘州縣多數豈能守令皆得其人
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
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

宣宗貞祐三年權監察御史完顏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
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守將得人雖衰亂可以扶持一或非人則治
安亦亂矣。向者紇石烈執中作亂朝廷畏之姑息不問乃令移剌塔不
也等招誘之使帥其眾而竟不能盡其力既不能招遂不可制矣至於伯德
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再討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
改除之命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
之且不令隸帥府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一好不
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
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下朕所未喻汝如所言朕有敕之宜且致何以
知此事出於高琪乎。素蘭曰提控劉炳云所差人
張希韓至自南京言處分今乙語大名行省勿復
遣中都帥府約束何故。此人與高琪相結明矣。上
頷之。素蘭又奏曰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擅誅胡沙
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妒賢能樹黨羽竊弄威柄自作威福。去歲
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乣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高琪以刀杖決
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下情不達皆此人
罪也。及乣軍爲變以寶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而無
成則復以爲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也今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
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
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言
彈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臺官交章論

當言責迫於九感懼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忠懇莫不坑朕切為
欲一判父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猶臣父子
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

貞祐四年完顏素蘭拜侍御史奏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府
幹者株不存遺島嵩乃千八為靡之則中朝好所議照臣伏念外
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
或反不及前官盡緣自選人之處名而無得人之實故苗品四縣令
非其人令百姓受其殃今若使官吏多則為患滋甚昔朝廷如民之甚
殘矣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
縣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而定賞罰其無可舉
者或以闕選法奏實品為言是不知方今之急與平昔不同宜可為
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救宜更定焉

宣宗時遼州觀察使張行信奏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弓手修此朝廷為
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南未有到任為長之民不能無望望寧
者猶寡而有所不數耶乞詔以外職才智出衆懷異以補其闕使天
下均受其賜上從之遂尉寸皆親民而深[illegible]所[illegible]役既不足以自給安
能禁其侵民[illegible]手或謂關用方闕未宜[illegible]費[illegible]祿[illegible]
使之不擾民也民定則國定宜為[illegible]
令亦何患乎不足。令一軍充役舉家廩給卑既物故給其子弟[illegible]
士心。為國盡力耳至於細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illegible]
南遷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願乃
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虛費盎存足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
限以歲月使自為計至期而罷後將軍辭上多採納焉

元光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然功者
可貸耶然有功者人亦諱議凡有以此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
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尚書右丞相高汝
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
如是耳。二年正月復[illegible]致[illegible]陛下面諭曰今若卿始終之道俱書於
卿甚安在朕亦為其憂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
未能遂卿高志。汝礪因對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
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
者由是群臣悚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

元太宗時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中書令
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
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之名教有國家者莫
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
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

世祖至元十四年五月相威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
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
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夫龍之為物也善
變為化無適不宜大則乘風雲震雷霆迅其頭角翕闢其爪牙[illegible]
霖雨以洒八荒潤禾苗以濟群下小則陶然一棱張萬物[illegible]
於蠢公之材或藏在隅或搖于泥山蓋既能大而又能小者也夫鵬
之為物也化質於北溟運翼於南海背負千里之太翼若垂天之雲
擊浮水之三千搏扶搖而九萬以之搶榆枋則不及所鷃以之捕狐
兔則不及鵰鶚此蓋能大而不能小者也夫雞之為物也司晨[illegible]
夕甫時增文備一身之衆武關一時之食無於戍辰三唱風雨[illegible]

槃鑿不失若以鵰及希有此之則胥𤥨懸矣此蓋併小而不能大者
也。物既如此，人豈不然。故為變吏而食計當為衆田而斗手壯者宜
父也。範圍天地有教立焉為萬世帝王之師經六合生靈之行若亦
宣父也。非龍而何哉孟公綽可以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黃
霸長於治郡而功名損於相位即小人之殊也龍斗能弁止可以常
得守尉[illegible]以之濟物小惠與之和猶且失於一偏孟子謂之隘與不
恭然則人各有所用於所備於事若千載一二人耳具體而微乎從若
或嘗有之亦已希矣由此觀之衆世英賢多以一節為人上。若取一一
無可也。董子亦量材而授官其此之謂與今所當澤法腹外三年為
考腹內二年考為一考自非負罪一一皆有以加無退臣體按虞
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illegible]之考[illegible]如是也人從吏史[illegible]
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長孫其一千石亦安官樂職[illegible]帝之任人[illegible]
如是也。臣以為方今選法宜以賢能為先，亦宜以日月為上。不事此
弊則是公卿之位歲可累考幸超而希之也且人才有大有小例以
初仕者職小則淹滯英才例以久宦者職遷則為安得皆稱哉切
恐郡縣之官以苟日存心有吏欲之事則計之曰二年之後吾將去
矣何用勞吾心哉因循而已矣見晰緒之物則思之曰[illegible]亘交代來
獲即蹤何以為家弊皆學而已矣又且[illegible]都之民即蹤[illegible]甚矣
勞弊皆其靡將至於無如之何矣或有以郡縣之官久則權生弊
發之官久則私弊難制臣謂此言非也若術一概八才而用之則將
才德應官之人矣。人情大可見其不暴[illegible]在國家錫之殊寵用
當其才識亦有不遷之之道乎考當加獸而不即移其職也伏望陛
下量其短長察其可否細不當使為楠大木常使為末尺而外官員一一
年第一考為初考上等加品階一級中加一級示則仍舊[illegible]而下中
下三等皆降守其本職。六年再考如初考而復守本職。九年終考如
再考然後黜陟其職也。凡考法令廉訪司官重自保結考其行實，凡
縣司路以達于上司，銓定階次，精詳倚閣。凡三考黜陟具事業榜示，
者依累次官階而除之以次第所宜其才德超異者雖階次甚卑而
待之以不次之擢。如是則凡官守祿者皆思階次之超升而盡其公
清文懼惡職之知覺而戢其私心，庶幾乎選法有以定矣。
大體又論禮大賢策曰[illegible]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集則澤加於天下者聖賢之士也知輔世貴德而下於一介之德務
好善忘勢而屈其萬乘之尊者聖明之主也。故丹山彩鳳不可以常
網而羅之滄海長鯨不可以常竿而釣之家[illegible]滄海不可以常士而
治之今世大賢不可以尋常[illegible]而招之今聖明洋斑明詔博訪碩人斯
蓋取士之一節未盡舉遴之大方也夫賢有放情江海侯志山林隱
於朝野晦沒之中。況於市井闤闠之內。和中表而存乎棄道其世和
享其身此豈賢者之本心哉蓋由不得已而然也。後且志深道。心
忘功名以德言為務而弗榮軒冕之服以道腴為味而弗貪粱肉之
美所能若德未及古人而已矣。所行者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受命于
[illegible]秦慕清朝倚古高之德[illegible]悵奔趨寥闊[illegible]吾
心陛下卑辭而得之屈己以崇之乞言而行之推誠以任之使夫天
下之流皆欣欣而曰吾王之道乎與吾道同吾王之心乎與吾心然
鸞一鳥也尚克羞耗之一草也猶能表瑞於伊人矣況無感哉於是
商山皓髮襲步武以呈光稷下鴻儒連茅茹而類景若者莫尊一舜
而得十六舜。舜尊一禹而得九禹者由其道也。其或被爵以驕之[illegible]
而憎之或震之以天威武宣之而不問使夫已進者因事而氣[illegible]貴
此老懲類而甘蔽[illegible]雖肯鳴其[illegible]以

人服王室之勞哉。此所以燕貽不憚於啟榮金甚高而蜀土不難於刻
觀茅廬也。輕賢而賢者不至，非賢者之虛養高而樂貧賤，盖防其彥
之不果行也。在上之待賢以殊禮，非在上之徒自怪而敬塞素，盖由
其道之在于彼也。故遠者人君之師也。道之所在，恐不獲及，亦時見
止亦既遺也。當縱許貴賤輕重之云哉。誠未或盡，至亦足以繳屬風
倖。如惠然感來，則可以同底帝載，得賢之道，詎莫由斯。今國家鼎安
方域，寰括封疆，國保於民，民保於賢，宜乎巖穴之士，結駕金門，濟濟
之後，並生王國。然而內有卿吏，外有憲司，大臣之職，累尤顯，官吏之
至賤猶茲。設明刑而不息，於是政令而自如，凡以官不得人故也。古之
十室尚有忠信，今之萬國寧無賢才。伏望陛下虛心自守，益興養遺
賢，其咸而斷之，又新知天德而行所未行，殿下思奏貴才，息崇重貽
天以致特角之麟，受恩首以致千里之駿，戴貽邦家，垂裕周行，如此

則皇基永固，燕翼貽謀，神祇安樂而戴穀滿疇，閭里和寧而室家相
慶矣。
天麟又論清問閑曰：臣聞治國之方，得賢爲首；齊家之本，教子爲要；
立身之要，務學爲貴。此三者，天理之極，人事之大也。三代之隆，人生
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
道，所以備委任也。今國家廢敍官門之子弟，上至朝臣，下及外職，
不各有其格也。其用之則不計賢愚，其崇之則有論才德，若其資秩
崇卑，學問優劣，乃足以爲尚，寧先論崇階蔭像有功官端家振
風，借勢吹聲，行空顧影，耀衣服之鮮麗，誇僕馬之繁華，是犬飛鷹走
弓挾彈，豈識聖賢之有哉。於是父兄既不能教之以義方，又有使習

吹彈歌舞之藝，從而矜衒其踐麗妙絕也。廢棟行文，經營資廢職，因
王事，未亦難哉。及臨乎羅正欲實於法，斷則手足治猶在，不可以
忘之，而使人臣解體也。正欲原其罪，邪則槃廢之罪已彰，不可以宥
之，而使後人自悉也。終至寧忘已往之失，而觀將來之效，以責其人
於法矣，則不若初不條之之爲愈也。大律中之子，驕色著因當用之
矣。豈若之子 發妻辭脫，鞭而建漢，歲之安叔
孫通起於枹鼓 成飯牛下車而與 叔孫舉於
海上而霸。此四人者，雖無門閥，而皆有當用之，故王者之用人，如
工師之用木，嚴所 以嚴之 而棄之，危嶺有禁
用之材，不以危 而刑之也。君子之教子，如豪家之有金，不
以王爲之 有 之。不以子爲之 而不令
嚴師教訓之也。志士之好學，如貪夫之有利，貞知和可察而守之。

得利。既多而不厭也。欲令官門之子弟勤學，在乎君。君今已行，在乎
文。凡父兄付于明師，其學在乎子弟矣。伏望陛下，戴宣天言，令有司
試閑子孫弟姪，不限人數，間以時務伍件，漢楷書寫，畢如試取古
進士之走。其高下等第，及當蔭之資格，既又據三德八才等第，貫格
之官階而用之。凡閑閥先鄉所，省三試，直赴御試。凡學術荒疏，及不
能赴試者，姑令學焉，待其中選而用之。凡閑閥之舉，不募蔭出身
量用。凡已進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臣又以居官者，皆代下民吾
也。有子弟而不能化，何以化民哉。更望陛下，載宣天旨，凡見任官
之家子孫弟姪，八歲以上，三十以下，不通經書，而父兄不令習經書，
不曉文法，而父兄不令習文法者，委憲職糾察，見任官而罰之，使居
官者，惟憲職之糾察，而敦師以教其子弟矣。爲官門子弟者，知富貴
之不可幸希，須先學問 則皆皆於學問矣。國家得天下之英材

而熟習之以備他日之用可無遺恨矣

天麟論吏利官曰臣聞識之所感可透金石節之所持可凌霜雪天資卓履人力難加設或中下之流已有毫釐之差發見利而思義者上也捨軀而就利者下也伏惟宇宙中人甚多美惡從化之時亦在乎上而已今國家履法番利之臣用湖士民之甚呈如官階內外又分清濁之班人物自從品第而分賢愚之辨贓賄之司者定將貪殘之人而清蠲其心者皆拯身以避之復尚計之務者經選市井之徒而廉幹其操者皆因名以棄之則是未居于職已結汚濫之辱累身名既用伊人先納資財之償其失陷致使當職之人肆情征取上失在公之委任而虛其位下為私室之經營而枉其心欲治之而姦詐愈生愈防之而計較愈巧財貨傍于權門而為國家之大本不可一日廢焉矯枉者不能不過于直也伏望陛下異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倉場庫務之諸官皆倣省部出付身者今立量以勘驗分品次之高低視城郭之可否而設之凡錢穀官除舊從路出付身者並以行省劄付遷掌其職凡錢穀官舊無俸祿者今並置俸品以量多寡以給之凡中外官員不拘門務或選腹裏民官量論以支錢穀官考滿銓功遞以升陞凡利官既戒于贓又察其罪加兵於臨民之官又思以復遷升之尊自然相摩而廉勤矣其或犯贓罪網不盡心於正職者則自作孽而已矣是恤哉十年不為降級降等量材而用之可也其或誤犯罪網非力所及者則當實而已矣正微其所當償既畢而隨即降等量材用之可也若然則利官得所利源通暢矣有稗於國用下不損於民實矣臣又以方今倉場庫務官一年交代在者因恐斷階之多積弊於中久而難救也若循舊制則每一月一代封弊益生何則蓋立制以相統無厚祿以相勵貞利以相引也且一年一代而主出付身者將行文照驗之不暇又何暇辨其人之廉與不廉幹與不幹哉更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利凡錢穀官三年一考而易之凡錢穀官曾無虧欠委隨處廉訪司每年四季四度案覆凡有虧欠者即令隨處廉訪司就行別擬廉幹之人代其犯者之職申上用之拘犯者而徵所償財足則申上定之若然則自無虧謀之人設或有之亦不至於數多而難以徵矣

至元十四年中書左丞許衡論生民利害上疏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史中丞傳奉聖旨照當今害民的公事利害的公事交同姚樞旨的令一處文書裏寫來者欽此臣等所見謹條以奏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獲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者能得人則其所為善政善治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為治世何有何止當時下合及生民實天下之責但朝廷用人失於大寬委任之初不知審擇使善惡邪正混然無別既授以政而居民之上矣中間因有忝授得過之害其勢然也今不求其本直欲改其事之一改為便民之舉將見一弊才去一弊復生後日改行之事其害民者未必不甚於前也徒見紛更愈愈無益臣等伏願聖帝陛下順考古道簡選實材重御史按察之權嚴糾選考覈之法使賢者日進不肖者日退則天下之民何患不安矣臣等區區拙見如此惟聖主裁之

仁宗每與李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寧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亦乞剌台言曰太子爲妹婿官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惡君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渾什人爲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剌台曰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於陛下今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剌台僉湖南

順帝時蘇天爵奏曰竊謂糾劾奸邪在乎公天下之心辨明誣枉所以著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忌黨消而奸弊息是非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世祖肇立臺憲登明選公欲四海之人之來集揚清激濁務一時公論之持平凡昔風紀之司論列於事輒加戒四察識之未審故致辯論之多端自昔國家皆有國是國是既定則邪正別而公道行國是不明則是非雜而人心惑宋宰相下會語諫官韓琦曰近見章疏所陳其一往爲若論多是擇利苛希失之免近名譽須戒意爲國家事斷其當以論之良法然後天下之人才盡爲一世之用

作而成之則才當有餘而無不足之則才恒不足矣然公論貴當必先於閥閱之家而遺士賴才或出於山林之間故伊尹耕于有莘傅說起于版築曰出身之早既重論家世之實徵此古者於路用人之嘗備于一也夫法令朝廷所守是制天下之道多者官或非其人否自申禁于中古或除或罷例者必定數于刑部是慎重之意請哲子門刑今勤輒曰省院臺勿問則刑因是以致贊政達于爲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執用後得叙矣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二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亦殺降叙不知別豈有一遭論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雖職任用之私然身不叙之罪豈法之平哉且犯罪者至于流遠家屬尚留于京師嚴勸者至當刑是道小歸于鄉里蓋緣無事可尋遂至于搜尋其隙向來者竊爲之汙染敢尚之人閒而退藏有志之士乃爲敬畏

莫與之全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係其歟賢執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於泰宋其世當言者宜核實以詳審今始者一人糾言其罪次者二人辨明其非三人共列于一堂何以酬酢乎庶政緣使不行報復豈能消弭辨婚大中官定千古之褒貶豈諫判一時之是非褒貶公則後世之人信是非明則天下之人服成好惡論于所偏邪正以以失實輕則許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明風紀是非亂朝是而務於奉劾有多誇盡請聖聽雜論當決于群然其至于斯當究其理大抵爲治莫先於得人得人爲要在于法嚴言之無所責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臺諫身事務得其實者所以明目閩之寄若不中其實則何以示其本欲肆人不安今有惠坐論事不審者亦抵罪之法今後論言人者必須敢後爲坐果犯贓其從臺憲問其餘罪名俱從法司定擬

如此則事不至于反覆黑白底于允平奏請不煩于聖聽紀綱肅然于朝廷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幸甚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二

求賢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雖無有，王選於眾，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相趙，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乃進三人。牛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楚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志
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
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作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
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
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
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
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
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
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觀子謂楚威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
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
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
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
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
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
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
賢人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
廢貴且賤己賤故人難之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
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者郭隗曰有然恐
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
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
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
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
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惟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
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
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
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漢武帝元狩三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

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
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
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
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
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
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吳孫權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
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
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
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納其言

唐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處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
加以君子小人雜處其間用不得人終以滅亡中書魏徵對曰巧佞

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
然之理也。太宗嘗爲帝王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鷂鞍馬聲色殊
味。朕若欲之。隨須即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
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徵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寡人
所好與古若聖王同否。髡對以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惟有
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
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即有西
施毛嬙。奇味。即有龍肝豹胎。善馬。即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既無之。王
之廚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賢者得與
王相見否。太宗深然之。
德宗問政治之要。都官員外郎閻論曰。爲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
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又遣使黜陟搜訪。所遺頗能者用之。若何

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擧薦。然止得求名文辭之士。焉有有道賢人。今者
來牒弓舉選部。帝使問御姑者遣曹史議。
憲宗嘗御洛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閱前史。見興化致理之要。奉公
竭忠之臣。未嘗不如此。欲但其風彩消歇。自觀開元之化。倚在青書
書於不朽。朕不量寡昧。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蹤古昔之風。行治
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擧在闕廷。納諸仁壽之境。庶幾之譽。焉
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不協論。不爲宗廟之羞。何行而
可以至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
祖宗之丕烈。思延釣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
承聖言而恢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忠
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昔周成王踐阼。命勝量大[illegible]

之返風。宋景公誠發德音。火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感。今古同時。記曰。
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嘗欲將著。有開必先。聖靈相通。精感而應也。
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厲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
賢。感於誠懷。勞於寤寐。書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
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夢想。周文獲於渭濱。顧言必從。志誠斯感。
聖人爲邦之柄。臣又聞。奉必觀其實。不觀其言。信其行。不信其言。若
欲天下劇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
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高而響不卑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
待拔俗之賢。以凡品之禮。而望超代之器。是由張網則之解。以鉤求
舟之鯨。設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舉者
而伯夷太公出。呂望吉而邦行禁殺。季孫以身先之。以誠數字來
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去邪佞。盡

忠進直者獎之。寄令親狎者斥之。與大臣言。或而信之。不使小人參
其事。與賢士尊禮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攙其際。唯義所比。不黨覬路。
甲仁是行。不論貴賤。冗官無益於時者則黜。及才能奇出者。士之
和御主者。則時懸賞爵。寵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慢之奢
則樂得其和矣。持節儉。則去奢侈之俗。則化合矣。法令行明
下不遠矣。敎化篤則俗必遷。闡達德。發號宣。可使令
石乎。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則必響應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
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甯戚必捨牛而効用。
二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
同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群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
倫。遠比堯舜。興常道。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
所思屬心。企及何遠之有哉。惟陛下勵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足也。

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上曰吳奎斷言朕當書之於紳

因有進言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跡進屏風焉

宋仁宗慶曆四年右正言同修起居郎余靖上奏曰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唯中書劄子奏朝旨抽起湖[illegible]欲令討宜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illegible]以備非時之用今[illegible]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知軍[illegible]通判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令[illegible]人作亂則又用杞[illegible]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illegible]新事[illegible]亦可惜臣觀見杜杞[illegible]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illegible]當[illegible]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illegible]某人可[illegible]某人可當某事[illegible]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帝王[illegible]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

請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荊湖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和[illegible]四方[illegible]大臣謀事當早居無事時優游暇豫如不足發於[illegible]偶有[illegible]倉卒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illegible]田瑜為廣西轉運使載為判官[illegible]謂才能出人今[illegible]何處置有甚[illegible]官[illegible]疑之此擇人之術不[illegible]勿用只知進退王絲杜杞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illegible]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illegible]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杜杞一人[illegible]古人有言曰霸王之君終不採[illegible]於往賢求相於後[illegible]自是識[illegible]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無賢惟陛下圖之

神宗時程顥論養賢[illegible]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卿宗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有以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欽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愚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皆為無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養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為及蘊究之賢悉招致使禮[illegible]體而不可遽進以官上以應旌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官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宗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

士儒學德業尤著者漸進以補任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illegible]則朝廷[illegible]下無賢[illegible]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哲宗元祐初呂公著[illegible]依治平故事詔執政舉館職上奏曰臣伏以國家之政急在人材而人材之難果可以倉卒而得必及身閒暇廣聽明以求之則一日有用隨取隨應無乏[illegible]之患矣求而得之宜擇異材以發其光華雍容歲月以濡其德美而養其望使人人有以[illegible]下而後進而用之則朝廷尊名器重天下之人信且服矣臣伏[illegible]宗所以盛儒館之選萃天下之賢而育之者此道也故臣公名卿多不由此途出今秘書之官限員太狹不足應天下英豪之選充國家緩急之求誠切惜之伏望聖慈依治平故事詔執政各舉可充館職者各[illegible]人既以收畜材之美且以觀大臣之能方陛下新[illegible]政以求[illegible]

先業之時臣以錯求材養賢取先務也惟陛下留神采納
若光又論求賢當去六蔽上書曰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
無事曰泥於人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聽之世誠以用賢
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
自來蓋惟陛下臨政論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
聰明而萬事皆理者也請以賢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為朝廷之間
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乃摘當時之害可為陛下惜其陛下勿謂天下
之賢盡於此也而特求之心無勿謂鄉有賢者不易致而求賢之
心倦陛下如以為此誠以自為外勤同忘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為無
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一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為陛
下道其理略有私意則為蔽當則為蔽合於協心則為蔽甚於
附己則為蔽有自賢之心則為蔽驕尚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為蔽此
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鑑戒於天下使上同陛下
情心至誠一去六蔽之外則天下之賢無遺逸矣陳襄時為
為朝廷用以賢之賢杜叔之論之事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惓惓之
孝宗時與等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聞古人之患居室也時
種木於數十年之初封未嘗有求而與之之意及其興事造...
為世其可不儲材於閒暇而收取用於斯須要前事在方冊...
敦從論且以本朝觀之太祖太宗慮擬象贊恢張四維凡作成之人
無所不用其至及真宗仁宗之世名卿才大夫森落相望是其效也
仁宗丁時太平嘗先而可見以而養上類為急治平至元祐無遺
其用厥後章惇蔡京相繼秉政專為身謀靡然風討方且沮士氣以
壞風俗獎諛諂以植黨與寡舍宿未謀畏而從來遂無太上中興一
洗前弊招徠初得相卿士得人為多頃而秦檜以忠矣之寄誘忠嫉

一性向已者用異己者逐人才彙進賠患至今使陛下欲復古之治
捐來能抑副陛下欲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讀而數為曹據
靜而無頻撓抑有由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為國長慮博求文
武之異布列中外從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為制
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
見在大夫可使者少然室令尹遼拜諫大夫遣之于嘉因言今諸大
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第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
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
今江時衛涇上奏曰臣竊惟人主建功立事與治保民莫以人才為
先自昔人才之盛莫如成周臣嘗讀菁莪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育才
之多觀嘉魚之詩而知成周所以樂賢觀棫樸之詩而知成周
所以得賢之效若菁莪者曰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言
君子長育士類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使菁菁然茂盛其後遂有百爾
之錫人才之多蔚可見矣序嘉魚者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夫與賢而出於忠之誠則志合神膺精神交孚無復疑間故嘉
賓燕樂安而率意以甘敦樸未有君臣固結不可解之義其實
賢之實為如何也序棫樸者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言君
子得賢則其與居天壁固如南山之有基六何智而至於如山之
有址則層級比於地望相接久而不墜故天家之禁萬壽無疆惟
一時德音之茂且足以得艾爾後為其得賢之效明碩大而有不
可揜者惟成周人才之盛本末如此故能成文武之功業卜年世於綿
永豈他適哉我本朝向之祖宗太平所厲龢鋌冠之守靡皇紀發
無先入才網羅收拾惟恐或遺愛護長養惟恐弗及至景德祥符宣
和嘉祐之際人才盛矣...問議論相持很思交作殆未...

歲。惟我仁祖容覆如天，并包函外。元臣碩輔，以至一二，平心區處，
於國體迄無所傷。故蘇軾有言：仁宗皇帝四十二年，一間[illegible]天下
豪傑，不可勝數。既以為股肱心膂，而其任重道遠者，留以為子孫
百年之用。至今賴之。是以國家太平之久，莫盛此時，而與成周異世
而同符也。恭惟陛下聖明天縱，德音日新。十年以來，[illegible]磨黨偏茂獲
皇極。凡前日議論之才一者，今皆歸一；趙而之難合者，今皆復合。疏
擢滌拔，隨器收用，無新舊彼此之間，無重輕取舍之偏。士生斯時，可
謂幸矣。如臣一介庸陋，無所取材，憂患疾病，屏伏田里，今絕望[illegible]，
蒙聖恩起之閑廢，擢預名郎。繇奏事獲望清光，方將違去闕庭，區
區惓惓不能已已。竊謂今日公正之路既開，和平之福滋集，精求所
自，若非陛下[illegible]同心，併全臣子愛惜士類，忠厚惻怛，何以至此？臣
更願陛下與執政大臣推明此意，以廣育材之地；持守此意，以盡與
賢之實。堅永此意，以收擇賢之效。自今中外士大夫，精白以承休德，
勉勵以赴事功，使人才[illegible]，無愧詩人之所詠，可同祖宗之盛時，則
靜可以保治安，動可以圖恢復，[illegible]豈不休哉。

理宗時，禮部尚書[illegible]月[illegible]言同修起
居注余靖[illegible]京西轉運使杜[illegible]
赴闕。今許置[illegible]如民家
收鎮財賦，[illegible]已來，呼[illegible]舉知
州，始用杜杞。二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盜
變人作叛，則又用杞。席未暖，而即移京，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觀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
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朝
堂之上，常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皆[illegible]為[illegible]

處置其人可了其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諸掌，並乃
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謂求賢後，只知有一杜杞。倘
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人移杜杞，無
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漫游暇逸，如不足憂
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而素不經心者。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
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
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擇於往賢，求[illegible]於後，皆自
[illegible]於不明，求之不審，不可厚誣四海謂之無賢。惟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件奏疏，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illegible]相繼[illegible]
[illegible]兩事，[illegible]朝人物於新
為盜而靖也，以[illegible]才為[illegible]臣，闕天為斷
世生才，自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才未至，蓋是當
知之才之可賴，而不知遺才之實多矣。使其氣收[illegible]，如嚮之獻
藝。工之擇木，粗細單徑，大小各當，則左抽右取，惟其所欲。何憂乎
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功之還至。是以後世教養成就之功，當而
排抑奔競之路。多抗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畏。夫未能射御
而責以獲禽，[illegible]
羣君臣之間，[illegible]孰可
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illegible]史[illegible]人不以為
太早，而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illegible]二三大臣亦嘗[illegible]
及此否。不惟三邊為然，若內之百司庶府，外之牧守監司，皆當
是致思也。燕間之覽，儻謂其可采，惟陛下述圖之。
中書舍人[illegible]經筵說書故事曰：唐太宗貞觀三年[illegible]，謂房玄
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

聽受辭說。日不暇給。實錄所載。求賢書旨。敕而書細條。爾左右諸臣
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請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先除此弊。而精力
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於叢建之事。陰用之於細事。則亦不能
專心於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湖…並命…明諭。暨陛下親覽
御札。從右揆之請。使因丞相以下以及八百執事。各勵職業於本
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申嚴考工之要務。分教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
向來百官悠泛苟且之弊。尾若夫為之相者。使了知務於趨營而
不能用心於應辦。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肯為今日書
也。…以廢文齡…時論為處…日…日前之細務而
未能專以求賢…太宗所見以…小者使兩書左右相當
之。而大事乃關於僕射。此令一出。而為求才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
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朝學者不能超宮。度其量者不易指遷。然
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忘心積者…款而猶恋盈。此求賢之
所以難也。間有高…不屑…嘗…焉者以…到盡為
敬盡禮必欲其為時一出。既得之矣。又不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
職任之宜稱。使無當於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戰勝之實効。…
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周公之為…也執
贄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為免天下之…故得士
為盛。今者晨入宮而出。已追暮其所宜接…何人為…則
聰明塞。招延稍息。則議論起。真賢恥於自售。而求官者多倖人。受
受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其坐之後。當急求賢
不勵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為賢。某人為才。
某人宜居某職。其人宜任某事。開心吐露。情懷無隱。明白開陳…
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一日得一日之人才。月月如是。則一月得
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任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
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纖不審。是非易任者哉。今
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
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所以合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
今世乏才。韓愈有云…無馬耶。其亦不識馬耶。臣亦曰。其果乏
才耶。其不識才者耶。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
前為秘書少監。上疏…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
新更大化。正天地變化之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姑…以來。百物日
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有餘年。臣在江宗…
因擊…殘窮悴之態。易守…所見尤甚於江東。…之命適
值三衢。親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信可謂…使然。及
歸故四明。明州…之衢同。人人若…家家嗟息。老者之人亦
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尚有時窮。今物耗…
陰無所以然之故。…河載。天以物…
不見於陰…之時。而多見於…降盛…明…
憂道者列在位者。然…結於宇宙之門者無…氣…
天不實通也。不受物產…
偽馳…上下…精采…
迫促而不舒。物產凋而不暢。無…
形。亦理之所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豈…則膏液枯竭已…
昭哉可觀。今日豈不多賢。然自變化以來。搢紳耆老…一反天
地閉塞。賢人隱伏之象。削當有天地變化。為物繁阜之時。今…賢才
是多而物意蕭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氣數至此而微。而非人力也。

史087 072

所可挽回。然抑變通為試。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
然者。以衆為雖設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職。坐觀者多。而任
責者少。然又不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亂敬心懷。彼之有
行抱負者。實未能展布。是數者之中。必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
有隱憂者。厚望隱德。結用未應。陛下亦見一朝之士。所謂醇儒
雅望。淹希於弊淵。嗟又行漸起厥。且又未大昧。就有才之
人。喜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以。譬如人就以觸之於風寒暑濕之所陵
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消散。生意幾一殘。苟藥餌則其病證
也。人才則醫也。計畫則藥方也。有善醫焉。未及用其方。乃遽更他
醫。雖識而輕改焉。則一勢生意所存幾何。今日用之人果也。而所
以用其方者未也。陛下何不集在廷之。若如隱。問開天聖闡議聖
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振朝廷之綱紀。何以。討何以

十五

濟民生之。何以壯邊鄙之勢。參脉觀證。對病用藥。先聚精實務事
空談。上之人擇其人。的以責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己布列
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於作御矣。則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
之微弱者。有不轉為盛強。於徒慕賢人衆多。而無應明驗。莫之
實使賢者。仰其癘疾於人。刻數之說。得以投隙而入。則元氣乾索
而血氣隨之。其變必然。渴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以未自遠方。未識朝
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無致中
有轉移。君臣上下。善心刻意。是究是圖。特見熏為大和。民物蘇醒。
變化番盛之數。消閉壅隱伏之氣。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
力行之。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試殿命。逆漢武帝順帝故事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徒
明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
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
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
有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
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
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延儒室。據五帛
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
舉。盛修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矣。至通英能承風俊乂。成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謀深。左雄、黃瓊之
政事。正固直焉。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

十六

樂巴。牧民之良。翰龍孝廉。胡將帥之宗。楊王龔。殷結直心以事君。張
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邪。郎顗陰陽。郭虔張衡。術藝。
或為向使前代納其高議。勵其智力。怡悅容其審聽。尋究其
成。入則為宮之觀。豈其遠而
邪閨求賢而不用。有言與不求同。知人而不善任使。與不知同。人
主有志於治。欺。不知非賢。因之而急於求賢者。有行可據可以
之士。亦莫不起而應其求。湯寢之大老。洛陽之年少。至。果此之
高卧者。巷周南之滯留者。至。明庭並鵠華。階振鷺。莊不極一時之
盛。而知不盡。所從用不盡所知。知賢者聚參苓、朮桂、玉札、丹砂於
一囊。品雖至珍。用與病違。難聚無益也。武帝蒲輪之詔下。而異
人並出。順帝玄纁之聘一馳。而俊乂咸集。好賢急士之意。前後無
間。然武帝有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曆數、協律

選薦。奉使。將率。受遣。所聚凡二十七人。而漢以之盛。順帝有間謨
政事。儒學。文章。牧民。將帥。推士。糾違。陰陽。機術。所聚凡二十人。而
漢以之衰。孟武帝於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所用而各當
順帝第知求之。而高踈不見。細審辭不見。察智力不得。審賢歸滿
朝廷。是以羲觀聽和。諸葛亮嘗言親賢人遠小人。先漢所以興
隆。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一親一遠之間。盛衰判矣。易之
損益。皆以十朋之龜。弗克違明衆賢之助。在損之六五。益中自損
以從在下之賢。則爲元吉。在益之六二。賢者咸從。益於君。若益受其
益來可書也。惟守正以待之。至王用之以享于帝。然後吉。有志於
治者。且可以從衆人下之賢哉。賢者之多。亦豈可徒然皆盡之哉
而不思相與共圖天下之望哉
徐元杰上言曰。臣竊惟自昔天下之事。非人才不能以有爲。今同之

在朝則蓄儲詢察。問之在野。則遺逸蔽塞。於此而有作成其規之念
焉。則何材而不資。世臣聞之曰。以人主愛惜人才。必於平居蓄養之
時。而豐殖培養。儲爲他日緩急用之地。故處之必極其精。委用之必
當其任。師儒教導之官。不容以輕畀。職蕃刑獄之吏。切戒於輕予。外
而監司郡守。必謹節其賢。內而職事散官。必更迭而出。上而御臨御
曹。又上而侍從臺諫給舍。凡自內外凡屬係之與聞退者。莫不因以
名而籍記之。其在內則三省而下。咸責以考察之公。其在外則監司
郡守。咸嚴其察刺之法。所薦惟賢則必賞。所舉或謬則必罰。材或足
以集事。雖謫譴可以御而使。功或足以掩過。雖愆尤可以宥而錄。雖
自今欽乞陛下明詔大臣。取內外小大之臣。分置簿籍。盡紀姓名。開
具功過。其爲籍也。隨職任之小大。爲編排之次第。每每各以一本而
置之。於部。留之省府。上之禁嚴。廣年按圖考索。如指諸掌。若是則然

悉可以披尋出入。可以更迭。而無臨事乏材之嘆。此時。在一作新之
頃而已。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所以見豐芑數世。仁也。惟陛下
矜采。憑應而亟圖之。
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當有兼容之
量。夫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長短小大。雖若不齊。而以適於用。惟平
心以處之。毋重彼而輕此。毋執一而廢一。則人莫得以窺其際。而不
至於彼此求勝。負相傾軋。以成分朋植黨之弊。昔皐陶論官人之法
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所可以拯五長而既底績。奈何後世之君不
知出此。文帝好清淨。盡黜之士。雖命。武帝用才智。遺德之士。易遺宣
帝而刑名。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遂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要
之人。當與天地同其大。品物流形。飛潛高下。何所不有。惟天地之
量。足以容之哉。順其實。咸之自然而無容心於

其間。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人主代天而行化。惟無以好惡之私先
立於中。則人才之重厚薄小大長短。悉歸於運化之內。天下既無
不用之才。人才亦無不遇之嘆。而何當同伐異以至於相激哉。蓋是
道者。惟我朝仁祖爲然。慶曆初。方震進賢論。儀有萌孽。仁祖獨之
以如天之量。均調消息。處容含受。使無東作述起之患。而若婦燕和
衷之美。故仁祖之世。獨稱多士。嘉祐治聲。擬古無有。職此之由也。嗟
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是一嘴門。視大士如侃儒
者一。衰儒冠輕武弁如草芥。婚婚特容則以靜重爲懦。容萬言評事
則以剛直爲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爲腐儒。專於學問。則
了官事者爲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爲鈍。寬厚則以嚴明爲苛。之似
是此非。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以公天下爲心。其於人才。惟其所以
辭吾事。齊吾治耳。焉可用其一而廢其一。奇所尚。狗偏則不公。要

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
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臣聞泰頁指諸柱則民服。故陛下臨
御之初。擧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洗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貴任之象。
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入乎可致也。
近日頗有憸人搆造謗言。毁讟良善。欲以疑似之事。中傷一二忠良
而與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臣
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淺成失卜谷外之象。則是小人滿
朝。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情來群議。惟以至公臨御
天下。故進退百辟。必用臺官諫官之言。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其
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陛下深察。臣又嘗見□□以毁惡爲□□察焉。蒙
好。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人皆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爲小人所勝。故雖衆而□□□□其善人之□
惡。則不善人構造之言。易爲明辨。若不遠監前言。往由防其微而□
切見本朝。歐陽脩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辭數偽討
上進。伏望萬機之暇。時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屏
營激切之至。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
指君子爲黨。君子盡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
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陳次升奏對曰。臣伏覩周紳。李孝偁。邑□張康國。恭師。吳伯擧。李植。
朱㫤。近因賜對。除朱㫤知泗州。吳伯擧太常博士。餘皆提擧常平司
官。若稱以爵所以旌有德。祿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無功而祿。□□
爲天下之勸。故人主以爵祿爲標柄。而砥礪天下之才。當必待□

人必稱其職。於惟神宗皇帝。□拔殿寄。先聲百王。吳善爲人材公
召對能者。觀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蓋所以明黜陟之公也。風
聞前任官召對。朱㫤□不稱□故與知州差遣。且自通判升爲郡守。
已是進職。若得當□一郡。亦既倖矣。乃除知泗州。況泗州地望非他
郡之比。雖是任外。則爲監司。內則省寺監。官如此。則是與稱旨者蓋
無異矣。以㫤之才。泗難不足論。然召對所以旌別人材。今例有選任
是有召對之名。而無升黜之實。朝廷用人如此。良可惜哉。除授既畢
國體。伏望陛下稽攷先朝故事。召對臣寮。必擇其能者而進之。其不
稱旨者。令歸本任。庶使賢否有别。多士知勸。其朱㫤若先有旨擇與
知州差遣。即改差□知□郡。亦默陟黜至公議。取進止。

教□□李邴□選□□知人者自信。知於人者信人。自信可以治天下
則與之謀天下。自信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聽大者不拘之以苛
細。聽小者不責之以闊遠。能者官其職。藝者食其藝。使勝士不得以
辯勝。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機會。貪士不
得以利啗。有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
官。按法而罰。罪如歸。猶以不可欺。以爵雖貴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
擧。意已得之。允之所見。情已察之。毁譽是非。無以逃於我。
而陟降因乎廢置乎奪。亦無不自乎我。故知人自信者也。內無喜外
無學好惡無別。取捨無擇。故人觀其倚而倚以應之。倚於有司則謹
說之徒至。倚於學利則聚斂之徒至。倚於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
計數則譎變之徒至。偏言獻於前。重祿餌於後。使夫喜功易進。狡獪
闒冗之謀。讖緯厭之術。排擧於必爭之徒。詳索於疵瑕之地。前之既合
後則知之。昔之既獲。今則捷之。名施可以倒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
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爲也。故勢重而

痛諸蓋天下至今民物生繁聖人安能人人而濟之惟親賢為發
人之本。此堯舜之所以急先務也。陛下臨御以來詔旨丁寧冀士
大夫更贊乃推四方收名正人端士亦既布在朝列矣而猶復求
賢惟日不足。親灑宸翰勉諭近臣薦進賢士。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臣竊以為何代不生才何才不用世而薦用人才乃近臣之職分
猶待陛下丁寧勉諭耶之以為
聖子神孫之地人物
天
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有賢不能致而求賢之
心徒而終以至於敵以來衆賢若必所以勉以求於求賢
者猶恐其有所蔽也。今聖賢相遭下同音明無所蔽
感而必應。倡而必和。世有推人有善者已有之為陛下登

進人才者。賢者之欲得君行道猶聖主欲得賢以與治也。忠不
能自達。薦舉所知。薦所不知人其害諸非陛下望臣之意表
雖然求賢而不用與不求等。用賢而不信與不用等。唐李絳有曰
賢則當任。任則當久。中立而容助滋其則不肖者然杜群
枉則檢奸者嫉。一制度則貴戚僭則人主宗未然相
用賢豈易事哉。絳之言至言也。臣願陛下求者史之覽
絳之論。其於賢才也。必求之心用之則天下之賢者至矣。唯
陛下留神。

元世祖至元中。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者必盡
天下之才。故曰立賢無方。曰旁招俊乂。若限以方所。拔以技能。曰
用今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以南北人才所宜參用而環視中
外何家家也。皆以其疎遠而遠此者之非陛下至公

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嘗聞明詔。一則曰求好秀才。二則
曰求好秀才。而以好秀才數之陛下者幾何人。江南非無士也。亦非
陛下不喜士也。是群臣負陛下也。臣陛遣使以南丁寧之旨求好
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以用於時。細而可以驗於事。蓋無所不該
矣。而凡往使者皆昧昧焉不達聖見之高明以下待舉士校
為好人之此何謂不惟不達使有識之士或以議
朝廷臣竊來是以為好人今世所謂好人者當
者則已有則必議南百餘州之廣百餘之養無一
一使命宣德意民知
得其人白自難
而能陛
下知用吾人則不而已奏命使者皆知陛

下德意特見異人為朝廷用得人之視古無愧
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六

知人

齊桓公時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宋伐齊。齊人殺無虧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莊王時。有善相人。所吉無遺策。聞於國。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漢文帝即位。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

胄頭新加北魏來為遷宮曰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
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
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武帝征和元年趙王彭祖卒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
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
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立昌為趙王
漢昭烈皇帝領益州牧時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以蔣琬為廣都長
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
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遂難數究乃不加罪
八守成都時許靖 名而無其
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 敬重以慰
天下之望乃禮而用之

魏明帝景初二年詔中都侯孫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所載
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將
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
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為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
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又至帝如 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
吳蜀陛下即祚猶有雷休內外之望賴遵日 不傾 勿
職緩於不問以此推之見 為
諸侯典兵 為服則
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 其禁 為有 於
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
人儉殊甚威重使相鎮 為 遠慮所
貴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翼劉章者其誰 問知人則哲

帝難之唐虞之盛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讒平
有受金盜嫂之醜周勃以為辭引擢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卒
其行跡然後知可以付與大事霍光給侍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
見親信日磾夾伏以至孝質真特見擢用左右咸曰安得一胡兒而
重貴之乎勃亦安漢嗣其終勃以反名乎男自免於呂祿之譏上官
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
所謂得當得陛下所難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
帝問司徒陳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
未之知也
侍 為相引見 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而歸一體朕
每蒙訓諭 昧然知忠佞有類 未識其異 懼忠負見
毀佞人便佞深思此如有隱憂國居朝省休戚而共宜辨斯真偽

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黜人先試之
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尚書中書監高閭曰
 其忠 見 其佞若以二人言之理
 是佞高祖曰 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
 之忠佞速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
朕所問者未然之前辨之所對已然之後 以佞者飾智以行
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 然可知焉 玉石同體而異名
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
處同異之間交錯忠佞之境豈是徵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
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
隨違終顯忠言與適欲乖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
得顯

唐太宗貞觀六年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
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
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
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
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
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
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十一年徵又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
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
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璧
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

足以掩眾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
人之小善謂之善善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
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
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為恨也陛下
聰明神武天資英睿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
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
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
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
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
下相隔亂亡不卹將何以求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
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
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

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
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
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
今行之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若時
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事失以傳諸後嗣何以
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
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
媸宛然在目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
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可不務乎

徵論人臣有六正六邪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
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
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

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
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
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
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
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
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
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
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
矣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
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
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為
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

正戒之以六邪則六嚴而自勵兼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術

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

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

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

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

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

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

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

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

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

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

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

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

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

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

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

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

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

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

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誣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

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

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誠

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

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

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

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

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

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

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

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

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

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

至理不可得也書奏太宗甚嘉納之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詔令百官議之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

監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

侍郎有闕令宰相妙擇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朕已得其人也往者

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

悔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二十二年太宗在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戶部尚書玄齡是時留

守京師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

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遂改授洛州刺史

太宗嘗從容問[illegible]中式聖[illegible]千古[illegible]與天運

知公宜而改朕得失[illegible]臣直人常[illegible]

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虛聞公等乃相諛悅朕當[illegible]

公等[illegible]以相規何如皆拜謝上曰高士廉心術聰悟臨難不易節

所乏者骨鯁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三

年少不當言國家事。陽師道性正當自謂無過而諂不衷事。雖是非
可倚。卒文本敦厚美章論議其所長也。溧帝紀遵詔宮守頁耕牧創
洎歷忌其言自舜不輕然諾於人。能自循眡愚而不止。評裁人
物宜通而行。所任皆稱職意精通良鯁。亦有學術。悉誠狀於歷局。惠
爲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擬兵
政職非所善也。

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識鑒通明。爲時所推。自玄齡等
咸宜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
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
眾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於激濁
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稱善。而群公亦各以爲盡
己所長。謂之確論。

肅宗乾元元年。張鎬罷。更以房琯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
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
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衞。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
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防禦使。

代宗大曆十二年。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
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
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
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其罪。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
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
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嶺南
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
書。

德宗興元元年。上以李晟言。郭曙聚兵修城隍。有異志。疑之。以問李
泌。對曰。此必非也。請保其無他。以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
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勞爲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上曰。外議洶洶。卿
弟聞之。對曰。臣聞之。其子昇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
泌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

德宗常從容言。盧杞忠介。敢言。但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
姦。而朕不覺也。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泌對曰。陛下能覺
杞之惡。安致建中之禍乎。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忠良多矣。又
楊炎罪不至死。杞擠而死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逐使其叛。此皆天也。
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
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
曰。天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
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論議者多以李勉於上所守。未應而爲相。李泌言。若上曰。李勉公忠
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入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
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眾以授之。卒平大梁。
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翰林學士陸贄奉天論群蒲復狀。奏曰。右蒙宣聖旨。緣國家曲
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致。須有所以歆得遣一大臣
往彼宣慰。以安遠地之情。初欲簡擇此僚。並先與宰相商量。皆云蕭
復。大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寫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本其往彼宣
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曾自
對蕭復語。朝士次對。見二一相。面我宣慰之意。問其穩便。[illegible]

云至要且無與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好日及其臨行復以論
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人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
怨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
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甚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
行否緣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奏其意何在若蕭復往年曾任常州
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識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
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蕭自備
勵甚為清貞端狂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
為參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致涉好名
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一二奧德疏覆扶吝
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遽自變渝妄謗官僚曲令干說
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
見稱名流復踐清華備朕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
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遲留在於從一之行事宜明會臣緣自到行在
常居禁中向外事情頗聽聞絕意承顧問則端由陛下必欲研窮
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克傳本是從一等商量復請蕭復不行又
是從一等論奏若一據理必有漏泄或遺或留意將安在但盡詳
孰敢而護蕭復君相屬來則從一等何容而請從一等儻自懷舊則
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得而不辨明乃至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
辨則罔冤惑莫甚於無辨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辨必使
情偽相揉忠邪靡分此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憲宗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
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為臣也臣歷觀前古及今帝王最惡者
是朋黨好人能揣知王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讒毀

每多言朋黨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
黨者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為心
以懲勸為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奸人之私自然為小人所嫉讒毀
百端者是緣求與所傾取權無所得故也忠正之言直道而行不求
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鑒照則進任之則退不為也詎苟安其位以此
常為奸邪所排以其難而入也夫聖賢合迹千載同符忠正端愨之
人所以知類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為黨也豈可使端良之人取非
偽之名然後謂非朋黨也陛下視行堯舜之道高一禹湯之德豈謂
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為黨是道德同也孔子聖人也顏回已下十
哲希聖者也更相稱贊為黨乎是道業同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蓋若二千年亦近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
人德行同也後漢末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盡心匡國盡節憂時
而宦官小人憎嫉正直同為構陷目為黨人遂起鉤黨之獄以成亡
國之禍備在史策明若日月豈可不為誡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可謂疾之深也上曰朕無疑卿等意況言朋黨未至公
之道爾絳又對曰從利之人常為朋黨以同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
構毀以違其私故也小人多詐讒言常勝正人少援直言常不勝伏
希陛下覽其事情而察其言行則可矣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相問畢上曰有一事甚異比來未
能言之鄭絪為朕謀事朕不盡從朕與宰相商量欲詔盧從史却
歸潞府續進入鄭絪漏洩我意先報從史令其陳奏潞府無糧
三軍且請山東就糧為人臣豈合有此事耶欲事合如何處置絳對
曰若實有此事雖以誅族於陛下未足塞責復問陛下從何得之詳
絪必不自洩從史必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人傳之上曰吉甫密奏

對曰臣與鄭絪往復忠懇不拘往來臣約其事體必無此理鄭絪忠讜盡職事體時稱任吉素有美名雖不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忠大義亦可知矣若身居宰輔陛下容諫便敢泄之於奸邪雖愚同於愚人知其不可不合至此況絪雖知古今洞識名節事由萬狀情有難測誤不同列有不便之事推有忌前之心造為此亂真其兵作若有過隙色事安得嚴然上[illegible]伏望陛下深賜詳察無令人言陛下疑於使臣[illegible]良久曰亦應知此朕幾誤為處分全是邊已

憲宗時京兆少尹裴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以聞[illegible]如朝廷意有所除承宗薛昌朝為德州刺史兼昌朝為德棣節度令中使賚旌節授之而魏博田季安得密報朱知之遽擒承宗言昌朝與朝廷通使遂卑處分昌朝德州節度及擬旨上鎮州又為季安留連得為使[illegible]得七八日而昌朝尋已送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使回事已與宗上表參差并言人諧傳武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遂明乃[illegible]憲宗大怒乃召學士李絳因召問奏對甚上色甚厲怒曰裴武調奸苟求脫陷於賊中上言不實今我制除薛昌朝令果不受又使回未見先宿裴洎宅須左除嶺南遠處絳奏言裴武昔藩鎮時曾在陷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跡可稱今所銜命不合絕有乖誤只屬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慮思慮王承宗得[illegible]家必有私計請割德棣兩州且得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心然鄰道魏博東平淄陽與王承宗勢同事年他時亦為朝廷所割為是為鄰道所排擯以利害鼓動之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時為使且奏來後必被鄰境牽制誘動遂有後變辭裴武不敢不盡其實今陛下擇裴武使冤逆悖亂之地十一不如意便有貶責臣以今[illegible]

奉使山中無復得誠實從後奉使者皆以武為誡依阿可否之間必得見[illegible]及裴章則如此其深心則臣不可保不可顧言是持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必處置或有和錯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賄言語不實則須重責以懲姦欺又言先於裴洎宅宿且裴武久為朝官其諳制度裴洎身為宰相特授恩私必無未見而傳宿宰相宅固無此理睹男於此兩人必不敢事是況皆是詳練時事之人計必無此忽必有構傷裴洎裴武陛下不可不察上良久曰誠有此理事合從寬更不用問武得守其官

武宗立自淮南節度使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因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諭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舉害霸也舉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宗傳[illegible]四字皆盛顯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也自[illegible]委[illegible]有賢者任之心久則小人無進邪之言[illegible]讒[illegible]則不[illegible]賢任德宗最甚晚節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皆他好邪並疑群臣說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罷免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矣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詐賊說使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

會昌中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上言曰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

知以來，嘗聞此說，幸而聖聰下問，輒敢覼縷而書。西漢劉向亦嘗論
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為比
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常以為共工讙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共工讙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何者？共工讙兜相與比周，迭為姦
欺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閑於義則同志，進而各自
行己，不可交以私，是以顏宣子隨會繇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
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
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弘辯人，少情義，其布被為詐，則
知先發後繼，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
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從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為黨也。
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
以其黨相傾，議論相亂，於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

鉤黨。雖使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劉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
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概。
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
曾子謂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答宰我短喪為忍恩，既不掩善，固亡雜
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衰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
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藉王公勢而游說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
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
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
門惟務諂詐，常以勢力相高。今時講說以奔走權勢之徒擾擾者也
之輩，比方孔門，工拙實同，聖鑒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者
為身。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然，則眾
黨成。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苟進則輕尋睽忠，附下罔上歟歟。

黨不可容，得進則卑為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潛為之害。
書須其黨羣妻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排擯不遑。
孔門預丹並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忠偽自見。苟黨更有小人，妄
陳此謗，執奉事例，屢聽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
臣狂言，比聖心。臣不任愚激之至，謹錄奏聞。
宋真宗咸平六年，右諫議大夫田錫乞詢求將相，狀曰：臣嘗讀唐太
宗貞觀錄，見李靖文武材略，隋將韓擒虎即其類也。靖每與擒虎論兵，
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也。初事隋為殿內直長，吏部
尚書牛弘見而奇之，曰：李靖王佐才也。今國家自先帝平晉之後，與
戎狄結怨，將相若人，相次凋謝，吾部朔州錄慶孟戎，兵所陷，皇威不
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即不知今來劉廷，公卿大夫賢
有如韓擒虎與李靖論兵否？有人如中洪知李靖有王佐才否？若書

人皆論矣，有人負王佐才，未審陛下知之否？有人善論兵，有人負王佐
才，乃是帝王合先知之矣。自來皇城司差人探事，別差探皇城司
探事人，如此察探京城民間事，無鉅細皆達聖聽。近又差朝臣為邊
巡使，及差訪臣以諸路商務名目出外採訪，所採訪之事，不過民間
利病，不過官吏能否而已。即未聞差公卿大夫察訪有將兵之名，詢
求有王佐之才者也。由是觀所求者瑣屑，而所忽者遠大也。陛下若
以宗廟社稷為憂，以生靈為念，即以遠大為務，求將相急也。臣舉
奉聖旨令陝部見御前英須特恩權許。
仁宗時參知政事范仲淹奏薦滕宗諒張亢疏曰：臣聞議論太
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己之坐。憲典斯在，臭寮式瞻。臣自
陰諫，曾與振擢，任不次，遇事必陳。竊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
諒在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陡散入己。

州宴會并涇州編設諸軍，亦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使欲罷去，臣緣總
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廢置邊事，
亦無蹤跡。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辨明，未銷推辱，恐誤朝
廷賞罰。又有上言張充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
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黜。臣所以敢切而言者，非[illegible]宗族
張充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
功可以威眾者，自這儒臣以帥臣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
使彈壓諸軍，稟揮大總，不使知其無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
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
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唐
時不能治者，由帥臣輕易，不[illegible]動之故也。今熙度勘劾[illegible]
指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熙卻是涇州前任公用庫[illegible]錢十

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顧入己。又是元彈奏狀[illegible]
是張充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送納訖。又因移任，借卻公用[illegible]
卻留錢物在邊，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舍[illegible]
察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熙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illegible]知
以撫或違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亦可牽於獄吏，或至鍛鍊周[illegible]知
稱差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和，生[illegible]邊上臣察見此際文[illegible]朝廷
特將帥少恩於文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illegible]陷邊臣，且[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至愚編自慈人，非公用實[illegible]，何以變日[illegible]同[illegible]臣察[illegible]
望聖慈孫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illegible]海
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熙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
人賣[illegible]問熙宗諒、張充，如實是己犯，使仰承[illegible]當[illegible]量情[illegible]斷[illegible]
則有緣由，亦未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使可取旨斷遣。如有

具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濫。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
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賜貶黜，免令臣包羞於
朝，受人指笑。伏望聖慈念臣不避艱難，書[illegible]留驛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
元補一郡，自得經畫邊事，上一二奏論兵補一轄近州，臣得為朝廷遣
置膺兵作器之式，以補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
不疑。況臣久為外官，自知補衛之體，本是[illegible]材紙堪犬馬之用。若令
去持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
之至。

中書又奏：寄張充既曰，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充所奏，曾將公用
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進索之人，今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進
索之人。取旨下熙度結案聞奏。臣伏覩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
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其張充所奏一事，若未有歷，寄

是自賞錢已費盡，亦不入己，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樞密府在涇
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簽判、秘書丞馬偁身亡，本人家貧，觀[illegible]盡
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illegible]禮丁父憂，家貧，赴闕
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鎮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illegible]度丁父憂，家貧
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蓋是
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添使用，即不曾侵使着信官錢。
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己，各
是徑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充自當與進索人錢，不當入
己。又是熙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卻送入案，恐遂牽
元進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
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
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illegible]

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皆并張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

慶曆四年十二月。知潞州尹洙論公論朋黨繫於上意疏曰臣聞之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脩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與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臣聞唐魏元成既歿太宗錄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閒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廢讀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任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任之重誠不復以內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余靖襄以親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貶豈宜遽棄官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者

而仕京師者孰不思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宜去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讒毀之言不必待其歿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已果而終之之道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脩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等不改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若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譴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譴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下遽忠讜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擇名以明實則所陳之言不虛負

臣之所慮也州坐明執淨

樞密使副陝西安撫使韓琦乞別白朋黨狀奏曰臣竊聞已降詔書中誡朋黨此蓋陛下快善治矯澆俗之深意也臣竊有管窺之見少思陋助聖明竊以自古於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奸邪有好公之人有挾私之黨既為性之不同則各以類而相附夫凡忠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唯在於公故政化可興而邦家是賴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奸邪與挾私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唯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真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朋黨必望陛下重加貶責不可務寬使其忠賢與好公之人以類而進奸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別白臣恐天下搢紳自今而後

欲建一善事補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朋黨之迹乎則寧寢而止矣雖有忠義之人不顧形迹建一善事補一善人忌之者謂于上曰此朋黨之為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寢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

五年河北都轉運使歐陽脩論小人欲害忠賢必指為朋黨其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不言身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有指以為

實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尚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有大
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
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
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
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
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
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
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
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
非尹洙也。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盡已知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
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是非而不私。以
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
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切思仲淹等
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
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辭至
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
未嘗不懇辭。辭之愈切。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
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
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
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遜。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
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
此以　日方敢略陳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事難遽更張。

陳志雖遠大。而多若迂闊。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其效。弼性雖銳。
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
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更無推避。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
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
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當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
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
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
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
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
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
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
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
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
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
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
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
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
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
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至和元年。侍御史趙抃論邪正君子小人。上言曰。臣聞欲治之主得
人甚易。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議言皆盡從納也。忠厚端良之
士日益親。僥倖讒慝之徒日益疏。紀綱修舉。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
外日益寧安。若然天下之域。坐臻太平之象。且見嚮者右前後

不得賢正之人而爲之輔翼。雖堯之聰舜之政。致身爲之。亦勤文
王之不暇食。未如之何也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
亂之機。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在卦爲泰。其辭曰上
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爲否矣。否之[illegible]則曰
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爲天
下者當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辛其有言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雖然[illegible]前擬爲正。孰
爲邪。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在聖人明照而聽斷之。精擇而慎柬之。眞
僞明白。人爲君者哉。大抵輔相福德之佳。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
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耳以去。而
併細所留亡幾矣。嘗觀古昔諸史備存。有虞天聖人也。任十六相。世
稱隆美。擯稽驩兜窮四凶。民至于今稱之。古稱周成哲王也。吾有
旦奭則倚之不貳。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
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扶蘇之才。不能興秦嬴之敗。由不得建。漢元
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漢業之運從而衰下。
唐太宗納房杜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兇。備遂成貞觀之治。
天皇聽敬宗之附會。戮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其後玄宗朝思
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勢。其危殆相繼。不絶如綫。以試誠用
人之得失。莫不繫國之安危。間分兩塗。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
之姿。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嗣承祖宗。數路以聚人。一德以求治。然
而邇來日星謫見。聖衷焦勞。旱蝗洊爲。民力彫弊。府庫空竭。戎狄窺
覦。官冗兵驕。風俗奢靡。今將治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
上而能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謂賢
人端士者。遂得而亟用之。佐于丞疑輔弼之列。朝夕獻替。俾盡讜言

獻替爲論。使天下專目覩見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
陛下宸斷不疑。舉正以却邪。使君子而黜小人。有爲於可爲之時。無
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其時也。臣疏賤
之遠愚。亡所能。唯思死節一職。上報陛下採擢褒奬之德萬分一二。
臣無任祈闕瞻望激切待罪之至。
至和二年。知制誥劉敞呂溱等補外上奏曰。臣伏以馭臣之道。在
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疏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
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衆於朝。則姦雄異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衆於朝
則僥倖競進。頹弊可待者。不可勝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
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或愛君憂國。公正發憤。或朋黨比周。背
公植私。亦有偷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
矣。以上聖之資。鑒群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
此而已。夫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
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不合不用。不欲自顯。自
奉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
合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毀不知。懼禍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
此惟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疏。當疏者親。明朝
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
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韓絳
外。此六人等皆有自實無邪黨。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
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倖僥倖之輩因而窺起。則邪正
分別之一端也。臣以孤拙。本待罪日夜思惟。無以少補聰明。忘陛下
黜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臣不勝其愚。謹獻
所聞。惟陛下采擇。

言事御史馬遵論欲用忠賢當去左右之私言上奏曰臣聞自古君皆欲求忠以自助求賢以自輔然而治少而亂多者盖其所謂忠者不忠而賢者不賢也故知人則哲堯舜其難今陛下全仁求治堯舜之用心也其於知人亦不爲易必欲得忠賢而用之莫若去左右之私言采中外之公議則其人可知矣知而用之則朝廷無事而天下太平矣狂言聖擇以補萬分

英宗眷遇不同諫同知諫院傅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稱其言

神宗初立以吳奎爲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謂侍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起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故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又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與地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盛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賢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未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而不可使居要近地爲帝然之

帝召問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滕元發治亂之道元發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又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深以爲名言太息久之

熙寧初王安石爲翰林學士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禹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熙寧元年安石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上奏曰臣今日蒙宣諭以孫覺令吏人書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明友所當誨言非人主所當遠嫌疑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爲可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播告於朝以廣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罪然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將及身若遭値明主所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悉雖有嘉謀小人以爲直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朋黨之私招權之意則恐威福之柄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廢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外之間此故不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傑之主也然鄂千秋論列蕭何功咎而高祖不疑乃更加寵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質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攜吞之事乎書曰任賢

以察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
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
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上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右正言供諫職孫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
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
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
才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以責之言。陛下
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
長。彙征猾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人日遠。其爲禍患。尚可
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稱。使無遽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
覺又上奏曰。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旨。以知人爲難。臣時倉卒以
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言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
神明之德。濬哲之資。而以知人爲難。故四凶并舉而震其罪。而終能
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帝以知人爲難。故
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愚。以致禍敗
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今中庸曰。取人以身。脩
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群臣
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
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下之理。則言出而知
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
長短。苟爲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
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適足以燭萬務而察群下之情。臣願陛下益
閱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止鑑。不待而不之
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察。

二年。覺又論不當於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上奏曰。臣□□
對。臣僚雖或疎遠。猶賜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明。此固聖主
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時詢及人物。上自
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雖陛下府其所聞。不專
一人之言以爲信。然欲周知群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
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既令才識可采。亦未必甚知人之
明。聞若之際。陛下不能一一徹見聖懷。未俗之情。多事窺伺。善者
飾其賢。竊所惡者。誣其四惑。陛下少加辭對。必踰其所言。大臣聞之
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
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
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從其人。今亦不至於失士。
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以人君之所難者。其惟知人乎。人藏其心。非
察其言之可采。必觀其行。以必試其事。然後其才能可得而用矣。虞書
曰。萬方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之謂也。蓋以日察轉對不行者十數年。陛下即位。首復其書。只與聽
目達聰。兼聽廣聽之術也。然而止取其名。尚將取其實。如取其名
則書之史冊。傳之四方。亦足以爲美矣。如取其實。則今之轉對者。當
一日入奏于上閣。垂其目。錄於上前。而足則所奏之事有可採者。
或假手於人。若因而進用之。則爲濫。有何由而旌別。若欲先觀其
言。設有可采。即於轉對之時。在而訪以事。閱其能否。真僞之狀。既審
其可用。仍未可以言而遽進之。先命之以事而觀其才。用之實而擢
於僚。如此則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之典。復行於今日。
四年。給事御史中丞又上奏曰。臣竊以知人之難。雖聖人不免有失。

如堯之為君可謂聖人矣焉得知人則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何也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言堯亦難
乎知人也。如孔子之為師可謂聖人矣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則孔子亦難乎知人也。夫知人之道古聖人以為難矣不
免有失則今之人不逮於古聖人者安得自謂無難無失乎然在公
於眾而不以一己之愛憎而定人之賢否則知人焉乎其無失者矣
甚惟陛下聖德天縱其賢知人之哲苟知之則用之無不當然天下百
官之衆豈能盡也於宰相乎曰必責在宰相也今居宰相之任者偏
王安石臣竊其人之文章之德行之政事言而宰相職知人之道
或不能無蔽焉以己之惡而觀其人之賢否於以一己之愛憎而
定人之賢否而已陛下以既往之事明言之如呂公著王安石也
而使之甚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青苗不便然而惟之遂
力薦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陳升之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
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罷條例司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
也。韓絳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一旦於陝西換助役錢榜條
而憎之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蘇向看王安石而爭之遂
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助役錢不便然而憎之已逐之而
之將遠必將力排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至於李常之類不可勝紀
其始徇我則愛之薦之以為賢其終違我則惡之排之以為不賢知
人之道豈若是哉然既往之事不足復議臣之所憂者在於將來也
安石之倖今已為宰相則專於往時矣其勢也漸而專矣人知徇之
者得路則刻薄者望風而進矣人知違之者得怒則阿諛者登門而
附矣以阿諛而拔用者唯富貴是圖必無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
者唯告激是務必無愛人之道矣之者日奄順之者日眾矣之者日
者則其間或有守之君子也。順之者日眾則其間或讒諂之小人也
下之任安石也如此而安石不能知人。愛人之徇己也而憎人之違
己也如此雖陛下保安石必不作過若萬一有擅權專恣之事孰附
之者眾而無敢違之者則陛下何由而知之縱安石實不作過者安
一有思慮不及之事而行之有害於時者何人敢與安石言之乎
觀其愛人之徇己而力為之憎人之違己而不肯用雖有獻書之者
安石其肯舍己而從善上狄而下勢。臣之所憂在乎將來者此也臣
願陛下詳察安石能知人之道未盡凡百除授無只信其愛憎而更
參之於眾今則天下事甚臣未受命為御史中丞以前未嘗敢以一
言上聞誠知陛下信之之篤徒以取憎於執政也今既受命為御史
中丞則不憚誅竄而言之乃其職耳至於閤門下人識論但
有違安石意者遂相與呼為流俗之議也以今觀之流俗之業安
之論使將來之視今日猶有如今日之視去年也。若事外之
內也不要知庶情內也如心腹可謂之必然矣臣謂今日之
有債之者而無後有作之者不同於既往也。已陛下以宗廟社稷為
念以天下生靈為念而無重違安石一人之意凡百除法。故有未得
知人之美者乞參之於眾人合出於聖斷哉止之。
三年知開封府鄭獬上奏曰臣以君惟對伏蒙陛下稱臣擢尹京畿
為治首好首姓便之。臣內惟承乏纔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又詔陛下
衆論之意故不敢辭拜以謝。又以陛下署日時不敢久對是以私懷猶
寒愁懼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勉強粗免罪戾若曰百
姓便之為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豈知其間里之疾苦而辨與利使
元元之衆安然歡而就安樂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
何便之有此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熟達下

言者或以此譽臣。以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循臣所行使
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
爲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知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〻
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亦容妄毀。此臣不敢
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
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
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豈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
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未察其實則是雖可得而欺。蓋臣來之
以選其欲於是以白爲黑以是爲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
彌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矣。孟
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
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
得之憂。當退者無私敎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敢疑於其間者
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牽私言使天下曉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
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伏候旨進止。
辭又奏曰。曰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
莫不震動。伊爾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躍者。以爲自天詔已
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攄祖考之宿憤快四海之公議。則挺立
特出之臣。可以出氣以高眡於天地間矣。然而慶於始者未必不憂
於後。見於微者未必不昧於著。今進退之柄在於宰相。無姦雄跋扈
之志。竊取其柄。以植私家。故陛下一日攬而歸己。此不爲難。而所以
爲難者。乃在知人。昔者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否則自竟而後愈
爲難矣。今賢不肖雜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焉試

探其肝膈而辨其眞僞矣。辨之術則莫若試之。凡陛下所得士未定
使賜衰擇。如曰我能治民。則且試之治民。如曰我善治財。則且試之
治財。如曰我善爲禮。則且試之爲禮。如曰我善爲樂。則且試之爲樂
凡其所長者當從其長而用之。用之有效。群臣以爲然未也。大臣以
爲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驗然後賞之。如其不然則罰之。賞
罰明而人自勸。雖堯舜不啻於此。則眞知人者豈不爲難。既用其
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於是紀綱紊亂
邪正倒置。則天下之事去矣。昔者秦始皇自傷以爲天下無賢及高
祖之起。蕭張韓彭乃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夸亦以爲天下無賢及
唐帝之起。而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也。今天下之廣豈無實者惟無事
士以資後人乃事矣。然陛下既得之宜用其所長。在三司者則宜擇
錢穀吏。尹京者宜擇通政事之臣。在御史宜擇強毅之臣。在侍從宜
擇文學通古今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稱其職天下之事
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使兼禮。命禹作司空則不
使作司徒。命稷播穀則不使作士。以蒙爲之實而不能兼二事也。以
居庸之材而欲與天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爲官擇人而爲人擇官
推廢踐之多則爲大官不問賢與不肖與天下所未能也然世今
天下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擧。且試召之。使論其事而觀其能
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爲。如此則焉廢哉。
御史知雜劉述。假監司之權令察守令狀曰。臣嘗謂天下守宰知
一一得人。則和氣可以立召。太平可以力致。不爲難也。何以言之。朝
廷若差除守宰。多限以資級。不能周知其人善惡。及臨事之際方見
其才之短長。德之良否耳。能周知而習見者。必也監司之官。今設有
一人其資性疏緩。其持身亦清謹矣。而才識短淺。不能獨知其理

區別黜懲而使之居守宰之任則下得從其欲吏得縱其姦害及
民受弊而無告矣復有一人狡猾貪汚而能爲詭吏胥狡鍵上下除
爲姦賊不見其迹斯二人者人皆知其不可以長民矣而爲監司者
雖欲發摘而舟逐之而無實狀可得且復懼爲反噬陷忌而不敢爲
間或能直以不才貪猥之說聞于朝廷焉一聽而罷黜之旋踵之間
則冤懇之聲已聞於上矣鮮言巧誣隨而加諸朋黨之人至爲擇據
無敘何則職任復舊矣彼監司者懲其若是既不能有所糾舉若
苟簡循默之爲宜也爲監司者則得矣爲朝廷計則非天下之福也
伏望聖慈深察此弊少假監司之權使得爲忠者審察其守宰有知
爾所謂一人者而不循所謂羅而痛繩之按治四方可也然身不廉
可也而其事猶可不假借之夫監司得其權則郡縣紀綱舉而民
受其賜矣然則監司之權有所假借之則推擇之間不可不審也

願陛下深詔政府精選轉運使提點刑獄非人是求不必限以資序
即得其人矣可以責之力振風教當察官吏伏弱不職者不敢怠弃
精剛果失中者不敢肆其情衆無勸而孝悌興盜賊均而獄訟息然
後間下特旨令於守宰中擇有賢異之政是民而民愛事均精者
三兩人令兩加爲按特與增秩賜金優之爵任或擢任使如此則郡
縣有中和之政監司有澄清之功行之不踰當見其効
元豐間以司徒致仕富弼論辨邪正上奏曰臣伏蒙聖慈擢冠宰司
雖步履尚艱精踏入覲屢得寬告蹤跡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
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綜錯固非筆墨可書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
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擇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
政者股肱心膂也諫臣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郡有司者等
又所細絡也體骨具備若非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皆良而無闕

方能成國者亦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脉不和則爲疾矣君臣
一體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
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爲國大臣日與君商議
天下大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
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
和則群有司從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
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
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要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
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
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皐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

且夫執政者和則動靜循禮所論皆合事宜無其瑕釁乎議可
下人固悅服而樂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使天下蒙其利則豈
有不治而至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於泰世自侍
者步晉而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既誅諸呂卑以勃功高遂以
右相推勃及帝對方帝問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
平爲右相也唐太宗任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後謂喬
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晦蓋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
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其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
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於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一不和則
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從事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各蓄不平之心
必無至當之論假使雖自古今終歲非良宜相承意群致懷挾門下有
關勳參挾權假此窺伺是非紛然遂私懷之情何卿公家之事哉

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聽從論啓展轉遂至天下發其弊則當有
不振而亂者矣其甚者至有貫楊召亂爲國大患者不可救者矣昔
唐憲宗相裴度時方姑欲危度勸帝用兵以誅逆叛亂者悉皆歸服憲
宗遂成中興之業至室大壞既而復用李逢吉大崇引嫉度功業令
門下僚屬八關十六子者與逢吉訕言毁中傷以主疑作謠識謂
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幸賊河朔復叛而陷賊度至室復弱
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遂請畋施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擲
秋投硯而起喧於朝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攜議爲非時又用宦者王
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蓋國事不與巢爲仇只投以與其
意欲奉黃巢之怨以致不成以快己私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但
宗不明然用攜議巢果大熾攜宗百萬自潼關來横行天下是時大亂
矣一州一縣不用兵者復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矣

古無比久之業雖衡歐而來盖自其實投奔錢移唐祚自歸大宋豈
二相者皆私徇己用心不以精誠忠良致捧時政弃朋黨王室故爲
亡宗社爲臣至此隋族何憎此臣所謂貫楊召亂爲國大患而不
救者之明效也以此是見執政者知其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存
存亡之機也如人肢體心膂之病育以養其生也至於群官卿士職
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
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乎
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
擧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
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書賢又以鹽梅爲喩
琴瑟琴操執樂聲合律者石毁於方以爲喩者蓋大哉細果有不
知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又內外大小之

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少
人方圓不相合曲直不相入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似
以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則時得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蓋
使君子小人並位而爭其時之否泰必難兩在之理君子常處不足
常勝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卷身而退雖道無隱爲一
小人不勝則便相交結各相援引黨虐賊忌白黑雜揉千岐萬轍
蓋主聽亦得其勝而積已小人既勝則益後肆無忌憚恣無所不
爲所以自古秦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此小人常勝君子常
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有亂而不能致治君子小人或能致治而易危也
聖人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一爲八十四卦
大抵諸聖以衰象戒君子小人爲喜懼皆多不可究也易曰小

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以小人爲
無不都而喪乎成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書曰壅
悄悄慍於群小與皆聖賢所爲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之明足證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大小人所爲
與君子相反處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大抵
無官當無職事但旅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是
精明玉明君明后君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
至於頒歷曆說細故則非所以用則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術鑑
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著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帝
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
聖之資嗣祖宗之業紹服未久勵精圖治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

速遠代安危存亡之機見於選永易辨邪正所患者未可遽見所去
者未可遽棄之但因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
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
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之說星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
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
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是一國之人皆曰可者
曰不可者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誠乎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
可信而進退之必獨審將躬自察焉並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
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黨比譽邪者而所以防偏
者以聽其言之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之失則所損多也實慎之
至也苟如是而少之者自然不更爲所謬矣陛下若能一一可悉不拘
如孟子之論蓋聞人之所議論者或左右之臣及在廷之人之論則
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也在於詢而參校之也所謂言
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誣陛下也若詢及姦險則為不正之
人則向所謂安帖毀譽偏見者皆有爲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
陛下至英至聖亦更得而辨之也故事雖曰古聖王亦以爲至難臯
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以爲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之
之如春尚以知人安民爲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論陛下可不
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不得人則亂而危
至甚則又驟乎存亡也況前所擬擢特一二而已但且欲煩臣狂瞽
作聽說也其有未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記陛下閑暇則見之矣
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所蒙陛下君待非左之外起於衰衰之
中抵是今其當人後以國治療不發見夙夜驚懼若非傳假衆賢扶
成大政則臣區區遲老朽豈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籍天
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
與能者乃天馬之主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
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韓汝礪論列樂士宣等奏曰臣伏觀爲義舜曰違乃在位帝曰俞禹
曰實汝止臣竊惟舜在深山之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行之若
決江河堯曆試諸難登陟帝位明庶智是以有臨為網訓戒之要
其好善之所以蓋雖聖人未能無過賴左右正人昌言嘉謀以補闕
失共惟陛下聽政之初與大臣論大行太皇太后盛德同古無也治
法執守當能畫者以知陛下以儉素為高行以寬民為先務稱知聽
封府錢糧持議決上前陛下乃開先賜當盜賊為替警者以知陛下
明治道之大體吏部侍郎引見此官選人內有決救人者乃命展一
任者以知陛下存好生之德意聖語一出疾於郵置之傳中外臣庶
聞不悅服資壯擢之長福天下之至願也近聞樞密院劄子發遣左
藏庫副使京東西路都監樂士宣供備庫副使滑州借符將措黃經
左藏庫副使催促裝卸石砭二陵西京左藏庫副使山陵備奉所符
宮蘇珪等赴闕及特與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寄資供職乃陛下
總覧萬機九州四海群黎百姓拭目傾耳以俟陛下之施爲以窺陛
下之好惡宮閣洒掃之臣內外侍者皆是執臣僕伏思惟哲遠年
中章獻明肅皇后上仙之日仁宗皇帝召見李舜芝俟章得象聽政
五日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以違恩表若傳宣有司
實賞奏內降除官及與差遣即未傳行截抑使傳中外大悅宋初止
於呂宋綏于河南遠流仲淹于重州貶內侍江德明羅崇勳外

仁宗臨治之始。能安其好惡之所止。動則天下丕應。在位四十二年。
以昭受上帝之休。陛下勉聽群臣之請。躬臨正宁。未聞褒召賢俊以
顯端士。亟還領舛已試之內臣。非所以示美德於天下。臣竊爲陛下
惜。陛下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召士宣等各歸本
任。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敬日躋。爲百世之盛王。惟陛
下財擇幸甚。臣謬藏得官。與待罪幅者有所見。豈可緘默。搢月上啓
冀聖德萬一之助。臣無任惶懼激越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微觴再論列崇士宣狀 奏曰。臣今月初五日論列崇士宣等事理未
聞指揮施行。臣伏念大行太皇太后奉宸大養陛下。一切機政事
唯務進正直。斥遠姦邪。講求國體。務究民情。是以朝廷之先務。天下之
顒望也。陛下曾未及此。而召士宣等起閑。及王輔之徒入內。臣非不
宗皇帝聽政家法。中外臣庶爲之太息。陛下好惡之端。雖發於既望
稍小人。將投間而亂政。此天下治亂之幾。社稷安危之機。不可不深
思而熟計之。臣所以不避鈇鉞之誅。冒聞天聽。書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伏望聖慈特留宸念。廣先帝
捨己從人之量。虔商湯從諫弗咈之心。早賜指揮檢會臣前奏付外
施行。臣不勝大願。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元豐元年知樞密院事呂公著乞選用前日議論之人才於遠棄上
奏曰。臣聞皐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所謂知人
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詖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
自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功之根。在於察言。是以虞舜在上。明
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聽直諫正者不能亂
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惑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無凶
明拱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曰。不敢緘嘿
細務。輒論及判司。患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
事。日欲增革。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
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
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
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擯。當時朔陳此語。陛下頗賜開
納。近日除留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綽伸閑之旨。以爲顥昔任
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有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嫌遺棄舊
材。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
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欲嘗爲一二職者私道陛下盛德
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復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一功忘人
之過。得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
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復侍從。擢以方面。則異
議盛明之世。今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
以謂今日公卿士大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其愛君許國之心
愈久而益明。若其襲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狎侍。卒爲陛下
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顥者。陛
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著蹤迹。且其在於
言路之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
世。其脩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之
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首欲承校正路。廣沮善人。其所稽
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
正向公之吉。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

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惟陛下幸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五

知人

宋哲宗元祐三年尚書左丞王存乞明論朋黨所在狀曰臣今月十八日同三省延和殿奏論王覿罷諫議大夫除外任差遣事伏蒙陛下宣諭近日朝廷頗有朋黨臣與呂大防等奏陛下所謂朋黨乞明下臣等庶知懲戒既而不蒙宣諭臣退竊思惟蓋朋黨者附下罔上私亂邪正眩惑視聽陰為姦利此人臣之巨蠹而世主所深惡也漢之黨事始於甘陵二部浸淫不已至于衰季唐世二十年二李朋黨交相排斥凡四十年卒蔑亡朝廷國家慶曆間亦有朋黨之論當時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皆遭排擯賴仁宗盛德不至傾害去年因張舜民被黜自此議者之人分為二黨亦互相論發賴聖明燭知稍加擯抑然雖其勢漸息而餘風未殄臣職預執政風俗常竊患之今蒙宣諭近日頗有朋黨不審聖意謂庶官近臣邪抑謂執政之臣也若是庶官近臣亦當明論中外厚加遠黜以懲執政之人同心同德乃克濟務若審知有挾邪朋比之人不可一日使居此位君此位者須待以不疑若懷疑心則必有小人造作飛語乘間而進者倘陛下涵容不欲暴露而執政彼此各懷形迹其害陛下聖政為不細矣臣蒙被拔擢使預樞機雖甚愚鄙然粗識為臣去就之節尚無貪冒祿位之心所以夙夜黽勉欲効其區區者誠荷陛下不次之遇思有以補報萬一是以心有所懷不敢黑默伏望聖慈因延和殿奏對明諭臣等以朋黨所在使得循省如臣進狀有涉於此願從竄黜以肅在位臣不勝惶懼之至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辯舉王鞏劄子曰臣近

擧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乃爲一臺諫官言鞏姦
邪反離間宗室因諂事臣以獲薦擧。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
惟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銳
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宗室爲空偶擬
生疏而容識知故志氣過傷此亦有過人者。故細司馬光亦知
之待以國士。與之往還論議。臣以爲所難不乏以應所擧
故薦國教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
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擇鞏一
人。孔宗翰與鞏是也。帝錄此詳減二年磨勘。仍權爲宗正寺丞。
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推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
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
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況鞏

與叢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
侍郎趙彥若亦嘗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
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
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
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諂事之者之論了無一實。以陛下聖明不以
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此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責臣獨何所
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
本欲中臣而累及鞏。羅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
戰越。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曰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
改更弊事屏逐姦黨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
而經今五年世休怡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怨望伺隙

利規求復進布爲百端調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
其實大臣惑於邪說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
則水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同器終必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臣竊
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
君子則謂之否小人之作亦以何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
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令怨懟無聊則泰卦之本意也。
昔東晉桓溫之亂諸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
桓分鎮上用彼此無然以左遷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
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
也。何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
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
計。既小人內有所恃故蔡確邢恕之黨出其言以斷惡叔在確

怨被罪有因緣而已失。凡在內臣皆例家權便定策何止臣等身爲
待制而明當爲子正得還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試
職。惟恐不甚明正違以示黑同爲朝廷紛怒此二者皆過矣臣
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
無所偏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逆可指則朝廷之安計也。二
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
人必由此黨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
弱要由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
亦肯委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擇爲便嘬語緣其不可深信
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其言諫者之言
伯則過甚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
文而獨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於在外臣子一以恩信

之使媒孽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逸豫無為實惠為吾有矣而臨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待乘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斷義勿謂不能改更之政撤條無同之路。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一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謂大體當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復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恩典司言責臣而不言雖當其失者謹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任用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

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盛之道。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以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符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處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君子貪得患失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陂陁

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君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欄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睿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遠慮之所能勢也。而一時臣僚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躍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恐若

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誅責而寘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概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以為實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遠方久而不忘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與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

歸心耳今自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有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旣中懷不愧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攙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鑒惟當久任才性心腹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使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冀合萬死敢逭止。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毋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爲治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惟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惟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慝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爲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厚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肖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百官可不擇人也小人得志則正

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勅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純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爲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五年吏部侍郎兼侍讀彭汝礪分別邪正條目上奏曰臣每竊以爲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審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遷延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異理竊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錄其條目于後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歸過拒諫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尊宗廟嚴祭祀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爲姦邪導人主以親睦九族尊禮耆老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爲姦邪導人主以恭儉化導奉循典法則爲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爲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警恐及縣實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畜不卹貧獨則爲姦邪導人主以柔遠自安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原情讞罰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憸壬則爲姦邪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聖明無蔽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

六年翰林學士梁燾論爲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惟以聰明爲高而政以忠厚爲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奉公至正明而有斷皇帝陛下

聲静深沉通曉天下之事曰益多進天下之材曰益廣端拱祖宗元
體曰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曰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
於成[illegible]竊起之。或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乎。今日為政之要在於
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illegible]主聽正人呼邪人
固為邪矣。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實也。
所謂正之實[illegible]公心以愛君憂國為先。不附下不罔上。與進善
類愛惜[illegible]而一其志。為陛下常永長久
安寧之計。[illegible]思於左右宮庭之間。遠及於[illegible]海隅之際。皆欲
得其歡心。[illegible]下一意。其為身切如此者。是正人也。此
類進則聰明開廣。內外大奢豈不為國家忠厚之福乎。所謂邪之實
者。殺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為忠。[illegible]似忠而其實
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illegible]陰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

一。而其實二之甚者也。貪權嗜進。植黨以傷害善良為讎而
又附於權要。畏死力為之虜。寧不擇不耻以肆其姦。不恤謝之憂危
務伸其志。不畏上之悔。害務行其言。其為情狀多端如此者。是邪人
也。此類進則聰明睚眦。內外大猾豈不為國家忠厚之患耶。今欲責
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己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
勝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願陛下毋[illegible]知之心而守之以
定。深辨姦詐之歸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
歸。待以無隱。待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
勝惓惓納忠之至。

貼 善臣向在言路。[illegible]侍。備見伏見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偽。而垂省
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有次序。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
等嘗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是。知邪正之不

相攻也。今所用者[illegible]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
亦以為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政也。今邪人在內矣。[illegible]謂使
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傾
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狎之邪人。與寡少之正
人並用。猶自不敢望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奈何與前日之聖
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竊進
計。終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力為請衰他日之憂悔也。

貼 黃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臣。以忠孝報陛下之恩者今
在朝廷不過數人。今小臣[illegible]陰結為朋力誅排陷者不一日也。
其心欲盡去此數人。則姦謀可行大姦有從來之[illegible]此數人者
方以時事難守為憂。故去[illegible]安為權。若非陛下知其[illegible]來忘身
忠[illegible]言德去姦者愛君憂國之誠力竭[illegible]。則豈能安全至於

今日也。在於今日之勢。尤為[illegible]害。仰賴聖慈終始主張也。此數
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勇於攻擊者多。萬一如此則為太
皇陛下即日之悔。為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為大慮也。願聖
明斷神謀燭其奸。杜其萌。待其勢起而後攻。則其勢必强横難制。
然亦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伏望聖慈每當進[illegible]人材之際。丁
寧審問。許有開可使叔邪[illegible]。朋黨自息。朝廷日有安靜之福
聖政日有清明之美。此道既行可以銷憂矣。小人姦言最易辨
辨。蓋其巧足以似忠。害善似善。狠愎似敢。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
誤。則德業俱損。甚不早辨。甚終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為戒。聰明不可不察也。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言職。書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
賢辟相與圖治。莫不闢賢正之路。杜群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

術業也。在乎純用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忘國家之事。以私己
自營。朋比之就。必有交關覬覦。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夫忠者先
傷。則凡懷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舉天下之
人為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患
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
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絳論之而推廣其說。然二人者卒
為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
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恭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
易。去二李之黨難。終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未可。故曰患
在不能去之也。夫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公議也。朋黨作。則
公議亡。人心無所繫。上下相徇。數奉亂真。人主聽之。其心於上天
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臣觀杜牧之罪言。嗟今人吾今目睹深及

右之。昔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激自誓。恨無所以
報稱。然臣嘗謂諫官御史當為朝廷為臣下建名器正綱紀。值此
朋黨。後為權臣所逐。事出言不暇恤己。抵悟同列。亦既多矣。遂來權
要亦已甚矣。嘆因細蹤不厭君臣之分際。就列觀說言臣以謂權貴
防禦事官職為不分一。借實任為階。乃獻封章。論其不可奉朝方上
而陛下已悟其奏。有旨改正。則是明之更禍。乃特臣言。而陛下已辨
也。臣於韓維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職事爾。非欲沮韓以伸己也。同舍
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敵。陰懷鄙恨。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臺
諫紛然共議。皆欲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慮其姑欲救之。遂亦未
試。以謂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強臣。臣乃辨論舜
民之言不可行。舜民之罷不當救。而卻其詞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
諭其人。各以為私憾。愈深怨。欲使臣不可偶影。遂形悲詈上

仰勅陛下當明天綱。照見邪隱。社稷神靈。共祐非道。斯人黨與不改
自破。孤臣獲全。復進諫列。此天地之造也。今韓維之上客程頤之死
黨。猶柏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整。乃天下之
深憂也。臣安可忍不辨而去哉。所以辨者。亦將欲明一身之枉。大則
欲救天下之害也。願陛下垂聽而察焉。夫凡臺諫供職之體。當有章
疏。所言之事。必以急者大者為先。以近者小者為後。此其體也。今政
令之得失。小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亟攻
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實易為程頤報怨也。其一則杜紘藉此以
悅韓維也。韓維之門客也。故專韓宗師。恭秘閣之除命。韓宗儒罷職
之迹。郭茂恂盛令人共幸蔡確。韓氏則維之職。臣亦深也。故杜紘者
與韓氏為婚姻。然判北京。其黨以為本路運判。朝廷起紘於停廢
之中而遣之在河北。未數月召為大理少卿。荷德於韓。豈常不報。其

人天資剛深。持論常峻。每衙數獄。主議維重。以求合韓維之意。舜多
從其謗。於是表裏相成。與其百擾。其論維因此益喜。若恩有待御史
之除命下之初。不協公議。臣是時深欲論奏。適會傳堯俞等事未辨
明。恐不知臣者謂臣又起爭端。遂隱忍而罷。則紘之言臣以悅韓維
迹狀亦明矣。至于實易為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者。今二人者
不知何詞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
罪乎。是不詳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
之曰。再斯可矣。蓋中人之性。偏理不能盡明。況於事變。必再三思慮
則庶幾無悔。雖聖人亦許之。夫以孔子之聖。許季文子之再思。而臺
諫不容臣之深慮。亦已過矣。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以救。為薄
於風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固有取捨。不可執一而言也。臣雖不救
同官。薄於風義。其過小也。實知不當救。而苟為雷同。附助黨與以救

之。則難於劓法，其罪大也。臣寧有小過而不敢為大罪，寧被何列之譏怨，而不誤國家之大事。臣何恤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絕，必欲臣廢逐而後已。臣竊痛朋黨舉至於斯也。夫朋黨之人，奇發於忠，於義，於直，辯之以智，成之以辯，不可不察也。昔劉崇晉哭李積白麻者，為論謂朋黨之[illegible]，而蔡確李師之兇者為附李逵吉也，皇甫聖世，復啓此風[illegible]大武黨錮漸不可長也。臣伏聞神宗皇帝嘗戒諫官曰不得[illegible]以陰有中傷，祖宗訓戒著在史冊，安可忘哉。恭惟皇帝陛下[illegible]孝規天枝，紹恭揚祖考之光，詞超對工書景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聖哲仁慈，越出千古，四海諮嗟，為執持矣。神遇而心悟，其於邪正了無遺察。臣雖以蜂蟻之命，亦於虎豹之群，憑賴天地之力，未賜斧鉞之誅，以安其餘生，而不憂也。雖然，臣竊懼囂不能已者，蓋衆口可以鑠金，積毀可以銷骨，言者殺人，入市有虎，言者三，豈不免罝疑。雖步一履，深誣朋黨之陷，窮此臣所以為寒也。夫竭力事君，有死無辭，死得其所，又何咸焉。臣之區區，惟恐不得死於陛下之斧鉞，而於朋黨之陷害，則臣獨有惑也。伏望陛下察據臣前言，罷臣言職，免使紛紛頻黷天聽，臣不勝幸甚。

陶又[illegible]罷京西路轉運副使，除一小郡。上奏云：臣近拜疏，具陳本末，乞罷言職，免使紛紜之論，煩黷天聽，乞免之誠，必蒙聖慈，然聞除臣外路轉運副使。雖陛下知臣無他，哀憐全庇，未遂誅殛，猶欲付之一道，養以厚祿，天地父母恩深德厚，真幸極矣。然臣尚敢冒鈇鉞之威，傾布腹心者，免害任者，蓋為陛下以臣為是公也。黨人以臣為非私也。受恩於陛下，則生可保也。得罪於黨人，則死不可保也。當此之時，臣欲不言而去，則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不有鬼誅，必有人禍。臣欲言之而去，則讒者必謂臣[illegible]以[illegible]欲肆擠[illegible]

與不書，皆可罪也。雖然，臣今日在[illegible]則猶可言，明日罷而去，則不可復言，徒抱恨而死，目不瞑矣。臣[illegible]忠憤怨狂躁之責，而不忍負陛下拔擢生成之恩也。蓋為皇帝陛下承祖宗廟社之寄，恭默未言，太皇太后保佑嗣聖，務以德治萬外之事，有所不知，每與講謀天下之政令者，惟執政數人而已。每欲聞[illegible]朝廷之闕失者，唯臺諫數人而已。每使說經術，開發聖性，以[illegible]道德仁義之實者，唯講讀數人而已，則居此職者安忍以回邪[illegible]陛下。今臺官以阿附權而執政應之於內，諫官以怨仇欲[illegible]為諫，臣助之於外，在百一介不足，[illegible]然此風一啓，非朝廷之福[illegible]何則今日罷一小官而[illegible]明日誠[illegible]大吏而中傷，推此而上，何[illegible]不可，雖陛下他日覺之，亦恐根株已深，而剿除不易也。況臣今[illegible]激而[illegible]清[illegible]由吏上[illegible]諫，敢於此時，敢效古人之尸諫[illegible]陳當今之事，[illegible]前[illegible]之願陛下知之者六。然後退就斧鉞，必未為晚。伏望陛下寬臣憤怨狂躁之罪。一賜省覽，幸甚幸甚。臣聞[illegible]朝故事，為御史者有兩府是主，蓋慎避嫌疑，蓋置臺諫以檢察兩府之過，若用其門生故吏，慮致私徇，此祖宗[illegible]下之機，措至深至密[illegible]處以表此制，隨者只避親嫌，不[illegible]舉主，昨除杜純為侍御史，明知[illegible]蔣之奇[illegible]親[illegible]不迴避，豈[illegible]用無復忌憚，中外傳聞，莫不駭嘆。蓋[illegible]紘之[illegible]為韓維[illegible]雖情豈不相厚，動息豈不相通。雖有過[illegible]純必不言，雖有怨，則純必不報。害政之端，莫甚於此。今純雖已罷去，[illegible]深怨[illegible]而兩府又用其親戚門生故吏為臺諫，表裏作事，以[illegible]臣今日不可不言而去者，此類陛下知之者一也。純之本末如[illegible]入，不敢言者，畏韓氏之勢也。韓氏之勢，誠可畏矣。宗道為左司[illegible]為司封，宗師為衛尉，劉[illegible]為中書舍人，未甚過也。陛下方以安[illegible]治進退大臣，務全恩禮，臣亦未

敢指此以詆譏維也。至于近日則頗俾[illegible]及宗文為兄[illegible]詈。又有侍
吹而推軍巡承者。又有[illegible]史一[illegible]之闕流於京通判者。乃其子與姪
也。孔宗翰為刑部侍郎。杜紘[illegible]大理卿。張元方為府界提點。李承之
太常博士。馬琪為清河輦運。[illegible]彭年為司農少卿。楊景誼知開封縣
謝景温兒戍都。得揚州。郭茂恂貪贓放罪。得晉州。徐叔[illegible]待闕墨[illegible]慶勘
滁茂物帛。皆其親也。臣方欲極力言之。而自遣杜秦[illegible]孝未[illegible]及。今韓
維雖已罷免。臣恐他日事執方知維之權積。臣今日亦不敢不言。而
者。此願陛下知之者二也。劉摯成太平無事。尊賢重道。起遺於山
林之下。而任以輔弼。日侍天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勿動。非義
勿言可也。今乃[illegible]讀之屬。往往與內侍密語。非其體也。向者皇帝陛
下。偶因發瘡。未御講筵。頤乃申請乞今後須得聞報。亦難中外之聽。
不知義也。講定學制。[illegible]無恥。禮部遂一駁正。三者至今依違未決。

議者非之。臣又風聞頤在汝州日。占民田數家。起[illegible]邪[illegible]在彼兩年
其重[illegible]雖未審其實有無。果無之。是他人以惡語加之也。果有之。則
昧非朝廷所以待頤之意也。臣[illegible]此久矣。未得信實。而不言也。至于
今日。則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三也。古者冢宰制國用。於
歲杪量入以為出。周公制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然則邦家經費
乃執政所當留意也。今聚斂之[illegible]為除已盡。而侍從之費[illegible]少裁[illegible]
雖降詔委官裁減冗費。而所減者唯將官公使一項。歲可百十萬貫
其他則皆細碎毫末。蘭[illegible]臣恐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未免過於取
民。宜詔三省與戶部裁定國費。使侍[illegible]始學上以富國。下以寧民
此願陛下知之者四也。國家宗社所以延長萬世。德澤及人。論決[illegible]
讞者甚[illegible]懸。秦漢以來至于五代之弊。然[illegible]殊有實效故也。天聖中。詔
天下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illegible]上請。例蒙寬貸。州郡絕有不虞[illegible]

之罪。則與免駁勘。自昔至今。由死得生者。未知幾萬人矣。近歲刑寺
此條。於是天下之獄。往可疑不可疑。可憫不可憫之間者。皆畏駁勘。
更不奏請。率皆文致其罪。處之死地。臣恐刑獄益寃。而濫死者衆。則
與免駁勘之條。不可不復。此願陛下知之者五也。大君子小人之道
各有消長。觀大勢何如。則治亂可知矣。君子盛進則治。小人[illegible]則
亂。世主所以防微杜漸。而慎其用捨也。今朝廷選拔材器。澄清流品
勤亦至矣。而間有小人雜於其中。不可不慮也。王安禮老有吏材。曉
民事。委以治郡。乃其所長。然其人樸行污濁。心[illegible]神宗亦嘗稱
為惡人。既差知成都。尤遇闕下。不宜留在朝廷。既許辭今[illegible]成算宜
令速赴新任。盧秉著昔在兩浙提刑。[illegible]宮[illegible]至今瘡痍
未復。在渭州虛冒[illegible]求合李憲[illegible]於[illegible]知[illegible]
蔽之。素相比服。陰險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時中[illegible]孫昌衡[illegible]

官。劉壽之貪。見於已試。而又任之以經略發運轉運使之職。必無以
副朝廷德意。而害及[illegible]願陛下知之者六也。凡此六者。陛下
既已知之。願以漸[illegible]成[illegible]使大臣小吏不敢為
欺。天聞日之。則[illegible]民章[illegible]臣雖朝夕聞[illegible]死塞請。亦
無職[illegible]多有僥倖。今轉漕之職。必難安處。未免瀆
言。重瀆天聽。伏乞除臣遠小一郡。俾安其分。
元祐元年。左司諫朱光庭乞以善利二者別邪正之臣。上奏曰。臣聞
自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別邪正之臣而已。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
進。則天下入於否。然則何道而別之。在善與利之間也。正臣一意在
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忠盡心。未嘗不[illegible]。邪臣一意在於苟[illegible]
欲為佞為欺。無所不至。恭惟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聽。始見正臣
在朝。日實[illegible]當知邪臣之在何道之外。臣願陛下[illegible]此志[illegible]

用人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亦退
則天下何患乎不泰也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狀曰臣昨日爲
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殊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爲朋黨難辨
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爲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
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辭審要可容易大防亦以臣言乃有須
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
未能少開睿聽退而愈惕不敢自安然須至重復陳論以竭愚衷
釋聖疑今吝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
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
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
安石自負學術卽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日
惠卿爲大儒熙司馬光爲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
固合永爲商鑒恭惟仁宗皇帝政敎施設實爲帝王之師從諫審刑
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
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黨論遂起大爲
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累石介竄至斷棺其時
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寬之德然自消
此事至今以爲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法
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
孔子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擧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爲善
人矣又曰舜有天下擧皐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
屛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况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
德至於克己今古無倫前此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
召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洪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
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聖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純仁又繳奏歐陽脩朋黨論疏曰歐陽脩朋黨論曰朋黨之說自古
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
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
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
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
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
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
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
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
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
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
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
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
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淸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
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
能誅戮淸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而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
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

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又論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偏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者不欲察焉。小人欲加之罪

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偎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

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臣聞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太平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搆造語言。毀詆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汙一二忠臣。漸廣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駭陛下知人之明。失隆平泰治之業。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通塞。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群議。惟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官。兼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是善人之好惡。凡所彈奏。亦在深擇。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君寡亦多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搆造之言易為明察。若不追詰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切見本朝歐陽脩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謹錄備上進。伏望萬機之暇。時賜覽觀。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區激切之至。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鄧綰對曰。君子指小人為黨。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盡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陳次升奏對曰。臣伏覩周种李孝倫已官。張康國蔡綸吳伯舉李穫。宋喬進因賜對。除宋喬知鄆州。以伯舉太常博士。餘皆提舉常平司。臣竊以爵所以旌有德。祿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功而祿。何以[illegible]人之勸。故人主以爵祿為權柄。而磨礪天下之[illegible]

入必補其職。恭惟神宗皇帝勵精庶務。克登百工。天至每為人材。必
召對。能者隨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蓋所以明黜陟之公也。風
聞前任官登對。朱[illegible]不稱旨。故與知州差遣。旦自通判升為郡守
已是進職。若得常調一郡。亦是優佳。今乃除知泗州。況泗州地望非他
郡之比。經是任外則為[illegible]則是寺監官。如此則是與稱旨者並
無異矣。以[illegible]一人泗雖[illegible]所以旌別人材。今例有選任
是有召對之名。而無升黜之實。朝廷用人。如此豈可惜哉。除授召累
國體。伏望陛下稽放先朝故事。召對臣寮。必擇其強者而進之。其不
稱旨者。令歸本任。屢使賢否有別。多士知勸。其朱[illegible]差先有旨揮與
知州差遣。即改差常調一郡。少示黜陟。甚允公議。取進止。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知人者智。信人者仁。人道可以治天下
則與之謀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智大者不知之以詳

細苛小者不責之以闊達。能者盡其能。藝者展其藝。使辯士不得以
辭屈才士。不得以文亂。勇士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機合。貪士不
得以利壓。有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
官。按法而罷罪。如師聽之。不可亂以簪纓。貴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
舉意已得之。先之所見。情已察之。雖邪惡之巧。是非無以逃於我
而陟降進退。屢置[illegible]奪。[illegible]無不由乎我。此知人曰信者也。無夸外
無學。好惡無別。取捨無擇。故人觀其倚而濟以應之。倚於名高則說
說之徒至。倚於學則聚斂之徒至。倚於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
計數則論變之徒至。喜言獻於前。重祿[illegible]於後。使夫喜功易進擢拜
闔之說[illegible]摩之術。排擊於必爭之塗。講[illegible]於孟[illegible]之地。前之既今
後則知之。昔之既推。今則擢之。名罷可以飭。恐感可以意移。此知
於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

威尊。知於人之君。使人唯恐不為以自修。故勢輕而威尊。凡此兩者
治亂之所繫焉。人君之所審擇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然則知
人之本。未始不先乎知言也。夫天下無事則欲言者息。天下有事則
不能言者出。設以言擇人。以人責事。雖未[illegible]必能[illegible]也。信乎經大事
興大利。[illegible]而[illegible]此[illegible]有[illegible]變之功也。言乎明察
謹[illegible]。[illegible]義者[illegible]犯。則有誅[illegible]必有制[illegible]之功也。言乎節財用。阜通
貨賄。使公私無不足之患者。必有富國之功也。言乎修[illegible]。[illegible]謀
械。選將帥。使敵人不敢加兵。必有[illegible]之功也。言乎稽謀有略
衰。功有時。竭人力。盡地利。必有[illegible]之功也。言乎明禮樂
人。雖賢不肖者。好惡智學。則必是[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教人之功也。然許
人以可用。則不可用者無以知。信人以不能。則能者無以見。故因而
任之。使自事之。因而與之。使自成之。功當其事。事當其言。言者實功不

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者誅。大臣不能為朝廷[illegible]功[illegible]不能為[illegible]容
之助。士大夫不能為緒[illegible]之助。賢不肖是非[illegible]揚其稱述者而已
窮矣。故好誣者不能說言。言則不實之罪隨之。好[illegible]者不能隱言言
則[illegible]之罪隨之。好大者不能參言言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好毀者不
能[illegible]言則[illegible]之罪。其誠可言則言。說不可言則止。為其
言之不可聞而名實[illegible]不可攜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三命大夫。治[illegible]即[illegible]而毀
[illegible]對闕人民。[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陽侯
人[illegible]門[illegible]不闕人。代有[illegible]之為[illegible]大夫
身之[illegible]知言
者也。於此以責人[illegible]知之。人
[illegible]所能[illegible]用[illegible]所不能用所能者
[illegible]才而自[illegible]唐太宗嘗謂高士

唐臨雖不易節而行之者胥鯁唐儉出言可專而來一言及國家事
楊師道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長孫無忌應對機警而攻戰非所長
岑文本敦厚而謀長經遠劉洎堅正而其言有益馬周敏捷遂良
竭誠依人太宗知此數人之才而用之數人者亦莫不盡心以應上
使太宗不以一人知不足以周物唯其之我故知人者始於識人
之言而終於盡人之才此其所以聖王之所見非下之所能為也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illegible]狀曰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
然之[illegible]朋黨[illegible]而不能辨者或實治亂
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善人君子黨事殺戮至錮天下之
賢者而有[illegible]人也故漢以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
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起相黜[illegible]君子[illegible]無餘其
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

卷之一百五十五

蓋君子之進則各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衍私立黨以固寵
世主[illegible]疑臣下之背公[illegible]朋而小人窺見間隙歸[illegible]
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朋黨之與[illegible]而不同是
非[illegible]不容[illegible]之不已遂生亂階此小人所以常[illegible]而小人
所以常得志也[illegible]歷代之[illegible]自之言所以開衆正之
路[illegible]而日近[illegible]論精有朋黨之[illegible]人衆主之沖幼
陛下委任大臣之[illegible]之勢而為人主之
聰明[illegible]福也臣願
陛下深覽前史[illegible]多士[illegible]之氣庶能
破姦邪之謀而[illegible]天下幸甚
紹聖二年[illegible]上[illegible]曰臣切惟今
大臣[illegible]一時明哲之處[illegible]從

而好孝遂全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諂佞無恥
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
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
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illegible]陛下察此等之言果出公論乎朝
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illegible]家蔭孫五人皆[illegible]身後所生乃引元祐
例許奏為近日諸[illegible]事皆不管[illegible]官不帶左右字於權尚
書行郎[illegible]易[illegible]事請之公心可[illegible]故
元祐陛下紹述先帝者皆[illegible]先帝以行[illegible]事難以或陛下
若聞先帝[illegible]易[illegible]欲[illegible]陛下之
意不可不察[illegible]甚得人心[illegible]日陛下[illegible]國夫人
第沈[illegible]人人無不[illegible]為侍
郎士論皆以為當[illegible]出於宣仁之意[illegible]進閒[illegible]舍人再

卷之一百五十五

還而大臣尚欲再下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illegible]朋黨
滿朝[illegible]一言及[illegible]知論元祐[illegible]陛下察
姦不敢[illegible]之實[illegible]一言臣賦
性愚直[illegible]不能勝朋黨之論[illegible]外任以避之
畢仲游上言曰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illegible]未見可以積也而知
人之明則不可強得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乎士民而
通為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
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宜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
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其薄書刀筆
繩墨之間而勇者以自度觀天下士而遂言有以知其[illegible]

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至士。自正至部。其等級之相去固譬而遠也。
萬人。少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
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制寡。形
名是也。今取人之蠹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猶責
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
天子由此以知吏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
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至于士。自正
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
心。觀其所由。乃人所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
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
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咍。
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攝與於

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目度取天下士者為有間矣。故古者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三適
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麤。又有孔子
所以知之以治其精。而為之賞勸以勸之。則雖親身情深。而不能逃
吾之法令也。既不忘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
賢而賢則無賞。而唯用學校科舉保任之法。終嘆人之難知。蓋未可
歎也。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召還。上殿劄子曰。臣竊惟聖君踐祚。要在正始。
正始之道。當自朝廷。朝廷一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記曰朝廷
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蓋用師後來有不罷者也。然進有出而無
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塞。又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所謂濟濟
濟命九官是也。所謂翔翔。翔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如此。

可謂美矣。竊見近時學士大夫往往競進。惟相倣以苟求事為精
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
能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恭惟陛下睿哲聰明。深燭民隱。修明百度。
首以人材為急。而臣陛侍神考元祐補外逮今一紀。陛下即政之初
首加識拔。臣夙夜未知所以論報之方。區區愚忠。豈能自已。伏望
陛下慎初謹始。正自朝廷。崇忠厚之臣。擢靜退之士。使躁輕者革心。
淳薄者易慮。建用皇極。命宜中和。以敬百志。以熙庶績。以追唐虞三
代之治。臣無不勝願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五

知人

宋徽宗時左司諫陳祐狀奏曰臣兩奉聖旨討會左正言任伯雨同商量論列事臣韓忠彥擬引元祐臣寮畫一勸會元祐臣寮刑部本案戶賈易工部董經趙敬太常張耒楊康國吏部黃庭堅晁補之考功劉唐老司勳陳察人才均爲可用特進近嫌疑而已今若論列付之二省不免改易既非利害所繫徒有分別黨類之名天下之人且妄意朝廷遂去元祐之黨復興紹聖之政事議論蜂起變惡相勝必復爲異時之患因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臣寮幾十數人使輒攻擊是朝廷之上公然之黨也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而欲有爲於天下難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冰炭之不可同器鑿枘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君子所守而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堯之聖而曰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堲讒說以孔子之聖而曰遠佞人善爲國者必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子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害君子蓋朝廷之上必使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國事擬議注置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毛

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伸矣君子見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爲非以白爲黑家敝國亂所不爲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爲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小人以營禍亂之源哉蓋小人聽其言則似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旨以悅人主之好義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深謀詭計以離間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禹共處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鯀故天下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消長哉在人主聽察何如爾昔者劉向當爲漢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遂是而衰諸葛亮書與蜀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齊桓公任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豎刁易牙則身殁其國爲世大僇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爲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陛下留神省察

右正言任伯雨論辨忠邪書曰臣聞諫諍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以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售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桓帝以災異數見博求直言及劉陶上書則不能容史觀書獄盡人而被誅李少良論元載而見殺未嘗不掩卷興歎慨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illegible]欣報萬口而

詔有言之失中。朕不知罪。又曰。尚慮乃心。無悔後言。則咸懲而罷之。以論。蓋陛下披至情勤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未肯一吐。是天下臣子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爰及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臣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設不得其當。疾苦非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特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興餘。盡惟其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闕失大矣。比賤臣於草茅識朝廷之言。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籍。曰誅李膺杜密諸夏馥為黨魁。范滂以周而黨禍海內塗炭。十餘年漢綱誅徙者不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各植黨與。更相報怨。縉紳之禍不解者四十餘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而儉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指除天下善士。讀唐衰亂之禍。於往見於今日。甚可驗也。夫毀譽者。天下之公論。臣竊惟朝廷毀譽。或不與天下大異。故責安崖州司戶參軍司馬光。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忠。而天下以為姦。此理何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而陛下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專有一己之私。不顧國家成敗。是謂之姦可也。變亂是非。頗移主意。懷道德者無以誣陷。負高名者無不在翦除。謂之姦可也。蔓置滿門。私謁蹊隧。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以益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然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讎者。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造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者

惇博有之。惇皆博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者而與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為狸。則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則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謬賞濫罰行。而佞人倡伴矣。如此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夫光凡事四朝。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過之。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周勃木強敦厚。故屬大事。安劉氏非勃不可。汲黯好直言。面折人短。故能寢淮南之謀。輔少主守成。賁育不能奪。由是言之。姑欲用於奏書便捷給。則人人皆可為公卿。欲用於利害安危之際。無負於國家。非正人不可。臣疏賤平生不識光。而光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姦邪所誣。負天下之謗。是至如惇狙詐陰賊。臣不能盡知。可徧天下士大夫。問曰惇賊。昔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天下事之。不敢名。呼為贊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敢名。呼曰侯。今惇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賊狗也。蓋貴主恩而禍國病忠臣。為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以實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惇指元祐之臣以為黨而殺之必死。獨蘇轍猶恐困天下之賢者無所逃。皆須等專以謂不預政事。則須死。時宰相以何理也。惇竊國柄也。自陛下承天寶命。入紹大統。海內翹然日跂新政。京師人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又曰。大惇小惇。無地安身。大惇謂章惇。小惇則御史中丞安惇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此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使朝下史臣不書。而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耳。六官之長皆用民譽而無謗言。於是乎能霸。陛下奄有四海。選擇一二臣碩。民望此臣恐傷天地之和。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疏入

人學之壞地毒螫其山君宮人根於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國勢
安強。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變急危疑之際則必有反覆賣國
之心。陵危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古殘害正人者非姦臣則逆
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捐之者石顯也。逐韓瑗來濟褚遂良長
孫無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謫王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
甫也。貶杜佑指李泌殺顏真卿者盧杞也。殺孔融楊脩崔琰者曹操
也。誅戮閔中舊族者董卓也。盡去中朝名士者柳璨也。夫正人者君
之羽翼姦賊忌之必翦其羽翼然後得志惟陛下前知遠計深杜姦謀
力收骨鯁之臣自為羽翼其所以銷患變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
夫宰相者使百官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
不聞糾姦邪門下不聞封駁詔令共持喑默之事婀非宰相使之
而誰也。昔李林甫以其罪大賊頂惡極通天則邦天下邦人怨蓄布

在言職者以禍福無敢上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人
主不知此可以為後世戒也其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趙婕妤為
皇后太中大夫劉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辛慶忌之徒救
章請救之以漢之中衰猶有諍議主張善臣頃者諫官鄒浩以言事
得罪先謫左右大臣拱而觀之諫垣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矣
夫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台官耳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
切姦諛若此則陛下亦欲求拔忠藎開四太平孰為陛下言之哉為
陛下行之哉詞臣若邪說者進陛下亦有充耳之聽明不得行翻進
一人而復止禁逐一使而再移是非紛錯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
矣共惟陛下聰睿聖之實體溫文之德皇天眷睞宗廟顧享付神
器今欲仰承上帝慰答祖宗之靈而國勢若此此臣所以為陛下慮
也臣以為陽也陽為君子陰之為小人會為臣為小今日有害客臣恐忌

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且侵陽
故其變為大其所以消復之道臣不敢曲專異說旁取雜家姑以經
傳所陳聞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上
至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謫於日月之災損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
宋璟曰日食修德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
也。此言猶于詩著于傳可以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
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貪宰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
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
陛下至誠毋忽
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尹洙乞戒朋黨之弊狀曰臣嘗聞自古
朋黨之論既起未有不為朝廷患臣不敢遠引讀唐敗亂之迹為今

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說互作當朝廷所欲為我亦有傾
危變詐之言日以飛語相關為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
急求合務希寵利遂使搢紳之禍衆中朝緒而排斥為之一空遠而
方閭海內多故君臣無間暇之日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
以來治尚簡靜以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惟務使善進用參合不問
新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判天下士大
夫始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一以
建中靖國元年為紀年之號則陛下切於致治之意蓋可見矣臣
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徒伺候開第出入權門或巧說
言以甲人或妄生虛譽以乘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廢反
覆之說以陰動柄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騁曲辯紛
以變更朝廷之好惡假學議以尊吾私意以亂公論或作非篤

為實豈顧紛紜之害理唯期協輔以進身賞與斷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易底靜安臣願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拷行成憲及出榜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朋黨之弊從善人君子之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建惟陛下察之

徽宗時校書郎陳瓘上言臣聞為善者可愛為惡者可憎惟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則是可憎者有可愛也可愛者有可憎也此乃聖人經世大公至誠之用也而平之術和而可也前日朝廷之上深疾而可見安石之所可而神考之所謂不可者必改神考之不可以從安石之言執一而發有其為乖謬也言考於則一可者偏而可者并弃者之言必有可深臣故曰兩可可聞孔子曰義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所不可其可多矣況兩可乎此正是聖人制變之所當務也

殿中侍御史何鑄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險自售而設意初歸若忠事君之失懷險戲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侵易無稽者為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宣諭中外等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

大司諫江公望薦人材上疏曰臣觀奉御卯日論薦人物臣退竊思之以為臣之所當言正陛下之所欲聞臣聞之孟軻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夫是以是是而非非則是以大人君子聞而在位人惟帝其難之苟以為難則舉而不咨矣是非明徵在上賢不肖以白白黑之不可亂如離兜之當義猶且咨也蓋盡人而知然後能無所不知陛下勇智天錫聖數日躋廣覽遠聽嚴密側聽無所不還故於人物如鑑無心妍醜不能逃其質若權衡應物輕重未嘗失其平稱下咨微臣以廣耳目竟帝堯之用心也若臣涉世甚疎猛國有

十年間世味無一經心銷知靜極傳以心靜天地之鑒心為靜天地猶可鑒況人物乎臣之所知或得所稱或觀於已試或為察友而知其所趣或於孤遠而見其持守不厚族姓不黨與不問親讐不挾權倖采之公議僉以為允陛下廓天地之度無物不容擴神明之用有瑕必匿搜羅包括咸在其中遺其所短用其所長不求其備隨器而使故人無不盡之才才無不濟之治向臣一人之所知以類而求臣之所知才不可勝用矣求之一人且如是則公天下而求之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以言君子泰亨之時拔其一則各以類從矣此正今日之所急陛下不問疎遠如臣者尚且咨之臣不為陛下盡焉伏乞更賜咨訪以驗臣之不妄謹列姓名于后

公望又論哲宗紹述上疏曰臣竊以哲宗紹述一意輔政非其人必過於已為同惡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伴時事必指為挾議借威柄以快私讎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驚駭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讎怨斬絕之原也元帝信此人而然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複生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為好惡以示合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人欲論之泰皇天后土何

殿中侍御史龔夬乞明忠邪劄子曰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國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欲革面以求自入或中邪說以抵正論或妄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追人善或巧為

貴戚或陰結左右矣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
亂是非淆殽曲直以疑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
子直道而行未為機變則必陷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忽未
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察忠邪辨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
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
自守今臣不言則為已負平居之志下孤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
惟陛下深察臣言以下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
賢退姦之意將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欽宗靖康元年侍御史李光論王氏及元祐之學奏曰臣歷睹朴樸
當陛下初政倚奉之後指實言路每因進對得聞德音未嘗不以紹
復祖宗法度為諸忠臣義士莫不歡欣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
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

世之學發明要妙若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
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修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為是
公肆詆譏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
為天下之大賢又不優劣等第之有公論觀言者之意亦不肯以光
為優以安石為劣矣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
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
陽脩之屬當皆與安石議其議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
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摹宏
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
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
祖述其說五十歲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毒流海內而祖宗法度
老大臣掃蕩無餘遂致夷狄長驅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

宗不救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欲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
昭此誥一出流聞四方議藏民聽人心一惑不可復救非朝廷之福
也
諫議大夫楊時乞分別邪正消除黨與狀曰臣嘗考漢唐之所以亡
其始皆自於朋黨者乎歐陽脩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
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自蔡
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己者使無敢言然後肆意無所不
為以制其前日之禍上皇洞燭其非以稍絀賢能為朋黨籍形之詔
旨而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深鑒而奉承之者也近聞一大夫聞
復有為朋黨之說以欺陛下聽者或指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
黨夫以二十餘年之間而是數人者更為相則天下之士不仕則已
其仕於朝者皆其薦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

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其果行則搢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
未可知也然臣切謂所以致黨論之興者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
王黼而李邦彥勸為身謀自盡遁逃之計割地捐金實理王以主和
議罪浮于綱而納聽盡出于朕聞亦與京黼不殊今乎黼伏誅而京以
止竄而綱以邦彥僞為未致其責公議未厭此論者所以疑有其黨也臣伏
望陛下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餘
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其察其賢而用之不賢而去之分別邪正汰除
黨與則天下事甚易無事當以黨附為言者是必姦人欲中傷善
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書
其言最為詳切謹錄進呈伏乞詳覽
監察御史余應求論明黨宜辨之於早狀曰臣嘗觀李德裕李宗閔
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內小以至大國以亡公綫唐牛李之禍言

忠之而不能去。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謂君子小人其勢不兩立，猶如冰炭薰蕕之不可並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路則排君子，勢之必然，無足怪也。惟明君能辨其人為賢為不肖，其事為公為私，其言為實為虛，其心為忠為邪，則君子小人自判，而朋黨不足患矣。文宗暗君也，不知察此而患不能去之，豈不謬哉。國家自元祐紹聖以來，起朋黨之論垂四十年，執政稍假政事之異同以名之也，近歲尤甚。不問人之賢否，功罪何如，凡為執政所引用者皆指為其黨，故有蔡黨王黨之目，更相非毀，迭為進退，不復顧國家之大體，唯恐其黨之不進也。又其甚者，舉其一門父兄子弟亦閒自分實者，果何理哉。此弊不除，為患甚大。陛下禀英睿之資，灼見弊忠邪，進賢退不肖，必無疑貳，此君子道長而小人退聽之時也。臣今羣臣雖敢為黨者，然而考之師言，操之物情，或謂一一漸進，其實者

前此用事者議論不能無不協，趨向不能無少異，已有紛爭之語，疾閒之，紛紜不已，迄至日深，非特不能用心輔陛下維新之政，且將小人之黨日盛，而君子獨立無助，朋黨之禍又甚於前矣。伏望陛下辨之於早，壞散羣黨，庶使無黨，不勝幸甚。

高宗時，起居郎胡寅因上殿劄子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以諸離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見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晦而不明矣。臣子背君父則晦而不明，其如矣，則晦而不明。故權在臣下則晦而不明矣，夷狄侵中國則晦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囿振業貧民，減樂府黃門狗馬，除甘泉宮衛卒角抵，齊三服官，省用度，厥其誠善矣。然紀綱日壞，國祚日衰，蓋由日蝕蔽元日困，以知人不明，使真偽淆混，蕩然之社稷之臣不察識

請令司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誅殺，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恭顯，則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固國祚，抑蕭執，救黎元之困厄哉？至如昭帝，以孤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雖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孝元撫循誠得君人之本，則陛下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諫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群臣之邪正已皆明白於胸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倘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聽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難

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識帝王心，而窒六欲，如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而論至聽言，以為博盡一世之才，與之一遇，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錯，然後天下可為。伏覩古論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一□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維持綱常，用然後輕服人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愛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苟其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至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然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逐利為得計，而於國事惜不加卹，非不加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

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李林甫國忠旣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從而舒
翰出兵潼關，搖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謀，不顧社稷計，及遭疾危禍之
身，身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晩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禍也。范
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
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
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
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患不能
用君子而退小人。蓋亦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
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
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遍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富祿之所累，好
惡正則不為姦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之以察，識之以任，則君子雖
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已。蔣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

〈奏議卷之百五十六〉 十七

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任，害
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畫以起
中興之功哉。陛下旣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
下不勝幸甚。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朋黨劄子曰，臣竊見自昔論朋黨者，
無如歐陽脩之為詳，書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
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之之罪，則有
可誣者，有不可誣者，未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
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
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

之，則無免者矣。夫善人之相與，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
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
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
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
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
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
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衰亡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
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
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主惡
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者不可勝言
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
以為欺罔，故曰其所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黨任而不

〈奏議卷之百五十六〉 十八

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
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
可勝言者，朋黨也。慶曆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用於朝，善其所為，
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
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卒得以光明于時，與宋
社稷無窮之福也。劉向之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
於朝，唐文宗優游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
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
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
造為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名士，皆指為朋黨，賴陛下有
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威德，可以無愧於仁宗。

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爲盜。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篤實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使是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時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看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附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雖進易退難。此君子也。貪榮祿無厭。此小人也。臣嘗以此[illegible]君子小人之分。審察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側。則同於己者舉之。以爲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illegible]禍。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己者而稱其爲君子者[illegible]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亡身亡家。喪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後詔賜御書否泰卦。因陳卦義。上言曰。臣昨日特蒙聖慈。頒賜臣御筆親書周易泰否二卦。臣以愚庸之質。叨竊相位。絲毫無補。俯仰實慚。不謂聖恩。有隆時書賜之寶翰。許以珍藏。感荷私心。非言可盡。臣竊惟自古小人之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相與並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何用黨之有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以圖利祿。詐之[illegible]。故爲小異以彌縫其黨。或內外合作以信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君子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謀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守其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朋黨可以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積而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積而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否之所由而生焉。否之上九。三陽已盡。復變爲陰。則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陷塗炭。陛下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陛下常思其否焉。臣區區願效以爲獻。不自知其妄陋也。惟陛下裁赦。

浚乞別邪正。上言曰。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爲萬世人臣之戒。謂以有天下國家要在於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專。則爲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後。明受之變。當時從邪黨而爲侍從。偷[illegible]傳而有所[illegible]其罪。閒大慶後乃繼踵作相。守樞[illegible]。何以勸忠義。亦風[illegible]論者。必欲正其罪而[illegible]。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illegible]無所不爲。而死之[illegible]

之以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
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偶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爲
死黨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
揚而禁錮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養。特逐而去
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浚議君子小人上言曰。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
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
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患甚微。其情難辨。人主
當留意焉。於是自昔帝王之用心。悉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
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而君必曰某
爲君子。某爲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其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
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

○奏議卷之一百十八　十七

哉。知之於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眞爲小人者方且化
而遷矣。使其言者之然。抑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豈
浚又曰。臣竊聞眞宗皇帝嘗有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爲忠類
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當不恤於權。權者良則
秉同委曲則不暴。豈不戰於爲姦乎。如此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
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
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爲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君乃營私
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爲權矣。逢君之惡。事無阿徇
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爲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高宗時。趙元鎮除宣撫處置使。朝辭上奏曰。臣蹤跡孤遠。待陛下特
達。知臣依無死所。圖報大恩。方圖歎多艱。中外未人。乃委臣總師遠
以愚賴主憂臣辱。其何忍辭。然自月食下以養遣從▢使揚▢▢

時小功標榜與聞政事。趙鼎之殿陛密勿見旌拔。誠獲伸無復▢▢
即主全廢見。謂撲忠而萬目睽睽指爲匪闕。今乃以寄孤寓儒士而
特使佐萬里之遠。曾無一毫之善可厚記憶安。得不少陳悃愊。以
聰聽。臣竊見自古人君善用人者。莫不專其委任。假以事權。任專則
辭無必生。權重則讒謗立至。唐之賢臣勳業如郭子儀。猶困於魚朝
恩。裴元振之謗傷名德如裴度。亦被沮於元稹。魏洪簡之朋比。子儀
明哲自將。僅免危疑之累。乃度辨論激切。卒陳此鎮之功。況勳名
春未及兩人。今求其成功亦已難矣。而臣陛下當建炎圖治之初
嘗出使川陝。國勢事力皆倍於今。浚於陛下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
待浚有鑿山帶河之固。君臣相信。內外相資。委任之篤。今古無有。
終致物議以就竄逐。臣頃在紹興。人或指臣黨浚。故浚之貴。不敢以
一言及其是非。今者竊究其用心。稚昇其情。而窮其迹。失地錯繆之罪。則

○奏議卷之一百十八　十八

有之矣。必盡如言者之甚也。大率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則小人
不安於分義。謂名器可以虛授。爵賞可以苟致。一不如意。便生厭望。
川蜀之士。率於賦年募士品關陳論。展轉相傳。以無爲有。一姪稍擅
何以自明。是以有志之士。雖或冒犯死亡。爲國立事。無以浚爲鑒
戒也。雖然浚固有罪矣。臺臣抨彈之可也。諫官論列之可也。人君赫
斯震怒。誅殛之。浚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布衣之士。行伍賤役之
流。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上書投牒。人人詆罵。肆言醜詆。公共羣其
者指爲不臣跋扈。極人間之大惡。皆歸之於浚。嗚呼。一何甚者。亦與
浚之功與陛下之信也。而謗者至此。則明君不能自信矣。今臣無浚
之功。陛下之信臣無如浚。以有功而見知也。乃當此重寄。遠去朝
臣恐娼疾是非。行且紛紛於聰明之下。昔樂羊一篋之謗。幾陷誣罔
陳文伯之明▢▢中小之功。魏尚數級之失。遂以吏議。惟文帝晚悟

後有雲中之敎。伏望睿明鑒古今之得失。念事功之難成。假臣孤專。曲加庇覆。使得展布四體。竭志畢慮。少免陛下西顧之憂。非特臣之幸也。蓋迫情切。干犯明威。臣不勝惶懼俟罪之至。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輩之言。以謂知人無法。惟在心鑒之。夫知人。堯之所難也。故皐陶爲舜陳九德之要。一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無可言。及求之孔孟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一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也。蓋徒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請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君子。何者爲小人。皆未嘗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又惡能曉然獨得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爲有餘。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皐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克以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而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必何哉。以子成與翟璜皆文侯周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者。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知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行簡爲監察御史。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曰。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勝。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也。欲正之。故爲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也。欲亂之。故爲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用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爲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夬之爲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尤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朋國之無不至矣。恭惟陛下躬天縱之聖。遂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旣明。然所既先矣。臣猶以是爲言者。誠以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叨清光。謂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辨。故首用爲獻。伏惟留神幸察。

負龍圖閣李光乞辨君子小人劄子曰。臣竊謂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而治亂因之。蓋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未有兩存而可以有爲者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故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爲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爲否。自古聖君賢臣立言垂訓。未嘗不以

為孫本朝仁宗皇帝專任韓琦富弼范仲淹故四十二年之間天下大治羌夏又安海內生靈家給至今蓋不使小人參其間也夫邪正之不兩立猶薰蕕之不可同器而處梟鸞之不可接翼而飛也非正去邪則邪必害正此必至之理也陛下即位今五年矣延見士大夫多矣君子小人之情狀固難逃於聖鑒臣請為陛下畧言其槩君子者難進而易退孤立而無朋人主任用不疑則專心而直道其所舉措必欲合天下之公論而後已其事上也竭進盡忠退思補過欲其可而退其否逆所順而諫所為道合則翻然而來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斯而已小人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則枉道而求之及其既得之也則固寵保位惟恐失之於是內結近倖外交權右傍引小人傷害善類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又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孟子小人說阿之言能變白為黑則以清為濁以愚說詐則有若狡兔而文致人之罪惡則無異以貝錦也蘇軾有言曰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必可麾而卻之去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膻腥所聚瞬息千萬必可揮之使去神宗皇帝嘗問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否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危神宗歎息以為名言臣願陛下以此觀之則邪正分矣若序賢之際國勢之危若纖纊然可言之事未易悉數所謂端本清源一二臣願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任賢而行貪間之之謂誠見邪而不能剛決以去之之謂斷臣願陛下持大公至正之道以撫御海寓法天地備易之德以照臨百官知其忠賢則任而勿疑察其奸究則去之勿疑書乾剛以明斷陛下垂拱而致成功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揣度期於得合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形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皁櫪穅麋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陛境超軼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之為知人而舜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者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以岳奉之說曰方命圮族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固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也而堯考其實而已惟考其實以舜之聖終有以成功而鯀之不才亦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乃若朝廷任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由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為若功業則待事而後見方其無為孰識者莫能辨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以考實為實之法非徒高勢位而略志節也所以審眾情而得真偽者不得不然也况庶官之於侍從如賓環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躰歷既久名播流聞人人皆以為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屬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為獻畢言高惟陛下財赦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七

知人

宋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論知人劄子曰臣聞古今未嘗有不生才之世而君子常患於無知人之明今有知人之明則天下之人無不才者無知人之明而徒起乏才之嘆是亦厚誣天下而已不知其知兵而使之治財不知其知財而使之治禮及其不集事也則均得不才之名一旦各以其所長易地而使之三人者猶前日之人也而各以其才稱一動其機才否為之頓變是機也非智力之所能為天與之明道與之妙其於人也交際密屬於精神視聽之表固不可以言語筆舌論也文王之立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必有道而可得哉今不先究知人之略而但起乏才之嘆是猶謂無可臣臣嘗謂錢穀甲兵萬事之總皆可以立法惟人才不知其可以置法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微而非變法易令之所及故也為吾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留中之私喜好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雖不盡皆當要亦十得七八伏惟聖明省臣微切而加意焉

左諫議大夫王之望上奏曰臣愚不肖陛下過聽擢長諫垣臣未知所以補塞竊聞唐魏鄭公以諫諍為官恥君不及堯舜以此為慕以謂人臣如斯可以無愧矣然賢人君子立人之朝孰不欲其君至於得行其志者宰相之外獨諫官耳臣今獲當其職敢不以鄭公之心為心乎或者以堯舜為不可及欲致君堯舜者謂之責難於君臣以為不然堯舜之道甚大而易行堯舜之政甚簡而易為顧世不之察耳堯舜之道行於其身者惟孝悌施於其下者惟仁[illegible]錄之一無所難信乎甚大而易行矣堯舜之政司在於官人而官人之道在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已堯告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舜於皋陶亦云此所謂敷奏以言者也舜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惟成允成功揚皋陶曰汝作士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時乃功此明試以功者也陛下於群臣中敷奏之以言與言發於前而底績於後者何人也明試之以功與功作於始而克成於末者何事也以此察之則虛名不足以惑眾聽浮議不敢以撓至公真贗不容真偽判矣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而驩兜乃嘆美其方鳩僝功欲堯之用者而堯竟不從此言之不驗者也四岳薦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九載績用弗成此功之不効者也舜既承堯[illegible]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堯舜之政豈不甚簡而易為乎陛下以聰明[illegible]之資承堯舜付託之重屬時多事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憂勤庶政[illegible]其治效常成而未有大獲者非道之不講政未舉耳臣伏見今朝廷之上妨功圖位之習未殄狗私死黨之論日開以妄誕為才能以凶悖為賢正容執偏見而不求天下之通論各私所主而不恤公家之大計大抵幽闇苟且而為其身謀則工愛君不專而附其交黨則及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此風不革陛下雖欲致富國為治安之計臣固知有所不能也伏願陛下明詔在庭各屬節揚其心於論議之際端其趨於向背之間使廉恥興行風俗不變論之以言為必要其驗試之以功者必覈其實君附下罔者進為邪情飾而不變則虞舜四凶之罪在陛下其得已乎如是則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帝王致治之要術御世之至權也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王十朋除知湖州上疏曰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illegible]

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為病。君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嘗孔顏桀跖相間于前，左右佩劒，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況君子直而疏，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疏則不能無過，故人主之疑君子為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動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古所以治少而亂多者，由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共惟陛下睿聰明絕人之資，有帝王正大之道，歷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卒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illegible] 知人之哲，亦猶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柏；小人附麗，如藤蔓。君子進必由直道，小人進必由邪徑。往者潛邸一使令之

臣，竊弄陛下之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奔走其門。陛下特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麗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盛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由此舉。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之。附叔文者官止為郎，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不進；聖鑒當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異者，不附麗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況自奮；小人之進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羨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遂踞監司郡守，翕然胥效，為剝下益上計，州縣騷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嘗罷一監司，固足以為後來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

而治其細，又何足以懲？此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來，以何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若執大臣，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側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小人居之耶？臺諫在知邪正，既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御監而下，與外之監司郡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乾道六年，秘書少監周必大論漢儒上書曰：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製贊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趨向。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因訓詞所及，推廣聖意，為陳一二，惟陛下察焉。臣聞儒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德隆備，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相高，以功利相傾，此小人儒也。雖然，二者是非黑白，猶易辨也。至西漢則不然，所[illegible]乃任子[illegible]之鄙[illegible]之，支霍光之不學，至於服儒衣冠者[illegible]任，則公孫[illegible]賢，篡實為之，是非白黑實易知。此而[illegible]之，故以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蓋有數而云，雖於漢儒多矣。高帝固有以啟之也。當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所守如此，是說儒以希進耳。帝處信之，毋怪乎魯兩生之不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偽，高帝啟之也。使宣帝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我藝祖皇帝則不然，創業于初，首一趙普，記也，凝一子使者，未趙書詑也。規摹不易，廣廟乎帝王之佐，豈容如叔孫通輩希世用事，以為進取之資。先聖以來，朝相多名儒者，夫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以漢為監，以太祖為法，則名實昭不能踰，而士大夫趨嚮一歸于正矣。

乾遂聞國子祭酒加八拳論禮及知人疏曰臣嘗於經筵恭聞聖訓有
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臣退竊嘆曰大哉王言如不欲平治天下
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何以哉如不欲恢復天下則已如欲恢復
天下捨禮何以哉何謂禮禮即道也道者道治之路也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所謂善言禮矣陛下聽劉
之暇反復思之今日某人言逆耳可惜也然惜而知其善乎豈不念
戴記之言乎子豈不念魏徵之言乎子豈不念唐明皇之有取韓休
乎一言可以興邦乎子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道今日某人言
順旨可愛也然愛而知其惡乎豈不念戴記之言乎子豈不念魏徵
之言乎子豈不念唐明皇之不悅蕭嵩乎一言可以喪邦乎子豈不念
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非道夫求諸道而知其善善惡惡此必端人也
此必非佞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坐右徐而察其行事誠端人也然後

斷然用之求諸非道而果惡也此必壬人也此必非端人也則記其
姓名於坐右徐而察其行事誠壬人也然後斷然遠之此堯舜三王
之用心而陛下獨得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禮乎所以平治天
下者此也所以恢復天下者此也願明皇何足道哉臣祇誦其歎歎
者未可謂不自量矣
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唐高祖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
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
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獲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稱取空名
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為善諫者也徵之此言蓋欲激昂太宗不俾病於
無過之地而已至於忠良之別請之猶或未盡也徵之意正以病
佐為良諫諍為忠爾也孔子之語忠以孝事君者也故揚雄亦以

言合稷契謂之忠令觀典謨之書則稷契咎陶何嘗不獻言於堯舜
之世惟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而天
下推於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霆之威觸鈇鉞之誅然後以
為忠也自徵為是言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於諫諍忠臣殆將殺
身以成名不可[illegible]得則以[illegible]臣謂之設不敢謂之忠嗜人
臣而富貴之[illegible]而諫未嘗其為良當可徒而
從不害其為忠[illegible]以一偏識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於君子
小人之際未嘗為[illegible]太宗輕褻小人禮重君子矣輕小人而
重君子論不笑[illegible]之則曰重君子也[illegible]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
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矣
見其非則有時而[illegible]人情之所難[illegible]其無[illegible]特於忠
良之別雖有激而[illegible]所未盡故臣表而出之以俟上聖之擇

焉
國子正陸九淵進故事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
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
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射鉤之怨擢因
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生寄食於人嘗
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何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
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權謀
慶逖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悵寥為大君耳徐庶何所
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豈
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
人之知識君譽稱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
必不能知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

則四子之書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肩自與項
頊若共事倍其俗耳廣目或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
也。

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
討官葉適上疏曰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
雖微意之是徇而亦名欺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
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怫鬱莫測其故蓋熹
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忌不敢任陛下差熹江西
提刑使之奏事熹辭遜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
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釋憾為栗遷奏逞害熹所以
向之不忘臣始猶疑之以為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
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播傳中外臣始得

以姑未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
爾栗雖負而逆臣舜職而遠欲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
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為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者栗言熹本
自稱私計非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未肯赴部供職臣聞
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
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拜遂申
尚書省乞給假候疾安日供職而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
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吏
戚綠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尋令吏選仍加鎖請既飭且入
言門上殿奏事并過攝字執書謀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罪兼郎
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者其朱熹堅執不得臣為惑都不計
寺屬鎖具得案拒還君命實負衛德所有印記無所歸者不免合

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嘗對之日
偶然少占對下之後與寮執書謙相見脚疾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
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遣會歇泊旬餘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
既未供職豈可受而熹已申尚乞給假矣雖欲慮栗鑄諭而使其供
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
其可推以委熹者是宜熹之不受印記僅遵君命非其實也栗
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
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
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
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
學術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
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以為人才計為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

元祐學術為有不得為師之禁令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
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且禁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熹妄自高
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者栗遂採熹
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
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兩日相去隔
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詆熹而不自揆其言之
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甚今熹
獨其執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條大宗丞計衡兼
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
熹乃詩之臣聞陛下明詔當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
館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不兼權豈得謂其優遷
郎官哉熹除之際所換衡次移衡用書其何傷焉是又栗急於詆熹

之罪。紐織其言語足其文辭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夫人言職制
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已將熹新除職任保且得
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
停職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于六部尚書劾其屬。必曰乞
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特為栗之屬。尚
未供職。而栗望風劾奏。且無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
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
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
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
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
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
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為鉤距。使不得進。從旁窺
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
名。殆如吳萊事冤獄逆化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
用此術。於陛下數善類黜喪對植人才以為子孫無窮之禍。今者其禍不
細矣。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不信於下。而更
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善
自此游辭無實讒說一橫。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眾知不詳與
廟論之議。逐為先帝之說。而人知其橫。殿詳定所人更執議逐去罪
局。而人知其專。而况職臣風聞。官有常守。今又苟窮一身之私憾。不
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願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寃甚
亦越舉動如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
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獲究竟。另罄心
奏以俟陛下反覆詰難。而當以郎官去留何多下忖

事節就待訓欲意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險。莫敢明辨其隱。階
將官大體。而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與惟其近。惟
其賢。無惟其官。惟議是推。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
家之本職。大於此。臣不勝劾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
立寧宗。寧宗嘉賞以成定策功。朝野翕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
及一時知名之士。有韓侂胄元舅之姪。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
李沐為右正言。論罷汝愚以事。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留言窺汝愚永
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章俱被斥。國子生楊宏中曰。師
儒被斥。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乃與林
仲麟徐範張衙蔣傅周端朝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
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若漢唐杜絕
邪。姦其厚心實在於喪君覆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類
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漢之黨錮。唐之朋
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禍。臣子所不忍
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
謗汝愚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
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歎呼。蒙蔽天聽。至於此事。顯力辯其
首遽作謗間者。已驟脫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罷黜去其
舍假幾月。善類一旦有外補之命。言君惡其扶植正論極臟
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傷愧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
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
下之聽。臣竊謂二人之去。君未是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
判。則靖康已然之驗。豈堪復見於今日耶。陛下屬精圖政。方將二

綱以維人心。秉羣謀以定國是。遂能折衝禦侮。伸善類。與臣等之所未
論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垂睿斷。念咨
惡之忠勤。察禍福之非黨。燭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別淑慝。宸衷孚
沐以謗天下。還祥閣以收士心。臣雖身膺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
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
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
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
其禍及于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
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
紹熙元年。軍器少監權侍左郎官劉光祖論學術邪正之辨。奏曰
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明。則私說交起。此國是之消長
時之否泰。而實係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

本疎庸。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實利害。無隱今來遠民
病未審曾識否。然皆可因人而舉。勢隨事以暴。懷欲顯然而易知。實
本是以深慮。若夫是非不敏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尊而私得以勝
公。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判邪正。在乎
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illegible]
道言是以恠漢唐過二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illegible]
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實。而實非實[illegible]
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喜。退之不見其戚。而
在下則以存性命之真爲無名樂。至道之味爲輕。鼎達而在吾以貴
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
本朝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
當斯時也。道號自極而出。保大和。至於慶曆嘉祐。號稱盛矣。

而懷於僞黨之邪說。殊乖正吉。招來小人。牽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
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何言哉。可言也。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者。初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蒙被
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及。尚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議
貶道學之說。而實未敢明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
參甚毒。恐一旦之變。改遷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恐道學乃生朋黨。因
生朋黨乃罪忠諫。懼平日以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爲
人言之可因爲其學而爲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學。故特無喜也
陛下至聖至明。所無從此。而衆論既已交困。[illegible]臣本蜀
人。今爲學自有爲本。今不有以與人。亦無從以救[illegible]善爲
明主而別白。凡今道學之爲害。非取[illegible]乃學之記

教。大學之教。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正心
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也有淺深。其行
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
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遠。自於以召禍。則無乃亦非識行之誠者歟
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特見其肆所然。是以其師友之所不[illegible]也。
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爭平之論。往往僞者色[illegible]有
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華多善言。善士所嘗
人必喜稱。因其善稱。又以爲實。若俱擯絶。要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
充塞朝廷。陛下親政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
之私。豈以實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去者衆。中間好人。固亦不少。民
以人臣之私意。毁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畏。何能無何

馭。待從無所論設駕洪而已。委寄謂何。所以至斯。良由有故。今之
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
責人太苛。則衆將怨且疾。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云可也。朝廷之上。
賢能並用。名利之途。智愚同騁。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為高士之標。
若區別而封域之。夫高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
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怨讟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
黨。議論先定於胸中。用舍豈必於一己。是以一時之虛名。而實使日
之實禍。彼既併去。而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見實涵
養之素。彼加譏誚以修怨。我必致疑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
為沽名之舉。至於絜身以去。亦以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加之
以訐訕。事勢至此。循環乃至。備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
故不憚反覆以陳。庶幾聖心廓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

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
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
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
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侍講。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晁
與錯所以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
臣此章風曉在位。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謬。甘受誅責[illegible]
聽退增損焉
先宗時朱熹與祠。司農少卿劉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
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優容獎掖。以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
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與故去
之。可惜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報
蔡戡論邪正上奏曰。臣聞知人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
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知其為易。如薰蕕人皆知之。初不待辨
也。但人君不知之耳。蓋讒諂面諛者似乎忠。乘機投合者似乎智。含
容循默者似乎恭。小廉曲謹者似乎賢。排斥小人者或以為讒。汲引
善類者或以為黨。面折廷爭者或以為訐。難進易退者或以為矯。人
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始混殽而莫辨。此古今治亂之所由
分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
邪而陛下不覺。此杞之所以為姦邪。甚矣德宗之闇也。信任一盧杞。至
於潰敗而不悟。方今朝廷清明。正人端士
布滿朝列。大者忠誠而許國。小者靖共而在位。初無小人廁於其間。
此皆聖德涵養多士之功。太上網羅人材之力。以來國家多事。若非
大臣極力扶持。衆賢相與叶贊。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請陛下既得眷
材而用之。要當信任而不疑。無使小人相參。庶幾君子得以展布四

體。圖回治功。用一小人。必將引類而升。邪正雜揉。忠佞並處。交爭而
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古今之常理也。今君子在內。小
人在外。各當其分。臣尚何言哉。恭惟陛下臨御之初。所當謹始。理
安危之幾。天下治亂之原。實係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此臣之所甚憂
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惟陛下財幸
先宗嘗謂太常少卿羅點曰。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illegible]
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
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illegible]
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
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難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難
[illegible]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易
進。所以燭照而提防之

寧宗時司封郎官袁燮奏曰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蟻集而
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顧以其恩龜年以罪
去而權臣遂根據盤互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歎息曰此人
猶在必大用之蓋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
存此心慨然開悟切宗與朴直之龜年雖殁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
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
不稱善而側然者曰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豈獨威為矣臣知如
是而明則當知其是而聞明則擇其善而無所不適聞則是非得失
情僞不辨矣

嘉定七年起居舍人真德秀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
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
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尊其君者
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效昏則小人
得以為姦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
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
私意莫遂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
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
以此熒惑上心自古納諫以明人主得失之數而已非御者敢不
知諫之為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不能無疑使無絳言則
謗訕吾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寬仁之君不能無疑焉
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美意創矣
從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
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未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
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故在

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
情必待時察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犯顏疑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
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
皆逆於君心之譏每發言路之深判也自古至今未有不為
所惑仰惟本朝列聖相承招徠讜言以為常方其盛時天下之士
抗然敢議國有大事不諱者亦皆優
容不以為罪其間小人不便義進巧設異說中傷言事
紙議者因請救朝堂而口險邪間上者謂肆狹
謂之以從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明詔戒之
竟至大用以成仁宗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言當時
有不欲者陰有所議非其
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
流俗之情以干取厚祿若是者必罰無赦元祐上號爭之以為此非
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命其請而
四方言利病者開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袁言而
不悟違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豈能成功大業安得傳
示永久為本朝盛德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
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故謀覆
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
聖鑒以察群臣之心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
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
間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絕之又當斥使嗚亂之端日閑而妖
孤之旨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矣休
閑也惟陛下留神
臣之言

長、、守節之不使曰先帝亦雅親擢四十年間五叩陛
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亦相似若忠肯既殘臣首被特擢偏
以終臣又屢蒙涵濡惟兩朝不凡之遇眷深至渥所當倍道疾赴
修恭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觸而更化取其耆艾惟權
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有來數月而集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
以道遠未至則皆秋涉冬事體已與前異於是楊輔除金陵劉光祖
除襄陽皆自近甸而返茂子長昇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丞奉常遷
遠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元更始之初衆咸拭目以
觀太平豈謂一寶方露又生一隸臣寄身擬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
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多懼易怖論世逐部論年而後遣觸
者猶未免以嘉定起端乎也今得諸道路如所見之吾固已不逮所
聞嗚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勝亂之時邪恭惟皇帝陛下以睿聖仁

宋史卷之一百三十七　十七

孝之風甚爲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阻之備嘗於心以保天下克有
今治亂之變固已周知熟察而皆若於霍光廢立於德於輔光時謗
以行其所慨獨違不恤也陛下有光霍之資而獨違事之以漢魏叔
季之言而棕睹自爲耳操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
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入過
之舉以二子庸劣繇丕炎之黠未有以成其無君之謀而山輔遜學
根株牽連纏雖帝猶懷孽餘孽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操懿者陛下行
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明擾搜發擊蹠爾實炳近自抗疏常
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尼者皆已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遣之餘
亦得以玷掊末之末矣臣雖不能爲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
冒未嘗試目新化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實寇實召
翼之寇舜用連城鎮使衣知處實未保比人內州情偽群

而徐鄭諸鄭覆亡事萌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事時時有
之至於禁旅亦肆公然凶戾戶井邑羅肆未圓幣殺之下而亦有以於
是道諂者議若掌帽羈賢日善正論日開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
者徒能誦說紛羅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纖毫之益雖飭職試言
學校之書亦何補於術而空虛無用之民其道諂者議小人之無識
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曾亦加嫺傳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
靡哲不愚言知愚人之以於而無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
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
一不壞群諸衣敝而生蟣蠹木腐而生蟫蠖補綴昭卷以其一日夕
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暮月之間亦爲不知
務矣而況正論雖日開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登而實未信任言論
諸賢之過而必爲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可測也臣未自

宋史卷之一百三十七　十八

下土不知事體者以累劫之亂明之稱者今日之重未有勇退將隱
之人諸伏札兵冥之中而人不察爲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遂降紹
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之餘黨捨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半年而遂已
崇文未半年而改崇寧者京卞之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曾正而遂
者總一時如諸如而如思退諸人播結如故也佗胄死而更化爲其
文者彌遠編狠閒由歸委以進之時達官皆同類也今彌遠既死矣
閒中治之期爲日憑創紹聖崇寧之失堅毅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
壽國家元氣之將亦可以杜群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常於隱眾
之私護固頓器以生神陽遂使朋戚閑上之徒旁蹊事變之未議笑
異類將以爲援引權黨擅國是之地至煩陛下慨然於舊仍之思
先帝樹瞬而嘆無頗收舊猜宗當鑄而嘆無論書式無疑毅而
之誠可畏也今何至是之才知是而陛下直以漢文

之也彼會量之人止為一關之四方則於聖於知人之鑒亦不為無補
矣而況觀人之法亦觀其所喜君所主者專入之精璞是亦精璞之類
也苟有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哉陛下方為擇臣所稱為不行仲
者十年焉信任匪人又為所惑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
歲日月益耗盛衰不覺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
也臣彼命行改才之機纔名於衆正之列亦莫聖德日新治效日隆
旣四十年歷史濁亂之原而自附於虞唐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
豈欲為拂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憂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
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年有書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者蓋言不才
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積也故舜聖廣淵明允篤誠可謂若然
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檮杌讒賊信廢忠[illegible]明德[illegible]則謂
之不才程頤嘗言才禀於氣氣有淸濁禀其淸者為賢禀其濁者為

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性情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
後世以器局為才狃乎氣質之偏而長於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
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亡身[illegible]可不察今陛下
以委任之才而群然有感優出於一時之惡而不得其正則惡既
之乎也備可反諸正邪豈其以為知人之法使此書得其正則以
譚異儔類以紛亂衆多如呂惠卿之徒王安石蔡京之遂[illegible]
而受知受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國務於是時也賢者必[illegible]
而去凡相有知識者亦皆唐虞乎有危亡之憂矣巧者侍從臺諫
間無一言惟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illegible]而如聽之[illegible]
護其全若將有待試恐有根本則之曰發見則必如[illegible]蠹焉
[illegible]必論而强從[illegible]必遂諸賢而復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登踐二
[illegible]知將進退人物之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illegible]下

國家安危之機天命人心去留之易臣願無於寂處與一二大臣察
人心邪正之實推原變倚伏之機知暗卿之易於移合而惟公論
之不可不恤[illegible]陛下[illegible]無自闕遲救之可見為決無反覆
信之憂此彼貪暴一著雖有一時違逆之可憾決有包藏不測之患者
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陛下念慮而緣乃為臣以讒逮之餘
誠不自意再望清光嘉表憂國之忠懷積臆將為陛下屢陳言之
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用敢不避狂僭輒以最為[illegible]言之
首欲擢賢當虞為士所共然慾莫吹[illegible]之惟陛下幸裁[illegible]
處說或言人材識論召臣以為下不才蒙陛下過聽擢在[illegible]嘗言
一年矣竭力竭而事功蔑有歲月又而曠費益[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且假[illegible]而使之[illegible]
然[illegible]從天而下[illegible]

者陛辭引通達遠闕庭為兄[illegible]孤忠頗有以仰贊廟謨[illegible]
陛下乘離爲臣何惟陛下臨御以來于今三載克規摹之制善[illegible]
之紀綱定國是以正人心標其端以明正學與其為治之大[illegible]政
之實[illegible]亦知其說矣而上之明斷天聽下之游談異議[illegible]
而未喻者臣請擬其大者備言之今日之重患在人才之不振而
論之未一也人才不振何以主事功議論未一何以靖邦國事功
無則陛下雖日[illegible]雖日圖治終無事則可以苟[illegible]急則不[illegible]
矣邦國不靖則陛下[illegible]雖日勤[illegible]恐無事則君子猶可
緩急則小人乘間而起矣此臣之所甚慮者也然則將何術以[illegible]
哉臣願陛下必有以作成天下之人材必有以堅守今日之議[illegible]
也臣聞天下未嘗無才也激之則張抑之則弱勸之則銳錯之則[illegible]
而操縱銳鈍之間皆在人主用之如何耳今以天下之大而謂[illegible]

人才可責其中居職□□無趨事赴功之心也任使有所為苟未
□事而學其間者已在後矣不有建立不要其成而議其害者已沮
之矣甚者以姑息為美談而士大夫之諉靡惰放為當然又□以通
當獲譴矣姑息之政誤於是官府縱紀名分雖□□當官不敢
為而小人無忌憚矣然則姑息之害人才者也以循默為官業而士
大夫之欲興利除害者則又怒以生事愛饒矣循默之風既成於是
百弊日以滋更為□以□才否之不分而一事不可為矣然則循默
之害人才者也非無可用之人才而人才不容其自見非無可為之
事害而事業無路以自修於此而議曰今日而無人才豈不負陛下
也臣願陛下奮乾剛之用去之以慨然以人才為急務凡□□之可
與有為者使之各用其長各盡其力毋使□□者之在□□□使□
害者之沮其成害□姑息之說深懲循默之弊有以大杜□□□□□

氣而毋導其欲前之據有發揮之必□有最使□□□□□□□
勵而作其事功□□則□為□例而絕其□惰之蔽如此則無事
之日既能為□□□久之計有緩急□□之為陛下□□臣□□作
成天下之人材者此也臣聞天下之理長久而可恃者莫過於誠實
天道與僞對實與虛對誠實虛僞蓋猶玉石之不相似也□□人
臣所以事君輔□□功立業會久能信□不可破者惟誠與實而已
是豈有一毫僞心一毫虛語哉如金石之堅如蓍龜之信此誠□□
長久可恃之理也彼虛僞者誠何人哉聽其言甚美觀其貌甚恭其
口舌則辯給而甚巧其心術則婉曲而回側然其志則無不私也無
不欲也心勞日拙動見肺肝欲以欺人且將自欺考其於事君輔世
建功立業臣知其必不可保也且居仁由義以為道正心誠意以為
□儒者以□自□學為己□來害不誠且實也使見微□□□□□

□□而攻之何者蓋似窮近似而案其戶庭陛下天縱聰明睿知
誠實者之可恃而虛僞者之可辨也苟得道學之誠且實者而用之
豈不□□陰威世主叔凡道學因本於誠且實奈何多為竊道之名□
以沽名□利者所□上之人辨形察迹牟不復用請若可以少革矣
然詐防□當賢者退俊王石俱焚今其虛僞之徒反自媚於在下之
議論乃獨有可虞者密謀將有以撓國論拙諸之機起將有
以惡衆心欲附臣已而懷柔間挑除之意內合外連而有指天誓日
之情此其志甚不小也豈惟為清朝之累而道學諸君子亦因之而
為累誠非誠實者之可累開議論之末一蓋莫甚於此矣夫人心宏
易措也況人主之好惡哉唐太宗嘗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陛
下深居九重苟非卓然自有堅確之見鮮不可易臣恐日後一日歲
復一歲如所謂虛僞假託之徒必將多端百計催□伺□□□□□

之心而道學之誠且實者同歸於廢棄而不得復用於世□□□□
蓋其計一行如潰癰疽如決隄防其為禍害庸有已也可不畏哉中
庸大學豈非格言存誠務實豈非古□惟其兼收並蓄務使□庭歸
於安□反為所累倫文則宗事毀則明誠實者固罪混淆而虛僞者
猶為□□臣願陛下以今日之議論既已深求誠實之可貴虛僞之
可嫉堅持此說力守此理則一□論勿疑勿易道學之誠實有累
勿疑當執量謀待權皆所以維持新此議論者也自此或小不審
於其誠實一用虛僞之害而為□則議論即變於上矣周行百辟□□
靖規隨此議論者也自此或小不審於其誠實一用虛僞之害而為
□則議論即變於下矣願陛下詳加謹擇多為審辨凡除授之際使
誠實者皆得見用而虛僞者鮮無間之可入則陛下斯可高枕而治
矣臣故曰堅守今日之議論者此也陛下□來臣言□□□□

百年所守之常如一日。則人才可用。議論可一。天下之事所可以爲矣。人才之趨事赴功者。豈無足以爲陛下用。而道學之誠且實者。亦何負於陛下哉。臣一意請老。萬里而去。曾懸聖思。有懷欲吐。一則恐以偽黨而壞有志之人才。一則恐以虛偽而傷誠實之道學。獨以一劄子以二說爲陛下獻。少効臣子愛君之忠。其他細務瑣瑣。不復以瀆天聽。惟聖慈財幸。

知泉州李韶應權禮部尚書。復上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主進時望。天下翕然。以觀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爲間下。諸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忽之分反覆手爾。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八

知人

宋理宗寶慶元年冬。宗正寺簿衆成大轉對。自言大佞似忠。大辨似訥。或好名以自衒。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猶同器。涇渭據流矣。言不達策。謀不中機。巧辨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虛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納繁不侔。矛盾相激矣。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伸雪葉箕誣枉乞加錄用狀奏曰。臣恭覩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群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至於疎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所廢者。亦被湔滌。公道昭明。衆志周勸。於有人焉。嘗損軀命委家。蹇爲一方藩捍。宗社賴之。抱於讒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關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寄身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遇不善撫綏。致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厲公事業擢寬和得衆。委以撫諭。密授方略。俾爲之圖。莫能外示西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首惡。闔郡底定。臣即奏于朝。蒙恩特進三秩。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既又改除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遇者開麾頗務圖徵用。撰造誣罔之辭。以媒吉路。言者適其術中。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罷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身及吏而奪之印也。曰論賊實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帑賊之功以爲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爲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遇貪帑卒罷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爲辭。謀遣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要匠測人情叵莫。不獲已出任撫

貢而點守諸司求免撫郡臣為檄永州通判親以前究實欲以代
之。沙本戍岡，而永守遣以論羅有吉今交與大宜必至亟歸零陵。臣
遂復以付莫，是能願立功效，不負散令。然其本心蓋未免而不獲，非
敢擅以規利也。少移其本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即可考。其證
一也。臣既勸導于親，又慮其久留誤命，萬一不測，或出他虞，則賊之
免縮，又持會賊一境，且需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送先大離任，而
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本徒，毋得遠犯，導於乾較龔廟之時，得自
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論賊賞以速之，可考其
證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舊門任來賴為隣，諸使用以賊攻賊之策，
時諸督千餘，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
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以恩信，然後諫喜手成等踴躍效命，
非莫發縱指示，雖百谷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其保明申上，

奏議卷七百五十八　二

未叙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與有勞矣，而謂掩其功以
為己有，可考其證三也。方是時，叛卒猖獗，求得欲從諸郡之兵，争相
遷避，有鎮目語難之譏，而郡州之勢尤急。臣緣尸師之日夕輸委，幸
其功成，聞者暢然喜悅，頻羽霄律用張。臣之薦辟，謂莫事雖止一方，
其利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遂不思由己以致，聚為反噬，罪而證今，
使莫以滌行皆第其賞，而被此險傾邪之目識，至此可謂掛天言
者未必有心，得實然成其罪。莫既錮斥，遂得祠，然勸易施，重為可
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於邑。今者天啓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
受任全閩，莫之本貫在臣治所，祠廉之餘，又在本州議幕，臣員每念
承擢，亦能多所捍禦。以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
不為之訟冤乎。事之本末，不敢悉陳，冒瀆天聽。已備錄申尚書省外，莫以儒
科入仕，右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成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

干建昌軍，小郡。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聖慈念其捐身弭亂之
功，憫其遠謫家食之久，復加録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
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旨，
以莫知韶州。

淳祐十一年，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高斯得奏曰：臣竊觀仁宗皇
帝朝，歐陽脩為諫官，因小人唱為朋黨之說以誣君子，進朋黨論，謂
朋黨非所患，在辨君子與小人而已。其言深切著明，可以一洗千古
朋黨之論，為人君者所當篤信而力行之也。夫脩謂周武之臣三千
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而周用以興，善人不厭
其多也。今善人方患其少，而或者尚指以為黨，欲排去之，抑何與脩
異見。臣竊見邇者名臣去位，係國安危，臣謂本朝之士皆將起而
爭之矣。然以事關諫臣，長戚憚禍，自審難而下，當行者不過八九人，

奏議卷七百五十八　三

諫臣誣劾其人，留之不可能，與諫臣爭是非者又不過四五人，可謂
至寡而不能為羽矣。誣臣反謂其黨私黨以乞留，又謂逐去其人則
朋黨可消，以激怒陛下。嗚呼，天下安有四五人而可以謂朋黨者哉。
夫虞周之朋不厭其多，彼諫臣者固不足以知此矣。若以漢唐之朋
黨言之，則漢之二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唐之八關十六子與淮徒
充斥朝廷，布滿天下，如是而指為朋黨猶可也。今論者據正之吉疏
稀少落落，若晨星，方患其氣勢單弱，不足以敵群小而主公議，而猶
欲以朋黨陷之，不亦與天誣人之甚乎。且仁宗之諫臣持論如此，而
陛下之諫臣持論如彼，公私邪正固不待辨，亦可以觀世道矣。臣
願陛下置脩所著於坐隅，朝夕省覽，以廣聞信用君子者自愛，毋惑
於小人誣陷之言，庶幾善良獲安，宗社有賴。不然，脩所言漢唐季世
朋黨之禍甚可懼，可不懼哉。

為枯閣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黄之純。一公經筵六館相顧失色。太學生劉黻率諸生上書言：「黻等竊觀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病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拊擬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擯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抑結，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中讒擯戍，天下翕然以此為元祐也。嘉熙初，大姦屏逐，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以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婚疊保護之初，亦不能不為之傳移，相守進置臺諫，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于社稷。迄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論諛承風旨以傾陷讒構，附以洪濕盛害，陛下非不諳扶屬賢，彼則忌於以君子之實；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判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崇賢之秋，而公許與白家會罷，君子覩之，以為進退之機。邇今坐席未溫，擯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熾，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舉陳言，應故事而已。事而之純兩疏差孤人為遏，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通路以日發，言路遏，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方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衛窮孽孔，諸有過上之嫌，務扶金張，陸猶救民之職，以亂吳蔡子而躁登廷臺，以究乾私人而罪無輔，為錢神通靈於旁，撓公聽，反類於吏，而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政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距可使此輩蒙蔽術中，尚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波嵩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敢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逐，使傳諸路君子自諸用豐今亂為之一空，侵誠何心？

「我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而商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順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書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真與榮等孰忠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獨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事告陛下者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寇略日至，官邪無禁，姦寮倖門，絡曲徑竇，則垓捷密以究覽關節者闕而以曾取舉狀，關路門以發其按章。至若之純也，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媢相之非，睿奏譔，瀝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而敢妄肆詆非，略無人心。垂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臣增、臣洛馨、臣應起、臣謨、臣鶚、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遇而輒斥，獨垓榮貪饕頑忍，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若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今國家未正，事會方殷，民生無聊，削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祿日富權之日盛，以官貴遺子孫耳，豈顧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寒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

□□徒車戒。令朝廷書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使乖志市道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雖有綫急。彼一二險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壞之罪。又將於蒙難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惡持閒散地。推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閒防。自呂大防用爲長。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馴而張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人皆疑有日矣。願之速賜餽遣。不止於鞭韃縻絡。潛通於禁近。正恐一下。陛察事機。一時君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屢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理宗時。黃師雍爲秘書郎。時洪文所投入對。上五事。其一曰。辨君德。昔啓沃故相以專誠得君。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責難君父。今亦惟德務。擧了翁用之。常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辨對以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謹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疏曰。臣蜀人也。蘇轍父之力以備戎。紹聖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議論委質中都。孤立危言。靡所裨益。蒙陛下過聽。擢臣於禮樂之司。付臣以軍旅之事。君命爲義。何敢辭難。今當遠離。豈蒙恩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至情。輒竭愚忠裨睿覽。臣聞君子小人之間。天地陰陽之大分也。與剛善者之明正大而無纖芥之可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有變態之難測。君子鳳麟。如松柏。高翔特立。無所依憑。小人如蛇蝎。如藤蔓。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蓋嘗以此博觀當世之士。而忠邪善惡有如冰炭不同。故守道據正。靖共爾位者。君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竭節盡言。中立不倚者。君子也。隱情惜己。隨時上下者。小人也。有直質無流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且辯足以飾非者。小人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獪。不安其分。而專欲徙出他徑者。小人也。破善首公。方行好事。護持氣類者。君子也。陰賊險狠。設爲危機。陷害善良者。小人也。寬平安靜。容諫善道。當爲公論主者。君子也。險愎自用。媢嫉人言。專與公論立敵者。小人也。竊名要達。難進易退。道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尸位素餐。頑頓無恥。利合則交。利盡則反。目明機者。小人也。慮不近名義。不顧謗。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身汚身私託。患失無所不至者。小人也。動搖風采。盡舞百爲。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立觀願而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竭躬盡瘁。忠於職分。雖居危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恫疑虛喝。敢爲大言。處有變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陽明勝則治象盛。其道浸登於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必趨於晦蝕。自古小人衆而君子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強弱而已。人君之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爲物欲流轉。則如正陽方升。而群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弭。主不勝客。或爲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長。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則近言入。或於所不當疑。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己若。則擢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使人日痛。以疏愚爲愛憎。則是非淆矣。意見爲厚薄。則邪正倒植。毒耳目於小臣。則詭遇之徒倖進。羽翼於忠諫。則知幾之士

孝其始撰括之轄遂爲不知而其幣登於日甚主勢孤立苟不畏
哉。仰惟殿下天地其量日月其明。心盡已受人問道求諫。凡人之孝聖
言之切直是能容之。其心非不休休然也。而比年以來。初意漸漸好
賢善念。既衰於更化之初。而從諫底心。漸移於親事之後。始未嘗不
信君子而卒無近効。則不覺猜疑於未嘗不以正人。而數有厓異。則
遂生厭薄。於是有無術明大証者指也爲千古護論。有風節者目之
爲險。化顧敢諫者謂爲好鬧。指依附邪者許爲近名。昔之所謂今不
知其所云前之所賢。後忽以爲下流。害人國之嘉秀。而今以爲無用
之病。標忠言國之良劑。而今以爲雖近之烏喙。至於有言責者往往
華以吳還而出之。是豈陛下之本心哉。亦由浸浸之害正之謀。刺口傾
善之討。所以留根而爲毒者。是今尚深也。大學之論心曰有所忿懥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洪範之建極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言私喜怒之不可有。而偏好惡之所當
無也。豈非萬世人君治心建極之準的哉。臣願陛下虛心平聽。燭理
益審。察大學之所有。諳洪範之所無。而為有才識合一者進之。雖不快
於心勿棄也。有心誠自異者。無予雖順適己志勿取也。有節行
爲世所予者。予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私謀陰爲黨。所秉君棄
之。雖心之所愛勿徇也。不以左右親昵私暱。斷不以外庭疎遠而生
猜疑。使自心腹以至耳目快者之地。皆不容有邑疑邪氣留於其間。
則以之永天命而固。以之收人心而凝。雖夷狄盜賊。聞風亦有所憚
矣。臣奉命從事。不當復與國事。然每見諸葛亮出師一疏。拳拳以君
子小人為言。且二殺意於宮中府中之事。亦誠懇惻。眞有王佐氣象。
蓋臣於此事尚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外之得以奔奏傳檄而就功
名者。未有不由於孝友忠信者。有以養君心而斷國論也。一有二

功業能之人。雖有則其影不聞而甚問至矣。尚何暇議勝敗哉。詩云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臣之愚慮。惟陛下察之。
許興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
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
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君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
朋黨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無朋黨。如唐之牛李
二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
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
則其黨自破矣。
臣謹按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
古愚人之國而遂至君子皆出。進朋黨之論。故拔人才之勢而
敵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眞僞。一

罷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此豈無己為能公心無我。静觀審察。本
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
雖更相稱薦。是為比周。則信之任之何嫌。苟為黨。使其同惡相濟
假公濟私。文飾虛僞。排擯異類。則黨存之。所以破其植黨。如此則
激是疑似之。莫載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尚
何朋黨之足慮哉。李何世之人。素意見。或進一人焉。則意其類
之皆賢也。或斥其黨類而不察其負與僞。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
黨也。併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非。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
未必合於天下之至公。烏可併其類而為之並黜。縱使為君子之
黨。其間豈無僞假眞而巧於附麗者乎。亦可例以為賢而不擇
是使。縱使為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自守者乎。
亦可毁以為不賢而盡擯棄者乎。於此乎亦當訓所謂君能公是公

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眞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宣諭劉廷用人止論其才不考言者嫌以朋黨罪士大夫乃詔廷臣亦為黨非所以獎賢才而厚風俗也。然則為人上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公為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

考功郎官趙景綽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之賢否今為甚或飾望而挽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毁譽失實而以巧為廉遂使舉劾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

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劄子曰臣竊惟陛下月正元日誕布寵命以用人為第一義。臣以古今治亂之原在正邪用舍之故臣所子稱首作

而歎曰大哉王言陛下之及此世道之福也。夫自昔人主莫不好治而惡亂進君子而退小人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子常退而小人常進者何哉由辨之不早辨也。夫人主無他職在於辨君子小人而已。今陛下濬發睿衷形之明詔必灼然有以見治亂之所關邪正之所在而知所以辨之矣此臣所以深為世道幸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以言人才之盛於治養也。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言人才之盛於患難也。陛下固位以來善類招徠四出允光明碩大剛中端厚之士莫不並列於朝。既足以為當世救世之儲矣。而其疏落不偶如積薪抑者如新冢晴波者如持麾節于遠外者甘於寂奄於倅戒困於幕府之下後者大抵皆蒼顏白髮之餘是於憂患而[illegible]當可用苟不及時收召臣恐其歲月侵尋而骨骸消磨良可惜也此在陛下加之意而已。故臣嘗深思竊以為陛下端平以來未嘗不

用君子也。其後疑君子為無功而喜小人之有材。擢至近歲拔任大姦遂使空國無君子而用一副當人。小人愿參會怨憤流行率召禍患使非廣痛一捷則宗廟社稷可為寒心。陛下亦豈知其禍之至於此亂殷申未遠所謂小人者定皆絶意勿用。知人之飢不食鳥喙渴終不飲鴆漿可也。今大寇既殘而餘毒遺沴入人者深推陛下盡聚諸賢養元氣以敵外邪然如胡安國有言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而王安石所教之小人方蕃息未艾臣恐分數多少之間正所當慮也。且小人無材何以動人主彼其始辦也似能其擢諸也似智其奉上也似忠而不知鬻忠欺賊害國家之斧斤生民之孔疣兇慝而為類之鬼蜮鳴也。出乎而國害于而家可畏誣即夫所謂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以保子孫黎民者固在此而不存彼以[illegible]之不早臣恐[illegible]不足以

勝公孫弘張湯。裴度不足以勝甫鎛。陸贄不足以勝延齡。邪正反覆而世道隨之矣。易之坤曰履霜堅冰至。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婦曰繫于金柅牽道柔也。可不謹哉。臣嘗觀元祐之時司馬光[illegible]呂公著在朝得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得蘇轍程頤[illegible]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在臺諫得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范祖禹在給舍傅堯俞韓維范祖禹通彥若程頤在經筵可謂盛矣。一際不謹而楊畏李清臣鄧伯溫之徒已議其後矣。天下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雖百年元祐可也。臣不勝慨惜。

李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劉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至無補報況因水災[illegible]恥懇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語當輪對清[illegible]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illegible]

是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焉
則扶摯之黨。秦劉濤之流。是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喜
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為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
為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為循環。此正天運開闢之相。世數屈伸之候
國祚脩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汙之替。息也。有關焉。則小往
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鑒也。我國家丘生聚會。當主文
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拔擢未能宦人。差閒用言
七。不是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所謂人才之太。標為事
之大和也。天聖以來。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焉。未幾而嚴於蔡
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鼓之一
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濟。其害止於一時。神宗
初年。當獨擢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幾散也。熙寧之初。散一遺而
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識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議例司之
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
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彙進。品流太盛。
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流溢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蔡確之
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禍。黨碑之錮。讒嫉皆賢
草菅之不為異。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
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韓忠彥。君子又稍聚矣。天下方以快。而曾
除為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董元符。途變助
國而左祇。權右京。丁意而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
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豈不止於
散也。中興以來。秦檜凌趙鼎。為相君子又散。秦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
議。一時議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和。如李綱等人。皆除

出外。或死於圍園。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故不復議
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用。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
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
升。略已無遺。彼險小人。相與反目而感怨恨之餘。至引非類布居臺
諫。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逐。而麻偽之
禁。竄相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嬖幸門
而扶邈。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
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遲者。散之極
者。始而君子攻小人。且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
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
子。推移不一。傾抑相尋。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聞汗青而
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微而
逆覩其防乎。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一聚而三散（天端平）
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一相
並進。公道復明。加以群哲在舍。君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逐之於外。服柱
全卓群者屈之家食。授受取合者多爵秩。純守端靖者罕授擢。是皆
捐以為未聚也。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間而易落。落如晨星。寥如
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
為富貴所撼。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籍之幾必先
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貴幾召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安
出處定。則知刳胎殺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死而行矣。然不知其初
貴幾論語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散言以抗小人
之。得非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牢。不復計其身
之。若君子散為以推小人之。得非有以爲未暇顧其身乎。多一

生也。雖有大謀。猶不暇顧其身之今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
以易也。然其聚也。當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當以黨人娼疾之深。
其聚也。當以至誠始終之實。其散也。當以疑嫌不容之過。其聚也。當
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當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
其散也。以廉厚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遏。其聚
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黜正。其聚也。以户庭坦夷。其散也。以
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雜糅。其聚也。以公。其
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君有若綜之
中。而聚散之機。常與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山關鍵。時或小嘗擊羽
疊至。散之象也。往中倒戈。自相擊觸。彼一此。散之象也。論事如角
嘉向小異。黨陳齊主散之象也。表正曝邪。誣成實誠。作者居後。
發穿秦摩。死者塗影中傷。散之象也。宿憲批詩。更相贊毀。自取請索

散之象也。招納黨人。乎治舊怨。必用正邪敵立。毀也。與爭力於殿
忿心。使分利害。設之象也。操舟拒府。實在虛名。程由不倚。散之象也。
私懷私恩。妄訴彼曹。猜疑人心。散之象也。此卜象者。其造端甚微。其
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
外。播毒含慝。其毒足以熒惑主聽。其辯足以搖撼人心。其機權智術
足以怵中主之心。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
有蹉違。則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緣各。即開媢嫉之口。天時不
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則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
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盍當進。明日謂其
姦。直將召用。非擬罪。已開蹊。實於是。有君子之心者。心懷抑鬱之隱。
進則不敢抗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技倖聞鍵之論
以行其術。飄不淬言。雖君子負焉。則有為者是者。知言入關五鬼之

可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隱伏。此戚得行。則為毒也忽原。而不
可解。亦有小人之厲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關
於小人。於是立為兩存平調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聽。意則
難量。君是者亦猶三變而來之爭臣。其處心積慮。雖公論莫喻其巧。
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操。邪氣日盛。元氣日鑠。此蠹之
所以不可當。而其害必至於散也。豈不知散而為解。解而為崩。崩而
為秦。嚴而為晉。然不能不散著。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去之。則散亦勢
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勿察君子。體國之忠。察君子救時
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計直惡之。勿以迂踈棄之。保全愛護。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無朋黨
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樂。天命由此而凝。主勢由此而不移。君子稍業
由此而充。太平則用儒之效。磅礴於兩間。流行於四海。而東於魚。豈

不為邦家之休。猶之禍哉。不然。君子一廢。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
恐黨禍諸儒。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代。對衆敵之故。實為以今日
聚散之先機。為陛下獻。詩曰。于其德而錫。福惟陛下深念。臣不
勝拳拳。

元世祖在潛邸。聞李治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
德不耐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治爽
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答及蒲兀阿如。對曰。二人將畧短。
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
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儗
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
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如徵之比。實難其人。又問今之
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才。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

儒生有如魏增王珪李獻卿閔光庭趙豫郁綠王持丈章皆有
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衆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
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
於明廷矣。

世祖時希永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其考幽明曰臣聞一人在上握
四海之權衡四海承風仰一人之造化功名之要地榮利之寶據爲
貪夫之步儒武帥或欲卑其才德而冀其進之得行或欲肆其姦回
而冀其情之從說故正人指邪人爲邪而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惡者
以佞者爲佞而佞者亦以忠者爲佞。交攻不一雖曰難分以中
亦爲極易也。唐朝以體貌豐偉爲貴所謂市不喜大而處少看書
寔以清詳處曠爲先所謂書語兌飢而無與用此唐之所謂及三
代而看之不能及漢唐也。今國家入仕之門太多。考選一以閣臣

以爲三者之左右。儲偉亦貴乎。吾不正則如蟻壺之內序下矣
官小吏並須乎賢。不賢則如炷頰之外也。臣謹依經考史爲以悉意
微陳聖人之九徵及當今所切之十六美之三十九類並大二要律
陛下察之。所謂九徵者。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二曰近使之而觀其
敬。三曰煩使之而觀其能。四曰卒然問焉而觀其智。五曰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六曰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七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八曰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九曰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所謂二十六美之三
十九類者。一曰文史之美三類。草制飾辭導意詞情也。校書正字可
爲定體也。教誨後學德多成也。二曰禮官之美三類。補衰拾遺持順
其美也。朝會祭祀儀章五集也。宣慰風俗雅熙率致也。三曰樂官之
美一類。金石宮商理協律正也。四曰知人之美一類。善惡周覽洞曉
于心也。五曰敢諫之美一類。排觸是非常若不及也。六曰書節之美

一類。彰善瘅惡照文無失也。七曰糾察之美一類。彈劾所至不避權
豪也。八曰廉訪之美二類。廉察官吏凝燭清也。訪問風俗化成禮
義也。九曰宿衛之美一類。小心周密宗華增威也。十曰籌計之美二類
帷幄畫計遠衛倒戈也。排雲整陣臨時合權也。十一曰將領之美三
類。器械精完士卒閑習也。號令嚴明部伍齊肅也。臨敵摧懦身先士
伍也。十二曰鎭防之美一類。擇守要衝堅壁難犯也。十三曰屯田之
美一類。勸勵稼穡務廣多種也。十四曰轉養之美一類。孳畜蕃茂
牲畜滋也。十五曰僕從之美一類。喉舌宣命式吐先也。變辭事務
明繁事允也。十六曰決斷之美二類。剖斷推考靈以辭無隱也。要審圓
明四無[illegible]也。獄訟得情處罰合律也。十七曰奉身之美一類。董督
樹藝水旱有備也。十八曰董役之美一類。不役合宜了人從事也。十
九曰關津之美一類。盤詰不慢行旅不惑也。二十曰營造之美一類。

繕事分功技於供奉也。二十一曰明利之美一類。出納有常[illegible]易
照也。二十二曰算數之美一類。多少有定了然明瞭也。二十三曰僧
官之美一類。知宗[illegible]教戒精嚴也。二十四曰道官之美一類。西宣
道教守法精嚴也。二十五曰醫官之美二類。辨科明分學無不通也。
開發後學成材者衆也。二十六曰陰陽之美二類。曆法推步授時無
舛也。卜筮倫紀芽爲混淆也。所謂二要者。一曰公。二曰廉。三曰勤。往
惜服事不避功利。謂之公。騎路不前以爲念謂之廉。服勞工室盡
心竭力謂之勤。九徵之徵盡矣。二十六美之類備矣。三要之要具矣。
選法者救之源要然矣。伏望陛下以九徵考左右楳儀僕臣正百
危以正矣。更望陛下以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與夫三要之說。明
命選曹及內外百官。若三年當考之時。凡一美一二要者爲上等。凡一
美二要者爲中等。凡一美一要者。有要無美者。有美無要者。皆爲下

者凡聶要亟無而雖無大罪者亦得免之。凡罪犯顯明，則有憲綱在焉。始以三德八才用之，終以二十六及三要考之，則自中及外，大小官吏，特若玉壺之冰，秋霄之月，懷乎其清，皎乎其明矣。

至元間，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中書右丞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歷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與察其心跡，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以信讒，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以自保？天澤既罷，臣宜併罷。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九

建官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漢成帝綏和二年，丞相翟方進等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乃置州牧，秩二千石。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東漢桓帝延熹中。宦官方盛。任人充塞。司空周景與太尉楊秉上言。
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
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靈帝中平五年。太常劉焉以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
威輕。且用非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會刺史御
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
尚書列卿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魏齊王嘉平中。時校事放橫。黃門侍郎程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
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
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
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

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
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
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
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
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
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
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
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
以爲聲勢。內則聚群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
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
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
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

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
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
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
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
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
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
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
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
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晉武帝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光祿大夫荀勖議。以爲省吏
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
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

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
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
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
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
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
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
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
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
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
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忽悄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
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
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

成君子心勤而不力爭豈能捷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好
矣凡此皆惡心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
矣若嫌省宦私謂凡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並施行歷代
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吏實以為甚若直作大
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未得皆同凡發號
施令典而當則安審不煩若或致舛必因隙沮毁精其得失使
慮言之信明察之則然後擇其中者然後混齊大體詳宜而
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遠處人聽此前行所有暫頒
吏錄復或激而滋繁者不可不重也
宋文帝元嘉末議省錄尚書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懷文上議曰昔天
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之府咸務所以異乎辰衡統億邦極靈
總屬之原著大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之五事因而弗替今之列

因承殷然無損掌邦之儀用乃綱位王則修身需府而式憲之執弘
正漢庭述章之義崇明網憲詳條錄之名走辨於中代然體之實不
執於自古比代相沿序刻因或多于前以事繁叙以時殊皆與舊之
道舛害國章只統元任歷或省華接台輔之職二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職於歷條
無所不總也考于蒞義備乎典文詳古準今人官廢廢不從
後魏宣武帝時黃門中正甄琛上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
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
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
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
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盜竊
以行揚富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

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
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為之
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
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
百職之大理遠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
坊其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
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害吏隨附者屢為
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又綜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
宜改錄易調明主所以先則五品不必即安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
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
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
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

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舉繳可清也
隋文帝初即位時天下州郡過多河南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上表曰
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
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
多吏卒人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
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
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帝覽而嘉之
唐太宗貞觀七年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撥滯侯下弥年不能決者書侍
御史劉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務繁劇左丞戴胄右
丞魏徵康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怠者勳親在位品非
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故郎中不奏推事

違不得專裁，覺轄坑施，綱紀不振。令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得其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媮競也。上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人，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各當所任，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

時故事，軍國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至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茍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群臣如此，必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而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肅宗時諸州兼帶團練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綰

參刺史，自有持節者甲兵，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貳之，今副使可兵參軍，今團練判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後言舊制刺史被代，除追者停務，書乃居。其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務，廢外事，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者，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務。刺史非承制不得輒去州，諸使所如，其敬闕使司無擅離，上佐代領者不許。從之。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各一置。兵員錢即官御史分道巡覆。

德宗建中初，河朔兵挈戰，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置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

百員。設官之本，以治眾庶，故古者計人而置官，不得濫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一等職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也；棄也，契作司徒，今戶部尚書則一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一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員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豈遽易不同，爾詎有益實哉？誠宜斟酌繁省，設故名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開元、天寶中，四方無

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甿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數處不寧若省官吏恐其為亂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衛門職家產甚建武時六卿述況夏未成太和政始大元時并蜀兼之開皇時陳兩制據皆羅取僕又猶不舍夫人以資數今田悅等黨刑暴賊權軍吳郵遇七人如奴囚賊花雖業泰黃李強狀之患若以習吏不可以遽改且應權者刑為參軍司馬州縣內官約戶置員當罷者有行義者所以開才如狀舉者當量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觀置社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賞第一則階開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因作階級隨時立制況舜則變何必因循煩改作都議入不省

德宗建中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其官二十以充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四品然給力仕考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史館儒學充其職今日之治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泊諸司帶諫議補闕拾遺內十員日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者謂見官不足與議則宜吏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又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月費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役除其家且得入戶所損甚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於府縣本有以幸臣皆天下財賦耗斁之甚者唯二事一兵資一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一所以紓人重困持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離也戶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奈何稽考而置且可君之何加焉事將甚

時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一而吏員更增可乎泌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使及額外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正員官加以不推不然是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憲宗元和六年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奏吏員廣而溪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王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色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廩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眾故財日寡而受祿者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者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者停之則吏省而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十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宜有定限宰相常袞始為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兵額也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敬宗寶曆五年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監及宗正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帝皇謀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為隳曠當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付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私事

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令有司算之。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曰：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二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臣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亦稱顧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崇，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聽其道，是審諭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德裕又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曰：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年月既久，參以事有過非，理為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仰使書同，情有不盡。臣既忝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聽進止。自知難以永為程準，伏願去小官閑事，多委於重湖尖違高蹤，事在宰輔，伏以陛下神武功成，錄為政治，庶倘誠，特大不然，不如早由舊章，舊選擇用舒觀。故曰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崇清靜故事而已。蓋緣唐朝以來，國家便官行事，素號施行，商量今日以復敘，宰及諸鎮奏請，或事有司，更遠越殺等，分其令務，閑於州縣奏請未於典章，及刑獄等，並合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聞奏。
晉出帝開運末，御史中丞趙樹上言：緣除御史者於抄外，爲所依復，有以私故細事，來假外拜州郡，兼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縱恐四方得以輕易。言辭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憲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勑，勿得出京。自餘不令出叢雜務。
周世宗時，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議。翰林學士竇儀上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治之有倫，在任官之無曠。今朝廷

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千乃六七。立持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步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虛設，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為外州府五千戶以上縣令為縣大夫，升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部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授朱紫。滿日準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四品，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郎，躡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冒負，各業善職，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漸實良規。
宋太宗淳化四年，同知給事中事柴成務等上奏曰：臣等昨奉敕命，差臣等同知給事中事，制敕如不便，依故事封駁。臣等尋檢會到門下省故事，并合起請事件，具劄子進呈。尋降付中書，續准敕命，自今後應除職官敕爵，未以發置封贈，并下書敕，其刑政損益，并起請釐革制置公事，並不正宣留命，姚彦已下使到省，辭依令敕施行，駁正違戾者。臣等考求舊典，具有明文。封謂封還詔書，不即行下；駁謂駁正臺議。然後奏聞。蓋三者謹出令重改作之制也。今若詔書已行，方勸追改，稍違故事，頗異前聞。而況設官居方，是為若位，職司其事，必有正言。前朝官之相遠，爲典章之斷廢，詔敕輕行之矣。請以近事明之。中間嘗觀敗下西路賞，章會白齒流。又觀差使制置江湖諸茶，皆關妨害公私，尋並停罷，此行追改，已奉成規，並於經度之初，而闕封駁之理。臣等欲乞起今後除職官敕爵，未以廢置封贈，敕下畫敕外，其有上章起請，審覆章制置公事，無望且下中書議其可否，候議定命門下省審覆奏，請付外施行。公當者量與旌酬，妄誕者明加懲戒。賞罰並舉，得挽倖心。如此，則詔敕無追改之名，官皆有陳力之地。精

符典故。用叶彌綸。
至道二年。祠部員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家藏載籍典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廣袤風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當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漢唐因之。自唐末亂離。急於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於三司。設名雖存。而其實亡矣。謹按吏部四司。天官之職。掌文官選舉。周知天下丁吏功過殿否。考定升降之類。戶部四司。司徒之職。掌邦五教。周知天下戶口之數。禮部四司。宗伯之職。掌國五禮。辨儀式制度。周知天下祠典祠祀之類。兵部四司。司馬之職。掌武人選舉。周知天下兵馬器械之數。刑部四司。司寇之職。掌國法令。周知天下獄訟刑名徒隸之數。工部四司。司空之職。掌國百工。周知天下封疆城圻山澤草木川瀆陂池之類。凡此二十四司。所掌事務。各封圖書具載名數。藏之本省。謂之載籍。在

所以周知天下事。由中葉以外。始指諸曹分立。以又廢藏籍散亡。此二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諸州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州閏年圖。然此外部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司農刑獄外。多無舊式。設望令諸州每年造戶口租賦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書省。藏於戶部。以此準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殿最刑獄兵徒隸百工器械封略之類。亦可以籍具名數。送尚書省。分配諸司。俾之綱掌。俟期歲之後。文籍大備。然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望選大儒。較詳近治體者。參取古今禮典及諸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簿領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四司載籍之式。始此則尚書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閣藏圖書。太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
太宗覽奏嘉之。詔尚書丞郎及五品已上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時之柄。百官之本。典教所出。

然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繫都省。請具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以期恢復。既而其議亦寢。
太宗時。下詔求讜言。著作郎羅處約應詔上奏曰。伏觀今年春詔書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官亦得其讜議。陛下廣咨勞神。旁求理道。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克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徹玄黃之極。負為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欲真唐虞舜之用心也。臣累已以來。遭朝之晚。或於卿士之內。預聞庶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錢穀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將欲三省上下。欲置十二員判官。業領其事。自各司其局。凡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在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先難。乃出於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糾羅急務。故使吏權掌之。重其任

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而勉從事者。延務其因循。雪庫事。國者或主於難職。因循刑獄。補於國。雖職則不協於時。或廣近之人用指揮於心計。潛識之士。以多司為身謀。竊以相沿為日已久。今若知十二員判官之設。亦從權救弊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務乎太平。當求稽古之規。以行是世之法。臣嘗讀詔命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行。以古先為若指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権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錢廩儲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況此都省有之事。下臣猶能知其可。況陛下聰明睿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久難於改更。君欲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設與存焉。上今

殊觀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上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而制度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興於近代推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吏分置侍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句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為句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遐及九寺三監多為冗員之可推有其官未舉其職伏望陛下富給千之目建設久之規不煩更差官員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若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德蕩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時皇子益王元傑除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

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安運王羲之等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荊五郡為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多以親王不受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使宜且卻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昔歲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衛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illegible]既也日別命守將權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除授也。臣草制

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返今始明日宣降恐事有關國體況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

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撰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執史略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然之其二十四司於省署[illegible]不同望下

本省官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議公舉曰朝廷[illegible]以類求人但開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illegible]各實所知。其舉到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實著[illegible]能則於所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陛下自登極十年[illegible]在[illegible]選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宦不無沈滯[illegible]司及州縣長吏察廉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才矣[illegible]其三省貪吏之於民[illegible]甚於屈法[illegible]之受[illegible]若乃用非其人而[illegible]不能自見[illegible]之性如水[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常[illegible]何如[illegible]名轉運使副[illegible]訪之名責以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illegible]則[illegible]之權置於侍從之間所責周知物情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illegible]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illegible]其人也國家[illegible]雖[illegible]前世[illegible]

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
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穰事殷。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
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覺稱務。倉庫當時
由此不集。無少獄訟。其後十年。自經揚州路。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
職掌。論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
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
十餘萬千。更倍約之。為之又過倍。使皆廉吏。止廢公帑。設或貪夫參錯
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
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去矣。其
且擇遣官。皆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兇暴。無所不至。而欲以臨遠方
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下民冤狀上訴。若非撫綏
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

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
真宗咸平二年。舉入閣故事。條何次當待制。乃獻疏曰。六卿分職。邦
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
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示而
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脩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
會府。漢之尚書。並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
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
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兩使額而冨耶
是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經調不充。於是蕭炅楊釗始以地官
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
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
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舉以權官裁之。五代短促。僭

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蓋就。立制在此時也
所宜一一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令
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
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自判官雖省。猶未省也。仍命左右
司郎中員外總知[illegible]職有常。銓程既定。則進無[illegible]
之虞。退有詳綜之名。尚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
咸平四年。左司諫楊億奏曰。臣位列朝行。次當轉對。輒傾鄙見。上瀆
宸嚴。退省[illegible]伏增悚懼。臣竊以朝廷之所貴者。唯班爵是先。君人
之所重者。唯名器是[illegible]。有司存焉。[illegible]之間。不相踰
越。然不出位。君子稱其守官。必也正名。先王以之經國。恭惟國家
遵舊制度。建[illegible]司。公卿大夫。皆具[illegible]
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實攸出。除

目皆具。可舉而行。本之存[illegible]吏部銓[illegible]
由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而掇定。職守雖存。或事有所分。綱
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郎之位。空設而無違可糾。端揆之任。雖重而
無務可親。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之設。[illegible]咸著於
[illegible]軌儀布在方策。皆者[illegible]以之中興。[illegible]
閔子議其改作。臣以為國家慮命擬之未允。故置審官之司。[illegible]
之或濫。故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
紀綱之不舉。不在於聚廢之更張。若辯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
司可廢矣。詳讞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
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臺
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制度。振有司之遺墜。在我而已。夫豈為難。然
此則朝廷益尊。堂陛益峻。[illegible]益清。端拱而天下君[illegible]

並道也。臣又以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漢以後[illegible]
典業成在自三公之極貴九品之至微。若於今又皆有[illegible]傳示
不必備唯其人。蓋闕之斯可矣。若乃員外加置任非其才，故[illegible]下
頭形於朝請，斗量車載，播紛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illegible]
員外郎及[illegible]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illegible]
舍洗馬僕不下數百人，輕瑣常恭[illegible]不知職業之所宜，多[illegible]
恩澤之所濫。臣竊以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以為上應列宿，以是[illegible]
直建禮伏奏明光，含香握蘭，雍容侍從。又嘗讀唐朝故事，如[illegible]
之貴，一院印吏，歲滿頭遷者多撤項，以空省署，因以名稱，安於淡[illegible]
閑散使，除給諫出刺大郡，積習而遷，今乃白首[illegible]始[illegible]為宗[illegible]
之古。臣欲乞按唐制，應九品以[illegible]數，除又令吾[illegible]
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部，命刺史以按之，[illegible]用以[illegible]

為刺史。降及唐氏，京書[illegible]數[illegible]文[illegible]今所[illegible]多[illegible]
之職，亡為知州。又以通判之官以為副貳，雖蒞官之制，其豈可[illegible]
又之制，故臣欲乞諸州皆置刺史，以戶口多少制其俸祿，分下[illegible]
[illegible]品。秩之[illegible]知[illegible]章典，常參官比[illegible]出入[illegible]
者[illegible]道判之官俱置。[illegible]之員，道[illegible]之府以統[illegible]地之[illegible]
區郡守者[illegible]郡縣，支郡出於一時，[illegible]國[illegible]法斷[illegible]道[illegible]
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illegible]
縣，縣以及鄉，[illegible]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illegible]使指，綱[illegible]
而舉目，張振領而挈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
復置支郡，肆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而[illegible]遵之統[illegible]，各分有倫，[illegible]
[illegible]鑒。臣又觀唐制，內外官俸錢之外，[illegible]者[illegible]來[illegible]用。又給防閤庶僕[illegible]
[illegible]俸內執[illegible]自[illegible]門夫等，以官品差定其數，[illegible]收其[illegible]以資於家

司[illegible]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
並減其半，自餘別給[illegible]物[illegible]俸今[illegible]官於半奉之[illegible]已是除[illegible]
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illegible]於市[illegible]纔得其[illegible]
口之不及[illegible]耕之[illegible]云昔[illegible]張敞[illegible]上言[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倉廩[illegible]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吏俸不足者[illegible]妻子之[illegible]雖
[illegible]為[illegible]於是宣帝下詔，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illegible]
漁百姓，難矣。[illegible]知吏俸[illegible]菜書，臣竊見今之[illegible]錢[illegible]制陳力[illegible]
其俸也不滿[illegible]九人之[illegible]及況之上[illegible]未[illegible]百石[illegible]
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illegible]月奉[illegible]不
[illegible]斯[illegible]可歎也。[illegible]聖朝[illegible]官[illegible]以常員[illegible]
俸祿[illegible]給[illegible]制[illegible]其[illegible]
減於舊[illegible]自[illegible]請，臣又念唐[illegible]制[illegible]品[illegible]

當考[illegible]於有司，或歷階以升，或[illegible]剖多以[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
能[illegible]情[illegible]於[illegible]於[illegible]授[illegible]欲
乞併書內外官名，並考限，復令考功精覈其[illegible]使[illegible]考以表
盡公[illegible]秋[illegible]賞罰[illegible]，遵典故以振[illegible]昔者成周之
制也，公侯子男皆列土以建[illegible]卿士[illegible]田[illegible]來
用彰戰功之爵，唯列侯啓封[illegible]有食邑，不過[illegible]
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illegible]食邑者[illegible]歲入有差
始及聖朝，並無所給，至於除拜之際，猶[illegible]名數，未移[illegible]
同畫餅之安。臣欲乞依元和中[illegible]實封[illegible]食邑[illegible]行
實食，以寵[illegible]臣。臣又念國家每屬嚴禋，即覃大慶，彼封追贈[illegible]限[illegible]
卓乃至太常之[illegible]歷之[illegible]河[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封[illegible]

然珠常事不拘於經制臣又以爲職之設名品實殊律文以爵
官爲二。官已經刪之。故事如散官至五品必以上開令朝散新
爵猶開令服護軍柱國今是虛名臣欲乞自今後常參官勳階
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階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每遇慶澤令
有司唯式施行既權杪之路散因名品之所則臣又以五等之
爵施之了令罪有酹封之稱皆無胙土之實至宋建社國不必
以遵行異子孫孫亦是徽於舊典至於乞內外官封至伯子者
老許庶子。至公侯者其維孫君封國公者許以嫡孫一人龍
封世命有司考求前制酌議國朝無虛標之稱日下知迄以少
恩臣又以今之加而以之稱以庶德宗多大庶課得之花
而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對問一首爲品將知一過與近代已
有將相大臣有以至十字者非經標不可遵行以爲別除

以明寵慶若者務求與豐宮圖以清考名唐實漢朝稱治宣至
以從毅之時是以章行之時設乙之在今日臣學術書
女父理未明輔道於言以異明紹緒以十修蒙不遑于以天
無望細任有能戰以散知學習之至
二十年間四年龍圖閣待制以爲宦白上表曰臣所宜
方服男尊慶之制並四岳十二得以序記又行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稱宣帝爲名君之書久其任八年
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
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服頌。我國家受命立宣先朝以著考
古道增崇慶其陛下臨政之初愛民甚篤彼窮縣垂爲故縣
牧之守臣聞治縣者斯固理自懷之盛而稱百於百王矣
李橋常若安人之方愼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以

牧伯皆避命技許迂遠外任多是敗累之人。風俗不要
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擬近侍年
庶使風閣侍郎常詞互因而請行。遂命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
江湖州郡方切擇令如有關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備
則唐年非遠州郡救弊仍存倚以爲九品舉而行
以守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臣聞古爵五等裂地受封各合古
宗咸思辟人泰國分爲郡縣百世因仍遂廢古制。天下之
治歸州縣。州縣之治歸於官。歷代以來所難其選。謹吏部之書
張銓品之宮。蓋義不同。唐置各異。白非毛珍之尚若龍常群之
建九品。山濤之識鑒任愷之忠直王恭之操持李術之正明善
孝恭之蒞蒙裴行儉之精識皆其材器無遺奪權力難素法
竭力猶將不逮。唐宋之制。入仕多門選調一時幾爲甚艱八

既死皆購選豐冗流遂失登庸官序虛成家國
牧死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銓衡朝廷公朝急務長定之
集之期考課之規各有攸敘。參審取注擬出入多途驕賊一
然年如雲今吏之門不過若市食夫僥將於常調廉吏憚
選門茲材且志於猶資庸器自安於久次以至州縣佐有
庶事曠官。一吏失循千民失所。蓋吏部不勤愼擇多士才
求爲柔然。突雖稱致詳紓民濟物務在伊人。誠當委任
銓選並猶往制擇善而授但人數甚多品題品易至路
通關轉遠易當。如其不逮抑之散地若有上材擢之非次
見出私門權歸吏手則精麤可別勞逸自分但聚官懷
即爲國有治平之伏
又進策曰設官求材害能官職攸敘好九合古

才焉[illegible]周制論辨材[illegible]六國談說授官威秦家刑入法漢則孝
廉有道之舉方正秀茂之科上計之制任子之令[illegible]魏晉而下[illegible]
士多門制度云繁官名益雜唐革隋命因損益儀置勳品九等
自諸錄事及諸司令史始為選流外由是府寺獄吏番帶役
紳踐名忽矣隋置官[illegible]二紀[illegible]國家經始尚循唐制百司使
職皆放之選綱[illegible]之職歸司出職頗紊有繫一命
親民多未合[illegible]抑有成規蓋府寺之吏若等之吏各因
循久[illegible]知政要可令中書中司屬各限通
然選集之制[illegible]職前言[illegible]必知難者繁萬不惟文
德履歷由是[illegible]領繫任[illegible]遷時宜
諫又進祭同今之牧守當古諸侯椎何生殺祀有社稷其人存亡
王畿下流天時無害庶官各守其序四民不遷其業其職[illegible]

宋[illegible]卷之一百三十九

專擅殊從野政出於吏胥獄成於賄賂故國之服[illegible]莫先其任[illegible]
帝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國家之[illegible]尚刑牧長郡
忠選民於所惟盛[illegible]未[illegible]願有因緣久矣出分符竹
結訖責要返領肅條及行用於庭刑或成名於廚傳以是舉法各異
為政差殊纏者失於苛寬者失於縱懂者失於疑簡者失於[illegible]
和者弊於瞻狥者弊於虐[illegible]而無材明於法令[illegible]於化
齊善於懲惡疎於防戒雖材不求備難以遂也而仕官惟[illegible]
選然則罪莫大於貪殘過莫甚於闒懦去此而行其失可追伏願陛
下參注台司議新其制[illegible]考課之令重刺舉之權自非該通學術熟
習政事者不得除授仍歲詔兩書省上其殿最明示賞罰若為治有
狀則即郡進爵[illegible]有善化不流何必三年而代無使人弊於迎送
弊於數易惟陛下念之永[illegible]守文之業增太平之基不在斯人

其責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事[illegible]古傳說所職必也正名
仲尼之訓臣竊以國之寺監乃卿佐之局[illegible]諸曹皆尚書之任適
朝多差京朝官或員外郎判於理不順且[illegible]一州一郡唯使相及
僕射以上方侍[illegible]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
本官者但係權及句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慶曆元年[illegible]吏部[illegible]書[illegible]職官疏[illegible]官必正名職惟守器
攝考古循職[illegible]火師之[illegible]龍名[illegible]氏之訓則有司存
供王事受命[illegible]和[illegible]陳帝位官名[illegible]司空以宅百揆司
徒以興[illegible]品士典刑服[illegible]下[illegible]宗以主禮典樂以諧八音
若予工龍允朕命[illegible]五長[illegible]治方國六卿咸主軍
事官告陳於左相百[illegible]於冢宰[illegible]曰[illegible]昭備太宰[illegible]之以

治[illegible]地官責之以教宗伯主禮司馬布政[illegible]官主典刑之任冬官
以考工之職九百有二司皆正服位春秋列國[illegible]命秩亡秦而下尚
書之[illegible]始[illegible]多[illegible]官名[illegible]氏因緣[illegible]故若漢官之制定名
於諸百石而上差等十六或中或比頗正序列魏文立漢乃[illegible]九品
[illegible]亂華[illegible]分階從[illegible]氏置戎號之官隋室廢中之[illegible]其間尚此
雜創置胡[illegible]亂兵革[illegible]無度官以濫[illegible]職亦廢失有唐[illegible]新
創置相因逮其末齡官號滋雜姑息將帥多加使領五代因循官少
相近國家削除煩弊[illegible]考故實損益沿革時[illegible]中但百執[illegible]理
有可疑建官分職職[illegible]官殊量材授爵爵與材異或隸官緣司
或名之實繫職青官[illegible]主關市之征或呼為[illegible]士不通章句之學[illegible]
為著作尚知筆削之[illegible]終年典禮未聞因[illegible]之議連歲執法[illegible]
[illegible]勍之號載明於科律未[illegible]獄之[illegible]長[illegible]刺羅希[illegible]

人令移於方牧，除廣受寵於通籍，位以官升，或過其材，皆以失[illegible]
實非其事。人皆謂官為請俸之具，位乃稱呼之號，名實相違，不可以
誡。語曰：必也正名。禮以各司其局。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故官足嘉虞人之守，官仲康罪羲和之廢。蓋
官不易方，守不假器，[illegible]列臣無虛受，雖非戰[illegible]之物，方柄非
圖璽之偶，函矢之業不同，庖祝之任有殊，使[illegible]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亡則其政息。又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任官之道可不慎歟。誠官
稽堯舜之事，行三代之法，正其官司，擬其職掌，使上下之位無或僭
差，彼材彼秩之彼官，此職此位付之此事。位不以賞，惟其人。重不
以又，惟其材。寺人可以[illegible]而不可以[illegible]，庫[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賜而不可
以華貴，若守帑藏倉庾之物，主監[illegible]督[illegible]之局，可別創官[illegible]之，典
守陸皇宋之禮法，啟守文之功業。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周官曰：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蓋任官惟賢，不可不擇；名以出信，不可不正。擇
其實則職舉，職舉則政成；正其名則事順，事順則禮備。禮崇之制自
官始。惟[illegible]念[illegible]冀發，萬死，對天下幸甚。
三年[illegible]劉[illegible]疏曰：臣聞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
補闕[illegible]人，每[illegible]參[illegible]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
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illegible]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illegible]諫院
皆遷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
在朝廷則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院廢冗散之
吏尚封內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任諫院，每聞一事，皆
謀處衆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行參內朝之事，兼王[illegible]
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體未
伸。兩乞今後並令兼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illegible]下選求之[illegible]

知諫院歐陽脩論舉館閣職劄子曰：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
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
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
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
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
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
大半膏粱之子，材臣[illegible]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恥者。假之既不
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
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
拜美官，優其秩祿。况設官之本，貴[illegible]材[illegible]其器，皆自可升擢，豈必
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擇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illegible]
又非絕出，尤[illegible]稱于求，執[illegible]門，日夜[illegible]馳，無一廉不到，如林槩者。
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
已有召試指揮。[illegible]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
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
省舉館職一節[illegible]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者，方得薦人。
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廕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為見
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為冗
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舊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
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而須裁損，欲乞應[illegible]子弟
、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為衆所知，則不[illegible]

補龍圖秘文館待制脩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備。又乞置諸路按察使疏曰：臣自初奉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曾進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將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並行澄汰。仍具呈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本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去其惡者，獎其善者，存中才之人，盡使警勵。見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當革四十年之積弊之事，若非遭遇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亦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唯思因循，稱今諸路轉運使兼其職事，亦再具論奏，其論格而不行，按察之文遂至疑廢。生民疾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至德日新，憂心庶政，遠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効。臣謂如欲因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擇使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縣也。而草萊蕪穢，又荒之地，必先力行其開墾，然後以時耘耔，以行其道之使。如又荒而反閑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寬恭族務，各有所宜也。漢之刺察，唐之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每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置按察升黜，古今事然，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無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辟之，黜其甚者。且臣自謂於論不遠，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爲然，謹別條具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功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財擇，如有可采，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料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亦由官吏爲奸。每歲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者之人，悉爲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而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卻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曰：不才之人爲害深於贓吏。國家之去贓吏，因民先敎者乃行之，其他不才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當刑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才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舉而不問。故臣乞欲盡取老病繆懦，當與贓吏一例黜之。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善者降出外方，若落此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知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留滯壅塞，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多作空文。若外遣去卻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行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能回改，或敦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於民。之得失，不獨上預朝廷，全賴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冗官則吏部得簡要，選法公，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自然退黜冗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競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盡是不才，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若見國家責實求治，人人旌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爲有貪殘，亦須斂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至有憂念恤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亡[illegible]臣昔見外郡州縣，每一繆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

遷數日民已訴誤今若盡去冗官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專用盡
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備又上疏曰臣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illegible]
日切覩降敕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切以轉運使自合按察
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illegible]
救弊於時則未盡善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
士切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其
間昏老病患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劾
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未盡之[illegible]供給軍須有[illegible]
文之志既不暇徧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廢務不能無之故臣謂
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激濁又不暇盡心精[illegible]空文恐無
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誠荒殘[illegible]

既無力以振救自欲科率又無由減省使生民之[illegible]殆盡之
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唯此一事及民
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今年累遣安撫置於今日
頓以為難今必恐二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
侍從臣僚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少與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
僚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凡臣前來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
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令格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
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蓋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政吏雖數號令
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務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
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一二以
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疏曰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illegible]紛[illegible]職

[illegible]任非輕難以兵戎繼均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又倍於中書所
[illegible]國家舊制樞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兩制俾參謀議祖宗之制也
[illegible]擇材識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寖廢惟用
人使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
怪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倚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
習文書凡所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
精心思慮專意謀猷至於邊務豈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
務多若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泄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雖
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
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識換與合入官資責其
舉職仍令招寘使副條例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者悉以委之
使大臣專意廟謀為史分行職事時參同論庶有捍禦復綱紀之

簡劄文字事體而令[illegible]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至和二年備為翰林學士上奏曰臣竊以學士侍讀侍講為侍從之臣
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蓋非
清德見行碩學[illegible]不博學[illegible]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用至[illegible]員
數[illegible]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稽禮之望既隆則翰[illegible]之禮
增寵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侍讀至六七十員近年以
來稍謹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竊愛惜名器不能撥合新[illegible]
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唯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侍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illegible]前
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等各立定員數選[illegible]
則精擇賢才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illegible]
詳覽施行

循兼判三司院時又上奏曰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七人
二員自古監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諸路根磨增添數目只自
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前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
於中近日增添并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
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
遂多。評計一歲當增四百五十員若不稍其濫酌更三五年後不
勝其弊矣於今我以心為大既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
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
蓋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從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
賜擘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各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有句當人除鄆王宮殿侍依條有例送三班院
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眷等別無定例只自恩

留八年翻出年限並自郡王以下至觀察使以下應係皇親宅前
殿侍客司書表宅眷等並只句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等
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
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眷句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
在宅依舊句當所有今將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應當八年審
院劄子指揮如此將來皇親句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
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句當並是諳熟妻
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轉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緣特及職名及年
限未滿多乞補頭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句當
殺勞酬獎及令作選人者猜頓就班行之類。今乞一切止絕
如有所起請只是因述濫賞略陳此一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

院與句當臣僚同共斟酌將畫日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九

建官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諫院錢彥遠上奏曰臣以侍讀侍制職名乃第文學諸吏唐常侍給事之官清貴嚴近職在侍從獻納規諷講謀資重才周文華兼美不授非以恩例敘遷可得國朝擇任精選先帝時侍制張知白自參知政事方除翰林侍讀學士出外及祥符中特置侍制四員令更直秘閣以備顧問則聖人求賢擇才之意深矣而近歲除授頗多凡任使稍重例帶此職邊防列鎮印綬纍纍不唯名數盈裎無恐獎擢有濫夫爵祿品秩其選謹則職事脩舉其流雜則賢愚混殽一失本原追勑何賴臣欲乞今後自翰林侍讀侍講直龍圖閣等學士及龍圖天章閣侍制並依翰林學士知制誥故事各限定員數遇有闕方許除授其三路帶安撫使臣僚並乞別除職名所貴內外流品有殊朝廷之官益重

二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入流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皆除注不行故嘗詔羣臣條議判害以求省官之策令選人改官已增立年考胥史出職又議裁他岐惟是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臣檢會文武臣寮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兩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郎中至帶館職員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禋得奏親屬一人總計自數上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蔭得官及他橫恩每三年為率不減千餘人舊制須以服紀親疏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為限所以恩例頗數臣寮蔭補近親外多及疏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深原保任唐制資蔭本止及子孫他親雖須又不著為常例今本朝舊恩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亦當改張以救失臣欲乞今後文武臣寮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期親候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官序每遇郊禋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期親候再遇郊禋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候三次遇郊禋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清矣朝廷向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覺罷是致人心怨嗟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奏薦親疏為等降皆緣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於疏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制其疏屬止以年月遠近為限不盡隔絕酌於眾心計亦無怨若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遷臣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依舊却許施行仍乞候過今秋大享後為始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蔭孫二品以上蔭曾孫而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今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歲奏一人自帶職員外郎以上三歲奏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歲奏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奏一人又無兄弟叔姪曾孫之品限而旁及疏從所以入流寖廣仕路猥雜臣欲乞見任兩府聽蔭兄弟叔姪見任學士正任團練使以上比唐三品得蔭曾孫知雜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蔭孫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專得蔭子兄弟降曾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歲奏一人與三歲奏一人自有京官試銜齋郎之別試銜欲乞歲奏一人者亦令三歲一人於所得官上遞加一等或二等以優異之議者若曰今自學士而下擇兄弟叔姪而專任子孫非親愛之道臣竊以為不然兄弟叔姪於公則刑不相及於私則

嗣及至於朝廷爵賞則輕加之爲不可也臣欲乞
除品合得蔭外朝廷必欲徇其私愛而惠旁宗且令依舊奏補無使
入流如有才藝自隨科目貢舉課試中科目者比類白身人優與推
恩其無子孫者將聽奏旁親一人入流如此則下不失私親之愛上
無冗官濫賞之弊
仁宗時宋庠奏曰聖諭曰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淳政濫員多闕少
遂長奔競寡廉隅者臣等聞欲影之正者必端其表欲流之清者
必澄其源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實治道之要術朝廷設官取吉固有
成規三年一開舉場九品盡由銓選其餘蔭入仕流外出身或依
託權臣請之門宮或因緣酬獎小宗年勞舉例承恩名審人序
政濫抑有由來臣等以謂取之表也補吏者當之源也近歲
舉人殿試有老榜之目但論舉數無取藝能釋褐雖被朝恩本是已
登暮歲雖分職任盡昧廉隅臣等欲乞將來科場罷落一事又每當
百司人吏出官甚衆臣等欲乞增年額補員多闕者不得不絕今審
官院流內銓例註成資使令除替雖守闕者暫時爲判罷任者
益多苟且因緣不能盡舉以上一事欲乞各付所司當加詳議要中
書門下裁酌以聞如此施行似擂核久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曰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
周公召公爲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爲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
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
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
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
王道大興世祚綿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
亦當約而中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

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皆各
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惟進擬差
除多循資級並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
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修天下不理勢使安歸臣請朝廷於百
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兼其六卿之
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
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
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備舉者朝廷得以責
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臣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
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議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
而退者幾人各分其狀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貫程式頗煩權勢之興孤寒優俊之與遠
邇在乎均平澄汰主公則群材所聚俱在銓品亦天官冢
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
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狀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天下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
皆爲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
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
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舉行書狀詔所屬薦舉送庫官員
更酌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敎道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當財用經費以艱利剝民深生
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
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歲終書其減省冗費之數增

利之數獨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當天下常平倉本欲函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爲
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
頒詔令其天下官員勸課勞績並令委本寺考較以聞此亦地
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
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繁簡綱紀寖壞制
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
享殃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
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脩舉書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遣自有崇
倖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
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總轄諸軍其體甚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
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
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所揀選擢之數軍校
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詳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揭及非辜感動
天地二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
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持恩減放并法寺駁
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之奏盡委刑部詳
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侔
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沉冤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一

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理雪過冤人數進
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
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
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
主判官員依舊施行。
仲淹又上疏曰臣謹按唐初內置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內
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
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危彷廢府兵天下逆亂其後兵
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
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
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日倉卒未爲國家
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
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滿衆望者有幾
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未過老昧貪猥之人存留不過勤謹畏
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
二十萬之衆未有經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險
西闕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
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爲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官
吏爲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爲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必未欲多
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員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
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
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求近歲

賢者與轉諸路州縣郡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於武臣中選擇知縣者充。如此，則得人精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陣之序、金鼓之節皆有所據，緩急遣就戰領，可戰可守矣。況大臣之吏總叙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周制，大國二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群士皆命於其君。二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東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藩國，朝廷獨為遣傅相，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署置。二府各擇掾吏，州郡掾吏列曹羣職悉任之于刺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中正銓人材於吏部，銓授于中，而辟署之制仍行

不廢。隋開皇中，內外庶官，無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氏雜考古法，稍復其制，採訪、節度之官屬有官而下，皆自辟請，其已就署除，乃上聞，未奉報者稱攝。既王命有司正，霸代之後，叙叙權重，故自辟支郡刺史等職。一千石凡諸辟署悉歸臺省。朝興國初，始罷假攝，而重臣近職出臨方面，皆介得寘法津諸掾吏，得自言請辟相承，惟舊於政殊無損若。而頃議者復為過論，以為多引交舊，或容請託，又慮孤平之人纔上被代，使奉命之不暇，且郡縣送迎之勞，由是復上奏辟之制。臣聞書戒任賢之貳，易美彙征之吉，傳衷眾善之貴。承襲。且朝廷官人之法，大體以保任論薦為選擢之路，位登朝列，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況大臣甚上所尊禮而信用者，曾無世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舊而得賢，容請託而不失才，其亦何擇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審其善惡，察其能非交舊所何為

既無交舊之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舉、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則舉之足。故妙年請託，美譽虛飾，但美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之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得怨人孤無善而稱者乎。而議者迎事避以設防，嚴滯俗情而虧大體，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過而不得言，是何取乎理哉。臣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模擬之善，塞過分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遷次而補除，若有附自用常科，而罪當一誠有人舉，物論非可掩之，職事出律私，有踐衆之迹，自可使冤若罪勸。外臺察舉其妄舉之狂，不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薦避者有勸慎之意，勵名行者有仲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循舉，輔是必則尚駒可熟亡為論枝以漸之道，下免滯淹不調之歎，干旄好善，雅紀浚郊之美哉，擇官人之餘，歸周朝之盛矣。

方平又上論曰：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

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出納，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親觀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陽提總職之綱領，實方面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廉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等事，今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郡國有均輸諸鹽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所計臣始兼轉運諸究權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委輸之藏，而不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任，按國寄用，勢望甚雄，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招拾勾剝，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害，給報調度之算，正一層吏可辦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章正其因循之弊，廉實官吏，周知其否臧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表服之冠冕矣。是之弗圖，而提事乎求鹽筋之微，林數乎主句稽錄之釋，而宿蘊大猾掾部吾郡

府署為豺狼之窟州縣為鼪鼯之宅以至暴于天聽達于四方[illegible]
臺猶莫之舉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比者朝廷議郡長吏
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左遷斯見乎朝旨務澄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
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而事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令
貴循常而重改作建一功利必蒙生事之名犯一惡怨必為所怪焉
衆嫉乎早飛故雖綱齊之才寄任于今猶頗牧之當漢文之世也臣
又詳轉運之名盡以賦輿為主似非專為舉賢黜惡而設也子曰必
也正名乎則其居是職者先聚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議也昔在兩
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郡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
直指傳行郡國得專戮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四方
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訪事得失臣愚以為宜
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察考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　九

民詳以升聞廉正勤免庸慕必列號其能否之迹覈錄其善惡之狀
以行誅賞之法以立褒厲之道至于有可興之功利有可除之疾苦
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以輔政道數年繼一
遣而勿限于常如此則吏知沮勸常懷戒懼之意民有侵枉無開辨
理之途利害上達而不遠恩澤下流而無壅矣
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等昨奉勑為翰林學士錢縉上言國家奄有
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脩方古為陋欲望討論有唐官制及本朝官
制品秩事任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聖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
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
制將今日官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
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即置局辟官次第刪定奉
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有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
下中書三省長官為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
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
亦是正宰相崔溫等嘗為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
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參用平章依漢制即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為
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
府則大夫當稱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為經略使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樞密即欲改
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凡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號為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即欲正官制當罷
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者職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　十

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
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佐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
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於
今唯散官猶叙服色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
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佐實職無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　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
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贅
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
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

欲裁損官制當以書審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
銓。
一群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欲裁損官制。蓋當
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兩謂裁損者也。畧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
之。
一左右史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聞
前殿政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今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勑。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
比來唯於中書發敕。虛署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
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

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除授浸廣。若雖遽幅不立也。諸
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為久制。以革濫員
之弊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詳謹政令。欲乞申
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今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
監。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判尚書省事。給事中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
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卽舍人年深者判。
與唐制略同。准昨上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不按唐制。似不宜
此。惟當袞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卽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
以舍人判省。謂袞受官。論由此不平袞也。

一一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件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當並
置於外。以區別華冗。
一朝廷若欲從改正之議。卽候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
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
諸司編勑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名稱。言職分而已。
已上兩謂申明者也。畧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
之。
時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謹按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
憲之職。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六員。蓋朝廷紀綱之地。為
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為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
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辟。或命兩省臣寮。各舉所知。條制約束。寧得應
詔。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見頃年添置

御史裏行一員。緣所舉之人。被在差遣。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
循而罷。物議惜之。方今臺官員數最少。彈糾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
中丞知雜。依舊例於陞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二員。以補
不稱職。益嚴並所知
時劉敞上議曰。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
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過此名。則容僞而為權者。忽煩。傾近於
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
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
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爲甚矣。若習俗
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僞采名。要上速衆。更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奔
競之秘策。甚可惡也。豈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
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為卿。退則又使太史命

已子產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偽之敝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
公孫段尚其小者耳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
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
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
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
於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
典為準無使釣利者要君采名者售偽不幸而不但子產之所識則
公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財幸

英宗治平三年知制誥韓維上奏曰臣昨日同御史知雜呂誨等以
言事被黜至今不見敕至封駁司訪聞乃是中書直封送本家臣切
以封駁司給事中之任也凡制敕必由此而下有所不便得以封還
論奏古今之通制也今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遂不使有司預聞紀

綱之失無甚乎此臣伏思王者建立官局張設法度擇人守之所以
防檢缺失共成治道而朝廷自壞其法不知為此將以何利也伏望
聖慈旨揮中書追誨等敕命令由本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陛下之
官法

維又上奏曰臣近以御史知雜呂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駁司
直送本家嘗具論奏乞追還以正官法至今累日不見施行臣伏思
古者並建庶官各有法式所以共成治體遠防橫敝雖王者不得而
私也況大臣乎淳化中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點檢看詳發放
敕命其實封敕文並仰中書房候印押下送向敏中等看詳點檢了
却實封發放祖宗所以審重號令防檢缺失如此其至今朝廷一旦
聽私意以壞聖王之法快目前而忘後世之慮獨何謂也方今官失
其法人怠其職百事隨廢日就衰弊臣愚切謂宜有以力振頹敝而

陛下君臣方共為此事臣切為國家憂之伏望聖慈以臣此奏并
兩上章早付中書施行臣懦不能為陛下守官伏待譴黜

維又奏曰臣近以降黜呂誨等敕命不由銀臺司嘗具論奏今又
聞傅堯俞等敕亦是直送本家臣切以法制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二
所得私而亦臣下所不敢輒廢也故法有不便事則易之未有設而
不行者人有不稱職即去之未有存而不用者也陛下纔畢亮陰
降詔戒厲臣下以內外因循情弊累來開陳以及民盡心愛國者
又訓以易慮舉職詔下以來未及一年不聞群司有所進
盡而公卿大臣乃自壞法度違戾詔文臣雖區區為陛下愛惜此事
章二四上不蒙省察京都之內禁門之中尚且如此而欲以風勸天
下推利及民豈可得哉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有言責者既不得其言而去矣不得其職者尚

且切於苟勉乎況臣所還詔旨今又不能仰遵聖訓為官守法罪戾
仍重豈足以居侍從之職封駁之官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所有銀臺司
等職事臣更不敢僉書見居家待罪

英宗時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奏曰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
詔令由此已入翰林充學士非才譽兌洽得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
以體例次補日近詔命或有鄙淺傳在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
以罪劾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皆通書詔或以
革心感狀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動國威宣王澤也
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擢辭禁有自兩禁黜寘管庫者蓋惜才
而是用豈為人而擇官其脩起居注史館脩撰即改除知制誥之資
序也今朝士不脩職至冒處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竊謂若此除
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

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陞
天下幸甚
右正言劉安世建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勵其名
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
器養成名卿賢相也近歲其選寖輕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
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遽獲貼職多開倖門恐非祖宗德意
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輒
命庶名器重而賢能進矣
神宗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三代聖王之政至
於久則不能無弊在審所救云爾國家事天下逾百年凡當世事可
以循舊起廢興利除害者固非一日至於近日改更宗室法度省置
銓基奏白減外親奏薦復置疏遠官吏之類中外之論孰曰不然惟

是制置三司條例一司本出權宜名分不正終不能厭塞輿論蓋以
措置更張當責成於二府修舉職業宜倚辦於有司若政出多門閒
非國體宰相不任其責則坐觀成敗尤非制世御下之術累臣昨來
已曾論列所有制置條例一司伏乞罷歸中書其間事目有可付之
有司者即付之有司
公著又上奏曰臣近具劄子乞罷制置條例司歸中書至今未蒙
施行臣聞孔子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來制置一
司上既不關政府下又不委有司是以從初置局人心莫不疑眩及
見今行事物論日益騰沸蓋朝廷大事無不出於二府惟是今來制
置條例實係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與聞若宰相以為可
行宜與之共論以為不可亦不當坐觀成敗但事書敕尾而已至於
省場庫務瑣細利害又恐不必執政大臣然後能辦臣又聞聖人之

政貴乎顧仁義用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為令猶曰法成而都國守
知今朝廷廢置實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疑惑甚然
至今不定恐非業之得者也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公著又奏曰臣近為降下司馬光等告敕到封駁司尋以為不便遂具
封駁聞奏切知已直降光等告敕付閤門臣伏以祖宗置封駁之職
蓋以朝廷政令不能一一盡當故使有司得以竭其意以補闕遺臣
既職當官守苟有所見不敢自默以夫祖宗置司之意是以即有
論列今來朝廷既以臣言不當自當顯行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
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若因臣一人曰不當遂使今後
封駁之司不復能舉正職事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伏望聖慈正
臣封駁不當之罪特加顯黜以振綱紀
熙寧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曰臣伏聞近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

條敕旨不由封駁司中書以為係是舉官臣切以為過矣國朝因唐
故事置門下封駁司自是非機密宣敕皆使詳請然後頒下其或失
當得以釐正所以謹出制命之意亦已至矣故祖宗以來多選方正
望重之臣典領是職緣於朝廷所稱非輕且為責任甚重今遣使四
出得與利除害舉察州縣使事之權與監司略等而不付之有司參考
能否隨廢綱條理實未順兼封駁之任雖人主親所選任皆得以其
職言今曰舉官臣所未諭臣恐朝廷典刑寖得緣事廢壞伏望聖慈
特賜旨揮並依舊制應命令所加務於詳審有司職業貴以修舉
元豐中判三班院曾肇上言曰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
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
以令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民田刑罰禮樂至於
六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

又分爲二十有四。所以弥綸庶務。至微至悉。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爲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盖出於此。其事至衆。而擧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更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剖衆職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爲尙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尙書但受成事而已。亦非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尙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盖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者。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脩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等奉勑撰。盖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成九齡等所爲歟。不敢以爲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數興壞。以脩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追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尙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制制。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關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爲職。宜略知典故。不可以衰退篤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尙可黽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戰慄之至。

鞏又上言曰。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書。皆出聖慮。弥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

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熟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敍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旣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官府名實。法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擧明鉤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擧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者。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勤已定。且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尙書爲大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號內銓三。曰吏部尙書官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今僕射尙書侍郞員外郞。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甚當屬郞員外郞。其當屬尙書侍郞。其當屬令僕射。各類其所屬。類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主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擧明鉤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其擧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敍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敍。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權部之任。不待改

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惟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臨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以號法制爲新於上。而群倫庶政敍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待備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伏惟增損裁定。恃聖斷。惟陛下之所財幸。

鞏又言曰。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稽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緣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狩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況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篇之跡哉。故陛

下更制改作。其要論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典。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斟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以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率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又宜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

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趨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爲世作則之心。

鞏又言曰。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顒顒。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羣工之間。或吏循因循。或舊書緣絕。其於考察偏略。檢防散逸。綜論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察閱有未備者備之。簿籍有未正者正之。凡爲令圖籍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錄考詳於簿籍。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偏略散逸之敝。非獨徽當今典領之辦。且以絕異時臨究之煩。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三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榷山澤之利與舊

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

神宗時。鄭獬上奏曰。臣竊見言者患官入之冗。故有省任子之議。臣輒條其一二者。昔之兩制至宰相。正刺史至節度使。歲補一人。出入特恩不預焉。今二府郊祀則補二人。兩制及正刺史而上一人。是省於舊三之二矣。常職員外郎至諸司使已上。舊郊祀一人。今兩郊祀一人。是省於舊已半矣。昔之選官以三年。今選以四年。及其至可以任子。特已六七十矣。人而至六七十。其心覬一子承家。豈不眷惓可憐哉。今誠再省之。恐太刻薄。有以傷陛下仁愛之心。其猶有可省者

嬪御而已以有一二而不在此也雖然憑入官之冗有實不擇焉而
援仕今無黑白一概以入官雖有司試以格詩類皆倩人濫與不試
同如欲省任子則莫若盲擇焉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
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伎或
以策略每歲二月集于有司如試進士武舉去留官榜名較實中程
乃得仕如此則得仕者必少而所取者材其不能相强於學又有
勸焉如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蔭家一人不試而得入官
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
仕是不才而已又何賦焉臣又以臣下老病既不能去者顧祿而已
至不得已乃求宮觀嶽臺監權是級累上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
俸錢皆勿奪俾終其身病既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致居閭里
侍次累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十錢俾之待以禮而引退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　二十二

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於貪贓酷吏之有所犯此可終身勿令仕焉
亦有者官之術焉臣然不欲陛下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
薄之更制此臣所惜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衆人之奏論定
其可者焉
蘇又上奏曰臣近蒙降到封事除東上閤門使累州團練使李宇為
遙郡防禦使臣雖已進草繳駁然議者猶未已雖究其然誠為濫觴
何則諸司使副在祖宗朝例無磨勘天聖中方許四年一遷至昭宣
使止閤門使副兩年一遷至客省使止皇祐中橫行始有定員未得
遷數近時橫行遷者以謂員既有定則更授以遙郡及諸司使遷至
皇城使者又皆昭宣使不除亦授以遙郡但恐數十年間帶遙郡防
禦觀察者比比皆是則所願者小而所失者更大正任團防有十餘
年不遷者觀察使有終身不遷者必觀其要則謂非有戰功則不可

平時息兵從何而求戰功哉朝廷愛惜名器如此之重何為遙郡則
援臆而授人計之自劉光累十二年使可至觀察使一日有横恩解
其使名即為真拜置重於彼而輕於此即屬者劉永年為團練使
十餘年以遙任方除防禦使既除而言者指為非是於時即行追罷
今既為團練使纔四年以磨勘轉遙郡防禦使又四年則遂為觀察
使非濫觴而何宜議者之不已也此弊不可遂長於此猶可以為救
宜詔兩府更定武臣遷官條例使凌遽各得其敘比年前矣如欲定
之此授亦宜追還庶幾清朝官無幸位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近有劄子以銓選吏員冗雜縣令最為親民
之官頻乞稍加銓擇以手實之優劣縣政之繁簡各分為兩等選循
良幹敏之吏以治其劇其次等縣亦並以奏舉人及常調縣令曾歷任
有三人舉主者充法嚴其保任之責而優其獎持之典使賢能者有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　二十三

所勸激而勉充其選亦銓衡選任之先務也留中多日未蒙頒降施
行竊意陛下重其更張不欲使常調入令之人別無差遣因為需滯
法擬不行臣竊以為不然契勘銓司常調令錄大率不過九百人除
見任錄參或監臨場務及自該入等者注人外已三分之二矣其餘
得替守選注官待闕人已過半則逐時在銓守候差遣常無一二百
員令所次去者盡是舉官不足或無勞効莫非昏老不職之人雖由
此罷之其害猶小或付之百里之命使民倒植其為患豈不大哉臣
今相度欲乞將諸路州軍係主戶三萬已上縣分主簿及節鎮判司
員闕與理令錄資序許常調令錄不該入等人注擬如猶新資差遣
亦從其便則員闕足以相當而無留滯之患矣臣又觀天下京朝官
知縣員闕其間甚有戶口浩穰獄訟繁劇號為難治之處有累政而
以事去官或踰歲而人無授者如南劍州之尤溪邵武軍之邵武建

之壙城信之上饒洪之分寧虔之雩都如此之類天下甚多審官院
雖有指定繁劇兩等選差條貫然多該說未盡如前數邑率皆不願
其數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別令體訪定奪轄下自來最為煩難不治
之邑凡有若干將合入本路分八樣選腳色舉主多有勞績或曾係
臣寮奉勅奏舉素有才望之人不依名次保明超擬謂之繁劇選差
其次雖有難治之邑但封疆闊遠主户及三萬以上者並於以次腳
色內銓擇謂之選差內有圭田優等號為善闕如秀之華亭明之鄞
縣常之無錫之類凡有若干並升為通判差遣謂之優遷其係繁劇
選差人候任滿日別無遺曠許先次指射更與優遷一次仍與通判
合入人相兼選擇令闕升通判者與理通判資序其係選差者後無
其與中等已上圭田疆依舊條無酬奬外其餘不以路分遠近但能
振職著其績効亦並與先次或優遷一次已上如違任內治迹稱最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　十三

當與優加獎擢其有繆濫不職者並判官精加按劾情亦乞特行黜
降如此則高才良吏知有勸而專親民政天下繁難不治之邑莫
不均被仁澤矣如有可采伏望并臣前狀降付中書看詳施行
襄又上奏曰臣竊謂縣令知令最為親民之官不可一日虛其位而
或任非其人也臣所領審官東院契勘近日合入親民資序官七十
餘員知縣闕次八十餘處今然差注不行皆緣往已來縣道事繫繁
責嚴密敘累者多故雖有廉良之才稍知自重則莫不畏避規避無
敢就者至有折資願就閑局此人情可知也今來任知縣人不減五
十餘員并正任監當人又自有九十餘員其監當闕次只有十處不
惟縣道闕人兼監當待次人無由發遣臣愚欲乞詔諸路監司以聞
今後縣道官員除庸繆不職及委是敢違新法合行衝替外自餘若
以無贓不職係因過不逮之人少加寬貸庶情禱責使不至於黜降

則人人樂居其職無或規避也仍乞今後於元係親民降充監當人
內選擇腳色如公罪及私罪杖已下情理不至深重歷任曾有舉主
十人以上者許中書審察與依合入差遣指射知縣破闕并舉
人願就遠遠見闕理監當人資任請受仍不許不依常制奏辟如此
則縣道不至闕員而微累之人免於留滯可以責其後効矣
襄又奏曰臣竊以諫官司我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
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覩近乎舉官侯諫諍之職諫臣言風
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請臣惟司人君
言動之過箴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寮之懲繩紀綱之不振則有御
史在焉庶幾奉諫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素矣
襄又奏曰臣竊以封駁一司乃朝廷慎出命令之關防也故凡宣勅
之出莫不由於門下者蓋慮政令有所未便刑賞有所未中差除有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　十四

所未當則有司得以看詳而舉駁是非亦補朝政之一也近者翰林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范鎮奏為差提舉廣惠倉官員
勅不下封駁司事中書檢會為係差官更不下封駁司以臣觀之夫
舉官任人國之大典萬一有不當義當駁奏豈可與閑慢文字一例
直降不由所司上虧朝綱下失官守此近年已失之事豈可按以為
法哉臣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除閑慢機密事依例直發外自餘差
關朝政有所可否者其宣勅並令降付封駁施行庶不失祖宗之成
憲也
襄又奏曰臣竊以審官東院之職自少卿監知州軍至京朝官而下
不減三千餘員注擬陞改最為繁非輕事自元豐宜其法式詳備乃可
遵行而見用一司編勅自熙寧八年頒行以來中間續降節次屢有
脩改已非舊文蓋立法之初失於簡略又員既衆故遺不行動多窒

與條約事理不能周盡或輕重失當於義未安有司動須申明上人時有許述裁決辨理上煩朝廷臣自蒙恩領職歲月頗久考求利害粗有條理臣今欲乞將審官東院一司勅依國子司天監例許從本院看詳刪去煩文補其闕略凡前後申明所得聖旨可立以為法者並行編定其事理未盡未便者並具奏陳或申中書詳酌刪成審官東院令勅式庶幾著為定法可以久遠施行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所以廣聰明而益治道也恭惟章聖之朝開廣言路置諫官六員仁皇慶曆之初亦嘗增置員數近年以來止及二員又自呂誨改御史中丞其闕至今未補當陛下求治之際耳目之官正宜多設伏望聖慈檢會慶曆故事增補諫官員數庶使言路得人上裨聖政

純仁又上奏曰臣近嘗上言乞添置諫官員數未蒙朝廷施行伏緣諫官達天子耳目之臣設之不可不備當陛下明目達聰之際尤藉群才協力況有呂誨員闕久而未補陳襄至今未到惟臣獨員當此責重進無同寮協恭之助退無商議講求之益以臣暗拙實懼曠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

建官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備飾明備何必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二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

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掌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所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或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遂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號譔刪去重復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

之六典分中書為二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似尋文書會問案部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之奪歸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所行。蓋稽審院錄白恐有未當。若命舉職則須日有爭論紛紜。既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卻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與聞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覆。是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經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且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二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敕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任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最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頒行。

光又上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此其職也。至於簿領之末。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古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文簿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勝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具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若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裁限若有稽違。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吏部條法或奏訖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稟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

者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
陳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曹，不干礙官看詳定奪。若本
曹斷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
集。
光又疏曰：臣於去年嘗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
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
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
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
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
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
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
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然宰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
數千為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副之以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
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而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
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
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
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借。
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究哉。臣目覩前
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遣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
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
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已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
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並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
知州總轄，勒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後五十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
見近歲諸處多聞兩浙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
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微薄，遂出其下。萬一有如李
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據城邑之變，豈不為朝廷
旰食之憂哉。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
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留在京，諸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
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鬥，習山川。自置將官以
來，諸將有所征討，全將起發，將下偶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
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
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
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
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
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
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
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寡不敵，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
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千居職，提直不能備。一旦寇
至，責以元節，不亦難哉。
光為左僕射時上疏曰：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
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副，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
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朝廷必一擇朝士有名任知州有聲迹曉
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
吏，薦賢黜愚，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
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富。
內憂請罷，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官長
寄寓，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

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
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
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
監司者。纔慊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
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應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
應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
舉措率易，故處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
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干進取。今
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本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
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故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
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勸百姓供
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徒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

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
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
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
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其差文臣
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
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曾歷差遣兩任有政迹、聰明公
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否，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
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辦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
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
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
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遇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
用。若轉運司要的當之須，互兌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

得旨乃得移撥支撥。若以差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不及，管勾不辦，
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州縣，史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
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
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
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
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
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
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
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
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諸雜住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
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
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

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等伏覩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并寄祿
内尚書候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
踰月于茲，反復思之，未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舉十說
以陳於前，惟陛下垂聽。章甚說者曰：立為此法，庶職事官職名不輕
商量，便可令帶職。以謂為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
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
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
薄。雖曰善遷，遷如少聯，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
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
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論，於尋
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
與平遷無以異；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只以

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為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為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為降官與直學士，則為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轉待制者，今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亞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兼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二之官咨以衆材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為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

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混殽，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為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為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為敘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為寵；官制以後，以階為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設自以職事官為重，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卑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彀中者，惟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苟得自矜，而高材以同受為恥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術該通，識論推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illegible]八人皆以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

有斗量車載之譏，以玷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修明法度，考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聖慈特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施行之當世而無弊，垂之將來而可久。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分職，將以治事。才者用，則職備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棄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于仕籍者，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二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殺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合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

而後擬注，已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其成七任耳。又既二十未必仕，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閑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天下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為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閑之日少；欲其居閑之日少，在乎清入仕之源。切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晉司胥吏是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夫百司胥吏是也。試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何以言之？為進士者皆十年窮學

加之十年而後能通經閱史與屬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
博成就其志。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精
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
第。擇之可謂至詳矣。三年一取士，舉天下學者群試于有司，比歷數
萬人，而賜第者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游子弟特其父兄
之蔭補，類多驕惰不學，僅通經義精成文詞者，則必中選，亦會屢試
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賢進士篤志講學，趣操自立，宜有間矣。
百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年寖遷，例該補仕。又豪右之家以貲授官，其
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舉為之所不及，從因分甘自處於
罷閑之地，當復有書勵之意。其際補蔭子弟間見之，故步升高官，
有向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許才量行可居官治事者，納粟胥
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

凡五等。其最濫者，但曾一次貢舉，僅至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
則試題平易，學數咸少，有司考校又加寬假，但粗成文理，不至甚紕
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若未滿七十者，即更不須保任，便許出官。昨元
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兩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
試至省殿二處考校，僅取五百。其間尚客年得。又況偏獲一薦，累試
見黜，年高才耗，學術忘廢，其比進士，實國相遼，而又五路學者鮮少，
取人穀寬，但獲一薦，雖不事學業，待及三十年，便該仕祿。大率多年
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官，誰肯與薦。大以血氣衰耗，有苟得之心，薦舉
不及，喪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智識才力
方之進士，固有間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行
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又仕之數常多於賜第之人。鑑趨吏部，吏部擬差
不計入流資溷才行高下，但以到部先後注擬差遣。以此待次者常

至七八百人。注擬二年以上員闕。故胥吏可用之人，率為特奏名得
官與夫資蔭胥吏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閑之日多而治事之
日少者，常以此也。求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不可得也。臣
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
蔭胥吏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條特奏名者纔數十人。自治平至
熙寧三年，止有百餘人。自熙寧六年至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
百人。臣欲乞參用祖宗故事，須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計若干舉，方
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許就殿試。其就殿試文理
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在四等外
者，不理選限。其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蓋累舉取到
文解或經殿試，即須稍有文學，不至空疎。四等以上限以人數，則有
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精可以革特奏之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

取本路曾預兩薦者權攝簿尉，二任無過，遂行注授。雖曰假遠方
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量加裁節，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為古人
之仕者世祿，蓋使為之後者一人世為祿，繫之而已矣。詩人之所譏
譏棄賢者之後，絕功臣之世。今之寄祿官自大夫以上，初補[illegible]郎，
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皆許奏蔭，其為大夫以
上歲月深久，緣任奏薦多至數人。夫廉謹無過，積日叙遷而為大夫
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臣欲
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少，則可以
革資蔭之濫矣。百司府史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餘年方得出仕。
惟三省人吏最為僥幸，皆以點檢諸處文書酬獎減年，出官最速。其
不願出官者，理資任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優，則可以損雜
流之弊矣。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行可用者不久於待闕。不

久於侍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若指虛授之，株多養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豈為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昨准兵部相度，蕃官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等管幹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竊依兵部所乞，與勘諸路蕃官未帶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夷狄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驍狡者，亦不敢有覬望等華之心。蓋分義前定，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競。凡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漢官。雖曆理討及戰鬪，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若平日必使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

依漢官之法。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遇上使臣及京職官，官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繼過替移，或於它處出入，相值坐席相同，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所習，能堪此？況夷狄之性，凶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興啟其勢。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它日或再相統攝，以漢官使臣中必有積憤報怨之人，而蕃酋之徒，既以等華日廢，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處置，開端生事，為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敘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夷狄尊卑之限，絕蕃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為後患。

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奏曰：臣伏睹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悉如唐制。臣竊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戶部掌邦計，刑部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胥吏乘間作弊，行遣遲滯。臣欲乞三部郎中、員外員令並為四年理為一任，遷任與升資序，並為定制，經久遵行。內吏部、戶部司封司勳考功度支金倉部，亦須專任，與遷任升資。上件三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曹任官，封掌邦籍，主國法，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審，早賜施行。

開封府推官畢仲游上言曰：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章，雖未純於三代，然皆有三代之意，而學者蓋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猶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皆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既以六

大大事。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從

之盛觀，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便於官制者，豈未盡之善。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之遷者，在省之官，反假他官以判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審官，戶部金部為三司，刑部為審刑，而凡省為大理，名存而實在他局者，未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者。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無昔日平章事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無昔日而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無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監諸司之官品雖存遷，今之階秩易為而之。降二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

降三品為四品其不可用也則議請就舊乃以舊品為定箚章版
之令從降五品降三為四。以遵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
則所謂非漢唐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
舊而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理今兩言
書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臣之曰。然者至
所謂畫黃錄符勝關判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
有夜半得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頭木屑之細。或者稽留貿賣未
得其決。而事又失於期會。則非徒不合今日之務而反有害矣。大
夫所以不擇其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自唐二
省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等。鑑
併三遷而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若舊日之品秩。凡義理最繁
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官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

事大而發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通而無官則
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追文則事正矣。階正則敍是
尊名器。事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二省無滯務。而遲速之分
皆不失於期會。循此三者。而官制正矣。若以漢唐之官名為當識而
五代之事為可循也云云
仲游又上言曰。道不足以適應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遠。不謂
之法。舜之德實過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奇世之祿
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狠多之慮。自
漢以來。捨其實延世祿之說。而不違其意。是以官吏猥冗。為天下
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
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
中世之後。遂不勝其猥。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自本朝

太宗之時。天下初定。群臣多事草創。有司傳聞待法而無人。故多為取士
之門。蔭補之法以應所須。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
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哉。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
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治非歲數
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出歲數。則士大夫絕望
於蔭補。進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
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責其試法。試而中於
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於人
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缺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恥於不
學。而今責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
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
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

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而已。數百人則
數百人而已。然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
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仲游又言曰。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
既有根牙難治。而欲救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於無弊。
則雖禝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
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有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
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與。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而
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
弊則尤甚於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
以吏代。故多以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近有
偏而無損。治詞賦者舉進士。誦書者為明經。五品已上歲得任子。

而流外雜色之進，蓋不可勝計。至於今日，尚書侍郎左右之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於四方者，借手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蓋未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邪？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耳。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少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以文章為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於十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惰，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為冗，而且幸幸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漸。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在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於卑辱屈於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學，皆勸於子弟，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勵，無甚缺望，四也；官冗之弊，徙而可救，五也。蓋事不能無弊之時，為有弊之處。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已振弊，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卻返於無弊，則雖聖賢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為不可救，縱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振弊之患，為一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缺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為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斟而嚴之勢，有不可嚴者，則十省其五六，不難。今日之輕重也。

中書侍郎呂大防上奏曰：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為限者，所以御難免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維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效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分路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幕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須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不才者得與焉，則是以二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弊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途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人，不暇精擇，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委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不許辟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才，不以位下而見遺，

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待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議辟選要更先於此。

二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於愛俊之地，而備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察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塗，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得輒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略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儲數賢能，以備官使。

安世又上奏曰：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一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

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是縉紳宗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命貼職令陛下思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吏張弊源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安世爲左諫議大夫時上奏曰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煩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奏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擇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審所擇愈審而所得愈多此先聖三

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本謨以來嘗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員品皆經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爲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宋璟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優待臣專領書與夫序故陸贄抗論以爲捨朝命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慮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司之避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王維堂除曾勾左廂等

事舉職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甚多而至罷吏部選差固不之使何煩廊廟一一親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汩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輔陛下圖任老成委注精爽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河北邊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合從堂除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事簡約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於失職以漸復舊制也

安世又奏曰臣前月十二日上殿具劄子論列堂除之弊乞詔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指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處歸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尚未盡還臣竊詳朝廷之上宜選大臣其餘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

部之闕日益加多則孤寒之士所得愈難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最吏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矣淹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曾肇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于三省詔令所出則自中書審覆駁正則歸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彼之更相彌縫更相可否然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至政官人舉無過事此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蓋三省各有分守不相侵踰所謂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爲耳目喉舌遠取諸物則爲門戶所以駁正中書其失故自來舍人不兼給事之職伏見近日給事中闕權中書舍

省違呈却合舍人書讀行下臣愚竊恐因此寖壞制有損治體寖
漸不已遂成大弊。此臣夙夜熟慮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伏望聖慈
戒飭執政大臣謹守神宗所定官制。勿使三省屬官得相踰越。而中
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以正紀綱。以為天下後世之
法。唯陛下留意毋忽。
紹聖元年殿中侍御史蔡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聖旨內藏庫見催舊
戶部太府寺供欠出路錢物不少。係舊更不敍轄。昔臣竊見國家分
職設局。所以舉官治而府藏出納。先官本互鉤考。以按吏姦。臣契勘
元豐詳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庫藏帳內有內庫御僅交納違
季點算內庫申到納就官物帳狀旁上勾銷內庫納元不什之類凡
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案名籍內藏庫隸右藏。右藏隸是舊隸太府
非無大據。臣嘗聞真宗皇帝謂王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
用非自奉也。頗外廷不知爾。臣竊謂既通軍國之用則隸戶部太府
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覬在物數。其餘綽務事件如官制格子該載
者。委有關防不可畧去。欲望聖慈省察元豐官制格子等特賜舉行。
命內藏庫復隸戶部太府寺。所貴官府皆有統屬。事歸一體。
監察御史龔夬上疏曰。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
乂。然則先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
來員數不常。昨置六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專領察事。今
來按察之法久已就緒。在京官司無敢如日前違者。則治察御史其
職太簡。臣備員臺屬。適值兩院闕官。兼領六察未見廢闕。然則人治
兩案。併兼言職。旨不相礙。況元豐三年八年幷紹聖令察官各兼言
事。伏望聖慈特賜詳酌。令監察御史三員兼掌論議。庶幾益廣言路
以殫朝廷明目達聰之意。

哲宗時尚書右丞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
邦寅亮天地。然後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二代
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議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
省事。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備定
官制。凡除授自侍及典章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
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並呈者蓋亦鮮矣。蓋先帝
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
行。今來陛下始初聽政。理須責成輔弼。況執政之臣。皆是遴選。要
安危治亂。均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推新之政。譬
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伏望
聖慈留神省察。
劉摯上言曰。臣伏覩近降指揮。復館職及職事官並許帶貼職諫
以上一年帶待制。尚書二年帶雜學士。臣竊謂國朝舊制。庶官之外。
別加職名。所以厲行誼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讎。
得之為榮。選擇尤慎。自元豐中修三省寺監之制。其職皆罷。藏補
外。然後加恩兼職。第視治一任多以為厚薄。除三館並隸祕書省為
職事官。外有直龍圖閣。省所寺監長貳補外或領監司臣則除之。
待制雜學士職。給諫以上補外則除之。亦繫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
理。今盡復館閣而廢試之法未立。校讎之職無與。則是兩復虛名而
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以為重。近日得之者固已衆矣。臣考之舍
言。以謂備廢官職則實無職事。養人才耶則未加選擇。反復不見其
便。至於給諫以上限年帶職。尤所未論。且待制學士以侍從顧問為
職。自祖宗以來極天下之選。不為定員。今不考治狀察流品。率而
至給諫以上則計日而得之。人才不同。一槩除授。臣恐自此員品侵

衆無復澄汰。其有行能高妙，治最尤異者，又將何以益之？乞照依
且依元豐官制施行。或詔逐臣條譜究本末，別行裁定，使名器增重，
人不虛授，以稱朝廷勸沮多士之意。
御史中丞蘇轍上奏曰：臣以空疏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
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
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凡有不察則百司怠廢。若者員
缺不補，動經歲月，親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
辟，有不由此途，於御史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抑其權，然亦
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
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其選皆盡重，行以待
賢俊之士，而祖宗舊制，必如用京朝官知縣以上，資法稍寬，易於應
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
官重爲難，取實未免常任頗在內外制。凡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悉無
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少，又多不得，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
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嘆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
臺及兩制依故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從聖
意選擇。精之既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責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
至壞敗，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無遺曠。
轍又上奏曰：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
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眞宰相職也。
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
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
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以舊就職，而
言者多獲美遷。曾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則給舍臺
諫並係所選，豈容皆非？若以論者誠非，則不加罪責，並獲優寵。進
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諫議
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
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
務，豈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
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勞彌
月；下則侍從臺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兩所未聞。臣
不知爲政如此，將爲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
朝廷始權用諸卿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
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尚書，但責侍郎亦自可了。況侍郎既
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
次當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恐非執
法者膺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愚執，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群臣無
由自明。今後再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臣
區區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
轍又奏曰：臣等近准勑舉臺官，求趙屼充臺官，已蒙聖慈除殿
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兼行言事。元祐之初，
朝廷急於求治，臺中員闕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
爭效悃愊，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
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閒地，每遇有闕，猶
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譏諷有言及有所避藏，而
職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但有弛廢，則
究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
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

昔無異不勝舉焉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自勵厥德風化不怠惟前代時若然
後訓迪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弘化。公則燮理陰陽
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故設六官名率其
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備而覈故冢宰為天統則
詳而覈。故司徒為地。擾和君親以體仁也。故宗伯為春。正上下以
合禮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殺以象義也。故司寇為秋。事主應變以
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
下則山林川澤土壤之化。蟹至於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與生於
蟲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有職以辨之。一則有餘
一則不足。內外相屬。小大相維。故能周體天下。政無不大而事無不成
民者也。自周之衰。其制變於戰國而大壞於秦。漢承秦之後。循用其故

號其位無紀。其事無職。至唐始為省寺臺監以分處百官。使各宿其
事。事無廢闕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則以官蒞。司有常守。位有定員。
唐之治績號為甚盛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六。尚書有曰門下。有曰
中書。尚書典領百官。凡事所會決者也。其屬則六其曹則二十四。其
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之以爵秩。勳級未足以勸賞
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未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考課
勳封之職。則主之以吏部。銓曹有所積累。後乃權衡度量之制。既為
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出於戶口田賦之所
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禮未嘗不謹
於賓主之際。外則謹於賓主。內則嚴於鬼神。為之牢禮膳羞之數。為
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燕饗祠祭之職。則主之
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必周知天下土地之籍。鎮戍烽候

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職。則主之以兵部。謹門
關出入之籍以防奸。時物期會之日以防偽。以此防人。猶有犯上
違令者。則刑罰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關刑罰讞之職。則
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以時脩。苑囿山澤以時取。宮室之事以時舉
此三者皆工役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職。則主之以工部。
門下之為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為掌佐天子而執大
政者也。侍從顧問規諫諷諫之左右。分吏為故。記動史書其起居
慶執大政。則遺於者也。參議表章草書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
其語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制公舉者其事小
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者之例也。監
則監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儀數讌享
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別也。宿衛工

作儀衛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之別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
既有所主。帝命既有所承。大政既有所議。其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
之寺。然後之治略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總。必有責也。
故侍從諸司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儀。其必有所糾也。故特
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內外各有所承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唐之盛其
盛幾與古比。陞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或
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兼
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罔上之人盜名而自安。
喜功勇利之臣挹分而爭進。今先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
不肖之實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矣。何患官不得其人。人不能行法
者哉。
侍御史王巖叟上疏曰。臣聞維天下之執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

存乎平釋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務擇
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
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令盜高廟器而族之脫如萬分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
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
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慎哉臣
伏覩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
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足以講明法之微
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澤猶在
淺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職議事不原法
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惟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愛恤
之心而復補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失試

以獄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審理明辨要當
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欲乞稍令書大理寺
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糾持並行之初意令複置試斷案不
明擇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矣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諫而者正言官文闕巖叟又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謀臣遞至委
實才之先王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喻望以為治道乞精
而無事於此耶人材難稱未若虛其位耶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
也願速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則小人自消矣
諫議大夫王覿上奏曰臣聞利不百不變法九法之所變非得已也
使利害等均而徒有變更之勞則不待明智不惑之士而後知其不
足為矣彼中才之障頗者皆不為也況利少害多而可輕變成法哉
臣竊見今年九月九日朝旨節文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且逐處書

者吏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雜物庫皮剝所養象所並專隸
駕部臣竊謂此獨可以敗壞官制而未見為利之實也夫自李唐失
政官制紊亂久矣聖朝祖宗以來初則有東征西討之憂既混一區
宇之後方務休養元元故於脩完官制有所未暇也至神宗慨然憫
之於是講求歷世之隆典遂新一代之成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
下相維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之美意也後世所當謹守
而勿失今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司大僕駕部之職矣
若使太僕仍舊隸駕部而共脩職事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而乃
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於省曹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知其
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復壞臣不知其可也且易於隸屬寺監
寺監隸屬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者之常情願朝廷慮之如何耳伏
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壞官制速還九月九日

朝旨別降旨揮施行
覿又上奏曰先朝造新官制於古義皆有根據若推行之際見其未
盡乃當脩完何可無故廢壞臣伏見今年八月二十日敕節文高麗
貢奉事節皆係管勾所檢勘依條格申所轄鴻臚寺其本寺不以事
體大小皆不與籌畫會處分但謄申主客取候旨揮今後高麗使副
過入貢應干排備所須之事並令管勾文館所都亭西驛所徑申
所屬曹部施行更不經由鴻臚寺臣竊謂鴻臚寺不與奪處分誠為
非是然若非省曹不稍做以措而致其不敢與奪則是鴻臚寺不任
職也此皆罪在官吏乃非官制之過當可因官吏之罪而廢省曹寺
監上下相維之序哉夫蕃夷入貢合當辦鴻臚寺今奪而專之於省
曹是省之辦事歛於寺也馬事皆合經由省曹者今析而隸之於
太僕寺之辦事歛於省曹也若實則同而緩急工拙之間何其異

也。故論者以謂均是省曹，一則本寺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所屬之寺事不得預焉。均是寺也，一則併省曹之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本寺之事不得預焉，果何義也。若謂減去經歷之處，然后事可以速集而無害，則非獨鴻臚、太僕，而省曹寺監上下維持之序，可存者少矣。法度如此，豈經遠之道？惟聖慈詳酌。

胡宗愈上疏曰：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今來內外官並許帶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又准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祕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并今後除授校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竊謂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用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故之言未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延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為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早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為吏部南曹、都校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選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繼台輔，遂為大卿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士者，便識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躋貫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嘲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今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深達遠慮，養育之功也。既乎執政務，欲速援親舊，假此為進人之階，浮躁輕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患是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闕，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遂付寢罷。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竊知其意，切詳議者必謂崇文院已改為祕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職名者果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但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育人才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惟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貟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俾舊食於太官，庶以歲月復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識國家之故事，廉恥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

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覩官制格，尚書省者總判六曹事務，為當若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封駁。法行之初，先帝特降詔書云：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仍申諭中外，謂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以下聽長官糾劾以聞。當是時，人循分守，無敢僭紊。元豐末，改垂簾聽政，命三省擢同取旨。今陛下獨攬乾剛，躬臨庶政，致究所以復先朝政事，而三省者政事之本也，尚未如官制格式。本既不正而齊其末，是緩其所當先，急其所當後也。況先帝以三省分釐庶務

其窩意豈徒然哉。蓋欲上下相維。以防偏蔽故也。謂如尚書省勘當或未中理。中書省取旨必有去取。中書省取旨或有未當。門下省必須封駮。今三省長官既同取旨。門下省屬官雖欲封駮。終難其議。以此遂失上下相維之道。非立法本意也。若謂門下中書省見今獨覺難以專委。即當選任人才以補員闕。安可以闕官而廢法哉。伏願陛下留神先帝官制分釐之格。詔書叮嚀之意。斷自聖衷行之。必果庶使政事之本立。而良法美意得以推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不勝幸甚。

劉涇上奏曰。臣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爲低昂。則嚴材分憂。可不兼慎乎。朝廷尚察嚴。則此屬日夜摩汰喜爲健人。朝廷尚寬閑。則此屬因緣苟偷。狗爲姑息。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以遇此屬者。往往且從常倫甚擇。又不受以實。與此屬開百責之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皆是也。方淅時論者固有職等論防之譏。而朝廷藉此屬以扶持四方。昔亦豈少哉。法寖行矣。俗寖變矣。此屬亦遂廢以貌相論。無復常務。蓋未自如此日之優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則喜健力爲能。係遂集成爲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當謹守而扶持。使無倦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爲苛擾之人厭之。以道厚相與儒可乎。蒙惟朝廷有懲於百年苟且。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人。而志靡靡極望。視塗炭如已。去不返之風來。而作新焉。曾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更使荏苒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也。觀今之法。謂之已行。則鱗瓞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積梗之害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敵而罷休也。且如去冬違詩法行。此朝寺既檢講之矣。其升降處置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習爲常程。望有以前日手實中廢爲驗者。如此則臣深知此法來可以令以上

郡縣也。其所由來。監司以苟簡取之爾。前日上下之勢如束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況如今日已放縱之後乎。借令文具。彼且縣大夫憒憒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爲姦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臣憂。臣所聞於老世故者。皆如臣憂無異也。朝廷亦豈惜片言之戒。爲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按郡未再三。則以勞苦爲辭。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爲嘆者。皆是也。郡縣亦曰某監司按人無時。某監司臨事有大體。皆姑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廷有以致之耳。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指是也。守新法用舊人。如化日用筆旁輔高秉孔宗翰林積遵約之類是也。朝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疑合。則亦何恠乎監司之不勸爲道厚以致於苟簡而無忌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伏陛下乘壬氣端拱之時爲一競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擾擾哉。此非臣所敢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一

建官

宋徽宗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仰惟神考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之官，無有小大，閑劇皆極一時之選。比年以來，其選浸輕，閑有猥濫進求，是以副仁聖繼述之意者，此不可不論也。伏覩近降指揮，迪功郎俞景雲、孫懋、江大一，或以應奉有勞，或以擬進御題試墨，各與改合入官，除寺監丞主簿。縣從初等選人，入為寺監之屬，令下之日，聞者惑焉。今士大夫服勤州縣，積累考任，無慮二三十年，僅得為郡守貳。然而晞覬寺監丞，往往有終身不可得者，孰為初等選人，姓名藝能素未有聞，考第薦舉猶未應格，而遽得為之哉？且應奉有勞，所例止於改秩，未嘗為職事官者。而擬試御題，乃是在外書撰，就使文字精工，亦非多士造庭親奉清問之比也，而改官除職，度

越累朝，捞首恩例，其實緣僥倖遷進之速，皆前此所未有也。乃者四監尚書郎，或出於戚里勢家，或係藝事賤序，皆自宸筆簡吹究濫。且詔繼自今，非歷寺監丞以上，不除部曹少監，名器增重，士論悅服。夫省曹監貳選格之嚴如彼，而寺監丞簿冒進之易如此，則是今日之冒進又將為他日之當得者矣。況此未實往今且其俞景雲、孫懋、江大一為寺監丞簿指揮，伏望聖明詳酌，特賜詔罷，改用真才，以待卿監省郎之選，且契前日手詔丁寧之意。

景衡又上奏曰：臣竊惟州置通判，雖曰佐貳，守臣然自祖宗以來選擇界付，自為監郡，使州將有所畏憚，則任屬之意深矣。故雖遐方小壘，皆自朝廷命之。伏自近年帥臣監司偶緣一時申請，例得辟置，陛下獨智遠暨，為寖失祖宗之意，乃於政和丁酉特降御筆，以戒在服。今幾何時，而冒法觸禁，並復作矣。且河北轉運司奏辟張懋通判莫州，河東經略使乞辟彭作通判平陽府是也。然此特其所部之支郡耳。至若知河間府詹度奏辟張公濟通判本府，則又其甚者也。夫漕臣許辟其屬，三路帥臣許辟幕府，若州縣城寨之官，則各有著令。至於通判則無明文，若為守臣而得辟置，則是門下私昵之士也，尚能舉監郡之職乎。且為奏辟之言者必曰：選才集事，乃若他州通判，拘於吏部資格，容有老病昏懦者。今三路並邊之倅，悉自朝廷選除，豈有朝廷選除之人，皆以為不可用，而已之親昵黨友乃以為才耶？夫徇私引類，侵奪祖宗成憲，且違專降詔旨。近年積習之弊，不可不懲也。所有張懋、彭作、張公濟，伏望睿斷特賜改正施行，其詹度等亦乞戒飭，以警慢令之吏。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曰：臣竊觀棫樸之詩言文王能官人，有曰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王者作人而官使之，所以立政立事而綱紀之。王實自任官始，恭惟神考董正治官，法完令具，陛下以聖德在御，亦惟先志之承，則綱紀之立久矣。然人情自便之計，事徇一時之求，則紊陛下之綱紀者，蓋未能無也。官有定職，職有定員，名位不同，命數亦異，此先王之法，元豐之制也。今有視秩之例，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卿而視卿，凡此之類，無乃非所謂嚴分守、正名實者哉？此紊綱紀之一也。因勞積賞，賞有重輕，因事遷官，官有大小，故寄祿有止法，而許回授。選人有比類，而許循資，今乃破止法者多特轉行，合比類者多特轉改，故奉直以上可循月取，而比比皆是，銓曹一命不須保任，進而人人妄求，名器濅輕，歧徼益眾，此紊綱紀之二也。朝廷之上，見闕而除官，居官之吏，俟闕而受代，此事之常然者。今乃除吏之際有直替

見任令別與差遣者有衝改已差下者有新闕未到且在任待闕者彼或到官日月未幾或受命待闕已久遽遭擾奪有至於淹回流離飢餓失所者或稍優之闕勢孤者睥睨而不敢受可進之說援寡者惴恐而不敢安意才不才不能相遠待相與于祿耳何至紛紛若是哉若乃在任待闕則亦妨後人此紊綱紀之二也祖宗為監唐末五季藩鎮擅命之弊乃選授通判外察守臣此萬世之未也今方向之臣有辟置本處或屬郡通判者殆失所謂監郡之意倩曰選才辨事且猶廢法亂常況亦不過于循下請負親舊而已耳陛下比降御筆罷諸路帥辟又郡守矣獨此未之戒何邪此紊綱紀之四也凡茲數事臣願陛下深燭其原斷自宸慮親御翰墨大正綱紀往者縱不可追來者猶可止也如此則人安其職事適于理觀視之望斧藏之風庶

乎少息矣惟陛下財擇。

欽宗時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聞成周以來官不必備故唐建六典三百年間尚書之見於史者不過數人國家兆中都官亦多闕而不備至崇寧間蔡京用事乃始盡備臺察之屬當時佞臣稱賀以謂賢才衆多自是省寺之間始備官矣方今當且罷不急之務闕可省之官至於諸道郡縣之吏祖宗所無者皆宜量事定制裁去冗濫庶幾安民豐財以濟武事且多故時振興益煩則有隨事之宜又當增官置吏者非一若不整損所縷以赴所急素食假□國將何以給之

侍御史李光上疏曰陛下伏見諫官劉子稱臺諫官均為人主耳目至於王救闕失防微杜漸又非臺官之比緣閤門之班自來先臺而後諫蓋近來又有得旨及指日引見上殿人致諫官求對有三五日始得班次乞今後寧執班退待留諫官一班閤門遂承旨定諫官班在臺官之上臣等竊詳諫官申請止乞寧執班退特留一班未嘗乞引班在臺臣之上兼上殿班次先臺而後諫係是祖宗法而臺臣今著上稱言者則王救闕失防微杜漸與諫官事體一同所以均為耳目之官今來閤門引班上殿卻以臺臣在諫官之下顯見有違祖宗以來一定之法兼亦非諫官申請之意欲乞今後遇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為先後況今三院御史並言事則上殿者多仍乞依諫官已得旨揮寧執班退特留臺臣一班在指日班前庶使臺諫一體仰稱陛下崇獎之美意。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承平之際辟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

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豈世有事異財用之入不比於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時乎非加裁節以均衆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郎事簡者不並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武臣除具員額除見領軍廂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此則中部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減半提舉常平茶鹽司併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外餘路併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罷以六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錄事司戶

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户以上置丞不滿萬户者不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上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見任宮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廪祿節矣。省冗員。節廪祿。以濟一時之艱難。候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回屬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今聖慮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曰。臣訪聞京西州縣累經殘破。所在多闕正官並是權攝類非其人。瘡痍之民。寃抑無所訴。且日虞剽奪。誠可憐憫。契勘鄧州守臣兼帥京西南路。近蒙朝廷就差劉假。議者以為得人。正可委以經理一路。選辟官吏。撫循兵民。俾

除盗賊。且邊虜驕。況今已是防秋之時。若候本官到任申請則文書往返。聚費日月。不足以濟緩急。臣欲望聖慈詳酌。速賜行下。就委本官前件職事。庶幾存撫一方。不致稽緩闕誤。

景衡又奏曰。臣伏見祖宗之制。選人改承務郎以上官者。歲以一百員為限。仍逐月均定人數。引見至元豐中。稍加至一百三十五員。方是時。承平滋久。計日歲而改官之數止於此者。蓋吏部闕次有定限故也。又承務郎以上。一歲之內。致仕罪廢死亡者。略須減百餘員。故以新改官人補之。是以吏員不至甚冗而銓部差注不至壅滯。俸祿給賜不至闕絕。故百餘年間。上無冗職久闕之患。而下無積受弊之民。此法度維持之効也。伏自崇寧以來。用事者徇私市恩。始壞祖宗之法。選人改官。更不立限。一歲有至數百員。掛名吏部者多至不可勝數。註一闕率

四五人共之。自古官冗之弊。未之有也。其源皆出於入流太雜及改官不限人數之故。方陛下紹復祖宗之制。以成中興之業則官冗之弊。所當首加澄革也。其限數改官。伏乞睿旨下有司遵依舊法施行。

秘書省正字洪遵上奏曰。臣聞古之盛時。文德懷遠。凡四方萬里之外。尚不慕義嚮服。行李往来。殆無虚歲。中國所以待之之禮。則亦有加。既為之郵傳供張以舍之。又設官以擯相之。故行人典客聞于周秦。自漢以來。始置大鴻臚兼治祭祀朝會封襲遣釋之事。有國者所不可廢也。恭惟陛下以不世之資。光啓中興。思與生靈休息而清疆埸之虞。奮斷明排斥異議。獨任一德之臣。結輯北國。以建萬世長久之策。使南北元元。仰父俯子。而知有生之樂。其使車歸聘。絡繹於道。雖虜之有鄙其至如歸。而司賓之官。猶未及建。識者為闕文。臣愚

欲望聖慈討論舊制。復建鴻臚。隨若使人至止。則率其屬以主擯贊之事。間乎時自可備舉本職。庶幾遠方知朝廷所以尊崇之意。今日之先務也。

胡寅上奏曰。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為民。立官莅職。非以為寵。兵興以来。衣冠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罷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恩卹之者亦厚矣。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貢籍則乞叙雪。已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者。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闕。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緣。進取有靡華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人以私計。不使為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違為譏議。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未滿任。及方在賤請者。不得輒入闕門。所以杜絕躁競之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

成憲。省馳驚不檢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陛下清選
擬與宗廉社。合傳說惟治亂在庶官之戒無子產患而不知為政之
失識中興急務也。

寅又上奏曰。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識冉有之以事為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為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奇者瞽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廢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至理而蕞總大曹有司之事至於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豈與州縣無以異矣。自嘆力事之吏偷安之人竊林以地心率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當無足澤僥而餘風尚在夫豈未革此天下所以缺中興之經功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令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尊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其精義維春從容翊戴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父長之事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

寅又奏曰。臣竊謂無功而受祿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今日有之宮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祿養無事之人而廢勸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是以官爵益濫任子益眾賢事不勤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不為之限制哉。臣愚伏望廣斷詔大臣立法應宮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月日入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於今日興事建功之政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知祿胃之不可為而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

寅又奏曰。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遣官分職皆以為民。今二年成資徒欲為人擇官速於使闕。非為民也。為政而不為民苟播士大夫營祿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副使判官提點刑獄催割任一年者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虞功績可稽。息競奪之風庶幾可立乃中興急務也。

寅又奏曰臣竊以州責通判佐守而治。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關陞通判。其難其慎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為京朝官而實不曾磨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其意以謂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緣越次差遣。其人既不安於小吏之分而有驟升幸制之心。則必作勢威殖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循其欲豈所以為治也。伏望廣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

寅又奏曰。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祿隱於宮廟。而自以為能者則未必不為民害。此國用之所以日屬而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稽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隸做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體借以服色厚給餘廩。且軍馬也駐本縣者聽其節制其繇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令諸路肄分戶口

默入。今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臣監
司同共辟奏。並爲定格。未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
爲斷。等去三年成任。而考成資。免寔遷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
等縣令考課之法。曰料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
弟。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推賞。未有倫者嚴行殿黜。誠
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亦別舉二人之姦
贓者。皆籍於中書。俟政技功實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重。仁人
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肯爲之。安民固本爲中興下手之本。其與
用才取辨斷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伏
望屢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
章誼上奏曰。臣契勘尚書六部。實朝廷典則制度之所在。其人吏掌
行文書。奉循法令。尤當謹閑防明約束。不與他司交通。然後人人致

力一意以守職業。是以不許諸處抽差。雖奉特旨。聽奏知不遣。著爲
定令。蓋有年矣。近者官司凡有違諸奉稱如有一切拘礙。且作今來
指揮叢遣。以是省曹人吏不復安職。造請干求。唯利是視。身在他司
而籍居本部。官劇曹事案之日。則至去不顧。在得優事簡之地。則悉
年不還。然循諸給自隨。轉遷如故。來往紛然。有同傳舍。豈朝廷設官
置司之本指哉。欲望聖明推嚴舊制。一切禁絕。故有違奉特差節色
割移元籍。徵去舊請。庶塞僥倖之門。不勝幸甚。如臣所言或有可採。
乞賜詳酌立法施行。
寧宗時趙汝愚上奏曰。臣竊謂近降旨揮。令樞密院於都司官同議
諸軍司馬兵曹參軍曹參軍記室參軍資任等事。臣竊有區區管
見。恐或可備採擇之萬一。謹條畫如後。
一。臣伏聞所置官屬。各有分領職任。誠若盡謂古者建官分職。皆

不徒設。今既並建衆寮。固欲使之分理庶務。幸甚幸甚。然臣愚
之。天下之事。亦當爲之有漸。使國家實受其利。而令上下不驚。不
駭。故能持久不壞。彼諸軍自知好以來。四十餘年。未復置參佐。
軍中庶務。惟決於主帥。固難以盡拘繩墨。令一旦錢穀器械之
類。朝廷盡責成於參佐。主帥束手。無復少睥睨之人。情固自不
堪。加之所置官屬人人既有職務。則自當盡心守職。以仰稱使
命。然於職事之間。以至互有爭占。賓主乖暌。易至紛紜。將使一
夫受敕。群職盡廢。究觀事理。恐或至此。臣愚欲望聖慈。且令所
置官屬。逐日赦赴本軍供職。通簽書本軍文字。知諸州兼官體
例。若遇軍中有大政令及更革事件。亦許與主帥公共商量。但
使賓主叶和。其間自多裨益。故臣謂今日朝廷設官。大要本謂
長養人材。宜且令使將在軍中。使習知諸軍事體。未須驟然責

以職事。候一二年間。人情上下漸漸相安。至時朝廷別有委任
事件。卻乞徐議指揮未晚。
一。沿江諸帥驟聞朝廷建置官屬。而初未知朝廷之意。將謂別有
關防。竊恐妄相傳播。人情不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詔書。訓諭
諸將。使知朝廷本意。蓋祇欲文武並用。如比年武臣既爲監司
守臣。並任非一。文臣卻欲使之習知軍中事務。庶幾緩急必能
協濟。諸將亦當深體朝廷之意。務在協和。相與同心共濟國事。
一。臣昨嘗面奏。諸軍官屬。全在選擇得人。若用一種剛正有守之
人。則恐意氣不能相下。若用一種和柔易制之人。又恐依隨不
能自立。須是持特己公廉。接物寬厚。知事體有識慮之人。方能
稱職。然則朝廷一時選任。誠未易多得也。臣愚竊謂今來所職
官屬資格。宜令稍寬。庶幾人材合格者多。易於選擇。

一自三衙至蜀漢軍屯十餘處合四員官屬四十餘人國不易得人
緣東南士大夫憚於遠涉未必肯入蜀而蜀士之能否朝廷又
未必深知萬一選用非才地遠尤為非便臣愚竊謂今來所降
指揮固當遠近一體至於除用之際且乞就近差置候三兩處
措畫稍成次第又涉歷既深得人然後遠邇自近及遠非惟人
物選擇得精亦使遠方知所視傚天生一時生靈所在紛擾如
臣言可採即乞出自聖意特賜施行

衛涇上奏曰臣聞賞以勸功國家之所不可廢也然賞當其功則人
知所勸倘無功受賞或賞幸而功不稱則人有僥心而不知責矣此
不可不察也臣近者伏見錄黃大理少卿陳景俊以指揮使鄭侯孫
寨隨軍轉漕有勞與轉一官臣觀其萬詞前來若因請求屬託不獲
已而為之言者臣固已疑之已而吏房送至詞頭稱合轉奉直大夫

俾令歸朝請大夫止法若以恩當轉官者以四年為法各計所得磨
勘故使緣景俊係一時特恩臣已與撰述詞命據有詞黃亦止是轉
奉直大夫臣亦已書過昨日忽有吉院人吏賫告一道令臣書名及
取視之乃與詞黃不同徑自書寫朝議大夫臣取索詞黃點對所
寫告皆是旋行指改字跡甚明迫臟又有前項錄黃臣竊大駭夫國
家所恃者紀綱法度張官置吏亦相與維持此物而已若棄法度而
自便擅紀綱而壞之其害可勝言哉景俊見任朝散大夫所得轉官
實若用本法自不當轉設有特旨與轉奉直大夫足矣今又超轉無
乃不可乎且景俊將漕淮東僅五閱月歸行無功雖非其過然軺車
未嘗出境不過蹔至盱眙督趣諸縣官吏有何勞績一旦冒轉所不
當得之官此不可一也在法有出身人雖許自朝請大夫超轉朝議
大夫然須用七年磨勘景俊無出身止合先轉奉直大夫亦須用七

年磨勘又七年而后得轉朝議又拘以員數遇闕類方許有司待闕
始不拘員闕許之也轉景俊以今得四年磨勘之費與之轉七年之
官已為叨竊今徒以數月之勞而超轉十四年之官毋乃太甚乎此
不可二也在法除有出身人許超轉外雖有帶職人亦許超轉之文
蓋得此者殊少臣度景俊今不過援此為說臣又以不然凡帶職者
必是外任若見帶職外任與之轉行猶之可也景俊任淮漕日帶常
直寶謨閣今既歸班謂之寄職不悉元法亦有寄職並許超轉之文
乎且重內輕外人之常情在今為尤甚景俊身則救居朝列以幸遠
化至於轉官則引用外任帶職條法何其巧於擇利而行乎此不可
三也又有甚不可者景俊久任法官固當守法縱使有寄職亦許超
轉之文蓋有已行之例亦合何候吏部申明朝廷道聽可否僅可得
之豈不明白何至徇私舞文含吞營求列降特與轉行旨揮影帶引

用破壞成法自以為得策不思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殆類掩耳盜鍾
白晝攫金亦何異登龍斷以罔市利之賤丈夫乎且前後朝列寄職
者蓋多矣未聞因賞典轉官引用帶職之文超轉官資者今使景俊
巧計而得則此一倖門實自景俊啓之僥倖而幸夫孰能禦此臣所謂
甚不可者也且景俊身居九卿班列不為不高固未暇責以體國之
誼應請之節使其稍自愛重循次而進亦奚患不達顧乃因職任韶
事軍師請囑薦進又覬望超轉官階僥倖苟得寡廉鮮恥敗罔眾聽
撓亂朝綱其此四罪非小過也夫以區區偷轉一官而所為繆戾至
是脫若利害有大於此者其蹂躪無忌憚亦何所不為乎此非臣之
所得盡言也臣與景俊同朝初無纖芥亦非為一官惜所惜者朝廷
紀綱法度所繫士大夫風俗所關迫於職守未容緘默欲望聖慈特
賜乾斷令陳景俊且依法轉行奉直大夫在景俊初無毫髮之損無

於事體稍安臣亦免失職之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涯又奏曰臣聞武階以横行為重非有功不遷惟主戎團二級在
右列為寵平居無事猶當謹惜以重名器若建炎軍書之際正所恃
以為犇走激勸之具尤不可授非其人也臣近者伏見劉伯震奉聖
旨與換武除環衛官繼而授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臣初謂中興諸
將之家例許換武已嘗書行退而詢之公論稽之令甲則有甚不然
者伯震為劉光世親孫不可謂非名將之後但其人姿禀輕浮趣向
凡下不紹前烈習成驕縱與不識自為劉侁此非美名也伯震復
然居之曾無愧悔嘗得湖州倅歸為臣寮論駁奏是由相接倖嚴陵
實緣再任前後別無優劣實具有志事功與之換武使宣勞効亦何
不可臣竊攷乾道中重修中書門下省文臣換官格朝奉大夫遙郡
刺史注擬伯震自稱見試磨勘亦不過得武德大夫帶遙郡諸大夫

以下三階方許換左右武大夫亦止於遙郡刺史今即無朝散大夫換
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條格兼武臣官至武功大夫自應正法首帶
身不得轉行者伯震何人輒爾超躐意猶未滿乃復援文臣為比多
見其不知量伯震視文昌階官雖不遠文昌為二丞為郎皆從遷
擢用至首叢雙僚亦須除正任刺史是為特恩無得為例至於詞
亦有聖語褒稱精正依格換授伯震固不應與二人比乃陛下踐祚
遠略旌拔人才正功名之士踴躍思奮之秋方將以是官賞勸勵
將帥顧如伯震者得之非分恐聞之者不以朝廷恩命為重而臨事
遂解體矣竊言伯震近時稍加收斂然其市井儇薄之稱喧傳中外
之久未聞有所樹立以自表見一旦加諸右班之上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亦何以懂勤戰勝重環尹之寄哉臣固是不避仇怨為陛
下別白言之欲望聖慈將劉伯震換官指揮收寢却除於換授尤叶

公論增重横列戎團之選使遠法徼求者有所不容於聖朝建益以
事嚴紀綱益以振肅識非小補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曰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郡
刺史之職於今為甚簡而事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漕有憲常平
茶鹽則有提舉坑冶鑄錢則有提點其職甚清而治不加於昔何也
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擾愈甚於治無益也諸司者提點刑獄增置
武臣臣竊以為贅矣且是官之設臣不知其所本若何事也以詳刑
之任耶則一道之使固有其職矣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總管鈐
轄路分都監者即武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為闕是官
之設豈不為冗哉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攷之祖宗雖
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廢之其論之大略以謂武臣或
出將閥或由軍功文墨朝令未必深究監司事皆遣以為煩矣既置

之矣而復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廷則冗於官在
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甚無謂矣臣愚欲望聖慈斷然罷其無
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
秦觀文上言曰臣嘗觀漢制凡選丞相史必分刺諸州未聞遣以部
刺史任也夫親民之官莫先郡守其視郡刺史之職於民事為尤詳
監史治民以考功當用二千石始臣竊見近歲所置部使凡本與郡
而補外者往往以監司之職權重而事簡郡守之任責重而事繁之
之情莫不樂責而就權畏繁而喜簡故自內而乞外者必以監司為
請臣竊以為不然監司察人者也郡守受察者也夫受察者然後可
以察人今使之一日得外未歷郡守即居監察之職所察郡縣將無
能以制其心志彼試勝未有不流於苛薄者臣愚欲望睿旨明詔大
臣應在內職事官不曾典郡而乞外者未得遽除監司且只與除郡

守。豈特吏屬於職任為不輕。亦使左右外之職當以次第而進。其於成
就人材似非小補。
兵部侍郎胡銓上奏曰。臣聞官冗者國用之大蠹也。臣江西人也。且
以江西諸州言之。如吉州小郡。而兵官七八人。幕職郡掾六七人。酒
官稅官四五人。贛州雖號劇郡。兵官至十餘人。幕職郡掾八九人。酒
官稅官六七人。如筠如袁又非贛吉比。而兵官亦不下三四人。幕職
郡掾四五人。稅官三四人。隆興大府兵官宜倍於他州。而幕職郡掾
酒官稅官亦復稱是。贅然濟亂徒費廩給。今縱未能頓罷宜稍損其
數。大郡止存二員。小郡一員。此省官冗之一也。如臣言可採。乞令給
舍吏加商榷倫以為可行。望賜行下諸路。庶國用稍寬少紓民力。天
下幸甚。
寧宗嘉定元年。太學博士真德秀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天姿仁恕。於

謹庶獄。藹然有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
之間猶有以辜而致死者。辜而追刑者。推原其故豈惟典獄之官未
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當得其情而研覈其實
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奏成於吏手。變亂於賕賂。何
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偏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
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皋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放
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惟獄官之任雖輕而獄
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納官。入粟之補官。其間非古
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念易熾。精明廉幹者常少。昏眊
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
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寄。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
其間。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陛下

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注
子。應官無過與關陞及格之人。不許差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
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而易其任。待關來上者改注他官。若獄有
稱者照司守臣條其實歘以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污不法者令
所屬按劾。重寘典憲。並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
勉。庶幾小大之獄必究以情。所以丸民生而召和氣。亦小補也。倘臣
言可採。乞付有司詳議施行
九年。袁燮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能躬親庶政。故必擇忠賢以為之相。
宰相不能盡親庶政。故必擇忠賢以為之屬。然則宰屬者朝廷政
事無不關焉。顧不重哉。故神宗皇帝嘗謂左右司所以學為宰相。洋
洋乎其帝王之格言大訓也。臣嘗觀周禮天官冢宰之職。雖百官群
有司無所不統。而獨於其為宰屬者表而出之。故其序官曰大宰卿

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自小宰以至旅下士合六十有二人。皆宰屬也。
其品秩雖不侔。然與聞國政。是以裨大宰之所不逮者。均為屬。大宰
以輔佐人主為職。而為屬者又以彌縫大宰為職。令眾多之詳講
國家之利害。豈復有所闕失哉。今之宰相古大宰之職也。大宰之屬
至於六十二人。而今之為宰屬者不過數人而止。何其多寡之甚相
遼哉。蓋自漢而下。寖不如古。所謂宰屬者惟曰長史曰司直曰公府
掾而已。去古益遼。法制益隳。而堂後官始得以用事。我藝祖皇帝知
堂吏之多姦贓也。開寶五年詔選令錄判司簿尉為堂後官。以士人代之。
取其究心儒學通知古今足以為宰屬之助。與胥吏固不侔也。自時
厥後。任吏如故。蔡京秉政。陰與交結。吏員衷而紀綱日隳矣。今陛
下更化以來。無意宰屬精選才能之士。以戢堂後官之姦。可謂盛舉

矣。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不過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遲則困弊，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而況邊境未寧，干戈未息，正國家多事之秋，有大議論，有大更張，必得人以共圖之。自從臣以下，竭見宰輔，月不過一再，顧豈能如宰屬之無時不見，然無間哉。當世所切，不容少緩。伏惟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增置宰屬，雖未能復成周之制，亦宜求賢俊秉心公正者，與濟國事，則所補者多矣。惟聖主亟圖之。

寧宗時，彭龜年上奏曰：臣竊考監司之官，蓋源流於秦，以御史監郡。然漢初猶懲其弊，遂以丞相長史分刺諸州，不定常員。迄世宗時，始置十三部刺史，亦不過一部一人而已。本朝遵之，其始亦路止置轉運使一人，惟京東西、河東北、淮南、兩浙乃有使副。若斜察刑獄，則命轉運司一常參官掌之。自淳化而後，逐路置提刑之官，然或置或罷，猶不為常。熙豐以來，朝廷命使始紛紛矣。蘇軾常論其弊，謂之立庶長而馬益瘠，蓋善諭也。紹興初間雖未嘗大有所更革，然所在監司多不備置，或以一員而兼領，亦不聞有所闕敗。然則天下之治亂，豈繫乎監司之賢否，不繫乎多寡也，繫可見矣。臣竊觀近日監司，皆無闕員，間有一事而分為兩司，一司而轄以二人者。其間職掌不同，好惡亦異，外假舉刺，內示趨向，固一說也。而有是非為同一吏也，而有能否焉。殆令難於奉行，往來疲於迎送，蓋不止如蘇軾之所論，其為害豈細也哉。臣愚欲望陛下考祖宗制立之規，監紹興權宜之意，將所在監司或省或併，間從於一員，或文或武，不必於並置。庶幾州縣之吏易於趨向，朝廷政令有所係一，而員數不多，亦易選賢，如慎崇所謂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此尤當深察也。

龜年又上奏曰：臣照對湖北州軍，朝廷向來以經兵火之後，土曠人

稀，民淳事簡，縣道佐官多不備置，而以縣尉兼主簿，又以江湖鹽賊出沒不常，而差武臣為縣尉，蓋亦因時施宜，初非以為經久可行不可改之制也。近年以來，戶口寖盛，事亦浸繁，而一縣之間，自知縣而下，別無文臣為佐官。若知縣或有事故，則簿尉監務以次攝事，而小使臣少知自愛，不甚循謹，又民頑狎，多致敗闕。如本府近日監利縣酒稅趙師言因攝縣日，侵夜行刑，致死坊戶，為提刑司按罷。又有監利縣簿尉劉汝翼因攝縣事，盡用官錢，見具案聞奏。此皆跡不可掩，不容聞啓者也。其它生事擾人，往往而是，其弊至此，豈容不變而更張之哉。臣照得諸縣各有監務一員，雖去酒稅，當置專官，兼一縣酒稅。知縣雖有不任責者，酒稅若非知縣任責，亦未必能甚辦。欲將所至外縣多令知縣檢察酒稅，政謂是爾。臣愚以謂若使省罷稅官，而以知縣兼酒稅，復置主簿，差注文臣，而以佐知縣，則一邑之事宜無不舉。儻蒙聖慈以為可行，即乞從臣所請，下吏部將湖北縣道有未置主簿去處復置主簿一員，依格差注文臣，却於本縣省罷稅官一員，令知縣兼管酒稅。其見任人，令滿今任；已授未上人，別令改注。不勝幸甚。

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淳化中，王化基論冗官之弊，曰：唐虞建官惟百，庶政惟和。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蓋官不必備，而惟其人。今國家庶官實倍常數，蠹國耗財，乞相度處省。慶曆中，歐陽脩言：方今兩蜀公私困急，由官吏冗濫，乞行澄汰。若冗官去，則科率減，吏員清，不過朞月民必受賜。臣聞為官擇人，則官雖簡而常有餘；為人擇官，則官雖繁而常若不足。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豈使之無功受祿，而反以病民哉。量能而授，則居其職必任其事，而不才者不敢安寵，故官不濫而財不耗。循情而輕予，則奔競者必至於僥求，故官愈多而

費愈廣自漢以來莫不以官冗為病皆由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耳今日之官其冗尤甚倅貳添差夫藩方置今則或創於列郡縣羨優閑絕無職事今則或與為兩員諸司之屬添辟無已例領之官同正並置不釐務者或給以正官之俸創冥闕者多拘其親故之私至若軍功尤為泛濫不應行俸或議事為名而推賞初無寸功乃使冒得官而注闕乃若左選入仕自有成式不應陞等者妄冀陞等誤官待郊者求免待郊試銓不中則增年而注授京削尚欠則減負而改秩自陳勞績未經覈實而謬加遷秩掌合辨例巧於經營而亦獲僭賞僥倖之門既開奔競之風滋熾求而不予則恐咈人情與而不行則必犯衆怒夫貪仕幸倖無厭得之心毀法為通達無厭之謗為政者要得人人而悅之耶之以至公擇之以定法則冗濫者來者自然為念冗用之吏要求從事而廩給徵薄無用之官反安坐而

享厚祿此又所當察者伏讀開寶詔書有曰吏員冗多而莫其治誠難也俸祿鮮薄而責以廉無謂也與其員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而舊俸之外益與增給大哉王言各日所當取法也況今之措節所關已甚以鑑計之宋及元祐三分之一何以養廉若閣書冗局可併者併之添差創闕可省者省之冒濫得官者澄汰之抉擭妄求者杜絕之一遵公法不徇私情則當得者免需久次義巧者莫敢攙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則悅者衆而不悅者寡尚何舊弊之難革哉迺者邊功皆俾從軍官核功賞雇行遣寔要為特官者無而不行寔以陞等者抑而不予固足以明示意向絕僥倖尤須守之以堅行之以恐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官則各稱其職事閒不舉冗濫之弊既除俸給之費可省此乃王化基歐陽脩之所已陳而祖宗之所已行也深望採此以為獻惟陛下與大臣亟

淘之

福建安撫使李為程上奏曰臣誤蒙聖恩分界閩遠當去歲水潦之後庫藏空匱財計耗竭歲入有限支費不貲原其所由多緣近年以來官員添差數多虛耗其俸給歲以數萬計米以千計他費不與焉近嘗具劄奏陳乞止差一正任兒按行添差廉賢稱無擾貴民得少蘇朝夕候命今月十九日準省劄添差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黃元直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仍理將填見闕臣照得帥臣事務最簡舊管正任參議機宜撫幹三員今者不辦今添差參議則有閒機添差幹辦公事仍釐務則有館與機添差幹辦公事不釐務又有趙希讀添差準備差遣仍釐務則又有史松卿盡準備差遣監嶼軍酒庫則又有余紹祖正員居其一而創員居其五已不勝其多矣若更添差機宜一員則是兩倍其數非惟重費俸祿又且使見

冗員闕黃元直世居紹興本郡人任本郡差遣悉於祖宗成法不能無妨礙且亦何便於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與臣前請與免放行添差黃元直改畀別路差遣庶祖宗之法不至廢壞而州郡之力亦得少寬不勝莫大之幸

元世祖時朝臣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太常少卿王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任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任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任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中統時朝議汰冗官擢進出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又上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之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減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

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守
錢州縣尚有弗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
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寃抑哉
由是按察司得不罷
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一省設自近古其
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
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
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宜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
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
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
十二年中書左丞許衡上疏曰國家能汰省冗官則可以重名器抑
僥倖厲廉能其為善政無疑也誠言之甚易為之甚難蓋人之情大
抵患於得失故凡得則喜凡失則怒此所謂已奪者猶可與已與者
不可奪正謂此也方其用之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
賂不以權貴量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員今既濫之於前遽欲澄之
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甚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既不
可復追繼自今後當畫數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月之人有定
數其科舉為舉考課之法真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又必重風憲之
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
日減而新進者無積廉乎可補前日之失也
衡又上疏曰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
中書對持號為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
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
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離近代而意實倣古或者
謂樞密併於中書為合古冢宰總百官之意殊不知古者冢宰止
人而今之為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
邪國家切務止在得人人苟未得擾擾紛更於此無益也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車輿之樞要存於管轄衣裳之提綱係於要領
要領不可以無杻扶之質管轄不可以無轄衡之用蓋羈縻殊縷意則
一無為萬有之宗名限豈轄則一貫乃群井之仰軒轅置六相而以
風后等為之天乙立一相而以伊尹等充之是時爵分萬國國建諸
侯又兼泰祿侯而丞相禁起自是以來累朝相倣其增損之制難以
勝言其高下之秩例皆極品職別政禁總領細綱掌一人家事之張
皇作四海士民之福垂金書實優其閒沙提非惟此殊異之事儀所
以示尊榮而委重也既實厚其當則清風我國家內立中書外立行
省行省以華藩鎮諸侯之專中書以為公卿大臣之任防微之理亦
已至矣樹治之法可謂盛矣然猶有未盡輙敢妄陳愚言竊見中書
內省密迩皇宮統餘者於上游弼聖君於中域但當坐而論道經
府以乘鈞寬以宅心宇台司而助德今也亦宜以北北京以南西界
長安東窮遼海毫釐細務靡不相關升斗微官亦來取決豈非管錙
絲縲衛之用要領具杻扶之質乎伏望陛下載崇都省中以大名諸
院諫為式部隸焉密為臺樞府兩統之外隨朝九品以上亦皆隸焉選
擇才無玷地望惟清者為大中書令以其丞相平章丞總參政以至府
之參議院之諫臣暨郎官都事之司魚冠以左右之號凡宰執朝會
商確萬機常以諫臣班于殿以有闕漏斯補有遺斯拾如此而聖德加
明治具張矣凡都省移文於行省以咨付付之行省移文於都省以
咨呈呈之凡都省事關行省左右者一切合宜事務咨呈於都省都
省判送六部六部擬而呈之都省行省以行凡隨朝九品以上及外

路受宣命以上官。都省注之。如此而宰執益嘗政事商實。更望陛下
於腹內取中別立一省。請之嶺南等處行中書省。以明作選扎京遼
陽安西四省之間。凡外路受勅牒以下官。行省注之。然後咨呈都省
乞頒勅牒可也。凡隨朝諸有司當受付身者。委都省出之。凡外路諸
有司當受付身者。行省出之。如此則上應遠地而望陛愈高。都省增
崇而天王益重矣。或者以爲國家因四邊及蠻荊之新附。設立行省
以鎮之。腹內不須立也。殊不知今界有省。豈外界亦新附之域哉。事
在不疑。惟陛下察其可否而行之。
天爵又策曰。臣聞視乎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者。眼之神也。然乎
無聲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者。耳之精也。用此道以脩身。則於教視反聽
而六通四闢矣。移此理於御下。則官賢委能而聰明睿智矣。此聖王
不窺望而視已明。不彈耳而聽已聰。言責委人之謂也。方今御史臺

官。內有監察院以肄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激濁百僚風憲萬
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由此觀之。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
何哉。是以霜簡驚軍。錦袖百寮。貽其清也。撥以立秋。象以受威。昭其
嚴也。鷹擊之論。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避路。昭其重也。
中書門下並爲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指佞觸邪。彰善癉
惡。使雖奸臣媚臣。破膽消魂。豪長猾胥。寒心喪魄。則抑揚妙官。遠臺機
奉持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
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主於該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
糾察之。其制可謂恢恢而不漏矣。然則朱帷鐵位。位小節。以爲先著
佩紫班視大端而難顧。臣請以晴音臉之。何合爲權政於前。雖能徵
之重亦知切齒而恨也。王桑蔣再權於後。雖牛馬之走。亦知側耳而
慑也。於是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寧居高坐。開若

不聞。賴杜僕禮沙曦頭卿。太原侯審得晶政之長風。大理名卿。毅皐
陶之淑問。究察逮辭。燕于吏生炎則美矣。未盡善也。且我國家建立
御史臺。惟對典憲之未儀。顧行文之小事哉。然而憲臺之不言。本匪
憲臺之所欲。由其有府之職。秩雖隔而不敢抗衡故也。況樞臣之計
百關千機。以崔公晉職高且純之以權。刑以揚于同僚。隨且陷之於
死地。進而極正則捷遭刑戮。而含清朝有殺直之名。退而引病則詘
以不忠。而謂不肯出皇家之力。雖欲以禁之。又須以勝之。所以霍光
之厚力。能容近年於宣帝之朝。梁冀之豺狼。亦致大紀於廣陵之
賊寇。方今百官公正。廉格並平。然而弊習不可不防。憲臺不可不重。
伏望陛下屬憲臺之風。采俾行省以齊階首之。以御史大夫一員。使
與行省首官品秩相同。其餘自位以次升之。又宜令監察御史與六
部侍郎品秩相同。又宜立編。差使者八員。於中丞之下。按同侍御史

使之分使天下。專糾行省及廉訪司之不如法者。又內臺或有嫌違
宜。令天下皆得舉發。如罪狀明白。委爲故犯重則按諸四裔以禦魑
魅。輕則免官禁錮。放歸里閭。如或妄舉反坐其人。故聖王之御下也。
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委任之。體貌之。及其得罪。則是自下自以罪加
乎身也。[illegible]雖散而中外永清矣。
天爵又策[illegible]請爾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
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
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作位立。而不辨亦有事因位
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而不貴衆。欲靜而不欲躁也。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歷後職員愈多
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武四百縣而下民事定。隋文帝五百部
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

本國家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爲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品至從九品爲品掌其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賓佐行文之吏爲吏其制亦以詳矣然而文武二寺分布中外本欲圓密而似乎雜冗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省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猥數既多當考滿之時正春秋之選資格之集授擬紛然爲之丞吏錯雜于有司行文猶且未暇矣暇顧其果有才歟果有德而爲教之也哉既不遑考核則取擇於吏文案牘之所陳布者矣如此而敢雜流之人不進貨賄之隙不開豈可得乎雜流行賄者得而則人皆可以仕矣以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條房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哉泥齊等而難辦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遲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國家用人路廣浮濫亦并遂使臨蒞在下豈能敷政化哉政化不敷而刻剝之者授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立法以防之主法者不能少與員益增矣員增而弊亦自有矣況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愈生乎故擬三弊豈絕而後法方可立也伏望陛下凡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罷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循理而考之則賢者易見其人易在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業定矣民天下之本也民業定而天下太平矣

文宗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輕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應縣尹有能發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敢官非其循年勞授以常調凡銓選官員須一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

順帝時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藝文監等官學士巙巙言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深然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二

選舉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漢武帝元元六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元帝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者多舉馮昭儀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中書令石顯，顯對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也。上曰：善。

東漢章帝建初中，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尚書僕射胡廣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

宜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
下納焉
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
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
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
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玭之尤如惡立言以記
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玭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
不以記過見玭為責書奏不省
議郎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
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
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
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
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
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
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
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
中書奏不省
魏明帝時曹植陳審舉之義疏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
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
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
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
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
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
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
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也若夫齷齪近步遵常
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
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
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
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
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
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
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
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
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
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
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
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
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
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
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
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
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軍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
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

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鳴雁所下發士
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王躬揚挂
抽思臣誠竦息未遑寧處願得乘馬執鞭首當塵露櫛風后之奇
謀孫吳之要進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輪戮難無大益冀
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
息耳居平日國有難而不知變為皇皇而更索皆營恭致誅周召
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臣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得
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周公之親不得
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過數
十約則饗食租稅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制也若未蘇
之諫始皇時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未能使天下傾耳
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蘇能移素風能橫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
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昔言有其信必離其患者
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政同其禍者公族之
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霜登山浮澗俯仰滯
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旦
藏之書府不便咸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毛少挂聖意者
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紆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
矣帝輒優文答報

青龍中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
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
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

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
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
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晉武帝咸寧初司隸校尉劉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
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
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
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
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
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訕訕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
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
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
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

質直之稱度遠闊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
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
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
竹帛是為篇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
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
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
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
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
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
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
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
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

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鬭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

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眾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其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

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宦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優詔答之

太康中太子少傅衛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敦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屬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太熙中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為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既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李重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韞韜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遁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據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是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

武帝時重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

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易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
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
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
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職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
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心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
讓日隆矣。
武帝時李重為尚書吏部郎上疏曰先代山林避寵之士雖遁世皆時出
處遜時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俗之弊而思
八元之哲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
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定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
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遵先帝招賢之旨宜訪諸州
邑言其雖年近耋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藝老而彌新操尚貞所

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
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
懷帝永嘉初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山簡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
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
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
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
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
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畧盡
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
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
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辦其所易陛下
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

見拔進儁才稱邑先舉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其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東晉元帝太興初尚書陳頵上疏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
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
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
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
三。且日磾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
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元帝時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
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二年秀孝多不
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孔坦
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

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歲月自喪亂以來十
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
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
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
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
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矣
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
謂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
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記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
曲碎乖例違舊造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
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使天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
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玩黷乎帝納焉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高祐上疏曰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

帝雖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又史稱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勲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者本非大人而二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帝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帝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

品不拔才能乎帝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與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孝明帝時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問人才專問勞舊吏部尚書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貿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沿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績職殷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詔將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所見未有奇才耳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

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治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赧而退上又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跡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三年上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

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承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

不可過識曰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其事何如魏徵曰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
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
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
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高宗即位責侍臣以不能進賢眾不敢對中書舍人李義琰曰[illegible]十室
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引[illegible]朋黨淹滯
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嘗所以人人亦慎默以避譏謗陛下志其無私
聘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手常納之
顯慶中吏部黃門侍郎劉祥道知選事乃疏論其闕上疏陳大事六一曰
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

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請應雜色進者切當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
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無當貫雖經殿仍[illegible]三司六[illegible]省
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為三千四百六十[illegible]一
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若[illegible]
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illegible]
千四百其倍而之又得選六七千人積年則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
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未徵以來在官者咸
以善政稱論事者咸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顯異是獎勸之未周
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各加
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
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懷苟且
以去職一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為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

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縱
有用士流[illegible]以傳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
密為古政本人物所歸實當責之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執封中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
禕設長名姓歷膀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
制無能革之者劉曉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
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
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
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誠使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
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永淳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同言選舉法弊上疏曰方今人不
加富盜賊未衰禮讓寢薄者下吏不稱職[illegible]由其才取人之道有

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作之智[illegible]人間
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群司有常職人無定限遂積猥至于十不收一百收[illegible]
請委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不專一職擇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
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
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
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
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
始歸吏部而遂至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夫以
之量鍾度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
之眾可委數人手乎且之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
察衆以流情[illegible]要愆戀風塵此馬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

之數言未亦難乎且臣聞蒞官者不可以無學問以學以從政未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〻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得校就捷技能亦薄其門閥有奏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務試則無才夫數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於書判所以條定之謹臣聞國之用人猶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棄粱肉故當其時一則廉奇折毀以取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以簡牒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與誠以廣旁求之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直推賞知賞重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賞而責所舉之甚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循舊貌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違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擇所用詳所未詳之

武后天授中選舉多濫左補闕薛登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王委兵於樂毅苻堅托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士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取士多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切觀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

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材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推才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以修身為務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章

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質付法推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非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抱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較其廣狹也

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恬常之人含其跡而取其附故選司
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
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
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矜己若開趨競之門
則是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矜己則兆庶蒙其福故
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若訪鄉閭之談唯擬峰於里正縱使名虧禮法非
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違親而竊略假其不義之路則是畢犯鄉閭
豈得比郡有道之銓書其容質書其進人之實擬覆少名高語其優劣
之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秖驗弓弧若其文擅
清奇使或中第藻思微或拔即告嘗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
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
射策爲長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

無將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於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
葛之指蹤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
機使蕭何入麾下之軍亦無先登之效聞將長於權謀將帥於衆表
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陣之法
高祖追想於酈生光武拒之封寵公論意心於伐宋諸將不長於弓馬良
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玄卿辭鋒杜題章左飛翼孫較量
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
立限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采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更
則試其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讜
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要罷五舉之以辭考之以事采其言而多其
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絶文辭擬秀有助
技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藩屏之標準自可試凌霄

之寒綠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爲軍中軍而命赴敵既有隨才之法
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
決疑此將軍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
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
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
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
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私
絶廷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稱職之
士仍取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自然見賢不隱食
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曄薦杜畿來毋不云達有稱職者受
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長安中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請見朝臣物

識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
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擢近
侍率先具僚從之
玄宗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
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
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請有司帖試明經不求大
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絶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
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
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
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訛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蕩
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

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浸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能者曾無媿色勇進者但欲陵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若先指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弟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一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臣望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尚書左丞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惟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實繫於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道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

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所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求士樹黨。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

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甚深哉。抵是哀澤壽之風。啓僥倖之路。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以兩代舊典。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無可道者。至是極言其弊。因近世爵祿失之於久。員失非德。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敍。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

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敍。殿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蔽矣。不可以坐守刊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敍。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

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賄名偽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合吻踏迹。懦弱森實。下詔之日。隨舉而磨。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寡。事簡而官省。責實者不變。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薦。方臻于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晉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韓。威刑必齊。由是而理。論用吏部而紊。況於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竟不能用。

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上奏曰。今月十七日。顔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

路卿宜垂自揀擇未可信任諸司有近以舊方進當大任宋建官諸
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激循省臧與不寧緣是審旨特害
不敢對衆陳謝祗奉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
安敢勿言雖知塵瀆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
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
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厥自非
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材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
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
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
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
也漢朝務柬多上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將任宦
郎選入之初雖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
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揀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
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或初皆詔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
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下以委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
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
下悉委蔡廓猶讀志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猶由
吏部選擇不必詔旨列位盡令參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
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
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人奏置循資格限自
起居注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一例著在格令至今不

判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循與失
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
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徽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
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雖素當才豈不以
薦舉陵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
咸熙固亦難矣但宜審亂二無所堪擇策任使得罪宰相雖懷竊位
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
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
揚典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
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親立綱制凡是百司之
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弁因察舉自勿須加獎任者並宰
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
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
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至得則服升退失則點免非
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敘
允許即以宣行南官舉人總至十數或非其者舊吏則是使府辟將
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
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
道務徇物情固謂舉者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
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
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便謀其
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
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當宰其弊而點其人事
協于初者賞其人而示其義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

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 當其任。必得其才。此古之聖王委
任責成無爲而理之之 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
目達聰廣聽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未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眞
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
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 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
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 長言者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參
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 參相得。然後信其言。獎其誠
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盡 之不營。無浮妄亂政之
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 僭慎不辯之實。此古之聖
王。聽言考實。未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 既納臣言而用之。茲開
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解其
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譖。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

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 必由
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 仲對曰。得賢不能任
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 霸也。與賢人謀事而
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 詐。故覆邦家。蓋以其
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賢 不顧趨近利而昧遠
圖。務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
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孔尼猶謂其小人。管
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 此者任不責成。
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 有情故。兼
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知 之狀。其人
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舉臣。復以事質於 主君。使有狀則據
罪抵刑。如或有詞。即付法司 聽者必行其 誣善者亦反其辜。

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總一徂百。理之善經。 何必實其處聽。不加
辯訪。叙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 枉直同貫。又何賴
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之法。非經使令臣也。自擇 何不可信任諸司者。
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 不能徧諳多士。備
閱群才。若令悉命尋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 舉爲私。厲易明數
以睹擇僚。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 君上。且未絶私。厲於宰
臣。安肯無詐。是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 官宰者不時私誘。雖
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 賣。其弊非遠。聖鑒明
知。今人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授宰臣。不偏 識。雖前須訪於人。若
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未易前轍之失也。 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
私爲。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 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
長官。慎擇僚屬。所求既少。所求亦精。得時 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闡譴

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憂身。況於臺省長 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循私
妄舉。以傷名取責者。此所謂臺省長 卿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
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 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
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 將來之宰臣也。但是 名
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
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 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兼求
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 苟其要舉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 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
漸輕。選不失倫。遷不失 得其倫則杜絶徵求。時
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 以對。 長吏任舉之。則下
無遺賢。參寘於周行。既 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卷
才。患未代雖試不論 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臣以得彌失務精益疏蓋緣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議恐涉煩文頗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以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乎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懲東之擇太精而失士是知難易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令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尚察其情任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旣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輙因深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韓愈上奏曰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裁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群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

憲宗元和中舒元輿上疏曰聖慮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

闕而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嘗讀書見禮經有鄉舉
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
經無何心中有文數聞則又學之徧觀前輩所見古人有片善可稱聞
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所學文於古聖人言皆
信之謂當曾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樂典冊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主
成為州縣察臣並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
貢院懸板樣並束縛檢索之目勸磨狀書頭數與吏胥等倫白牽狀
書備不敢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
洎朝晡餐器並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
突入棘闈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坐地嗚呼唐虞闕門三
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天下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
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詰侮

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
升者皆貴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
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
所以見微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盜徒黨非所以示忠
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
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君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污辱為陛
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者有司則以篋匱度帛承之貴
賢才俊又者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臣
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
無類罪架後上重者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
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明案辟然庶
實不可施此又徒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種之人數日毋識多若

國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以天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
今歲月出浴皆為陛下內地自浙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
里其間秀氣所鍾生英豪俊秀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
舉之恐一歲之內有自數元凱揭為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
曰吾格取二十而然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
恐一歲之內貢才德者無十數則有司必曰吾格二十今是縱
敗其果從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
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又為陛下疾有司不恭職使聖朝取士
首科委就地矣臣竊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待失禮百
廣士中或稍一行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
格文使天下人貢者皆彼行實不拘人數其不彼行實法異
之聽此為清源源既清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

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擡將廊廡之下特設茵褥帳幄
火脂燭珍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痛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
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達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
之者為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
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拱義衽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未
者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
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夜寢而憂黔首不可得也
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
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
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首第決僻
巧倖既為關捷固非臣之所不能之恥不為也故臣以頑才干
有司得之固無不不得則納屨而去蹤跡無由以繫陛下焉

撫之化何往而無災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事幸甚

臣何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四

選舉

宋太宗時梁顥初舉進士不中第詣闕上獻疏曰臣歷覩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耀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淳化厚措治本者尊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草昧益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二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進選者如雲責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奈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裔於心者援而陟之啼於心者推而黜之事無孤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闒茸妄進虛竊科場者間亦有之甚已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固討賢否悉援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也況臣國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羅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奏曰臣聞王化基于儒學而治本振于文章故歷代取人心先文學之士賢輔名將良二千石皆由此途出所謂學非辭詁句讀之學也必可以討成制度弼戢治助服化者焉所謂文非聲病偶對之文也必可以寅亮經綸壽吾民致吾君者焉唐虞夏商簡畧難嗣竊換可法時唯宗周始之以鄉舉里選終之以察言觀行多士之脉由茲而興垂之百王宜無愧也漢懲嬴國亡秦之弊追用周制旌表孝悌簡拔茂異式符之不咚或歸之常調苟不以納粟拜爵入貲為郎凜然古風庶幾而後由魏而下迄于隋際規模雖無足比數唐五代之季斟酌沿革參用古今紀綱四方牢

竊謂今失在禮部得於制舉禮部之進士明經等科是也制舉所
得賢良方正等科是也凡進士明經等科前所謂解詁句讀聲病偶
對者也非失而何凡賢良方正等科即所謂成制度究經綸者
也非得而何然是時流品洞分除授有別禮部所得不過典校辟署
郡掾縣佐曠日持久未出乎選調制舉所得必皆適補館殿臺部御史
匪朝伊夕當為公輔故所失無大害所得必大利事在前史可覆而
驗李唐將季干戈日尋無用之詞勝化成之文廢始罷制舉專取禮
部五代執守以為故事雖復朝野多故三試爲著至於文物寂寥治
道頹雜衣冠千計無一特拔之稱者未必不由於此國家有天下四
十年矣郡土闢宇蕃通表亂高視百代並為太平語辭爲鄉薦精貢
舉然才胥吾更無興隆然猶未復賢良方正等科謂進舉書唯以進
士明經進貢而升豈不念林壑非常之士或有遺棄者乎豈不念臺

閣所進之人或有借屋者乎豈不念郡縣庶君或有才累盡以自發
者乎豈不念一日萬機或有遺闕無以上達者乎豈不念取士之制
因循近例未可為子孫法者乎意者群有司百執事未之思耶將益
事體大非賤臣之所知耶不然何當置而未置當復而未復如此之
久耶是則士傳言庶人竊議不為僭矣
何又上奏曰臣聞書稱教胄子有庠序辟雍之文易載賓王有鄉舉
里選之制皆所以導王化育官材牽義吳雅陶冶風俗必見推於太
學方獲譽於公朝從古洎今斯道不易本朝則諸生三萬李唐則學
生八千上所東求必由此出亦有定藝歲貢擇拔時英或州舉諸之
茂才或公車宣為有道縣次給食待與計偕下詔雖頻中選尤寡及
乎孝廉立於進士設科尚皆聘自高第番擢本官上中下郡人數有
差餘皆附學讀書考得上名禮部其後士風澆薄世態銷刓幾世進

於儒官慕他岐於天府聞其之士始入辟雍英豪之跡例遊京兆而
又兵戈繼起經制靡存絃誦之聲皆亡郡縣之學盡廢庠序所以抑
有其由蓋以定令之初綱條疎闊兵館升降縱限門蔭之高卑兩京
薦論曾無科禁以營黨遂令淺俗扇以成風僻地絕無學生神州悉
貌鄉貢下至工商雜類方遊太學廣文伏見近降明制從科場之積
弊並貢士之新規於令有司十取其二違則有罰今在必行斯實聖
哲教導之方朝廷畫一之法然臣以為尚有未盡者請為陛下陳之
夫理郡宗於事有根源將陳救弊之端須有從長之論且生徒囊本
為日斯多庠序不能革其來自久國家必欲開於進之路闡至公之門
莫若再舉令文復崇經術使寒畯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祿之家自
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貴令諸
縣府選者有罪舉送帥有監救者點官其外郡或騎從縣之當應者

按舊典重立學官深選耆儒碩生為之博士助教精加課試公其為
廷歲終仍依新條限以人數發解必有秩筆之異行樣俗之美者並
由鄉庠亦許公議得其士受薦賢之賞非其人坐謬舉之刑壽命之
流一準上法易寬殺而能各政在改而更張臣謂此今既行可依舊
文復振直四科取士自當三代同風難者或曰今古異宜質文迭
用恒求至藝易繁而言此又委巷之談陋儒之見夫以文取士既已
失之取之非方將安救今士子日為鄉舉其實自媒覺投於郡府
之門閱卻於公卿之第屬詞比事合格者不過彫蟲經傳棄經又流
者未適章句若不設之學校選自州閭實慮他時益成澆俗益事體
大惟陛下特達而行之臣出身之初亦自府解豈敢忘本遽陳此議
蓋目擊經時心知病弊是以冒不測之罪發狂夫之言
年知泰州田錫上奏曰臣竊惟唐設制科有遺俊伊呂科者識明

謀略堪任將帥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太祖朝兵部尚書張
昭奏請與制擧于時據所奏前代制擧內選置三科一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科一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一詳閑吏理達於敎化科勅
文略曰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任職官黃衣草澤並可應詔
送吏部試策論三道共三千言以當日內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
方得解送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擧雖設制科之名未盡取人之理
何以明之夫漢詔取人不限對策字數隨其所對盡其所見故孝文
時晁錯對策不過二千字孝武時董仲舒對策不過二千餘字上
賢之而異焉乃復策之凡詔策三問而所對皆不及二千餘字語公
孫弘答策纔五百餘字然漢之得賢良斯爲盛矣觀董仲舒所對策
三道亦非以當日內成今但依漢之取人則董晁公孫輩不獨讓
有也

天禧元年禮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諮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詔書應
內職三司副使諸司使升朝官正言監察已上各於見任知州通判
知縣縣令內奏擧一員者此蓋陛下順考古道啓迪鴻猷鑒萬務之
至繁思衆才之共理是申命於執事俾各擧於所知爰俟俊乂以佐
之嗟而朝廷有得人之慶斯實治國論材之要道也若乃擧不失能
式副於明揚如或稱匪其人易貲於委用擧以詔旨云升朝官正言
監察已上即是南宮員外郎已上皆得擧官也伏以國家將錫作之
珍符悟開先之寶系番丘檢玉雖據殊姓侈瓊絕之上儀沛既鴻之
渥澤注識有同於雲露搖湯靡間於翠藻綠綸併示於均禧督啓盡
令於進秩由紳文陛躐指於才升應宿仙曹或由於恩授亦有身居
散地職異親民若令一槩擧官竊恐未能作哲臣以謂擧官之道不
知精擇擧主若得其人則所擧之官自然不謬矣昔鮑叔之薦管仲

子桑之知孟明祁奚之稱解狐胥臣之任郤缺皆成功立事垂範
作則傳稱唯其善故能擧其類者蓋謂此也臣欲乞自職諸司使及
正言監察已上須歷任已來別無贓污及不是見監臨場務者方得
依所降詔勅擧官然後據其所擧之人載詢淑慝重嚴幽明儻肆欺
誣嚴行黜削如此則主將之吏必獲於循良銅墨之官免貽於貪冒
選衆責實見於斯臣早以庸材遭逢聖會仰將生成之施敢忘補
報之心粗竭芻蕘之至懷亦俟睿聖之假擇
仁宗寶元二年知諫院富弼上奏曰臣伏覩載籍自古取士無如本
朝路狹上代以往可復紀列兩漢而下歷南北朝及隋唐十餘代取
士之法各有科條大率如賢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經秀才進士居又
添制擧五十餘科此外又許藩鎭辟召及諸色人薦擧亦許自薦拜
官歷代求人唯務廣博所以天下懷才抱器之士無不畢收攬盡

爲朝廷之所用也國家取人唯有進士明經二科雖近設制擧亦又
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辭念誦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
而賦性不能爲文辭就擧試者率皆遺之臣切思近年數榜以來放
及第者如河北河東陝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絶少者何也此處人物
稟性質魯不能爲文辭中程試故皆老於科場至死不能得一官豈
三路之人獨不樂富貴哉蓋求之而不得也今縱有稍在顯官者亦
不過三五人而已此數路之人雖不能爲文辭若其大才大行及強
悍奸桀則諸路不及尙時天下無事則此等人或在場屋或在農畝
或爲商賈或爲僧道屈伏不能有所爲徒怨望思亂而已今昊賊西
邊隨用武復軍校將帥中外震恐兵寡糧匱調發無所當是之時乃
此等人踴躍快意皆欲助賊爲患或更有盜賊屯聚則爲之倡首嚮
劫州縣自圖富貴之時也其間忠義者尙思因時驅屯而願爲朝廷

之用者然朝廷至今未悟不加搜訪臣恐為他人所得則中國處虧
皆為敵國也臣伏見漢高祖作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武帝又親
作詔令州郡察吏民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唐高祖亦勅關內河
東諸州召募勇敢以討吐蕃此皆前王所行而有濟時用者也臣又
見朝廷向來所用之人多至敗事雖切求人未見可者陛下勿謂在
官皆人傑而民間無復有人臣欲乞條列名目如臨難不顧勇敢絕
倫武足安邊才任將帥武藝超衆智謀宏遠并可使絕域之類列十
餘條特降手詔下陝西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
及諸州長吏仰依上項名目察訪舉奏不拘人物不限人類能作文
字者即試以策問勿限字數不能為文者但令直說事狀或口陳方
畧亦許詣闕自薦仍各量給裝錢如審知可用即文武資中隨其所
欲量高下補授如此必然得人伏緣太平已久豈乏人在顯位者哉以

恩澤遷武以年勞陞因緣門蔭雖諳習是常人今不聞自武舉中才略
擢用臣所以謂非常人多在民間自是不求或求之不至若果行此
必非虛設今歲或有貢舉兼之不妨若貢舉權罷獨行此詔亦不失
人。
慶曆元年弼為右正言知制誥上奏曰臣伏以取士之道為國家之
大務也三代兩漢專求行實是以風俗淳厚百職修舉隋唐之際始
用文辭以篇賦相高以聲譽相尚公卿將相於是乎出國朝沿隋唐
之制以進士取人祗採辭華不求行實雖間設科目舉業大率亦以章
句為務是以擢之禮部而失之愈疎且以陛下臨御以來計之積二
十年所得不減三千餘人其間雖然為名公巨卿者無幾近日竊見
朝廷欲選一二良吏而終未能得其故何哉蓋入仕之初但取空文
不求實才實行之所致也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若不求人將何以

濟求人之本惟科場取人科場之法行之已久蠹弊則敵限不革則
失人臣欲今後科場考試以策論為先考校所放人數且取其半臨
時詔天下諸州於境內搜訪士著之人自來為鄉黨所推或德行純
備或志節方勁或學識該敏或智畧詳明或有才可以治民或知兵
可以禦敵如此之類者仰逐州官吏同共察訪委實應得上項條目
仰具名聞奏仍以州郡大小限其人數命長吏以禮津遣年終集于
都下朝廷再加較試量高下擢用若舉為不當明行降黜或所舉得
人則優與酬賞昔漢尚書令左雄建明孝廉之法頒下郡國是時濟
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黜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
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懼莫敢輕舉東漢得人之
盛唯此為最伏惟陛下勉而行之不數年當盡得天下實才實行之
士萃於朝廷捉急應用百務俱理又何患乏人哉必若行此取士之

數不加品得人之實則多矣至於明經學究試亦無益乞今後不較
字數專以經中否為格仍試時務策三道以定高下每度所放人數
祇取其半自然得人而不至冗矣。
吏部尚書夏竦論制貢舉疏曰伏以隋設進士之科唐氏特隆其選
纔登牓帖未逾二十嘖嘖之譽將相之具在其選中誠不虛語然主
司慎選弊於回撓曲有角逐之價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
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愆貢舉之間因循遂弊國家大設場屋旁
求雋髦雖攬質之禮博於虞夏而登科之士冗於隋唐濫者或華浮
材者或抹退為書未達於冕旒飈聲已播於筌路求夫厥由其弊斯
在始則天下州郡為選冗雜說謁已究秋賦里選何有至公擇官一
郡遠暗數縣錚錚佼佼推為翹楚故大藩動盈百數小郡不遠百里
一簡乃多矣次則省試有司優容過當或以三歷五上筆顧貽皆

審對揭金牓按爲邊城皆蒙姑息取捐科級明試之選無乃遠乎若
萬方上計爲鍵貢闈表冠辭華而爲囊卷軸山積而僞討良苦相雜
精稡交半從品之官不踰五員考試之限不越三旬雖周孔無以施
其鑒衡孟無以展其材況主司不一好尚差殊學古者注意於策論
脩辭者究心於詩賦簡畧者鄙其閎衍綺麗者輕其質直鑒裁既紛
品題乃紊緇素無常色銓士無定價兼遇便風則高翔千仞蛟龍
無尺水則困於泥涂故工拙之迹多乖外望殘踈說之言騰口謗議
爲朝廷計者莫若改立制度頒下郡國自今本道擧人各於郡會取
解尋委轉運之使慎擇秋賦之官選采良士上名禮部朝廷於是選
官十員立限一季先則品題所業次乃詳考呈試不得以彌封年齒
御試遠人妄分條目盤居等級但詩賦一科論俱善爲上等詩賦優而
策論劣策論優而詩賦劣者爲中第自餘不害者從駮放擇材而升

不限其數奏名之日則牓列程試合格者自省門而首冊筆題詳明
下藏否標其譽冀之辭識其疵類之語凡於卷末統論得失合選合
落各令知悉如有不當並聽言上是則主司無容倖之門論徙有知
遇之心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必也是乎
右正言孫沔乞定蔭補奏曰臣伏覩國朝自先德科對閭屢行大禮
旁流慶澤凡文資自帶職員外郎武職自諸司副使已上每遇南郊
及知雜御史已上逐年聖節並許奏蔭子孫弟姪雖稚愚至系而未
式未立學臣寮之家皇親母后外族皆得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
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未離襁褓已列簪紳或自
田畝而來或從市井而起官常之位已著而僕隸之態猶存是則將
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故使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
脩藝業卅之從政只以害民若不急爲更張已見積成弊倖欲乞今

後帶職員外郎正郎只許奏蔭一名子弟少卿給諫二人丞郎三人
尚書四人僕射已上五人致仕及物故各更與一名武職等次比類
官品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立人數用分等級臣叨司
諫事合擧大綱伏望聖慈特差近上臣寮定其久制以爲萬世之法
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
在選者各以擧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賞然孤寒有才行之
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
遷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
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武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腳色點差多是不
別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
但國家擧選之法全未精備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擧
官之法凡無人擧者皆有所歩更不以遷有擧主者方與遷轉或且

令無擧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擧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爲約束
重其連坐之法使擧者不敢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
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郡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集事不
必遷任并閣職方用擧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
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
論臺官資考劄子曰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
次擧今逐致所擧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蔣紳擧馬端卽須朝
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
次所及須令擧人近聞梁適擧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
之黨各懷愧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擧官當先擇擧
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擧今或特選擧主仍見官班中雖有好人
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擧非人者皆爲此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

考惟擇材堪者為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
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稍嚴可
振綱紀。
脩又上劄子曰：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除置
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家初舉人，依前只用資例，又未
見議復裏行。臣竊嘆之。今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
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
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其臺憲
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
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
之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二院，未及者為裏行，
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
欲乞特降指揮，今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
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拘礙，舉既非
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拘礙，則責其
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與庶振臺綱，免取非笑。
四年，脩論貢舉劄子曰：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
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
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
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
誦詩賦，節抄六經，初學記之類者，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
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
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
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眾，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
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若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
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
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
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
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
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于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今是於詩賦策
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遂廢寢食，疲
心竭慮，困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
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
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
迹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
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
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
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
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
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
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
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
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省，當倚擇擬，可盡今試審要
在南省精選，若省勝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之考矣。故臣但言
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
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

參同詳議事于令式

脩又上詳定貢舉條狀曰。臣等準勑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其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之類。皆細碎而無

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五年。脩上論學士差除疏曰。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奸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競之語。傳聞中外。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學士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亦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卻令中書除人。置於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勢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闕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聖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奸邪之人。庶清侍從之列。

脩為龍圖直閣學士。河北轉運使。上奏曰。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寺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今臣知悉者。臣竊詳臣僚上言。意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聽。臣試論辨之。據上言者言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京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評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閤學抽行選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至于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

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頃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言。不因請託。人莫肯言。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因請託。只此數舉官須請託。此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衆雖要切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末壤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唯此數則頓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言每歲舉一百五十人數。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今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

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學士豈敢便爭是遽。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唯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人。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議論之人。見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不已。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出。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然小人惟務希合。更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慎愛惜之務。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會元降舉官敕書。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卻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省日。言事無狀。致令來臣寮皆以爲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謝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易與改更。不全大體。則天下幸甚。臣伏見去年八月二日元降敕命節文云。此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重外臺之選。又云。然其誰任。必係近臣。又云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故。行此是示厲舉官司

至和中。脩爲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近准敕。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此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謬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只令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只以公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能罷黜之可也。以臣愚見。朝廷所以違故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當所取信。唯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才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爲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卻依舊例。只令學士一員專舉。既孫抃胡宿曾當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

脩判流內銓。又上奏曰。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守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今得替任京。動經年歲。選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替。或已注擬者。且合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好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違害。未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

改注已到任者更不循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遣併陳乞而往知
允臣所請行下銓司遵守施行
脩兼三班院又上奏曰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
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得倖多門致孤
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
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
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
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更遠臣寮
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
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
及三年以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
遣所貴止絕僥倖

慶曆六年六月吳育上奏曰臣伏以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
惟漢之興高惠所未遑暨至文帝十五年九月詔舉賢良文學之士
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焉當時無災異而舉也至武帝建元元
年冬十月詔舉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舉亦不
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之一端耳非專主災異而舉也唐
開元元年六月甲子制其茂才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
追憲宗元和間制科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才觀當時策目
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災異也此漢
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不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
君或常自逸謂無關政及天變已著時事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
於臨事此則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未建也豈足以師為高矩哉陛
下自復制科于今累年隨貢舉而開疏數適中忽以一人之言欲議
變常之制若必候災譴然後詔舉非唯失設科之本意且亦不可者
三一則天下賢雋滯淹之士待災異而致身非所以養廉恥也二則
平居不詢變形乃問非所以懼無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無常
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
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闈凡數年一啓以制舉隨之則事爲異宜
何害於事況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寖設或比歲
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關乎天災又不隨乎貢舉而曰非時詔舉語
無端倪乃是遂廢此科蔑精詢則言路有闕年一去則程制都亡
令無故而更張使遺才絕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令兩
制詳考漢唐故事非專為災異而設則宜當執守毋令輕變以惑
舉臣嘗應制舉毋容不知知而不言於罪為大
八年御史何郯上奏曰臣伏見近日以來累有舉奏近上內臣乞陛

遷職任差遣朝廷亦多從其請盼其事體於理非便緣內臣點在外
任適赴闕奏請公事非時出入禁中於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或有干
請易為通達不宜外臣與之交結以長僥倖況外臣為舉內臣本非
不為朝廷擇人皆是希附恩倖為因緣進取之階此風不除必敗綱
紀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戒約內外文武臣寮自今更不許舉薦近上
內臣若奏狀下中書樞密院亦望不行其謬或有不可任使之人則
乞從朝廷選擇如此則使中外之臣各有分守可以杜絕請託之
弊
左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生民休戚繫於牧守當國家委寄非
有才識學術則為政疏矣朝廷擇受之際苟小失意害及千里取舍
倚辦斯人故漢宣帝云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耳太祖皇帝當
曰下民雖不分敘奏賞除不為常督斷不容之誠聖人之深旨遠

慮知治天下之本在此。而近歲審官院指揮知州並不以賢愚器識
而選止用資考與審院後令自占員闕。差定其間或面牆經術庸猥
冗瑣老眊罷癃殘虐貪暴昏濁雜進。不敢裁黜。望拜吏而出。豈復究
心政事。惟計圭田多少。希佐重賂。苞苴細載。以清所欲。不然。酷刑罰
以快忿心。飾廚傳以邀妄譽。雖有循理君子。苟目遠厚寡無階翻移
則汩沒下僚。不能自振。監司薦舉亦為虛名。而庸鄙淺人坐享厚祿
通都會府。積日可望。況今諸道水旱。疾害荐臻。民之性命責在長吏。
若圖朝夕近效議亦未可顧少年弊事漸期蘇息其管見如左
一欲乞天下知州除藩方舊除兩省以上及所將判知沿邊武臣
外。其餘州軍民並依故事量大小要劇。分緊望上中下五等。其
緊望州送中書門下除。上中下送審官院。
一乞先命兩省官以上於曾任知州成資人內各舉一人。令須是嚴

行絜白才識政事優長者。送中書門下。更令咨訪銓擇才器名
實委能相副。令分知緊州。如任內政績有聞。特行超擢。其所舉
官亦乞甄拔。如不稱職業貪猥阿枉。并坐所舉官量行懲責
一上州乞令審官院不以先次名目差定。揀選合入知州人歷任
內曾有兩省已上臣寮轉運使副提刑鈐轄共七人保舉及曾
知中州成資有勞績人除授。仍委中書門下於都堂呈引與相
見。訪其學藝。測其器度堪任牧長者。方許降敕。如知上州任內
政績殊絕。即令審官院磨勘引見。送名中書門下。亦與緊望州。
其勞績即不得以催驅省稅。理欠罰除破。應在課利增羨為數
須是的為生民興利除害。衆所共知者。應如元因舉主擢用知
上州。其賞罰並依與緊望例。所貴舉者不妄。
一中州即委審官院依名次先後差除。候差滿中書門下依上州

例訪聞才術。如堪任牧長。方得降敕。其初任者入下州。次任者
無遺曠。方與中州。遠近資序並依舊敕。如歷任內有贓罪及七
十以上。不得差注。只與通判。則貪夫息心。懦夫自厲。
一武臣除主兵沿邊差使外。如合入內地知州。即委樞密院具歷
任勞績資序。送中書門下施行。
一緊望知州添支俸料圭田。欲委並乞比舊當路節鎮例。稍增名
數。其合增俸料。即以本州贓罰錢充。每州所增不過數十千。而
可以養廉恥勵清節。上州亦乞優立則例。中下州即依舊。
一廣南西川。有知州當知縣者。自來例用新轉京官或移人充。皆
是新學小生。未諳政事。雖地極僻遠。人民乃亦陛下赤子。吏贓
輸入。所罰用撥與內地不殊。何苦輕委其人。加以去闕庭遼遠
萬一不幸為庸人所擾。戕虐無告。況受命之日。優賜頗多。俸料

加厚。欲乞罷合入遠地通判人充。
一內外文武臣寮。未得以恩澤陳乞子弟親戚陞陟差遣資序。委御
史臺彈奏懲責。
一今既分列州郡地望以為資序。遷揀惟公。即望朝廷少假權任。
寬其銜轄。未為小人臨持並所拘牽。
一通判知縣縣令乞委所司依知州例銓量條奏。
右具如前。臣所陳列事節。皆臣愚者之慮。大體如此。且今天下郡國
四百有餘。以朝廷譏議多士。歲取英髦。動百千計。入流雜色亦以倍
增。求四百之才。分守郡國。不為艱矣。使生民恬泰。衣食給則太平
之效。如指諸掌。願皇帝陛下特留睿覽。如允臣所奏。乞送中書門下
詳酌施行。
慶曆元年序遷又上奏曰。臣伏以祖宗以來。慮天下人物沉滯。孜孜

覓訪雖左右侍從亦許延接俊良所以達幽隱而勸能否哉敕命在
朝文臣自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自觀察使已上皆歲得舉外任州縣
官二人為京官而近年往往緣所舉之人或有改節論贓刑罰并等
一切皆不論薦甚非詔書本意且唯賢知縣易求士報國此古人勇為
之事也苟不為權勢營求為賄賂遷擢深望公心達天下之才
後當立勸戒功何由論累能者皆閉已不遊乃謂無善可引致陛下
恩澤之詔舊而未寬為舉臣私計則於國家遺才甚矣伏望聖慈
令中書檢會元勅自文臣知雜御史武臣觀察使以上應合舉官臣
寮職位姓名每季行牒移趣促舉奏訖即關報御史臺如至歲終不
曾舉官並仰彈劾所冀英彥聚在本朝少廣得人之路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科場自開歲以來人數
滋章取之至艱來者愈濫其間實有才行遺者甚多先朝詔諸路漕

運行實之士當時被薦雖有濫名者一二終是比之常調得人稍優
若此科不廢誠有所勸臣欲乞詔天下郡守常切搜訪有學識通明
履行清潔以名薦于監司委提刑轉運使司同共體察實可取者
遣赴闕具策試且循舊式入官不必優異止賜出身可也如舉而
繆亦當重責行之若久得人必多矣
六年右司諫趙抃上言曰臣竊以國家遵祖宗取士之法每下詔
貢用舉數推恩賜第者所以振恤淹滯悟其老將至而無成也伏見
近歲行限年之制進士累舉到御前六到南省年及五十者始預恩
例竊緣進士應到累舉太半是未閱聞歲科場之前經隔數歲始得
一舉緣歷場屋及五六舉至有三二十年者雖阻不少今來舉數雖
足其有論數者其間多是年未及格所以不該恩澤四方孤寒深可
哀惻臣愚伏望聖慈體其久在科場抱負文藝始能累此舉數特降

指揮天下應解舉人舉數已足年未及五十今來不預南省奏名者
許試五十年之限仍就延試而露一命則寒儒無沉冷之嘆聖朝廣
搜揚之路亦忠厚之大端也
仁宗時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舉選狀曰臣竊以取士之
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
辭夫文辭者乃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
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經學教諭之應天下士人有
素敦節行兼通學術及為鄉里所推者委諸運使提點刑獄長吏加搜
訪每路各二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詣
廷命本州發遣赴闕館於太學待其所業試之等不越名格銓院
而署等補官皆選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隆祐久
之業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顧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

一切罷之兼不根然失望臣誠愚悉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
實有材行則當治舉將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
之舉哉是猶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賢
與不肖惟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
察焉愚國家亦未可以此遂斷而廢遏行點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
行誠有悔於古之人或舉於鄉舊或舉於邊塞皆可不容其改行自
新而然身棄之乎凡人之行能逆有短長若不棄短錄用而以一節
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為天子撫有四海海内之士不可以身察
之也必皆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禄有不
稱為職約以防其私則請謁與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舉
者吏之首務設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臣欲乞應
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應舉孝廉一人大藩歲舉一人令轉運使提點

刑獄仕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
雖為古法，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不能盡知。若本
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
上，聽歲舉一人。具舉狀逐時送□院置籍，候每遇科場，詔下，即委
貢院選擇其曰以所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甲發降指揮下本貢散
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為次。得舉者但有三人舉主即□□□
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二十人，令御劄題目，武陛下臨軒親試，委中
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為上，不取文辭
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
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
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
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
坐。其未舉以前者曾犯罪，除公罪見在理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
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為人屬請并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
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致違不至者，更不免除。宜若累經致遣不至，
即乞朝廷臨時裁處，特加擯罰，不為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
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盖由始者主格太高，嚴舉
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
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以注疏本意解釋精詳者為通，雖不失
本意而辭解疏略者為粗，餘並為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
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為優等，
與折一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辯
給，亦降為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為合格。若合格人
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則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參合

元類。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
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兼孝經論語為帖經大義。說書
一科，議者多以為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
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
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偽之風息，
得人之顯興矣。
先又論制策等第狀曰：右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
卷，內圓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所對命秩之差，虛
實之相蒙者，一兩事與所出考初，臣從與范鎮同議，以圓為第三等，
艳為第四等……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更為
之差定，復從初考，以艳為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
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為賢，然所試文辭臣
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
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
之科，而艳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所
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高等，苟欲遂非取勝
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艳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艳所對
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張方平上選舉論曰：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任、職、祿
三者，官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任，量才賦職，計勞詔
祿，此王所以治。德不稱任，才不任職，勞微祿豐，衰世所以亂。惟君司
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難其慎。昔先明王育才考德之
遺，至矣。周之取士，受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賓其禪，司徒教行藝，而
升諸學，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官錄

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貳而制其祿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小宰
平其計而弊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
幹佐曹吏見拔州郡，辟公府吏舉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選孝
廉或公車廷召，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歲察四行，能吏廉吏
方補用焉。至于魏氏，疆宇分裂，兵戎擾亂，衣冠僑寓，陳群立九品之
法，而更參以中正定高下，以差品吏，部擢升降而授任。後其法雖
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革。歷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其進士科者
設自隋煬，懸于唐，而我朝循之。可謂浸淫而著，大夫為黨，蓋得入仕
益累蔭者，貢士之制，尊委有司，歲第殊群，雖升名王府而未階仕籍，
再試于吏部，有學行焉。其中格者補畿赤丞尉，爾其不中格者，式例
赴選曹之業，從事藩使之府，必外放，有著而其命始加。我太祖之初
受命也，至咯猶褸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于時文法闕略

吏員簡略，當闕郡自牧長而下，武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泰平，最
風寖盛，至置出身一館，無分且書天下英俊盡入彀中，始親御便殿
以臨試焉，言傳於眾，援務盡乎人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美仕，固切進
士甲科，授司寇或幕職，官興國之初，始授著甲。京朝官倅大郡，參卿
授直館者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至今興國已降，遂為永
規然。凡諸為士之民，惟此為干祿之路，儒術治國，識王道之大體。
類她寒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嚮風，非惟道化所陶，抑
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以言取人，必極其言，而考言猶華於道，所以
紳行之稽古之識，端肅野經時之論，莊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伏義
之節，風俗有流薄之損，朝廷成掄選之濫，豈不由乎易取而驟用之
素。此張衡所以深憤嫉於漢，日揚館所以議革廢於唐，況且三王之
遺不能無弊，及董仲舒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夫周之

選士論材，始乎庠序。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
而左雄建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而為限年之格。又百年而魏陳
群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之目。
洎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皆歷代舉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
其失，猶三代忠質文之政，以革救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欲才之
方，啟亦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盛，而甚矣崇司台席之崇，至署金閣
之彦，更迭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師，皆群眾官。其清
塗要地者，向莫由斯而起。歟雖名臣輩出，而濫為參，其故由乎取
之泛也。以周漢育士之詳，而不能盡善良，又況抹一日之技，昧素定
之實，若之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代之制，尊委有司，剩則利在乎
才者必不遺，弊在乎落第者無之徑。而平素者終焉，以今日之法則利
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己，弊在乎得者不必才，才者不必得。而勸勵之

教忽焉。其利害相形之理，思所以折之，亦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
削，思所以振重之，士節之嘆遷，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
政之本。聊用竊測，以著于篇。
方今上孝廉論曰：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先本而礪
末。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大倫，長
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
之，其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復孝悌，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
名科。郡國不舉孝，以不奉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今雖稱數路，最近
王道。蓋制為篤，歷世而下，風教寖衰，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方淺，
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磨之之術，厚不遺舒誼之經術，以兼式之實
賢文之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格，蓋進士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
閔，吳希勸篤之道，儞若夷沱，不入辨材之論。臣愚以為宜復孝廉之

科自兩府大臣各歲擧一人。而天下歲貢多于外。其有持身端事親孝生養以禮。友愛有聞。友于兄弟。睦於族。親爲姻黨所宗。爲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鄕人署行列狀于縣。縣大夫詢于衆而實升之于州。州長審訪如所署。以聞外臺。外臺會部郡。郡所各考次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歲取三人焉。獻于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學知文義。頗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隨才而叙官之。其行實誠著。而殊昧于學藝者。可寵以上佐助教冗散之秩。復其家勿徭。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教人以厚不以薄。蓋經術者仁義之糟粕。文章者經術之篤說。夫躬行其道而不見顯異。顧獨篤說之。臣疑非勸之術。奈爲臺也。且世家歷籍。歲以百數。二科取士。一閧貢闈。而事者以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參以孝廉之擧。則勸善勵俗之方。不益備矣。抑臣上擧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民不黷於行。邑取一人焉。一邑之人勸勉矣。州擧一人焉。一州之人聳礪矣。天下之爲人父兄者。莫不勸其子弟。天下之爲人子弟者。莫不勉其行之在其身也。故夫厚人倫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孝廉之士乎。

方平又上選格論曰。臣聞選擧之法。自周漢至隋凡六變。夫惟其弊以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之體也。且人情安於久習。時論重乎改作。適若寡而泥者衆。倡者孤而沮者群。是故因循之患。政之大病古今所同也。昔後漢左雄。以廉茂之陵遲。郡國因緣多濫。始建議諸察擧者。皆先詣公府。諸生試經業。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而拘以限年之法。于時胡廣郭虔駁於前。張衡黃瓊非於後。上獨信雄議。得行自雄。在尙書歷十餘年。天下罔敢妄擧。朝廷稱爲得人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辟時之經者。必循名以遺實。達政之方者乃叙實而後名。駁於前者是疑其習蔽之說。喜于後者是見其耳目

之效也。唐代宗時。楊綰以貢擧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鄕擧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名臣多同於綰。遂行其制。後近臣淺滯者咸論其不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今二科之弊。獨在乎從濫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而見遺。或下材而高第。然天下所以未厭者。以國家勵之以至公。而有司不得措其私。此所以人自循己。反之於命。未復咎於法也。且二帝之時。尙賓旅。三王之學。咸發喜亡。至于兩漢。士未偷於術藝。而肄書在門。觀者之際。操行內著。請議外同。夫使士以謹身篤行爲無寵名爵祿爲懷。泰成苟然之俗。以敗奮勵之節。是於政體不已虧乎。今一啓禮闈。仕進千數。銓衡休等以注授。郡縣無員以除遣。乃復過期。停罷遣延歲月。則是賢愚同滯。煙涓一波。不審源而塞其流。不計本而抑其末也。臣愚以爲宜略比唐制依其甲品。設爲選限。其在殊等。特承優恩。請循舊郎除以旌高詳當入選者。從限格。其能別決科目。當更審覆。且唐以明經進士爲及第。宏詞拔萃爲出身。及第者。猶委諸王府。而未階仕。擢乃材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錄官板。爲蒞行公政。有爲臣事主之義。若夫以二科羅衆士。以詔擧擢異材。以選限難濫進數路。而概爲制。豈偏若國行盛禮。年慶四方。凡名選人。復當普錫。伏請初入選者。精宜異其節文。可委自刺守。察其鄕論。有一介之節。一善之長。令以名聞。即爲注授。其不預擧。必論選期。凡今之士流。群自教飭學業。務乎競仕進。視乎速至。且民之情。偷動息事之險阻艱難。古爲政者。必周知之。自非實生終軍之妙齡。哥賈誼之神敏。則雖有明哲之性。或多輕爾之失。今夫立選以重其進。設擧以勉其立。則以人自磨勵。家自教勖。終始修整。務爲鞏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負去業之恥。鄕里有敬讓之義。場屋息爭競之喪。官局得才良之吏。銓調省煩積之弊

爲其風聲，端其教耶？不亦優乎！

方平又上川嶺舉人便宜論曰：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入登王朝。又閩嶺黔峽之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後爲寇境，希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以歲登，選第不逾十人。（開元天寶舉人纔至一千人，□登第者百才數口。）我太祖關其風猶存。抑亦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荊蜀，下江廣，既闢越，定太原，武事暇，乃文物寖盛。興國以來，取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雖傅帶於文學，詣聖言於鴂舌。閩之俗，編戶犄乎賓興；邛髳之鄉，比閭思乎積計。踰劍者跨陸萬里，度嶺者往複一年。故禮闈不可歲闢，而賢者罷當間時而滯塞。貢士必富廣聚而稟者，濫者一槩而混。詭且其遠方之人，頗有可傳之名，雖蒙饋食，寔揓翰卷之寡，弗攫九廉選斷事術之望，託於遐陋，誠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既以三月上請，即頒下遠方。其嶺南、兩川，即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嶺南諸州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考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州長吏監考於部。郡選差文學才望有聞者爲試官，朝廷特遣臺閣臣寮一人，傳詔監試。是歲之秋，叙令畢事，其當解人，即遣至都府南省牓，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即依到省敘舉。其廷試下第者，從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差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崎嶇之勞，寒士無棄壑之歎。土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得人省而考精矣。議者曰：今禮部考議選委大臣，遍擇館殿，儒用才臣以司考較，又糊名轉録，以防私濫，誠重難其事矣。儻是而委二府，其可乎？臣對曰：彼岷嶺雖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討皆王朝任用，銓選補。二府寔國之重寄，兩臺使者，朝必慎擇，誠使遣臺閣才臣，就而臨之，嚴其決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付，信其命令，可遐御矣。如唐時分選于洛邑，放第于東都，其制近之矣。況此試時，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衆手，當由公共選，方爲薦發之地，豈預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安？難者曰：夫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冗濫，鮮則起怨，且衆議喜非，國家銓建之術也。臣對曰：夫變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爲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順衆，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嶺之貢士，各幾百人矣，豈衆之謂乎？且二方之士，趣赴試集，往復幾年，跋涉萬里，與四海之衆，角無涯之得失，或艱罷退，辭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閭，坐而待衆，就學相委名稱，相關既有取捨，當其土人，擇一方之官，參考百人之所識，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近之以禮，復何怨之召？故臣謂之便理可詳矣。

方平知貢舉，又上劄子曰：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爲教本。國體攸繫，理道存焉。況今官才取辭藝，士惟性習之華，而學關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爲高，以流蕩猥煩爲贍，逾越規矩，或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試諸進士，太學新體，間復有之。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七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以爲不合格，則辭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則上違詔書之意，輕亂舊章，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耶？其舉人程式，有擅習新體而尤誕漫不合程式者，已准格考落，外竊慮遠人未盡詳知，伏乞

朝廷申明前詔更於貢院前榜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庶與司憲
摩校預文衡者此數聞伏候進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五

選舉

宋仁宗時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以孤遠之迹猥蒙擢陞
憲府慮思所以為報罔智識蒙淺無以副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
明主裁之臣伏覩近降詔勑以官吏陞降賢否相渾世族補蔭愚智
不分並立新條以革舊弊有以見陛下求治垂訓之深旨也臣聞天
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各有其道焉以
萬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
執事以維持之俾群材盡力而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
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
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等進莫不飾正於外設邪
於內邪正所蘊淵密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

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
宜于取士之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闊略難詳秦漢而下
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達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
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惟以得之與否
以為榮辱得士者賢矣士者既艱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
謂之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者謂
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之科焉所以區別才
行旌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尤盛允隆三代甚播錦達垂
三百年其有繇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鄉曲不議其行禮部不專其
任但糊名謄本煩以繩檢復於科陞躬臨程試之總競作首篇來長
不過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謂之精且詳矣臣亦恐非
求以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辨官司徒司馬以進正之職未聞

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司或曰取給之柄當
歸人主曰盡使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第於奏號第之前抑亦
無失於國體矣戰後復宏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一設
之其興選者亦須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實才矣頃
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裁一二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患未足盡
甄拔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
之則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余舉之弊漸不可長其間或昵於愛
私或迫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眾濫無別宜一警革若至其
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於姑息士既
於務而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
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擇公卿大夫無狀謟佞朋比之官以
肅於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可使教敷于上民化于下足以導迎和

氣副致太寧不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考政
有未順理有未安熟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終之則主靈受其福
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陛下鑒其忠懇恕其狂直一賜覽焉
拯又上疏曰臣伏覩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
官令錄等保明行實吏不封彌謄錄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且朝廷
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頓以糊名取士有以得其實
才矣緣天下郡學自罷聽讀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隸求
試者比比皆是況長吏等又安能一一採悉行實哉不免祗憑選人
遞相保委然而詐偽猥雜者亦無由辨明兼每州解試官一員是天
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盡得其人而悉心於公取也或銘其
雅素或牽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陞黜者
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優劣哉自取捨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絕

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搆起訟端多矣況封彌謄錄行之且久雖非取
士之制精協至公之道若令來諸州解發舉人且令仍舊封彌謄錄
者較於理甚便若以新命方行難於遽改即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
官如稍涉徇私及請託不公並於常法外重行竄責不然合別定刑
庶使官吏各知警懼
拯又上疏曰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為限
未嘗較辨賢否論次賢愚清濁一混流品不分止以名次補闕而已
甚非奏重近臣審擇之意況國家設提轉按察之職委群又廉能之
狀其治績尤著者則必亟為稱奏貪懦不治者則必亟按劾則自
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為沮勸之本今則不復當除
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方同
虛設豈不惜哉且參選之命舉于長吏今郡守縣令銓或得人蓋賦

闕起生民重困矣下受敝哉此之由可不慎哉臣欲乞今後審官院
應京朝官初任即令勘會在任有舉主五人無私罪二陞為上等舉
主三人已下或無舉主及私罪者以為次其有私罪狀贓並者降為
下凡差授以為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矣斯尚無大
於此
拯又上疏曰臣伏覩近降勅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為奏舉
前保州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表石待舉殘害也
兵劉劇廩食肆兇相贏因守賊將殺官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實死
有餘罪未塞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誡其濫舉也緣河
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僚佐尤在得人所以中令近臣同
罪保舉蓋國家慎重選擇如是之至也而謬舉之人未能體認朝廷
求實才備急用之意但一緣其雅素或昵於愛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

則賂務不得已因西羌之叉何暇論材將較治行之詳悉哉臣一旦
用之為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
軍通判兵馬都監已下係舊令兩制已上臣寮舉曾歷三路差遣諸
處邊事京朝官及武臣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擢用得精不
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朝典。

侍御史裏行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覩兩制臣僚與御史臺審刑院大
理寺等並更互舉通判屬官頗為不便臣不敢委曲叙陳久煩天聽
但條一兩事伏乞詳擇頃者御史闕員凡一年半方得韓絳呂誨
出臺又當學士院舉官填補適令最歲而薦章未上蓋人衆議論
難合一介之士須數人皆執其材行其為留滯固無足怪使元勳日
限遂為空文去年舍人院舉太常博士李尋充詳議官為審刑院乞
還當歷法官者既而飛章論辨舉不復舉去就之間頗傷事體且諸
司長官類延攬其所付屬固已非輕至於擇人獨不得擇臣竊謂
未為得也欲乞今後應諸司奏屬合舉充者一切委長官自舉若非
其人及稍涉朋比重坐舉主則孰敢不盡其心況此事唐相陸贄論
之詳矣伏望施行深允公議。

宋庠上奏曰臣竊見近者召試制策并武舉人于崇政殿臣希陛下親
廷詔舒留神承晝嚴門展席程其才蓺誠見聖心眷異搜選英豪之
審也然臣以謂有司祇事尤於奏請苟從便易弁度議雍指置之間
甚不稱陛下求賢之意伏覩賢良方正蘇軾等就試之日並與武舉
人雜坐廡下沿搞辭寫卷皆衛伏據上自辰至晡訖無飴食飢疲勞
悴形于數嗟雖僅能成文可謂薄其禮矣又況武舉人等才術膚淺
流品混淆挽弓試射與兵卒無異使天子制策之士並日較能此又
國體之深瀆者也臣竊為朝廷惜之臣不敢上引漢唐以煩省覽卿

推先帝故事帝在耳目搢紳列位孰不知之謹按真宗皇帝凡五策
賢良皆躬御便坐其舉人就試並于殿廊張幕為次並嚴設凡太官
賜膳酒醪茶菽無不畢供聖人之心以謂非不次之科待非常之士。
所啓者天人之際所論者古今之宜言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陰陽詳
仁義下者足以明利害識學術是則所貴於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設
之禮也又可以輕乎今務當自然非苟而已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
之禮因循亡廢則國家雖設此舉必無異人。何者夫士有高才必有
高節節高讓禮薄將恥而不就其就者皆輕躁徼幸先身後義之徒適
足啓僥倖之風。若詳廷之詔若執事者以為人不達古文字甲程度
歷至尊行不急之務則因而罷之可也或惜其歷代帝王之所重亦當
世奇才之求之則先朝舊禮庶可稽考伏願中詔近臣詳審著作
為定式付于攸司今後每試此科即備陳條件見施供擬關報所由
仍乞武舉雜科不令同日就試庶使人於類有別禮亦仍貴而
行詔依世烈狂言聖擇或補大猷如允所陳乞降付中書詳議于殿
疏處臣無任省循狂瞽戰懼屏營之至。

蘇軾上疏曰臣昨伏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待習之士
以大詔本謂降之日識者謹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億兆之福
慮塞有所不達政有所未敢缺頗藉盈廷諫臣論著朝訪前王之陳
迹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規弼聖主庶承匙哲此非惟蘊才抱器者幸
甚實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司者得應
賢良經用之目語白屋者出於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官等限以字職
式舉家藏業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雖則正務而或將來至輸有
或以頗缺白而言之夫賢良之科舉於漢世故公孫弘相之後多以
此科射策而解巾入仕其已居仕者日遇帝覺出入禁掖志或未發

則可囊奏而建言。政有未當則可排閤而請見。況其身綸命給已得
為朝中官。則口鉗舌卷。辭肯言天下事。惟是常帶繩糾之士義殊禮
隔。趍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顏面。加以天閽九重。文戒森嚴。雖
有文陛離筆語謗需而豈得一達旒纊之下哉。所欲聲欬叩聲則有
司劾以狂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郅家關政。首亦敢言
漢世賢良庶士者。并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鑒前轍。以謂民間不
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法。專以官士者得應直言科。及
我宋統。初以兵刃而得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本。誕布鴻文。而大
受所俗直宗嗣之。后教信兩漢法哭。却唐制。遵遵古風。故招賢良而
草萊之士無事焉。今陛下之詔有異於古者。未至者一也。既則高爵
丘園之人。命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者復置與名。未嘗虛設且
遁逸之士。未示見聞。今陛下垂詔而鄉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

出而赴陛下之詔。是其人非沉淪者。若出而來陛下之意。是其人非
高蹈者。則晉露已揚于時。踊進者也。非惟失彼之特忍。使人謂陛
下設虛名無稽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析。兼先錄人罪。今務在浚要
不過須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今限字二百來之對。稱則皆浸誕而
無功。繁博而寡要。未可施用。卒為空言。尤如武舉策試策之弓射
觀詔旨既令先進軍機後即陛試。是陛一取將帥材者也。反依張
本奏發粹矣。是陛下波一夫學耿一人之敵也。夫欲擇將材而取一夫
之技。又何異考論經增磬而示鄧御之音大。惟賢良之科使復兩漢
真宗之制。不以官士為之限。則國家之得次可開也。況淪高蹈者則
令諸郡守宰根索其名而薦奏之。然後給傳續食詣闕會試以文。故
當肇理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盡其才而為之。則
文識高爲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事而設以機畧之本。則得將帥

之具鎮集矣。若然。則陛下之詔不虛。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而十
一科正矣。臣錄錄者。豈當無述國家大事上干天聽。覽盡以陛下
開言路。塞諱門。采瞽說。納愚慮。是以臣析肝瀝懇而具述之。其君陛
下責其犯上之罪。其錯議。臣雖膏鈇鑕。轉壑不為之悲。伏願俯而察之。
知制誥王珪上奏曰。右臣竊惟貢舉之法。盛于有唐。貞觀乾封開
元。文章最隆。其較藝者千餘人。而所收者無幾。咸亨上元中。曾增其
數。然無及百人者。國初取士之科。大抵皆襲唐制。暨興國中。始大權貢士。
其後寖以益廣。無有定數。故自近年以來。官吏猥濫。溢於常員。甚非
國家所以取人之意。前詔禮部應進士諸科奏名。皆以四百人為額。
此誠聖慮所欲革仕進之弊。而救治原之要也。臣愚伏慮將來群士
至闕下。之有覬倖而書者。敢譏衝改。伏望宸衷中飭有司。固令遵守
為定式。

珪又上奏曰。右臣竊以有唐取士之法。雖有數科。然當時士選之盛
者。惟明經進士而已。蓋明經先問義而後策試。三試而皆通者為得
第。其大略與進士等。國家比試諸科。既不明義。又無策試之式。但能
精於誦數者。則舉以中選。是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前詔禮部。今
諸科終場日。於本經問大義一十道。九經五經只問大義。蓋識國家
推廣教導。將令士者悉以明六經之法之歸。固不專於記誦之工也。
臣已著之于條。然慮議者以謂難於猝更。猶欲安習前弊。伏望朝廷
頒戒有司。永以遵守。
珪又上奏曰。右臣得御史臺牒。奉詔令議貢舉庠序之法。夫以古之
取士。莫不即之以鄉里。考之以行藝。然後賓興之。故得純明樸茂之
材。咸爵之於朝。今天下雖有學。令率多游放。未盡得上著之士。教授
者又無訓導之科。皆每詔下。京師增補監員。不可勝數。使飭身勵行

者與夫不肖羣然而並趨，將何以別焉。請選置天下學官，罷京師增
補監員，盡命歸就本貫。凡薦送，俟有司考察，命長吏發其名氏，參以
行實而高下之。若素無檢者，皆得以斥去。今雖三歲設科，以大較群
士，亦當間命諸道搜訪高行之人，無以遠近與遺材。又諸科徒專誦
數之學，無補於時。請自今新人，毋得應諸科，皆令習明經，不數舉間，
可以盡革其弊。若乃更舉以詩賦策論取人，盡自祖宗以來，收攬天
下豪俊，莫不用此，臣不敢輕議。

知制誥范鎮議取士狀曰：竊以取士之弊，患於以文而不以行，非一
日之積也，其勢然也。自井田廢，賓興州鄉教訓之官不立，而士不素
養，所以道化不稱於古也。中間號稱得人，而歷世之久，如漢唐者，雖
不盡由於學，盡材之於位，試之以事，使賢者能者進，而愚者不肖者
退，是亦古之道也。方是之時，皐陶稷契進而論言唐虞，方今比校者
選材諸位而考之以事也。今取士不由於學，而文而不以行，及其官
之也，又不材諸位，不考之事，簿書期會而已，是本末皆失也。學者士
之本也。慶曆中嘗興學矣，有貧不能入學者，雖老不能入學者，並其
親請而免入學者，是士之不盡由於學也。古之士雖云取之於鄉，其
實皆出於學。今之士既不能盡由於學，欲盡知其行，豈可得哉？貢舉
之法，不孝不悌不得舉，舉者罰，是亦貢行之本也。然而每一下詔，應
書而起以數萬計，不可以人人知也。故必考之以文也。今之詩賦論
策是也。周之制，行同能耦，則決之以射，其所謂詩賦論策，不猶愈於
射乎？故取之以文，不可廢者，其勢然也。今天下非無學也，無良師也，
待之不以禮也。世之所謂糊名者，待盜跖可也，以待盜跖之法，而欲求顏閔
之人，其為顏閔者，不化為盜跖幾希矣。而議者以為糊名不可廢，糊名不可
廢，而欲責士之行，誣罔矣哉。臣請擇良師而教之於學，以觀其素。既

糊名之禁，而待之以禮，以養其誠，以植士之初也。官而使之也，而之
以位考之以事，在朝廷者朝廷推之，在州縣者州縣推之，推其尤善
者而進之，曰某人嘗為某事，為有行，推其不善者而退之，曰某人嘗
為某事，為無行，以謹士之終也。如是而本末俱得，則天下之士相率
而入於善矣。其於詩賦策論，雖無廢之可也。

李淑侍經筵，仁宗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唐
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試策滅裂，請帖經以觀其
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
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
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箴論表贊各
一篇，以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議論各
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
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
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
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
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
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蔡襄上奏曰：臣伏見隋唐以來，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為永
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錄，以示至公，
點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使於考校。明經逐場對義，鈔節注疏，
記誦字數，全有一字旁寫聲形類者三兩字，如有一中，亦是通義。字
猶不識經旨，何從而知？取士之方，一至於此。臣聞有國家者，取天下
之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欲其行義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成
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相關，及其間

武有長材異節之士幸而有之武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今有
善射者或使之御其人必自以為不能世之人亦曰彼射也責之以
御雖人之所不習不可也而以詩賦帖義取士偶與科合者即為甲
第一日使之臨民謀國其人必自以為能而世之人亦習而不怪茲
大可異也或曰取士在於得人豈繫詩賦策論乎皇甫鎛以賢良方
正中科而姦邪過人豈不專試策者裴度以進士中第而功德充著
者豈不由詩賦而得之臣竊謂不然取之以其道任之以其術而臨
於姦邪其人自應也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術而能功德著聞
其人自立也豈可以自應與自立之人而害經久之制若三代之遺
鄉舉里選專取德業漢察孝廉加之策問取士有經術隋唐以來盡
失之矣行之既久雖於卒變今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說策為去
留進士之術以大義為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也一天下之州軍

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八十五　十

盡許立學選擇鄉里有年德通經義者補為教授講說經書教導生
徒未應舉者三年後乃與助教名目且令講說應舉之人須經本州
學聽書其日限以國子監新立條約為例一請試策三道為一場考
校黜落外次試論為一場又考校黜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以三場
皆善者為優或策論詩賦互有所長則互取之其策仍請一道問經
義異同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今沿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之務以
觀其才此其大略也一明經只問所習經書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
合以疏大意不須文字盡同或自有意見即依注疏解經外任自陳
述所以明其識慮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便盡罷難其取而
薄其恩數能對大義者優獎之自有請有智識之今去從取此矣
又上奏曰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僚佐此至治之
要至簡之術也周命六卿則以其屬漢之公府令自辟召僚

贄作相奏請諸司長官各擇屬吏後因讒謗頗有變更陸贄論之詳
矣又高元裕為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綱紀之地嘗屬選用宜得實才
其不稱者臣請黜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李璩等並出為府縣之職此
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國朝諸司省監悉非本官惟御史臺職
不殊古制方今臺中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亦許糾舉六年臺官宰
輔迴避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盡由不
寬資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舉楊緯等充臺
官朝廷循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辰為中丞若實非
才則當別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請屬官可悉委之未為
過也況拱辰於官已兩請去不才者而更擇才者是盡心於朝廷不避
衆怨也今御史府中已出闕則若繫舉之人又得軟懦險之言則
何以勸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寬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

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八十五　十一

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舉充其資限之格資歷者為推官畢若
為裏行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未必過有陞除或不稱職亦舉
者坐之在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矣
知揚州劉敞上奏曰臣伏見近詔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
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絕僥進之敝此誠上近古制下適
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
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
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可見而真偽不雜矣今州郡雖皆有學
學官有生徒而經患無師以教之今條進雖領其事職既不專教
且不明自古儒學之官未能治民盡為也乞欲乞州郡有學處縣
官吏各各兼教授一員於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
充仍以四年為一任兼理考數資序銓闕之格要只寄常師

教有常業，士爭競勸矣。於朝廷長育人材之意，可謂未失也。今欲游士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式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興廉遜，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敞又上奏曰：臣伏見勅命諸路經略安撫轉運提刑司舉政績尤異可備任用者各三人。此誠朝廷求賢審官，疇咨僉謀之道。然臣愚竊計之，殊於待天下之士，有多有寡，而未能均，苟未能均，則必有幸不幸之歎矣。何以言之？陝西河北皆三十餘州軍，各有經略安撫四五人，并提刑轉運共舉二十餘人，若所舉皆賢才，固不為少，使賢才不能若此之多，必以中人常士之偏無過者而充數，則亦有幸而得舉者矣。京西淮南亦皆二十餘州軍，唯有提刑轉運兩司，而所舉不過六人。如令二十餘州軍誠寡賢才矣，固不為慊。如賢才眾多，而限以六人之數，則亦必有不幸而見遺者矣。幸而得舉者，朝廷無由知且信以為賢而用之，不幸而見遺者，朝廷亦無由知且信以為不肖而棄之，則設法之敝也。至於江南東西福建官吏之眾，不能半淮南，二廣夔利福建徼外，吏或以謫往，或以攝補，員常不足，今亦與內地等，皆不可均者也。恐未能厭士大夫之望。伏乞更賜詳察，損所有餘，而增所不足，使常人無或以幸而進，賢才無或以不幸而遺，則於治體為允。

敞又上奏曰：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於此矣。然猶開其聽請，謹進之階，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既詳，責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令，或以字小不應式，或以筆畫偏有所遺，於義無害，皆見退卻，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官銜須要緊合書，不可不言及同罪外，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誤，並許改換，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敝，庶幾簡而易行矣。

敞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專於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校試之不精，蓋在於聽言而不驗行，玩文而不計實之敝也。選舉若此，豈可為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置人為教授，仍理四考為一任。未蒙施行。臣以謂朝廷大務，莫重於選舉，常患於上不究其鄉里，則內司無由考其行實，是以學取詞藻，與賢不肖混淆，至於廉恥之節壞，而浮偽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討其行而稽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攷見而譽定也。於是上其名實書績，則選舉精矣。人知為善於其身，然後乃能信於鄉里；信於鄉里，然後乃得聞於朝也，則皆勤於為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上，相厲以義，猶尚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風庶幾可復也。臣所言之，以近而理甚切，行之以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言事理，特賜詳擇。

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等竊以六經傳先王之遺教，化根本。舊制課試進士止以詩賦策論，兩技才俊，其實少有專門名學之人。諸科雖能誦記章句，復又不通大義，施於有政，則又牆面，所以前後論取士者，常以此擬為言。嘉祐制書節文，令禮部貢院舉人兼通三經已上進士諸科，通落外，許自陳，嘗於某處講讀某經，貢院別試經義十道，有取理曉著、義解精詳、對答或以詩書引證，不須全具注疏，以六通為合格。

謂諸精通具名聞奏乞委學官或御試覆試得中具對義粗通取古
此則聖朝抉選經術漸復兩漢射策之舉也慶曆六年應詔者十四
人合格者八人進士諸科各四人皇祐元年應詔者八十二人合格
者二人進士五人諸科二人今年投牒進士七十七人諸科五十人合
凡一百二十七人比之鄉舉數目倍多豈非詔書開勸使然而科條
誘學之至也條制每科不得過五人比再經覆試又須通粗獎進之
路似未開廣恐學者稍怠御奏業中止臣等欲望聖慈稍增人數以
勸來者四方聞朝廷專用此科取士莫不靡然向風潛心經術則掛
捕之舉綿成於前代矣
宿又上奏曰臣聞漢制刺史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至卑也其之察
一部者蓋在秩卑無所顧惜故劉舉耳其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文
武名臣欲盡李寔今之轉運使大抵漢刺史之職也所察臧否興利

除害莫不係之國初用官亦轉運才則重其開外判多著能為古人
有言引一代之人理一代之務不借才於異代若謂方今之是誣
一代之人也顧朝廷所選用何如耳若欲天下轉運使盡得其人責
若慎選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此三道者取才之實比來實錄用今
恐累此職一為置說序之事或假借柄勢之家設外計之任有以貲
叙而入往年葉清臣在三司判官不才者奏罷數人當時物論是之
今稍稍復用矣天聖景祐之間屢降大勑舉提點刑獄頗亦得人近
年多公舉遺勑上界入選舉之法格而不行又累見顧後指尹為之
者府院下意欲元元懿精取治之制川發知州通判知縣並須選差
所以重其方而於轉運任也況轉運使提點刑獄春奉部吏宣明風化
可不慎擇哉宜得通知民事銜有才望者居之若被舉指威風績效
然後增秩無留或移近劇部俾久其任以伸厥能諸積久累官秩高

而才下素望不著者不可使居其位恐曠職事且非陛下求治之
意
宿為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竊以殿前馬步軍等帥臣統陛下爪牙
之兵為陛下心腹之佐宿衛宮省捍禦寇攘凡所遷任固先出於聖
意然後參訪大臣公議既同方可除授近來內外臣僚多舉武臣管
軍此非臣下輕可論薦漢宣帝時丞相黃霸薦侍中樂陵侯史高為
太尉帝使尚書召霸曰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
而舉之尚書令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霸丞相薦高為太
尉以職事言之本為過舉猶見詰責如此豈非以太尉掌武之官也
陸賈有言將相和則權不分權不分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國家安以
此而言宿衛帥臣當選謹厚朴忠之人以總禁旅亦宜輕用論薦以
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則關係生靈國之利器所宜慎重

尚書度支郎中金君卿上奏曰臣不避誅罰敢以愚見謹條奏事
切於時宜教化易行者有三件條事左伏望聖聰速加財擇敕於府
斷早賜施行臣人賤言鄙輕瀆宸旒無任俯伏待罪戰汗屏營之至
一事臣伏覩皇祐二年明堂赦書節文貢舉人曾經先朝省試下
特免將來文解如省試不合格者別具名聞奏臣妄測聖心蓋
謂其人嘗蒙先帝興貢之恩又恤其久於場屋而特加優異也
臣竊觀先朝舉人類多老者衰氣體瘁朽或素無生業道於貲
費而天下州郡遠者動萬千里夫以衰瘁至甚之人驅為
萬千里之行則其為勞苦甚矣至如前歲詔下先朝舉人令希覲
恩澤望風而至都下者甚衆是時朝廷別無恩旨俯賜錢二千
俾為歸計而風歲偏旅在道或病或死者不少誠可憫傷今而
詔下臣竊恐其人力能往者十無三四其三四中蓋其艱苦

於道途不幸而病且死者抑又可矜。則是得以名聞者十才一
二。竊伏惟陛下躬祀明堂使民知尊有生之類莫不涵被恩澤
故人人鼓舞歌詠善遍感明在先朝學校之人。家陛下預開優
恤之意特異於常學其間力不能往者獨不蒙恩澤之施均及
其身此人可憫也。臣今欲望聖慈特詔天下州郡先朝舉人有
願赴省試者聽之其間有實病羸老就試不得者委本州郡勘
會得解後來但不曾犯真刑者具名聞奏已朝廷就賜一上佐
之官以畢餘年。臣觀此等人。雖材器或有短長然自來皆從學
至老而志操不變是亦有意於善也。今若朝廷惻然憫其風心
使至暮年卒被恩命少酬顆切庶不辜生平嚮學之志上以廣
先帝樂育之恩次以彰陛下優老好善之實而又使天下之人
曉然知為學之利也。

二事臣聞漢世學者皆以專經補吏故士者治身從政皆用經術理。
當時所得類多有道之言而後世不克備之。故所進之人未有
如兩漢之盛也。國家因近代之制用詞科以取士。向者有司命
題發策多不專於經典往往雜取諸家小說。故朝廷患其如此。
亦嘗頒示條約須得於國子監經史中出題目近歲已來違於
注疏及與傳記本義之文或未通曉句讀。以為題目況本朝文
物寢盛國庠世籍叢錄足使學者若專志於經則不足以備科
試將通而古今則力有所不足。由是靡靡然務馳騁泛獵破
碎文義以綺飾辭章而已。求其內可以美其身外可以謀王體
贊國論者蓋幾稀矣。凡士之出處語默鮮能及於古者亦由不
專於經術而然也。臣今欲乞申敕內外主司凡試進士詩賦只
於九經正文中出題目其策論亦許於三史及荀孟揚雄書中

通用。如此行之則學者皆務深於經術而有道之士出矣。
三事臣竊見向來開封府國子監兩處應舉者常至數千人其間
雖有奇才異士然亦類多託籍冒名浮薄不逞者雜于其中。或
紛擾禮闈動致喧爭或輕議國體妄生謗讟是非雜揉玷我士
風。朝廷近年亦患其然故嘗詔立賞格許人告訐使狡詐之
人貪緣為姦與構獄訟殊虧事體道長澆風以至于引試之際
則士人洶湧諠譁不可止甚至有毆擊吏卒肝腦塗地者。況天
府國庠乃朝家觀禮示化之地。而草集浮薄不逞之徒為弊至
此甚可怪也。今年自開詔下四方之往者未絕於道。臣恐前歲
之弊未能遽已也。竊原士之所以輕去州郡而樂趨府監者大
抵以近年州郡立定解額多不均一。及開封府國子監素無定
額比之外郡稍寬故外郡解額少處競奔湊京師及府監舉人合

保明行實約束未嚴致有冒名之弊。臣今欲以諸郡應舉人數計
之每十人解一名處。其有二十人及三十人已上解一名處。又況
每歲人數多少不定若只限以舊額實見不均。臣今欲乞申敕
開封府國子監及天下州郡每皆以分數取合二十人中與解
一名。則不惟取士之均又使人皆樂就於鄉舉矣。其開封府進
士須得在京戶籍委實居止去處不實者論違制之罪。雖去官
經赦見任官委保不得原免。其衣冠子弟今後就學上庠者須
得本貫見任官與所保明文牒方許入學類試開府監無偽濫
之弊矣。
英宗治平元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
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
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各具數條。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

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
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
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
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
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偏見一端。即議更改。此
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偏見一端者。蓋言事之
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
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
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
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
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

奏議卷之一百一十五　十八

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
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卻須多減東南
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
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
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
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
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
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
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以一例以十人
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
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
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與者落。合落者得。取捨顛

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以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
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
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
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
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
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
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
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
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
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
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
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逮之人不能為患則已

奏議卷之一百一十五　十九

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
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
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
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
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
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
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
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
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於人。書則
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故猶此強言。乞賜裁擇。
三年。今宰執舉館職各五人。先是。英宗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
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脩對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入館有三路。今

寡其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未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蔽塞路狹也。帝納之。故有是命。英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伏見國家所歲一開科場。詔下州郡使之鄉舉里選。遣詣京師。覆試於禮部。雖幽遠之士。咸與其進。無而天下發解進士到省常不下二千餘人。而省取者纔及二百。而開封國學鎖廳預奏名者殆將太半。其諸路州軍所得者僅百餘人。爾惟陝西河東河北荊湖北廣南東西等路州軍舉人近年所得者或一二。竊以科舉既辦。天下之士競奔走之。不易而獲。外充為遊倡番陸。計動經五七千里。往來不啻百餘程。或履道塗。蒙犯風霜。比至京師。扶持困躓之不暇。使與郊圻安燕之士角其藝能。固不可得也。既而不辜孤寒之路。最為踏踏。且進且難。往往廢學。其臣愚見。似有未均。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鎖廳舉人試卷各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即逐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有司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

者二人。並約三十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共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荊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九人。荊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

得失多少之數頗似太偏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
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
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
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邦
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
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
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
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
師者不善為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
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
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閒歲開科場以
來遠方舉人懼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

禁至於不用蔭贖然曾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
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
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
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獨占
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
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其[illegible]者
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
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
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
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
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

取文藝之士今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
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
終身不仕耶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耳當今雖題逐路字號
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為其親知若
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
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用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
請令權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尚以為有嫌疑即乞令封
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為偏傍立號假若
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
坎字之類偏傍其餘路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考校文理善惡
各隨其數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
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

別立號只依舊條采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
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群臣至衆人主不
能偏知必資薦舉不得其人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
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除詔書令中外臣寮於文資
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材實兼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
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
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
之前亦嘗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嘗有所陞擢今茲蓋亦循
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
陛下盡將今來臣寮所舉之人隨逐人資敍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
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

判官知人滿府及武臣總管鈴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者
資敍人外應係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敍
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
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
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
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
公擇人今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合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
院流內銓試者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其
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
真偽難辨就使自能作詩辭采高妙殊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
便為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

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寮更將所對義面加詰
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為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
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使者與先次其義
理精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假一周年外再赴省須試中方
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
大夫子弟皆務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育子之術也
孫洙上疏曰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
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詐以緣飾也辟署之始得
也人樂自脩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
其終失也多成不肖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與也其終失也愛憎
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
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覆恩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緣飾辟署失
之詐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徇請議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
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原始
數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以賢材之伏於下
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
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
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
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轄生民之治者也惟
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榮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
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藏不省於上而愚者僥倖
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揆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
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任增累歲而得
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案實故曰職業

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月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闘也有
司職一名畏一級則攝衣而犀爭趨矣其甚者或懷貨致而置于丞
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
格也未而累一邑既歲滿落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賂至死不露
虎吏劇牙而食於民嬰者齧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
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
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未待後世
之議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辟職者擢而更之故
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浸積歸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
待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
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奉恩而庸者也便
之者蹇无而偷昧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 安夫言也然而提

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自品千羣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主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夫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遞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茍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爲剗弊。唯簡拔異能。以功爲先。後用才爲序。吝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而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遷昏愚以別善否。除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無者。臣愚未嘗聞也。

知通進銀臺司蔣堂上言曰。臣竊思自古致治之術。莫不以守令爲急。誠知務也。縣令今已舉之矣。唯知州但用資序。名次克補。略無選用之法。一非其人。數萬之生聚使受其弊。甚可痛也。伏望聖慈特詔諸路轉運提刑。除藩鎮及堂選知州外。其久積蠹弊號爲難理及累被災傷盜賊殺發處所。悉以上聞。朝廷慎擇有威聲向公臣寮。舉才任

治民者往臨其地。俟見實有政理。即覆其迹狀。大小陞入堂選。州郡或擢升省府及監司。仍使其閒增秩賜金錦詔褒勸之。法要自朝廷臨事裁處。所冀中庸常調之人。知有自奮之路。各加厲勉。庶務之修漸被聖澤。

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奏擧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部吏未有限數。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者雖非部吏。皆得薦舉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實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常參官不許薦吉其條約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引對猶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監司奏擧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矣。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

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己。當擧者避謗畏讒。欲止不敢。此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混於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五

選舉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設科以取天下之士而所謂進士明經者乃因隋唐五代之弊行之百有餘年其法愈密得人愈疎其間雖有豪烈之臣建立功業謀謨卓犖有紀於世必皆其人不因循於流俗能自奮拔於眯漏陋陳之中頗非科試之方有以得之也臣以謂天下之生才非於古今偏有薄厚在上所以驅之耳今誠有道德之為經綸之才不由科舉則無以進仕於朝廷是使天下皆汩沒於彫蟲篆刻之技棄置於章句帖括之學也古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今也學非所以從仕仕無用其素學天下人才日少而士常不足於用其不自於此歟祖宗之時其法難變矣然一時議者亦多率其私意以傅合當世之宜故其法雖善而其弊猶在也臣竊計來年之春當下詔選士以陛下聰明睿智將大有為於時而取士之法未必有所更定則不足以盡得天下之才未盡得天下之才則不足以新天下之化臣謹條取士之弊并所當改定者具列如後

一文章之於國家固已末矣詩賦又文章之末者也今乃拘以聲病之避順音韻之上下配合儷對屬於排偶之辭近歲以來朝廷務以經術材識收攬天下之士有司往往陰若論策以定去留不專決於詩賦學者亦多治經好古修身謹行是於詩賦之聲類不精於往時矣臣謂人情之所共厭者聖人不能強使之嚮今上下厭棄人人知其無用朝廷因而去之使天下學者皆學其所可用仕者用其所當學顧不美歟願下群臣講求所當考以以代去詩賦之法

學究諸科多不通經義而撰以記誦為工記誦不能則或精者節抄至斷裂句讀錯謬文辭甚可閔笑仁宗患其如此始立明經科將以變學究諸科之習今西北諸州頗頗習為明經矣然變法之初為法太密類非中材可以勉強往者皆誤說書一科亦多通經之士臣願更賜參酌明經新法稍依說書之制其逐州解發并登第人數並減諸科額以勸之如此則人數不增於舊而學究諸科皆通經術矣

一國家所取天下之士專用進士明經數科然東南之進士西北之諸科則數略相埒至於被邊州郡或累十數歲乃無一人見收取者雖由其業不精然以應有司之格無人情不能無望也取士之意務在得人而臣願朝廷則設科標試以遣臣保舊若漢六郡良家子以取邊州材武業略之士所得人數即以邊州充進士明經學究之額

一進士明經諸科舊各以三百人為額治平中更增五十為三歲一取士凡六百五十人亦不為少然不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何也所以取之之途狹耳士苟可用亦何必進士明經哉臣願以治平新增五十人每遇下詔取士時許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為文行殊異經術政事或有兵謀材略之人若往時之遺逸并許兩制侍從官不以內外各得推薦一人若二人勒所薦之士別於試格足收五十人而止所舉非其人若已仕而生法者如律亦因以觀臣下薦賢之能

一朝廷自慶曆以來詔天下立學郡縣往往有學舍官田房廊之利京師亦以析國子監之半以為太學太學諸生常數百人州學舍多亦或至百人學校之盛侔於漢唐矣然國家未有經以

選士之法臣願詔天下州郡守臣到任一年以上得舉所學者才行尤異升之太學無其人則闕既至官為廩給更以日月詳觀而屢試之每歲判國子監並直講共薦十人朝廷更以累試然後推恩所得人數即以充進士之額其公卿大夫之子弟及

書在生員即乞別定入學之法。

右臣所請改定取士凡五條皆博採羣言以為有補天下而便於舊格其後三條稍用保任薦舉法為取材甚久行之古以廣朝廷搜擇之路比之科場汎然收舉者利害不相侔矣然臣不敢具為科格伏望聖慈下兩制雜學士待制以上臺諫官三館秘閣臣僚博加論議必有良法可以行者有論議不同者聽為別狀朝廷取其最優者施行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眾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為憂存亡不以為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為賢仕宦者以此為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為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是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二年光又上論貢舉狀曰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欲強於天下者莫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訓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為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人尚浮華舊俗並改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乖戾終身為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為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棄為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為賦詩論策則不害

於取高第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
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思知貢舉之枉弊慨然發憤屢詔羣
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
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不察其實徇而為之臣竊以
為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為之猶患士之
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為閭胥比長自幼及長
朝夕察其所為然後士之德行美惡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雖
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近者數月而更代初到官即逼科場
遽責之知所部士人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
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
有餘力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或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
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竊以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

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之中聚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
不過以眾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夫
眾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哉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
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殽亂朝廷必
厭苦之然後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為此數者而設之也譬
猶築防以障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
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事乞
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
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為事
唯恐不能勝人又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
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欲謂而不悟必
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脩之於心蘊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

知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
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
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
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
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為清議所棄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
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
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二人不以所部
非所部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者並經罰贖
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蹤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
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自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
既上之後卻有前後詿誤違礙事件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
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賄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

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
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
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倍於每次科場所省奏名人數具姓名
開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
仍出公據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除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
見足月內委貢院內考試進士試經義二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
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
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
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疏闊者
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
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
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人所納

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注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
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舉主並坐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
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
術重惜操履王風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
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
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便私患寄任官員及市
井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
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
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
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詩賦論策以取科
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耶。於以脩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
固以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令委本州長吏於

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眾所服者舉奏補充若
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
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
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
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筩中抽取
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更對眾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
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定優劣
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諸。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
則降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歲春秋擇與運委教授選擇
州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稱與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
[illegible]已情輕少者即升入內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
[illegible]中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以

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於州委
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
其牒即毀棄其教授選擇升黜舉業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
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緣無府學並令高教於國子
監其國子監學人。自曾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
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
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中等倍高
等初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濫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
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
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仍與給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
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
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

義矣。夫經術深奧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
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眾人進取之
路若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經
少行義則為眾所服此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偏有
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積遇恩澤得特
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纔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
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纔有更張則
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擾不若悉循舊貫之為愈也。
光為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先嘗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
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
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
[illegible]通者候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

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
臣今後差知審官院編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責為無
益不惟其間有倫面者假手於人合從長蟲倫既使自作詩得如書判
既定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昔二帝三王皆立大學之官以教
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
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
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聚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
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
之易行者也竊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
但使之習孝經論語能盡數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
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
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

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此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多
則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采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
翰林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先准中書批狀送兩制議選知州以下
除制內一項王珪等議未曾歷知州人不得擢入轉運判官以上差
遣臣愚以為本使竊以國家承平雖久於人材素養之法有所未備
緩急求才猶恐難得若資格愈密則簡拔愈難今知州以下從審官
院差遣則嚴其條式可也轉運判官以上自朝廷推擇則不當更增
以資格昔荀況稱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董仲舒
亦稱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且漢之部
刺史今之監司如雋不疑乃自布衣拔為青州刺史當時號為稱職
方今豪俊之士多伏在下僚若必待其已歷知州然後使則或至白
首而不見任用臣愚以謂知州有治迹者固當升入監司自餘果有

才能為眾所推雖資歷尚淺亦當自朝廷不次選擇充轉運判官權
發遣若府推判官及權充知州差遣若試用無効自可退從常調如
此則勸沮兼行賢愚無濫
公著又上奏曰臣謹按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
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
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
以其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登于天府自堯舜三代以來其養士取人之法雖隨時損益不
同然教必本於學校進必由於鄉里此六七聖人所不易也逮于秦

漢而下聖王之迹既息凡所謂禮樂教化之官皆以廢絶至於設科
取士則各出於一時之苟且國家承其極弊之後而因循未暇制作
雖天下學校頗嘗修建然取士之路不出於此而欲人之就學也不
亦難乎其為科之始則專以進士經學大抵皆襲唐制而已夫上之
取士者將以治事而長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過試之以辭章記誦
之學豈不乖哉今誠不能革苟且之弊興廢絶之法而望賢才之加
多風俗之漸變終亦不可得也故臣竊以謂貢舉之弊不可不革而
學校之制所宜漸復雖進士經學行之既久為有司者安於課試之
格為士人者狃於進取之術可以漸去而未可以遽廢莫若先建學
校慎而行之學校所進者歲增則科舉所取者歲減如此不十數年
間士皆以學校進矣所謂學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學於京師取道
德之以為天下師法者主之自開封府及天下州縣皆立學取道德

是以為人師者主之然學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之原今若人
自為教則師異說人異習故宜博選天下所謂有道德可以為人師
先集于太學使講議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講議既
密然後取其得者置之要會州府使主其學其餘州郡即委轉運司
與知州通判於本州及屬縣內選經術通明行誼素著者一人使主
州學始本州無人即轉運司於同路州縣選差並令就見朝廷所置
學官於本路會府而受朝廷教育之法或本州士人道德可以為人
師而不□者委本州與轉運司發遣赴闕審度其可否特與注官既
委本處主學仍於太學受所以教育之法所謂貢舉之法者應天下
士人並須本縣公吏等結罪保明鄉貢素行方得入於州學州學每
歲貢士量州府大小大郡貢二人其小郡士人絕少處二歲若三歲
貢一人並知州通判與主學官於學生內選入學一年以上經明
行修者貢于朝廷而升于太學者官為給食太學每歲於學生內選
到住太學一年以上經明行修通世務可以治人者七十人進於朝
廷其在上等者委中書門下量才官使其在次等者送流內銓依名
次注官許一歲所貢者七十人三歲所貢者一百人則後次科場進
士經學兩者奏名之數內可各減一百人亦以優就學者衆諸州
所貢人數可以漸增而太學三歲可增置四百人則進士經學奏名
內更各減一百人又行之三歲科舉可盡罷矣士之進者皆出於學
校矣其到太學及一年以上經術行誼入下等及經雖稍通行有缺
玷者並罷歸本州一不與選願歸者亦聽其自太學罷歸非行有缺
玷者並不得復來選貢應天下知州通判及掌學官所貢士人上等
者為最在任皆無者特與推賞入下等為殿在任皆殿者當行重罰
其本郡士人實有經行顯而不舉者委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御

史臺覺察以聞當行重罰又按舜典命夔典樂教冑子王制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子弟焉古者四民各有業而
不雜故士之子常為士蓋於治事長民皆其世業則所學所行習見
而易入是以王者之於教學莫不以國子為先務蓋庶人非秀異特
倫不得為士士之子非教養有素亦不得在官臣以謂應已有官者
並須入國子學取道德足以為人師者主國子監歲選學生十人或
十五人聞于朝廷而升于太學如諸州貢士之禮既至太學及一歲
以上委太學官選經明行修通於世務可以治人者天下士數同進
于朝廷如到國子監一年以上不與選願出官者即學官委保經義
稍通行無缺玷年及格者聞于朝廷而聞達審官院流內銓依無出
身人例差注又今年科舉之法既未可遽罷而預推作處置按進士
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初猶專策試至唐中宗乃加以詩賦後世遂
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見其實至於詩賦又不足以觀言是以昔
人以鴻都篇賦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識者皆知其無用於世也
臣以謂自後次科場進士皆罷詩賦而代以經先試本經大義十道
然後試以論策夫試於有司固未能得人之實材然此法既設則人
精宗經今建立學校將以經術教養則代賦以經亦變法之漸也又
經學一科雖其來甚遠然自唐以後始加填帖由是應此科者專務
記誦比於章句音切尚不能辨然而舉用之曰此可以治人不待有
識者然後知其非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明經止用正文填帖更不
以注而曾試大義如此應明經者漸多而諸科之弊自消矣
公著又乞寬假長民官狀曰臣伏見審官院流內銓以知縣縣令闕
多凡選人改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者未通舉確

不許避免。臣竊以爲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
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爲。今乃視一切之令避所不欲與坐罷貧
老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引之道不明更有盡心奉法治行
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經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朝
廷以吏改法度部使之吏或不能奉行故其常法之外峻其糾察捃
摭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者益衆。臣愚以爲長民之官
朝廷宜少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軟老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輕
替易。乃詔諸路監司牧守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效尤異者每
歲到薦二人。間或褒擢使得以不次。其次如職事修舉有舉主合轉
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
以自以勞能者有所激勸平才足以強勉黜劾不至濫留。

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用人不考其素舉類不責其實欲官
清而事舉未亦難矣。且如三院御史闕員則以本臺丞雜翰林學士
逐旋薦舉務在至公其如類各不同識亦難合。二有情弊害公尤甚。
臣欲乞朝廷委內外兩省官歲舉五人。錄其所長隨而器使如風節
可以充御史。詞學可以備館職。明敏可以劇繁。廉術良可以爲教官。
武略可以任將帥。籍上公車籍於二簿遇有員闕則其所舉據名責
實進擬數人。御筆親點一名用之。敢以匪人充廣者委有司彈糾重
行黜責始不挂聽止其保任之罪。若此倫者有寘官闕則預擇之
擇之詳矣。而又絕其私徇之路進擢之恩一出於上實其有補公朝
任官擇能之術也。

諫院諫議大夫知鄭州上奏曰臣惟學士院閣報中書劄子奉聖旨
舉諫官二人者。奉詔令備及外臣有以見宸衷虛佇樂聞過失中
外均屬臣所以讚忻而不已也。臣向以言事得罪雖居外補尚忝諫

垣之任仍預舉官之數。竊有誠言上裨聖聰惟其僭越之罪敢避死
亡之誅。臣聞國朝故事諫官除授一出於聖衷蓋耳目攬察之任不
可隸他岐而遵示至公於天下也。御史乃付學士中丞保舉。已來任
人不次政府數擇憸佞或開除選人李定御史不特毋雜爲
有司勤奏舍人封還詞頭則皆重貶乃付禮官議定之罪亦有行不爲
人所信已不足取。如或有罪禮法固無容焉。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者以其孝於親則忠可移於事君也。以定充選其戮辱之意可知
矣。既而公論不與遂以諫官御史並責兩省官保信。臣竊以台諫官
所責甚重數年以來稱職者甚衆。大言入則大罪去小言入則小罪
之去者相望於道路未者遷疑不敢就職以至東院御史亦闕官
今中丞不補者亦三年三院爲之一空。言路壅塞一至於此朝政或闕
下情不通則有所致爲用事者豈欲然爲臣竊計自詔降以來在京
近臣所舉員數已多而未聞除授必俟自外舉官畢集從揆選或
見任遠方既遲遲則聽日進久言路無繇使有擇官之名而非開言
路之實也。臣所以未見聖心副陛下虛求之意焉。書云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是不可一日而廢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官言必責輔臣其
聽納忘倦籍策思患書於簡冊後世爲美談。陛下推廣是心非夙夕鴻
於正論。然臣以謂求之之博不若用之之速既用之則信任而必堅
異之圖回於正者斯庶爲治之術也。故博求其人而信任不固言者
既舉而黜之不已臣所甚未皆難以[illegible]結自奏忠臣義士遠避嚴密
公議消沮國家之大患也。或以臨賤卿損傷至德其類指蔽不免聖人
所以爲之深鉗。漢文帝父郎官之書其言是則用之非則置之乃除
誹謗訞言之罪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臣伏願陛下恢廣此度而行
之。則天下之福也。仍乞於中外兩禁臣寮已舉官數內先擇三五人

充諫官餘補御史闕員庶幾盡言職不爲虛設副天下觀瞻宜有益於
聖德也臣待罪謫籍之中未嘗有言然愛君之義與日積深身雖補
外而心在王室因被旨舉官輒以上陳冀懇輸忠亦區區自信之效
矣伏冀高明特賜省納臣所舉諫官二員已具別狀
四年殿中丞直史館蘇軾狀奏准敕議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
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而況
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
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
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
旣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其
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强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

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
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
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
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
學軍旅謀于學又當以時簡不帥教者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
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
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
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
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
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
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

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
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
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
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
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
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
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
莫之廢者以爲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
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
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
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淸鯁亮之士也豈得
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

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
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
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
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
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
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
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
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材則有定分施之
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
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
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
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
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
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
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
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
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
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
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
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
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十七

言，取之以實，學得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
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
幸甚。

神宗時，同知禮院劉攽上奏曰：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
舉之法，令得訪臣等，各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
議不同。人臣之議者，廣言古事以爲高，傳言己意以爲博，迂遠而不
切事情，浸汗而不請世務，雖已自知其執盡於治矣，而猶爲之，何也？
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是以舉衆難偏廢，敢爲而不
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以虛名而棄
實效，不慕遠業而指近功，使令出而下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
出令不當而亟改之，不若謀事於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
不調，者有之方未善，與必有以稱古先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

察也。本朝承百王之末，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
變，增損不常，亦自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
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論議者，皆非以他塗進者也，而
誣以謂未嘗得人，臣竊以爲過矣。且臣論之，今時選舉之患，不在創
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審。何
以言之？今國家求賢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
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遠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今國家試士以文
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誠使有司兼仲山甫明之才，據孟子知言之
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是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
有司之聽或不能審。今以有司之不能審而變法，法雖益變而不擇
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爲藝，薄陋不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十八

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謂今進士之初仕者，不過得爲吏部選人。
國家待門蔭恩澤者，亦爲選人；流外小吏，亦爲選人。選人如此之卑
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
祿，而吏難其選乎？且進上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使以爲才賢而任
以一[illegible]，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聞，或以治財賦進，皆待
其[illegible]以而後[illegible]取，則夫取士之始，亦何用新奇遠僭，若不得已
哉[illegible]改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材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
於[illegible]之人，窮達當[illegible]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遽得
此者，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
仲之傳，雖更其科試而取之，從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於
前也。更爲好利衒富之人，崇虛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於往日
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

議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辟掾屬諸曹卒史取
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為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潔事能斷則知
其智足武才略莫不畢效故其薦之有實舉之不謬自魏晉分別郡
縣吏卒棄絕為賤不齒於縉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
由察知而為虛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授相與蔽謾其短而謂之材
能亦不得其賢實才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
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臣竊
者之意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且毋遽輕變選舉之法[illegible]如國書法
而慎選有司之為愈也雖然尚有一說今有人於此明辯足以判斷
訟智計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于決略則將指
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材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飭設從政科使公
卿及監司舉如此人以充選是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為

真試之二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所不可使獲進為民而望其
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
性脩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
者未嘗不以利祿為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強為善則德性雜矣是
故進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置明師而誨進之毋
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忍文章之學而以經
義勸之學者之志未出於為祿利也則文章之士舍而為經學臣曰
不同其溺於德性也均矣大之生材有高有明智明材大者學之雷
小識之所能掩也及其淺晦下材雖日棲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之士
脩之於家是以成材亦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臣愚不足以知達
略惟陛下裁察

思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論貢舉疏曰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
均取四方之士處有遺才令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呈臣管
識淺昧未能盡達大之策上副詔旨輒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
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為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今
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
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常少今
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與難進之數而寄貫巧偽者益多未若
用臣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法仍擇
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
土著之人先曾入州縣學各及三百日已上者才行優於衆人者許用
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特為薦送至南省讀之特舉之科所貢只試
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考校逐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
分數與取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遂於每舉優立五然之

法又乞詔政府令侍從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
身人中數路參取恒擇才行優長不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
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純仁又論薦舉疏曰臣聞唐虞之際使人在官咸得其才曰吾未識虞
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赦小過舉賢才是皆以舉
擇人材為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未識古昔而無
官得人未及前代蓋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選任既由政府多以資
任未擇賢能不過數人豈能遍知天下之士雖展轉詢訪亦不得之
私言未如公舉之實也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
廣令臣僚舉薦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為太冗然猶多得賢俊
下無遺材故姚宗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況當陛
下矧意勞心躬治補弊之際誌不數求賢才與之共成則何以致百

揆時叙庶政惟賢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内外之臣各舉所知其
大兩省已上於省内諸路職司人中舉堪充職司知州等人及諸路
監司臺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亦許舉堪充清要之人
每舉三員並於舉章之中略具保全之有不職與之同罪及前來應
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僚所舉得代之人並乞參較其是庶官有闕
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俊傑盡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
以激勸多士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伏見今歲科場開封府就試進士三千二百
七十餘人合解三百十人爲額國子監一千六百餘人合解百人爲
額皆是十分之中未取其一英俊既多而對難挾書冒偽數雜若不
精加考校去留之際未無差誤孤寒得失所繫不輕貢舉條制雖令
考試官通考緣三場卷子數目稍多自來承例分定方始考校得失

其間好惡不同未必取捨皆是頃至考到合格人數使即類聚奏號
更不將退落卷子令衆官一處聚同再考詳其漏略罪惟不屈寒人
進取之艱難殊不體認朝廷取士之意臣今擘畫欲乞今來考試官
初考校時權令分定卷子除考到詞理優長已合格者及辭理紕繆
與他不考式者已係黜落外將逐官退下中等卷子在去留之間者
令衆官一處公共看詳與近下合格卷子比校優劣黜陟仍將
三場卷子連粘通考所貴得士之實不至差錯所有考校雖無日限
校量一月之内以詩賦策論通考每人一日考得一十五副至二十
副已來如將退落下等卷子更令衆官參考須至更展日限方得了
當今乞將就試舉人卷子與考試官員數均定每日以二十副爲率自
引試四場通計人數與五七日催通考退落卷子以引試日爲始計
十日限如更日限未足未得奏名所貴考校精詳不失詳實之士

襄又上奏曰臣竊見外州軍不係免解舉人近日甚有經中書待漏
院及攔截宰相投狀陳乞免解求家指揮施行其間多是遠方孤貧
羸老之人徒步入京羈旅困窮深可憐憫訪聞有經三四十年已前
曾與鄉薦保例場屋今來爲見陛下龍飛初場嘉祐二年已前府監
一舉進士諸科許免解以此扶衰[illegible]奔走遠來自說望二例推恩之
意老今白首空歸古人所歎欲望陛下憫其衰暮之年無所成立因
茲首擧特與推恩應進士經三十年諸科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薦不
以擧數場第見在京師者許依府監免解人例與南省就試如不願
就試者並賜一本州文學助教之名不理選限使歸田里表朝廷一
命之榮必知上載聖仁兕無遺恨可以見陛下隆儒優老之恩不爲
無勸也
元豐三年判三班院曾鞏請令宣武自舉屬官奏曰臣伏以陛下本

原周禮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
以事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今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
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
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
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
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爲
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
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
之具以謂百司之長宜於刺史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
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錄名保任其以
參授之後各載除書之内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

奉俸贖金數先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關試大官其所取之
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
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
以推行識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
定實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
以彌綸眾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雖屠君奏著四方受其
敝文具於簿書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
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
而任今之所當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數百員其
餘無任亦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
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群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
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歲為官得人足以上

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
府之長固得自擇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
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
試之效其所薦之士未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制御
史一員雜舉二人其不中選者亦以次數進則稽諸前朝亦故事也
伏惟陛下令問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求陸贄奏臺省長官舉吏之總
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遺旨陛下之遠而職之如此則任舉
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疏遠之士懷材者皆得稟從要近之臣與善者
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察誰敢不
赴之以實能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不悉以
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九官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先
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

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疏密詳加損益
擧又請令州縣特擧士奏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
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
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
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
其官然後授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
鄉之秀士耳至在周禮則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
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無貢有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
此三代之事也漢興未嘗取士之數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
口為率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
擧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請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

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其左右
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
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亦置太常試選之法詳矣
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
天下盧庚用心何以加此然惡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令之科
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世之君未有能及此
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
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
者豈不以其遺素屬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
之本意哉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

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
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名自州學至禮
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
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補品不足臣請其選更用士人以處古義
遴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無歲或二歲遷
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
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稱衆
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
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
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屬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
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
不美人材不成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

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加故事准貢舉疏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
官試守選用之敍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
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弥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
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貢舉議曰臣竊謂以今之科試取士比之
往年至為詳密往年專以詞賦為考試而學古者或謬於聲病今則
詩賦策論通考未專於一場取捨往年雖通考三場而學經術者或
困於無文今則有明經之舉往年教樸之士或不習科舉無由自達今
則有遺逸之薦是則詩賦所遺者取之於策論策論所失者選之於明
經二者又不能盡則擢之於遺逸天下苟有懷才負藝之人靡不畢為
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今明詔猶以為不足者臣竊謂其弊不在法
制之未而在於措置之未盡耳夫措置之未盡其說有四一曰考試

關防太密二曰士不專所業三曰詐冒戶貫四曰取人多少
不均所謂考試關防太密封彌謄錄是也夫封彌謄錄本欲示至公
於天下然則枝置疑於士大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
亦有之何則國家取士行實為先今既封彌謄錄考官但校文詞何
由知其行實故雖有懷異之才所試小戾程式或致見落平時實負
玷累苟一日之長可取便預收采士之賢否高下進退之間繫乎幸與
不幸往往是矣是豈朝廷之本意耶臣竊覩天聖四年仁宗皇帝詔
書曰如聞舉選之士頗罕修飭於有司則紛然起謗升于科選又
多以能文自高尚於虛浮宜特行於教戒自今諸州發解諸舉人並
須考訪履行或有乖僻彰暴雖所試可取不得一例解送以此見朝
廷之意先士行而後文藝也若封彌謄錄則何由辨其賢否而待如
詔書之教戒乎為今之便則莫若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得專奉

詳考察一則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務盡心二則孤寒實學者得以自
明程文小疵不廢見棄一則淺陋之人固無僥倖之望至公之道無大
於此議者或曰此法行之已久今多士競進一旦改革恐致詬讟何以
弭之臣以為士子之行莫若鄉曲最知其詳儻或素行無聞而黜落
曰廢群議復何異辭若其行究學富之人偏不預薦誠知朝廷
所以取之之意則人人自重不敢輕發養其廉恥異日足為嘉士其所
勸益多矣若曰南省聚天下之士不下數千人主司無由一一知其賢
否雖見姓名亦何益於公選臣以謂此法宜先施之州郡亦庶幾存
鄉舉里選之遺範也望自今並委知州通判職官常加察訪本州行
能之士記其姓名更相論辨通詔下轉運司為精擇試官依常赴院
鎖宿其舉人試卷更不封彌謄錄仍別差官點檢收納應有塗注乙
犯並如舊法遂旋發送試院不得稽留令試官依公考校文藝除雜

紀不考式若先行黜落外其餘悉定高下訖報州令知州通判職官
同入試院共加審覆以素有聲稱著於鄉里者爲先狀後定其去留
依額解送試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令監司嚴加按察具奏其事
重行黜降如此詮擇必無幸進之人比至御前則是已經鄉里察訪
試令依舊封彌謄錄只考文藝亦不容無狀之人得預奏名也其殿
試考式擧之制壞非有司所當措議也所謂士子不事所業者擧人
不納之卷是也舊制秋賦先納公卷一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揔
爲若何粗封首尾後緣及於試卷頭自寫家狀其知擧官主試則一
尸必奏入首將考校內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如程試
四公卷余異交書體與家狀不同者並行駁放或假借他人文字辨
認豪亦使扶出永不得赴擧是擧人先納公卷所以觀其學業
趣向如何亦有助於選擇也景祐已前學者平居必課試雜文古律

詩賦以備秋卷頗有用心於著述者自慶曆初罷去公卷擧人唯習
擧業外以雜文古律賦詩爲無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豈所以
激勸士之篤學業文之意耶臣欲望自今擧人請應依前令投納公
卷一副不得假借他人文字并親書試卷頭家狀一依舊制委知擧
考試官預先看詳以備將來與試卷參驗是非而升黜焉如此庶幾
人知向學不爲苟且之事矣所謂詐冒戶貫請應者今外郡擧人赴
開封府取應是也天下州郡擧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往就赴
京師旋求戶貫鄉擧之弊無甚於此雖朝廷加以峻文而終不能禁
止者蓋以開封府擧人不分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者而使
其冒法欲革其弊莫若預爲之防於罷擧之歲令本府下諸縣察訪
見今上著實有多少擧人令縣見得的實數目關送貢院比較外郡人
數約中擇名處量其分數別立定額外方擧人知其如此豈肯不遠

數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貫乎其府中減下人數別乞移與國子監以
起名額既已革寄貫詐冒之弊又足廣庠序養育之風如此行之誠
兩有所便也或曰府中減下人國子監又復添額則人人競趨庠序
投狀於胄學不亦均乎是不然也往在開封府則有詐名冒貫之弊
於國子監自是四方僥倖進取之門事體固不相類察其趨進復何
害耶所謂取士多少不均者進士與制科遺逸是也臣竊以往年故
進士每榜不下四五百人自間年放榜未常近二百人諸科大約依
進士人數而制科入等者不過兩三人明經不過三五人遺逸之薦
復未有定制臣以謂擧制科昔博通古人曾學深者類其積學勤亦
至矣明經若雖誦數或闕而大義多通非一事高緻不能盡如詔書
之所求要之皆鄉里推許之人比數科之進士諸科初學章中者
多取之亦未爲誤濫也臣伏覩新制三出科詔每榜以三百人爲限

是進士諸科之路已廣而制擧遺逸議論消未及之況近歲明經已
許均試諸科之數雖取人未多是已有定制臨時可以通融損減而
止此也臣愚欲望自今年科擧進士每榜且以二百五十人爲限留
以五十人以待制擧及遺逸之類其制擧業入優等者自依舊例
其下等者量其人數比類賜以出身以酬其積學之勤其遺逸
仍望立爲定制每放榜前後降詔諸路州郡及轉運司共搜訪如士
人中顯有履行純固經術文藝優贍爲衆人推許者或場屋蹉跌或
丘園高蹈者許保薦每路限以五人量數遣赴京師依例試以策論
考定高下優者賜以科名與制擧所增人令共足所留進士五十人之
數下等亦望量推恩澤或與免將來文解如此則取士之路益廣而
行藝之人無有棄遺其於教育人材徼偷窳上助風教不爲無
益也

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劉摯議貢舉狀曰。右臣伏奉勅命。議考校貢舉之法者。臣謹按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所以脩身事君事父母接兄弟親戚朋友鄉黨之道。無不教也。至于射御書數。亦皆時所當用。無非事而為之者。故起而仕之。則其所施設皆素習也。今之士。向未嘗教也。而又誘之以爭奪無用之文。程之以誦記不講之言。至于行能則漠然不省矣。及其仕也。平居之所先務者。今則皆所棄矣。前日之所力習者。今則不足用矣。其所以時得賢俊之士而官之者。幸也。今欲稽國家法以變其習。則當先去其無益者。而使就其益者。臣請以五事言之。一曰罷詩賦。更令於所習一大經中（習令人兼習）問大義十道。但以文辭解釋。不必全記注疏。取其言典雅。得聖人之意者。通七以上為合格。一本設明經舉。其所取人數與諸科相通者。亦欲漸誘經生使習義理之學。而比來

選尚以為進士患於不能記誦。諸科患於不能解釋。今請少損貼墨之數。以來進士。所放諸科既少。則其難然者必須力學以趨此舉。又諸科試大義。常在末場。多是合格人數已定。雖有大義不中程。亦難復黜落。（[illegible]）今請稍移大義在前。無其不通者。則記誦者（[illegible]）皆所以儆勵諸科。使漸就明經也。一州府軍監諸學。每生徒百人以上（[illegible]）特置教授官一員。不及百人。以職官若曹官兼領（[illegible]）。額一每當解發。自知州至凡當職官吏。及雖非當職而仕者。及雖不仕而以道藝處鄉里者。並應舉人。大會州之廳事。或學之講堂。令眾詳行義尤異者。以品目高下書為一狀（[illegible]）。從程試定合格人數。如所舉人在得中者。升其名於上。列仍以名移南省。試日稍加優異（[illegible]）。（[illegible]）發試亦如之。一於常科之外。別開設科。如近歲故遣之比。其人材顯白朝廷所欲得者。臨時命科。凡此皆療舊法之尤無益者。而稍加獎厲之道也。若夫道德當於朝廷。則下知所慕矣。教化明於天下。則四方有所成矣。惟在陛下與一二執政之臣力行而詳勵之。則明詔所謂一道德而獎進人材。蓋無難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選舉

宋哲宗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聞於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從古來爲國治民者多士則興之實則衰此理之必然也士所以多由養育有素故有秀選爲進之目等級升之漸至於官得其人國無不治臣以朝廷育才取士之法穀十年來有所未至向時應進士舉者自執巻爲儒便知自重謂之應將相科亦曰白衣公卿登科之後其在高等者知朝廷必將不次進用卑官益自奮勵進脩德業以副時望所以至於公卿將相爲名臣者多是其人近歲以來稍異於是登甲科者搢紳罕聞其名朝廷罕得其用蓋由士子精熟無素朝廷勸獎未周臣亦聞禮部則定貢舉條貫然慮於激勸士行儒風猶有未至臣欲乞先時降詔開論使人人知朝廷育才取士之道使各自勉勵尚去科選得士必更精粹以寧當由於此

彥博又上奏曰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今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爲上多舉者或營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妄冒如近時買人頗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吏部尚書侍郎更參求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德功勞爲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說判銓官引對一經聖鑒物無所形更有去留觀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銜鑑自任勉之不疑間或以人才高下施與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爲精識

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選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了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投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忝冢宰權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當所知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冢宰至廣後乃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難服眾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illegible]狀[illegible]竊見某人有何行能[illegible]其[illegible]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illegible]又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得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致合舉官臣寮籍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刷俱供推勘定奪鞫獄執政親檢選舉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

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別置簿記其勞績，遞本科職任，有
闕（謂若經義學官有闕，即於明經科人內選差；[illegible]）則委執政親
檢遂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illegible]於本人除官
勑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
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贓，舉主減二等科罪；若因受賂徇私而舉之者，罪
名重者自從重。此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
缺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illegible]）不
在十科之內者，看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
人。
先又上科場劄子曰：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
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
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

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
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
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
取士尤為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皆時功曹，亦當
大[illegible]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譏貶。以人人自砥礪，敦
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
以奸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
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
以為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辭，而賤經
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
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
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

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脣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
道，曾若面墻，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
至於以賦詩論策試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illegible]其
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
如跖蹻，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是
以[illegible]，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剿竊，以取科
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
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然，
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
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
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
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己論果是，先

儒果非，尚當容學者兼存而博考，況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
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
失也。凡謀慮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旨，不可徇俗，當校是非之小
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
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
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
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
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
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
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
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各舉所
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

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脩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
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
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
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候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
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眹斷訖仍收坐
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
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舉狀屬請固不能
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
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閨室亦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懼玷
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才行學官日計月賽立賞
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揭藏經明行脩舉
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看同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
接其無舉主者只籍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
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
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
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illegible]
於高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之弊者依此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
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
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通其次
為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為否三道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
駮放合格者榜引次場既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試合格人數太多
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辭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禮次場
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命舉人
各隨所習經書執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並道於

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並皆問
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
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脩舉人並於進士
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
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
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
在上其經明行脩舉人今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
恩註官之時亦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
經明行脩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
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考覽子史不敢不博文不淫放入於異
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
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兩有今來乞
罷詩賦者皆向日先來人今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
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為己私便朝廷若不欲專指舊人假將來科場
進士有特奏名者今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
此輕改成法復從詭俗誤惑後生若以為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闕
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辭賦或古
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奏試官
出題日試其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為合
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
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
法一科使為上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
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
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

廷若不欲發棄已習之人，其明法當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
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
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州學地榜州學門，令舉人俱
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為著，仰本州附帳以聞，候到京擇其他
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
光為門下侍郎，又上奏曰：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
長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
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既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
行。竊聞近有朝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己見，仍
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章習王氏
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預知而
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厳而行
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詞，尤為要切，宜使
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乞罷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
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為一紀，皆然以抑
躁進。若傑異有特[illegible]，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例。凡年高資
得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
曆親民，使任監司者，必少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
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
采訪毀譽，則愛憎競進，情偽萬端，與不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
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諸
處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
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譽名，只知其無實用，候其別

官選狀，於職所舉主坐之，亦未為晚。
大學博士呂大臨論選舉六事，疏曰：臣竊惟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
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衆多為患。古之以禮聘士，常恐士之
不至；今之以法抑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
為國之要，本越得人，以治其事而已。如為治必欲得人，則唯恐人才
之不足，未為患其衆多也。如治事皆任其責，則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
競進也。今也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
堪。故入仕之路不勝其多，然官得其人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
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此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
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
藝，去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
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事目之詳具于後。
一士規。州縣皆立學，皆立士籍，學官正錄掌之。凡士人不以倫
寓土著，已仕未仕，[illegible]不以所居學不居學，應舉不
應舉，皆委曰鄉鄰保甲同詩，[illegible]名中州縣長吏，毋加審嚴，無
責成學官參考，[illegible]書於[illegible]加學籍。
[illegible]
過條[illegible]
一道記善，[illegible]一道書過，[illegible]委州縣學正於學外
士人中推擇為衆所服者為外學正，[illegible]一二人。
[illegible]凡預籍者，又月輪一人主書善記過，謂之直月。[illegible]每
月朔日，群集于學，釋菜于先聖，退而食于堂。直月以所記過之
狀白于外學正。外學正與衆評其可否而書之，而告其人。[illegible]
[illegible]如犯大過，戒書[illegible]

許其改過。不願改及終不悛者。去其籍。不得與士齒。不得服士
衣冠。（凡黜士及庶人衣冠以別之）朝廷考察德行。皆稽于此。其學行表著爲
衆所推者。則加尊禮。不與衆同。如出遊他所。皆書其所以遊之
事實。

古者四民不雜處。士所習皆有業。今也農工商賈。尚各有事。
惟士一職。多容遊手罷惰之流。士風偷衰。人才不興。皆原於
此。自祖宗以來。州縣立學。惟守令留意者。僅能勸督應擧課
業而已。鄕里服士衣冠而與士大夫遊者。皆名爲士。而賢不肖
混淆。莫之能辨。德學之進者。旣無以旌別。無行之人。又無忌
憚。欲望美風俗育人才。難矣。然比見所立學制。多欲士人居
學日久。此極有害。大抵爲士者。莫不有家。仰事父母。俯育妻
子。皆人之大倫。豈道安有可闕。今必使舍此而居學。先廢人
之大倫。然後謂多識將安用之。此失其本。不可不察。況古之
至學者。亦不在乎朝夕羣聚課試誦讀然後爲學。蓋必有明師。
使時往請敎。有所矜式可矣。今之議立士規。所以防其失。所
書善惡。所以進善改過。非其人者。不得與士齒。所以淸士流。
此爲之兆矣。兆足以行。則潤澤之方。更在善治者措置如
何耳。

二。學制。凡學之制。皆立大學小學。課讀誦訓詁者。少儀十年以
上至于十九。皆入小學。二十以上擇業成者。一試之。十試甲
格者。始得入大學。方許應擧。（未中格者且居[illegible]）大學分四科。一曰
德行。二曰學術。三曰文辭。四曰政事。德行之科。居縣者。縣之令
佐與學官。令衆推擇。察得其實。以其名薦于州。（其學術等科[illegible]）州之
長吏與學官。再加審察。得其實。以禮聘之。仍令津遣赴州學。令
學官詳之。與講論。以察其學識。旬月而歸。以簿籍其姓名。俟
科場。州長吏及學官。以禮求可以應者。貢于朝。（如居州學者。學官薦于長吏）
（[illegible]）學術之科。以多習博識。明義理。辨節文。考典故爲業。曰
明經。（[illegible]）
（[illegible]）二曰習史。（[illegible]）文辭之科。皆習雜
文爲業。如制誥奏文。擬書問。碑銘。詩賦之類。如唐制。政事皆
務究知利害本末。及措置之法。如吏文。條陳利害。如法令。條在
條約。不必文辭。惟取措置議論優長爲善。已上惟德行一科。皆
從推擇禮聘。外自學術文辭政事三科。並依科場。許人應擧。
亦自進縣官。以格陞之州學。學官又選其能者。籍之。每有科場。
學官以其名聞于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選。考試如舊法。類
定中選人數。貢于尙書禮部。其課試高下之法。以所習之高下
多少爲等。凡學術文辭之科。皆兼習史及文辭爲上。所兼習或
史或文辭者次之。止習三經者又次之。止習二經者又次之。止
習一經。或習史者又次之。習文辭者次之。習政事者爲下。明經
者一經爲一場。試義二道。習史者試策二道。文辭者試雜文二
場。每場問目五道。（[illegible]）已上德行科。比例擧學術文
辭科。比進士。政事科。比諸科。

古者四十始仕。今則成童以上。皆得應擧。故人之子弟。未務
積學。舊徑自稍有知已。奔馳仕進之門。又爲學之序。未嘗分
別大小。往往躐等以進。擧應有司。其藝稍中有司之格者。千無
二三。使人才不成。實原於此。故今立學制。分大小學之法。自
十九以下。皆居小學。二十以上。其藝可升大學者。方升之大
學。始得應擧。則童子必能安業。所習有序。不致有躐越之弊。

庶幾成才可得而取。文以德進，武以事舉，或以言揚，或守
一科取之。自漢唐之盛，雖未能方古，亦數路設科以收人才。
今專以進士一科取之。其所試者止於經義策論而已。及其
中選，則自官之事，皆得而任之。究其素學，而論盡於明義理
而習文辭也。當官決事，則所知義理莫知所以施為，一有辭
命，則所習之文不足以應用。謂之賢歟，而不知其德之可任；
謂之能歟，而不知其才之可使。蓋所養非所求，所求亦非所用，
養才取人之本，無甚於此。議更改科舉，復用詩賦，此特少為
有司考校之本，無益朝廷育才用人之實。若明立四科以取
人才，則庶幾有得文古之仕者，必升上之人，取之於下，有求
而後學也。故上有下賢之義，士無失己之恥。今一切使之投
牒自進，無以異於市井，此豈非所以養士之廉，其本已喪，則

為士者輕。為士者輕，則雖有美才令德，亦不足任也。今欲慎命
學官，採擇然後，州長吏召而試之，少勵士風，不為無補。
三試法。試法者，凡初入仕令[illegible]存留委開封府
界提點司，在外委監司郡守，審察人才可當何等職事，先令撰
滿省局，差委定奪公事，以識其才。不論試否，考察分為四等，取堪
可觀為上等，職事相兼為中等，職事不廢為下等，職事踈廢為劣
等。除劣等罷令守選，習學外，餘皆保明，即依所定等所任官差
注。[illegible]其第一任謂之試官，於銜中帶試字。任
滿，如前法，監司郡守考定四等，上等者注優便官，中等者注合
入官，下等者再試一任，劣等者勒令守選習學。[illegible]
[illegible]
定優劣進退

四辟法。辟法者，官長皆許辟屬官一員，以自助。內則尚書侍郎
御史[illegible]，外則帥臣監司郡守。[illegible]
[illegible]各辟所知，所辟者去官則從而罷。所辟非其人，許
御史彈奏。[illegible]
五舉法。舉法者，內則諫官御史郎中秘書侍郎，外則監司郡守
縣令學官監司皆得舉。[illegible]凡內官及監司
郡守學官，皆云舉者稱其名。有闕則擇而用之。縣令及監局許
監司指名指闕奏舉。政迹在優劣等者，保主皆有賞罰。
六考法。考法者，先立所在職事主意所在，以為責任之詞，如守
令則曰政平訟理，民足十勸，恤用節止，姦盡賦役之均。如監
司則曰察舉姦邪而不入於細，長財足用而不涉於掊克，薦舉才。

察廢事，中無告，去積弊之類。獄官則曰必得情無冤濫，究者得
伸，有罪者不可苟免。學官則曰是育人才，必有成效，激厲風俗，
無使偷薄。如此類則皆立百官殿最之目，而有司條格略立大
法，餘皆聽其自為，歲終一考，則定其殿最而升黜之。雖無過
但不如所責者，皆在所黜。凡授官者，如自度不足以當責，許
自陳改授他官。
此四法於選官，庶幾盡知。蓋試法之立，足以驗別能否，不致
多容濫進。辟法之立，使官長自擇僚佐，足以保任其責。舉法
之立，使在上者多知人才，緩急之用，不患乏人。考法之立，使
非才者不敢幸進，無功者不可苟容。仕路之清，無越於是。今
之入仕，亦有試法，止於經義斷案而已。所試經義方欲謝其
有司，非能究達義理，固未適於當用。如律義斷案，但可[illegible]

於法官無亦泥文執法不可常行不若實試以事自見其才稽格惟帥臣監司及朝廷所使許辟一二屬官而已近制援亦罷去大抵關防朋比私謁之弊然自漢唐以來僚屬皆官長辟除所以深責治效雖不能無請求私徇之蔽而朝廷責任之嚴人人欲得僚吏以為己助亦安肯多取不才之人如果得其人雖舉子夫復何憾此法不行止可革其小害而失其大利非計之得也舉非其人既立連坐之法又孰敢以非才充選乎竊見朝廷每有除授常患乏才此蓋未嘗素求人物以備一旦之用緩急之際選擇不審則授任失當殊非用人之法莫若立法使各以所知而精擇之又命執政大臣及吏部更審訪其才應與不應所舉一官有闕擇而用之以其人之殿最為舉者之賞罰則濫進者寡矣今之選曹所患者員

多闕必按其治行則舉賢者寡而不職者衆此乃全無考法責任不精之所致夫樂貴而惡賤樂富而惡貧人之情也如使居高位者責重居下位者責輕則才薄之人必不敢冀其高位矣有祿者有責無祿者無責則無才之人亦不敢徼幸於寵祿矣無他責之以實之効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為國之道莫急於任賢求賢之術必資於薦舉所薦既博則所得者多而四方之英才皆為國家之用天下豈憂不治哉自陛下臨御講修百度夙夜求賢以康庶務始詔侍從舉堪為諫官者各二人今繼又詔薦中外之臣以充監司之選詔命繼下從官人人皆務蒐擇端方諒厚之士以副朝廷旁求之意中外翕然號為得人近又詔侍從兩省左右司內外各舉堪縣令公明廉幹才識之人省仲今多盜縣邑其於求才可謂博而詳矣然以愛惜好之者

天下之常情也好則相譽而忘其不善惡則相毀而忘其所可稱人情之所同也自侍從以及外臺固朝廷一時之選然捐私而公以薦賢報國為己任者未必皆然也方陛下臨御之初人情未敢營私援為以取於庚切恐法久弊生背公徇己之意作故舊則以情相望權勢則以力相軋薦舉之人唯權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昔仁宗寶興孝廉之舉未幾為請謁於私徇多非其人遂詔罷議者惜之揀會元豐令文勅侍從官者奏請且以所舉官報御史臺近來報者絕少臣等不盡聞知為不實無由彈奏臣欲乞今後命章奏房及內外舉者奏狀到發限三日內關報本臺殿中侍御史等得以盡知薦舉非才職事廢弛不稱可考據何中書籍記嚴加譴罰毋人三為不實者特勅舉官不得參預如此則人人顧義畏法以至薦為所舉真才實行可坐而得而疏遠寒畯之士無不用之歎庶幾弊謀

合智以成太平之治實非小補

均又上奏曰臣竊見前日勅令太中大夫諫議侍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蓋見陛下博收群才因能任官之意自一代以來設官分職雖多寡不同然取人大要不過或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已今以十科取人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固已兼取然論政事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切恐政事之目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者未必長於斷讞能行三者未必寬信敏惠足以長人今之所謂長人之官者守令是也今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薦舉關陞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資序未加選擇恐未必得人有傷士敗材之弊不獨如是自比年以來郡縣考課之法文具而不行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聳動天下故郡縣之吏亦務為碌碌細謹守繩墨浮薄書簿租賦而已以未聞諄諄慈良以

治人為務蓋自非豪傑自信之士未有不以賞而後勸也若賞當不
加薦舉不及天下守令長於理劇者豈獨有磐礴進之心哉臣欲
乞於十科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闕
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勸矣守令勸則郡
縣之政理天下之民被朝廷之德澤而太平之功立矣
均又上奏曰臣昨於七月二十二日嘗具奏論太中大夫謹議特制
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至
今未蒙施行臣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以民為本朝廷之政令法度加
於四方者莫不在民而治民之親者實在守令之能否守令能否實
係政令之廢舉生民之休戚自漢及唐無不為至治者如孝宣太宗明
皇未嘗不孜孜選任以守令為急當是之時德澤流暢遠近又安無
疾苦愁嘆之聲者誠郡縣得人之助也今天下列郡三百為縣千餘

其守令治績章章可稱者罕見其人則朝廷德澤之壅閼通民庶
之未普蓋有由矣茲豈人材之不逮哉蓋亦由獎勸選任之術未至
耳獎勸之術無他在夫使當臣薦之而朝廷旌用之而已彼天下之
士大夫雖均為守令有以才見稱為達官之薦使治劇郡大邑則才
者樂於在上之見知而四方之守令莫不觀望而勸進故薦舉擢用
不過數十而天下郡縣之吏靡然嚮風矣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良
守賢令彬彬布於州邑遠近之民豈憂不治哉夫郡縣之政苟有聽斷
聽斷有得失民有賦役賦役有當否至於政有寬猛獄有繁簡民有喜
愁守令之能否較然彼薦舉之官恐有不稱之責豈不敢妄薦則薦
舉不得人今非所患也今以十科薦士十至理財斷獄請讞皆得預選
彼寬厚明敏長於治人者獨不備數郡縣之吏必以為朝廷輕守令
之選而不以民事為重也夫賞之則勸沮之則惰者人之常情也而

舉不及獎勸不加而責天下之守令欲其於治民而舉朝廷之法令
臣愚竊恐其未能也夫守令之職以愛養安治為本清心治己為要
自非寬厚明敏學道愛人者鮮能及之蓋昔稱長於治人由求孔門
之高弟僅能宰千室之邑治千乘之賦況其下者乎今十科薦士下
至理財獄訟之細皆得抗選至於寬厚明敏善於民事者獨不及之
是取小而遺大略本而詳末天下郡縣之吏將且怠惰苟且不復勸
勵朝廷之德澤恐應推與宣而奉行數甚朝廷出一令立一法實繫
四方之觀聽百官之趨向未可不審其發也願陛下詳覽臣之愚言
有相關治體不為無益乞增為條以備遺缺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奉詔詳議三省所定科舉條制其經義詩
賦等科已與吏部尚書孫永等連狀詳定奏聞外有經明行修舉人
一項臣竊有愚見須至別議臣伏以國家取士之制人材之盛衰風

俗之美惡繫焉今設經義詩賦等科規之一時則可矣然宜取人以
言而不本其行另之於古臣竊以為未也至於詔內外官舉經明行
修之士中第之日稍優其禮則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矣意甚
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繇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
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較一日之長則不惟士失自重之誼且於
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為虛文而已恐
未副所以命官薦舉優異恩典之意也蓋觀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
俗之美後世所以不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未能盡
復古制既經義詩賦等科未可盡廢然欲致先王之治亦宜有斟酌
經明行修稍有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
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
制者一切罷之行過恩數盡居經義詩賦等科之上庶使學者知所

經術篤行謹飭人人勉於自脩。自一鄉推之以至一縣。一縣推之以至一州。一州推之以至一路。一路推之以至天下。則四方之士莫不知尊經術篤行誼以待上之求。應上之用。如是而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人材既盛風俗既美。則所謂經義詩賦等科非以行誼進者。人將恥為之。不期於廢而自廢矣。如此。則經明行修之舉有得士之實。不為虛文而已也。或謂以行取人。則有浮僞矯詐之弊。蓋去防檢則有交通請謁之私。臣以謂此將論者之私憂過計也。夫左道亂衆色取仁而行違者。固聖人之所深惡。然必有以察之。試之於利害得喪之地。則何見矣。凡人之情。孰不好善。朝廷誠能正以誠當道任正人。明義利之分。辨榮辱之境。以示天下。則雖蚩蚩之民莫不用情以應上。況於士哉。然則所謂浮僞矯詐之弊。非所憂也。明考察之方公進退之法。以任人之得失為舉者之賞罰。行之以信持之以久。風俗日入於厚。則交通請謁之弊。又非所憂也。三代兩漢之治。去今遠矣。然臣猶惓惓以此為言者。幸遇朝廷欲得經明行修之士。故臣輒錄此而充之。以至於復先王之制。以成朝廷之美。蓋臣之言雖迂。其効難速。然有志於古者。甚不鄙以救而易此也。伏望聖慈特加詳察。如臣言萬一可採。其設科舉士之制。歲詔有司取三代兩漢之法見於今者。參時之宜。裁定其當。

樞密直學士王存上奏曰。臣准尚書禮部牒。准勅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監長貳詳議科舉事。臣已與孫永等所議外有制科一項。云依舊制。此為未安。臣竊見近世制科所試論策題目務出於僻隱難知。是以應此科者。競為記誦名數之學。非所以釋方正之譽。先朝深知其弊。遂行廢罷。今議復置。儻蒙允許。若並依舊制則不免襲前日之弊。無補治道。欲乞下有司重行詳定制科考校所取務先識略。不專責以記誦名數之學。至於取人多寡推恩厚薄並乞裁定。

二年。吏部尚書蘇頌論制科取士疏曰。臣伏覩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並立定策入一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俊良。樂聞讜論。士之抱術嚮懷憤慕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竊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嚴。取人太寡自真宗以來。每舉中第者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放者。使豪傑之士有老於科舉而不預甄擢。恐非朝廷聽言求士之意。臣謹按漢文二年。詔舉賢良。時對策者百人。而晁錯為上第。武帝元光五年。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孫弘為第一。歷代沿襲。擢置不常。至唐而特盛。每遇親策賢良等科中等者常不下一二十人。建中元年姜公輔等二十五人。正元元年韋執誼等一十七人。四年崔元翰等一十七人。十年裴垍等一十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龐嚴等一十五人。寶歷元年唐伸等一十九人。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二人。自餘因事特科等亦數十科。取人亦衆。是得士若蘇瓌蘇頲父子張說[illegible]裴休裴垍楊嗣復崔群裴度[illegible]牛僧孺元稹裴休皆出此選。卒為輔弼名臣。此外奇才偉識之士。垂名于後者不可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攬英俊。有補於治道也。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為擬。或許上書自陳。被召者徑赴御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超資與官。第四等與官。第五等即與出身。由是言之。程式蓋不甚嚴。而推恩亦不甚厚。至周顯德四年。始詔逐處州郡依貢舉人式例。別試解送尚書吏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取文理俱優者。方得解送上部。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論。試於中書。試於秘閣。合格方得赴御試。其所試論。題目務求深

舉業轉加艱難。致合格者少。蓋以推恩遍厚。故取人益眾。况國家崇尚日久矣。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而應此科者尤號該洽。其經史雖非優長。未合上第。亦皆於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未收施之為政。多須優於尊經之人。不為無益於朝廷也。近歲謂令采既立定眾額。排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illegible]非未成。補應人稍多。即乞優加分數。如合格人少。即乞更以[illegible]第分為[illegible]入此等者。只依進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激濟。若恐更添入流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充制科數目。從此通融則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之人。咸有榮進之望。聖世搜揚之路廣八[illegible]蔽之嗟矣。

三年。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

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嚴按察之初。士大夫相顧不敢以身嘗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翕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况舉之榜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喪。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痼病之人。負千鈞之重。[illegible]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援狀稱在累是龍飛榜。乞為數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illegible]第舉合各以舉數持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illegible]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通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illegible]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illegible]入更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illegible]

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數千人矣。何嘗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在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illegible]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覈。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四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等伏以天子親策賢士。自漢以來未之有改。唐之進士雖試詩賦。然有司奉行而已。國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召進士親試。於[illegible]當時公卿不知建明。易以策問。而唯詩賦之

因循著令。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體。熙寧三年。始改問策。迄于元豐元[illegible]陛下遵先帝之舊。親策進士。所問災異夷狄官冗財費之類。皆今日急務不可以已。而議者獨疑以為定例之可預造。且帝布草野之士。備於家錄於學。日夜講說之道。固所以待問於上也。誠能據其蘊蓄。為問如響。不失所對。雖預備而貫穿之。何害於得士。若夫知據援陳說。尤以蕪詞。雖當於對問。而弗加次擇。蕪濫也。俊髦希合以異為端之習。而弗加糾繩。皆考官之過。非策之罪也。議者徒知對策之宿造預作。不知辭章之學。亦有記誦纂緝之患。知進士之能備。而不知賢良茂材之備問不詳也。臣等以謂學校教諸生。州郡發解。禮部考貢士。今日急用詩賦。是審其藝。所有御前進士宜一依先帝改事。試策。令[illegible]以義於經。為尤貴。御試對策。雖有文采。而於問義不相當。若詞藻

設科及文理疎淺者皆宜約舊制量定分數取旨然後除不得盡同入等
如此則士無濫中。而考官不敢率意升降矣。
貼黃稱制策所問。要有定制。或古今政務。或天下名數疑難之類。
如漢董仲舒對符命性情文質之異。杜欽以經對六事。繫日臨
時取旨。非疎遠所能一一預度。不當偶以前日陰雪衆人所知
而謂皆可宿進也。
殿中御史孫升上奏曰。臣聞太平之業。必在得賢。太平之功。莫如薦
士矣。天下未嘗無材。搢紳之士如林。而朝廷每以人材之用為患。大臣
有志於天下者。必以人材為先。人主有意於太平者。當以養士為急。
古人謂士不素養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祖宗置二館
圖書之府。聚四海英俊之材。優其祿賜。異其資任。試以內外要劇之
務。觀其進退去就之節。待其器業之成。以為廊廟之用。此實致太平

之本也。世固有知道不苟之士。懷難進自重之節。知之匪易。薦之甚
難。若僕僕然自鬻於權門。惟恐其不售者。雖得千百。何補於國哉。祖
宗登用大臣。必得之薦一一名士。朝廷內外由是以知大臣之賢否
而下及後世。推此可考其人知識之優。蓋當時韓琦功在社稷。名光
後世者薦士之力也。陳執中王珪身死名滅。為天下戮者。蔽賢之罪
也。蓋不以天下為心。專為持祿固位之計。自待不厚。則以薦士為嫌
恭惟陛下臨御之初。首詔大臣各薦異材以試館閣。可謂急所先務
矣。此舉寂寥。今復已久。為國者徒知人材之用為患。不以薦賢養士
為急。願陛下明詔大臣各條近制。首薦名士。既觀今日之所舉。可考
平日之所存。則矯誣多士之偏見於同也。
八年。侍御史楊畏上言曰。風憲之任。人主耳目。爲御史。進用宰執
不得預聞。命兩省屬官舉之。非是。邇者寢前命。武臣薦舉甚稍有妨別。

職任而舉之者。有緣名材武而入之銓格者。又其上則謀略膽勇可
備統衆諳練兵事。可任邊寄之類。惟邊要任使隸樞密院。餘則審官
西院三班院按格注之。其後雖時有更易。而薦舉之所重輕。選用之
所隸屬。多覩此立制。
哲宗時。劉摯上言曰。臣伏覩近制。升朝官各舉進士經明行修一
人。及升等推恩理為舉主。通犯同罪。等事序稱。原朝廷之意。蓋欲試
考校徒得文詞。故更立此制。以進行實。天下幸甚。臣退而竊討及考
博士大夫之議。以謂法則善矣。然使常朝官舉士。不若使郡守以上
舉之便。其說曰。利害按國家舊制。臣寮任通判。知州乃得舉官。蓋
知人實難。非親臨其事。久試未可責以保任。今升朝官無贓罪若
私罪重。止於不計資任。不察能否。門調諸科刀筆之吏。一切得薦士
此不可一也。經術深奧。問而可知也。至於行義。非學非鄉里庠序。鮮

居久熟處。暴素著。誰能知之。今不拘路分。但非有服親。皆得奏舉。臣
恐流離之人。虛偽冒售。此不可二也。天下升朝官無慮數二千人。則
所薦士亦如之。積累歲月。未被薦者無幾矣。人人升等推恩。無以示
勸。此不可三也。議者謂朝士固皆選擇可任使之人。然入流不一。賢
否混殽。今務利相市。必有受賕構訟。以撓陛下之法者。臣識淺薄不
敢億度朝士大夫以為必然。亦不敢以為不然。然則擇選之利。未見
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計今天下
之大。一郡一邑。隨其衆寡。必有善士。書曰。鄉里之行。詢庠序之論。其勢
親其事察無如州郡之吏。至於監司。則朝廷所任以按察。寄諫侍從。
亦朝廷所倚以議論。故臣願每遇科場。詔下委逐州長吏奏舉經明
行修進士一名。以應舉實二百人為率。未滿二百。聽舉一名。每二
百人。加一人。至五人止。監司轉運判官以上。於本路。御史臺諫以上

於開封國子監。各許奏舉一名。官非鄉貫及不經學校試，無可應詔，並
聽勿舉。自餘升等推恩理舉主同罪，犯罪事並依元降朝旨。臣愚以
謂三代鄉舉之制，未易遽復，欲少放古者諸侯歲貢之法，莫此為近。
伏望詳酌施行。
學又建明貢舉條制，其一曰：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
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為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
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主
儒一變，皆至於道。夫取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
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為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
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為之說，以泛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
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尚。場屋之間，雖
累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於眩惑。其中雖有真

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於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
在所棄之而已。至於蹈襲它人，剽竊舊作，主司探然，亦莫可辨，蓋其
無所統紀，無所隱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異非工拙一致，卷
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
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聚，揣其
然預為義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牓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然
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於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
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
異，取於詩賦，不害其為賢；取於經義，不害其為邪。自唐以來至於今
日，名臣鉅人，致君安民，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由
於詩賦，則詩賦亦何負於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非道也。但有
司攷言之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宜取歟。夫今貢

而所弊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與經
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
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
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其解經仍許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
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弊，而適于用。革貢舉之
弊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其二曰：臣伏見漢唐之
制，由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仕舉賢良文學之士。天
子親策以求其言。至於國朝，沿襲故事，於是置為賢良茂材科目。蓋
貢舉取試其於得人，視古為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為國之
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
超絕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戶
日益增多，未有遴汰，而於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今則廢其科不用，但

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每遇貢舉，詔近臣
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來人材，繼祖宗之制也。其三曰：臣伏見近
制明法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登科者吏
部擬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之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
下，以禮義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唯君子用法，必傳之以經術，
法之所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遺。舊制明法
最為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於誦數，而先王之意
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於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
固非所除險之士而已。夫所取之數，比舊猥多，注擬之法，失其次序。臣
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
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於法者，皆不違義，而士
之流品不失其當。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施行。

祐五年狄賦爲始。

御史中丞蘇轍上疏曰：臣近准勑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曾歷通判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惟此臣竊詳上條，本爲朝廷除授而設，境未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唐義問、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通判，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之，竊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泥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違法。然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清□眷任最深，序亦頗清，皆以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唐義問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審有意遣，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於曾歷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制，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轍又上疏曰：臣近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方得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關陞，雖關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無後差除。因事被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復得關不至久。遠近歲既以上萬數，至多而猥之擢人以至冗濫，所擢未必勝前後使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未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盡所人日增，蓋由干請必氣除授無法雖稍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望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曦之後未及三等有，陳該、張溥、陳光直三人，卒皆剪□，政績未聞，新故相仍輕用。事除方此可見。及諸寺監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候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業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與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差，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祖勸之義也。

轍乞改舉臺官法劄子曰：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制，亦皆丞雜及兩制衆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曾歷通判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古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任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況論未見知，曾無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詳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及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舉若請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下令君臣相繼，去取可察，而朝廷紀綱，不可不思久遠。臣藏在臺未施行中與否，當同考。

轍爲右丞又言：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不待而在禮部，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今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議雖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詩賦取士而議，不時降指揮，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從□□□□□□□□詩賦□□□□□□□□用

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講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
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所對經義兼取注
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
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
未為晚也
彭汝礪上奏曰右臣頃以不肖任中書舍人嘗論列用詩賦之弊聞
後累經臣僚議論用四場通考六經雖紬猶有存焉者如今所議盡
廢矣竊緣詩賦科久不用典若當未之習今或以一聯一句可取即
超躐並進而治經之人竭精殫力窮深極遠有至於皓首而偶遇不
習聲律遂取黜廢求得與浮靡之士爭分寸之得此議者所以紛紛
而未志之言或至於太息流涕而不知止也臣竊以為聖人不為已
甚今朝廷除尚詩賦詩賦既尊奉通經之士雖未能皆棄然其口之

所謂心之所懷皆所以治心治身治國治天下。而議者過計欲一切
掃除屏去而獨以無益之辭未成之文理超拔而尊寵之臣不知所
謂也。臣以謂國家取士將欲得人才也。經義策論可以得人矣詩賦
亦可以得人才何必紛紛為此異同也。臣今起請且欲如元祐勅施
行。如詩賦在優等經義策論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文詞為
貴也。經論在優等詩賦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儒術為貴也。
策在優等詩賦雖不及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知時務者為貴也。如
此則有文詞者得騁其辭有學者得盡其蘊有知識者得竭其慮上
無損國體下不失士心今開試日迫未敢深盡本末欲望聖慈特賜
詳酌施行。
彭汝礪又上奏曰。右臣伏念自井田之制壞學校之教廢鄉舉里選
之法不行朝廷取士一切非古其弊至於用賦極矣先皇帝墨天明

令悖道之鬱滯會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載之弊中自
京師外薄四海無有遠近貴賤小大莫不嚮易思慮奉承至於士既
知本又且向方而議者獨病辭說之不工欲復隋唐之弊法卑玩經
文。臣竊以謂所含六經之說上伏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數千百人而後備大窮天地之變微盡物之理其要則在人心
而已古之君子所以治身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出不由戶何莫由
斯道也周衰典籍不用漢興始求遺書並建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
經術以究當世得失公卿大夫以儒雅飾吏事是時文章温厚號令
確然為近古其流至于東漢微矣而餘風遺烈猶足以動當世士
以節義自高不為死生禍福屈折漢已而在猶更數世。自晉亂唐衰
不能及漢治亂厚薄推源可知詩賦不經可以無辯是猶滑稽俳優
之戲而已。是猶閭里嘔唱之辭而已。而議者欲以此教人欲以此取

士欲以此致太平臣考之于心驗之于今稽之於古合之於今反覆
曲折終未見其可。天之生夫斯人也其聰明智慮皆可以有為也。惟
上之所養而已古者以詩賦取人故人應之以言辯其文辭而無實。
以經術取人故人應之以義理其言辯而在道使。取之以德行亦將
為德行矣。始罷詩賦從經術是將引而高之以至於德行也。如復用
詩賦是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先皇帝聰明博求所以造士立政
固非臣下所能窺測淺深高下如罷詩賦孰不知其為甚善法之未
究或久有弊變而通之推而行之繼志述事實待陛下豈易於改易
謗議於天下後世臣愚以謂今學校選舉宜一用先帝故事因今經
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雖未能復古蓋亦庶幾矣如
詩賦決不當復用臣淺陋信不足以單辭獨見沸衆人之所同好議
朝廷已行之法事必未能齊一。伏乞下學士大夫詳議可否使臣得

上下反復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
貼黃臣伏自朝廷有復詩賦議論學士大夫知其不可者雖丞施
行此見指揮催督太學即用此考校又有乞試用三題者朝廷
亦不爲罷乃知復詩賦不疑夫天下之所待者人材人材推上
之所養而已天下治亂繫興是繫風俗成壞盛衰是繫今制爲
名聲列爲章句引之以雕蟲篆刻無用之習其所以敗壞人材
爲甚臣以事所係者大故不敢隱默不言庶幾救止萬一
惟陛下裁幸

選舉

宋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莫甚
監者惟郡守爲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繫而付之一
以資格用之爲牢制兩任有薦者三人則得之矣例法優容民
物千郡之中當有三二昏庸不治又有一二擧天下億兆之衆十分
而言其患害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
講擧修務元元以圖鄉者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緩至此
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居安其業者皆循吏之功唐之貞
觀開元號爲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誌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
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輩在史冊足爲龜
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擧用而監司之選稍稍清
矣至於郡守尤爲親民之要而未議之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
中大夫已上於通判資序人內歲擧堪知州二人朝廷更加審察送
吏部籍記名姓凡遇有闕先差有擧主者如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
本方乏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吏之風無愧前
古

陶又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別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
官及寺監長貳皆出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
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與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
下受堂選差遣皆歸吏部與中書不可侵也夫度之設主詳慎
所以防大臣之專恣革小人之僥倖也恭惟神宗在御深究其弊凡
堂選奏擧之類盡罷去以示大公之道竊見因去年八月中執政申
請以繁劇去處重法地分爲詞收吏部所用知州通判知縣升在

京庫務寺監丞闕六十餘處並歸中書取旨選差之後除吏之弊私
徇滋多今天下州郡除別京大府并元係堂除處又取旨選差外元
屬八路指射外其存於吏部以待官調者數極少而員極多待次之
士遠至一二年近須一歲或有一闕可就則中書取而差他人矣或
受一闕而去則中書又奪而惠他人矣處州之胡宗質睦州之李孝
廣滁州之陳知新光州之燕介均州之劉[illegible]永州之吳[illegible]此六郡者
皆非元係堂除去處而中書取以差也吏部差王照知海州柴子元
通判瀛州方鎔知咸平縣皆數月矣中書乃以石麟之知海州胡及
通判瀛州孫純知咸平縣是皆奪而惠之也若謂胡宗質李孝廣陳
知新自提舉得替燕介係中散大夫石麟之曾任太常寺皆非吏部
可差之人則當契勘堂除州郡而差不當取吏部見使之闕及奪他
人之已受者與也若謂朝廷慎擇庶官執政惟才是用則劉[illegible]當任

知州以失入死罪責降吳潛嘗為運判以刻剝苛細罷官皆非所謂
才者而近方承便並先除郡士論[illegible]已謂不可也又有甚於此者
蓋胡及嘗為開封判官以不能撿慎去職繞決吏[illegible]使得堂除孫純
以受贓致罪足緣案枷之甚後乃受職邑而皆奪他人之有而與之
[illegible]王詵前知徐州附會吳居厚措斂害物待替歸部忽
除省郎為人所譚乃罷其職今則差知密州陸師閔前知開封縣
罷省郎亦皆是朝廷顯責語墨未乾而中書已有選擇告命之出未逮
入中限備未遣湯以弛慢御替召則差知宿州且胡及送吏部王詵
[illegible]陸師閔與劉昱吳潛均是附皆而師閔又得元係堂除大郡知州
徇私曲繳橫莫甚於此是唯下照之則執政升之陛下退之則執政
進之恩歸於上而恩出於下非今日之所宜有也夫威福者天子之
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今大臣進退羣吏出己意蓋不守

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得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
漸也伏願聖慈將合待堂除闕編為一等今後如有合得堂除之人
只於前項去處定差其舊經擢用而非次差替罷黜責降者便不送
吏部者於合得堂除人之下別為一等依名次先後與前項差遣並
不得於吏部取闕差授及衝已授之人所有元豐八年八月取旨選
差條貫乞賜刪除

刑部侍郎王覿上疏曰臣伏見吏部四選吏員之冗莫甚今日而任
使之際欲求乎秉德守義赴功稱職之人則常患其少論者盛之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承平之久陳力就列者以數萬計其間豈
道義皆才能富學術者宜亦多矣然猶以少為患者何耶蓋內不足
者急於人知彼其賢廉者不汲汲於求知則朝廷之上知之豈易哉
孔子曰舉爾所知雖使孔子為政而欲得賢才之多亦不過使在位

之人各舉其所知而已今夫舉陞陟改官者從以應格進歲十科之
薦所薦既衆而朝廷難於必用其科遂輕而縉紳視以為空文其勢
然也臣竊謂科格固不可廢若於科格之外聞詔中外臣僚[illegible]
望其可信者使特薦其所知一二人而試以事[illegible]
薦上為寵而不敢忽以其所上而觀其所為主者之能否而[illegible]
之則應詔者亦不[illegible]人才之出也
覿為右司諫時又上疏曰臣伏覩今年正月十七日勅節文舉經明
行修人委州縣當職官同狀保任申監司再加考察仍於發解前牒
報本州與充本州解額臣竊以朝廷設經明行修之舉蓋欲以得
其人而任使又將勸後進之士篤於學行也今若以州縣所舉之人
充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矣夫古之所
謂士者莫不以廉退自重也自以科舉取士而士之不能以廉[illegible]

重亦已久矣今天下州郡應舉者甚者而解額至狹凡挾筴讀書而未免於干祿者莫不有競進之心也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不在解額之中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者其勢必須出力推薦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風矣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遂奪其解額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者其勢必有內懷忌疾而謗讟紙訐無不為者矣如此則學者之究心益少而經明行脩之舉不幾於廢乎蓋必然之理也臣故曰若以州縣所舉之人亦占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也夫天下之風俗亦殊庠序不同豈皆其天性哉顧所以道之如何爾臣伏望聖慈指揮於前項勅內改與充本州解額六字作於本州解額外解發庶可以久行而無弊也

貼黃臣兼看詳前項勅內逐路所舉各有人數惟不及畿內恐是漏落不可謂王畿之內而無經明行脩之人也亦乞指揮添入

乞又上奏曰臣竊以祖宗來臺諫闕一員諸近臣薦二員召對使擇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八人今聞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為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之意則可從來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所擇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以臣所聞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祖宗故事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召對親閱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焉

畢仲游上言曰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御試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封彌考校熟見舉人所為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設其叅陳而臣備員府事務繁猝猝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而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為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於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為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於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以未決而又遷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為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而與讀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達近未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廢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豈推詩賦曾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返宜於世耶蓋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為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為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於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為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聖人之經幽深隱奧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小道治也孔子以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如孫復治春秋居太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以成一說人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意而深[illegible]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講傳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於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於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為干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

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爲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無此理。彼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爲干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於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爲舉子之所亂。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未害於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爲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爲。何損於經。則既以經術爲干利祿之具。使求合於有司。得失之慮交於日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於前日者矣。要之爲術不善則已矣。豈可遽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趍利所向。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應舉

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斑斑得會春秋以爲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者。於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於在位之今。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安石。豈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於在位。以干利祿。則風俗偏蔽。操行陰邪。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爲無用。然作圜丘象天賦。則止賦圜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於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爲難。臣若以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於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於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爲合。豈不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餘

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使於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爲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必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要。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遽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耳。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爲科舉之後。使與不使耳。蓋詩賦雖若無足爲者。而題目或出於經。或出於史。或出於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知其然後稍稍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然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義者校之。相去

幾何。而涉獵泛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固此自見於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於事。是其名則卑。而所施於科舉。得其術而使耳。至於經義則不然。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科舉之下。論題自見所治。易於爲文。策則人人可以撰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其有其習。非所以遺學。世雖多聞博識之士。世亦不知所治之書。粗通策問。有病遽可以得手。專務不假留意於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雖衆所共知者。亦或不知。至有謂賈山爲賈誼。以建武爲武帝年號者。由是觀之。經義雖知近古而用。經義應舉之人。迹昧於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豈以自見於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偏非其

術而不使耳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於詩賦之科。似有成効。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復鄉擧里選。如止爲科擧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擧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捨之科擧已見成効與知其術偶取者爲之耶。當取捨之科擧未見成効與知其術之不便者爲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三也。至於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於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使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爲預備。足見擧人倉卒之才。經義則易爲宿構。多是擧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校工拙。有司無遠見之咎。經義則各有專門。試官多用偏見而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從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爲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爲不可行則旣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擧人詞賦之外更知經耳。雖然又非術也。昔科擧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與時務。論題出於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爲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爲大義則不謂之經術哉。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於易或出於禮或出於詩書或出於春秋。無所不出。則擧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於經者。而詩書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旣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爲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擧人專治而不敢出。於五經之中。擧人知策問論題不出於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寡。亦將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亦知一而四不知也。雖有詩賦而擧人爲詩賦留意與爲經旨而留意五經者

與含不同。是誘之使從驅之令扶也。爲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於科擧以進治經之人。今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復至。不累於科擧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擧之所亂。若論今之擧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爲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損於嘉祐之制則人無爭。蓋明經近於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當少。取進士當多。則天下之擧者將日化而爲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於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於經義。今臨陋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擧也。旣罷之。儻當招天下求窮經講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寘以爲侍士教官。使傳道於諸生則今日之所尚得經術之正而無科擧之累。道之義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或其於暴名近古而改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而又招天下求窮經講道不累科擧者使傳道諸生。雖理之所在亦以爲不暴而釋民疑也。惓惓之忠。唯朝廷裁擇。

臣等竊見朝廷平日擧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於更改。蓋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爲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矣。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曾宗道王曾韓琦之儔。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於昔日進士之科。見爲故常亦久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擧者。非止爲科擧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於其間。非細事也。如欲用經義。決能取士遠於詩賦

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論可也若理難聽
應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於
更改為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
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既為詩賦
兼論而又於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
來科場逐試之時皆息力養鋭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論
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試策今於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
困之至次日續試詩賦不唯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既試
必所患苦欲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為經術之故
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為干
利祿之具非真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
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慝祖宗以來選任
臺諫官皆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
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於聖意以相為朋黨
相為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為權臣之肘腋政事差失害繫治體國家
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未有除授者一切不得
進擬乘出於宸衷拔擢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
不勝幸甚

李廌上論曰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
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
已則競徇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
敢進之矣故之於論何一言而爵通使賢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
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賞而易罰人

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
必知謂曰慎與舉薦徒勞人爾罰則以我舉而恩則否也況無賞乎
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徒多罪耳賞則未必予
今而罰則信也況專用罰者且古者進賢受上賞昭蔽賢蒙顯戮貢士
之諸侯則至于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于黜爵以是推之惟恐
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嚚訟乃放驩兜致鯀堯求治洪
水而四岳之方命乃依驩於四岳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
可也矣而治而不問則不復罪之何也蓋人實不易知而罪訟方
未也丹朱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
懲而畏之則放齊四岳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有罰
猶當恕之有賢而或遺之未嘗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
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寡顧治之意詳於
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浹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今也於薦舉之罰
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於刑之
意詳求治之意略而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為吾用哉故有司奉朝
廷之意則以進賢為未遂有罪而舉薦有罪而有功無過進賢而不進
無功朝廷收我踪跡之權者本以我為德也不若岐法以為其舉
使俾我為舉之職者惟有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
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為長吏於時乙
為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
人也甲乙自為報報也惟其自報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鬻市之
路未為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舍有道之士安能容私以自譽
亦不欲得孤寒之士舍孤寒之士其誰憐卹而為援故凡所未舉薦
皆阿食省歸交黨與稱姓偶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淹擢一寒除其

可用者。如是欽群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遠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爲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後薦舉之賞，使天下無咎恩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摘發之詳，得以致精焉。蓋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摘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抵罪，劾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糊其言，假借其實，具文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有機事於某處鞫獄幾十次矣。苟使薦舉之奏，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聞達者。朝廷聞而引之，後更器使，賤舉者必使自言曰：非其所薦，安能至此。陳乎封侯而親無知，因以受賞者，推爲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爲格，顧視其舉者之高舉，量爲舉主之酬賞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階有罪，則凡爲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今舉主以所舉酬賞，又何勸爲。臣又竊以一郡論之，求一郡之內，文武僚案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人，而許之摘發者則無員數。謂凡可摘發者必縱發也。至于薦舉，豈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論。嗚呼，是朝廷許其薦賢矣，故坐席未溫，已舉所私，所私皆是鮮見，其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奈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遠令長吏以爲舉爲恩，下吏以奔競爲俗，或貢交以進己，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豢其親信，或媚悅備儼以媚其僕御，或卑詞以足恭，或而恭以求悅，吮癰舐痔，曾不以爲羞，指天誓心，當不負爲。嗟呼，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說中，而謬舉矣。願詔長吏曰：阿大夫之所以烹，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爲之龜鑑，功在許人以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具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一則取諸考課之書，稽致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爲可舉也，然後舉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偕無濫。臣之說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符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爲差，凡朝廷必使真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先也。

王巖叟上言曰：臣切以人得於不衆不疑，則可信，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群司之薦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材息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逆姦差中差之格，踏逆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司罪，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逆，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安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願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官司舉官法，以協公議。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琢琳琅玗，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於成器，而後可施。楩楠豫章，皆良幹也，養之養之，至於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必爲之，不能再求之。故聖人猶不敢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王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庠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盡人道，然後可以治人。更使人自長之，然使治之者，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

蕩覆禮義終身不齒雖庶人之子積問學立身行高於禮義則歸之
卿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立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
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俟人之必至也曰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羣
自敬業樂羣至於博習親師自博習親師至於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
至於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
能強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盖一人之行已
也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未熟之義猶未保其往也升於鄕則
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司馬由秀而選由選而
俊由俊而造由造而進不躐等不陵節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之
然後祿先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盖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
察也故士知學之可學不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
取廸捨以俟天命人人安於爲學而樂於循理考之則有成據依之則

有成効此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博
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祿學者寖盛異端日熾六經之說人自
爲於其業而操以爲禽犢性命之理毀於破道之惡習一之誘惑於浮
名之行利祿使然也陛下嘗詔一代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以發古人精微
之蘊掃百年陳腐之說道德之理性命之理著見簡策使天下學者一
其析衷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溺於異端雖處之
弊而又慎選講官開析餘義使得以斯明當斯通處而使學之所歸其於教
人可謂至矣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天縱性與學習發於天然萬機之暇
周覽增籍略稽之以論説文操也以求事天人之道帝王之業固已自
得於成心矣間論大臣學意學校既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一新命經義以
臨時於三代之隆乞試言博士正自公卿者躬自考察試擢之以高第或
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篤矣然而今學之士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

厚志意不修風義不爾未足以稱陛下寵虛己之求以其好學之
志未能勝其祿利之心故也夫好見在前常偶在後雖子夏不能忘
交戰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盖有志於學無
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君子之德今之學者弊
在利祿之欲速其爲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
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爾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地之
高遠非如鬼神之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所性而已
故秦焚六經敎學士聖人之言亂而復明者陛之在人不可滅故也
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攻一之精劃革俗學發明至願盡天爲陛下
得其人爲陛下闡其微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至於今而幸見
者也然而有論然後能擇有識然後能擇見近而不及遠聞一而不

知二可適人之專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由是思索
不精論昔有梓人爲鐻者其技喜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者致其精也乃君萬物之理萬理之會可
以坐觀哉以急得之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爲一非神之使然
也精之至也苟能如此利祿不足動也陛下欲激士得令莫若待其
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心致志力學而自得然後數奏以
言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穎昌教授鄒浩上疏曰臣恭伏覩近降貢舉勑凡考進士試卷其辭
經術者以經術爲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爲去留其餘數場只以
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惟
之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行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
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至于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

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况既行之臣見天下之士不但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業論習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群居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爲去留則士止務其所知者不必雜求而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係有司而有司之好惡又各係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譽迭無定論而士之取甲直以幸不幸爾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騁偏見以自勝覆勢有不可一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家燕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擴右攬以逞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學校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爲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之則廢中人也而中人之才徧天下今也從之一趨於不該不備之習則是天下之士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救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遍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學始命教官誠有意於以義理養天下之才者也今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强之亦安能勝其所習哉則所置學校徒爲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祿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恐伏覩陛下

而爾以來以天地之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微照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君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急之務者甲以爲可乙以爲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皆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切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爲養詞不盡蠲科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爲者臣知建言之臣患夫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失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於朝廷之美也萬一所察或有與是比者無乃疵於聖政之一以身口設教於本其獻且未設教於未其敢若何只曰爲君人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於未習不可謂本已著令不可謂在所好陛下少察臣之二利四害則得失判矣且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者爲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爲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諂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宜待選次去來吏部者又嘗倍蓰見任之數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尹台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及引親舊不遺棄疏遠以誤陛下容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彦事一一行矣務存大體而不承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斷一權以肅青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植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課農桑使民各安其所而不致於猾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鐵指摘之不吾及者幾人民嘗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兄所當理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職締臣不暇悉知臣之爲國謀不如謀其身爲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舉也陛下端拱一

壹之上方以覆載為廣固不規規然察臣之私。然觀朝廷之所以參驗
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不明義理之敝也。夫以義
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講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
易其操者。一日用焉猶或懵然無以副朝廷承屬之意況不知所以
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采臣嘗以
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適用舊制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高下庶幾
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名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講白
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豈甚難哉。孔子不欲去餼羊者非為餼羊也
為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毀明堂者非為明堂也。為王者之政也。餼
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存。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復
考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一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涵泳仁厚
之澤備員學校為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用敢因獻

事所及輒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乘其一得而赦其為死則天下
幸甚。
朱光庭上言曰臣切以聖朝用經術取士竟越前代正是不當用王
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為失矣若謂學
經術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
純粹溫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溫厚輝光
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若非聖朝之義當
臣已上封事論列今再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
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論語孟子各一道。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
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具注疏所
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
為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
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已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二道內兩道已問歷代史二道時務者試五道三
道已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今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
之臆說各以己見潛心以窮聖人之蘊發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
下之所以脩身見於世上之所以獻材置之用皆不失眉此臣所以
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
施行。
徽宗大觀二年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自觀政以來

凡擇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臣以為社稷
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
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
匹夫。崛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為
己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當不一繫於心陛下不負羣臣
而羣臣負陛下者知此。殆為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
日為尤甚者真原本於重內而輕外且今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
日可取貴顯況阿附趨佞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
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為宰相執政
者亦然。夫以內為榮進之塗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為
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牢不可
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

鐵嘗職至於執政從官吏出遊入未嘗有間矣使不[間不畏慕]外內外去來各適其意士大夫苟知自處則亦何必恰做而避此嫌之朋黨大奸邪務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臣既惑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一郡

大觀中侍讀蔡薿議禮武選注議官慕容彥逢上奏曰臣伏觀神宗皇帝聖謨淵妻思患豫防雖天下治安不忘武備自熙寧中特建西學招徠群材訓以武志凡考選升補之法皆出宸斷士之游於斯者以程文觀其器識以弓馬閱其藝能以規式察其行義其自上舍免省試者積累歲月遠不下十年須程文弓馬較在優等又其行義可稱乃為應格雖應免省試格又從上共不得過三人其教之如此其備養之如此其久擇之如此其精選其擬官歷任與夫取一日之長者無甚輕重矣非次進拔缺然不聞甚未副建學選士之意伏望聖慈因殿試武舉進士唱名內讀上舍免省試以上恩例者令執政審其人材精加獎擢庶幾學者觀風罔不激勸因以作成其材上備任使。

政和中彥逢知貢舉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既廢明經學究科特設新科明法優為恩例至黃甲擬官俾先進士注諸州司法蓋將以變革舊習救其初不得不然紹聖四年朝議以此法行之既久昔人之為新科者十消八九矣恩例之優宜亦少損乃以司法及其餘判司闕衮同從上差注元符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部勘當添罷紹聖指揮更不施行臣契勘新科明法等人徒誦其書未必曉其義若以進士素不習法雖以翹援司法職任則其餘判司等官或以治獄或以聽訟亦未嘗特其學而擇授之也朝廷取士患不得實材果得實材何施而不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來吏部注新賜及第進士出身等人並依紹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施行所貴搜擇均被上澤陛下進士之意。

宣和中監察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觀瓊臺郎黃宗源奏乞與文士衆同殿試已降指揮者臣竊惟國家取士雖有數路唯進士一科最為清選每三年一詔天下之士試于有司比至春官奏名來上然後陛下親策于庭賜第錫服而官使之異時為名臣磊落相望皆由此出今宗源通道家者流雖以程文擢為上舍實應道歷之格耳今既罷道學則與其科目併廢之矣尚何殿試之有進士之所學而陛下之所業者乃當世之務禮樂刑政治天下之大者其宗源之所習也蓋道家以清虛澹泊為宗以無為寡欲為最宜其孤高自持不與世接今若使之捸錄試藝科甲之高下以徼榮利則非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亦何取其為孤高絕俗者乎且為黃冠師而與多士同趨大庭不知所服何服既中科目則又不知所賜者何服耶若賜以進士之袍笏則非道官所應服也若正於羽衣則命士森列而衣冠獨異實駭衆目必有竊笑於班綴者矣易之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夫以宗源之藝業一旦輙與進士同科聯名桂籍而叙同年似非以類辨物之意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觀陛下稽古建極親御翰墨是正百度攬公少孤相之官易武選之稱辨內省六司之職立命婦八等之封名實相當典章一新誠萬世法也今獨以進士科目雜以道家者流致議者紛然以為未稱陛下前日制作之意而臣區區之愚亦竊為朝廷惜之其黃宗源許令殿試指揮伏乞睿明辨酌特賜寢罷。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恭惟神宗皇帝待大臣有禮御與以識至於進用人材選推士類其權必常在己而不輕付與有司以上

闕一員宰執具人才資任合充其選者數人取自聖擇若未當聖意則審旨別行除授德音旣降三省奉行而已及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有不當臺察彈治當是之時威福專在主上差除至公人無間言異後之言數弊自密得人為多自後宰執欲任自己之私專竊威福之柄若有遷擢指定一名除授未取不出聖意至於寺監丞而下州郡員闕多歸於堂除大公至正之道等閑私謁奔競之風寖熾攀附宰執者有進擢之速特立自守者有留滯之嘆除目一下士論沸騰此弊不可不革也伏望聖慈紹述神考之意監司已上差除並取聖擇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此則大公至正之道開私謁奔競之風息實社稷無窮之福也

次升又上奏曰臣伏覩先帝修立官制凡差百工除監司省部府推判官大藩知州已上係朝廷選差自寺監丞而下以至州縣差除一切付之吏部又有選格次第其等差有注擬優使資以功能遷而不為勢要得已授命者必可之官不為堂除易授寒之士不附麗之人緣此皆得以自奮自差除一出於至公而不緣於私徇元祐以來執政大臣欲擅國權紊亂官制自寺監丞以至主簿既出堂除吏部注擬州縣員闕職任又為朝廷取闕其有已授命之合待闕有及一二年又為堂除別差官改易甚為狼狽當是之時被命公朝拜謝私庭其職任之美者無寒門悉歸於勢要縉紳之中有不均之歎今日朝廷修復先帝政事差除尚乃因循前日之弊未足以成先帝之良法美意也伏望聖慈特降旨揮自寺監丞而下一如元豐官制之初不係堂差州縣差注朝廷更不取闕庶使功能不遺於寒微職任不移於權要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論列乞寺監丞而下除授依官制揀一切付之吏部以選格差注至今不蒙施行者臣竊惟神宗皇帝立事必有表立法必有意非苟然而已經畫官制之初必先會計昔日官吏俸給所費幾何既行官制則制祿高下以昔日為準故省部而上出於堂除則支全俸寺監丞而下付於吏部則支折俸今寺監丞而下既係朝廷注授皆給全俸所支既多國用益匱京師財賦實本於此以此使耗之一端況立法非特如此而已蓋將以分宰執之權杜奔競之風而使寒俊之士各得以自奮吏部員闕既當則人人無留滯之嘆皆一公之道由是開矣今三省實不以是為意其員闕故辭謝往往所增重其權柄而已其為官擇人試未見其實也伏望聖意特降指揮以寺監丞而下差注一切還吏部以存官制良法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廉非士之高行也衆人好污而廉者時而為高退非士之清節也衆人好奔而退有時而為肩人君砥礪名教厚風俗豈有他金或狂躁所好而好之衆所惡而惡之好惡不出於在位之私而以在位為之標故天下翕然從化而無更變揚提掃之弊清議歸於庠序在下矣至在鄉曲及出仕宦者三十年者所見聞於仕官未言財利不私貨賂不侵眾百姓者無一二焉監司郡守有歲薦率多三省權家有不次除用內外紛紛攀門牆如市袖書自媒皆語相割其言詭詐自陳于削貴公心知其非亦重於謝絕既退為文廉下拆腰倪首重露肺肝猶尋雖可憐之態而士節離喪風俗衰惡半於犯義釁名敗教有至於此今日天下所當先慮者也然由士類可恥當以士類況灌是猶解酲而以酒也欲望朝廷應中外小官乃有文字引年自謝事有學行卓然可親者於庶退為多若庶且不以功文字勝者不在選薦許令從臺省監司各薦所知一人保任狀舉人以為所舉武以自晉原免上人為之末衆人知所勸

策此激濁揚清之要術也伏惟陛下少留神天下幸甚

通判李新乞令部使者薦進人才劄子曰臣嘗觀皇華遣使之詩而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且訪問於善爲咨所咨必於忠信使事以忠信爲本故也咨諸事爲諏既訪矣於是謀之既謀矣則其所宜而言之咨度者以義度之也猶以爲未也又徧咨而擇所從焉詢者徧咨之也陛下總章開道游心巖廊以天下四方之遠上情有未通於下下情有未能達於上故每遣遣廉訪使者一人分領郡縣觀察風謠廣求民瘼凡事之不便施法下禁雖幽微異壤無冤抑枉察及吏之暴橫得以自下達使臣所以能通若是者矣臣愚無知以謂將明之列莫先於薦舉賢遺逸俾夜焦心勞思所以報陛下者無非忠信之事且州郡薦士各有常格而奇才文士豪爲一路推擇孤寒無援沉於下僚亦有甘自晦縮不求聞知者不過知己論薦不及士安義命莫肯苟進遂轉滯淹以臣愚見臣欲望陛下因其奏計類賜聖訓令盡取州縣嘗以名聞部之下所部取其文藝孜學速學士院詳校有可採者陛下自擇而試之旨義衆有成養而後用之則奇材輩出矣凡使臣把歷所至按令搜羅文字仍不得諷諭州縣爲敷薦士之名與朝上副陛下旁求俊文之意而爲里之遠無遺賢之歎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九

選舉

宋高宗建炎四年趙元鎮上奏曰臣訪聞湖南北及江東西諸路帥守往往闕人行在侍從除省諫外止有綦崈禮汪藻兩人近汪藻在假不出而郎官可以爲務多差外官攝攝職雖有旨召謝克家等又皆散在四方未能即至亦不聞再行催促不唯國體卑弱無以示大有緩急之事倚所諮訪邦家以得賢爲基而人主以任賢使能爲職且不可緩也今內外有闕欲自外除授則多以事不行或不知居止所在欲自行在選行而又闕人如此遠方撫綏之民尚所鈞念若歲建江之初首須明詔許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一人令其開以才能擢用者固多有之臣愚欲乞依去年體例詔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令所在州差人給券限三日發赴行在當察賜對隨才任使仍令執政大臣同共採擇在外侍從雖在謫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召擢庶幾開有未若以備獻納論思之職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惟士之失職責在朝廷比緣國步艱難例不得調有勢援者堂中擇闕而寒遠坐受困弊陛下灼見其弊已令措置盡還部闕士大夫方有赴調之期無不忻快然臣聞參選之人今多被沮抑既無案籍稽考則法令隨事更變吏得因緣爲姦而以昔鋪爲假手之地故一人參選謂之鋪例若不下數十千至如召保官之類費尤不貲參選已如此況注擬稍臣以謂宜令吏部裁定保官之數如行在職事官一員則本州印狀許保盡參選注擬諸事仍飭吏部長貳戒勵吏人毋得妄生沮抑過爲阻求偏致士人淹延即送所司究治如此則參選之士稍無留難以稱陛下優卹寒遠之意其他常行禁飭條法更宜明加申戒嚴示施行

紹興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國初常參官皆得舉人未限
內外亦無員數南渡之初患或非其人得使偉有從事而改秩者有
備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朝廷無事權惜名器惟薦舉
一路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今欲取考第之數增減以使之增一
仕者減一員五考者用四十一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十如減舉主
須實歷縣令不得仍請嶽祠其或負犯殿選自如常法士有應此格
者得無玷缺年亦難說無非孤寒練習安義分之吉以付有司條上
以弭奔競。
二十九年閻人注奏請凡在官應仕及十考以上無公私罪雖舉削
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疑其太優則取吏部審察改官酌中之數立
為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於是下其議中書舍人洪遵給事中王
晞亮等上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應任六考所以進其歲月而

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采如議臣
所請則有力者惟圖見容無材者苟冀終更出官十餘年可以坐待
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減改官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
必有失職淹滯之嘆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則選部任子之路益
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
易輕議今一旦取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如故便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奏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
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刻雕習賦者病
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
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
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紹興間張浚上議曰設官分職本以為民視聖人規勸勞之大小命

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
號為冗官及瓜而去則乞祠於今莫有願者彼文詞巧麗觀書推薦
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諠嘗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
文章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況未嘗薦者之不公那後世之廟
堂東枋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百姓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
昧然不曉者無所用之無其適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言曰臣伏覩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
異氣亂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
一人將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者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
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
之士肆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各以對策一篇指明時
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六論乃

對廷策其六論題雖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淳識洽聞之士
號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
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
科之眾者穿古今汪洋浩博非強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
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變
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
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等制舉若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
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
士與免進卷六論祇令對策于殿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
忠言嘉謀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下不勝幸
甚
翰林學士周麟之上奏曰臣聞文章經國之大業體尚不一要在古而

然則論世者。以是識風俗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别材智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者。不可不察也。西漢二百年名儒鴻生。鋒起間作。雖容揄揚。著録于後。則炳然與三代同風。唐有天下。文亦三變。至於美才輩出。濡嚌道真。反刓剝偽薰。醲涵滋潤。然後天下化之。粹然一出於正。何其盛也。我國家[illegible]傳古文。列聖一揆。取士之制。不過以經義詩賦。然或偏廢而獨取[illegible]。兩存而並行。或兼用而[illegible]。者所向雖異。及夫得人。則奏賦揄揚者。無不精其能。[illegible]不梭於典。累朝名臣。悉繇此出。致治之美。固已遠邁前世。[illegible]影天縱之資。恢復古道。使入聖域。猶且博覽經書。左右[illegible]收不倦。至其躬御翰墨。發爲宸章。雲漢昭回。光被萬物。[illegible]及哉。詩樂以備經紀。則十三篇極風雅之妙。記禮齋以明鑒戒。則數百言皆道德之辭。若此之類。始不可殫擧。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爲之師。此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九　四

千載一遇也。臣伏見昨降明詔。用經義兼詩賦。合二者之長以作成多士。求爲定制。可謂善矣。今肄業之士。服勤有年。秋試不遠。臣愚欲望聖慈申飭儒官。獎勸上類。戒志尚之不一。革文體之未純。毋好高以異論相矜。毋因陋以陳言自蔽。毋泥遠俗之習而失其正。毋綴浮靡之說而溺於今。庶幾一陶鑄風雲。庶待見四方俊茂。成于有司者無不合應採。學者咸知以體要爲宗。文弊既除。而文格益勝。用之以黼黻一代。翊冀六經。實斯文之幸也。

高宗時李光乞薦擧武臣狀　臣伏准紹興五年三月六日勅中書門下省。依臣僚奏請。銓量郡守監司通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詔。令内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擧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illegible]應詔。今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者紛紛。而文學之士。義冠儕衆。布列中外者。固已廷用。初無遺才之患。是皆拔擢通達之歸。漢從事于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爲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若通知時務矣。今襲儀陵中原。蕩此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仕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趫捷。武藝絶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録。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奪盗賊。不任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illegible]。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制勝。或造行伍之中。凡有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才擢用。庶幾韓彭之徒。或爲時而出。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劉行簡上劄子　臣竊惟陛下側身脩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頻及四方。自即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黄[illegible]垂心。歸義與

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九　五

固休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高鳥若也。然而智者於此竊有懼焉。何也。陛下朝廷有一就之喜。而忘憂畏也。而況經理之初。事亦多矣。募兵擧將。積軍儲。民食之有無。所防邊境之備禦不虞。不可預計而遽處。亦未可輕擧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後圖之。使民庸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蓄人才以備任用。豈得不爲先。切謂陛下已降赦令。加惠新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慰其心。餉我根覽。戒役閑理之所不免。然則經實所出。實在牧民御衆之官。觀安得[illegible]擇。使智使愚。使功使過。在茲時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明詔。令内外侍從監司守臣各擧所知。才堪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員數。咸以名聞。命有司籍記。以次除用。其有以瓌類等異時倖幸冒進之徒。苟有保任在外。擧擢其後。效如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爲姦利。則終身廢之。庶幾人人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

經理之政。

行簡又上奏曰。臣竊惟在外之官。賦政煩劇。深察民隱。莫急於縣令。總按群吏。風動列城。莫要於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矣。臣謂朝廷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何也。陛下聖德。覺悟憂民。深切。頃降詔旨。令內外侍從官。多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擇也。然臣嘗得其所舉之日而詢求之。十不得一二。人除用監司。率以他事有味不曉政事者。如此尚可恃以為治者。臣故曰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也。臣愚欲望出自聖斷。令諸路監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堪任縣令民所便安。有顯効者一二人。條具以聞。無其人則闕之。選限以有闕首擇所舉之人。按而用之。以示褒寵。其謬舉者重以欺君罔上之罰。天下豈有能為縣令而不能為監司者。至當如此。可謂兩得之矣。陛下無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聞拔一循吏而驟用之。與

疏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黃霸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今以良縣令為監司。不亦可乎。伏惟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行簡又奏曰。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而治獄次之。此兩者豈不可不擇。而朝廷未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有年于茲矣。縣嘗注擬按格而授。初無予奪之法。又員額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而司政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臣竊怪之。伏見知溫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實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舉誠得選擇之道。且要而易行。惟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請者。刑憲所加。非所宜忽。臣愚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明降指揮。令列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所屬幕職州縣官以下選擇移易。不得為違闕。其請俸自有差等。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守有挾私意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吏知聽方。民受實德。無失政濫刑之患。

章誼上奏曰。臣聞古之任吏部也以人。今之任吏部也以法。其任在人。故銓量品藻。升黜進退。在提衡者而已。有司無可執之文也。其任在法。則功罪能否。賞罰殿最。各有程度。有司使文守據。毫釐不敢差也。夫以使文守據之有司。當四選並進之文。而典籍散亡。法令亡。省部亡關防蹤跡。凡長貳郎曹據案執視。絲無法令可以折中。於是胥吏本各售其私。廢置在其筆端。可否出其唇吻。搢紳士大夫弱者俛首而不敢辯。强者忿詈而不能屈。當者苞苴賂遺。請屬公而喪其廉恥。貧者困辱摧折。飢寒留滯而無以自進。管以曹遣。政以賄成。非所以尊朝廷而風天下也。吏部既已難進如此。是以文士輻輳於宰司。武人接跡於樞府。至充庠游徼之微。率在朝廷除授之

自豈天下之士不樂乎進而固為此紛紛哉。誠有以啟之也。頃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夫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為敕令格式。自成一書。委官雕印。直給售。如此則士子有進身一階。皆有可守之法。吏無舞文之弊。四方萬里。百執事一人知陛下待遇之意。聞風自勵矣。

誼又上奏曰。臣近者嘗奏乞編類吏部四選勅令格式。以幸多士。伏蒙睿斷特賜施行。中外搢紳無不欣戴。今聞書成有日。將送頒印。臣復體問得自來吏部雖有法寄。止是承受續降指揮與夫劄勅之類其於本部職事。編引條例。盡無與也。尚書侍郎郎官未必盡習法令審其可否。與奪之際。唯本選主令是聽。有疑似法案。辭非其任。無所稽考。今欲乞專置法司。優其廩給。嚴其罪賞。使掌四選之法。本選所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如此則本選

人吏不得專為輕重矣。所謂詳酌原之弊者，吏部注官出闕，關陞差勘給據告，亦行遣非一。以雖令來法令明具，而人吏情有好惡，駐貽之間，勸鞫沮格，搢紳之士未免投牒自訴，長貳方將緩報，而省狀出於懷袖矣。今欲乞有過自言者，稽考其罰，會受狀之處而書其罪由，許為一紀，異時名次補授，皆視罪罰之多寡，以為仕事之殿最。千罰以上差者，停替降名，輕者展年出給，如此則人人自愛，無敢玩法矣。如臣所陳，仰當聖意，即乞降付有司，將論立為永法，勝天下之幸。

謹又上奏曰。臣竊見越州奏劄，乞判官楊某未有替人，本州諸司參到迪功郎張晟，乞充前件差遣，奉聖旨將今吏部與差。臣伏詳選人陞官有七，其注擬各有等差。迪功郎到部，非許就判司簿尉，自備職部而上，許就知令錄，自從事郎而上，許就推判官。所惟祖宗銓曹之法不可易也。其於積日累月，經事計功，使朝廷名位不可輕取，士子恍身不容冒進，等級分明，為堂陛增峻矣。政和執政用事之臣，敗亂法度，分曹建掾，以朝議、朝請大夫為工、兵曹，而以迪功郎為士、戶曹，至居其上，舊制遂壞，著無籍士人，雖法犯罪，千請無已。今方痛革前日之弊，豈容特徇越州所請，以亂祖宗銓曹之法哉。如張晟才能學行識有過人，則朝廷別加任擢，無所不可。如越州辟舉差官，則當求應格官吏以充此選。至於吏部格法，州郡官吏，臣伏望聖斷，申嚴舊制，共知遵守，永為天下之幸。

謹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者多收吏部員闕以充堂除之闕，凡如通僉判、知縣、縣尉，無非二者除授，其在吏部者，判司丞簿而已。諸路帥司又復辟舉，吏部員闕蓋寡矣。士大夫積資實考，關陞知通，與夫京朝官之任知縣者，無執政侍從之援，則唯縣丞是任。國家全盛時，府郡知通之堂除者，共不過百員，而寺監丞簿悉由吏部注擬。士人

循守分義，自度材力所堪，按格而求之吏部。其庶選者，益自勵，凝格者無所怨。尤其文學行義材能政事卓然有聞，則朝廷拔其尤異者，乃在堂除之列。今則不然，內非堂除，外則辟舉，則職任無從而得。士賢否混并，資格盡廢，奔競之風，抑廉退之節，寒畯之士，號乾銓曹，求一建闕而不可得。巧官之人，已有除授，未厭所懷，而不肯之官。監當者，黨為親民，親民者必求知通，朝廷職務方多，日不暇給，安得人人厭其欲哉。願詔執政，稽搢舊制，蓋會諸路員闕若干，為堂除若干，歸之吏部，嚴辟舉之科，重除授之選，以養成士子靖恭之操，以副陛下及虛之求。

謹又上奏曰。臣聞惟帝以知人為難，孔子以方人為不暇，是以義易之設六辭，莊周之論九證，蓋難之也。仰惟祖宗以來，取材設士，慎重其選，其於有官君子，不敢定賢否於倏須之間，而必考之以歲月之

久。一郡委之守倅，一路委之監司，隨材薦舉，設官舉令，有常格。士之趨事赴功，涵養有素，故時然而日彰，與夫薦舉會為有人，則作經人則微者皆不得而倖，規模宏遠矣。近自江淮九路發運之罷，而監之格移之於都運，都運復罷，而移之於淮南提點官。士之舉薦者得去七八矣。而武臣提刑之罷，而薦舉之格移之於文臣，文臣提刑不敢專用薦格，而士之得舉者十去五六矣。陛下當此艱難之時，求賢如不及，而士之循其職業，行義修履，平進之塗者，難於昔日，是豈奉朝廷賢之意哉。臣因此辭定吏部薦舉格法，待此二事，伏望睿慈詳之外，選倅均其數，以委郡守監司，各許薦舉，則得人之路自益廣矣。

謹又上奏曰。臣伏觀今日多故之時，非得人材無與共成事功，而搢紳介冑之間，懷抱器能之士，不同薦舉則無路自達。祖宗全盛時，間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天子常擢制部策問，守吏既為制舉其

未仕者有文武兩科進士生徒之選其入仕之後亦有應對宏辭拔
官之名人可自奮今惟進士一科其餘未及備舉易知前日求才之
路殆恐未廣漢以數路得人唐以科目取士其載方冊歷今可按如
侍進博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與夫
洞明韜略嫺閑貫重言辭辨正書判拔萃之科皆可以綱舉使各共
濟艱難如蒙明詔有司設爲程度傳示四方歲一再舉使有爲之士
曉然知聖主招徠賢進之意則傑才偉人咸萃大都恢復之效可坐
而致臣愚昧冒昧自竭不勝惶懼之至謹錄奏聞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乞準貢舉法試院官考試進士不滿二
百人一員至百人四員每增五百人添一員至七員皆依舊此新額
還可見置院差官引試進士取到本司狀稱今歲合赴試約計一千
餘人文取到本司前舉赴試人數計六百五十四人差過考試官四

員點檢試卷官二員今舉且作一千二百人赴試比之前舉計添七
百餘人若差官至七員止則可添試官一員是以一人之力增前舉
二千卷之多也竊詳士子三歲一試全在有司精明去留詳允故績
學能文者不至有遺落之嘆苟考官目力不逮試卷浩繁以忽既疲
工拙安能較然不知未審之可施如是而曰不遺一士者未之有也欲
望朝廷下本司契勘如就試委及千人以上許通差試官一十員仍
精選文藝有稱者充場屋費用必不因一人而大有增損庶幾考校
得人且副朝廷樂育成就之意
吏部尚書劉才邵上劄子曰廣舜躬咨詢之資明黜陟之法以臨照
百官小大之才宜無不察至於命九官咨詢于下當時之臣更相揖
遜因舉而用之遂能代天工懋熙庶績拱手坐收無爲之功則求
賢之效曷不盛哉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群臣既不能見不

試恭膺意勤勤懇懇所以廣求賢之路凡侍從之臣受命之初各得舉
所知以自代虞舜用心無以復加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凡所舉
之人已經試用者時加考覈其有績效顯著或不如所舉因加勸沮
庶進賢者有以顯其能謬舉者無所逃其責以仰稱求賢如不及之
意不勝至願
才邵又上劄子曰臣竊惟朝廷設銓試之法以待出官之人合隨所
長場設不一其間試之以刑統義欲以觀其知法律之意試之以時
議欲以觀其達古今之變皆學以從政者所以盡心肆力以待登
將來實用之才非徒較工拙於文詞之間也然自來試選往往於刑
統則專取約向分明而未嘗及於案法之輕重於時議則泛用經史
事迹而未嘗近於時務之利害誠皆如此則後來者惟文詞之習其
何以仰稱設科選材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申命攸司立爲

定式凡銓試出題於刑統義必兼以案法之疑似於時議必參以時
務之因革使之各隨所見得售所長則其從政也將見有以允蹈
情通曉世變其爲益也豈小補哉
虞允文上言曰臣竊謂士以多才超當世之名亦以坐斯民之疑
不可不察也蓋士倚其才艱而爲文章爲語言爲政事不聚然可
觀將然可聯井井然皆可用而學之不得養之不學以文章名者流
而爲輕浮以言語名者流而爲巧僞以政事名者流而爲苛刻朋比
押習知實其道而不知所以守通知充其欲而不知所以窒欲凡一
三爲務在求合希旨而上之人亦循其文章語言政事之名而爲之用
之而不察輕浮巧僞苛刻之賊其民者至深至隱也臣嘗觀太宗皇
帝召當時有名士大夫淳薄者多置行成勸又書知斯巧僞必實嚴刑
又示意暖疏言乃可書爲勞績于是訓告之辭皆所以救其敝而作

成之故端拱淳化之間士皆以敦重誠慤仁厚為本未有敢背靡時
雍熙與唐虞三代同風。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中外。凡有以清其源
自監司守臣一年之薦。二闕之時。推而上之。至於朝廷。凡士以文章
進者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者必黜其巧佞。以政事進者必去其苛
刻。而陛下於陟降之際。時出動化之方而用之。臣以為不數年間。士
皆生其恭習以就成材。可以任重而致遠。浮時呼性及流為百姓成
福。祖宗基國所以深根固蒂者無切於此。惟陛下留神省察。
又。又言。臣竊惟陛下以濬哲上聖之資。膺太平中興之運。欲日
親攬綱以來。用一公道。領八紘而奄有之。臣以為公道之在天下。
猶人身之有元氣也。元氣固於內。而使一手足痿發折於外。蓋不亦
甚可惜哉。蜀去朝廷萬里。陛下憂其民之失業而人材之或遺也。凡
郡守之有治効。既詔帥臣監司薦之。因其薦而選拔清能擢為監
司者有矣。雖今之有治効。又詔帥臣監司郡守薦之。因其薦而為大
藩通判。諸臺幕屬者有矣。尚慮德意之未孚。天下之材未盡達也。併
詔諸路帥臣監司明薦之為郡太守。而未次擢用者有矣。是二者陛
下之心一於民也。然而被薦之令或狃於勞力而得之。或牽於私昵
而得之。或發於親朋儔屬而得之。故營求者廢事會。躁者冒賞殘墨
不恤者虐刑。偃然恃其知己當本道之柄。無復忌憚。而民受病矣。甚
論議者。請陛下以公道付帥臣監司擇守。而帥臣監司郡守不以公
道報陛下也。臣實憤之。臣愚欲望陛下下臣章有司參定。制以章
其薦。凡人材之預歲薦者。必使隨奏述其實。審察。如所薦得人。然後以
全所立之格。自監司至幕府。隨其才而用之。間有卓異之才。大臣又因
得以聞於陛下而擢之。苟所薦非人。坐此同上之罰。如此則授受之
間。不敢有所私。而公道行於四方。其才實能在位在職。元元赤子咸得

以設仁天子愛育惠懷之意矣。
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臣聞舜言於堯曰。昔先放四
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感苦。刑人而服。今賞人民感言當時
為政者其心不公。其法不一。而無以厭塞天下之望也。陛下以嚮者
仕塗猥冗。濫進者多。其取名器類皆廝役之流。故慨然詔有司立討
論之目。凡以不通而補官。選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為宜。然此
法止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雖銳者獨
罹其終身。凡稍顯而有援者。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倖自如也。
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又並先
取會吏部有無干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合除官則除
官。庶幾法令不偏。小人退聽。無使天下紛紛謂朝廷枉。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近具奏。願陛下兼收天下之才而並用之。
無內外疏戚之間。自然朋黨之名泯。而異同之論息。人知尊君親上
而風俗以厚。誠治道之本也。然天下之才。陛下深居九重。亦安得而
盡知之。雖執政大臣容有所不知。而況陛下乎。臣竊考祖宗之時。嘗
數詔近臣尚書翰林學士至給舍等各薦舉人材。省部諸郎亦聞許
人人共舉一人。節度使留後觀察使每各舉二人。防禦團練使刺史
亦許舉一人。則知所搜訪廣矣。淳化五年。蓋嘗詔宰相呂蒙正等各
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至道二年。又詔宰相張齊賢等各舉京
幕職朝官二人。蒙正嘗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一二
人。是天下隘也。太宗不聽。遂詔史館檢討故實。謂蒙正曰。虞丘子舉
孫叔敖。狄仁傑自薦其子光嗣。倘謂無此。蒙正於是奉詔。臣竊以謂
太宗豈不知人主論一相。宰相進退百官之說哉。欲示至公於天下。
消黨與之疑於冥冥之中。是故所以愛護大臣之意也。陛下倘以臣

言爲可擇，願遵祖宗故事，銘中外各舉所知，時加覈擇，明廉察無附
下之嫌，大臣免招擢之謗，而海內無負不歸心於陛下矣。豈不難歟。
吏部侍郎洪遵上奏曰：臣竊見川蜀士人，泳陸萬里，來奉廷對，其遠
皆欲即日露恩，歸榮鄉黨。而科第在五甲者，法當守選，使銓試中
格，乃許調官。二復趑趄，則有羈旅食之憂。臣親諸銓曹，合川、閩、百
五十餘，而留待黃甲者，不過數十。蓋舉以來，川人賜同進士出身者
例控告朝廷，皆得免試，擬諸實惠，及今士子感詠。唯是二廣士人，合銓
務吏毒遠者數千里。群試南宮，每舉登第，每舉不過三兩人，其入五甲
皆必視候銓試，往往獨不得與蜀士爲比，情實可矜。至於海南四州
遠在絕域，遐陬閭見不廣，類多下第，及其赴選者，不得遂與學，少
上，又必俟部露方許入官，空行空反，良爲可念。臣愚欲望聖慈，令有
司看詳，著爲定令。自今舉爲始，川廣進士甲第法當銓試者，並備其甲

集注。年以餘閏差擬。其海南特奏名人當銓試者，與免銓試。曾經赴者
與放選入五等者，亦乞特與出官一次。庶幾遠方寒士皆獲寸進之私，
有留滯積遷之嘆，以副陛下不忘遠之意。
遵又上奏曰：臣竊惟薦舉之制，祖宗所以均齊天下之生，擇材之百
年，講若畫一。雖不能免於賢愚同升之弊，然薦員有五人之限，考績
有六年之拘，有力者不得驟進，而驟遷而中庸寒人亦可指日以望
遷，至公至平，萬世不可易也。而比年以來，監司郡守不能守以體國
貴公爲心，惜者迫關請託，尚逮慚僥，關於定員，無以塞責，變定公本
故爲私。猥而書吏又以爲挾多寡，陰寄姦資，求脈息與建者，有悞遷
人，而銓曹文書，多若造請，偽謬百出，無所稽考，實爲有司大患。臣竊觀
近降指揮，今後如有重疊舉者，令吏部具名勘奏，有以見陛下仁明
天日照臨，洞見其弊。臣謂武臣亦當令承尉、巡檢改職，以肅姦欺

弊爲急。期使士大夫少定滯淹之數，然明舉削之弊，其可罷而不罷
者，請以近事爲陛下別白言之。有同時一章而乃爲兩牘並至而不
疑者，有歲薦五人，而雜奏制至以十數而不止者，有當發職官而詐
爲京狀者，有只係當綱而說稱職司者，有特運雙員文承各異而南
勝北勝安行挽補者，有上下半年月日有限而先時後時了無忌憚
名，有被舉之人或存或歿，稱事故會而之他者，有經隔數年而冒作
交代，即行請獲者。若此之類，未可縷舉。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令
後奏舉狀，有冒偽不實，如前所陳，許令本部具姓名事由劾奏，乞從
朝廷取旨，從重責罰。其奏之者亦各隨所犯，治罪勒停。庶幾選人到部，不
至臨期失望，官吏知所畏，無敢飾偽以罔上，亦可以助陛下謹
守祖宗成憲之一端也。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竊見在法，選人當慶一任方得縣

丞有舉主，關陞改官，方得爲邑。蓋民事也。令初官法，關陞滿七
考，不待兩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曾監當，未經親民，有序文
者，徑爲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竊以爲既已無時，又暗兩是之
害，類皆集監，聽其從不覺，而欲施行於州縣，責以之事，或以未熟
今江湖閩廣以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斷訟，所在有之。蓋
以爲尉者，方罷緣得勢可尊，獨猶於邑改未見習也。況今兵務闕而
所司獄傳舍而參其弊，尚恐有不稱，加以整正，正懼不蒙有傷割學製
之譏也。頃詔有司具爲令，應縣尉經職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候
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無瞽求舉將之累，而考第稍多，免
初筮細轉之迂名，後其期實厚其資，而負稱吏民蓄未至政學。
七年，范大稱禮部侍郎上言曰：臣聞政有以緩而實急者，科舉是也。
夫以士子一日之長，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若迂闊矣，然昔人賦

有物謀或及全在鎔而識者遠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志形於筆端
决非聞見之士而能敵則知者必常才也。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
要以進士為先陛下篤意人才亡之求試于有司者日益衆推是三
歲發解凡州縣官苟有出身不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留於學識固
不乏人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焉不更
傳於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紕繆事無旨遠義
理致當校藝之際則才凡者採優異者斥使與才異者而不
使庸人假借僥倖而濫得。非所以崇雅黜浮勸勤抑惰雖要復古人
材也。竊常體者臣心知其弊而未敢輕為之說。頃下典章於學官俾
之博詢諸生條上利害然後命近臣議而次第其當臣自發舉行
之非特於學者甚惠。抑亦庶幾名臣輩出如祖宗盛時亦以助陛下之
大有為不亦善乎

正大又上言曰。臣聞知人則哲帝猶難之蓋所以能官人者舉得其
要故也。舜問咨于四岳詢事考言以對。又聞唐作服虞為朝皆曰益
可已。不從問。下不從應是故所取必合衆論。所用必觀厥成。不多簡
而易行徵而有功也歟。本朝太平興國六年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李
昉等十一人於常參官內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者一人。淳
化三年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以上各
舉一人。是亦唐虞之遺法也。仰惟陛下遠於內宮勞於求賢。乃者嘗
詔監司帥守令實務計諸路所擬舉應數內縣令侍從專設四
條薦士其合在選所舉又百餘今既不可以悉來而盡用。不過召見
一二隨才授職其餘則藉記姓名於中書而已。復有任使又將他求。
焉足以副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遠稽前代近法祖
宗遇內外要劇官闕先行雜舉之制。假令辦其事須某才則詔公卿

各舉資任相當堪此委寄者一人。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其利
將有四焉。合從臣之意未必盡於不公一也。採衆人之論未必於下精
二也。遇闕而後求則無倉卒之私絕三也。既舉而必用則無虛文之弊
四也。惟陛下留神財擇。
淳熙三年[illegible]大為兵部侍郎上奏曰伏準御筆凡監司郡守欲重加
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
二者當如何哉。臣等可謹未上。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
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
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遠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特以杜私門而開
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一途則可以得吏師民者皆知政體
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躐進資淺望輕者未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
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高科暴著不可掩覆乃遣檢詰

其他庸鄙貪冒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宜[illegible]
布之郡國也。其可乎。竊觀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通判兩任
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
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
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
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遣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兼應
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一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著聞許其作
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
於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才並用。不致實虛。其或資任
雖高。才能無取。若自依近制或展同或改差以示譏。通判尚何淹滯
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弼相理萬幾。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
天下之才。故兢業精擇十道按察。便總未盡得人。況三百餘州安得

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陛下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與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而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而除朝廷自用人外兩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寘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焉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而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

四年五月又上奏曰。臣聞舉爾所知。仲尼明訓。以其為主。孟子格言夫以監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聞時諛者既辨非。○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雲綴霰之際。所宜留意於此。故比者哉。嚴實跡之令。期革虛文之弊。然非在上位者以體國為念以引類為心。則杞梓良材或沈淵藪。駑駘下駟反被服乘。豈惟無益為害大矣。臣愚欲望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舉所部官悉精加選擇。得其人則被以上賞。非其人則坐以謬舉。使皆精多士。列于王官。備其時之器使。不亦善乎。

必大改吏部侍郎又上奏曰。臣聞法本無弊。推而行之非其人。弊則隨之。自堯舜以來盡美難於知人。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又非閥閱課試所能盡。其可常行者不過薦舉而已。今夫選人改秩之後。外可以馴致守倅監司。內可以識登臺省寺監。此本朝之所重擇陛下之所留意者也。今每歲雖有定員而賢否未免雜進。察詞雖因實蹟而是非亦或難辨。其間營求屬託巧者力取固亦有之。昔成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非不詳矣。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者。眾人之所趨。勢不能遏也。上下通知其弊。顧未有以易之。臣謂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云甘當同罪。然贓歲踰時未聞有所懲治也。今莫若申嚴此制。務在必行。其制既嚴。其選必精。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比之泛然而取則有間矣。昔治平間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參知秦州。會所舉人坐贓。特命奪官。夫以守邊之臣宣勞於國。猶且不廢糾罰。況餘人乎。此亦救弊之要道也。

許與中素議友上言曰。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留意人物。思賢選能惟恐不及。或命侍從之臣隨才公舉。或命監司郡守歲舉所知。一有上聞。以次收用。蓋欲多士濟濟。輔成治功。四海之士皆知砥礪激昂。求以上副公朝崇獎之意。惟是未聞詔郡國搜舉逸民。示國之表儀。新天下之視聽。如前代故事者。要亦以為闕文也。臣茲者恭遇陛下祇適舊章。肇禋祀對越天地。均釐寰海。旁流渥澤。行慶大賚。於是乎洪茂明詔。訪舉逸民。使天下歸心。野無遺逸。所以寅其時也。臣恭惟藝祖皇帝之召王昭素。真宗皇帝之召种放。二人者皆時逸民。一登朝列。士所歆慕。而化民成俗。興治起功實才。寔據悉基於此。蓋已然之明驗也。方今天下又安。文物隆盛。山林巖谷之下。植學蘊德懷才抱智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固宜有人哉。臣愚欲望聖慈遵祖宗之舊。留念逸民之見晚。如所謂通明經史學業有用。博通今古明達世務。節行修潔識量高遠。負才宏大有志經綸。凡是四目。皆推重鄉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願於大禮慶成之日。明降德音。命帥臣監司同加搜訪。詳為考察。照所立四目。每路共舉一人。仍具所舉人事實。連銜結罪保明。限一季具有無聞奏。即不得以常才非隱逸者備數。然後下之三省再加審究。如所舉不妄。即賜召用。以風厲四

方鼓舞人物。仰當陛下對天交神之初。欲福錫民之意。實天下厚幸。

說。又上言曰。臣竊惟今日之法。其弊然當於人心。不可一日而易者。銓試是已。苟非已銓而中。雖有以恩例而進。以特旨而免。然朝廷必不敢除給。舍必不敢書。吏部必不敢擬行之甚。公將之甚者。無有一輩免者。誠可謂良法矣。而近年以來。法出弊生。僥倖紛然。徒知銓試之法可以律仕子。而不知試闈之弊。反有甚於不銓而仕者。歲復一歲。每式計百出。臣請得而詳言之。今一歲則一式銓者不下三百人。而試闈法嚴之初。子弟未試。其才否雖不同。同於自試其文。無他說也。試闈漫寬。乃始有以賄賂預結同試之能文者。約以酬勞之高定以錄榜之數。復獨迎寃之害。使之場中寫其何密。然後能者以代不能。不則口傳。夫則授卓。甚則易卷。此固也。可歎矣。今大不然。則又甚於此者。自數年來。專以厚賂。內外囑託。異鄉無關之士。則預謀覺擇

如問市利。諸郡胥吏之徒。則與之尋屬。右同置。局內則試題甫出。密傳於外。急如星馳。外則同謀士人。合得題。共作尋。復傳入。出入之路。或由金口門。或自墻穴入。或由水筒進。或粧於食物之內。或陸於飛盆之下。兩計萬狀。未易殫舉矣。能使試題之出於外。與文字之復于內者。此非上下相交。受賂脈絡貫穿。彼此一一情密。能往來蒙蔽。如風雨鬼神之迅速哉。且場屋所恃者。門有監官。有巡察。延有避年。又皆各有兵吏。互相察視。惟其一以賄賂。然患最以交傳往復。如臂使指。歲歲為例。各有定價。舉一人之銓。而幸中者凡捐金千緡。使朝廷良法美意。無復可恃。而子弟之累於儒學者。不得不自見其廣緣多貨者。未復脩習。惟以賄賂而冒廁列。珉玉辨才否混殽。大非國家程能審官之意。今來已引銓試所有關防禁戢之策。自即已是不及。臣愚欲望聖明。察鑒上件情弊。戒飭今來銓試關防。如試中人應舉部。臣

先於吏部尚書廳。兼試一次。經義人試小經一道。詩賦人試者題詩一首。長貳臨時於六部郎官內。不輪點有出身人一員。赴尚書廳出題。廉試。然以廉試卷與銓試卷。辨驗字跡有無同異。其紕繆全不成文。與字畫兩謬者。取旨黜落。庶幾今歲先革代筆冒濫之弊。

貼黃。臣所陳上件銓闈情弊。今雖銓試已畢。它日豈宜不行措置。欲望朝廷下吏部長貳。俾之共議關防禁戢之策。倘前日易於約束。而今日乃略不致審。須究其由。得其要領。務責詳盡。期於大革而弊。開具聞奏。施行。庶幾自來歲以往。使銓試則無弊一新。觀聽亦教化習俗之所繫也。併乞施行。定天下幸甚。

說。又上言曰。臣竊惟國家取士之道。循約承襲隋唐之舊。例以進士為首。延于今日。夫以先辭華而略行實。要未能盡無遺材之歎。且嘗觀三代兩漢。其取士之法。甚審而得人之効。後世莫及。蓋其專

求行實。而務於可用。故凡任君之事者。皆純厚而堅正。誠家而敦睦。足以任重致遠。拔舉百職。風俗淳厚。治道粹美。較之隋唐雖法之詳略不同。而所得之才因異矣。今朝廷取士。惟進士之科最為。自進士外雖有賢良一科。又不可以數。舉率皆純用文辭為去取。而於行實則所不問。苟陛下求用實材實行之時。若取士之路。殺專於文辭。而不兼求行實。臣恐未免遺遺也。今天下巖穴之下。茅閭之中。豈鄉里所推懷才抱德。行實純粹。或志節慷慨。操履剛正。或學識該洽。智略詳敏。或其才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制敵。凡此類者。往往多以場屋一日之程。少乖時好。踣躓而僅進士之外。已無可進之路。而賢良之科又非人人所能應。遂至老於場屋。有終身泯沒而不少霑者。因惟嚴會可不為聖時惜哉。臣愚欲望陛下斷以實才實行為急務。特盼明詔。命諸郡詳加搜訪。嚴為取予。每歲薦如前所陳實材一人。長郎二人。

循本州鄉黨衆所推信知通保明申監司監司盡公體國不得少徇私意廣行物色見得某人實應上項條目然後以名來上命宰執臺諫侍從各視其所以采見可用令召試學士院量人材以授官爵漸次擢用若所舉不當並行黜罰或果得人優與推賞倘一郡得一實材則終歲之間可得數百人或僻遠小郡無人可薦及他郡偶未有合皆毋強以必舉特見實才輩出拔於朝廷緩急之時足以立事誠為國之大務也惟陛下深切留意而亟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議者或以方此官冗恐難更立奉薦之目臣竊見比緣納入流官多是無所知識之人又皆不曾鎖試試為州縣之累乞降睿旨權罷進納其進納已未出官人並要鎖試中選取方許注授其已到任者候滿日亦依鎖試中選方許參部其已注授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鎖試中選就方許到任若闕到一年而試未中選者並以違年法處置此難流或有實材之應其得失相去萬萬矣伏乞睿照

知信州趙汝愚上奏曰臣聞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天子賜之車服弓矢故能崇獎國家之俊賢司郡守以鄉論多寡歲得各舉所部吏若干之制也其法縣令若職官須三人以上同罪舉京官者又加二人為以絕阿私示公路也然太者不合於衆耳至味難調於衆口必待一時監司郡守皆知其賢其間又不為權勢所奪每患其不奪矣於是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陸沈於下僚露才揚己汲汲於仕進者千乞請謁無所不至風俗大弊莫可救藥臣愚欲望聖慈詔許監司郡守謹擇所部奇才異行之人聽以任滿合舉五人之數併舉京官一人不滿五人者任滿亦聽舉一人舉縣令職官亦如之苟非其人則從舊法如此則所謂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或為知己用而舉不以實之罪可行也廉恥崇尚廉隅俗日歸厚天下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聞取才貴廣用才貴精譬夫取牛山之木以供匠石之求則方圓曲直不勝其用乃若執東門之式用以求馬則雖空冀北之野蓋無馬矣臣伏觀國家內外須才而每有不足之歎者豈非畜養之無素而選用之際容有未精邪然其致弊之由要非一旦之積為今之計則莫若精嚴職事官之選蓋數年之後外而郡守監司內而卿監侍從率皆取諸此也至於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則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行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書籍記俟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舉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庶幾案牘並用官得其人若夫作成之道勸獎之方則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觀近降指揮應薦舉官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詞如或違戾令吏部不得放行此誠陛下責實之先務未可不致嚴者也然而號令之初程式未具上下疑慮未知所承或謂察以所居之官或謂考其平生之行人之情性靜躁不同至於職業簡亦異所患士無常守成事作為務悅見聞遞相誇尚譎詐矯激無所不至矣臣愚欲望明詔有司詳定格式頒示四方或止依倣司馬光十科之制各以所長論薦朝廷隨才任使自無虛詞溢美之弊如蒙聖慈俯賜俞允乞自今年下半年為始

汝愚由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上疏曰臣照對本日員多闕少一官至數人共之如海口鎮係京官窠闕見任人職滿今適滿一年餘尚無人願受以此可見淹頓難辦事理灼然伏乞睿照

一照對本州今次科場所納家保狀計一萬六千餘人他州軍未

有其比而解額只六十二人係二百七十方解一人場屋之內
寧免遺才緣此士人遇大比年多流落散漫或聚都城或赴他
路陳乞附試干冒謄牒甚者欺棄親養抵冒鄉貫偽濫之事種
種有之朝廷前後約束非不諄切而習俗相誤未能自反臣詢
究士風大抵地隘人衆戶多業儒進身之途既難奔競之心愈
切雖誠可罪亦在可憐臣竊見本州自崇寧三舍法行歲貢士
二十七人即係三年共貢八十一人及罷舍法行科舉本州始
定解名六十人至紹興二十六年因罷流寓試復添二名共成
六十二名蓋罷舍法之初當時就試人數大率不過三四千今
今六十年間累舉增加人數已逾五倍而解名尚仍舊貫竊聞
今來又不放行附試即臨時奔還本貫就試人數轉多乞朝
廷特賜矜念一方士子之衆與依崇寧貢額定取八十一人雖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九 二十四

近日官冗之患正務裁節然約所增解額將來省試只添得一
名數使其中收藉得一二究心學業之人亦可不孤朝廷設科
之意今一以慰邦人父老之心其平日困於馳騖者因今增添
解名之後或能安分鄉閭以待主公之舉風俗尚可歸厚為補
多矣
一契勘本州科舉之盛實為天下之冠然緣人數太多考校不精
亦甚為害臣嘗以前舉終場人數計之一萬五千餘人通三場
共為四萬五千餘卷試官十員正使竭日之力豈容銖錙比較
臣詢之父老數十年前就試者人數未多當時場屋甚為整肅
考官得以盡心士有負才學馳月旦之評者無不預薦名故人
知力學自重比年以來人數不啻數倍而所取之人反不如舊
蓋緣玉石相糅長才實學往往為庸流所混臣有慮其不當經

考官之目而例被沉淪者誠為可惜竊惟國家設三歲大比之
科特以網羅賢才為異日選用之備也今既以人數之多致去
取之際徒不能盡厭士論豈足以仰副明詔丁寧勸勵之本意
哉眾本州嘗有試院今緣士子衆多屢行改闢猶自狹隘以至
通併將運行司屋移曹職官解舍每遇科舉年分動是數月上
下勞擾至入場之際喧譁紛然競欲爭先深有奔突踐蹋之虞
每引試三日官吏惴惴然常恐別有疎虞如所差謄錄人率用
七八百人併在舊屋數間之中夜以繼日未容休息無辜常有
疾病以至死者其間利害不容殫舉臣伏見朝廷前此患太學
補試之冗嘗創諸州待補之法行之兩舉天下皆以為便臣今
來欲乞於本州每舉科場年分預於二月中通定一日從本州
至差官下逐縣如武舉法先行比試一次每十人取一名赴秋

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九 二十五

舉諸如一縣千人比試今先取五百人則冗雜之流既以汰
而英秀之士不致漏遺將來秋試易為考校其所取待補人即
乞照累舉體例通以赴比試終場人數為額更不裁減如蒙朝
廷施行一則可以收拾人才而真偽不至於混淆二則可以革
去宿弊而場屋不至於喧譁三則可以省減有司之費實為一方
永久之利
論恩例置三川兼知成都府又上奏曰臣伏蒙聖恩不以臣愚不肖
付以全蜀軍民之寄臣自入境所過覽形勢已備見閭閻窮苦之
狀比至成都自與士大夫相接及受接人戶詞狀又見得利州一路
物輕錢重民間會子艱澀至於公遷數州之民又苦差役繁重權成
都一路素號繁華緣自軍興以來困於支移所費日朘月削遂不可
支全賴為守為令者各以體國愛民為念撫勤職守加意撫摩如臣

所見所聞蓋有尚可議者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勤恤民隱東南諸路凡守令有政績者皆許諸司薦舉者郎官臺諫多出此選惟西蜀去朝廷最遠雖名卿才士揚歷請要固不乏人蓋未聞顯然有以治績叢薦進者是以蜀士大夫類以文藝相高而於法令最為疎略雖風俗好尚容有不同亦由朝廷所以勸奬作成之道或有所未至也臣愚伏望聖慈下臣此章戒諭制帥各使盡心職業賞奏諸縣如能學道愛人興隆政化或奉公察己省節財用或興利除害可為後法並許監司論薦具以實聞若乃阿黨徇私所奏不實者仍許臺覺察或有贓汙不法為害一方而監司守臣互相容庇不行按舉者亦許臣具事狀聞奏庶幾上下相維亦大成勸萬里遠民俱蒙大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九

選舉

宋高宗時王師心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知人之明得於天縱文武之臣固已並用而無偏惟北歸正之人亦加器使或為將帥或為臺諫或為丞郎館職或為監司郡守或有被寵雖漢高祖之善用人殆遠過之矣然而尚滯見歸正下等務合散在諸州軍其間朴實可備任使者雖通有材術者尚多有之退居東縣懷鬱鬱不見信任為恥又且輕於北語以擾州縣之政甚違陛下兼用南北人材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分令諸州軍於歸正下等務令隨其材而試之若諳民事則使之治民事若知財賦則使之治財賦若習軍旅則使之治軍旅其它有技藝者亦皆是使展其器有所發舒令監司郡守從實奏舉俾之釐務或有卓然異傑之才則別加甄擢豈不盛於坐耗廩粟者不惟見今歸正人盡展其所長是亦於徐中求人材之一端也其不能體陛下之優卹敢為惡擾以擾民則令州軍依公以法施行庶幾歸正人凡有寸長者無遺佚之怨懟而不肖者亦知所畏憚矣。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舞取富之資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擁柱數舉聞曰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哉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熟決於吏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之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乃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自我哉非曰奉吏也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

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誠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暫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它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嘗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某法之例。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旣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疑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定也士大夫之始至。特法之所可。亦待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論之吏。故長貳而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罷去。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而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問也。何長貳之遺忘。而書取其謬誤。會而今與朝然乃夕不能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詞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漸也。有端其積也自漸。而其成也有根固而流波深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斧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不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預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夫之春溫而秋涼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

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貴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未易智者而知其遠也。旣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由於吏部。宅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旣今日宰相之時。進退者皆閱之所布列者。皆昔日之升階擇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若入官者則得簿尉。考者則得令。考擬而立之者。於奏議。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得。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闒者、疲懦者、老耄者、孔吏者、惡無恥者、癃廢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嫌。與者不之疑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深慮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知。吾事畢矣。然甚從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搖其役之久近而參遞之。呼一吏而閱之。籍盡矣。呼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夫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更擇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問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授。以秦亦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元之曰吾得

行吏部之職則拜否然則否義之落云黃散已下悉委御廊猶以爲
失職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與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信則當時之
爲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抑將止取
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耶臣顧朝廷稍增重尙書之權使之
得以察百官之賢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八品而注擬者尙未能
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
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官者之外到
部而注擬縣宰若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乙數百而已以一歲
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數之幾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
幾多稍寡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顧其爲尙
書者亦僞人而已矣自計之而不暇察計之而猶則其附縣之得令
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求稱合者

哉曰尙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曰不然昔陸贄論令臺省
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賄賂者贄論之曰
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
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
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而疑之疑而獨疑其
私焉精擇尙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而無事
拘之以文法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
也與
太學博士虞儔上言曰臣嘗怪平日内外人材皆爲較然其多久而
必至於委靡不振夫國家之有人材猶人一身之有精神也精神去
矣則人何以生人材委靡則國無以立良由始進之日上之人失其
所以風厲之也夫科目高下士子所視以爲趨嚮者也而大抵愛君憂

國者必有切直之論而僥進苟得者必多諂諛之辭然則因言以求
人有司取捨烏可不審哉切直之論勝則人材日盛國勢日彊諂諛
之言行則人材日衰國勢日弱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臣於前擧備員
殿試對讀官見士人答策其間頗尙切直旣而唱第之日在前名者
盖有諂諛之人而切直之士往往或居下列茲非有司顧望畏忌考
校之過歟國家三歲一擧親屈帝尊策士於庭豈直遵故事而已哉
盖欲收拾人材以爲它日之用也臣嘗觀高宗皇帝紹興更化之初
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考
試官精加詳定無失忠讜無尙諂諛用稱朕取士之意又宣諭宰臣
曰此等今次殿試擧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自此人材極有
可用是年在前列者皆正直之士其後多爲名臣然則以切直之言
而取人今忽逾半矣仰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膺壽皇聖帝付託之重所

以示大始而正本者莫急於求直言以網羅人材今又殿試實爲龍
飛榜天下之士輻湊誠千載一遇也臣私憂過計恐有司考校之間
不能深識聖明之意抑切直之言以避忌諱進諂諛之論以求容
悅則非所以示風厲多士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戒勅攷
司考校對策須求切直當理之言毋取諂諛不根之論庶幾作新人
材增重國勢
知南劍州羅願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寤寐英俊慮内外薦擧改官或
遺實才備立薦式使開具事迹月日過一季不復收使將因事擇令
以赴治功豈於臣子孳孳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
以爲内外小吏職有繁簡歲考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趣向合
餘於筆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
采議論可稱器局可觀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然以天下

至本職業繁劇所皆才器者一而足此亦古者備進事舉言揚之道意。今獨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弟恐奉行者迫於應令都不暇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行實迹以來夫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舉之人。令自供身雖有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求雖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粗在可取之職要須徐審其用心與此事又遠求利害偶數人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迫。恐不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參僚而對辭不知者帝以爲參僚可罷而罷閒所不知嘉其忠信。他日舉狀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鄧俊見應舉不以實年者俟戒之曰方求人任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德使文之爲害也。國家敘陟官之法。猶以六考限以五員纔定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蓋已詳矣。今舉官大衆

內則六部寺監之長。意外則監司師守其皆而不在職者則通舉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趣辦之限其有據便敢辭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盡引以養臣子忠信謙慎之心至於薦舉不當甚者則治以舉之刑亦足以懲。如此庶幾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實之意。

蔡戡上奏曰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考察其所行唐宣宗詔刺史無得外徙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授二宣之時良吏最多號爲中興職由此也恭惟陛下踐祚以來每除郡守必使陛辭此制一行不待沐浴而老者病者昏懦無能者莫不望風引退州郡長吏往往得人天下陰受大賜甚盛舉也。臣又聞近制凡吏部注授州軍人令赴都堂審察面去之法假使徇奏事臣議政

爲夫銓曹法守之地。人人執成法以取必於有司積資累考法所當得。無詞以卻之。況吏部闕類皆川廣遠郡去朝廷二千里。今或付之老病無能之人。一郡之權若不假之子弟則委之胥吏。或者自知日暮塗遠不復顧藉取給於二年之間則靡所不至。遠方何辜焉。臣謂江湖淮浙州郡朝廷所以非宸衷妙簡則廟堂遴選必不輕畀其所得人可知矣。至如遠郡人心固已薄之其間以才自奮者未必肯就銓選而資歷深者又多高年之人。若據吏部成法而與之不加考察臣恐遠方之民必有罹其害者。臣愚欲望聖慈特仍舊制許之陛辭或臨時具名取旨間令引對亦以不取則凡老病無能者自度不堪爲郡必棄羅遠。勢須改授它職不敢輒當郡寄。庶幾遠方。皆得良二千石斯民或安田里而無愁恨歎息之聲則二宮之治蓋不足過。

戡又上奏曰臣竊惟襄陽權荊楚之會可以控扼上流捍蔽吳蜀雖

究路之衝可以長驅中原恢復關陝欲進取則利欲退守則固自古號爲重地。故楚莊王以此臨上雖霸諸侯漢世祖以此破尋邑復天下。桓温自此而入關柳元景自此而克陝齊威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屈完對以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齊師乃盟而還。魏武以十萬衆圍樊城累月不下魏主臨沔水望襄陽乃去。豈非形勝之地。以戰則剋以守則固。自古所重歟。宋文帝經營中原首謂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以江州之文武配雍州湘州之租賦給襄陽。蓋欲用之必先有以重之也。晉永和初朝論欲以庾爰之代庾翼鎮襄陽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蓋欲重之必先得人以爲重也。今有其地而不以爲重重其地而不擇其人臣

竊惜之。蓋朝廷除授既重內地，至大夫官臣又欲使鄉遠塞窮邊之人
所不樂往，往付之資淺望輕非所當得之人，故帥臣監司多不踏係
以至吏部注擬，有舉特恩例者，必得內地，老耄廝緣過犯之人，不得
已而就焉。故州縣官吏多不稱職。用人如此，恐非所以重邊。一旦有
警，責其趨事赴功，伏節死義，難矣。臣愚欲望陛下選擇本路帥守監
司，仍詔吏部凡注授沿邊職官，縣令兵官巡尉，銓量人材，以昇能者。
庶幾形勝之地，得人以重之，緩急朝以為用，所補不細。
王質上舉賢能二論。其一寬大臣，曰：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
之。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懾，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
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勤勤焉、瑣瑣焉，若有所畏其所，而區區其足
者，左顧右盼，惟恐一人得以議其長短是非，而議其後，坐於廟堂，漫然為
之眾善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硯
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偉大度之士，以有為之才而來之，小吏之律則
亦掌棄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大臣，使其施為注措，束畫於
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設扶擎以警天下之情，夫既為天子之
大臣，則當開肯露膽，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為曲廉細謹，以
自免於眾人之議，而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為大
臣體也。其實不過為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於蘇循遊。夫其開
肯露膽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為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為杜黃裳、李
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亂，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為大臣者舉
不可以有所為，而不知王莽、楊堅之亂，國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
焉否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害？四岳曰：鯀可。曰：
孰能巽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圮族，雖堯舜亦慮其不
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擬堯至重之責。曾今視之，必曰是

誤國也。舉天下而丁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匹夫而上居天
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於
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
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
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制繁解紛者，何人
也？以臣觀之，非尋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寡過失者也。夫
尋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寡過，君子謂之
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
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拂其不足以
立事，數懼為之弃職，而求其無弃職者，可夫。敢偶為眾之曰：吾懼其
弃職也？不亦太過矣。臣非敢泛論大臣之論薦也。然竊其苦心不
危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容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
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聿肆，結意於法律之外，而喜設天下
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為論薦以塞文，而塞上責臣區區小有
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其二制私情，曰：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
論之。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盡進退，舉不出於此兩
者。而今之進退，才與不才俱無與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涵養醖釀
於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
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
舉而身走於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於人，賢者過
於人之謂也。至於東寄而西隸，不得擬中華之衣冠，而與魑魅爭錙
為伍，則皆怡於為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
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為一，而所為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
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豪手

權勢之私門以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强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
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為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
今之法大畧自迪功郎而上亦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
而上之亦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
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
而無力者亦得以副數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
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拘於法之有無也法為人所勝也非
人之能勝法也人為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避有所愛
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阿於一人之情有不得不
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於某人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
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有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
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者後將無以應權

勢之諂也謂之準備事不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請某人
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請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敢俟
而為辞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某
則以某章舉或以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也則以某章薦諸
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
內外流之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於畏而有所迫換易
之弊酬勞之弊是生於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論當薦舉之
人舉某人則列其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鉄而
上付之給舍考核而下則付之御史以檢其奸以其事雖微可以
刷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於大壞今某之論可是無益
以垣牆雖固扃鑰雖未足以禦寇盜猶愈於撤藩籬而啓扃鑰以聽
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吏部侍郎李椿上奏曰臣竊見吏部遵依聖旨指揮措置薦舉改官
書本職實跡可謂詳備矣舉主非其人則雖有良法美意亦為虛
文蓋求進之者惟務一得無所不用其至監司郡守專於勢利罕有
得其實材為舉求才之本意失之久矣欲革其弊當澄其源精擇職
司足矣在法舉改官合用舉主五員內職司一員如職司有知人之
明非勢利可動必擇合應數得其才實能上副君父求才願治之
意乞望陛下委大臣精擇職司使各薦才郡守止許薦之于職
司不必拘五員之數止用職司一員其被薦者見中省部狀錄身稱
係職司某人舉改官舉主到關及差除磨勘並具所舉過人考較賢
否以為陞黜之端庶使薦人及受薦者皆知自重不在營求其弊自
革如臣狂言可採乞出自聖意特降處分
椿又上奏曰臣竊見薦舉改官之令雖有申明更改本欲革奔競求

實才用意非不善而實才未數奔競愈甚矣推知未遵法出事舉
營求百方無所不用其至但知求得而後已今來更加遵依聖旨指
揮畫一指置令舉本職可謂詳備若舉主非其人雖有良法美意徒
為虛文無益於事臣愚欲望陛下精擇職司嚴損員數飭諸路監使
薦士及被薦者皆自重而擇人則庶幾奔競少戢而實才出焉
臣有二說其一曰關節是一庶幾禁關節者夫狀而舉官聲以十
分言之勢力取之八九非出已意乃幸稱其職欲已猶有一二今後不
得究轉求嘱為人覓薦舉如有違犯並坐違制之罪以此處其薦
舉奏內各稱不係受人求嘱實出自己所見違者亦同上科罪其有
公心推薦分明務文於所舉官考第於奏內稱說係某人稱述實跡
訪聞其段犯入己贓自係曾清職司為人令先取本州保明狀於奏
狀內聲說州郡為人中轉運司係合體量保明申部然後收使仍帮

誓關節者如此。減薦員者。在法用舉主五員。姦倖改官要是員多。所
以求之者奔競干求。無所不爲。其主舉之者。率不自由。牽於勢力。求
舉者惟務其得。甘心撫門生。不復顧何等人。其於薦舉求賢之本意
失之遠矣。臣愚欲乞今後改官止用二員。舉者其應舉五員改官者
止聽舉二員。如當年不及五員之數。即併次年計數奏舉。必任滿不
及五員之數。聽後官通計其數奏舉。其被舉人。應有中朝官狀。並具
舉過改官人姓名。以考所舉之人。如得其才則賞之。如得奸邪誕妄
則罰之。庶幾爲士及被薦者。皆知自重擇人。以息奔競之風。
椿爲司農卿。又上奏曰。臣竊聞陛下勑命四方萬里留聖意於監司
郡守。使臣僚講究才能資格之間精選之。誠爲盛德事要切之當者
也。臣雖未聞臣僚精選之畫。而臣輒有管見。一語可以盡之。曰公選
而已。監司數十人猶且難之。郡守數百人。其可以容易而選耶。若欲

於片文隻字或求於刺口稱提。或出於左右先容。或出於親黨引援。
或出於迎合設施。某可謂之公選。決非陛下之意也。臣愚願陛下責
大臣公選之。然則不用資格。則干求僥冒之風。愈難禁。若於歷資格
中選才能之士。然後盡善。凡乞知州郡已上。差遣其公狀中。說州郡
當分大小。小郡有闕。則令吏部具資格功過於尚書省。大臣按資格
於都堂差注。呼請至都堂審察訖。送部。其欽監司大郡有闕。則具待
從官赴都堂各舉所知。不限內外。宰執取其善狀者。公共選差。所知
之官爲狀。責保薦。眾官連書具奏。各實所見。不得隱蔽。所差人稱職
則從薦官爲首保薦者。不稱則罰之。其大旨大要。則連書官並與賞之。
宰執所知之人。雖獨異。發保薦。賞罰如前。批第謂見宰執者。但許言
公事。以干求差遣者。令拂於客位。以絕營求。庶稍革僥進之風。
光宗紹熙元年。劉鑰年上奏封事曰。臣聞古者三年大比而興

賢者能者。其選舉之途已異。及其論辨而後使之。則亦辨其賢與能
而已。漢王嘉薦儒者公孫光。聘昌及能吏蕭咸等。尚有分別。未有混
天下之材納之一途。不擇材之短長。不計職之劇易。爲人擇官。而不
爲官擇人。如近世者也。大抵天下未嘗有不可用之材。而亦鮮有無
所不能之人。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可任繁劇者。於安鎮雅俗未必
優也。使處之各當其任。用之各盡其材。則不能官者舉其職。而人亦
能遂才易務之懷。倘强以鎮雅俗。而使之任繁劇。則必暴其短。才
足以任繁劇。而使之坐鎮邪俗。則必不勝其官矣。故天下之事。多敗
於官之不得其人。而天下之才。亦盛於用之不稱其宜。如斷梁爲杙
以命代土。豈非后王所以輔相裁成天地之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明
詔大臣。於選任之際。審材辨官。可大受者。不使之棄小務。專一節者
不使之受繁劇。工文學者。卒任之以文學。精政事者。責之以政事。

而且量其職任之輕重。以爲進用之等級。使官各稱其才。而無欲望
人各安其官。而無倖心。實天下幸甚
龜年又乞禁戢狀行時文疏曰。右臣待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關
備准尚書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於時
文。不閱前輩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時處之文。謂廷方以程試取士
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如舊來之。然當反矣。今欲一洗其弊。當自
成均始也。令監學官公共精擇舊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
實學者。編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爲程式。奉聖旨依劄
付本監。本監關臣及監學官。許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
精擇去就。臣竊評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
下士之法。雖曰救文之弊。而臣恐滋文之弊。是自此始。不可不慮也。
請爲陛下畫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尚文詞。

主于本藝猶而不改矣以德行取士猶閉目取物既皆識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宋右蔘麻粟一中爲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盡出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皆以爲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鄭浩嘗論科擧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士陸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之流(?)也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實雖欲成天下之務誠難則取士以文已悖於古況較以時文尤此不可一也自古天下之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素愚之詞藻甚患不篤實今居東南之地而學問之合偏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竊所謂不關於經史子集之書而專事於時文是也未嘗日與實之文乃根本於經史子集今日應

浮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備該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徒教以時文是惡其濕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且謂之時文者或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爲是後或以爲非今或出於此後或出於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爲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雖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拔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爲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爲足爲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爲中材地爾欲使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可以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皆可以科擧之文得之唐韓愈謂來京師見有擧進士者人多貴之誠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爲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司所取之文久矣下固有以爲不足學者矣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

愈哉朝廷取人固欲其如愈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也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爲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唯此是習經史子集將覆醬甕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於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尚德行以救文敝而今乃欲擇時文以教擧子其於本末毋乃甚舛繆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嘗聞先朝嘗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鄭浩爲潁昌府教授乃治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抗疏論列今臣爲學官職分所在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既頒忍口不言既隋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意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　下臣此章與臣寮之士奏討得失如臣言可採特降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於公私試文字精加考校以義理明正者爲上學問浩博者次之文彩華贍者爲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未許刊行去取既明趨向

自正擧子之習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干冒宸嚴　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詔錄奏聞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等竊惟今之吏部古之天官也成周之時掌聽百官府之事而詔王廢置自宋以來其選猶重設山濤爲尚書親施人物多所啓拔李守聞以蔡邕爲尚書時自前殿以下悉以委蔡爲廊循不拜至唐盛時率以宰相領選曹其選注之法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未爲定制建閤元中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以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遂有賢愚一貫之譏而吏部之權廢矣惟我國家銓法甚備而循資應考尚由唐舊而法之所當得則雖仁如堯師爲長貳者心知其不可而一拘於法不敢不與苟於法微有拘礙則雖有淵騫之行龔黄

之才爲長貳者亦不得稍致力於其門偶持太阿吏執其柄是則朝
野所共知搢紳所共歎也況今自多闕少士流壅滯安可不因時救
弊精議興革臣等伏思惟今銓量之法猶有古意而有遐然進未可
備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四選官吏如衰病昏謬及曾有負犯
者許令長貳照見行條法依公銓量外或有真才實能陞沈未用或
恬靜守道不求聞達或名節素高儒有徵異並許長貳各具功狀申
尚書省取旨陞擢若所舉非才偏情阿黨或挾私報怨任意自肆者
並許臺諫彈劾庶幾銓部得今仰稱陛下選賢圖治之意。
淳熙又上奏曰臣等竊惟太學待補之弊其事已多因仍歲時舉行
蓋甚今欲易之混試固足取快一時然多士簇來以數萬計非惟有
司主有勞費自力有限衆閱難精亦恐道路奔衝不無寒暑之患場
屋雜監吏多疏戲之處彼此相形得失居半豈有根本之論稽師古
始而言矣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世遠事異不可遽復然其教育作
成之意本諸天地而合乎人情者則雖百世不能改也惟我國家內
自京師外而郡縣皆置學校庠序以修文物彬彬數與三代同風矣
逮至崇觀創行舍法爲在養士誠得庠序之遺意茲一時學者
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上及學校之職事則
斂容而避之其風俗亦誠美矣然其失也在於專習新義崇尚老莊
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史家去科舉使寒畯之士捨此無以爲進身之
路事理俱礙旋以廢革與罷舍法之罪其時弊則然也中興以來教
戈講禮行都始建太學諸郡復行貢舉士生斯時可謂幸矣然浮僞
之風勝忠信之俗微有司頗以爲病者亦由州縣之間士之發身進
退皆不由乎學校之論德行道藝則惟取決於糊名謄爲膺表之字
無復進取之志其弊自乃有同偉舍復鄉儒能書路人今月書季考蓋

爲文具殊失朝廷教養之意某等擬欲頤稽古制近酌時宜求頃朝
廷建官未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復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
因大比而貢士於終場之數定所貢之額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
上備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稱大化有三舍之利無三舍之害
其法頗爲近古如蒙朝廷采錄所有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乞下
有司詳議施行然科舉事嚴試期甫近其今歲待補試欲乞且照依
舊格行一次
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曰臣聞爲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難尤
貴乎審擇世未嘗無材也然一見於用則有心術者好惡於乎正
者則爲公爲賢而溺於偏者則爲私爲敗要其終而成敗可見此
無他中庸之爲德民鮮能久矣夫師也過商也不及非中也天子無
取焉盖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進取狷者不爲
中也孟子無取焉盖狂者失已狷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則害
治矣惟夫中者有乎正而德無黨偏之蔽觀之故曰中則必正而
也不中不正則獲失致之洪範會其有極中也無黨無偏則正也夫
自古人材非材之難也得其中則有乎正無黨偏中一念則爲完人
人主用人之際是豈不難哉仰惟陛下以人材爲急務以中道律人
材盡指偏黨之私力扶平正之論遠泰和之盛治乎安靜之美偏者
識非細事也近者陛下親頒御筆申爲資格以嚴職事官並將垂意
人材不輕除授然欲絕徼進則當嚴其資格若考其人則尤貴於
預擇爾臣竊觀孝宗皇帝淳熙九年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淳熙十
五年復令侍從臺諫各舉職事官光宗皇帝紹熙二年令侍從臺諫
各舉御郎職事官此皆預加審擇也今同行闕員朝廷或難於選授
緩急之時欺於乏才欲圖得人須擇閒暇此淳熙紹熙故事以詔

諭恩厥紬之臣寳今日所當先者臣愚望聖慈特發宸斷令六曹侍
從翰苑臺諫爲者給合各舉堪充職事官者四五人。或學爲有用而
不事於空言。或材有過人。而可堪於任劇皆須心術本於公正。好惡
不激於黨偏除見充職事官外不拘資格采聞寒遠卒心審擧具名
奏聞留寘御前。以備審擇。仍令銓中朝廷通開當用則乎多言之國
無論今進退盡出於聖明人物悉趨於中道路明國是安濟治功天
下厚幸。

中書舍人虞集上剳子曰。臣聞天下之不平者莫如衡故權物之
重輕。天下之至明者莫如鑑故能別物之妍醜苟權衡之不平鑑之
不明則輕重倒置妍醜不分理之必然無足怪者。夫場屋考校之官
士子所恃以爲衡鑑者也。去取高下無不繫焉。國家取士之制者經
義有詩賦自給與分科以來士子不過各專習其一以應上之科目

今之所謂考官者其向之進取盖不過工於一而已矣。若以經義之
人而考詩賦則恐於聲律未能細評。以詩賦之人而考經義則恐於
旨趣未能深究。又六經之中章是互考具春秋之凡例。二禮之制度
易之象數倘非素習未免有所抵牾往往去取高下顛倒謬誤不厭
士論。何所不有。是猶衡不平而欲權物之輕重。鑑不明而欲別物之
妍醜雖欲勿差其可得乎。臣竊見省闈體例士人卷子先經點檢官
批鑿分數然後參詳官審訂其當否而上之。知舉從而決其去取高
下則參詳點檢最爲緊要。伏望聖慈明詔大臣將來省試參詳點檢
等官凡六經詩賦於朝士中選其所素習者使各有其人。仍詔知舉
隨其所習分隸考校庶幾士子所業衡鑑不差去取高下咸得其當
以副國家取士之意。天下幸甚。

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臣恭聞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
司察訪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于賄者。條上其事狀。其
精白自守幹局不苟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
以事權。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勸。責
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謁日盛。郡縣之官
嘗罪狀彰灼爲監司者甫欲案劾。已被要路之援以自脫。善者將以
捷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或舉多見桂往專於權貴
之命。孤寒無援者雖盡心職業未免陸沉之嘆。曾累虞時而有所援。
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縣之間賢
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化公道路明僥倖道塗既之舊
吏尚爲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去。臣愚欲望聖慈戒諭中外士
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時指承命者得以展盡精白之志。而實不害有
所觀刑於始道豈小補哉。

司令許應龍上奏曰臣聞薦舉而不拘其數此朝廷之美意也。薦舉
而或失其實此士大夫之私心也。因士大夫之私心而失朝廷之美
意豈可不思所以處之耶。臣請先原其弊而後條陳其所以變革之
術焉。一郡之吏察於太守。一路之吏察於諸司。每一春則有關陞之
薦。通三考則有京削之薦。歲有常員藏然一守固不患其濫也。至若
政績則聽其對上。初無定數。豈因縱其猥濫而無所紀極哉。其以數
績顯著因未易得。若拘以歲薦爲未有其人。必以庸常之職勉強充
數。其謹重之意蓋可見矣。是以劉隨奏上乞從其請或與陞擢或令
審察或付中書籍記。使賢者知所勸而不賢者亦知自勉。進者以爲
榮而未進者亦有所期待。人之啟大率由此。豈非朝廷之美意乎。奈
何人情貪榮競欲速化。不顧職事之脩否而惟較資考之薦引。顧錢
射利求得不已。以公道自任者擬列其□固不肯曲徇其請而與於

周旋者見其既無定數求者必與追其甚也一事所屬或本六七人或
十數人各載於邸報殆無虛日合一歲而論之不知其幾非親故之夤緣
則勢要之囑托非關陞之所不及則言削之所未捨譽隨其情則以
金刀而爲餌舉非其類則以叢積而同爲此豈非士大夫之私心乎
夫惟其出於私則賢否混淆真偽舛錯屬情者不可盡信而免
視爲具文而一切不復用矣吾不患無才也夫要四爲士大夫私心
壞之也雖然變而通之矣宜無待一曰定額爲之數二曰屢保任之
法昔皇祐初詔舉縣令而振易於議者之陳併爲一十六人上罷稍
臣曰兩舉損多豈無干請可令裁定與定額爲之數者也成於諸路
司四品以上具表舉人若效績者明當特酬賞不如所舉並坐加罪
此屢保任之法者也數既一定則不容妄舉亦拘並處之年限加
嚴則雖或失實以干謬舉之罰如此則公論大明群賢畢擢以隨

○奏議卷之一百五十　二十

才而器使之百工允釐庶績咸熙豈有不稱其職又有當官者舊
歐陽脩有云善惡之人各以類舉擢廉謹者舉清廉贓汙者舉貪冒縱
私者舉請求苟任是責者或非其人亦安能無奔競哉太宗皇帝親
問趙普曰不得舉者何由得入此論源正本之論真萬世義任也
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拳拳
知縣張宋棠上便民策曰臣聞人才之生殆非偶然凡堪爲時用者
皆不可廢彼其稟美秀之質固超然異於凡民因其資而培植之待
有不可勝用者今天下常苦於乏才以臣觀之蓋是其多有十
步之內必有芳草秀傑之士何時不生臣承乏偏州僻陋官學殺之餘
蓋保障屬僻陳被荒之裏爭都邑爲一國絕名山川勝遺寺觀之屬
咸具而列飢民居處及戶口之繁於其間瞭瞭明白按圖而覩無得
隱者所以隄防奸宄資其實也臣既定寫謄宣修是時閱而具

又皆不擇勞苦不避塗潦平時官吏不至之處亦一一躬往而覈其實
如是者再焉其愛民之篤如此臣又因民間詞訟之判決以觀其
能否皆揭其廉職本於非意參以人情而斷之以理靡不精當才之
可用又如此其他如留局端重者廉潔守正者詞采絢發者器志樸
事者筆畫著稱者敏於治財者嚴於捕盜者亦不乏人蓋臣夫郡一
時爲椿可觀如此豈可謂海內無人今古者寸長必錄故人才不至
淪棄後世不能知古故天下常多遺才然則其榮其枯其興其仆皆
繫乎居上者何如爾蓋未陸贄之言曰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
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由此觀之人才豈
有常哉今聖主求賢如渴監司牧守形於薦牘者亦時有之而朝廷
視爲故常多所核擢未免有陸沉之嘆臣竊以爲監司牧守皆陛下
所擇用賢者當信任之其所論薦所當收用之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

○奏議卷之一百七十　三二

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董仲舒亦言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
願亟昭然雜敘擇舉惟陛下亟行
理宗時禮部侍郎曹彦約上奏曰臣竊見科舉之弊莫甚於假試而傳
試之弊莫甚於作偽蓋解額之有廣狹士子之有衆寡廣而寡者固已
安其分狹而衆者必思所以爲之計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設
爲類試之法寬其選取之門未節細故未暇詳察於是改鄉里以就它
人之貫改三族以認它人之親甚者改其父祖改其姓氏若浮若泰而
未可知而欺君之罪已昭昭不可揜矣今國子監補試其弊尚多臣不
知其本末未敢遽議惟是漕試之弊積習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詐恬不
爲怪據士子心術莫甚於此臣嘗反其本而思之立法之初其憲甚嚴
戶貫之必欲土著結保之必用三姓慮其居鄉之無行也慮其家世之
不明也慮其科舉之有假冒也慮其期以上親之有喪服也今乃改其

戶貫，改其視貫，改其父祖，改其姓氏，任意所欲，未定貫籍，時舉稿一
二尤者而懲戒之，於事無補，莫以科舉之法無一可者，則解而更張
之，不可緩也。好事者深知其不便，求其說而不得，欲增解額，則難立
限制，欲均解額，則侵及它郡，欲廣增額以益諸郡，不特舊額不等，抑
費臣處，而所部之視貫，故舊有決不可不避者，無舊法以起爭端，終
不可久。無已，則有一焉。在內有職事官親戚之所避用也，在外有監
司帥守親戚之所責任也。大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簽判，轉運司之
有主管文字，諸路之有川廣福建文遠地之士子處也。與其詐偽
避親而使之冒試，孰若嚴其保任而許其牒試，隨其官職，分其等差。
若監司帥守，可舉十五人，則大郡可舉十人，今下郡可舉七人，今通
判可舉五人，主管文字與簽判可舉三人，川廣福建不在此限者，不
過一二人。職事官之隨門客考官如其舊，其以川廣福建隨者，許官

以上不得過下郡之數，皆監司以下，不得過通判之數。明載之於公
牘，參之以法令，曰某某人者乃某之子若弟也，某之親若戚也。或
曰雖非某之子弟某之親，故而某備知其為人也，其居鄉無大行也，
其家世非逆惡也，其場屋無殿舉也，其視屬無衰服也，後有異同者
朝典不辭也。如是而行之，與今時牒試之法無以大相遠，未增發解
不拂人情，而解額之狹處與士子之衆處受其利，如雨日也。但前之
為法不許其保任，而容其詐偽，後之為法不容其詐偽而許其保任，
其利害相去如何哉。蓋州縣官之鄉本路，可以稽考，而監司帥守之
鄰路者，有泛濫，且如兩浙路與江東、福建為鄰，而又與淮東為鄰，
湖北一路與湖南、江西為鄰，而又與淮西、京西、夔路為鄰，若只許一
處，則地里有不便處分之數，路則無鄰而無統，須合與之關防。蓋為
限制，應監司帥守牒過員數，並限七月三十日以前具申禮部，禮部

以具名數，並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部省備照，御史臺、諫院，則其弊可
革矣。至如四川解試日分不同，又須比附日限別作行下。庶幾今歲科
舉在近，難以驟變舊規，亦不敢以鄙陋愚見，必欲盡得天下士子之
情，欲望聖慈下臣此說，付禮部、監學熟議之，與一二臣僚回之，如或可
行，以備戊子歲遵試科舉之用，恐於名教亦有毫髮之補。臣不勝大
願。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設科以取士，公卿大夫由此其選，所以
正國致君者在是，所以濟時格世者在是，所以羞教化移風俗者亦
在是。一時之去取，異日之治亂繫焉，可不謹哉。陛下情察歲公道之
不明，慮涇渭之殽以業舉雜淺陋參差誤之說，剿論知舉，以易卷假手
陰扶傳義之弊，飭約多士，使真才實能待以自異，懲至深也。而有司
奉行不謹，紛擧解經義偉繁誣違者獲試，而中選之士不入程度者

尚多有之，所以虛陛下責成之意者，非己甚矣。舉紙往者不可勝書，
猶可勉也。高宗皇帝紹興二年，親擬賜考校官，令次殿試對策
直言之人，擢在高等，諂佞者置之下等，辭語尤諂佞，令與諸州文學。
是歲得張九成為第一。上曰：凡士人當自初進，便須別其忠佞，庶可
黃其有益。如張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言之無所迴避，擢在
首選，其餘四不謄。至二十七年，又宣以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
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諛，以稱朕取
士之意。是歲得王十朋為第一。上宣諭宰臣曰：殿試卷子，其間極有
直言者，前後廷對未見有此。又曰：自此人才極有可用。聖謨洋洋，真
為世取士之龜鑑也。何代不生才，纔上之人所以拔擢委任者何如
耳。陛下畜計借之師，重司衡之選，嚴覓察之禁，行覆試之令，無非為
掄才設也。而真偽混殽，無關然不滿人意。今群天下之士悉試于天

子之庭偽復因仍故態忠佞不分是非倒置或有學術識暗議論乖
繆如葉祖洽者竊擢上第則士氣摧沮人才委靡陛下異日將誰共
治天下哉高宗皇帝家法具在臨陛下聖而行之使天下咸知更化
之後敢直者必用諛佞者必黜果有以異於前日宗社之幸
貼黃臣生長萬里外素不知朝廷事體但見數十年來人庭策士
貴要之子權勢之家多竊擢前列如毛自知之乳臭劉渭之多
貲至今議者猶竊非之歲在己丑臣始至京師有識特奏恩
老先一日知問目後遂試甲科莫曉其故近見學士院宣鎖
乃在於引試數日之前擬事不密或者其在此乎臣嘗觀周必
大序拔坦類藁謂國朝知制誥事外制必召試中書而後除所
以試者觀其敏也若代言之官止預一日宣鎖授以書詞作之
撰述未遍頃刻可辦假使士人嘗制者始出也如是則廷庭之

士各展盡一日之長僥倖者不容以行其私品真才實學者始得
以自見其於聖治實非小補如臣言可采乞斷自聖意付中
書省自今而後檢舉施行伏乞睿照
洪舜俞上言曰謹按熙寧二年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
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諮訪治道至
是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有司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
因而賜葉祖洽已下及第時輔維呂惠卿初考置時若多在高等
訐直者多在下等臣伏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取士惟虛文是尚
漢策賢良雖未免以利祿入其心利則或有未盡猶不失言揚之意
唐進士得人為盛特拘章繪句之習工如日五色尚益世用國朝策
士初襲唐人詞章之舊至此始以策詰訪治道雖譏例科舉其意美
矣然草茅言事豈能皆若朝官于朝而劾忠獻直悉出於愛君憂國

之真情言之當固不以人廢言之過亦責於能容人君能容過直之
言帝駿骨持於蚌感發作興之下孰不以安危治忽之實來告苟有
同異阿違而惡訐直以行上下其手之私如呂惠卿輩者意一參奏
以臨軒發策為哉雖我仁宗之策蘇轍其言宮中事過於直上曰以
直言求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可謂有大舜之大矣
度宗時太常寺丞牟潾上奏曰臣既以知行之說告陛下臣雖曉曉
然有不能自已者臣猶記去夏輪當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
皇帝玉音加獎因及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懌諭臣曰武
曾無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嘗因是而推求其故所以陷
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士大夫嘗以此自維其
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為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
不知有義命故其既仕也攫拏貪饕但知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

之累既仕則有磨勘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而或者委諸士習不
善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竊以為不然夫朝廷親以奏名第一唱第
放榜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
亦擢寘上列鎮國私於自陳昔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遂
退以廉有古人風遂為國朝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
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
吾舉為磨勘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
壞耳磨勘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獎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
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為本今士
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惟陛
下不以人廢言
金世宗初還侍有毋羅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其後入見上曰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

元世祖時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擧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擧一人自代。所擧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

胡天麟上策曰。臣聞君子進上則思進賢。小人亦特進設薦君子之人。君子朋之。小人之人。小人黨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從不爽失有鄭自然之理也。夫賢者如有國而不知消其卑等論義而未害齋於利。是以內擧不避親。外擧不避讎。公擧而不恐妨其依古之君子有行之者。若祁奚擧祁午於晉侯而以爲中軍之尉。薦何寡害者於趙相而以酮相國之位。以至子皮薦子產於鄭而民謂之興國順其賢。鮑叔進管仲於齊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若是也。小人則不然。懷私挾詐。以濫天官。飾智居心。以固權寵。類同類如其主。面倍君子如怨。蛇蝎。又嘗欲使從進皆出己下。而恐其踰於己也。古之小人有行之者。若驩兜薦共工於堯。[illegible]而身共過天。上官短靈均於楚王而人亡國。臧文仲不顯展禽。聖人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劉子謂其妬賢者皆是也。易嘉拔茅。春秋述惟善能擧其類。豈輕乎哉。今國家求賢之心極重。取士之路未備。且內外官僚所食者國家所錫之田也。所衣者國家所給之祿也。版祗編之底。而待事蔭薦宗祖之光。而獲班爵祭。安不知織。男不知耕。如此而不思報國家之乎。雖其可乎哉。且食革之庶。尚惕惕以呼出俗之聲。猶慓慓而來之。此皆物也。况於人乎。故伊人之特遣也。嘗思摯白駒。而恐有退心。嘉肴之未至止。乞嘗念汕汕嘉魚而與同宴。然此人臣之大節盛德之良心也。伏見方今雖有貪儒貪吏之輩。尙未遍行。或闔郡而不薦一賢。或終考而不擧一士。國語爲務。苟且爲心。亦幾乎杜悰對勝之徒乎。且竊以任職立功。治民興事。未若擧賢之爲愈也。何以言之。擧一賢則賢者從擧。衆賢而報國之績爲多。不擧賢則止一身而已故也。伏望陛下。截宜天旨。昭諭中外。凡郡縣臨民正官七品以上及諸衙門官二品以上。每三考之中。各薦一人。凡薦之者。須稱其人籍貫姓行。委係何德何才。可充何職。凡薦書達上委於都省。判送吏禮部以三德八才之法。照薦書考拔其人。要爲應否。然後申省。乞隨選奏而用之。凡以後其人稱職。則初薦官至考滿之日。優加爵級。凡其人不稱職。則初薦官至考滿之日。隨輕重以黜其爵級。凡其人臨官有非常之罪。則初薦官亦放歸田里可也。使方方之士。幸成纂且得在官。僚其求賢者而賢者知國家之尙賢。莫不出矣。又書須審辨悲歎五羖飯牛而自進之哉。又書稱成湯帶勝高宗圖形而自筆之象。豈無遺賢。兹亦一助也。

至元二十三年。中書奏擬治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官擬呈。餘皆御等職也。中書右丞相安童奏曰。比聞聖旨。近侍爲耳目臣。假承任使者。所行非法。從其擧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允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附。故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成宗時。翰林學士王惲上奏曰。貢擧人材。擧自庠序。而法備於周漢。[illegible]州擧孝廉秀才等科。業以經術時務。取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illegible]更强且人材之精。蓋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

當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逮隋始設進士科則試以
詩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
試雜文對策中若雖鮮號稱得人有龍虎榜相之目其明經立法
甚淺易於取士當時亦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
而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從教公當至七全極矣後世
有不可廢者然論經文者謂學出制藝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書
行誼義聞廣取道甚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聖天子臨御之初方
繼謨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會與時適宜可
舉而行如遼隆前代創為斟制可不詳也稽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
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與經行徒採虛名則有為學與為仕
恩不類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宋金先朝之法而用之
可行於今館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

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等其經
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等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其之議宜分諸
經史為易詩書周禮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
孟分為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
己意以明時務得失舉部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為所
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據役秀無玷污者充貢數以生徒員
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脩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試學藝
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至日廷試
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己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
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安學之弊收實
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並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驟停
經史實學既成彼自絀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

考課

漢元帝建昭中。京房以災異用易。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毁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灾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灾害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議於温室。咸病其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行。然上意嚮之。

東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山谷易處。故其爲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裒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愁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闕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魏武帝初。嘉倉曹屬劉廙上表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群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

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乎？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有美解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人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不能之吏備名無容，有能之人無獲詳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illegible］矣。

明帝太和中，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眾官。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二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景初中，詔劉劭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作都官考七十二條。司隸校尉崔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裘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

制度不爲虛閑。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尊式是
百辟，則孰敢不肅。於是傳嘏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
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暴戴罔極，
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
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
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箕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
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
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
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
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
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
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redacted]未
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
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
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
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
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
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
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杜預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
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
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
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
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

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
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
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
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
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
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
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
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廿以陰書考課，雖成濟通
考例舊例之弊，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頻爲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
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
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
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穆帝時，衆官冗多，而遷徙每速，廷尉王彪之上議曰：聖世一道，以得
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極任責時，職思其憂也。得賢
之道，在於在任。在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以一
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祿速成之譽，故無拾屈遺黜
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
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遷速故
去來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
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
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
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

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動可以并太常。宿衞之重，三衞任之。
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
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
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遂詔三人，於事則無闕，廷又給
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
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宿衞隨缺
陟而彰。雖胡漢之隆康哉之歌，未能猝致，可使庶官之選差清，在職
之日差久。餘條緣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後魏宣武帝行考陟之法，高陽王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
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
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未應忝為選。既
其以能進之，固任，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撿州鎮，皆是
散官以冗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非等，經事之
華，未必盡賢，而考闕以多年，排頻以少歲，上乖天平之均，下生不等
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
考，非聖慈之心，故與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
手，散人之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筆者獨
絕陟叙之路，抑以上下之間，限以占格之判。豈使近侍禁職，花祭原
之辭，禁衞武夫，懷不中之恨。欲就于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
玷成咎，即使冠冕墓帛即宣，微纏兩違，未以事闕使之，即發之書案
以祿微水實，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殊，雅年不等。臣聞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王事不懈靡遑
此商書，役使簡柳，以敘諸秋之役，靡靡西望，又中振旅之勤。若斯征
夫日月，使是採薇之詩，靡杕杜之歌，四牡，又任事之官，豈皆請假，定省

婦歸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無經歲征役，在途勤勞，百倍若錄之
勞，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析之。武人本
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
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
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書級，此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蓄使之
人，必抽鋒為，或應於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或懷不返之
感。况貴本志，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創改式，止數階勞，折
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嵇尋正始之
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二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
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校無趣於倍年成級，以此
排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
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都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
為里巷多盜，以其寅輕，不藉欲進品清流，以歷奏究。對啟云：為法
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所覽，高宰裁之。
狀，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都官尚書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
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
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官寮等位者哉。二
漢以降，太和已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
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寨曰則朝貴皆
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不外非。不問賢愚，莫不上
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
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遂無，亦知為一[illegible]不當勤別

八

羣疑不明改而更張邵明者已行爲宜消息世宗不從
孝明帝時尚書左僕射攝吏部選事拓跋暉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賞罰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福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懲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
正光四年尚書左僕射蕭寶夤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銓衡校名覈實當不以職否得之餘給使考者於唐哉者乎既歷審於月旦而定於黃紙用效於名第事彰於里閭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到私勿進忘退之傳奔競於市里遊分之涉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索慎其與奪莫不定於下爵世譽加以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故竭無隱敢陳愚一何者夫惟文武之才各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貴忠勇之美在朝之恭仁義之要脩身之端自非識惟允官任當四岳拔四聰講論仍得何以克屬大名之至今閣自比已來官罔爲宰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稱休寮深謂朙政重猶其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察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兒戲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具豪雜家或同事糾察每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散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其考第無不蔫相悅附共爲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趍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不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遷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遷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以其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此又聞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人先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藩爲五叔無官漢之李孟屢蒙請並不重害內私試加誡以當罰一善則無以懲勸至公豈肯以獨覽相欺哉且慎重惜在勸君此既乎觀非得將來永爲遂或以草率之務爲無訴蔑之勞或訖與判之規改越十一之調將虛張無實若指鹿成馬莫懲飾之實將風通頹之責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起請託以序求聞考而更利推舉身銓者亦知其志斯但抑之則是從已從引之則有何紀稱大案寵在於門和更張求其遷轉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依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其散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竊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辨其等級一無取蔑則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於務忘精勤無以記實歸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差止無因其內外請託求博識以爲畫一若殊謀異意間

嚴興遣迹兩狀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曲和恒例至如提訊引
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僥倖則違章雖除消訊
遂情誠哉斯旨挽其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閉徑本之路杜
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新猶載埃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
唐太宗貞觀三年僕射房玄齡與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
萬紀奏其不平守秘書監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
多其間豈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
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揖益朝
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玄宗考二品已上全既嫌有其當否有所述者觀於狀皆註與西行
諸將並不得考狀乃諫曰臣聞群帝望者素其德獲錄大功者不論
細過西行諸將率由戶功者素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跡涉餘嫌
來往二年考其功狀賞在宗者不異若使人無怨懟亦不可勸勉將
來臣愚以謂西行諸將等素萬功以外五品以上有功無過殿者
其考請更斟酌以一等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武后時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嶠上
疏曰禁網尚疏法綱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
苛刻伏見每年時諸道廉察使料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
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
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難
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謂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
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所察按準漢六條
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而備
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諸州外州之事悉得

事之情辟職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
遍閱里胥察盜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厥
已自慎比他吏相百也嚴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試
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謳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吏不
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狱辜之敢興哉
中宗時右御史臺中丞盧懷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之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十年人德之
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刺史比
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二歲或三五月即遷轉不論以課最使未遷
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之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識禮義
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
不專其教吏知遷之不遠不究其力……有
勤勞天下之志批倪俸路啓上下相蒙苟且為公此國病也……
所謂瘡癩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稱與我
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加秩賜金就徵其能然不遷……
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
有尤異或加賜璽書褒秩降使臨問璽書勞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
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然廣
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
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
……豈致治焉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
……吏貪戾戎含租稅減入疆場有……

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擇也。原貢外之官。皆一時良幹。稍以才不中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舍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宜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部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害也。竊見內外官有賦餉狼籍割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無悛。以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遐州陋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證也。疏奏不報。

宋太祖乾德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等上奏曰。臣近者叨承命建備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伏聞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亨。舉百職則彝倫式敘。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苟非此才。焉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冰。虔思復古。施令少裨。廣說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壹關。東平淮甸。龍虎旅霜露。羣華開創之初實艱難于王業。平定之後思整頓于皇綱。六十年驕倨荊湖。咸歸聖化。五千里混同書軌。盡革澆風。是知惟德動天。惟天祐德。惟至公而絕百代。念不驕而為永圖。可以肩柏唐虞。聖踵晉魏。立太平之基。已固致雍熙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尋叨重委。尸祿徒久。立事無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任。寵澤斯厚。猶省何安。所願夜思晝行。獻可替否。精求古道。上副天心。臣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校考。況三考之察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于[illegible]之衆。衙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

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廢職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搆以庭遵。但狹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習若不法于舊章。悉情羣于廉務。臣欲望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等。並以戰伐立效。祿位酬勳。凡公事仰委官吏報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僚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叢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退不肖而進賢才。更無愛憎。奉公而循職業。各盡所能。備書考之。觭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隱有令聞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

太宗淳化三年。秘書丞直史館陳靖上奏曰。臣今日內殿起居。次當轉對。自量荒昧。罔識變通。當求理之期。唯思進說。敢把頭之罪。未敢避誅。庶伺千慮之益。少助萬機之智。伏以皇帝陛下[illegible]御宇十六七年。執主開聽。萬數千里。尋師問道。期庶績以咸熙。[illegible]所欲百揆而時序。每日臨軒決政。隨事制宜。小大之務悉[illegible]以至中夜忘寢。未明求衣。勵精求勤。何嘗暫輟。臣誠不佞。以臣所觀。由堯舜已還。君天下者。未有若陛下之焦勞也。然則焦勞神慮。下之所已至守官供職。羣臣之所未專。頹壞紀綱。虧損政教者。誠以考課之法尚闕。升降之資不常。得之者未必賢才。失之者未盡不肖。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蓋聖人因其國而設其官。久其官以行其政。官不久。何以明其術。政不行。何以觀其化。則術則美惡難明。化則治亂可[illegible]。然後考課之法不得不精。黜陟之方不得不當。既精且當。[illegible]下致之於股肱。四居高枝之於荒服。乃其分也。又何[illegible]。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illegible]由此道也。伏見前制有考課官人之法。先在有司。[illegible]品而下。尚書覆問五品已上。天

子與公御許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常調之能否
各當賞罰大行方今幕職州縣官雖流內銓考其資歷京朝監司之
任審官院較彼幽明然且案屬主聲業字至廣不可遽觀退聽究極
是非徒能按式准文聊為隆授往往假聲籍暑驟越階資詳實責實
不拘殿最且人心猶水法制猶防威懷得其宜則澄澈之美至矣苟
限非其要則懷塞之勢起焉又况州縣之官乃京朝之基本京朝之
任亦卿相之權輿必須先正其初然後不撓其末今考功之職雖有
其名綿歷歲時莫聞稱舉是致有自州縣幕職遷升京秩資歷三考
者緣及京官秩資况三考便望正言司諫郎中御史者為至正言司
諫郎中御史又圖給舍丞郎既得給舍丞郎即希公輔宰輔者事勢
互競摩援廣交搢聲勢以相攀稱倚勢附而化以攀資不肖媒竊權
讓以如遺擢己循淫豈滿盈而知戒如此則下位者惟用心而圖占

在上者誠自固而不遑雖有皐夔稷契之能龔黃卓魯之術亦何暇
卹民憂國而成功著業者哉臣按子傳品士之科一曰德行以立道
本二曰理才以詳事機三曰政才以經國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
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
才以興利源九曰雜才以長諷諫凡此九等悉在百司合而論之則
邦國之政斯備分而考之則小大之職各揚又李唐考課有德義清
謹公平廉恪之科由近侍至于鎮防具攝職事自之為最各有差凡
元曆考功以臣所觀自古黜陟之制其遠者逮至九載其近者六年
四千擬之於今未可舍用臣欲乞天下諸色官屬係管三年替移仍
一年一考是非三考然後升降有績者賞無勞者罰甚最特異者錫
以殊勞累任無狀者置之散地未能致功雖有善名者不與之陟不
瘝其職雖有惡名者不錄其尤黜陟審於實不信於一辭幽明察於直

不愚於辭其在京百司及臺省已上官每年乞選任公直御史一人
按察能否虛實之狀職事者以功勤為効資官者以才行為稱必在
周歸無辭閑暴其外地長吏使臣察屬已下乞委逐路轉運使副亦
如御史所行並至年終具逐人功過事狀開析申奏乞下考功從考
功依准格例比附優劣一如往制先定考辭畫等級而表其幽明
而黜陟必取允當無使黨偏然後中入中書及閤報流內銓并審官
院再加詳酌的是公平即具等第奏聞取候聖旨除授其中或有奇
才異略經綸學雄文服勤事務可以整齊綱紀補翼朝廷歸
侍帝王扶持社稷者不在此限并內外官屬或有過惡之跡不預品
教之文則致贓穢會得絲實者採訪有偏即罪採訪之官如考課不
明即罪考課之職按其輕重斷在必行庶使各勵恭勤無敢弛慢如
此則官有常序事有彝倫君子不能任其邪惡侵不可奪其正名器

各有分資遷各有年限不績則若不參丟職使職事不治政教不行
民不應俗不阜爭訟不息廉讓不興者未之有也臣誠以能致民康
俗阜訟息讓興其要者不出牧宰之任也而使牧宰得其人則郡邑
政行條吏事肅編氓不殆外姦不生又以能致郡邑政行條吏事肅
者莫出於轉運使副也由是而言則國家任官擇眾其謹重者在於
此焉且方今天下知州軍僅及四百縣不減數千若令一一選於朝
廷之人欲其稱職無恐闕累未得精專臣愚以謂擇縣令知縣莫若
於知州知軍取知州知軍莫若於轉運使副擇轉運使副乃繫於朝
廷又且轉運使副不過三十來員況富文物盛朋士大眾庶倘或推
公來傷爰不得其材既朝廷選任至公則轉運使副安得不公轉
運使副既公則知州知軍孰敢不公知州知軍既公則椽佐之吏盡
公而凡縣令知縣孰有不公者乎夫如是則君子有聯君出民賜邊

迹之倍小大侔同否可謂形直影端上行下效其近要而其效速其功倍而其勢神者此其略也但臣忝居遐藉無補聖朝方當上言才敢避罪所有加減考課之制詳酌今古之宜尚有科條難盡敍述設或陛下賜之睿覽朝廷許其必行則臣願竭狂愚乞與有司詳議

淳化中知吉州張鼎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秖拘州縣之業然陟黜名存實亡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茂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委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為億兆之司命令百官之

未以恩四海之未康得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其人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職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有政迹之名為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以朱書之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無常材能專長於一事者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

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比來知州轉運使未曾在任得滿一年民間利害一一詳盡文移未知次第已却罷換迎新送故上下苦疲臣不知朝廷設官欲為理邪如不為理臣故無可言者若欲為理安得用此數法守而不改今審官院差遣不行使奏請京朝官慣歷二年一替且為使得行一司之暫利也豈復有定天下之大害也故敢國家大計使者得行生民無告姦出於長吏難易也臣愚以為方用兵時財用調度多出於民知州轉運使不得人不能集事伏望聖令臺省近臣舉知州轉運使五人令轉運使知州三人有材幹者以

充轉運使理三周年為一任不得只理一歲每歲轉運使常取知州功過并自具功過申尚書考功考功逐旋開奏請別差近臣為考課優精加考較若三考俱優改一官知州升大州轉運使升上路三考俱劣黜一官知州降小州轉運使降下路三優一劣改一官二劣一優等平年條大約以此為率其提點刑獄使者通判亞此類比年考只令中書門下及審官院採選充職取進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

考課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考功之法狀奏曰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書三年比校興于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寓于選官以考所載蓋為近古之議盡病于選曹之無執擇論雖略著于後事各不行於時南北下暨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的一時風俗之厚薄為政之要長可具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凡卿于制舉取刺守于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滯朝廷特遣諸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否不公府聽採長吏臧否以經言奉詔殿最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書惡彰美經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儁秀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擬

以除授故雖不行郡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播裂時政衰壞偏日僭竊無暇立遠之謀蓋以經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舉下權柄二條審察銓倫除授官紀奏而入於辭矣唐氏以兵吏分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書令而入仕充塞凡二卿所領六品而下赴類冬集服官注擬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居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責任平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遺至公其法至平矣論量之嚴莊享蘊之譽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蔽事之治者其功過之迹繫于州郡之而州郡所書限以條

式後錯列其素矣猥及毛細之事盡于宜鑒蓋老歸之用吾籍之有同于制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鳴歲求牘銓衡驗察其狀駁其文字小誤日月微外勤絲細故盡賂引略吏毛捨瑜差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叙遷以補如魚貫焉行其此取彼若探囊撮匿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政多至紕錯臣請宜今天下州郡歲結群吏之課必先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加補除第為三等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于民嘗管幹某事能辦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猾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此凡郡縣之吏長吏親書其守倅之成則轉運使提點刑獄令佐定之逐部州郡設月日期會集上于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所受部郡之考稽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于三省副于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掌考功之職並增其員分領

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于清議詢察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令實其功過之事必合稽除之法各以其秩叙或上于宰司或列于審官或報于選曹各依其而行升黜陟為用吏在職三年無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罷退之三上而一下優叙之三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持有稽於古可繼於後吏知乎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長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素職之吏咸勸於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苛制崔亮之弊將不少差乎謹論

張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治行雖異同主於廉惟廉而後能平平則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則法廢民無所措手足矣不才而能廉止乎廢理不

能盡情枉直不能存撫然其身正下不容大奸爲害差小才而不廉故必立威懾下貪殘流虐雖文傳法舉枉措直員身不正其下因緣爲市閭窮孤弱無告爲害大矣不才而惟廉雖於事不明員自持必善有明察之吉提其綱領其尤害者抑爲易去才而不廉必顯立幹辦之效陰構自固之術行僞而堅順非而辯浮說承望基事上官履心爪牙各有施設非貫盈天敗則圖殊莫及故歷代之法吏爲奸贓其罪特書非赦宥所及無洗滌之理然諸犯者相繼有爲行非由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爲事廉剌而因循無糾舉擿伏之察且今保任之法贓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畏然中人之情易以盡達一爲利欲所移辭全始終之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主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之吏把居統攝提轄之任職在澄清而上下綱目相維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遠隔乎千里之外較其蹤跡勢不同言今夫今宰有降黜之律而守倅縱不考覈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剌隱不上聞及其事暴遠就責罪自當罪止不察廉剌至輕且州縣之有惡吏爲民庶之所厭苦雖語言大播而實狀無數欲證其成必訪于衆故擄署集民使得告投夫庶人畏繹避其辨寧甘心從枉擯不自明而頃年詔書復加禁止與臧朝旨寬大不欲誅急群下故揚陰私然臣竊有惑焉開吾手一人而惡之暴害手一縣一州之衆使鰥寡孤獨困窮寃擾者無告此臣所以惑也縣吏枉罪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剌得不督之誅夫其敗則有相及之謹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而詔旨更許以必告乃下之言矣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剌得舉其職以考群吏之治益復督勵務絕姦貪以清民政以志疲瘵兄敗謂之司猶保任

之法贓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今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剌其餘職事之職以是爲準也夫去惡者拔衆之害旨淺變崇之絕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開之去惡吏檢察姦違之所以顯良士育良民也又臣比見數出卒以其惡子弟外交匪人引入賍道夫父有子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爲不義子當爭之又況陷父於惡者哉父爲時素子與士夫始非勸勵之道也臣伏請應以贓暴廢者其子弟初或預聞當錮終身勿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關重矣古所謂以刑止刑爲此道也昔漢丞相邴吉耻以姦私按吏後漢司徒袁安不以贓罪錮人夫二漢之時朝尚清議士貴名節贓吏不錮固自謙素故二公得以寬德自裕也今風俗流滯其務奢汰兩巷無守志之士鉗行之循道之人示嚴官制將以立法猶手御駻突而不属手衡策且奔踶而衡溺矣故抑彊扶弱自合仁義之道損上益下乃爲施行之理救時之弊安人之本其惟誅鋤惡吏也與謹論

知諫院陳升之上言天下州縣治否繫之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令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聞群臣情則恣肆刻薄以疾害懇款歷於上聞必欲患苦元元宜從此始

同知諫院司馬光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群臣上殿劄子曰臣竊以國以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陟明黜陟明則職業脩職業脩則萬事理此古今致治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任遷資途等級太繁若不數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敘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不自知其愚賤私爲陛下盡心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酬功今官爵浮濫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

萬事並廢。欲治而精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群臣，謹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爲定額，自今有闕則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能行學術政事，另喩錢穀刑獄文辭，各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磨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爲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並祿，賞賜獎諭，仍居舊任。

必須上等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有罪者既寘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閑劇，地有遠近，官有小大，而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爲一等，擇而用。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選上等於部即於次等之中取職事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累正數多者，次取常調十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闕，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爲三等，初任皆入下等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闕，亦依簿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

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遷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令権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歷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己贓，曾經叙理，得居遣罷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然後施行。

光又論兩府遷官狀曰：右臣伏見朝廷因遷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使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官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未帶文資不徵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自春寒河及江淮汎溢，八月風雨，兩浙德生，四方之民墊溺流殍，不可

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一一赶乖居之意也。若大臣當此之際，亦當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曲從所請，使不可以論謗及節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表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兩浙專東西轉運使王廣淵上言曰：今考課法，選列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不取，其更置興作大利，災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若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爲三等。

神宗熙寧五年，翰林學士范百祿奏曰：臣竊以天下之務，莫先在安民，安民之本，在重守長。今守長不重極矣。有列於朝，善最不聞，而譏謗及之者，出爲之；貧賈引老而求便其私者，出爲之。其

次則所謂常調吏逾年而受，及待二年之闕者比比皆是，所謂朝廷之詔意何可得也。其間遴差或以勞閥，堂除或以薦舉，績十分之一爾。亦不過辦職亡過而已。然率不逾三歲而更，三歲而去矣。然而又有甚焉。今州縣守長一歲之間有再易者，有三易者，或至於四易者，將迎道途之不暇，彼雖懷奇抱異，何暇施設以不獨守長之罪，其理勢然也。不稱其任使，不率其賞罰故爾。今欲以考之上中下而別其善惡，示之以懲勸焉。凡守長有能為民興利除害，其政和平而民安，言一境之內，農桑勸進，亡落盜賊息，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如是者為上考；反是者為下考；其考在上下之間，一得焉一失焉，而善惡相半者為中考。中考者代往本等差遣；下考之下者與監當；下考之中者與通判；上考之上者朝廷擢用，所置為上考之中者為監司郎吏，上考之下者與一次堂除，大郡或先增秩或減年或賜金，各有差，而使之再任。再任滿日，審如前考，雖更加優而褒進，亦唯詔令是如此，則口才庶士皆知勉勵。況賢者乎？昔漢宣帝興于閭閻，知民疾苦。及即位，名拜二千石，皆親審之。又考察其行以質其言，常稱曰：民安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使久其任無數變易，常以璽書勉其治功，公卿闕則選諸所表者以補之，是以黃霸朱邑乞于史冊。古不難及。惟陛下加意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奏曰：臣竊以國家待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恭惟仁宗皇帝深知其弊，始詔係任縣令嚴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令之間，尚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

蓋以歷歲之格，不復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循習而治效彌遠矣。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哉。且古治民勤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而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者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衆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亂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係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作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稅賦、嚴捕盜與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開墾田疇，孝友達為州於衆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著鄉少加推長，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渝氣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庶乎古史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

嘗又曰：臣伏覩條制約束捕盜官吏，至為嚴密，而鄉村盜賊未甚衰息，乃不盡敗獲者，蓋由賞罰止於巡檢縣尉，而不及知縣縣令，故也。臣又謂巡檢縣尉但能捕賊，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若知縣縣令則其職在按察所部，無所不統，使之肅清一境，勢不難也。竊觀今天下縣邑有得人處，往往頗為條教，時設方略，隄備之有素，則姦宄無能措手；從有竊發，亦為之擒捕。其因循之人則不然，見責任所不及，至有以盜賊為非己職事而不留意，故姦黨得以容隱，重為鄉村之

患者良爲此爾臣謹按考課令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
盜賊多少並送考司是古之長吏有考校盜賊之明文近世遷變其
法甚無謂也。况今州縣場務課額稍虧官佐猶不免累資良民罹剽
劫之害而親民之吏獨不任其責臣欲乞朝廷下審官院流內銓
共加詳定自今知縣縣令任內所有強盜賊竊并發與未獲並即時
批上印紙曆子候成考或罷任日校其殿最重立賞罰如此則當官
之人各知儆勸制盜之本斯亦一端。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奏曰臣聞治天下之術莫重於擇
民牧民之任莫親於守令守令不賢人君雖有良法美意未能布宣
而朝廷之德澤終不能被於天下然人之才氣用之則奮費之則衰
抑之則沮。兩漢而下守令之功斑斑尤著者莫盛於漢宣之時蓋其
人材獨賢於後世誠由綜覈有法變厲有術故也。故其小者增秩賜

金其大者入爲公卿當是之時人人自奮惟恐居職無狀所以報答直
議以成中興之治也。比年以來外臺以財利督郡縣不責守令以治
民之効郡縣以財利責民不暇及撫循安養之術其甚者皆務刻剝
窮耗財力以免一時之責朝廷雖有守令考課之法文具而無實案
閱擇一良守進一賢令以獎勸羣吏此士之才氣所以委靡而自
不振。故獄訟繁多盜賊充斥田里有愁歎之聲四方嗷嗷不被朝廷
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自陛下臨御監吏而寬民力擇遣賢良牧吏斯
民庶幾有更生之意。宜及此時定州縣考課之法以勸守令庶幾有
以宣布朝廷愛民之澤今以一路言之其爲郡少者不下七八爲縣
不下數十豈無一二循吏可以獎進黜陟不明能否雜任賢者低
回傷哀無以自表庸者齟齬無大過不失敘遷此能吏所以不勸治
効之所以不著也。臣願敕有司明定考課之法太守考校縣令第其

優劣之著者各一人令滿終以上外臺轉運使會諸邑之課。又擇其一
路之尤者令之優劣各二人守之優劣各一人以上于朝廷其守令
至官未成考者不預賜最殿後委本臺會議參考名實優劣尤著
者顯行黜陟。如轉運使挾私昧識考以不實者亦加責罰如此則每
路守令雖不過一二人而天下之吏已爾鼓舞矣。臣又見諸劇縣不
過數十。民頑訟多或十倍它邑忠勞責重爲令者多不樂乘遠郡以
闕官日久。須至硬注。被差者迺勉就任未必得人。至於計日待替苟
免民避事愈不治。臣以爲劇縣有闕乞令兩制以上舉官滿秩堪大
邑者與堂除優使之地在本等之上。其治効優異著聞加賞秩如此
則才者樂於見用。不憚煩勞劇邑又且得人。無前日之弊臣竊觀陛
下臨御以來發詔布政未嘗不以愛養元元爲意而守令牧民之臣
未有黜陟之法。其貪邪大吏中外所嫉者雖加彙遷猶不失爲郡縣

意朝廷未以郡守爲重也。陛下雖有愛民之實而爲之牧養者恩不
足以副朝廷布德行惠之意。願陛下斟酌愚言留神而詳擇焉。
均爲殿中侍御史又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莫急於政事政事之廢舉
既繫在官之能否又繫任用之久近任久則於政事能詳知得失以
盡其才而無滅裂之患遷易則略於職事未足騁其智術而有苟簡
之弊此人情之所同也。臣竊觀今日之內外百官惟常調之人在吏
部差除或待堂除闕慢差遣方及二三年替罷其內任則六曹侍郎
寺監長貳數易其在外則諸路監司及輔郡藩方率多屢易其政事綱紀
出於六曹寺監自六曹言之吏部戶部職事最煩所繫尤重而監司
大郡係一路千里之休戚甚重而不輕也明矣。今既屢易則職事不
及詳知才術不暇施設則爲吏部者尤必滅裂於條令爲戶部者必
滅裂於國計爲刑部者必滅裂於奏讞轉運使之於財賦提點刑獄

之於刑兵常平諸郡之於民事之類皆務簡不為三年之計况於久遠之利乎天下政事莫大於數者而多為域裂苟簡之政秘求法令振舉民被其利未可得也臣竊原數者屢易之意或出於職任之遷或出於人情之私出於遷遷如禮部之除戶部戶部之除吏部是也出於私情者從官之乞居郡監司之自遠求近之類是也臣以為數者之弊去之無難夫六曹侍郎不過數人實繫朝廷之清選甚為侍郎視其稱職而望重資久者自可進為尚書不必以叙遷為進擢也夫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未嘗緣人情私便而屢易其任則從官之於諸郡監司之求近地者當契勘其歷到任如及二年則方與遷移則上下安便政事不至弛廢臣切見陳穎近京數郡太守多止及半年即易他處太守以一郡為傳舍吏民以太守為使客迎故送新紛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綱紀吏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舉

奏議卷二百五十五　十二

行朝廷之法令而利厚天下者內則督百官長吏外則督監司郡守內外不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者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矣伏望陛下詔大臣講求久任之法使官宿其業責以治效庶幾人人悉心不敢擅苟且之意則天下之事豈有不治哉。

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曰臣自待罪臺端屢嘗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慎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務行綜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務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苛縱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

然爲觀望之俗故在位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立定期限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則約類具且天下之事最在諸路總例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課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弊不可言也向者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兼在市進害民甚者亦非役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以此者不逮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中丞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為殿最有所廢格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緩精給者不入于苛急然後上副聖明制為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施其政正今

奏議卷之二百五十五　十三

日事也。

太常博士劉攽上奏曰臣伏覩陛下求治之意安遠甚事綜覈令天臣事君之心洽外猶于治內如此上下相疚敢諸叢俠實而民無失所不可得矣何哉自二聖臨御以來雖有小違民情而害利于國家者撥而去之唯恐不速錯時伊之盛召和順之祥指日以期太平之效由是知陛下視遠如近夙夜輪惓則尤重于選遠耳目之牙也中都省臺寺監之屬為歷代之名皆命以負四方之官監司守令郡縣官至於權遐徼之職雖有無實而置者是以人情輕外而重內居內之官疲者可以進退才者可以肯勞求徼進往往有輸券之得非自重而信道信道而安命安命而行志行志而愛民者未免有外官勤勞寡效之嘆矣既而不遑則將如唐之中世暴入都之官為登仙之勝如是則上達陛下欲治之心下有違民無告之弊陛下擧擧益

勤而治功益遠況上恩不孚而民志不中天下之患無大於此今天下最切于治人之官莫若監司守令監司之權乃古州牧之比而今人望而言曰此中都汰而至耶或不足取以在內耶望者不信其爲而居者不勵其實如一身首雖心折而手足不運將安用之救今之弊願陛下覈天下監司守令公正愛民衆所共知小者勉以手札大者擢而躐進之充中都之美官則近遠之臣知陛下以治民爲重孰不崇勸本豐末美上下志通施措于民如置郵之速而雨露之溥不勞而治天下矣

哲宗時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守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旣爲之置守令又察守令而無

錢率則民或受其弊矣爲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縣其所以班道風化按察紀綱舒條百職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爲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詳其課豈非責小官者爲太密而馭大吏者爲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按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得指使辟館稱職或出於私喜而復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摭非其罪或優游而畏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旨以非爲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道十有則置判官二人以爲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知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爲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隷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不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脩舉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闕往一官數一職者雖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乃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

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錯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其甚也大臣莫肯用事而坐觀勝負者掣肘於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离不者皆連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移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今可爲也

高宗時樞密院編修官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君之道尚在於盡誠外在於責實誠實備矣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陛下比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賄嚴警備恤鰥寡每一詔下丁寧懇惻其忠治望道之心計亦切矣然而百姓不盡知德澤不徧及者何哉責實有所未至備天下君子少小人多臣子效職者少欺陛下者多朝廷施行一事付之監司監司付郡守郡守付縣令各了一司文移之具不問其有無實惠及民是則雖竟爲在上之功效何由而著未故民間往年聞寬厚之詔猶咨嗟怨恨曰吾君愛民如此而官吏弗之行也今則不然矣意一頒天下知其爲虛設爾蓋欺罔誣誕之弊至今不變虛設之累歷辯目前勞弊近似以報其上故視其已具文雖陛下不能無疑吾法既美矣吾官吏亦奉行如此矣又何治道之難成而吾不知有名無實是陛下之惠者皆不一二有也陛下以誠意鼓衆動化成中興

之治而官吏乃至變移之豈不痛哉臣嘗觀漢宣帝之所行成帝亦行之而治功爲不及者蓋綜核名實孝宣帝之所長故也元康二年孝宣即位十載矣其下詔與士大夫厲精吏始矣今陛下臨御亦十年而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爲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如在其身未得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則樞機周密可以不愧漢宣帝之時苟爲不然因循苟且日復一日必累陛下責實之政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內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弊內外之臣其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臣而爲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獄訟小而荒庫姦贓不法膚縷略舉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按治爲長者以能容忍爲得體百姓就呼怨嘗以王爲歲作過小者方假然自寄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時有竄謫只半年去不二一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貼過替頭屬公事愈更援合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託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被苟且者謂吾縣吏之日能我何時何用拂人情而欲飭其坐閱吏奸護不加省爲今爲陛下赤子者何辜哉臣願陛下詔大臣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輕授改嚴監司郡守之薦容庇者與坐之罰積久之害去苟且之弊則天下治矣

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於

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嚴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爲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爲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僅爲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盡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爲苟未便於物令雖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號一處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衆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偏擇至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間有疲軟疾病郡縣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未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爲言者蓋識道以薄書期會爲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使大自甚欺謾爲謀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

書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宣帝之跡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以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金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庶能當時號為得人願倣前日從黻之意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為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

元世祖至元中集賢直學士兼祕書少監程鉅夫奏曰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宜可倣誌欽依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與衔結罪保明書其歷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倖

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二　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二

去邪

魯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

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三　一

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飮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敍，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定公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公伐陽虎，陽虎使焚萊門。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秦昭襄王以范雎為客卿。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黜華陽君羋戎、高陵君、涇陽君於關外，以雎為丞相，封應侯。

秦二世時，丞相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漢武帝時，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元帝時，京房以孝廉為郞。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
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
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
君。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
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
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瘉與愈同於彼。又以為
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
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諸葛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

量臣能。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
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
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
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
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
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
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
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
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
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
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清宴。唯
陛下裁幸。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御史奏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
道死。先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
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
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
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
侯印綬。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立為長
求留。丞相方進劾立懷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
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咸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
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
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

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
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人倫。勇猛果
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
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
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
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
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
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
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
後漢光武為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大司馬怒。
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乃以遵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和帝時，竇氏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御史中丞周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竊見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尉。

順帝時，郡縣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侍中楊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時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御史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八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桓帝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太尉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司空黃瓊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處危任力，不可不據。安自持不安則殆，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踐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覆，威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痛。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脩道化於亂離，是自處高而不傾，任力而不躓，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宗成業

衛褒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懾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倚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佞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不竭愚。然懼於永殞。無益國家。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太尉掾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

靈帝中平元年。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矣。

獻帝時。大尉公孫瓚奏論袁紹罪狀曰。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洛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恤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皁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說。

歷蔽冒有憲。紹罪七也。紹又上啟上谷太守高焉設 甘陵相桃育換
貨其殿錢不備舉。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
為婢使。紹實微賤。未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
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遣走董卓
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
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袁術將軍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
大。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
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衛
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
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
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魏明帝即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關內侯蔣濟上疏曰。大臣太重

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內外扇動。陛
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
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
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
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前儻因疲倦
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
因當內設自完。以此眾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
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
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
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
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
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

可委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
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
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
之名也。
齊王嘉平間。司馬宣王誅上疏劾曹爽曰。臣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
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
念。此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
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
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群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
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外
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
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
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
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
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
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
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
知所為。
晉元帝時。祖約與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
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
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
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
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

者深贊遠猷慶敷清化垂曜明時天恩含垢積漠愆而納違命鞋
出既無明詔以保其見又祈恩徹命宜加貶斥以塞衆檮帝不之從
簡文帝時博平吳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孫千秋阿附宰
相起自擬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樵亭令贓私狼藉畏
法奔逃竟無罪罰徹並遷轉又尼姑屬類倡動亂時教賊人譏議屢
不絕由百姓衆賁侵漁財又權貴將軍由怙角寳已主簿戴良
夫咎諫被囚殺主殷命而但以觸犯見怨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扶寵
之臣各聞小府施置吏佐並在於官有損於國臣奏帝並不平
孝武帝時范寗出補豫章太守寗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
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
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舍功用彌廣江
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中太守臣寗入參機省出

守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狂豔誠先有大門寧在改作重樓復更
開二門合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二祧而寗
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
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寗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作在任
心州既聞知即符使停制不復聽而寗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
表下太常議之其禮於是寗以此抵罪
宋高祖初尚書僕射王弘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
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
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
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
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閾致茲紛穢罔顧
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

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
風聲噂沓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
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
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
既頹所虧者重臣知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
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之失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
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以爲永
制
文帝時尚書吏部郎庾炳之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起之居
問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宜奏曰孟西國爲寄何容
不遵用舊典令一人總非若王御世之長術臣之所行非唯
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

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耶而令羊琇據著赫赫與見
待下醜聲嚴備發後赴止作職門殃府見吾言炳之云欲求國本知
的是何害政害時與殷景仁不失其寵此自是小淺不殊且景仁當
時事意豈可復行彌士兩達相推以復何限若爾以復何足掩其
惡今靈無熟列曾之重臣鄰事業不勝不關有大罪嗟臣愚說使達
由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責既自發露交相風塵
場府是非實亂俗傷風驕恣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
深加三思我以緒聲傳書語播于紛問矣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
不敢苟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懷負之言若不知時之宜不辭有所
言耳臣懇既有所啓實欲盡其心如其可納伏願宜其臨所之罪時
炳之自無不請宜刺令史盈言得全非禮太祖以炳之情史矢所小
息不是傷大事為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睹郁令史駱

寧守君不通吏郎當初處知不可。今見其向炳之說不稱御之意。炳之子不聽納之。非爲不能直言萌相留耳。由外感知此而推於任吏專請是子陛下不從爲之甚。雖是本吏乃建朝竝又不得請之小事謝瞻望實非今者之。備一事精根見侍中官。以均其貫小者根抗書篤之議。皆向本部議先公肥爲制者耶。不審可謂同王相曰本聞才於任使無補事可得以爲黼黻。非敢私屬大委之屬。不命相當。結語寧云。炳之事要在尙書身故可得無言之。又以不敢不當承成諸公。敢作此書。爲此也。太祖猶使將之。使尙之陳其意而之乃備言炳之[illegible]過曰。尙書嘗有濯罷新二十人。以[illegible]郎幹之任欺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詞藻於前才得時補近侍王師補不違選臣命人語之。先取人謗意常未定。令以有才力。不宜[illegible]得陛此信方擬進見。大都爲人好事懷行事。有諸紛紜。不意可以臣思爲速之

言。閔羽輩見夢。曹公父子其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重。臣須輔責。日月之明。義有所蔽。豈不知臣有豈不謂臣有事議之進退。以根據。臣與炳之同旋。根據與據。不宜爲身論太尉。昨與臣言議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進退罷眷衆動四海。九起人辯得其皆更投門矣。屢旁之門。其事不可味於前未嘗有之。其外則專且可具眩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該本張以謂切偕時暴以據爲炳之先與劇德頒孫尋擬須之侍琵琶善精欺矣。之使佰狀。然市令嚴極進欺百口材助當寶。惡人智作座賈者。劉遵揚驗有所輸。須南佛之事。劉乖自稱得其力。蹤事之如父。夏甲選出薦若析獲於州國。是運氣樵恭無懈於道鍺見人有物。歸載不辭。門劉達考有材。使之材見好炳。艇使澀乞之選用不辛。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改今太尉知其。論處分之作責門。未不政者和赦傳傳。大村逍

與炳之跡。欲用德義先作州西畫炳之乃居用爲主簿。所部德稱。德稱謝太尉。前後臨德實恩。無復何拙。賊平加罪。故宜出之。士庶怨嫉之。非直爭羽楚爭而已也。自使裴劉刑罰以秦赫將懷刀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君。非欲發憤厲明法憲。陛下使可開訴。素蘭無源一事也。太祖亦出炳之爲丹陽尹。以問尙之。尙之答曰。臣既是實生應對之孝。又謝殷公紀。頗之直聖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願深思。賊有罪。澤今之事。誠異昔。同者。但是彰著。致未測特嫌之數。且可爲。欲可自用無所復之。且居官安飮。才有此比。陛下遂遣出之竊決爲如之太守書道此方須有尹京者之隷。恐惠心奉國之人於此為惡念。雖於無有處用道暴罪心無賤王化。乃君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四阿傳木南冥寵無異而協者郡之舍乃更成其形勢。使是老王非也。古人云。無富

罰弗克弃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澄在可否之間。亡不敢苟陳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撥王令王反吏不法。今貫盈劉向讒書豈不痛慨涕滂於聖世耶。臣昔啓范曄當時亡懼犯觸之。凡為是陛所施政自不彰舒達。所以罪凡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出外。若能情除在職者稱遠之不難。而可得少覺國君相酬四海之情。今愆盈如山。豈任不損。炳之若復委寄大之罪。誰復以以關述。且自非殊勳異績之何是處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家道翦看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毎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敢今使等數人縱橫狼藉。復知此。不審當復何以處之。近啓貴見遠鎭。今亦何足分外。此恐是聖之良者。臣知陛下可能殊臣。有敢匡不能盡己之愚。盡耳。今衆恩隆者不少。臣何爲隱遲於斯。寔是急於生身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孝武帝大明中。王僧達建議請爲判丈頗遺所擬議始見陳謂前議慈懟
每據事不見從。僧達所言有相符。御史中丞庾徽之奏擬寫狀
因目闍人臣之身者數案元國鳴情無私。君乃無惜陵合恰當乎上。
是以王者作義。子曾爲戒。未有背令塞源。好判忘義而得自容戚世
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顧琛因附風雲。
驟蒙異長。天地未定。拔以非次。寵翻擬猶爲務一時。而寵覗圖稱居
圖來執。受任遇專驅肩佐焉。出尹京輦。形要稱故。謂招北寫書酒后
簡。而攻以通彈行己。粗加甄府。因頻成盡。真此爲甚。衆知羞辭者官
賣然。旋擢不行悉懸循起。像快好意范嚴陰遠。指聞甲百而不宜
憑。罰則多上。恩以帰己。衛逼之門即加諫身更建之。害由相承無。謂
及鄧祇披咸視聽育帷上寧魚動闍關未工應開內僚緒黑。何諮衆
救。以下天官既擾出暮悉寶方畢。反育服饑。方之已然。且詩無庶參。

必協好私。宜示親用動作事小。罪冬毋亡。亡陽逢矣。乎本不去。盈擴
經時方擣間顯書道立同異。又未示危爭際當身泯。如訪大請。應不
全立。遂以已故。牙小國通時頻。當積懷抱延窮詰已。居然附不寒寧
責世議。建身居崇寵。今果爲念。榮以奉錄祿不免。營宿佩毋忠付責
無載。天倫悉害。親交嚴對。凡所盈任皆開政利。辯開府稱身初賞惜
吏下。多假資權。解爲門生。光翻溢對。治時千試。聽放自下。好公害稱。
私益解見蹤以供張。下富孫酬。聚不異平日。術陵道飄。非復威權。碟
代部文吏。於何天秉。 假錄用募參事重勞無以爲資。賦河山。出內
龍寵。淸穢偷假。山川之性。日月猶澂。淵疑之心。在盈猶劣。虎冠狼貪
乘之爲甚。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優作咸化。莫非當然。宜加顯戮。以
彰威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事御收付廷尉治
罪。事若未歆。便加六舉。且止免官。

因齊高帝建元四年。太祖崩。掌吏部。以擢拔爲不入。張融抗其志不
當頻命也。及世祖即位。殷又不遷官。以此爲望。時世祖不豫。儲嗣未
書王融謂闍曰。主尊非起居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
出殷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
奏殷前後罪狀曰。殷少懷姦詐。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
戚世真局。見擢宗朝。以何陵內外。貨路公行。得志專肆。閹庭彰暴。顯與
金章寵。承吉通晉。以況假之。姬勝兵糧。峻當得志。奉心既見。咸喜相
綠以劉秉未翻爲鑒書物偽與撫厥激虔。乃窺審非望。時縣個滿。得
共首領。太祖在物入把方加恩自滿其鼎沈之賜。許其幸吉之功。加
以非所之寵。惟以平安之策列進款疑以肩朝德。以往者徵勸。君牽
以用。貫國河山。什吞出入。較論之世。在貴穩勤。會昧之情無害無謂
重在湘部。頻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吏納。連帶問參督敘環言佰客

交開綠左貸臍掌案。理合升進。君以爲己患。事宜既進。委無稱中旨。
謂賑當成疾。好自不塞。既上開上。好識可施。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惶
震。謚病私合曹無變者。因歸經司。首違入殿。參訪逼認。晚時旨以身
列朝。謂寶豪無常。充頓不遑。當任無加。還宗師子。呂辟題經。情懷排
朝政。抽政見欲。遍志皆當。欲台相至於蓄岳。入榜列代世規。觀成
出擁嗣王要。則而擬參贊握機。星擅席論。復投狀誘諸。戶不顧辭稿。
殿折字王。無害古抗。皆云諸營者權寧樹失真仰指天。備畫地希幸
史故。以中情僭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則爵者收送
廷尉獄治罪。詔賜死。
武帝寢疾彌留。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丹陽丞中書郎王融
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
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

源爲奏劾，師位十餘日，收下廷尉。椿依律中丞孔休源等爲奏曰：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即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徵，廣求將領，
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算潛規，寄行推刺。反覆貴黜之間，傾動頰
舌之內，成禍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廷，惡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
下。事暴遠近，從融依源據奏。詔賜死。
梁武帝天監四年，御於華光殿，謂群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
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
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
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
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
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
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

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
臣並已罰逆。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橫
議沸騰，遂毀裁司，使臣毗屢舉，爰及王亮。臣等時預奉見，縝言從
言，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亮有違將親，御軒陛義，深非報情，物爲
露。酒闌宴罷，當乘正主。況事在前昆，言在後，將身謝之念，除及懷之
情，而縱言不遜，妄陳褒舉，肆之風說，側席之望，不有嚴勑，豈作
將頻縝即王臣，雖素尚膚淺，臣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
落，喧譁聞衍。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
次，縝丁艱致祿，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竇協
無饕躁為者，攜人而無恒民，歪圩禱日者，欽玄蒙，勤功徽賞厚，出守
名邦，入司當職，飽逸顯遺，而傲猾朝轢，校錦所契，說嫌矣。所謂與在
為民厚民害，自是隨群劾參為宴，縝鄙望，雖容恭主心之嫉，罷其職正。

有私計之誠，臣實之微，歸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
官。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
太清二年，象謀暴將以家導侯景衆請走，擁壽春，以爲南豫
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
以兇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復
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受之，正欲比屬國降
胡，冀獲一戰之效。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
而失與國，臣竊不取。若國猶待其更鳴之晨，則狼棄鄉國，如脫屣。臣若
視如遺芥。然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事二主不能用。
後魏宣武帝時，侍中郭祚以朋黨被劾，尚書司徒公、北海王
詳等奏曰：臣聞察人爲惡，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所以存
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睿聖前暉，淵采幽隱，

斷近習專執，唯斷大政，猶以嗜充僞歟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
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稽實動轉，既遣猶者
番內外，使公害於頹野，初為而琛寧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
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今布衣之交，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貴
超陟三階之秩。雖允昊之遠，縱然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
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而不言；及琛黨事發，方加彈奏，生則附
其隨，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明主，傍罔百司，其為
鄙詐，共在其矣。不實不忠，罪合斯聽。謹依律擬，請以職除，其父中
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胄，未有此例。晚得不以倫，請下收尊。李憑朋
附琛，特是親黨，作交遊之道，不依恒式，最隨後就，感世以往來。至
乃身狎其親，寡見其子，為有家業者必先請託，點皇風。及鄙正化，此
而不料，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屬彰。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

魏明帝正光四年。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尚書左僕射蕭寶寅
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
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孝觀盡
之以恆敬。嚴父崇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
莫大於不孝。孝則藏竊。蓋刑辟故所以容恭獲時無所此也。衛伋
二子。爭死親命。雖宜敦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
表。自安吾眠。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以當親寄於家。
裡齊弟間。去就先結。顛絕山淮。其情永盡。足者其矣。報復何日。以以
為心。心可知矣。豈翼孫暴業。書謂四海。自北徂南。要氣伸俾。能事
華化。無思不服。有王帝於正園。標忠孝以納貢。榮寵衡于須。經垂奉
者其歸心。被髮纓身之舊。與除而諸史。要知文身之深。然開而寬
眾。如正德。宜軌義以拔。此者翅棣會猶。雅寧熟以規之。則彰憲寬

丁公而獲免。吳項己乎。仁臣即位。豈不辨其情哉。欲明王以示後。況
遺君忘父。狼子野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遲非。或者易奇伎恒
陛下堅殷門天。欽元纂業。德恩遠以論厚屋。猶已此洲鶴賓之列
逆。首容異常。更何謂焉。豈緒持從瘟隨。隨日湧流。遠損何日。
豈臣區區於一整哉。但才辨之識。遭遇之。自抱報不中陳。伏願
聖為多垂覽。訪識抵謀。論甚是非。使眾之寮矣之有在。相應收
刺論元有嫌。無令中外見笑於後者。劉論者於盛世。
魏明帝時。靈太后返政。以元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將軍。韓子熙與清河
王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檦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
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
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
青蠅。污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叉皇姨之婿。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
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
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
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非叉與維為計。豈得全其
身命。方擁千里。以懼在心。恐毒奸詐。終懷猜慎之心。遂擁盡除其
本宅。移住殿西。閽門禁守。賓客阻絕。時吏部郎中劉騰奏其弟官
郡。城求補及補內職。王駁還騰由。以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
后。離隔二宮。搆擬朝憲。誣王行毒。略無罪事。于是殯官。公然為義
王之罪。不使盡情。飲氣節操。是理。儀射將。惟叉元害。屬夷。嚴頗成冤。且
王被冤。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盡己。實讓實乃以忠。天下痛詫
於文傳說。禍起鍾與同禍。為存泰二之。叱詐朝廷之心。於意怎可為
逆亂於一朝。已追遺志。是明丹赤。文獻展幽。感傳姬良焉。訴君之心
實緣皇后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話。一出

於人。君臣重忠。其規害官妻侍。恣其心臆。中山王熙。本興義兵。
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巨患。喪國
之徒。將盡於身。市肆其杜。殺者不可稱數。此普天率土
情傷。然後朔隴鷙虜為亂。荊徐擾動。此之由。昔擅為東宮
關氣。既除令元叉執權。使四海雲擾。自古及今。所常有。竊子亂臣
莫此為最。聞之者斷自。禍之來。良由焉。而今一徒寬
宜相樹置。在朝廊。任樞。臣等痛恨。鉤身抑為擒
貴以自心悽之。見豈異。陳其含嗟
其人天人幽隔之陳。下忠死之痛。方乃崇五三事。奉
以福所歸處也。更待其朝對切齒。逆旅蓬萆除去之宜
黨。臣廣觀續代。追振古。事不斷其禍更生。況又情惡更居衛要
臣中實九黎。以寒心。事關家國。為之所。臣等踏於闕。闕下叩六

義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穿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無處哀哭千
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鏡賞真哉太后仁聖更振四海
臣等希詣闕披陳乞報冤素書奏重太后責之乃引手無為中書舍
人後遷判隣框賜文光

去邪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
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
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
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
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斫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
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
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惟婦言是聽
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
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
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

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
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
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
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
有國有家者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
下深慎之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數蒙
引見任心彈射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
而莫能論爭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
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
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奸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

宜黜退遠謫矣。無所關陽後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伏度聖心。必不以爲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特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信邪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群臣素無矯偽。使臣下離心。以其驕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疎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昵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絹五百匹。其萬紀等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朝廷咸相慶賀焉。

太宗時。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遂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憐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祇應爲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舊私。特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甚衆矣。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爲王。與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以爲若此。使爲善者皆不用心。今侍臣所執既異。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帛遣之。相壽默默流涕而去。

貞觀中傅奕爲太史令。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蘇。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便僵仆。若不復蘇。

高宗顯慶元年。王義方攝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聞大理囚婦淳于氏有色。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自以興時曆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斯顯對仗劾奏。奄必得罪。即問諸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陵之義。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

天子置公卿大夫。宜欲才大相濟。直柱相成。不得獨立。獨非也。晉先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龐萌。魏武失之張邈。故聖條之主。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遂臣失落罪無避。買此筆數下。好陛律府寺。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蔓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其誅獲對伏。此義所言。帝方與義府接待。恨義方以爲不遜。貶萊州司戶參軍。

儀鳳元年。上以東都司農卿韋機作上陽宮。制度設施壯麗之狀。仁傑劾奏機導上爲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罪。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武后神功元年。來俊臣侍寵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發其事。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上言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太后下其奏。後日棄市。

聖曆二年。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久視元年。以張易之爲奉宸令。每內殿曲宴。輒引易之昌宗飲博嘲謔。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太后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侍祥善明自媒衒。醜入宸聞。醜慢無恥。臣職諫爭。不敢不奏。太后勞之。

戶時。魏元忠爲御史大夫。張易之暴橫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

相。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元忠。詔下元忠獄。竟坐貶元忠高要尉。元忠入辭。上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必思臣言。因指易之昌宗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時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李弘泰許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奏未許。彥範執陳曰。昌宗深蒙橫恩。禍心覬覦天命。至於降黜。自謂其咎。非存康情。方事其發之日。將引言以免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狡之臣。姦逆豈心。既自陳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也成。初無悔心。今而有之。臧惡自請。度天下臣窮從之。又表子孫為逆。不君在臣。倘依違而不據正法。恐請付三司考竟。

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法。殺陛下大臣。又皆指權學為害。奏其罪。國不道矣。卒皆誅思止。其黨羅祖。數昭恩的怙權為蔡指曰。嘗王府功曹參軍臣楷上疏曰。臣聞穰侯魏冉以事秦。起社稷翳蓋僭以護國功也。茲出入自專。華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吾孫得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不傳子孫。陛下天資以蕭為樹。首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厥初和政。擢拳濟來幾偶得而才小任重。貪亂狼復。群官下風。舞狗同列。刑濟虐賞之播屠。權威翕翕。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數日。群臣參請陛下剛以而陛下拒諫。言不可制。人從之。日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義效利。不驚皆謀。而盡可以行。方與獻異。是陽違理命以示群人。希義引咎。證不嫌此。一切參諫。皆承風指。陰相倚會。臣觀其禍乃大於身。舜息所斷辭漢。夫小家治舍千可之背。時以託人。尚足失權。

況天下之事。可輕委寄耶。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

時李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李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書。邕上書極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議。今竊籍有言。普思以說惑執異。陛下不知。猥見寵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秦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假能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假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假能鬼道耶。墨翟干寶且本獻其生。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先哲稱聖者目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故能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留察。

中宗復位時。侍中桓彥範上書議帝曰。通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講為法說。戲戶出入禁掖。撓亂朝政。陛下書經假於。執章其戶。上下評議。臣聞昔自興化致治為康乂國家者。務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惑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陛下孰察務本懲早察之。帝寵香扭。左右不能有所糾。

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使與保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帝曰。何故。對曰。瓌為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生者不死。所以是孝。

元忠奏曰。蘇珦長者用刑不枉。善惡皆當。先上論善遇於傍時。餘黨
伏誅。
景龍元年。謂慈范爲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爲
之罄盡。上及韋后皆重之。欲敕僧同者。侍御史魏傳弓奏曰。刑賞國
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可刑所不處。上乃削黜慈范放于嶺。
四年。以鍾紹京爲中書令。與朝政。紹京性情貪刑飛皆惡之。大常少
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起居元宰。恐
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爲蜀州刺史。
中宗時。崔日用與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
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illegible]非傾側而何。上兩罷
之。
睿宗即位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制無中出。羽林將軍[illegible]謀使
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竇懷貞[illegible]皆由公主持進。日夜爲
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爲然。
遂決其謀。上誅其黨於封邢。
玄宗開元元年。敕同州刺史及讀州刺史梁琰等皆黜之。宣無負勿威
後刺貞復被斥州司馬。明年。授陝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
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山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
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刺貞本武舊黨。還得紐秩。自陛下登極。無布新
政。[illegible]其敗道之理矣。以元天下之望。義士稱以罰難爲望。今復以
赤縣尤以善推。是臣所不爲得也。遂入逐寇。
四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
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懼。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
命傑視事。貶日知歙州縣丞。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
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
師。上惜其才。敕之。張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
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德宗時。起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
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讜。傾明德。反易天常。使家播失守。天下
瘡痍。朝廷不實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詒事不從。
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由入三年。治下罔
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百姓願食其肉且不厭。詔書二見不明。而早不
時召。宰相謀。小者免。大者戮。杞罪爲誅。陛下數不誅。上貶新州。識
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遇是。朕之過。朕已赦矣。
奏曰。杞天資陰非不遠。[illegible]國所[illegible]其罪。不宜授刺史。[illegible]
閣外。昆弄取中人。既於民[illegible]德兆其目之[illegible]究。[illegible]官之力。
帝竟召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遂使對高曰。朕惟卿言切至。
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動挺。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賞。
時判度支班宏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爲李巽奇
復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曰。王闕君子小人用舍不異。國家否泰
[illegible]內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
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
夫小人之[illegible]明當[illegible]知因之有[illegible]有之有覓[illegible]之有[illegible]本之有
[illegible]朕[illegible]之目。[illegible]方之[illegible]不分矣。[illegible]則當[illegible]
風之[illegible]矣[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本。則[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夫雖公輸之巧。[illegible]其中。則[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矣。是以古先
聖哲之立言[illegible]以小人爲[illegible]時有意離而遠之

戒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憸壬勿務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又曰曾是掊克慆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一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謹因諸書布懷其類不圖累代同觀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兇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至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性陛下搆放勳文思之德而畏其方命圮族功雖仲尼天縱之明而懼其言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迹其奸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然非隱僻者可覆驗陛下若詰其真跡則議宜立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要可曲加容煦猶擇左右親信兼與舉錯一兩發其所言閲實其事偏正詳覈無敗即臣之誣枉是懲宜中典刑以謝庭臣伊曰愿疚剔延之理先入爲陛下之明得失之關其難甚大不唯復有疑慮使辨之不足以竟失天下之理也頃歲秋首所冀甚亡狀訟延齡總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勾獲隱漏計錢二十萬貫請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盈餘之資稍弛心慮之慾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以稱帝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須既見庫有器以應命供御當承秉物之司本及期遂乃稅東市鄽嗇藉入獻追捕夫吝迫胥說功以勸懷爲忠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郡縣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怨連譽遍訴嗟於特網昔莫敢訖許延家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翊黨邪醜直天子欽下羣僚悚四方側聽何所取則遂離心於上歸怨於人欺天陷君之迹危疑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悉所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勾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謟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

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詐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覆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漏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詳覆三司按問又不令御史辨明虛支者太府隱漏者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奸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是度都混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貢罔上無畏宗人不懲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皆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除稍售好說請求頭遊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

是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須羨餘。復須別財。是必巧詐以侵官物。暴法以剝私財。捨此二塗。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覈。延齡既恃寵於上。益復放肆。遂將積久逋欠。專云察獲奸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驗其言則利益非少。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本欠年深。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攻劫。或亦法免除。或雖應合放。或人戶逃亡。無處追尋。或貧與拘囚。不免塡納。或沒入居宅。或欠推徵。或收檢舟船。除破毀判斷如此。雖以搪塞。在人者並無可科徵。爲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除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務稱媒孽。遂請徵收。抉張利門。誘動天聽。因胡佯於方岳。貢愁怨於蒸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是爲誣妄。罔君貳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慚。奸威既阻於四

方。欲思復行於內府。由是踈瑕官屬。傾伏貨財。搜求所四。健爲課續取此通陵遷銳羨餘。悉弃剝膚有同見戢。諸州錄奏。甫庭支不務崇乘御剝市人。令殘通估價。許其所折。即使不徵置宋廢。此展轉滋繁既彰怨咨。且亦不減。及其交送達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則微。因下賤以折估。高者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禮。事多有節。交雜物精前。邊擴奏稱陳切於肯識。下主編君竟呼徵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得出估爲贓利。所謂夫人心而乘財賄。忌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或殊不識支體分被口啫飲食。人心敢於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至於違踐挽制蓄戎豆希乘傳。控帶雲夏。支度蕃離。邊術軍屯。嘻嘻精霓。功力雖帶。地特邊疆。頗據縱庇。新集之處。逃亡未問。尤資賑恤。俾漸安居。頻勃度支。令於軍糧。節使半歲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年年之備。循環轉輸

不得缺數。近者二職令忽復稱絕旅。陛下必從延齡。令赴中書。遣黃門宣旨詰問。延齡輒言韻約不絕。諸當殊多。歲內以來。必無缺乏。希顏懼其推覆。遂令草狀自陳。以名知實蓄無缺。陛下察其所奏翻詞事夫不誠。遽退中書。既經檢覆。道路無封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時年救急贍用不了。有如是之類耗者。如是之欺誑。推驗既明。罪辜屢著。其爲蠹猶鳴代罪。國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蒸儲。會府是司。任列諸郎。猶慮專任。居大事實代天工。內撫都於庶官。敷化於列郡。奉持係生。當之今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敢倚。豈可容易。未有大官碩德名器授輕更服僕。朝共唾辱而欲推天下委任之。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度支郎。尚書無於私庭。踐集寮屬。未當違堅。得以爲藉。丈家書者是爲國事。而延齡放擅亂規。文墓國恩。勝於君臣。專恣會朝之儀。獨其郎吏。盧若置之情。侍郎雖書出入關隔。公事於私第室

叔官府之體。頗行尊貴之責。復有指部祭祠四方中請。必遣貨其判寓是既侯其事爲延齡貫象客大蒞。不令白事。貳雖酒醴。延殺其敢入言至。有迫切而奉侍。未嘗有納之復。累月不歸。旬累者醉魂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歸。下百爲罪。里中喧滿。常若鬧肆。君子列署法之肆。邑居或流移之律。郡吠使書。雇人數法。采之令。士之欲寡其儀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就爲教弊。自非識究變通。稽權輕重。大不失體。細不滯微。濟之以均平。養之以動勵。近無滯事。遠無壅情。頗歸之下無亂紀。畢郡之下無廢職。使人不困而公用是成。不屬而奸欺勿職。苟或未暢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無所陳之筲而加之狂躁愚頑。既懵且驕。事訶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昏亂。者凑。當斂者無嘶而不支。應徵者無所而催究。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諸可蠲刹權。常藉私相。近者度支奏覆。有所陳請。則其奸黠無不恨歸。隨結動連

於節嗜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措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不可緩。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科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讓則俗尙敦本。朝廷尊讓則士恥貪競。朝廷有大容之懷。則凌暴之風移於人。朝廷有動色之言。則以聞之稱承於下。堅主如其然之。故退進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其朝濟濟。有孝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愼不出語。彼不成儀。無不柔嘉。又曰。方叔元雍雍在上。齊肅相繼。時含天子穆穆。言翼翼敬而然。言無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人在位務相傾擠。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良不惡。稍不才矣。又曰。旣之陰。寧反予來赫。又曰。又曰不可畫肯書宮。言小人得志。惡其是蕙。將其禍心以相鉗病也。陛下勵精儀式以增四方。愼選羣官。以貞百度。內運則股肱耳目。外運則垣翰

藩輔。濟濟師師。成效丕化。庶相咸寧。副朕太和。而邇者友黨譏作風情。標罷養僚刻軍錄漕跌糧貿將帥無使中論送資年宿兇營。或指證隱匿。或請訐陰私。或數其出處。究其心志所據。詞旨挑撥事愿加誣。匹夫見嫌。猶或生患。况將帥重知要遇事善數廣。雖有賜分敢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執。衆不從。是所以彼偏稗從行侵辱。使其衛現於塵下。愼取於例退。雖以其慮。擬於知似。而國家屬實由斯人。而又厝寄羣司事。其欺敗。甚挽鼻遲作何據。亂本寺奏錄畜郎吏。將有履道而不爲屬撓。守官而莫肯由徑。遣其職司事則尤戮。或辱無祖父。或毀及家門。皆不敢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甚焉。故亦究威使人譏陷人之私。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澆俗恩德　之府。賊污清明之氣。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一等歸三千餘萬事八百餘萬。所承載賦鐵運事。既有者處之餘承

無科配之權。延齡苟進迎勍。不務遵圖。厥其實情。滅其專給。率吏齎料略無才適。舞損戒運單實門。今府勝差。在或有羨。分則旨損並徙。斯遷於術市之間。屬尊以私雜言。拔挹領養貴滿。凡守旣因生對人不堪命。所賦者則奏以爲欲。所貴者則陰而不諭。祇費調處。多知此類。虜文應悉宜內及諸司徒有秦新發等案統事之外。錯雜市供所用旣矣。恒弱略備。舊例無至。欲權之條。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遠使和市。先貴兩價資人。公然之間。離頭兼滿。世患遍書制。但欺取情。旋計募貳價錢。以爲節減。刺剝及才分夏之際。蒙語已殫。囊海之七推蘇不繼。軍既數零。官爲待然。若閱頭須之實。徵催無餘於看置。呵呵求買何暇。計尙暴稱官鐵。不書衆情。無暴雜損卑以爲常。此則省蓋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所勢羸餘。且發展以謂若斯之流。不過爲貴國家百萬緡錢。及事体非宜。耳其爲累深示之頃

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誣之態。罔圖之辭。遂事行應口便發。群日不有靡許不勝。以非罪逆尤彰乏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而世之以說欺國遺。愚智共知。七廢同情。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欺罔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負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愬。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肩。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與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彼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也。是以惡者無讒。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

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燭，聰無不聞。步在偏守耳目以拓其聰

哉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耳務求己之過以

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然謀臣開其聰

虛遠。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

之耳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

離心。今陛既行忌諱，抗譏，故商書云：受信讒言[illegible]天罪云。流言以對寇

讒式內言邪佞之與天下同欲者損之聖庶，與天下盡欲[illegible]又獨

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蠹不殊，然於其惡成敗之所相遠豈

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illegible]明君何

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

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隋其好惡從至於顛覆[illegible]明。隋

冊偏書之為鑒哉，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其君，歷代流傳，自不[illegible]論。陛

下每覽前書，詳考興亡，圖治切於拒諫，人偏心於其主，諸臣之與

為，物類猶同。豈君之與權有而為無，損其而為有。陛下早不以時省

察，特無使後代受指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深慮深憂以陛下

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

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

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

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盈，

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

人聚，財聚則人散。雖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役削於庶，以為

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蠹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暴失人

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已。則財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著之資耳。

而何賴於財聚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

不通，聚斂無厭，所貯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

效，聖祖垂裕之格言。先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思恤群元，

師旅殷繁，征求窘急，相尋使剝下無節。是以流布嗟歎之聲，衆人怨咨。

白晝犯闕，都邑此庶，情必不偶，反與賊庶相得，比為而入宮闕，雖事

出之陡，庶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洽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

予持內府之積，如丘山，竟資究孽以餌貪卒，此時陛下所親覩之矣。

和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

旬之內，為所也宜，如網漏戶，物在遺書，故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

人懇以苦寒為辭，跪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

之。又宮壺之中，服用有缺，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

剝親王御帶之金寶以輸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illegible]咸

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炊，飢凍內攻，矢石外逼。晝則荷戈[illegible]

則映堞呻吟。凌風颯然，有霜[illegible]而[illegible]定識

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邪，惟以不厚其身，不藏其欲，[illegible]

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危，無乃能使捐軀命而冒氛難，[illegible]之不[illegible]

之不惑。知死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理人者人心而天

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賊執漸賓[illegible]至，乃

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藏。甚惟

新之理，頗為失義之心。於是與誦[illegible]行[illegible]之始[illegible]失，財聚人散，不

其然哉。旋屬[illegible]內[illegible]，羣萃而群奉天，所積財貨悉復委於亂軍。既

還帝都，日不暇給，竊聞大盈復置，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

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illegible]資義[illegible]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

方為己有哉。是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

戒於國家理亂者莫大乎賢之害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
根行諸侯之事修。坐守虛器之鄙業哉。陛下若謂李郡可以仗武功。
則建中之取既然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
矣。若謂拘狀小之傷理化。則建中之失蕩已甚矣。亦謂欲怨不至峻
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請命天之福成中興之功者
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誠。有罪己悔悟之詞。罪息誅求。敢而節論
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禪據理
處。化危為安。陛下今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業。為子孫與
元元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拘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與臣之
幾微耶復行。刻暴之事之迫。惟其可弃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盈言而
其奸計以為持權掌握之策。有司鉄聚蠹剝歸君上。是又大概。
宜慎焉。夫人主惟明係於所任。然舜與之道差而廣宋寧隆替之

為。皇甫聚斂之臣行而周為崇飾之風。自古何嘗有小人得用而
天下不及邪國者乎。群臣揣摩以合人。天下不委罪於君而委罪於
所殺之主。蓋豈以扶物。天下不歸咎於君而歸咎於所薦之家。雖有
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建言之進。獨出聖衷。所喜之言多順
最言今若以罪置廢則以為衆所歸。故保持用彰以顯君德。若陛
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意則未盡善
焉。夫人之難知。堯自懼者。試可乃已。蕆於與讓乎。況以官其賢而任之。
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乎何不可。而陛下猶身知惡。但懼見擠。因
者多奉依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輩。所謂姦愚而後默誦。陛下以
延齡為第。蓋日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說。罪必有說。陛下明不相明其
所切之深。以表忠賢。校驗其所論之說以考虛實。與衆同擯示人不
私。若能然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證也。陛下當觀其陽

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壅蔽誣詐之驗也。陛下當
斜其包納以成衆邪。如此則上之於下釋疑嫌之疑。下之於上絕偷
盛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蓋藉同歸其與終勝。此則小人道
長之勢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
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
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求大擁順不為非。合禮相順不為是。取
謁作非不足成哉。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違輔戒幾乎息矣。違
輔慮則理不可恕。仲尼所謂一言從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
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帝王順聖德已成風。樊之使言。猶懼不既。況又
阻抑而貴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
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
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驗人間情偽。

臣以戶部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之保晝
易。隨衆沈浮之免咎辱責。謝病默退之獲知幾之名。嘗無同僚無見黜之
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
堪。既衆春知唯在誠直。綢繆帷扆。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
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播遷之既睹。觀陛下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為心悸。所以毎覆車而駭懼。慮壞室而悲鳴。盡情激切。言辭懇
懇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蒙諒察。輒申悃
欵。以盡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
下慮患之計則忠。庸瞻聖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在焉。願陛
聽。為國家社稷天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
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死罪
時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帝將殺之。無敢言。右諫議大夫陽城

聞曰。吾儕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憲宗時。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時以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

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時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京輦。上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逆賊亂山東。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猷令臣失所。所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不足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樞密。稹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時昭義軍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悟執承偕囚之。上詔悟遣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何如處置。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鎭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不得已。流承偕於遠州。

文宗春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爲李訓使侍讀。帝欲授諫官。中書侍郎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著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

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欲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

武宗會昌四年。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德裕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時邢洺三州旣降。郭誼懼。謀斬劉稹以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李德裕對曰。劉稹年少懦騃。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幷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斬之。

宣宗時。京兆尹韋澳所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

入。幽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上召鄭光甚責之。如何。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瀕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晉高祖天福間。楊昭儉爲翰林學士。時晉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寘之法。雖奏不報。晉有詔命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上聞。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觸鱗其間。今則諍臣雖設。言路不通。聚君之耳。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彥澤者國書罪實爲害者將免救誅。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賓。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將還。既而中侍御史鞠詠上疏曰。謂當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殺無赦。丁謂頃任宰衡公臣。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移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官闈。勞神寶龍。圖冀消王氣。今禋宗展禮。渙汗推恩。必應濡澤環賀私結多權。假息逆黨。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用黨。不獲生還。盧多遜由事王溶。無常復。請不原赦。帝從之。

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奏論。許申妄薦狂人。疏曰。臣聞左道亂政。大奸不可逃刑。閑邪存誠。明哲攸舉。昔偽辯誅於兩觀。徙四凶於四方。伴請謟佞之臣。以妙僥求之路。竊見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許申。文座寵祿。莫著功勞。素以刑獄之司。幼無成而寢命。後判戶房之幕。無以藩以勝職。既已點而復升見。多歧而枝梧。近者既闕一務官吏。入親闕庭。擬判計司。累膺殊用。不思報稱。惟恐趨時。乃妄薦於狂人。妄言精氣。行先君於兩宮。上瀆威顏。而死氣行焉。則海不在大臺。昔之大爲宮必呼吸之中。其魔妄則。古人謂服藥有害徵曰謂行氣之說。豈可新行幻惑。排訟以合煉丹藥。然不見許杜當之求彭異人。盡爲怪誕。商人留於左右。既貽患於君親。張賓有言。罪當無赦。又聞賜以白金五百兩。兼召受祿。正賜職。參爲人臣。不知恥參接引庶道。往罔入惑。如船寄恩。益長奸欺。時巧臨於進用。必有嗣於觀瞻。大率自偽妄。所謂俯。伏望追還所賜。免擢所寘之局。勿令於在人。以杜偽欺。

景祐中。宰相呂夷簡。求宗仁宗廢郭后。孔道輔等伏閣諫諍。遂貶之。言自是簡當國柄。忠言不振自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己。才屬其輩。議不協。由中書罷。政事寖廢。又以雜士進冠台席。士遂今之素蔑。籍沒網。事益廢弛。才進賢爲杜程國征

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聞一事以法惠爲務。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纔要求路。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所易。士民怨咨。陛下之乘。惡生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不得君之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將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陰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嗚西夏款塞。公私漸漸曰知矣。奈困此振紀綱。修飭賢俊。節用食兵。則當振拂得之亂。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以爲不足憂。遂至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

心。則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豈聖帝不之察。

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面論李淑罷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今所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奸邪陰險之迹。陛下盡已知之。今外邊臣寮有閤同生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讒毒兇狠。不可嘗撞。外人如此畏之。蓋今卻在人主左右。卻自來朋附夏竦。在三尸五鬼之數。蓋是竦事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取其詞藻。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待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風。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屢棄。終身不為當時朝廷之不全之人。所居開封適失撫矣。雖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必肆其奸。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伏望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復為讒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

脩又奏曰。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卻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奏狀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奸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擯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人主自行。若不出一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奸邪險惡。天子欲去而中書必不肯行。若不自退。則無人敢去。臣恐自此小人特為得計。不肯從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嫌。不肯為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分別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驚駭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卻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聖慈不徇其請。卻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嚴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險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并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知郡事資甲仗庫盡去。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任其劫掠。其李正已二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了朝廷詔書。後來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彼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與國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盡成空文。天下擾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兼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持聖斷。以警後來。

脩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逐處詔書並不奉行。縱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多重

行黜陟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
揮自合行遣令諸路轉運使不案察官吏者委轉監別不生大段生
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
吏昏老貪鄙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甚不行則國家
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頻易諸路轉運方
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令是自廢詔書小人無
信州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慢多不畏聽則更無畏懼必劾因循廢
墜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而戒惜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
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
且要任使則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效於職權貸之使過之
術也而應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至淮南新授詔書
未及按察而賊已奔走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係承安不比京

長編卷一百七十四　二十四

西擾賊經年不能剪滅自王蒙正發又其部內官吏頗是庸老緩
事之人按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乞以淮南不
曾行遣便指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令
令未嘗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而恐大臣務在和同不
顧國體再罷不情當降洎等一兩資官存朝廷綱紀以肅中外則
庶賞國威復懲惡餘可也
慶曆四年備又上奏曰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事曾降聖旨
事至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逵小人不能上副
聖意挾公徇私妄持小事牧舉稱王堯臣與蠶民有情弊妄奏慎鉞
令先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罪及
勸出昔狀堯臣元不曾受蠶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
害及讒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損害舟船特令修
換蓋恥得王逵所言為是原奏上惑聖聽賴陛下至明慎於聽斷不
便輕信其言則令呂覺稱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逵不公伏以臺
憲之職本要糺正紀綱而逵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
四一曰誘熟先朝聖跡詐稱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
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
世法今王逵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蠶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
多令切齒若如王逵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
當時闕政今閱史書備使判務先帝盛政王逵言移橋不便是先朝
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逵之言可憑其虛妄誣謗之罪
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令使勞臣不勸迄見向前二司使不堪
學畫既擊王有往來備蠶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現累累
之類細碎判判自堯臣在三司不明惟付詳求而即令貼用不全大

長編卷一百七十四　二十五

闕之闕而為斷近請事亦有損害此客迫之時而能使民不
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苦之臣方當責其謀事今王逵一搖小
過而王逵誣其與蠶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逵
不即朝廷事體當此急用之際將緣辦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
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看詳耳目不
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逵自見慎鉞所差小吏別無虛跡又無蹤
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
[illegible]
令行陳乞則左宮豈可誘據先朝帝命舉奏且稱言慎鉞與堯臣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專治之明。中傷先臣。若不重責。則使傍觀之臣。不能盡心展效。是誣妄僭越。遣吏根究及鞫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紛紛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瓛伏乞重行貶黜。

臣又上奏曰。臣近有箚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瓛特放是舉取拘收。委吏王克臣因傍論別有情契等事。欺罔朝廷。上煩陛下聖明。身命推究。勘得克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瓛妄行彈奏羅織妄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在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克臣不陷枉刑。重蒙陛下恩擇。中外之士。精度其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瓛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鞫之以實。見其陰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此居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黨。兼乞使今後擢用之人。不敢尚事奏任。別造邊幾。若稍不懲。臣今後推差委者。勤皆作過惡。陛下並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

臣又上奏曰。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慕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以來。尋降畫降不下司宣頭勅。委命常用心講畫。陛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素與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忽有事宜。當事疏虞。朝廷措置虛奕。先慎擇官吏。務欲精覈。觀綱脈準宜須即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察。赴朝事國俟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亂之後。至今民尚歷驚。軍情未帖。相州瀛州安肅廣信軍通利軍等諸處。不任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更加頗知澶州。引惹驕嫚兵士。幾至作亂。六年在京。河北得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婪之狀。很藉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旦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差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婪。奴厮之材。是以曾勤僕使之勞。不思廉棄。豈然閑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緣戎鎮之處。尤須擇之。萬一之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為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善人。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四

去邪

宋仁宗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趙抃論道士傳授符籙惑衆狀曰。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內寄居。昨於中書乞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籙神兵為名夜聚曉散。要知近日此法浸盛。傳襲作法。希求術功。又欲於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展衆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置立宣教之下。當庭妖妄之人。況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收捉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動民生事。

二年二月。抃再乞追寢王拱辰宣徽使新命劄子曰。臣等官為御史當持言之地。竊觀朝廷有大除拜例置失當。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愚固而重思實朝廷於開奏則專負陛下任使之意。宜得緘默之罪。

今是以不避斧鉞而三瀆宸聽也。夫賞罰者國家之重權。陛職悉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九月進向事非所以邪。前房庭使回罪狀居處其罪當罷黜。陛下批拱辰不動如以別須以揚陛下至公無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寮協力庇之。拱辰為不被罪無不被黜。人心俱惕至今未平。有何功狀乞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拒言非是。朝廷止為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辰不避為升而富之。陛下竊發慈冒進辭謝。章疏論列不已。政府但之如無求議。皆以指陛下至公不私拱辰。而執政臣寮協力私之。拱辰無善狀實未明而陛下為口一話留在不當。緣宣徽使職名大重。非曾任兩府有勳績者不宜輕付。何況拱辰將尚書左丞充三司使。才及半年無勞勣有罪籍散當此謀逐宋。須祖宗之例不可一也。須朝廷之體不可二也。開僥倖之路不可三也。拱辰擬一宣徽使號三不可。陛下何惜不追拱辰之職而使國

家之重權人主之大柄。不為執政臣寮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新命。中外幸甚。

抃又論宋祁劄曰。臣等三次具狀彈奏宋祁專充翰林學士不當。未采施行。伏慮朝廷以臣等所言宋祁不堪不當為行無據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之臣不察中外公議曲為主庇。不即歸白於陛下之前。使祁之恩命遂非而不改。只如知開封府時曉職事遠播才聞。在鄭州作詩諷詠前朝諸涉祖。以舉親為名排逐外官。郡邑內號。此前來諫官及臣等今來累次論列分明。舉此等事罪不容誅。陛下寬仁恩惠未加竄殛。尚居館延。編來見時識。豈可更遷翰林。亡亡之命加祁自益進。用為志邪邪雜間。小人鑽進。殘賢害政。不為朝廷之福。伏乞特降聖旨。早賜寢罷祁所授恩命。

抃又奏曰。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昔謂宮自望時

有疑情不明及審覆根窮羅在誣告占撮以理遍招話錄等未曾推擇施行。今竊聞判勘院吏不依條追攝。令要照證人。使為其要隱匿和雇不願以護。但酬和然。速使狀口潛賂偽司。奉敕且法書宋之所寄於朝廷大所遵守。小足以懼姦邪之以擇邪非用是以陛天下者入矣。伏作陛下以仁聖御下宜不能悟之也。今執中身為輔弼手持權衡。根值任情虐無罪始刑待謀初殺。即是近臣縱於宦占居傳遞而中欲。本何執中以一身一時奉陛下之寵。有陛下之宮。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為一時僥倖。再讓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劾之。枝葉甚以為例何時時如何處置。不得為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乾斷。出自宸衷。正執中之罪。甘伊不必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少術。遭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和僻媚。傅排斥良善。此書事時

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聞睹臣故不敢一一詳奏庶幾察臣愚
危之迹特罪惡用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君綱之易弛惟思乃心報
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雖死無悔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臣又奏乞罷免陳執中狀曰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與廣州知
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狼藉之事以達陛下聽以臣言為虐
燕原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狼藉之事以達陛下聽以臣言為虐
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聚舉一一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
苟且之計既負陛下耳目臺察之任又得寡恥尸素失職之罪故臣
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無術者蓋謂之任須通古今
寡識少文則取誚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到處權遷事多非宜至
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寃家聽欺陳聞體又祖宗朝宰相學
士多有定制豈宜遵先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惟恐

請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疎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
置顛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式執中賞罰在乎愛惡主一則遵
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要煙瘴重難之地而是被命遽打待制之職
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是繁要近便之任乃與傳式
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纔與御寶授院陛下代嘗文字等事入吏
則驗金帛吳充同真授直除罷免此執中顛倒宜罷免者二也臣
嘗謂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喜當譯悅其所謂清官至宰陰巧而
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嶧自外除給事中又移知鄭州
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令未掌案斷中之獄促遣中罷以酬私恩
又執中嘗薦舉人於閑蔭之家而薦舉之獲知執中遂廉舉召試館
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未嘗稱事
業望君倚重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一

才識所與語者皆遠對於劉希叟之徒所與坐者皆元孝寧程惟象
之輩奈何嚴白劃之輩測候文燮窮占吉凶者將其為辰所共驗此
執中頗時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中私辭擅隳者故司之論天下
公矣執中輕重出己喜怒任情至知鄆州知齊州日擅殺人從刑
既自廣黨漢貪朽者又致六官違宜執中素所喜悅乃罷公閣封府
推官落館職降充郎武軍監當權來有汀州石民夫盜入使臣犯贓
杖脊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屈枉却民際民樊善道以郡
安此之民矣則民兵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知所犯絕輕而斷罪
反重情理識倫生死無不濫擅枉殿此執中無狀宜罷免者五也臣
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天下之人譏議非家之元執中陛險中傷殺人枉
口銘吾臣某初為通判中廣漕奏第通過既往罷出知鄆州臣某初
黨陳又遷者有行行及此之語張家雖言吳充韓真鄉刀的不當也

罪罰外難充孝孝柳叡出門又落職為京備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振
諫之名者由執中也士夫嘗謂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
也臣嘗謂執中很愎任情者天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陛下仁恩臨
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一家近行慘毒致武發臺
嬖人姓命不輕知女奴迎兒財十三歲隙累行蓋縛從嬖人阿張之
言窮又躁傳封縛手腕絕其飲食然因寒凍致斃結又海棠一名
因阿張打決過甚身有瘡傷既而自縊身死後來又有使一名見長
杖背自縊不殊然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間殘忍事最者三名前
後為冤閽固不少因而興獄尋自罷之有顧須卷無西民懼三尺童
子也惡鄙謂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臣嘗謂執中家聲狼藉者
夫正家刑國明德所為非禮緣言古今共尊執中惟講嬖幸門闈混
濁放肆嬖人倚任胥吏而又身貴宰寵盛錄臣寫據賜無事知行路

人。雖甚貧窮。不一毫賄賂。縉紳語及其所親。莫道嗟嘆。傳稱典雅。此執中所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秉何不識廉恥。須猶居廟堂之上。其意非它。是欲冀所未冀。睎所未睎。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官師衆多。夷虜驕慢。災沴未復。兵役冗倩。民力疲敝。當此之時。宜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宇土生靈計。亟賜罷黜。取中外公議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俾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振舉紀綱。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悅耳拭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臣不武。臣非不知循默避禍。徒迎合者遠。獻直言者貴。先言罷黜。干忤權要者立被投竄。臣所以含者。為身計則拙。為國計則忠。不愧於人之所用。皆不負陛下之所任使。乎冒瀆冕旒。甘俟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抃又別劄奏論陳執中狀曰。臣伏覩近降詔書有曰言責著失於主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奉天下。自輔弼至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奸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合充實知人之難。故外自良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於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恩音丁寧。陛下詔令御史臺諫官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察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奉天下。雖輔弼至百執事。其忠義其奸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矣。不患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奸邪欺詐既退黜之矣。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睿宗基業。垂百年。祖宗綱紀法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夫樹禮法而不毀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違非故。先意希旨。勤求奉承。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體。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毆虐無罪。陳乞置獄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四罪業。復入中書。殊無忝心。不卹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抑人主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非二月也已曾殊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謂皆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勤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用附執中之人。殊解發蔵之偏。亦之信也。臣為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祖宗纘承之艱虞。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發也。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嘉祐五年十二月。抃為右司諫。同唐介王陶論罷陳旭除命劄子曰。臣等伏見除樞密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下。深駭人情。伏緣旭先為諫官日。有張彥方者依託越國夫人宅。詐為官誥賣與富民處受贓賄。是時京師詢詢以其事連越國。開封府勘劾不盡。朝廷差御史杜樞錄問。方行事款。未及施行。遽滿於外。差改差旭同入內都知。代樞錄問。旭得此款。以為奇貨。織裝行事。便為了當。旭身為諫官。奸邪陰險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臣乎。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除知瀛州。欲內臣閻士良妓者飲宴交相狎昵。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彥博富弼賈昌朝為樞密使。兩人方相傾敵。彥博以旭舊相朋比。遂引知樞密院。使為腹心。旭明知龍圖閣直學士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既罷前命。即合辭避。貪竊僥倖。默無一言。且旭職為侍從。而附會權臣。而乘君任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廉恥之士乎。昨知開封府。事務姑息小人。以干虛譽。

綽筆在曆殊無治（小注）有百姓訴為內臣史昭錫欠錢僅千環旭以昭錫是入內都知史志聰管勾內東門大昭錫親屬並不理索施行又皇城司親從官孟乂入趙宗甫捕獲送府旭陶特有奏狀言宮禁之內禮絕非常而宿衛之人與為奸宄易木持贓入宮禁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究本情重加刑戮管勾皇城司臣登重行降黜旭專為身謀畏避權幸卻將孟乂作竊盜本物科斷之罪只收坐同保地分人曹玉刻令決釋放及首皇城司官員全不收坐臣陶官時累有論列其孟乂豪強密院進王決配海島皇城司官員中書行遣罰銅識觀旭意在庇蓋皇城官員殊不以待下禁衛中奸盜為意且旭盛司筆殺據法市粧華縣奸宄媚附權幸如此陛下觀此豈可謂公忠淳賢之人乎一旦悉用旭為樞密副使不知在陛下聖意以旭為正直耶為當廉耶為公忠淳賢耶且宗庫之遇不適否得無或見國來

有如旭前所為奸佞之罪令密庠而用旭也錫之奸罪則庶乎其可謂之進賢則恐陛下知人之失矣眾外議喧譁皆謂旭與常勾都樂院王世寧通交結凈與史志聰素相交結力為主張致此超擢伏望聖意審擇樞之府非容奸佞之地遂賜指揮罷旭之除命以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員不至闕事伏望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不敢嘿嘿惟陛下裁擇

非辭論陳旭乞罷恩遠落劄子曰臣等伏見近日除陳旭為樞密副使物議喧譁皆以為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累狀論列旭奸佞不公事狀甚衆乞行罷落未蒙施行竊緣旭有何材能之才由進而進自贈為諫官代杜樞錄間張方平公事始諛貴幸遂彰情節使為中丞已為天下正人之所鄙薄厥後附會掌權卒于中官尋取權傳會不蓋隱昨知開封府日意在庇蓋皇城司內臣時夜將禁衛飭使官並

又引放釋放取旨其皇城司官員盡釋並不收坐及以內臣史昭錫是入內都知史志聰親屬切害內東門大昭錫之罪失責遷出趙秋屋舍錢七八百貫旭姑循情故將狀判收不行有冀州進納官民李士安者家所親私奏右之貴與下中書史人倫公用錢等事奏其鄉里上有中書宰臣李士安託旭同為奏帶說乎傳達意旨示行勾追勘詞其說以納李士安錢二百貫各其後更為李士安理索私債本實旭於筆敷之下作如此等事欺罔惑貴濁不公事務當悅陛下左右越以千進其不恤罪戾已為天章又况趙越冰鑒榮入樞府乎旨判命之出搢紳相顧失色於朝士林族族竊疑于外下至吾考莫不受惟以旭之命頓出史志聰等主張以至傳為佳諸頌旭有二史之力此言偏著不唯有玷於公朝實恐上玷於聖德伏望聖慈下采公議早賜指揮罷旭樞密副使之命與守遠藩所貴朝廷清明奸佞屏竄

弁三乞罷陳旭以革交結權倖之風劄子曰臣等近累具連署劄子并累狀論列新除陳旭樞密副使公議不允乞行罷斥未蒙施行伏緣臣等所論列旭奸佞不公事狀甚衆且旭為諫官錄問張方平公事有所庇蓋而不據實罪一也知諫院日受成德軍權官甚命而不辭為宰相文彥博僑大罪二也知開封府寬釋夜將禁衛親從官而收坐皇城司官員不收坐罪三也勾抑進士梁恕索史昭錫屋舍錢七八百貫詞狀不行以論爆都知史志聰管勾內東門也昭錫罪四也故縱冀州進納官民李士安之罪而同居親情姚昇取錢二百貫罪五也交結管勾御藥院王世寧託為親屬而通家往還罪六也自村命之出搢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為俚諺云旭得樞密副使者二史之力罪七也旭之由媚貴倖交通宦官私邪不公千萬稍用罪惡如此陛下豈不惜一樞密副使以奉權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

伏望陛下悉革姦邪交結權倖之風。杜中人刺進輔臣之弊。察政府重任。非倖人由徑進取之宜。斥旭遠方。稍正邦典。

抃四乞早賜宸斷罷黜陳旭劄子曰。臣近以陰險陳旭先擢密副使不當。曾具狀并三次同唐介王陶呂誨劄子論列旭私邪事迹。乞行遠竄。已是多日。未蒙施行。夫天下治亂繫時政得失而然。朝廷安危由輔臣邪正之故。故用正臣進者治之本。佞臣進者亂之基。古人垂言不可不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聖鑒。凡進一人。公議允協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矣。凡用一人。公議不平矣。人言為不可者。斯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豈宜緘默哉。是知進天下公議為朝廷斥邪佞之實。杜財賂之門。職當然而不得默也。知旭之為諫官。希旨錄罔。陷方公事。及冒受諫院之命。附麗大臣。知開封府。寬釋偷恭傾親從官之罪。以允置豈識內官。即塞避政訴。

史昭錫大壞業錢詞勝而陰結史志聰史昭錫之援。故宗所憚請語旭有二史之力以致能有寵及學士宴。職思邪法而同居睨請託耶。於士宴時即不先因緣御藥院王世寧供奉送宗來持旭作如此等事。一旦驟進。輒肯杖使公議先而入言怨矣。其可得乎。易無妄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言凡不可妄之世。猶用不正之道以求進。倖天不之祐。往時未見其為利也。得見並知羣天之務去草馬。言其勿使滋蔓為梗楢之言也。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人為當用平正之人。無小人近以取危殆也。語曰。遠佞人。言為國者近侫佞之臣。則非其福也。臣恐伏望陛下深視旭之所為。察詩易聖賢之訓。斂朝廷用人之失。早賜宸斷。罷旭樞密副使之命而屏黜之。使後來懷私挾詐無所不至之人。得以為戒。臣無任為國納忠

嘉祐六年正月。抃上論陳旭自乞遠貶劄子曰。臣竊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知人。其次無大乎納諫。故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當。納諫則壅蔽開而善惡分。恭惟陛下臨御已來。嘗以二者為急。間或用人有失。必採臺諫封章。天下讜論。隨即罷去。故納諫於將來。杜未於無形。中外以之歡。國家以之鞏固。而陛下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二王。動植咸知。伏自擢陳旭為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玷陛下知人之明。臺諫博採公議。按旭奸佞之實。附麗權貴。交結宦官。在天府則恃貴勢。居諫垣則但聞阿倚。屢條事狀。連奏封章。迨今兩月。而陛下尚宥回邪。未行竄逐。有妨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為人臣。智慮百為。巧求富貴。而玷陛下臨御已來知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有以譏議。則旭之罪大矣。又可逭赦。而況據塞要地。兵柄所寄。誰當事為可輕授。一旦苟有緩急。旭豈懷其謀。臣是以憂念未萌。為國遠慮。

每有論奏。不覺繁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信。日月至明。念祖宗創業之艱。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罪狀之甚白。早黜旭於散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德。庶復煥於今日。而無光於史冊矣。况臣與旭素無纖隙。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欲惜事契風義之素。蓋可憂朝廷公論之大者。若陛下尚以旭為忠正可信。以臣之諫諍為誣。則乞賜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緣此補救。於身不計重輕。惟陛下裁擇。

抃論陳旭乞特罷劄子曰。臣伏以天子至尊。首辟至衆。賢邪畢在。真偽難然。不用忠言。何以早辨。恭惟皇朝。繼承四聖。昌明百年。從諫任人。罔不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今百官轉對。故下情上通。公議得進。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以拾遺補闕為左右司諫正言。切責丁寧極言得失。一日謂呂端曰。宰相進賢退不肖。責為職。真宗祥符中詔

置諫官六員，其署曰武部，令本當官曹涉私擢置大宜。列實審制。並許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寬仁之主，傳體紹宗，信誅邪正之大體，紹御以來，開納諫諍，綱目振舉，雖古之興王，治曾未有逮今日之盛。故左右疑畏，中外臣庶，其賢否邪正，治怯清濁，無能逃聖鑒者，協正論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誠自去歲風聞宋庠擢害使，二府兩制，聞時除拜十三四員，莫不以公也，而人言寔暮者稱疑明使陳旭而已。臣與諫官唐介、王陶、御臺官范師道、呂誨等各言旭罪狀事奏終矣。至今兩月，除目未蒙降出施行。臣不避重煩天聽，復用條件開陳。謹按旭早爲諫官日，同與入內都知鄧保吉方偽印官告事。或衆情專附會權貴，如瀛州日，戢與鈐轄內臣閻士良妓妻歌寫遺相結，接遂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授賜，未到任間，即召知諫院，用附會相援，規擢其奸，成德軍特授賜金一切，臣恐更不辭避。

貪冒觀望，爲世所笑。及知開封府，敢縱論集，沮視使官，且又重置且庇皇城司官員不行收鑑，以陰結本司官，官係不以陛下禁衛十升盛爲意，有進士趙愆新史昭鎬外屋書錢值七百貫，以那爲是，內集門史昭錫兄弟前後挂半年。民理逐三十餘貫，其間又判狀不行，隸贖且存，又可當所集院王世寧與旭第呂婦同是親戚，且無與世寧未當來往，旭與世寧深相結托。張茂實、王世寧俱是旭所親，旭拜命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隱情欺公，可驗深妬。條擬建國見利狗私，巧避百端，無所不至。臣伏爲陛下尊居廉廟之上，莫臣寮論用有參從外議，喧騰人心不平。疑非臺諫耳目調訪，無所顧避，論列以聞，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爲，狼跡如此？年歲而未即罷免，是臺諫之言不足聽也。大抵近轄摭街臣，與國論擇正人，則天下之事，何好邪刊非輔佐之偶，此擊爲當時罷旭，協府之命，以副衆望。若以旭爲

正人可任職與？指臣之言不是歟？即乞罷臣臺諫官，以誠欺之害者。臣更不敢赴朝參，國子監并廉供職，誰師私家待罪，唯望聖心財察。

抃又乞速行退罷陳旭，判子曰：臣等聞明主不吝切諫以得亂，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能叶然帝幾，奮正天綱。況臣等職名諫官，實有言責，苞愛君之志，則惟忠動是施。故繹稽業册三代之賢，暴處國之謀，則惟忠輔是任人，未奏果隸衆正之路。臣才不敢隱忍進言，自顧身雖備合司，寮工孤陋事，所以進事持罪，而復起就職。言已盡而尚欲論。惟陛下察其至誠，原其忠節，究極事理，畫其聽之。前臣等生死事其臣等，昨見本降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議論，甚是用人之失。臣等乞罷旭，罷歸遷，此論奏乞行罷免。百有餘日，章十數上，而天聽遲仁，未賜省納，臣等竊以本朝樞密院與中書謂之兩府，均公宰之任。未嘗有與中人官連姻之人，叨其任者。豈非本兵之府，機事

機密。外司達要，內據大臣，不可使掖庭之內，交通知聞。陛下竊人主之居處，何察中動靜者，雖今王世寧旦見御榮，居中復要，密近左右。陳旭素務奸邪，貪利忘義，與王世寧乃是家姻戚，居官牲達，而陛下開以一端，進用宦官姻戚之人，參領樞柄，使得內外響應，相爲表裏。臣等知不唯今日務爲可虞，此輒生後，其時遂爲本朝，爲者在方冊，非所以垂示久遠萬世之法也。今陳旭詭詐爲詐，嘗儲黨類，陰進邪說，力扼公論，乃謂若罷陳旭，則是與前日中外所傳宦官達用之說，相合如此，則上拒聖謀，堅留陳旭，庶息人疑。夫邪人之言，熒惑天聽，但務封殖奸邪，行其私計，不顧蕪穢朝綱，虧損上德。自古至今，使人主不能分別君子小人邪正之論者，率由於此也。臣等伏聞聖人不以私智辨用，惟至誠可以化萬物，正者不以言動，唯當行可以感群心。陛下欲使人疑而不聞公議，則人殺愈深矣。陛下治

玷聖政。而坐由儉人所壞。政愈傷矣。且今天下之人。誰不知陳旭佞邪交結中貴之徒。邪黨之人。誰不知陳旭是御藥王世寧通裏觀感。天下之人。誰不知自太祖開國太宗真宗三聖以來迨陛下臨御百有餘年。未嘗有御藥中貴人親戚入兩府之人。惟今陛下外不去陳旭。內不罷世寧。以致寵之司秘府之任為不足用。以掖庭之臣歡替之言為不足聽。以歷代盡選本朝舊規為不足法。天下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臣等伏恐四海之內莫不疾首上疑公朝。切議聖德者矣。伏惟陛下一舉措聖明。坐令光輝。光為陛下與天道存。有天下垂四十年。盛德高業。尚未能之。雖多之暮盛之嘉。際天地聖無窮。而獨執偏戶踰。輸言納諫。如應不及。此非下臣無所敢觀者也。然臣等更願陛下察下之情。慎朝綱。用人之道。好存國體。不輕歷代主盡之名。不違三聖五公之成規。不間奸人內外交通之

十三

弊政。取笑四海。貽譏後世。速行逐罷旭之輔用以解天下之惑。因朝廷清明而至政日新。天下不勝大幸。臣等冥愚。惟知事君之義。素盡為忠。其所以觸忌諱犯威怒。及取罪戾而不敢避者。知臣等之職。焉惟陛下察公私。辨邪正。措朝廷體。絕萬世患。則臣等生死幸甚。件上奏曰。臣等風聞內臣劉貴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宮禁中。外議藉藉。以為不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與妖逆好。必偽藉化金寶延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變君之謀。內為亂亡之興。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書吾曾能。近世既隆曠戲欺誑。至其甚者。懼移華小。勞傾朝廷。稍成禍釁。把及宮禁。唐太宗寵寺二竈號為義者。今以服餌貽禍取災四世。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鳥李訓鄭注。遂成甘露之亂。皆由依憑官而為姦。假彙術以市奸故也。致所使變金銀。則天子以為儉為寶。不當為此。或補合

煉丹藥則前世為幽明所誤可以為監。左道亂政。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且是事之初。理知無驗。消為禁之。害禍必從生。其董吉伏望聖慈早賜逐。先就發威聖聰。鄧保信乞試勘施行。

慶曆八年。右正言錢彥遠請焚毀妖僧跡曰。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令倫嘗之言法華者曲無物故。而道路皆傳內侍使臣令用布漆其骨留於本院供養。謂妖僧之本由病後書寫未越。其徒轉相誣惑。小人便相唱之。廣佳奉貴僧舍施財物。令風自己。則生其建。恐今漆其骨留時寺。恐切恐不淺之使年傳神變。則起妖惑欺詐奉恐謝叛率施甚誣。此輩以惑多聚。乃虛聞建願違夫臣書其方解擒誠不為國之事。今此僧近往業為先動人心。為一之聞不可不廢。五代時。定州有尼妙弥者曰。際意及死坐而不壞。塞民族方諫者來之達。往神其事。暴乖朝處。建因為定州節度使。仍自主

十四

而行者為幻惑。至太祖時遂其舊行者王審反訪張山尊其尼晃焚於京城西北隅。自一世之州方鎮朝廷除節度使。並採之情傳建武何爾之事。況釋氏者也不貴其示相於外。欲補於世。況此朽穢之骨。復何所為。伏望亞勢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焉特降指揮令開封府指勒本院僧於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佛寺教焚化。知有建除之官。取於城外焚者。即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養。所責不至有威民竊。

仁宗時。以諫院司馬光論王建劉子曰。臣竊聞監充州當盧宮王建近降勅差知萊州遂泰山穆陵上屬下。所至為害。朝野具知。今年為己養猶得任職。若復授以一州。使知其者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罷同民害。莫敢控訴。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建年紀。又察遣中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不得令親民。

光又論張田狀曰。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田之為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熟知之。擢點刑獄寄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為之。誠未見其可。況田嚮者止自通判貸身。推衆選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蘄者已謂之大優。今判任未及三年。遽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效田所為以為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寢田勅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

光又論張田狀曰。右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州縣為始。國家尤宜精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真小人之尤者。而時俗以為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以為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第覆無其張昌齡王公瑾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為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八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為之。其辭偽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為湖南之吏民。亦為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知諫院蔡襄論李淑懷姦邪狀曰。臣伏見李淑累同封駮中書命人。充翰林學士。諫官已有論列。李淑行迹姦邪。醜惡未宜在天子左右。皆陛下平所知者。而天下之人不知朝廷如何處之。臣聞至聖之主。至治之世。邪人不能為患。猶必去之。舜有功二十。言登八元八凱。去

四凶也。以舜之明。雖有四凶在朝。豈能害舜之治。然必去之者。不可使邪人在側。使天下之人皆習為行如此。猶在天子之側。雖肯脩身潔行以為忠良。以此知邪人雖不為害。猶當去之。況能必為害者。自古帝王非不知邪人不去終為大患。然有因循不去者亦有以也。一曰不明。雖知心惡邪人而不能辨邪人之情也。二曰不忍。邪人善為巧佞。君雖知之而不忍去之之謂也。今李淑奸邪用附。有尸鬼之名聞於天下。伏況陛下智照明了。識慮盡見。淑之為行。無不諳悉。非不辨邪人也。臣每進對之時。陛下嘗謂臣曰。奸邪者則朝廷之福。以此知之。又非陛下嘗聞巧佞之言而不忍去之也。所以不去者。亦以無實罪故也。臣請論之。有實功。有實罪。而賞罰不疑者。有司執行也。無實功而賞。無實罪而誅。唯聖人自能別之。有實功而賞者。臧獲多富財利豐寡異也。有實罪而罰者。殺人受贓之類是也。無實功而賞者卽行是也。無實罪而罰者。奸邪是也。是故聖人之議。賞罰已實卽行在實功之先。罰奸邪在實罪之上。故舜登八元八凱。去四凶。而曰大功。非聖人不能為也。臣力詆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後患。為臣寒心。天臣甚愚。臣自知甚明。苟利國家。豈顧後患。故臣不顧身。惟要朝廷不卽施行耳。奸邪不去。正人退縮。此正可痛心也。李淑累遷皆有實罪。而臣等所請者。只乞與外郡。有何難行。若大臣者有專權之嫌。有後患之憂。不敢明言去之。陛下何所憚而不為。願陛下為社稷為生靈留意幸甚。

襄又乞罷晏殊宰相狀曰。臣竊以宰相之職。代天工。斷國論。謨猷允夏表則。官隆非有經綸之才。廉正之德。而居之者。是謂失其所任。殊當中外多事之時。苟能盡心竭力以濟國家之急。猶有不逮。人或恕之。而殊不恤物議。務營私產。與細民爭利。推其為心。豈可相天子

而宰自察也。臣切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為宰相。首尾數年。不聞奇謀異畫。以丁國事。惟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託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托之言。聞於道路。臣等謂今年以來災孽荐仍盜賊縱作。內有百萬驕冗之兵。而不能更其法。下有憔悴愁苦之人。而不能寬其力。盜賊屢動。延及腹內。虜使交來。事緣未已。河決於北地兵叛戍是誠亂此事變大臣之責且過均矣。晏殊當此憂危之時恬然自安竊國以私此於大臣中尤見其所為之罪也。臣等聞唐高宗朝中書令褚遂良賤買中書譯語官地。為御史彈奏。貶同州刺史。又聞太平興國中宰相宋琪與宣徽使柴禹錫互請官中邸第。太宗皇帝鄙其不識廉恥宋琪以本官罷免。二人當別延燕事於官私有所營職而行罷陸今日中外人心憂危。殊為輔相。既不能了得大事。又占射官地役苦軍人。日趨數千處之資。情狀如此。豈可尚容於廟堂也。伏惟陛下以祖宗社稷之奉。天下生靈之重。又付已為大任。加之蒙私忘公。無所避畏。臣等伏乞陛下特出英斷。罷免晏殊。別求賢才。以服群議。

奏又乞責降楊承用狀曰。右臣伏見勾當御藥楊承用為御史臺彈奏安作坊副使勾當北園差臣。切以承用小人。憑威恃勢。入掌物務。故有掉罪。固宜竄逐以示勸戒。今乃優與使名。兼管園圃。是以罷責而遷官任使與無罪同。何以示朝廷賞罰至公之道。兼恐依舊出入宮禁。事體不便。伏乞重賜特與降下官資向外監當。庶協公議。

奏又論楊承用狀曰。臣今月初一日狀為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楊承用昨轉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北園。臣請承用侍威恃勢入招物論。乞降逐下官資向外監當。今承用尚在京師。直承用既以事意却由入內。亦奉官齊一資。何以明勸戒之道。臣切聞楊承用舊受供備庫使知雄前王守琪青為一臣。郭步排侍郭郭氏嫁與守琪為妻。且郭氏在內中執侍之人。雖得出適。承用出入宮禁。豈可更守琪逐為後。以郭氏嫁與為妻。守琪陛下之廷臣。豈可更結承用數娶郭氏。有奏勇章。中外傳聞。虧損國體。其王守琪滿承用各兼奉最之禮。罪當誅戮。乞逐兩承用王守琪下御史臺根勘因依。以正刑典。臣備位諫官。見事之有所損益者。乃敢論列。冀於少行。今承用未實刑書。臣不得默默而已也。

奏又乞罷陳執中參政狀曰。臣伏聞制命以陳執中參知政事兼秦讒寮或補不協臣庶傳聞未審。未敢指名奏論。尋於今月二十六日晨入對。尋乞稍緩其命。蓋臣等上殿奏論。大日不容指揮。是陛下以所命得人。不容由列。臣切聞聖意以執中建皇儲之議。以為有功。欲復大任也。臣見前代以來人臣建皇儲之義者。或為罪事。或因後事多寵。或存未分。或因皇子眾多。材德相違。人臣建此時建大策。力排群議者。誠為有功也。真宗皇帝獨有陛下一子。天下之心固自系望。皇儲之立。非陛下而誰。但以幼年未行冊命。又豈待人臣建言而後定也。執中於當年上言。正是窺先帝之意。自圖富貴。又豈為功也。伏況陛下眾遇執中。擢居樞府。西事之於處置乖方。如妄肆殺元昊使人。又明降宣命。令邊臣入界打虜族。得元昊來攻延州。覆軍殺將。為國大恥。皆執中之過也。兼執中賦性強很。不容同列。有議逆趙如此敗事。陛下明其有過。尋已斥去。及任陝西。又以無功而罷。自青州尋移殿劫狂欲。一向殘暴。此固眾人共傳也。才性如此。豈可置之廟堂。況今天下多事。生民因苦。天地災異。中外憂懼。正要任用才能之時。陛下但以執中嘗有建儲之言。不念獨任害事。任之政府。此乃牽私之恩。豈可副天下之望。臣伏乞陛下追寢執中前命。別用才能。以臣

言爲非乞行寬逭。

褰論呂公綽狀曰。臣近爲呂公綽同判太常寺失樂鍾並袞冕乃兩罪，却除判審在京刑獄。臣乞別正其罪，依舊條例施行。所有判審勅書，乞追寢，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詳勅官所言，惡皆公綽。知呂公綽其父夷簡執政之日，公綽倚勢賣權，攬說一切，則預作因緣，嫁行一事，則先期有勞，以外人所謀，直是外受文通。爲宰相之子而贈賄成貨之至，倉集之速。爲陛下之臣，豈復有恭畏之心乎。據嚴芬斯豈臣過謬，則夷簡作相日，今曾因患論朝廷，豈欲展法以覓公綽之惡哉，欲望官以酬夷簡之老。伏惟陛下特大公之心，捨天下之平，示公綽鈞有官，何必憑其僥倖，弄詞遞以公綽失職之罪相輕。其於審在京刑獄之任，即乞追寢，則與開慢善違。若公綽不令除，乞加其言之罪，使天下知是非有時，不可忽已也。

褰又論姚某狀曰。臣風聞昔淮南轉運使姚某先自兩浙定稽回奏有旨，朕令往兩日，與直史館者。臣切見京東遂遣余撫使諸路民災。惟姚某徵爲按察，是時杭蘇湖州旱荒，飢民被餓，爲相屬，甚者或瘠殞者食之。天降飢殍，死積路，然姚某衛點身往布施者不能容心竭慮，以副陛下憂勞之念。辭救急情，罷樂以致下情之怨，並蘇州留止三日，窮徹晝夜歌樂。娛遊本州，盡斂飢民之村廟，三日拘集。飲食無得隋先其身。隔年論其爲狀之一，程主兵方得收覽諸州。並風恚遺枝鬻，隔日迎候。睦州送至桐廬，並有樂人溺死。蘇州民譁訴扳傳編。臣累得西日方睠躬，兼勸晚飢民殍。杭州則無樂而圖貴於鄰市。姚某視彼當時無人跡，兼罪狀請小株，以謝萬人。不惟罰先遣先，仍有館職之命。伏以賞罰之柄，國之大紐。今無功而行賞，已可痛心。況百罪而加賞乎。上下敢變紀綱，皆潰靡，不由此其巍然與長法之心，下無怵民之意。然有任俸爲月書之。所有館職之命，伏乞寢罷。或除與小郡，以厲使人。

褰又論中書吏人劉式狀曰。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各換例特賜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賤微，因緣入仕，歷任事勞，歸齊成權臣，不除一二事以明劉式所救之狀。明道初，歸貴内廂因無勞，撫俠於名冒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補京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好男時投齋所惟舉事權會重。慶曆二年，守當官開下倫爲字於贖僞作詞，敢諸處皆有擬名開下事畫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陳等暴及隱藏府除歲之日，爲見録開判有干連，上下通奏請開示，更不錄同貢，今奉吉旨，有中書吏人陰姓大臣經問之聲，因換刑獄，又有守當官祖紀爲娶刑家人，結納進狀，乞分家產，判紀僞作内降刑子，吏胥職一千餘貫，事跨貴要，判紀殺徐明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門人吏馬宗壽竊造僞勅，下權於廂縣上達，先審郎中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愿有不覺察罪，降知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壽州監當，本房寺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所干判紀僞造勅人，其罪甚重，並緣當政大臣回爲蒞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循虛勸。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察部下官吏取索，並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入十員，劉式不覺察，而吏例與優遷。茲與大臣，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狀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肅朝廷，清明不容僥人干紀之罪。

吏部尚書兼讀上疏曰。臣聞易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誠以君子補自戒未賓，屢所豐，雖夙夜盡勤，畫齊事國，杞顧

色偽忠躁。致君澤俗。獨根無補。况李世流薄。忠信陵遲。以巧詐為良
畫。以縉紳為貪利。司馬光以四至九卿。漢名子恥其巧宦。蓋宦其間之
商販。公朝崇尚諂諛。直道事君。三仕三黜。與夫鑿書巧宦。陛射上相
致仕卿相者。並同日道哉。國家選用忠純。精求獻獻。中外輔睦遠媚
僞棄。奈人心如面。不能咸一。或用取充數。而非大體。殊私室而怠公
家。至有起自賤役。驟登官路。強為明教。剖析秋毫。為之細曖。動須旌
慶。謀身千封。端暴多進。觀古良臣。踰殊於是。雖陛下以眾天導取大
皇綱。拯卹齊民。揚廷謀謨。而上下之悉巧官而多。或施刑罰。陛皇
威望。循飾庸傳。沽買名聲。或妄獻詩書。炫燿心計。陰行寵賂。規求為
舉。上負國恩。下違民議。誠當廣示詢問。深究與訛。抑退讒偽。倫量定
識。稍復西漢之制。歲親入使之博。特選異賢。專任則教。擇行方國。分
命治民。明賞信罰。以齊其下。去邪扶正。以蘇其民。使清濁分。分逆順

繩直。則公家之患清。四海陛下臨明無違弗屆。
宋庠上奏曰。頃因敎先擾。乞以歲初日食。風災之變。陛下屈躬避
咎。動勞日昃。思所以銷伏眾異。詢達下情。若較詔。廣開言路。故自
春夏以後。或論奏宜投匭進。近日臨問。或於便坐引對。公私章牘
上封言事者。少千百數。大抵論與軒較。不越政守之策。並陳母澤㬥
所已知。通不暇詳。各相祖述。雖質其實數。可施于用者。率無得焉。其
間尤可嫉者。至是中以通籍之臣。乃言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李元
振不逞狂瞽。而欲封削僭字。皆方寸鋒甚悖慢。僭蔑勳儀。丁腆下視
之蘇蓋名貢。古附引星變。而京師日有大大。王明喜使賤普因諸厲
真罪。不亡收。唱紳懟哭。李可及原州將戶。為說耕邪無功擢官。正人
嫉焉。若斯之類。皆當伏誅都市。投棄遐荒。布告天下。以靖風俗。其餘
鼓惑衆聽。欺藏乾義。史拜述聞闔。崇濫之辭。陳鋒刀頭末之利。妄為

罪械。甚成山川。為連親昵。援引用售。皆易徵積。情無不至。遂使天下
幸災好亂之薄賢。繇失職之人。肆吠京師。嶽崛朝著。肘衛鼓舌。曾無
瞞忌。陛下素已撲制。務存包納。國財第賞。皆通所期。於是浮偽求賞
加賜。舂於天地。聲海之書。非不可所能及已。然人道有上下。國體有
重輕。下而犯上。則雖陛下容議。重而可瘖。則既無忌。今使小臣麥走。
堅偽要奪。皆得擢拜。晉宣鳳朝廷大事。麥鄉相。以為枕倖進取之
資。臣恐來風遞騰而不反。權則成雜。非國家之福。臣竊聞真宗咸
平祖以有不直言之詔。暮以上書者頗多狂誣。特詔登聞鼓院更不
收接。臣懋望聖慈下有司檢會先朝已降指揮。行止絕。其今日以前上
書已在有司者。委有司官精加考覈。無所避言。今後應內外臣庶寺
訴冤告密。及通封言事。並須事著。不求一切罷之。委有司詳
言得者。事封上則題事目。並同時封進入內。若主已叙進聞

封府如勤依法施行。應違者實以論公議。
家祁劾李孝友。制寺丞明劾司法參軍李孝友照管苟用鄉黨得此
孝義法寺。明使自首。奉先事行改正。臣伏詳李孝友身為儒者。豈習
詩書。豈於大義。曾有知識。今乃言責三代。明著度用。錄事參軍李孝
為父改易名字。取求為嫁。按春秋時婦人尚知曰。父一而已。而孝友
見利忘義。自亂大倫。棄己父之親。事假立之父。親疎交亂。昭穆外錯。
且不恭其親。而恭它人。謂之悖禮。既自犯名教。罪無可寬。如而可容
誰不可殺。伏望朝廷據其狂悖。投竄遠方。使終身不得更預仕籍。庶
識倫序。知識義方。
臣竊御史包拯論張堯佐疏曰。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
軍節度使。群牧置使。同群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諸張
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動皆咈戾。臣等累次論列。陛下

欲務得人。乃四擬寵擢，俾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
安。臣嘗歷究，用知所措。惟陛下照所以奉允所行，蓋悉遵守祖宗
舊制，未嘗輪越。是乃進用臣寮於先朝則李士丁謂自尚書參知政
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工部侍郎，得觀察使。於今
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
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
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
年，只授宣徽使，始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兼
著，且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宰臣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
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陛下私於後宮，不獨
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宗爲重，以
天下爲憂，免使奸倖有所窺伺，特出宸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杜以

外戚希可賴爲天下之[illegible]

按又論李淑疏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知制誥、
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可委聞，只帶侍讀、端明兩職，舊無前例，
并前朝。諸路起之，李于烈任，以此出知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
次又鄭允職，當時物議以謂繞乞慕觀，遂乃求侍，無致養之實者彌
身之端。又以其前過甚深，不可處之親近。屢言未應，殺卸屑更令來
服陰始還舊貴，乃爲學士之日，乃處禁林之重，何故處密之至如此
哉。臣等所未諭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矣。臣等
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爲世之下致譏於
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續得書見報，因與
當坐爭論於曩事，又及論武使命書。當時備細隱避，不將其說達景
帝既論武綱等于附年，非其祖宗而乃置而庸論，何則嫌其類也。以

仲尼之時聖哉。臣聞國人爲之諱，且權則無矣。李淑父子事國屢
歷其身，久蒙清要，官職俱顯。裁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謗。
譏前代爲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豈謂羣議稍弭
清貴，淑乃曲辨，益肆姦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
孰不可恕哉。又於白虎蕭墓誌有遺鷄黃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孝
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恭蒸孝治，格於群黎，諸之鷄
慕。實冒上恭。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爲，欲當時
慢。陛下仁明篤顧，哀物無隱，其甚暴不暇觀誅。在乎物情，已爲憤惋。
今又增一學士麻之禁漏，乘議政讓，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
子。臣等伏望陛下宸衷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知州，則
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讟矣。

按又論鄭承裕劄四

臣等近曾奏具論判鄭承裕以員上僭不法事，
累乞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授許州部署，罷其兵之權。承裕曾爲
節度使，在承裕所損無幾，於朝廷威令則所損至重至深。何異承
裕以親以舊，由微致顯，有大罪而蒙生全，無纖功而叨賞餼，使著富
貴，出入寵榮。縱使彼身未能報德，而乃違越壞亂國經。可謂其
族而姑息之矣。職傳樞近，而僭越典常；命之撫循，而殘民；委之留務，
而生事。豈然狼曰謂之蓄誅。迹其用心，實欲不顧。此其可恕，則天下
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如人不顧君親，
明爲陽騰與肅之際，致萌致亂之所。是謗藩臣，非曰我貴。若不
痛繩以法，斷則瑕纂其使龜底鄉亂之人，何以威懼而自戒哉。春
臣等仍聞承裕在南京，非理斷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政分析
四十五人而已，實未審其真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令子細分析
承裕任內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兩項曆說的實數，自

閣奏疏文字到日，乞朝廷刻賜裁處。

往知諫院，諸寺置庵度道者殃民。臣聞善為國者，務去民之蠹。臣
惜阜而財豐。君蠹而不除，治道其何而興哉。臣竊見興國寺僧庵度道
者紹宗，以殘支體，誑惑愚夫，詭為翕炫，傳致衆共觀，劓削清身，以銷煉佛
像。聚資貨，實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財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誑劫。
且佛者覺也，存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
即成正道。有為功累，非所宗尚。昔唐武欲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論列，
即時罷役。伏望聖慈陛下，俯矜庶品，特垂睿鑒，凡所興造，速賜禁止。
其僧紹宗亦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

有司諫郭琦論僧紹宗狀，奏曰：臣伏見興國寺有妖妄僧紹
宗，自今月十四日於本寺殿三門上燃燈，寶瞻出示，行財惑民庶。
盡在祝壽。而勢之從風靡然相屬。臣切見天聖編勅節文，指道僧人有
捨身燒身煉指截手足，或於街市聚衆身體之類，並科違制。擅動
遊俗配遠惡州軍編管，居停主人及本院三綱知而不捨，並同罪所由
官吏者並行科斷，天下遵守。有犯無赦。豈容重居之側，都市所會，恣
令妖妄曾無止遏，此乃不守庸猾之靈，誘令其家群聚衆財，於朝廷欲
經營於其一。貴其奸詐，因兩宮縱臣又慮僧佛之徒，因閒工繫以至
宮闈之內，或有之間，或有傾壞，竟其奢大，苟損財而為，助因僧化之
實深。臣欲乞特降聖旨，指揮撥會元犯，早賜施行。如或國家重在天
戒，已停興葺，特節所用，惜其耗費，少寬紀令，特許行禁，則言佳俄化
聲作從人，顯罔不可因而崇長。有害政教，猶論列於來，商事典裁於
宸聽。

端明殿學士宋綬上言曰：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
以來，令出帷幄，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展見聖政，將寫德運。審
矣。以新百官之耳目，而實關號令。未能有適於前日，豈非二事大臣
不能推心竭力，以輔陛下之治。稱頃太后朝，多合除拜，而群章或任
承陛擢議，而為恩出太后，其實雖行，必謂自大臣出。非大臣用寮
因上，何以行此。用舊之臣，朝廷惠言，令同之。或頒聞帝旨，密令康叔
東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者亦恩以拒佛，小人姓名以言進賞，風宣
表。有害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患不過邊事，皆可
預防，惟姦邪共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
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六

去邪

宋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論程戡劄子曰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群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獨無善迹為人所稱况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為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閑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權重無如節度使者群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得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况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盛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

光又言臣近曾上言鄜延路經略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事宜乞追還前命[illegible]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惟在西北二邊所以捍禦一路事在諸路緣邊最要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鄜延日以來老衰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群小為軍伍所無所畏况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諒祚數違舊制多建官號有違表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奏請於朝廷則經略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莫甚於此臣愚以為凡御群臣之道各有官轄職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責立功立事為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若不稱職則軍政不修豈能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濃委任益尊臣恐將帥之臣有力者無所勸而懷奸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寧四夷賓服臣竊以為難矣所以程戡新除恩命伏乞早賜追還

治平二年光論陳述古劄子曰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知延安奏朝廷稱邊部寧謐不足為慮復因權涇原路經略司奏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聚集將謀入寇乞請出兵防邊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按几奏稱不諳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尚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臣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養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脆弱難用惟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畏戰鬬從來國家恃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來侵掠而自避殺虜之事順成敗國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邊以數千戶之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且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有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况述古向於門蔭材氣庸鄙自居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胸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主上陰附權倖天下共知屢冒重辟徼倖旋復收用昨竊承任一朝至此職過其分量授天壽之職果猶手援驕人視聽階致民命撓廢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

光又論皮公弼劄子曰臣伏覩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同判官公事九等之條揀擇為職司既使之久於其事

又特以示考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為政之首務也。欲當益選擇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望，拭目而視，冀得清節抗直之人。則皆勸慕為善。砥節礪行，不肖者亦化為賢矣。若得貪巧諂偽之人。則皆傾巧干進。飾詐盜名。其恬者亦變而為躁矣。此乃風俗之本原，政治之樞機，不可以不察也。自非有奇材異績為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為吏之最，以貪鄙敢害實貫經疾猾事為進取，在京師遊請不倦，在外則書啟相尋。專用此術鼓事主三十餘人。一旦首膺選擢，天下之人苟有知公弼所為者。但無駭竊歎。讀書者無莫敢發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瞻矚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僥倖之門，以為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所有皮公弼試直集賢院告命，勒歸本任。況今中外之官，書資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甚少，豈人皆得其下全無可選擇者，猶且選以補闕員三司判官之闕。使果有奇材異績為衆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

光又論王廣淵劄子曰。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驚駭。偶語竊議，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脣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並執政所為也。或云陛下龍潛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為達，素蒙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險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聞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若以此獲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乃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遽除知封州，縉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為僥倖。今又驟加美職，豈得不致外廷之疑惑乎。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寘諸禁近之地，以率厲群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

前此用皮公弼，猶遽遷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嘗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為太子，嘗召上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他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為人。廣淵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自託。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乎。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勑及乞追還。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蔣之奇論王臨疏曰。臣伏見殿中丞王臨為任華州推官日，移邠州推官，因緣差遣，託延月日，就成考第，冒轉京官。後因緣營舉援，心跡皆露。御史中丞張昇包拯韓絳知雜事范師道等相繼論列。朝廷更不推究，特追事發後所轉一官，稍與知縣差遣。人言不已。始降差當。公議紛答，迄今未定。而臨敢為欺罔，妄引劉庠王翊例，欲從舉薦，都不以為過犯。臣雖蒙請用案牘，臣竊見王臨事狀，備於案牘，非有隱深曖昧，可覆而案者。取而一閱，則其冒之情舉得，公私之坐已明。乃欲使季象賞曲庇其罪。夏防獨當其責。慮三中丞而不能正其事，將諸有司亦不敢斥其過。不知王臨挾何術而至於斯也。然進則交結以圖僥倖，敗則文飾以自解免。巧詐險詖人之雄，此而可容，孰為不可容者。朝廷既不令審勘細加察問，有司以先無案款，便為無過。臣恐刑典自此壞矣。王臨之事業中皆具，而人所共聞，臣今不復備論。惟陛下察臣專為之懇款。臨姦巧之心。一以賣官追官免勒停人定法從事，則僥倖罔上者不得肆其志，而舞文附下者可以懲其後。臣不勝懇懇之至。

英宗有疾。既平，堯俞爲起居舍人，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紛，咸以兩宮之情未通。臣補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使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奉如緣賢，覩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

堯俞知諫院，又論薛向狀曰：臣近有狀論列除薛向不當，以內職除多，權用援甚衆。自後被責言官者，雖故居遂以本傳，竊陛下賞罰之權，無以取信天下。且謂邊防之間，境有小警，不當藉以爲赦復罪人之責。及論薛向材質事狀，乞寢新命，皆擱留不報，未蒙指揮降出。臣雖甚愚，嫌所未諭，謹僃事體，重煩天聽。伏惟少賜詳擇。夫欲官者責以言天下之事，其所論奏，當辨別是非當否。而陛下何輕許可也。若言入則留中不下，而奏則置而不聽，殆非所以開廣聰明者也。

朝廷初學首擇言路，臣竊爲陛下惜之。陛下天資英斷，當辨是者斷於非，是言改非輕。陛下視從諫如轉圜者，爲何等主哉。人主爲萬乘之尊，執生殺之柄，以臨涖臣下，是豈難哉，顧道理如何耳。陛下不深思諸事，以不相爲得，臣恐自此以往，又有倚此勢以售其奸者。況二府各有當職，臣竊謂陳，今樞密院專除文吏，不專中書，又專行樞密院事，雖復性選，積爲私隙，將何以待正百官，或成天下之務。書曰出自，亦俾樞密院行之，是尤爲不可。陛下總攬萬機，而自紛之。雖爲此，將誤陛下。竊少見既改者亦當以職分自隨，姑務救正，以順成美德，不當苟且依違，承行況薛向小人，爲是留神。如是，謂今天下藉如何之耕者，敢聞不已甚乎。儻此事不改，非獨刑賞失當，是祖宗之舊法皆可壞，而言職可以廢也。且薛向兩經樞密院除官，猶得追奪，何先帝謂之非，而陛下必以爲是，此臣重爲陛下不取也。伏望併以臣章前狀付外，或賜施行。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堯俞再論薛向劄子曰：伏爲辜復薛向陝西轉運副使，不當累曾論列，至今未見指揮。竊緣賞罰紀綱，朝廷重輕所繫，臣之愚忠已詳寫盡。再當風聞之說，事體不同。伏望陛下早加詳擇。如臣言是，乞賜施行；臣言苟非，乞黜臣以誡狂易。儻默默觀望，既非臣所能，而竟取容亦非臣所喜。干冒天聽，伏候敕裁。

堯俞又論薛向狀曰：臣嘗有狀論列陝西轉運使薛向、李壽館等致資榮州鹽賞，非今僅身也以事。今未奉勘發索，已到，風聞其間事勢與當初累同，乃賴有司，惟陛下詳擇。伏以薛向倚恃權勢作威作福，使天子之命史無事損剝，郡不避嫌，自判本案，詞狀以遂靈實，雖所以杜天下行，不復檢驗。其元狀殊不分明，及趙約之狀勘案成所招情狀甚明。自度非便，乃網所以疑衆，欺侮上下，據械無窮，者謂蓋志在救人，何爲非凡。況今殊之先本由薛向，今則南寨徐寧張奕等各陷深刑，罪當乃使輕典，此臣前狀所謂未當者也。受主新赦者也。苟不取情識，苟何以服人。人情向背，偶爲此事，稍致亂畿嚴緣。向任性爲虐，其來有素。鄜州三川縣令張寅，以因細故害之，竄推勘，所不能堪，卽時發病，既歸而死。諸在已下，當時意陵轉倚，居已上者，何隙稍制，苟能附會，則曲法維持。自陝以西，幾乎湮路，不目。又其所領皆是要司，部中衆官，其數且百，專以意剝，有依奴爲能說者多。言文虛飾，浮誇以許多滋蔓等事，詐而不能辨，乃須少缺，惜以責其功。是人不能其辭，何敢爲犯嫌相維，百端轉東就西，故須條尾，以惑朝廷者甚衆。借令頗有實效，乃是聚歛之臣，不過能爲小小，鈍皇帝時[illegible]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其爲之如何哉。方今經費[illegible]多伐力底竭，非陛下痛自裁劑，窮其本源，固不能已。如欲豐與

聚斂之臣。賴以取濟。臣恐失之遠也。今薛向高自夸大。以為世人無
能及之。臣謂朝廷求應辦卒猝以濟務者。或恐不多。如向之比。
不患無人。大凡君上之馭臣下也。有勞則必勸之以賞。犯法則必繩
之以刑。使循理者好勝知懼。勇勵其用。無不盡心以償。有恩無所觸
事始息其志得氣盈。則貪橫回倚而負為國家者。盡齊看亂。况向矯數
欺罔。頗得親近左右之以便藏天聽。其才識雖不逮。象足齡重易錯
君側。竊同與爭進事人。臣知其過之遠甚。伏乞深察其情。特加罷免。
不獨使無冤有功刑賞並行。亦使奸豪少沮。不敢縱其巧而欺人為
一道之患也。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罷執政邪議尊崇濮邸號。曰。臣伏見執政
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
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

人臣之所共棄。臣地居言職。事不容含。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奉
有國之刑典章猶在。臣職所不含。罪豈暇責。昔師丹之議行則董宏
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為臣。臣等言不足用。願使畢罷。上不
辜陛下之任。使天下不廢朝廷之議。臣等之志足矣。竊以自古人君
之御天下。未嘗不以人心為本。得之則中才可以免危亂。失之則賢
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
不慎哉。宜有身為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以營己私。務逆眾人。君
失望于天下。為臣之惡莫重於斯。伏惟陛下紹膺大統。尊事仁祖。生
育之恩。禮當追厚。然當使先帝禪禧之說著陛下德澤之已行。然後
請求典禮。尊崇本親。况仁宗虔王。知有淮王夫婦。而遽開越禮之言。
致違厥世之遺。故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陛
下自臨御以來為治遵循。而僭則有國家之風。至誠感神所為

虔奉之德。至於撤撰所以。如其不變。皆前代帝王所行之事。治朝可紀之
政。推而行之。知亂可救。然而中外人情置議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
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群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
朝政。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純仁又奏乞罷邪議之臣。號曰。臣昔近曾聞門下省未奉聖
旨令赴臺供職。臣等為所論濮王典禮未正。其執政並不省奏議
懷存所執。令伏已得旨罷。臣等狀錄近以罷奏結自乞正大議以雪
君父之謗。洪清左右之私。應去情慾傍於舊說。乃至敢違端並禮群
臣之情罪實更宜清罪。伏候陛下裁察其真實其所託。朝命有行
臣令就職。實寺使循陛下至度之恩。未見朝廷決制之事。今濮王典
禮并去除邪而首蘇邪議之臣。未加顯責之前。中外猶以為罪責
何敢自止。伏望聖慈令臣等前奏施行。所有本職未敢祇赴。伏首居家

待罪。伏乞聖慈俯賜肯斷。
純仁又奏乞罷邪議尊崇濮邸號。曰。臣近兩次合臺列章彈奏執政
實。不合首建邪議。尊崇濮邸。上損聖德。下駭民聽。伏惟陛下即位已
來。統緒之正以義萬世。四方稱頌。皇太后和執政不能以古先哲
王致治之術開廣上意。推誠施命合人心。使陛下德澤之美彰舞神化。
而乃專為患寵。宿為邪說。遂越禮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
地。及今近臣群奏禮官所議。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稽事合前代
舉措之世所行。勝違以飾其首。距塞衆論。欲邪固上。心實不虔。伏望
聖慈爰書顯責。特臣等前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臣自去
秋以來。稍聯論列中書門下不合建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
納。又於近日臣等三次合臺列狀奏論。未蒙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
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奸邪。肅清朝廷。遂使大義

人而不失中外之心。請諭詔旨，毋令尸祿。不肯引罪，則上下之失德，下壞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被御史告身隨狀繳納。自今月二十二日更不赴臺供職，居家待罪。伏望聖慈早賜貶責。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論王廣淵劄子曰：臣聞明君之務，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嫉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才六箇月，而舉無所糾職，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善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圖閣寵賢俊，通英特儒雅，皆非廣淵所宜忝處。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放斥奸邪以警群臣。廣淵於勸列之中，爲奸邪之尤。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嚴加斥逐，奉上職者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聳天下之耳目。

光又論王廣淵第二劄子曰：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奸邪，乞盡奪去職，一面除一遠地監當。迄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廣淵所爲，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微臣更有辯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爲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奸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態萬端，非聖賢不能察。夫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顏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遠。

光又論郭昭選除閤門職狀曰：臣竊聞陛下擬將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除閤門祗候。衆言籍籍，頗謂徙爲。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初，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以爲來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體守文，倣亮陰未嘗之間，有司因循，遽爲故事。凡東宮舊吏，一一驟起遷擢，謂之隨龍。以此四選之得向所係直除，尹行其爲事已多矣。乃致今有舉援進求者也。豈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之常，貪無厭擾，不可縱也。且閤門祗候，祖宗所以甄表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與押序遷事體不同。舊諸文書，則群閣之添也，豈可使厮役之人爲之哉？況東宮其舊吏，年勞考司，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未大赦，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亞狹矣。臣昨除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古之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四選等以厮隸而功衰，是官不擇也；無積章之勞，而數月之間超命細鬢，是無功受賞也。聖明者如高居簡等，而係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使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遑變而北轍也。今日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爲陛下惜之而已。所有四選等新除閤門祗候，乞賜追寢。

熙寧二年，光任御史中丞，論王安石疏曰：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詐，熒惑聖聽。及公亮等本務依違，專自舞正。乞明其罪，未塞擁行，當以易爲危，否爲美，爲事制自之術。書戒作福，明由國家之常。易書之義，其如此。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遺務，而臣不所職。且知其幾而違其佛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閱通則書，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篤俗雅論而聖義化，其以用安石爲相。新見陛下側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著也。而安石備用政。必當輔國以伊周之業，斂守新光彝之氏。並改變信拜合與直而安爲僞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新革朝典，學非言僞，王制所誅，非良臣，是爲民賊。而又牽合奉博文飾言，蓋天之辨，誹詐虞

事臣之正論，加以朋黨轉集，醜言互攢。或倡進亂民，居奮仇。窺伺神
器，專制柄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有陛下不達其端，則安石為柄不
小，其事爲之哉。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息之息。何
爲相臣，使領政事。昔漢尊桓榮，使閑授几，恭賁鄧禹，惟見兼官，豈有
俾居顯重，而妄使此為。若不正其罪，恐難以順乎眾意。臣職居御
史，身為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直以立身朝者，害亂已以
世邪。貪戀權者，安敢身而爲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
寒暑之不可同時。安以秦杞天顏郭隙狂生，心既為國事，讒贊言今
日豈默然之舊。勝負日見職臣之守。伏願陛下獨斷乾剛，斷行大決。
一遵祖宗，兼用那諫，殊逆亂臣，是納正士，上以顧重太師之書字，以
饒德他人之心，則臣等進就誅戮，亦所甘心。
四年二月，先知許州蒲王安石疏曰：臣之不才，嘗欲陳舊田之已先見
不知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皆不如
范鎮。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
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
親黨，盤據津要，擯排忠良，以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
詔，以決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
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
超處清要。純仁與顥睹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
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厚。徒以
愚昧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
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今之所剴進事
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睹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
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爲陛下別白

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
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也。
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睹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
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
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
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
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
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
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
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
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
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熙寧二年，侍御史范純仁論新法乞責降，疏曰：臣自備位諫垣，無補萬
幾。實欲少裨聖治，仰答天恩。但其才不逮，令技有所止。多言煩瀆，一
無可采。加以執政之臣，遂非狠愎，自謂人莫己若，惟欲專行己志，
意而行，務為頑忌。至於元臣舊老，皆務緘默，同僚必欲事必行，康
逆法制，降黜異同之論，悉繩違忤之人，以致忠言日疎，使侍從之臣
下無納諫之美，百官懷苟且之心，眾志消沮，無敢言者，此事持書者斬
國非臣力可回，則其義惟無堪罪在難赦，伏望聖慈早行黜責，則擇
臣。庶幾取信朝廷，可救時弊，大臣有所警懼，小人不能為奸。惟在睿
斷行之不疑。臣無任激切之至。
純仁又論薛向，略曰：臣累言薛向有罪，不宜獲懲，又其性貪猾，不可
付以六路之權，不蒙聽納。臣聞《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若歸
耕而惰，不尽力，又有而助不然，是皇王之政在乎愛養百姓而補助

其不足。使之本貫有餘，然後供輸公上。猶先益其根本而特書責之
茂。理之必然也。陛下方以公私匱乏，故務先於理財，蓋欲厚本抑末，
補助百姓，將使富而後教，異三代之政耳。非有意於損下奉上，廣殖
貨利，以博大務心而已也。然則付其任者宜得仁愛有德之士，使人如
己。方欲少民飢隔覆獄以待，庶可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固非如薛
向急速，希功賞，投刻薄之人所能為也。方今多士盈庭，豈無有賢才可
副選任。在陛下擇之而已。今乃付以薛向而欲使衆民不飢不寒，知
陛下愛養之意。是猶愛其赤子而付之狼虎，欲之乳母，欲其子無
飢竭之患，而加其父母之慈，固無望矣。今陛下威令已行，舉臺貴國。
而自匡臣言之不已者，是臣之職也。天下之士未至絶無君子，而或陛
下屈法獨用小人，是執政之罪也。陛下聰明睿智，有納諫之實，而臣
言無可取，則臣不當失職之罪也。執政之罪在聖恩得以含容，而臣

之罪，人主得不治哉。臣不勝待罪之至。
純仁又論薛向疏曰：臣前來累言薛向在陝西違法罔上，慶武顯明，
不當由加恩賞，仍委與用。及張靖不當先於衆人責降，皆是朝廷賞
罰之失。將使邪佞得志，蓋謂宸衷可欺。中人之性易移，為以張靖為
戒。遇事必皆希旨蔽惑人主聰明。蓋是中書不合差除發累陛下聖
政。臣雖累曾陳奏，不蒙臨納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靈，使之專治財
賦。則薛向姦詐，必更甚於陝西。緣陝西有都轉運使諸路時臣，是為
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為向所統攝。又有非時使命往還勘察。若是
臣察舉惡，朝廷易為得聞。而向以巧詐譎詭而取辨為療哉。今來東
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統攝，又無非次使命按察。加以吏民懦弱，被
苦不能伸陳。所向所為，是以自恣。又聞東南諸郡民力多困，義近復
連被水災。正要朝廷優恤，陛下當遣寬厚仁愛之使，惟令撫養瘡痍，

俾得漸就富充，以厚根本，豈宜更令纖巧刻薄之吏，刻剝誅求，重殘
民心。困窮必然，必別生事變，則於治亂所繫非輕。臣居諫垣，豈敢緘默。
陛下度臣於向素無嫌隙，又非綠傾嫉，然速已言。何必遲臣頻瀆天聽。
且以朝廷賞罰為重，六路生民可憂，復遇陛下聖明，其言不可不盡。
惟望早垂睿斷，勿憚改為。從臣所論二義無果，使天下風俗一變，好
人革心，豈不盛哉。如或以拒善嫉賢其說無取，則乞宣示外廷，早行
責降。
純仁又論薛向疏曰：臣准中書劄子，以臣乞猶小劾奉宣旨不允所
乞者。竊以臣所頻諫，悉押補無狀。遂使奸人壞法，朝廷賞罰不當。臣
當竭力陳論，允而後已。乃敢妄乘責降張靖，邪佞藏漏等忘不
政。而蒙曲加容貸，未賜允俞。在君父保全之恩，極於仁厚。而臣子補
報之義，念宜竭忠。然有未盡之誠，不避煩瀆天聽，終卒而辭殊貪榮

褒所失聞。陛下但惜其小才可備驅使而不言，負陛下之深不容其失。
純仁又論王安石疏曰：臣昨日上殿劄子，兼進呈今進呈臣所執
政事，非不以臣言為是。進呈之際，未蒙施行。伏緣臣自到諫垣，旁見
陛下進用富弼、王安石。臣與士大夫私相慶幸，以為信而將用，必賓
陛下行先帝三代之政，以修己安人為務，致舉直錯枉之風，光道德
為後事為先，教化而後法制，變俗易於僅革，施仁遠於置鄙，是將
手書卷而天下畏然矣。今則安石乃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
心，欲其富國以求速效，舉棄孔子不言軍旅，孟軻尊道德文之意也。
又復任用小人，專興財利，將使上玷聖德，下則生民。臣雖屢有奏陳，
未蒙聽納，而執政之意，持之益堅。故臣太息失望，不能自已。觀其舉
事，倉卒如人不明，必恐別生事端，上負陛下委待。此臣深惡避負
為行己。臣區區賤志也。今執政之臣，既謂臣言無取，而臣之惑

政不能獲君。若使尚廢諫遲，緩會由循濟。豈惟職事闕廢，實亦不
可同寅。伏望陛下慮任任責，早行條責，庶盡人爲之力，則圖報效，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純仁又彈吳安持李偉奏議曰：臣伏覩都水使者吳安持李偉專夫大
名第三埽口，欲閉塞北四大河，入孫村口，使逆故道，基築新隄，費產
天力。隋河之民，治不堪命，執無成績，虛費不可勝計。知不可而強
爲之，貪貴於天。若果可爲而不知，是不度數事，欺天罔事，未有誤則。
好論之人，既無所懲艾，故令又欲興作大役，數十倍於書曰：堪說天
朝廷賞罰之失，實係以長姦宄。事理甚明，不容疏略。且若備安司及
術指好名，則必謂此事已盡力言，自是錯是不斷，是以聊塞責任，遂
可竊位保身，何必違衆爭競，以取煩逆之虐。蓋以人臣之罪，莫大於
蒙蔽小人，下欺億兆生民，上使虧損聖政。況臣猥居諫列，職當循俗
緘默。又以違狂，伏思親見安持將迷，令若言而有止，則是輕職責息，
不惟辜臣素心，陛下又何所賴。是以區區不已，至於瀆奏。欲望聖慈
臣前後所陳，及復奏覽，如臣言非誣罔，則陛下何惜施行，不惟使姦
吏悛心，亦可正朝廷綱紀。如或謂人材難得，須當委任小人，而臣欲
逐已言，務隨流俗，不恤體國，意在誤慮，則臣之不忠，罪無輕矣，望可
南回住使，稍寬譴謫，雖衆聖恩含容於臣，何能顏面。伏望早行罷竄，
以誡百官。
純仁又乞戒約臣下陳邊事疏曰：臣聞帝難任人，而書先乎厥詩稱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以見小人用之，則交亂
邦國。遠者則敗賊喪身，曹世之明效，而聖人之深戒也。伏見近日
因陛下求治之切，迎時之數，時有小人之言，上惑聖聰，聞之如若可
來，行之必累主明。蓋其天性憸邪，狡佞數小忘而惑大體，貪進利而

昧遠圖。各於營身，不思害國。智以飾之，所時便爲救主之誠，行於其
身而爲衆人所容，來而論之，且有稍大獄。如昨來善人等起横山
之謀，正陰王令度，愛及河北善人時奏遠事之多加，頗不實。自謂朝
廷委信，帥臣舉爲節制，并謂將之萬券，更正有不逞，隱約難去奏論。
權勢速臣，遂密奏朝廷每有外難，遽足幼其成數，若不早加禁約，
實恐深虧紀綱。伏望陛下詔書丁寧戒之言，舉履并奏觀之道。凡是
險人近習長言不可輕信，及乞宣諭二府，如有妄陳邊事，及曾引惹
生事之人，不得令在邊任，雖有急難方得用之。及委轉運提點刑
獄常體量諸路之爲，於交不得老元陳條約外，妄陳邊事。及言人長
短者，所奏文字，亦乞降樞密院，以時施行，則小人遠消矣。乎可羨
右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呂誨論王安石奸詐十事狀曰：臣聞以大奸
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情時之休者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
辯，行偽而堅，順非而澤，記醜而博，非聖人明誅，亦幾惑之。唐盧杞天
下謂之奸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
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於陳，知江寧府，衆皆喜之，謂得賢智
處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建武台席，參知政事
石之下，衆不能其是非輕重也。臣伏覩安石知政事王主居外，無殊於中
貴，巧詐，暗塞陛下，陰賊害物，諸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開列之
實。透其上於宸聰，一事慢上，而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
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
詔，歉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曾參奏。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闋，
託疾，屢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上合赴闕
一見，猶存人臣之禮。及就除知江寧府，居於舒年便，既被除命，慢上
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避遜不已，自知江寧府除

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多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臣。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當一員執經在前。及進說以傳道也。安石居是職。乃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聖明君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公議。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判審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隱。許遵議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指問狀舉。或奪科罪。挾情撓法。外挾私怨。兩制之官。但聞未詳。亦皆畏避。挾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方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固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謂希進。奔走門下。惟恐其後。今公肆其威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近臣有補外者。不附己者。妄言垂出。皆衆忿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有也。意所作威。專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事相避忌。遂專恣而何。不可必成昔時其事七也。凡奏對論席之前。惟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有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勝憤懣而死。自是同列凡事畏避。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

[illegible]

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跡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管當。八人者先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觸冒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畀。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群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跡。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之。宜當擯于遠方。天災屢見。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展攘悅。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眞僞。況陛下志在圖治。寤於勝狀。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臣執斯大臣之罪。不敢苟進。於危者寄職分辨矣。當須以章書請避於職

[illegible]

侍御史劉琦論王安石狀曰。臣等歷觀自古以來為人君者未有不以偏聽失德。為人臣者未有不以專權致亂。志曰。聽之不聰。是為不謀。蓋以其不能廣聽遠覽。擇所長而用之。而蔽於私愛。甘於諛說。忘義理之是非。惟辯論之喜尚。洪範曰。聽作謀。若其聽受之偏。其所謀手。書曰。臣之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易曰[illegible]。無咸有辟。蓋古臣之事君者。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功而不敢尸。有善則歸于上。故人雖知其勞而不得見其迹。問與於是。已非臣道。竊威福在己者。臣等切見陛下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胸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臣等請言其略。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精心萬機。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在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躋俗如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詐之術戰國縱橫之論取媚于陛下。陛下遽信其言。遂與陳升之同建條三司之利。收為己功。開局置官。引三人者於本司議事。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其所辟用皆門下親舊之人。如呂惠卿王子韶盧秉王汝翼之徒。實非通曉錢穀周知天下之利源者。復用薛向為發運使。兼領均輸之職。恰如賂書之言從貨殖職。用近易遠固也無害。然使小人為之。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則不免乎奪商賈之利。商賈既不行。則諸路稅課自然虧失。是先衰其成持之常入。則國之經費何以仰給。官司賤易物有難貨者。須立時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積壅。難於速售。則必有鬻田宅破家業以應期會者。不然。則必須刑罰從而加之矣。古人有言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既怨且叛。則必奸雄之人。將以攘臂於其間矣。不識朝廷之意果以是為便乎。向況薛向之為人也。所至之處。多用胥吏刺探州縣長吏過而偵持之。即以很訐威迫之事。俾之承稟。其曠貪黷之人。真千悅者由其徒。其公正持守之者。有去遠者。則必為其中傷矣。朝廷方委之興事為一。有勉而聽之者。則憤躬之徒離心解體。自覺於豈之中矣。不識朝廷之意以為便乎。去年用許遵之議。飾非妄謀。敗自首按問之法。朝廷遂委王安石與司馬光定奪。二人者所見不同。司馬光則持至公之論。請依舊法。不可以謀為因。王安石則任一偏之見。改舊條而立新議。以害天下之大公。臣等抗章論辯。指安石之議為非。復差呂公著韓維錢公輔再定。而皆附從其[illegible]不思法制之難行。但務人情之苟合。後來言者不已。又命翰林院[illegible]司可否。文彥博等所定。既協公道。陛下即以衆人所議文字。委審刑院詳議。在病告不供其出。朝廷又卻付安石所定。曾識指揮貶四司。判官其淺陋。陛下蔽其許辨。乃至此邪。小人章辟光每獻岐邪迂邪之議。睢間陛下天親之愛。罪不容誅。御史中丞呂誨及臣等連章奏乞加竄逐以絕疑論。陛下雖嘉納其請。獨安石百端沮抑。且有爽惑聖聽。而陛下以為愛己。遂隱忍而不行。反以呂誨指陳安石實底小人之迹。而誨復降黜。中外之議。喧然不平。及呂公著一言辟光之罪。即時貶責。誨與公著同中丞也。何誨言之而俯從。公著言之而遽行。非公著與安石生平相知素相厚。如惡之未必從也。豈非威福之柄不出於陛下。而盡由於安石乎。且朝廷所用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與凡公獨職任相類臣

等如曾論列陛下不以爲聽也。切聞陛下始欲用司馬光爲中執法
安石力爲公著而排斥公弼相府之任。公著以人言不協更於光爲
之義難安也。遂以一蜉免。陛下乃聽安石之言遂兩用之。以待爲光當
孝。近又觀中書劄子令後御史中丞彈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此乃
安石之謀也。不過欲引用門下之人。置在臺中爲己之助耳。已又有
遵彼則不言。此待爲朝廷之福乎。況祖宗以來未嘗有兄在樞府而
弟爲中丞者也。亦有舉官不拘官職高下而如郡御史不同識也。
又未嘗有不與學士院論舉也。先朝所立制度乃陛下家法。自宜世
世子孫守而勿失。今一旦信安石之言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良
可惜也。如上所條八事。豈非安石之專權而陛下之孤危。切見安
石故人國緣制使陸仲叔復者作郎顧宦物議。遂除陸仲時如柳州。旨
於治平亮陰中侵越欲事。以王及陳。因廣欲去士作國仲逆快提

屢條至於身免。皆從主意。朝廷明有指揮。縣未得施用。仍不與親
民差遣。昔福建路提刑王陶因不覺察其子販鹽。一體責降團練副
使。況之陸仲所犯。豈輕。而未曉敘。況陸仲身爲郡守。官刑舉行。不存
臣子之體。全無忌憚之意。將何面顏更求仕進。豈非與安石相知。豈
能使得復官。又安石舉親情王紘各充國子監直講。並各節自亳州
簽書真主簿。移台州天台縣令。係不遂不赴。待缺除常州學。一
年後復授南康軍南康縣主簿。雖見達官。又乞尋醫。逐來京師以舉
從教學爲名。此入權門。營求直講。御史孫昌齡迎合安石之意。奏舉
吝不候尋醫年滿。先次差充直講。既孫因銓尋醫人。未嘗有預先舉
披差遣體例。兼無咎奉僣休自係遵擬選人。即令一元切次連路等。
今有此條命。並非安石力加為引高爲主張。豈能便蒙就侍於衆
人乎。如此之事。皆安石欺罔不公之罪也。臣謹按安石今縱學者以

務先者害主。言與不如尋商充身之道。以僞率學者。故天下之人之
心。無不歸嚮。謂之爲賢。以至陛下亦聞而慕之。遂致在公府參速時
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啓沃上心。以廣聖聰。今乃
首以刑名之謀。務爲容悅。引辯乘來。一旦於此。則假自任。則又其爲
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爲如何主也。陛下天資聰睿。不世而出。堯舜
王道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啓宣兼主之事。請亂上聽。何
不恭之甚也。孟子曰責人其如我之敬主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而安石則專掄孝莊書無也。是欲潛移陛下之性。觀事知其
奸詐之迹。顧不明耶。奸詐身擇之人。豈宜任在廟堂以亂國紀也。臣等
伏願陛下奮乾剛之斷。早罷安石重任。以慰天下元元之心。其曾以
黨位居承弼。故過一朝。自宜免處鴻者書。身許國。而反有畏避。安石
之意。陛自結援之。向稱養以國寵榮。殘安石奏對之際。推辯殊幾多

生擾攘。且執政大臣體。蓋祖宗以來宰相執事。若昭文史館集賢
不敢專行聖旨。豈如今日安石作參知政事。傲視同列。曾無人焉。妄
唱異論。一出於己。取據中書政事。皆公亮之罪也。況公亮久踞宰輔。
知權時勢而畏罷免。姑務縱容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固若是
耶。方今河北地震。連年不已。加之星文謫見。天下水災。隨處人民不
可勝數。變異之來。無甚於此。廟堂視之。恬不爲怪。臣等但恐漸更多
事。使陛下不得安枕而卧。皆大臣之罪也。伏望陛下思宗社之長計。
措生靈於久安。擇任老成有德之人。疏遠迎附生事之輩。臣等不勝
憂君憂國之至。
熙寧間。嘗薦朝北京國子監王巖叟論王安石疏曰。臣聞事之急者
無所行。心之痛者無哉聲。今天下事急。而臣已痛矣。而忍徐行緩聲
以怒君親之聽哉。臣爲此書。以非人知。臣不避危。今日之事。唯恐君

父不知。臣不避禍。使陛下自無心於生靈。屈節抱恥忍辱而已矣。且消
聽天下深識之士。竊與而言曰。夫吹遊之伏心。膚色之悅。豪傑之
現情者有道。實語有過刑。郊事之慶。實艱難而先於為國者之所畏
免。而吾君以前成之業。狀。臨無事之天下。乃獨不快心於吹遊。不悅
意於稽色。不現情於游華。實不以喜刑。不以終憂動恭儉。唯以治道
未畢於先帝三代之隆為意。此可謂盛德矣。然而有人為首進事習
益懷萬事。以啓陛下盛儉而使四海明外不得觀日新之光輝而同
登於先帝三代之盛。此忠臣義士之所以附膺而切齒也。臣竊扼工
安石性非忠良。心不近道。使飾書以文而欺世。談高議以要君。可謂
情亂羽翰。以文身青者矣。人以為器。自以為象。天下皆如陛下所存
則是家治之心。而安石所為乃召亂之本。陛下以腹心委于安石而安
石不以腹心事陛下。自求充實權論。律司衣四布。羅押而除戮中

至曰。雖善柔而陰險。曰向刑下附上。曰起根深固。曰辯析僞。曰辯曰壞
險回伎忍。曰史曰殘蔽好色惡。曰凶曰誰狂詆訐。殺曰子盾曰狩。陷
陂辨。曰宦官昉暴橫。曰易恭事一方。威始所向。人莫敢指。曰唯忌
卿。奸邪之才。又寵其實。雖持衣寡居而中外要之。猶善在朝莫不悚
孤山鬼。夜號篡忌。以始動人者。數家所見。不足一一為陛下道也。且
未審公心。求一言以為朝廷。故天下謂其不以腹心事陛下者。非
妄也。陛下知以權與之。而不知與之之道。知以誠信之。而不知信之
之蔽。疑之之道。故難制。信之蔽。故易欺。三四年來。天下不知有朝廷而
只知有安石。禍隨其喜。禍逆其怒。四方之人如暗如啞。不敢吐氣以
主青天白日。舜奸據橫以斷王室。而曾不畏人。此臣所以不能徐行
緩背而安也。臣知王安作之嘉善。成之嘉惡。陛下豈不為祖宗愛惜
也。而奈何人禁之耶。臣竊為陛下慮其大者。且於紛紛交舉以撓萬

類者未暇精驗而黜退。夫王室之所以重者。非以人主之身不敢以
天威臨接人也。而今專遣怯之人。朝遊私門。刻募封舍。秉夫取名君
於萬衆之旁。而曾不少顧。是不可謂陵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尊者。以
先威在側。忌如在庭也。而今也聽明老成。善逆忠臣。竊為陛下羽翼
賞遣豪傑。忠臣不可謂卑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存者。以綱紀法度緯
賞罰正也。而今也綱紀則亂之。法度則毀之。賞罰則撓之。安石可謂
特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安者。以能使百姓有餘力。而樂其生矣。而今
也稅於民者倍於民。有急奪於民者盡。而人人厭苑。不聊生。安石
可謂危王室矣。王室之所以明者。以人情不壅於上聞而萬里無
也。而今也用耶書之言。近在箕數之下。國門之外。而君父不聞。奈子
嚴數。細常點梅。安石可謂弱王室矣。忠臣長吉之言。喑曰於磨僥
俱發。臣知陛下方倚安石。必以臣言為非是。然願陛下主擇一二

正人以屯事。使於四方。伍謂採公議。及遣近一二親信為於耶城。陛
直錄衆議。則如有甚於臣所陳者矣。臣雖忍未必致以其實告陛下
也。安為於營撓。欺所同也。陛下雖欲遵晝獨不得聞。臣每恐奉天之
變屢見。危成禾害不為陛下寒心。故人悲而不知天下之深憂也。以
危為安。天下之深憂也。惟陛下念之無忽。臣嘗謂孟於孔子之舉
郊吳兒寡政也。和其為君父掩害而避。今惟天下之忠信為可觀。陛
下試察今左右前後之臣。皆忠信耶非耶。為權臣腹腸為陛下腹耶。彼其
網時以達。陛下以巽間陛下以兼蔽陛下為權臣地而為君父獨立於
群邪中。可謂所親者寡矣。奈何以南面之尊。天下之富。多士之衆
而自為孤人也。陛下學觀古今。獨不見宋漢之事乎。究使國家為然
有官人之間而後為亂。惟天下之至明為能見之於至微而救
之於未然。陛下少因其幾以照之。社稷幸甚。陛下無憚悝於其用

私為用之未直。則何不靜心審慮而用之。已參四年于今。其所以致于陛
下者何事。成於天下者何功。施於生民者何惠。可書後來者何所遺
於列位者何賢。投於四裔者何姦。陛下心通日明。豈不審覺。宜詳臣
一一指其人而條其事也。益者陛下數年以來。力排天下之議。主張
新令而群於年不效。不畏世之弊。以又臣以為國朝信陛下之明而
滿之於陛下之聖也。前日聞天下譽之則用。今日見天下毀之則棄。
是用以天下。舍以天下也。陛下何私哉。不出反掌之間而致泰於唐
虞。特見為君者聖人之難。執遇於者。陛下幸聽臣言。勿復以為異。其唐虞
以泰賢王與主。所與守天下守天下者。與非只存偉人。今陛下望重
泰。不與于原獨守之士共之。而獨引逢瓜香那能從之人。今天識太非
臣切恐中樞重臣有悔矣。陛下於林間者矣。以陛下天資如此。自朝
又知此其待志賢而用之。見身三代不難到。天下何時無其賢。今日
取之者非其道爾。彼真賢不以諂為能。不以文采為高。不以奔走
為有功。能平心正意。深思遠慮。為社稷久計。雖惧其不固迫以誘
專出武。故真人誰不欲為君用者。但知其身出於私門之□故遠
君前蹈而不肯進。豈審讀史也。陛下擴然舍其賢自取主要陰
天對而冥奉詔以一清中外而下弄紙。於書以謝天下。四聽任之。使
大事盡去。天啓朕明詞華靈藏。今誠復與士民相親也。則可以讓恐
義於已聞。消禍災於前起。見奔之樂。尺在前。可不為陛下慶也。如
不留意於斯。為後日之患。臣不忍言矣。惟陛下察之。
晨寅又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疏曰。臣伏以朝廷之患。莫甚
於宗僥倖以養寇。尚姑息以悅衆。不治其本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
而僥愈非。討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吏。蔵
身像餘月俸賜日給內省薪炭者。有署有限出入。宦更使令

得營年。鄉推蔭賜。鄉吏許有服親入為吏。知其無更吏之苦。事以為而
留不限年。得祿尤豐。其為恩甚可謂厚矣。若其供職。書則立一月之間
或任職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無矣。致請諸署
文字與罪。乃是職所當為。何立字字細賀。日日計賞。其并各吝哉哉
唐勤哉。添料錢。重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己物。又無以朝廷舉動一
事。書行遣一紙文書則須要數倍錢絹。希望禮例。近日王安禮為唐殊
義者更者何年苦而今無功以蜀賞推此。謝節皆可見。臣不知幸
唐祖賜倖。今將為用之。不為僥倖。則謂其先此者。君苟未審。故以姑息
相季泰之在此。貴朝廷之恩。以冒泰錦。在石之變以因循私害以嚴
經紀綱為要。請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唐宣之言為天下百姓
如曾與事則多與省中吏人。行遣恩則多歸而家之。無愈於是。伏
望聖慈特賜敕屬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其蠹。社稷幸甚以救氣。森
道。可革換法。復隸治平以前條格遵用之。庶可以省百司而正四庶
坰事中居間除太子中允。數月。驟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峻用之
立党。因除坰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怨安石。章凡二
十餘上。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它
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
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前聽劄子。安
石遲遲。坰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
宣讀。凡六十條。大抵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
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
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
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
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

則慷慨自奮。若不速償。請陛下罷斥而速得臣。衛士稍救失也。晏
不爲之猜告。閤門糾其演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上奏曰。右臣竊聞御史中丞王陶等言宰相跋
扈。及除用不當。昨日傳聞罷陶中丞。還舊職事。續又聞除翰林學士
今早又聞金如故事。宰臣特罷書錄。官請對論事。補缺不從。中丞宣
傳。是賤。而風憲日尊。單謀誣甚。臣竊數嘉。真恐不寧。天人之情
可謂至不和矣。臣伏思天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衰敬亂者
以義理存也。義理者非它是是而非非也。人君者明義理判是非以
治天下者也。宰相天子所倚杖。御史中丞天子所耳目。今御史中丞
言宰相跋扈。當有是事。則是事論之所當也。陛下當以御史中丞言
爲信。則宰相安得不罷。若其不當。則是御史中丞誣逐耶[illegible]問陛
下言臣。其罪豈止罷去而已。若又除翰林學士。是遷之也。陛下既不
能明辨大臣。示信任不疑之意。以盡其心。又使言者負名罷去。延惑
遠方。謂陛下不能納諫類然寬容。臣班在侍從。侍而不知陛下之意
王陶所言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是。則陶乃稱職。未可輕罷。若其非
也。主當更速其官。以臣不得不疑也。臣自疑之。欲令四方不疑難矣。
而朝顧命大臣。陛下不能主張辨明。使負慚名。有不自安之意。則其
下者。豈肯爲陛下盡心。中丞在天子左右。言之是非。陛下不能裁審
則遠者豈肯爲陛下盡言。陛下即位之初。將收天下之心。蓋兼入之
言。則白邪正。協和上下。以奉天治。而今若是非雜揉。賞罰不明。人
情猜疑。偷情心事。而欲如此望致天道之順序。豈不甚難哉。臣
願陛下更對羣臣而問宰相跋扈之狀。及御史中丞所言如何便是
非一判。邪正而辨。然後斷自宸衷。大行顯黜以開天下之耳目。此事
豈不明。謂臣恐朝廷刑政。自此兼亂。不復振矣。若臣所言。幸乞施
用。
則事辨之後。乞罷臣職任。授一小州或留臺閒官。以明臣一心爲陛
下也。封非有愛惜而背於其間也。臣竊聞衆人傳陶乃以用附入臣
爲嫌。是爲正言。臣幸得以官府舊寮。家被知遇。不敢愛身以廢公議
惟陛下特留聖慮。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隕越悉懼之至。謹具狀奏
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六

去邪

宋神宗時。劉述奏判刑部王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敕下
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罷於
是述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
情嚣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
求治。常若飢渴。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
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
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
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
光獻岐邸遷外之說。離間骨肉。罪不容誅。臣諫等連章奏乞加罪
遷。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讒言。庇威多驗。陛下以爲德己。臣恐不

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務事事更張。廢而不
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尙尤奇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
翕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
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很自信。則又甚焉。
斯非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元
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
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
豈當如是。昨者安石奏先黜錢顗且監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
曰。壽之責也降監當官。使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
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議。人臣之大節也。
彼雖獄已讞。自當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
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
不
主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奏不避讎害。乃以近犯大臣。雖加譴謫。恐
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群聽。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劾趙子幾疏曰。臣伏見五月中有開封府東明
縣人戶詣宰臣私第。訴縣隨意抑令助役。不使并升戶等。及詣御史
臺陳訴。臣尋會其狀。及上取劉子參陳利害。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
量升降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判事案判如舉。實寫在任日。貸借
官錢與手分。因同天節諸市村備斛買郡夫房屋等事。朝廷以其家
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爲過矣。朝廷要吏奉法。嘉恤民。其爲以爲
者判事也。安可乘其所獻言者。且威勒人戶。專以扃近覈。故可以
自陳。以近畿達。以一未嘉。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令。惟本遠
達。上雖有州縣。而安敢主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陷關其縣。勢
闔廣矣。今又因數民有辭而行劾之人。反恐縣吏謗語不肯奉遵。故

搆此事窮覆子陳。不虞朝廷不應付之施行。臣恐四遠人情。無所
朝廷以謂欲鉗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觀望以爲戒。事務抑
民而杜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從而知矣。臣伏觀編敕節文。按
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體任體行蒐驗。審不覆處
理其犯贓私罪。使有人論告。及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今數之
體量於其縣也。蓋已符營諸任矣。子幾初求其事跡案佑。又誘而偏
之於吏史。借令果有贓私罪。則亦不得捕之論告無據明矣。況之
所不當理。而予奪肆志。敢爲有子幾方以諂偶姑寵同事。務在力行
司農新政。而不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騁以就令。無自以敢
功。然臣民不勝撓動其事。定欲作威以震度遵法以擇吏。殊使畿內
也已。與天下官吏皆畏避嫌間。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于朝廷
耳。如著以司農限內究心人戶數目。使必用遽將辦集。下等次第

升遐者九一十日以亂是防閑之數。一其爲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日
聖旨指令鞫量此事。臣雖陛下治者一罪而已。自餘皆使所拜。乞依
餘不問。當循着令日所以附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替民言之
意。臣所以區區論之。蓋亦補治寢。非爲舊計也。知予叢顧擇案之仕
已久。當于日不閒舉適着案。力令秋情達矣。初蒙察心考察。可見陰
奇。伏請付史施行。
擊又物瑞續錄曰。臣竊以生人之於天下。有一物不出其性命之分
則責其傷之。以補已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咎。况夫民命之重
哉。是故古之以仁撫之以政。撫其有罪而入于法。猶棄於國。猶不得
已而刑用之。夫以人身之無與其天下猶若此。况人日分其大法。
而殺有身體者哉。祖宗仁愛爲先。常患七人。人罪者皆有法。以收入
者特深。夫意雖有參恭猶假文法而殺之。是而已爲祖宗之所不容。

錄卷二百卅七 三

又况身體六年者哉。臣謹按前知泰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荷
使傳勸持觴侍縝入于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其背一百。三日而死。其
妻持血衣以訴于朝廷。始若下本路按勘。而縝稱自有論近。其大
妻辭遁爲詞。况又不原文殺人之罪。其後但用銅。是數有罪重之
官至于今錄用。臣竊以縝之與勸。非貴賤有所異之分。縝未嘗當陛
下之臣也。勸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寘有司。罪實而定之。今乃
肆一時忿怒。撻首脊背。非理榜捶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內
外莫不畏法令。縝獨擅撻而殺。以肆其情。私意意茂。縝大寬。蓋殺官吏
意輕朝廷。不識朝廷而何所疑矣。雖臺奉如此。徐徐罷撫。省以鎮
家世其親戚又將多在要貴。株本塞雖不爲也。使其子孫乎無根
勸者被殺。一無罪。必不償溺屈矣。至于如此。將使天下及明宜之罪者
臣又聞王能之來。願寬償免。縝作以建後取朝廷。未嘗一實。而縝乃

條敕以責其當收部抽力辨說。以惑朝廷。材利相市。意在救縝。且朝
廷嘗有一倍。則臣死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爲人父母之意。况縝
所犯暴戾。罪爲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遠隔未嘗不重鎮。責不
伸勸杖。殊無以服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知諫院陳襄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曰。臣竊以任人之術。要人於
分別邪正。而知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以義而不顧其利。故其
言也忠。小人之道。以利而不顧其義。故其言也佞。此君人者不可不
審也。伏見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近爲右正言請薦。而居於君國之
如天下之人。皆以青苗之法爲非。而獨言於上以爲是。無所
其在之門。及與士大夫言。莫不咸稱青苗之法以爲仁政。欲以迎合
者居之意。前日竊聞已擢其爲之口。其機心必無爲古之口。况陛
下之心。仍應制置司且事其用也。惜相引進。實之專。以亂大體。

錄卷二百卅七 四

如聞定與人言。陛下已書而辨量其依使。事需來尋我居陛下知之
未聞。縱有進用如此使任之人。非朝廷之福也。孔子曰。遠佞人。佞
曰諂。使成言者賦斯至論也。所有臣近書論奏太常博士李南公貴
身王陵小才為佳。乞追還特進判官之命。又言監察御史王子韶回
邪反覆。與共議事。及之阿諛不爲並望別與外任。合入差遣。庶使
人識佞之路。而不誤陛下任使之明也。
又彈監察御史裹行王子韶狀曰。臣伏見監察御史裹行王子韶
素非端吉。雅盡決官。陰附大臣。密達簡札。訪聞其孔子琦預官之
爲子問被提舉之時。蓋由子韶私嘱待之。臣以大臣之貴專以保任
其職。御史之職。於是斜繩非法。而乃貴惡請嘱同於市道。上下無畜。
公義安在。欲乞取問判置司與審子詞既是御史之見。不知何人對
爲將宜推勘。以正罔上之刑。使今後近臣。不敢專有觀聽。所有子韶

回邪反覆，難與議事。欲望出自宸衷，別與差遣，庶清臺憲，以塞人言。

又彈劉攽王介狀曰：臣竊以劉攽王介在試院各賦詩，為臺官彈劾，等韓奏。已奉聖旨免勘贖金。朝廷雖示寬厚，勿論本以一切免放，介皆以文學被選，置之館閣，不思修飭，三書必為名臣。放唯向意陵人，動為朝悔。介特輔心好辯，所至喧悔。本行嘉此之人，何以觀增長澆薄，礦浮風教。兼其在試院，欲乞深示戒懲，特行貶斥，俾知予奪，改過自新。不惟放介之福，抑朝廷忠厚之意也。

又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狀曰：臣竊聞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管勾都指揮使公事宋守約為性貪暴，遣越不公，凌虐軍人，非理鞭配。前後杖死兵士，暗算節屯勾當，日不減一二百人。及分布東西宿營衛及覘候，準敕上番，以至威勢打身之類，莫非軍人。遂使怨嗟暴政害者，屬陛下手足，而出於積怨如此，其可容乎。伏望陛下以臣之言，取責諸軍人負，即見逐時事實，施戮於獄，以正典刑。庶使今後管軍臣寮不敢違越。

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叔朝散郎監蘇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趾，遂構兵兇，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戮。至今二廣瘡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詔，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叙也。況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廢棄終身，猶為至幸。必責近者邊臣因循用劉彝起，不自量。輒敢挺許，並以罪黜，俾得在於邊陲復地持勇於必得。臣猶恐安南之後，起貪邊功，而彝繼之。法有害便，而彝史幹學術，稍有可取，而起人材猥下，昔任侍從。要州兵敗，起守永興，凍言為聞，救中書議，騷動不徇，乞投文變。朝廷以臣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乖方，致使傷人，死傷日眾。與提舉官通同為欺交結，庸所不至。則是用人，不必以才。而況於起，爲極可叙之理。今以一朝敘郎，世叔朝取才之計，數當乘先帝主明主當不刊之詔，雖既已爲臧，不為下，事幸詞章使四方窮小人，因慶幸。苦患邪說、搖之風，各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察先帝永不叙用之語，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冤，亦不可忽。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事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

軾又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曰：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

房送到詞頭，為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竊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就用市舶庫乳香，令兩人主吏，本訖，推重以充勁不盡。案又輕其罪。又買生羊，寄爲行食，供肉，計錢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兄供養樓木腕香一書，繹則達紗本始者買易入已，計錢官錢二百貫文。係自盜臟一尺二丈，令准例除名。繹男役得下蕃軍職造並繹不合也受贖。繹男與道士何德順將使繹曲庇何德順、男何廸、倫賦金四百兩事，不斷推罰，不覺察。以使康城男并隨行助教試倫官臟，三以使私養自聽。係為道自首不盡，藏罪杖其餘罪，犯雖以恩降，本以陳繹出贓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藏罪至於除名，論臧至於自盜，自昔諸侯得賣性衛，今行聊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復得，此大郡，非惟必致人言，亦恐靜郡須問，其擬可否，所有告命，不敢撰詞。

臣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
張誠一郡除寶政有觀察許。追觀察使追鄉防禦團練使判文陳舊
擧看使誰舉江州太平觀赴本任。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
年不葬父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買寵忽親，情誠而晝捐
雜題舉宮觀，已取物聽。況職官本事誠一開父槨，掠取財物。使誠
有之，雖辟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
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難畫未見踪跡，即合置
司推鞫，畫明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臣又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
旨，李定備位侍從，然不言母爲仇氏，始終隱匿，當時因數，乞龍圖閣
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昔時
多切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天恥。今既有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
無無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事
親得寄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待罪時，父年八十九
歲。於禮自不當使定爲不乞歸侍，致人言。據罪不釋，豈可使竊侍養祈
當必表。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臣又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
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右臣竊惟七十致事，古今
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恥之風。若起
之於既謝之後，待之以不次之位，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故，而其人有
絕倫之資。方今聖朝隆盛，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爲國回泰幸。
宜有九材之流，亦無戚惠之舉。如建中蓋亦非其人。竊所除目一傳，
必致群言交上。章奏未行，可以追回。所有告命詞，臣未敢撰擬。伏
奏聞。

臣又聞昔舜誅四凶。自周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
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
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寵任盧杞，姦貪險詐，以害其身，力勸征
伐，助成暴政，使天下搖搖，幾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遠杞而後社稷
復存。此二小人，天賦險邪，出於不義，性本陰賊。凡害善人，無不忍然
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奸凶。
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
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忠，
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
王罪未至，逆天下公議，有見有之黨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
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謀主。擢行內侍之職規
社講官，以起安石，肆爲紛紛以彈琦議。仍爲安石畫劃，持上下之權。
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群臣在勢，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
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之
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
姦吏下賤，舉報貲小民，各各破蕩。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
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群上寺
富家。有騷領舉家扶老攜幼入寨鄉者，輒又興起大獄，以治其士
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俱以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更亂，
及公卿，不止如此。特賴先帝天資仁厚，每事寬仰，故惠卿不得窮極
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職罪被黜，於是
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建軍制，排用蕃漢，上與鳴書長牘，
下與秦鳳爭力。作倚人徐禧相勸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擾亂邊

深至今為患。西戎雖殘，是亦尊慮。擅領大衆，深入賊境，竟不見敵還
無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迄行數問，四弟等人，亡不紀
物。使西戎睨然知朝廷有吞滅夏之意。自是戎人猖獗，邊鄙騷動，
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求咎之致，大抵始本惠卿自布衣中除爲樞
任。始終倚賴，遂付邊政。數擾邊關，實助黨植，猶雖不舉，初實由此。邊
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猶損河東，大義入年，耕農盡荒，慢兩塞生他。
託以重兵，方敢希權，竊據而喘，不敢復現。及至秋成，還以重兵防托，
收刈所得，舉皆就耗。兩中欲擾蹤時層僭，惠卿狂且其敢，深耕運司
支割，姦官丁寡，饋運莫實，所費不貴，而無益毫之利。邊臣畏懼不
敢言。此則惠卿安閒事，近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矣。其姦私行
險，非人所為。聞閭下厭，有不食其餘者矣。戶之於惠卿有甚異之
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未進，則附因爲一，見相汲引以致朝廷。及其權
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
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擠其兄。洎安石覺
之，被召而起，遂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惠卿，使華亭知縣張
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曾孝肅背鞫齊民田，使僧文捷語華
天堂借合。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欲得其所安石罪者，故事不遺
究。惠卿文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好，發其私書。其一曰：無
使齊年知。齊年者，爲馮京也。京與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
猶爲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
石，出肝腑，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書，亦於尺牘，不
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
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讒知
天下之言也。其在儔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

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敢無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
托國；貪于徇己而推其智，則至於賊殺矣。誰肯推不發戮戚之命，故
昔祖知其賢，等勸惟不利事苟之光，故太宗斥其黨，二人終身不畀。
侯爲名臣者，仁心所發，無施不可，雖以私有異而外厚不殊。至於呂
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
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皆生人理，世所共棄。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
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曾祐古之奸雄，寵御其
素，柄所不有。然推究利害，雖具此人，今朝廷選用君信，惟恐不及，而
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蓄鷙鳥寵虎狼，不唯害不商，亦兼惡者
死矣。況自去歲以來，朝廷處其身居閑慢，實周精密，用臣妄密王
中正等，或以年例，或以辭兵，二事寔民曾不得進。雖今惠卿身兼居
要，既知罪大，而欲以閑處自免，天下公議未肯救之。然近日言事之
官，皆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皆知必黨，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
悍猜忌，如蜂蠆之毒，一復用，雖知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竊
慮，以爲儻任言責，與元凶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得死
亡敢以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暴正典刑。縱未以污鈇鑕，猶當追
削官職，投畀四裔，以御魑魅。

殿中侍御史呂陶論蔡確等觀望不肯協心改法疏曰：臣聞君子小
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感；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雜不能純一。此天下安
危治亂所繫甚大，故主當審其取捨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以
來，念祖宗積累之艱，思先帝付托之重，除社稷，安養生民，剗除敝事，
專布甚意，召用一二舊老，與之救正法度，補全紀綱，以傳萬世。欽皇
帝陛下他日論而守之，則宗社又安如泰山之四維，其心所存，豈不
甚哉，豈不遠哉。然大臣之無識者，則不能盡識竭力以輔太皇太后

之意焉且依違偷惰務習故態觀望反覆坐持兩端惟恐其傳主有
三說。一曰先帝之法豈可遽改。一曰關主觀史萬機。則當罰有罪。
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能足。今一切蠲除。欲利則遠見
國之。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前此必有奉承窺伺童子
享張璪是也。安燾李清臣則依阿其間。陽循仰排細。以伺變之所在。而
揚之。簡謂先帝之法不可遽改者。三王之政。不見有數爲其有敝而
民之所以宜民利世。而今其弛廢已害百年。四月詔書乃曰甚矣
一新。先心自欺。則先帝據時已知法之爲弊者。有欲救之意矣。今太皇
太后以母道臨制天下。續先帝之所欲而與時損益。且以成先帝之
志也。且君子愛人以善。小人愛人以姑息。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吾君不
不能謂之賊。今之大臣欲改法者。使天下無憾於先帝。且得其善
爲而變之以爲己。於先帝爲忠也。其不欲改者。使天下歸惡於先帝。是
得其至善而變之以姑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聖仁孝出自天縱。
待覲阻萬幾而見天下有太平之實。退觀今日之事是非務矣。調量
其端。則必以爲於先帝而變之以德者爲是。以於先帝而變之以姑
息者爲非。忠於其君者爲得。賊於其君者爲失矣。然則欲改法者它
日將立於無罪。不欲改者它日將立於有罪。不當私其而違計也。雖
國家用度非取於民不能足者。則今日之議法非不取也。惟恐小人
倚法剝民而取之不厭。參酌中道而除去煩苛。乃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之義也。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聖慈仁愛與世成同。無土木
遊觀奢靡之費。絕攻戰遊戲之貴。節用愛民。既得其道。何慮
匱取而後給哉。謂司馬光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然則當擇法度本於
宗社萬世之計。不問光之存亡。設使光早世。今則朝廷國論之論
豈可輕也。何必望一朝事光之光也。其人之固而猶意如此。夫君

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也。當政事先審之際。小人之憤甚於天后
急利者爭取財。急功者爭用兵。好民爭起邊釁。日甚一日。民甚一日。
彼數人者當此之時。或領大藩。或處近侍。或總計省。或居言路。然而
未嘗敢出一言建明一事。惟持祿固位。苟度歲月。以民事論之。其罪
也。則有市易之害。有作俑之責。有江湖之鹽法。有京師之券禁。以至
吹索之。其極也則有免役之弊。有蘭州之敗。有靈武之役。有永洛之
陷。凡此數者。害民傷財。召患起禍。則人皆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
無所稽報而有以成之。臣故曰負先帝也。今太皇太后與陛下。以
生民之困窮。悉有以革。與國同憂。方將求治。遵先帝之德意。以至法度。以
付所爲萬世之福天下之人。謂可朝夕日望太平。數人者當此之
時。不能引咎改過。猶懷向之三說。觀望而不盡爲。忘爲之而不盡其
其意。是以縣市易則尚存抵當。保甲則須使聚。畫聽江湖鹽課。盡之
日。則遂及累月而後乃行。遣川蜀茶之使。則可爲之詞而不肯罷。
生夫違卹之人患。若今之長家常事而不罷。及司馬光一家與役之
法。則爲言其弊。詆失其速。或使從而和之。與傳章子厚有異利上聽
之說。聖意不得少。大民聞者莫不駭動。臣故曰。今日負陛下也。大數人
者其欺心積慮。大略如此。當此之時。若不亟加斥逐。則社稷危矣。若乃京家之
陰險至謀之如此。問夕之事。蔡確居之。章惇則其黨亦者除之已。將陛下
如之已久。臣近續論奏。亦蒙采納。今蔡確章子厚已罷。其人皆去之。
緩惡猶倚積慣實未厭天下公論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斷。亦賜罷去。
小人之分。無使邪正雜處於朝。若果無顧望。其以謝天下。則王道之成。致
禮之純。一。而亦在反掌耳。
臣又再爲也。早賜聖斷。悉先正鎮張璪等四人。臣嘗論其數。大臣
嘗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也。行罷黜以謝天下。臣位卑言輕。不能感

勤聖躬。尚賴陛下知其無要。未必盡職之誤。臣所謂過。不敢自已。頗爲憂慮。爲陛下嗟嘆陳之。蓋以今日之事。實繫朝廷之輕重成敗之機。繫天下之安危。伏望太皇太后以祖宗積累爲重。以先帝顧託爲念。以嗣君沖幼爲計。博采公議。斷自聖心。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夫所謂執政大臣者。輔人主以道。庇生民以惠。格天地以誠。和陰陽以政。鎮四夷。遂萬物。乃其職也。得其人。舉其職。則朝廷尊。政令行。天下安。非其人。廢其職。則朝廷輕。政令廢。天下危。固古今不易之理。臣不敢遠述歷世。謹舉唐宋之事以證其一二。昔明皇時任姚崇宋璟。則致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宋度宗時用賈似道。巨盜爲之變亂。爲開外夷元兵入侵。則淪下之日。朝野莫不怨尤。羣指爲陰邪小人。猶且寵賞。李夏方貴則其門如市。進婚賂遺。人心自沮。歸群臣則物情疏離。其它郡邑之情。治亂之略。盡在簡策。數不可

去取。國家以待百有餘年。元勲重臣。高才傑望。爲天下所歸以居之。在太祖時。則有趙普。王溥。呂餘慶。劉熙古。在太宗時。則有呂端。李昉。呂蒙正。李沆。寇準。在真宗時。則有王旦。李迪。向敏中。張知白。王曾。王曙。在仁宗時。則有呂夷簡。晏殊。杜衍。韓琦。富弼。蔡齊。范仲淹。吳育。歐陽修。明鎬。吳奎。張昪。包拯。趙槩。宋庠。田況。如此等人。或以經綸成務。或以獻替經邦。或陳當世之規。或知風化之本。或通古今之變。或直出處之義。或可謂色堂獻。然後大衆是故。三朝之治。號爲太平。輔相得人而朝廷重。政令行。生民安。故也。今日之執政大臣。於此無元勳重臣之不足以服人。無高才傑望不足以鎮國家。先朝則拈書而諍。未嘗有分毫補助。惟與小人表裏相爲朋黨。民言謂之政。使神宗皇帝德澤不加於下。流毒貽之於後。布滿于四海。在今日所除拜使。皆由從順。擇五寡爲。其肺宗族

子孫之計。使陛下法度未能定正。而安養元元之具。有未盡善。歟則社稷何賴。爲生民何望焉。陛下不於此時擇其尤無狀者而去之。臣恐始則難守。則俟終則干犯擾權而不可制矣。臣雖孫覺昇爲陛下憂之。且頒陛下當有參務方在諫閤。豈可使大臣輔弼而不早然之。伏見韓縝自備位軍府已來。內外交武。百執事並於閩閣暴露之人。其不滿人心者。以其非樞密。其人自爲小官以至大吏。行於科舉。奉望衆稱。有所對爲。則任其猥瑣而姑之。以無在任秦州經略使日。醉殺家奴。謂因指使使臣。義非私而宰輔之。奉使河東日。與爲親狎。形不檢。善爲是所無顧。所執持方重。時頃爲見而求庇其過。在密院則指事使機一。待以寡人禮。爲制欲大忍。縱容無閒。致因藏一以辭官。此實爲士論所譏誚者也。且使河東日。與北使爭議先同之地界。不能援引舊書。剖析曲直。又爲梁允同所屈。遂割吾覺史縣

勝之地數百里。以啗大羊。使吾沿邊弓箭手數戶。棄其墳墓桑棗之田。纍纍撫贖。哀不忍聞。乃辱官負職。四并五臺寺舍因以遊之。其罪事挺抗去處。多爲所有。辱命墮國。罪當萬死。先帝屈法不殺。置之滿處。一切包忍。既而累允同以邊土之功。議其爲兩府者上用韓縝。以示不疑。蓋其實非以縝之才果可以大用也。自陛下即位以來。乃敢爲弄威柄。廣植親黨。除一人。行遣一事。多不協於衆公。郭茂恂。王欽臣。在陝西爲監司。皆有贓迹。惡辱聞。一違其實。遂陵韓姪宗儒。今爲鎮主張璪。茂恂除都郎中。欽臣工部郎中。宗儒淳深冀州爲無王。執前知徐州。所實吳居厚。盛力措整。傳留到部。緣鎮之。瑾爲除有郎中。有辞。勃遣蒙其職。仍差知密州。頑器人。年雖係知縝皆彦。與韓同郵。遂於吏部取知州。遣判令傳之。闖彦師爲九様等者。宜責部李據有其應。貴才與勿。未嘗應聚。要仙使止嘐其次踔實

與鎭同定地界。逆用振可治弊刷去處。作收貢選差之關。庶振知藉
立時。是以一色之民。委於猾手之奸。此皆徇私爆滲。無復畏避也。蓋
臣所以啓知南康軍者。蓋臣爲御史日。嘗言鎭受與復爲。不懂其慣
故也。叀履所以爲侍講知趙州者。蓋履爲中丞日。言鎭之姪宗道宗
古趁親遠。換不當奉理。貿今復是除三府。同是罪故也。此皆挾怨復
仇。兼爲憐也。張璪之爲人。柔邪最倖。善能覘人主之意。隨勢所在
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中人。無事相探於陰倒同撰。投搆逆置儒
館。擢諫列。惟諸儒任無所最明。常持兩端。先帝雲屢爲遼寨見反覆
年逆于外。後爲王珪出力援引。試知制誥兼知諫院。班賓欲使之在
言路。以杜塞内外耳目。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扼腕惜痰。後爲翰林學
士。同判置判國子監。既叓於實以王珪連大壂。發有力爲尋判司農
寺。評定官制。遷參執政。及先帝升遐。陛下即位。太母垂簾。憐昏。而璪

貪天之功。自謂輔社之重。且宣布恩爲持寵固祿之計。章惇一嘗時
一向。則以簡札諭人。辭表收隱。而稍降其命。希咸都路。推委須付當
公事。張同者乃隨州秀判王經臣之甥也。同之姊嘗嫁故直王向親。
而璪之姊乃嫁安惇。璪之與張同。固非近親。今乃與同書問往還甚
於骨肉。爰通問也。所謂公行。原其所以給張同之心。則奸邪可知矣。
璪事先帝。不爲不久。謂天下利害不知耶。則關而欲在言路矣。謂之不
之役不知邪。則當判將作監矣。謂當代之法不予預聞耶。則當判司農
寺矣。謂官制近傳不見本末耶。則當先辭史官矣。謂刑獄羅織非其
責邪。則當以蘇軾事欲置其死。遣張方平諸路先鎭。爲先矣。此二
人者。其操行則如彼。其做事則如此。職不足鎭四夷安宗社。伏望陛
下。博詢廣識。俯臨臣言。早賜罷免。天下幸甚。
陶又奏乞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狀曰。臣聞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

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啗於康荣。遠則敗俗風傷。此推義之罪人。治
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示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
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
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
導諸生。注措語言。皆迎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其當
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
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
官。布於天下。則肩爭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
而死。則遂從而詆毁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獨以不明
也。隱大則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
舉。以取學者浮薄不根之論。則諷諭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援
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

之死。而欲盡貴敗其以伸師黨之私者。隱靜形忍擅。詩經以率欲之
故。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若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
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義。後世仰以爲高。正因才當其學
之是非。而待貴其風節。尙者如趙以大逆更三族。故捕其親者。蔡布
一身一士。敢祠而哭之。漢祖擒爲而不殺。班固以爲象知所盡。氣
節之可尙也。今安石之罪。非暴於天下。惟其諸弟子之分。則不可
靜藏。而諸生爲之設齋。致其又祈欲超學。布之以。隱何必忿然而遽
欲絶之以法。抑可見其不知義也。而有司欲依律罰之方下
其事集學隱而識之。隱乃不辭本末。身爲之令。稱謗學舍。朝廷已
復行賊。使學者知悉。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疑奉違時之吉
也。夫道惡所出之地。教責多士。而虛戴成就。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
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懲。無使邪險之士。久累

教化之職

路貴大率陰奸回倚凡考校生員文字多不與於兩博士共議意於

徇私。向者進程孫補經諭不當。鄭穆自舉觀中櫃郎近日定主

蘊程試高下無殊隱辭者中請上頒劉廷與焉於見其敢與不

協公論。不能稱職也。

陶又奏乞察小人邪正之言疏曰。臣竊謂人君所居九重。尊高如天。雖有聖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為先。既察細故。則臣子可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竊任侍從。敢忘廷之事。猶以論思。敢竭愚慮。陳少裨萬分之一。竊惟陛下特如前覽。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并四海之奉。凡在臣庶。痛心正極。無所追及。方此待之初。陛下憂形于色。躬侍梓宮。衣不解帶。告于天地社稷。禱于宗廟山川。凡刑獄罪釋過輕賊。凡

可以祈福禳災之事。靡不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本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先憂之言。既已大漸。因侍有顧宗廟社稷部臣奏請方當救疾。不可為聞閣部傳之事。恐累聖慮。陛下所從抗奏逐罷其議。然有手詔稱揚太皇太后臨朝等。抑損外戚。不嘗假借恩以報稱盛德。議與高族子弟推恩。又應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貴。遂令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詔指揮。近臣子聞此等事。無不感慟。竊謂太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功。於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是以事為奇下到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於此時以無可疑而為疑。以不必言而為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憂過計之罪。竊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昇弊究邪義節侍。損則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

憾。萬一或有奸邪不二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昇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無失。昔元祐之初。臣任臺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處旨當諭云。朝廷政事。或一節於民有害。即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者。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親稟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改更。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好慢無禮。呂惠卿奸回害物。蔡確謗訕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匿父喪中物。宋用臣掊斂進奉。蕭工中立邀功生事。皆是積惡已久。罪不容誅。若數寘於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奏謝於陛下之世。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

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恭惟陛下動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已了然於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狂戇之誅。喋喋以爭言一者。是豈不知陛而忘憂宗社之意也。夫讒佞以巧辯為事。惟經綸之始。今乃不恤其情。而以周公為憂。固可懼矣。惡者千慮。必有一得。學者言之。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攝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舊。纖嗇務較頗通甚。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進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仁宗察見情偽。降詔亡絕。其略曰。明肅太后保佑朕躬。保佑中人。勤約之風。化行四海。載觀令之所出。或聽斷之使宜。蓋權務之寔繁。雖肝肝之無取。實春祠惡惟命令之已行。華夷群察之所王。易月方臨於聽政。盧懷觀細於潰言。若有陰識違國。雅倫理懷。道于閣臆。恭務寬容。多飾瑣碎之言。俶有從令之意。宜乎識勵以警奸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

已經先行過諸般公事更不得押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勝於母子之愛聖慮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册垂光後世陛下亦宜法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爲降詔書不容小人輒有譏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以便民所逐之臣多已當罪而無可擬議萬一有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典罰以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八年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上疏曰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首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天變不恤衆言悉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凡舊之臣有棄不用忠正之言擯而去之又以導先帝用兵開邊結怨夷狄自熙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亡幸賴先帝聖明覺悟悔罷安石而逐惠卿然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猝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熙河章惇開梅峒沈起劉彝邕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兵死傷二十萬呂惠卿說招合先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悼悔謂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言呂惠卿可戮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其愁呪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奉遺詔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知所倚賴九年之間中外無事明白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感戴唯是向來所用小人日夜伺隙今日事變未定陛下不以修政深慮為先小人得進說必進姦言上以惑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身持禍言萬一陛下聽而小人復用豈惟正人不敢立朝且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身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爲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審以社稷爲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詔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悉蒙矜恕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悅矣

祖禹又論召內臣劄子曰臣近聞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劉瑗令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生民為無不驚駭私竊以為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豈陛下於有過之人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雖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無綱紀必議是處其於聖德爲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期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旌一賢臣先遣用內臣如此兼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收漢唐之亂無以自解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加審處特賜追改以孚中外之心

祖禹又奏曰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帥四路以敗事矣用郡不責處時使溥侵元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洛陷沒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闌市井之微利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積陛下啓之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危懼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又上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帝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惟康以蔭德出爲不少，安得以改先帝之政，遂
先帝之日爲言。以事雖簡，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
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逐，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
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歸
於是非深非邪說者以爲言，蓋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
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誣先帝，又欲誣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耶。

祖禹又論李之純奏事劄子曰：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戶部侍
郎，知瀛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負兩路鈐
轄方面之任，實爲要重。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蓋欲之純寬厚，適爲蜀人
安之，宜且令終任。蔡京時爲戶部，不能安人，而遠方數千里，休
戚安危，所繫至不爲輕。蔡京昔附會蔡確黃履，所共知，雖有才器，
而年少輕銳，非端厚之士。又蔡京自成都迴，未多爲執政，其次稱爲
三司使，如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別邪正，如京者在而京柳不宜虛長。今
遽緩壓帥，則責任愈隆，爲他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
如必欲召用之，亦宜別擇人付以遠方。

哲宗時，右司諫蘇轍論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曰：臣伏以建
尹專百世所宜，因事變法而爲害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亦頗領師
官。尚其本朝詩必改定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
中以趙普之勲，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嘗
爲環衛。至今諸道都部署，皆以防團充之者，亦以諸衛處之。其遵
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姻權得使相，以保大節度
爲景靈宮使，嘗半年，章獻薨，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
使。已倦一辭，台是成黜，以節察居東都，不治事者，有相摩也。然備來
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本屬祿居，搢紳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
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負罪爲
將，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免有餘責，至恩寬貸，皆負之善地。而又首
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援此以爲法之地，將答今日。謂宜考據創度，
追還職名，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

徽爲御史中丞。時言者貶降李偉劄子曰：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
李偉等，準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罷遣北外監丞提舉處疏。
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
不行同。言者慮議按李偉，以新言動搖朝廷，其起大役，於去年八
月中，虧衛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把定史
行開廣河道，只待其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末，便得畢功。因而
引透河勢，直止二股通行而已，以待還爲回奪大河之計。大偉所言，
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是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支糧。
措畫既殯，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幾半年。當是時，官竟其
身遂岢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以朝廷上行偉策，明其誤罔，以謝天
下。而朝論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詞書，乞罷偉直
龍。朝廷稍復從之，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直遣，修建河不取百令
漲水，中外又謂陛下無責降偉以謝萬命而反復推盈表，仍提
舉東流，尚未蠲罷。今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猶因河
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著矣。今乃以
初任知縣，令蠻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遷陞遷擢。此公議
所以不伏也。且罷河司與罷而李偉不去，猶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
河朔生靈無持傍矣。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
四月九日聖旨，指揮責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

朝廷屢說此事，一從給事中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乘為臣所當
不顧卿大臣。何獨一一惜名犯此請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
速賜施行。俾天下聽公議無不止也。
右正言劉安世論新舉李偉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狀曰：
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偉傳得內降，自擇取寶相院常住白地以剏
墳塋。朝廷既下其司施行，而寺僧連詣執政，叢首以事陳訴，以謂僧
之所請，乃是給本國開寶建有年，數會為本。其中房舍僅三千間，而
執政因天聽而為白地，既陳奏橫至於此。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
崇尚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傳以示遠，載書
官，策乃敢挾私關上，不循綱紀，略而不畏，將亂政事。伏望陛下嚴賜
詳審，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其罪，庶使杜漸，不累聖德。
安世又論曰：昨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偉傳得內降，自擇取寶相院下
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寺僧列狀陳訴，且謂偉之所請實非白地，
事屬欺罔，不可輕遂。具論奏乞行審勘。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
更不施行，而偉挾私罔上之罪未蒙推治。竊緣賞罰之權，實繫國體，
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儻有未當，固難號令，群欲寒變，必嚴
關納。臣竊謂偉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本為救治塋者
有居室，死者有墳塋，必不至徇其私請，輕降玉音。臣謂偉志在得
營，熒惑天聽，既朝廷命下之日，違拂人情，存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
安其地。粘累歲墓，古自傳。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詿誤，
情在可矜。雖曰大罪，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死刑，事雖細微，
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先王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偉妄干中旨，飾詐欺
君，罪實故為，情無累輕。萬一聖度寬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
者。然則何以結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徇近習之私，不

寬躬多少、幾中心旨行之，有司劾其從違，重行降黜，庶使綱紀
存。姦邪知畏。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論奏李偉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有司按
治其罪。今已累日，未睹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
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
奏取旨。臣竊謂偉之所請，出於一時寵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
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指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
違礙。今偉志在必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審當，使國家命令之
下，違拂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係之死，雖無
敢。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侍之黨，有人請
有所未便，公議有所不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書，可
稽考。臣竊謂人主之慮多向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拒，但以其奏付
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
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
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放先朝尋治違，自近先正偉罪，以示無私。然
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詳當否，於法無違，於民無
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僥倖。
安世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劄子曰：右臣今月初八日戶和股宣，
蓋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恩天覆，遽廢已行之命，
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同當尋奏，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
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
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
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須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盡其
聞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飭

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再春之間。致位中司。然而以本朝四君繼
情跡。自居風憲。危擧迭發。既不聞有所希將進賢退不肖。未嘗有所
表明。與利除害。附和同上。中外側目。凡關制令。權居其禍。與機連。然
莫不驚駭。以為頭人君命。雖在少輩。可議之。待其釋則執之不可
變。惟其不合衆望。進退人情。關天下之威。春陽朝廷之紀。責所宜擇
奉問擇改為。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休。豈容喩使。非泰其同。臣於宗
愈。同為一日之雅。亦無城府之隔。惟是公論有所未恕。是以前日歸
對席直陳。情而舉奏之。忘不解自己。致蒙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
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罷逐宗愈處以外官。
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李世文疏曰。右臣前月中。嘗具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
狀。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睹施行。臣竊慕聖。不知遂

神聖意。輔弼大臣。乃講言紛紜。蓋先罪人。欲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
路。今職居言責。以為奸邪而臣默然依違。不告陛下。豈有負一時所
召之旨。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上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
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古人君之命。常以天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
所是而從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棄擊之。人君所以無為而安。不與
乎事。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定賞罰。如
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欺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自秀之
與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傅會希時者。背公徇私。不敢盡數
其詳。而瀆天聽。始可粗陳其累其踏安。言沖默。不敢進者。祖宗
愈起於言閑。偶中高科。數年之間。稍階歷列。曾事先帝。頗有可稱。夏
之不得政之初。首加進用。再着之内。遂至中司。未嘗深慮遠圖。報朝
廷之厚恩。惟以黨為私身之私謀。知未與聞提刑如賑

故命舊不免役負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戶。不量司闕色
役之。則有輕重于免役。其議論本歸當役法。如開縣撤須主其事。
必為公私。故換結諸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能究。遂令施行。而員外郎
劉且乃能力排是非。不為抑撓。蘇既合中興。縉紳傳稱其不
妄。至是乞守其職。而宗愈因上章奏衙前之命遂識劉且以領戶部郎
實。有近來亦將在法之令。獲始遷。非不有公心捨己從長以救戶部
之弊。意專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神宗實擧丁令權部員外
郎丁騭。乃其妻兄。宗愈既備執政。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為私親。已
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内擧者矣。然必以賢者其才可任之于世。今
宗愈特為丁騭。而不以實。舉者朝廷之不察。以竊禄而時患已
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聽庶政。而蘇軾試館職策
乃引王莽依附自取謗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

臺諫官觀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止開列。工母。其
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彦博之方曾在京遂而宗愈遂薦為本
臺主簿。偏以親援罷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
見章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奸。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言未
嘗存心朝廷。遺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情。旁為邪說。以
私託公。是竊遂列。天下共知。臣竊謂寄政
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迎合之迹。陛下右手心正
而察其本末。則奸回徇私利之實可見。不足以當大
臣之任。宜之。伏望聖慈察臣之言為天下之為懲
之戒。竟言所論皆有據。早出行
施行。
李世文疏曰。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

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劄子。條例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跡。冒瀆天聽。涉歷兩月。尚稽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雖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善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遜避。再復遜避。搢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論。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連章乞命罷去官第。不敢治事。及後歸省。審其悉心。固非畏嫌。實以糾劾之任。與國同體。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違咎。棲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乎逐。方為去就。至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為天下法也。實錄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故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冒忘進。遺棄義理。明知臺諫有言無恥。

而尚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頑鈍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而先其無恥之心。則奸邪趨利。何所不為。而安足以輔佐人主。分別國論。委之以綱紀。寘之於朝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姻舊。先其致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頗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中外主觀。臣竊增憂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是。則必知彼之為非。不辯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亦或諭之。無有心腹而識邪者。蓋天下之民。引而驗之。則惡而聽之。則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衆言。明辨邪正。亟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自四月後來。累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污下。頑鈍廉恥。實得患失。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分別國論。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聞宗愈任御史中丞。說周氏之弟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狀申戴周如晦累次令人乞請餘錢。而宗愈每加罵辱。更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蒙追起狀。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糾察非違。肅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而宗愈既忝廉察。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周儕義理。欺人之屋。不給其直。行己無恥。辱國已甚。凡宗愈更踐華要。月僦之直。近者奉使大遼。入館押宴。觀主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田。實足自給。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章聞之下。甚損國體。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如晦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降指揮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税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錢。而宗愈每加罵辱。並不支給。以致周如晦經官論訴。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章聞之下。衆議自暴。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如晦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府吏受如晦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豈蒙陛下拔於衆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夜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糾劾之間。乃有貴倖畏忌。頑鈍無恥之人。冒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竊深恥之。所以

不避衆旨之謗而累煩天聽之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爲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徇私朋邪附上中外側目今又飾人又居不論其直力挍三省使臣僚照起遣除行汙下爲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猶務包容不加擯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嘗列陳歸句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聽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除處同列大臣喜陽其勢巧爲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奸養惡其日將有傾覆國之漸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曰臣自伏自四月後書累嘗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議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爲御史中丞日說人之居不論其惡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赴逗而開封府奏民避權要不爲依公施行臣兩書奏請乞治其罪寺御史臺已曾施

遣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覩制王覿罷免竟曾何屬聖意方深衆愈是以不敢輕進章疏重煩天聽稽復踰時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鑒洞照物理必能判別無益之譽上爲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肆中藏竭以冀聞允惟陛下審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本朝廷朝廷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伏願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事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帝王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也雖舜禹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也聖人之與賢者處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害焉若在上諫端壅滯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二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興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務方在大臣所宜推擇天下之賢以實天下之勢而忽聞謬選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蓋以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閒逮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靡然嚮風善良生者乃其分四海之善良今宗愈自爲侍從甚喜富貴不能進賢退姦興利除害而惟勢作威貪暴徇私公犯義分或威專勢自謂當寵聽以傲官邪而遷延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寒心晉語曰暴厲肆力除公讓而華官留中書月不下邪臣至此狂直兩君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不改還不害姦邪勿履臣忠來錄支在甚善也政事執政核物例頻居家特旨令御史臺以宗愈不循事務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驚嘉無所顧避虧風憲不畏人言追世大臣貪留無爭未見如此之甚者臣恐聞郵冬逢君者見其寵頹鑄輪式既天下有識之士

哉臣恐奸邪得志忠賢解體陵夷綱紀污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虧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惜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出臣奏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於中丞日不循房職及開封府吏交通知前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等具劄子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章又申三省催促及奏此朝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以謂之以天下公議而爲朝廷之建處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竊謂懇自諫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六察所繫而中丞專之爲兩臺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首不以公爲奉職奸邪之令方爲之游說曰人非大惡何足以廢朝政是乃關官之節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士夫粗

節以廉節自好者。豈肯親人之唇舌如其負。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
憲長。而貪鄙之行。通於閭巷之人。如者國綱無大於此。綱紀之在閣
封常以不畏強禦為己任。及開如皆陳折。用抑而不行者非惟宗愈
之權勢。然知所不恭韓。豈容職業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親之則
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鄙職綱之綱紀。何可
逃於史臣。臣既再言矣。自親大臣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
負陛下。今宗愈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而不用若臣等所言出
於浮語。則宜寘典以明宗愈之無罪。若臣等所論。皆有實迹。則是在
可以為官。蓋以從天下之公議者。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
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合論列而不見聽。如此。則諫官御
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綱紀之綱紀。復何望哉。臣
固知論并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猶自念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

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肩當之頂。乃有如宗愈者。其奸佞無毛
朋邪。用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伏望
愈竊位以來。比歲年載。弟閣臣彈擊所建明。職不足以當聖聽之信
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居。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
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擇其賢閣官史。使法之行
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實天下之幸也。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初。明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
韓川於是和數論奏之。乞陛下詢問近日其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
參陳。朝廷同合。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特陳宗
愈前後罪狀。國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
朝廷設官。使職更者。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
眾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任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

風晏明識。一向奸佞。以希大用。然聞於宗愈得居執政之首。陛
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分謀謨猷。皆自中出。固為盡善者一
處矣。天下猶待有史之整者。以此觀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望下罷
臣等言為不然。豈意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蒙
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違逆大臣。委全權執。而宗愈登用以來。略逆日
著。人言沸騰。不可掩蔽。皆謂悖性很邪。為材險薄。利口足以飾非。無
恥足以為惡。臣請為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
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
得彈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
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待臺公議也。且薦舉之人。猶不得
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
孫。時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請引避。而

宗愈苟貪榮寵。而無一語自陳。開上負恩陛下違祖宗之法。其事一也。
宗愈向緣嫌隙。引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暖。驟遷要近。臣與章疏論
以非據。今春遷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猶其色愧。遂得遷寢。而
宗愈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附奸黨。徼幸異日。挾心不忠。同私下比。其
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騭充元
臺諫之選。臣在諫垣。備細論列。親其譏論。庶以塞可擇者。而宗愈蓋其
私親。輒形公薦。曾朝廷之不察。以遂所懷。元自知其愚。挾邪罔上。苟
所畏避。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洞可應制科。臣聞洞素無士行
而追慕文理。意謀以為出狀。宗愈稱譽行學士日通曹辭史。由微賤
鄙十分進賤。亦以洞之置在第六。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
正有緣言。竊恐罔察。輒私自傳其事四也。有謀因乃又書待之誅除
方上權貴。冀求在言路。而宗愈遂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獨

以蠍神報寃自來未盡吐露來有私執與之說者而宗愈意在附
會陵蔑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細務而
蘇轍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
議者莫不非轍非所宜言臺諫官上章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
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親閣知撫之屋每月
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據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主
本主錄官陳訴乞差人追究及擬違法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南
豐國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屋不給其直其使無告貧寡不勝無聊其
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
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兩對已便二則為募將多充役其論議事時
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主其奏以移文頻請除戶部而害者李常曾
不詳究遂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抑挫議既不

長編卷四百二十七　二三

合事遂中輟轍與之同異不忘豆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疏勞衍前
之轍遂擬罷昱以謝戶部郎官有近來未錄之法之令推遷非不
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寬在阿黨不恤義理其事八也臣
伏睹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差遣之職有令陳乞
差遣止是欲陳閑慢監當局務推自近歲以來大臣皆都官公子
弟既成布滿要津懷其孤寒之士如為中遣而宗愈父為郎法既不能
糾核聞陳及家大用有據其長子宗長為關封推官實權要地不畏人
言其事九也宗愈妹三人並適宮氏嘗以營求宗愈既令所夫之
舉既而胡鑑除監取賞遂作已有實田舊款挾勢切不償
逕詢設偽覺親觀閱罷鎮制法既其事十也仁宗朝事相宮郊方正
請身能子法度而此史中丞轉郎言詞與張茂實昔有異謀解時著
以示府臨命追義與身開於天下而王舉奏其改包士鑒質聚皆知

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設自辯仰日歸第候章待罪置事之處實自
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慎房姻事為御史臺
所劾皆有實迹而忘氣前發奉無所怯好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
卿大臣殊欲放縱不知禮義無若於此其事十一也然宗愈有變法
合宗愈時為諫官不能辨白是非剛愎明主而秘望迎合多持兩可
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于禁中書曰宗愈自來言事未嘗存心
稱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專為邪說以私
紀公望是臺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
辨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又所陳皆可覆驗
伏乞陛下出臣此奏宣示百官並宗愈委無如此事跡則臣之所奏
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論者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
臣之論則是奸邪朋黨貪鄙有實豈可處討論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長編卷四百二十七　二四

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入言其奸邪而未嘗劾見其實狀乎
夫小人之事君自謂奸邪者哉言君假公忘私和起羣黨為
可信以感人主之聽明及其歲月滋深根勢已固上下聽四羽翼已
成於是肆志竊弄威福不可制方此之時雖欲除之未能及矣唐德宗
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當知德宗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
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
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聚朋雖處於朝而皆顯暴於堯之明者
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惡則去之不敢留進退用捨一本於
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顧
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任盧杞為戒改過不吝去邪
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憂君
陛下繼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八

去邪

宋哲宗時劉摯等論曰。右臣今月十二日與臺司諫官同對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曉悉。然宗愈係宰相之姻嫌。居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德。陰廢祖宗之法。陰結博娼之好。報章異己。顯主我謀之實。公肆誕欺。未嘗振舉紀綱。但闊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職任無聞。公議騰傳。罪狀日著。然而屢汙廊廟。有關國體。臣等再存論列。因觀臣愚。安敢自默。識事誠然不言。臣聞貴論之道。以謂群下交奏而主上至公。而知財已識其者莫君群下也。假使偏黨則主上蔽。所以親大臣。由是其民又曰上欺恣肆以遂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也。即騰諭列。目係豪諫等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始。已逾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盡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彈奏。夫之斜勁。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然無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然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具疏言宗愈之罪。伏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又論曰。右臣近曾具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黨。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隱庇樹之私。輕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胥公行私。其二事。皆有實狀。可以驗實。竊惟累章已屢聖覽。已多邇頗以逾今半月。不聞處命。則是陛下恕之矣。臣論其執政之甚。雖已豪彈。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存。則以而避之體。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宗

下爭。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雖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
遂公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
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
庭而四海九州之遠，事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即政之初，
首召司馬光於閒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
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
爲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奸邪之狀，不足以
辱輔弼之任。其後孫覺爲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覿雖言其事，待
御史盛陶公等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愈爲舉之人，
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屬矣。今人言雖
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明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雖言
者之論，而以欲主之乎？若果然者，陛下雖待輔臣始終之意則厚矣，以
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能盡善也。宗愈姦惡，臣
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一月後
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疏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日近孫
覺以病免，楊康國以親政介爲之威，移開封推官，盛陶又乞與李常
避親而歸，凡罷家去，趙挺之亦以親老而乞外補，置覺等見陛下
力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達，務爲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躐
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將保容身足以無疵，何獨自苦，
力詆大奸，上濟聖明，下犯邪黨，蓋臣內顧孤薄，了無他慮，報國之心
惟知自竭，爲臣私計則誠爲朝廷遠慮則定，仰賴聖明洞鑒誠偽而
有臣今月十二日寫胡宗愈狀，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徇宰相之私
對，尚有要結熒惑人主之聽，陰壞祖宗之法，始設詞私立賞罰

咸廢矣。誠不足以副陛下離親之意。雖四海具瞻之地，自使繼遷三
聽，敢言其罪。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意，然竊嘗深慮
陛下所以力賜優容，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纔半年，今若
遽罷去人，識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請象所存，當一如
此，臣竊以爲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有介言，採察人望，
苟衆心未厭，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
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及於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
宇擅有所覓，爲御史中丞黃履所劾，遂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黷
爲侍御史張汝賢彈奏而去位。陛下試稽之往事，權輔關五年李
清臣以不善治事，爲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之，便外補，呂惠卿
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恥不廉，無禮無義，置之廟堂，最
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萬世言
負辱之以感移人意，以身偽行，是以欺哉世俗，及其得志，每患失之。
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
罪於所操之手；蓄盜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盜而歸咎於所蓄之家。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衆言，速有處以尊朝
廷，然後有辭以服天下。早以臣前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安世又論曰：若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
自後復進二疏，並出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並有證據，
皆有實狀，可以按覆。況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
巨惡至於十數，首尾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隳廢風憲，
敗壞廉恥，豈不負明主拔擢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
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執是婀隨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

四□□□實。使宗愈負權怙勢，不復糾繩，但以營私，何所不可
為蔽□□之聽，隳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莫
如一人之曲罔而臺諫官多出於宗愈之門，將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
試取其人言宗愈之跡，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為不妄矣。公道
陵替，皆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寖久，殆非國家之福。此臣
所以夙夜憤鬱，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陛下審察奏情，辨覈
事理，善原心迹，罪則如著，宗愈□□，□置正典刑，以示中外，或重
責未□，以一審謫處遠臣，即宗愈□罪內考，伏乞特行罷免，以慰人
望。
□世又論曰：右臣自四月已後，九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
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
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

四

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辨，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
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奸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
公黨朋，肆行貪墨，敢弁廢私。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
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眾望，以蓄患下，失為邦之屬
望。臣於此際何以為心。竟以不辨則非忠，最於中無則非義，使邪黨
滋蔓，於要路其所以淺於廟堂，寖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
議，退然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
冒進切直之言，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察宗愈之罪惡，灼然得實，即乞早
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以臣之所奏稍涉虛罔，即乞重行降黜，以為
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也又論曰：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
□□今未蒙施行，而□□惟內書臺諫所得睽既，或未見是非，不辨□

□之人。伏每無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譴降之
例。臣所以包羞忍恥，遲留九月而不敢輕為去就者，誠欲庶幾陛下聽
求之誠意，效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退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
未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皆敢瀝肝
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妄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
猶當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臨御新政，雖用捨
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
之津，伏望特賜斷罷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意之日新，而朝廷
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矣今不罷，養虎遺患，則
臣所謂留班廷諍、闔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
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已後，九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

五

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當
無過舉。斥臣之職，是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
家治亂之本，要在分辨真偽，別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群小
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伏見宗愈以奸回之資，挾穿猾
之權，欺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
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為大臣之所汲引。臣是以採摭眾議，稽參實跡，屢
行□奏，凡九十二事，皆有指據，明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
考驗，而□□官有言責，當敢隱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
稍涉虛罔，即乞重行竄黜，以戒臣等；若宗愈罪狀如臣所奏，亦乞速
賜罷免，以警奸慝。臣不敢愈義，輒再具奏，惟冀早賜睿斷，亦以是非使
詳□職業不負所欲。不勝幸甚。
□□□論曰：右臣伏見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

奉指揮。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情。靡遠必達。賤臣忠
懇。屢塵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違之嘉會。豈不負聖德。願効萬一。
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夜憂懼。罪在
臣躬。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
言之人才劾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
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陛下猶以臣言爲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賜施
行。搢紳之間。方知諫職之皆去。往往指目譏誚。臣以謂容身保禍。
隳廢職事。遂使小人大計廟堂公議。幾於不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
惟其是與非。爲人君者。尚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愈
言。詳爲迭覽。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
愈以快人望。進有嘉以尊朝廷。或聖衷以爲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
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誠聖德之盛。
盡於此。

安世又論曰。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惡。乞
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煩天聽。宜被譴逐。
陛下曲示兼容。亦加寬釋。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誤朝政。
之離于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奸。臣罪甚篤之有識。無
傾丹懇爲留聖聽。仰冀睿慈回賜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
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
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而賢者出。
則可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己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
彰聖之外。所與朝夕謀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其得當世之
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承服。苟非其人。則貽陛下憂。取輕中
外。可不慎也。今宗愈罷寧相之親。媚嫺中訓之要任。竊因人主之

聰。陳廉恥之說。且朝有宗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以大侍臺
諫。首被論列。方知引去。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
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
竊以爲過矣。管仲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遲知其興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
爲陛下設張四維。以敷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衆議。無不公。蓋以
其好惡是非。難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
言宗愈十二事。皆搢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據依。非特十人之衆也。
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之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奸謀益
有所恃。臣竊憂之。陛下每謂人言宗愈之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
遂以宗愈爲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奸邪。而
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蓋大奸之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顧
非而譯陽爲可信。英武之主之聰明。敏能直騙名位。則亂天下也。若
反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待謟之奸邪矣。惟陛下虛心澄
慮。詳繹臣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誣。臣甘受罔
上之戮。或少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瞻俟
命之至。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愈
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
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
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
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乃歎鄙夫因循。暗理不明。人之所非。反
以爲是。衆之所鄙。遽以爲賢。此乃爲若偏聽之害。一國不足論。若夫
今天下之善惡。知撫以而不便之心。盡非端者有所不合

而邪者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邪者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
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
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
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踐歷亂法、毀棄廉恥、其罪惡顯
著、為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數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中執
簡論。儉邪之跡、亦已盡聞聖覽。蓋臣言為妄、則是欺罔聖聰、誣陷大
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蓋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
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且臣言有官責、責實必聽、苟不能排斥
奸慝、振舉紀綱、使群小竊權、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辱、上無補
國家之急。惟陛下擇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
勝願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以後九十八次上疏論列胡宗愈罪惡

乞行罷免。至今未親施行。夙夕惴慄、如負芒刺。臣自備職以來、于今
如無不言。每奏聽納、獨是宗愈罪事、未出宸斷、非臣區區所以仰望於陛
日月已深、黷於迷瀆。是以特歷以議、使之而今。為一如此、臣竊以為
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言事方在言路、
相與聚行、極力攻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排論益不已、章至於十
八上。諍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
無異。臣言宗愈之罪、其頭多與攻擊不同、而宗愈曾歷庶位、又與升之
時月不甚相遠。豈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容之於今。臣竊
惟進奸人、必蔽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徹臣之職、海備見賢而思齊。
知陛下之明、豈知是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避嫌、則臣按宗
愈不顧義、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呂是姻家。隱而不言、蓋取
事任。當時宰相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罔亂法、孰甚於此。

以至自任風憲、不附權貴、負所居官職、不肯償還、遂致朋附手輸。御
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此尤國體陵夷、紀綱宗愈生此二罪自
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奸慝、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人、在
又嘗考身居諫省、論陳升之事、不過以謂楊繪嘗從閱其事理。乃
直排狀、遂其大用。然其陰有他謀、由捷而進、及升之事有重者、猶遂
之殊、歸於不官。嘗與執政、不避嫌疑、善此之類、止於數事。況未有奸
邪貪佞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且以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聽取於
胥之傳、容有此人、乃猶緣善、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謀
官自為今為去其冗速、緣不敢緘默、以煩陛下採擇之責。伏望聖
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者上疏、伸讀天聽、事出非[illegible]、以文義、將異聖
慈留盡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起知叔與左司諫朱光庭同奏胡

宗愈御邪罔害、不協天任。自後十九次上疏論陳罪狀、而至今月當
臣上言彈劾、迄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梁燾、因相輔排和者
竊且與凡論排論列、未嘗少置。自十一月後、凡見陛下未賜聽納、堅
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表、以公論閉塞、而凡到有陛命、不遑供職。
臣以左右言者並無諫官、獨坐文法、不敢獨負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各
已始置、止於史論身對、不為陛下極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益衰替。
奸慝之懷日益滋盛、稽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歎而不
能自已也。乃屢辭相當以為言者、辭職、欲未嘗有是所不恤柱直
深存之懷、然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追於眾議、雖嘗以宗愈為
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中外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喜進宗愈、則
當首附合、惜於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罷矣、萬一臣所論不遂、亦
可援遞、則常等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悉。是以竊任、陛下

用此等人合持綱紀耳目之任乎。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惡宗愈之所
爲。廟堂又甚痛深之漸風寒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
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爲之罷
確等相。罷惇知樞密院。又論韓縝孫永邪則張璪中書侍郎孫覺等論
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情爲右僕射。既方數月。遽命外補。傳堯俞等
論李清臣來狀。則清臣罷而書手章。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歎頌威服。
以謂陛下用人如此。有祖宗之風。故三數年間。公議稍行。天下如此。
所人欲進君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因陛下所以來。惟其朋黨
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其讒所爲割與蔡確事何速。其朋黨無稱。前又
每於鎮與清臣。且陛下前日去此數人之是。而今日去一宗愈爲難
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
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強聽受。而有難色。

臣竊謂太宗之賢。足以比隆湯武成康。貞觀故事。責之以備。尚有愧於
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書曰。有不有年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書之言爲法。以唐太宗
之事爲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瞽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
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爲計。早罷宗愈論之
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其任。庶幾協力正朝廷。治
天下幸甚。

貼黃。臣切被上恩。不次擢用。於旅根據萬一。豈敢輕爲無職。臣自
乘論列。於微是非。同異之處。臣之相信無於此事。蓋聖意甚堅。然
不回。則是臣言無補。請罷□黜。引故事自求罷職。況宗愈同惰右
推。不知蠹政。伏望陛下勿爲優容。使其自措以取度。上必無是事。

又慮聖意不欲以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
前後章疏。付外施行。無旋。伏乞早賜省斷。無郡勿疑。以慰天下
之望。

安世又論四。右臣伏爲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
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疏留中。未蒙施行。宗愈本罪迹之不出。置據
奏稱邑虛苒年。辱國已甚。臣恭居言事之職。在體斜逐。擇文之大略。
以中三省。宗愈並不避。依舊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臨職居辱。
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君臣之情。之所以共濟者。不過貴其和
之一事。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疑宗愈之甚。尔臣聞國家設諫官御
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奸邪。激風采。所繫貴威重矣。非一二小
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必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臺諫之
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畏。縱非以言者爲不足恤。是乃陵蔑陛下

之風憲。爲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矣
知天下何。使宗愈實無它罪。止此一事。猶在誕讕之間。而既殺無亂
法。奸邪奮擾。罪狀顯著。至於數十萬言。是以預廟堂之論處長之
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
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奏實無。乞重
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安世又論蔡確作詩譏訕事狀曰。右臣伏見知漢陽軍刑部郎吳處
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
非所宜言。犯大不恭者。臣按確資性險詖。席先朝知遇。竊治天下者共
不一稱。其拜相偶懷冒卯之才。遭遇事會。從任宰相。不能止其身率下。
僅明教化。而縱其弟頗交結。群小公納賄賂。遍用宗戚。不知紀極。閨
門之內。爭奪紛然。訟至於官。服器玩。擬爲舊僭制。略公主。是時。頑

爲軍器少監。俾入有限名用度如此。雖嘗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
廷，致不窮治，又賞其弟之丸，止以失教爲名，雖守步陸。天下公議，謂
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悔省，繼續懷惡，
借居爲窟，誘訕君親，主於流海，揚播之說，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雖
自明其發方露，是以有爲焉。在他日時有變易，徹幸復用，據地稱
豫息懷梁冀之奸，睥睨窺覦其之志，此亦可於國家慮矣。伏惟陛下
察其情理，爲以李公出處厚之奏行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
謝天下。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如安州車蓋
亭詩，惡誘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蒙旨揮施行，
臣聞確之朋黨，太半在朝，遂播巧言，多方激辯，且謂處厚李希千己，
稱不到奏，進於刑典，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爲進矣，無謂
鄕寶天下謂之貴友，意而據呂稷以安社稷，務使史開征存其觀，不以
爲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悔，肆爲訕斥。人者之所共疾貴貴，
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叢惡情實，聞之上達，
寔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爲無理。惟陛下留神時議，早正典刑，使大奸
懲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臣等早來臣奏臣安詩是知取進對吳氏張確稱誘
君親，情理切害，因前上奏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旨，惟御等及
劉安世外它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以思念國家設御史本以備正綱
紀，糾察百寮，雖小把朝廷之儀，稱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
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察，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知何
之募者，臣等前章因實以確之朋黨太半在朝，慮其遂播巧言多方
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而不糾劾，又慮奸黨變亂公議，劉奏一
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
豈有目睹奸黨，情同割毀誘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而非今日確之
事，叢前其黨與未易彰露，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以有論奏，倘謂一
言，以塞外議，未果如此，則其包藏奸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
此奏，並蔡確事，早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致國事。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具論奏，乞正其
罪。雖已開陳，陛下特降旨安州取索元本，及今經開具回奏，至今未見回
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臺史，確之黨與居其半，百端營救，惑亂聽
力。若使邪正並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
寒心，而過爲陛下之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
不得逞其奸志，陰懷怨望，窺伺間隙，慮然而作，情虔親。未嘗形見。今乃
無故作爲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援陛
下也。臣伏見李常職開居鳳臺之時，目睹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作違
難集。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
無定論。翟思以下彷史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
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爲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爲辭，其餘進說之
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斯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
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
輒於之職，宜有爲遠之慮，以世俗之委，而美存君親者，反責其告
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奪主於睥睨兩
宮。包藏內亂之萌，乃爲可長乎。朋不同心，執甚於此。蓋非確之事，意則
身小小恩怨，內懷收攬，惑亂之說，乞切提防言，誅鋤奸慝，早行威斷，
麻義綱紀，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伏以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

況占其罪陛下聖慮宜廣體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加罪
遽降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日近竊聞確及安州
皆有回奏訕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無意著見而情狀明者
可以無疑臣聞確所指南陽既非安陸復遂觀史取古詩押洗濯刻
劃辭有移易使確詩意別無所指雖刻之金石固自可信惟其內懷
觖望志在讒訕有懼於此恨復添措改令蹤跡微泯以賊仁推此言之
則確之罪愈何可掩也伏望陛下特徇公議毋恤浮言明正典刑以
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方有言者
亦持兩端并自餘臣寮進說營救皆確朋黨未顧罪罰而患寄參
爲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無分邪正以肅中外
安世又論曰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蔑人臣欺君之禮累章奏論
乞正典刑朝廷首降下確開具仍令安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
安州取索與確開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爲遷延行遣
令確知其事因徒皆虛說變通求救詞皆虛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
究得確詩元書在牙版後來削去墨跡具板見在書之其狀已著削
去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辯給以不爲文也詩既是明白已驗之
狀使可爲據開具乃委曲詞免之詞不足爲證罪在不赦今實蔡確
緣以太皇太后以先帝遺詔用皇帝同聽政當日確備位大輔
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要太皇太后之意蓋爲皇帝年在冲幼以
依遵聖明為功業不得已乃徒權宜為以前日遺使先帝大漸之際
設或不本朝典禮將如何武觀確之意以
爲不然蓋竊幸皇帝富於春秋以大臣專權自作威福包藏禍心
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者也大臣之義當竭忠報上喜以福稱壽爲稱
誦其意唯不能無著於此乃引唐郝處俊諫高宗之事肆爲怨謗隱僭大器

之意蓋爲不祥之語以不可不誅也實則君父之讎也祖宗所以
行威福而安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爲萬世法也而宣亦不得而私
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
皇帝陛下與太皇太后也陛下當奉聖意求申明斷何與議者在大臣知
少欲貸確則天下疑而不服損陛下之聖德與大臣有欲為開陳乞
赦則知朋黨奸交面謾不忠視確之罪無所畏憚不畏於天下
矣且爲朋黨行公議無上損害之法以失威福感一時則奸邪得
誇豪所忌憚後將有不可制之憾矣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
望聖慮以其事下有司議其罪爲今日之戒爲後世鑒
安世又論曰准名例律十惡之中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
者准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注私例律謂諸誣
實事於十惡者不用此律一等科丁指斥崖州司戶參軍
一右朝議副使陳州節度副使循州安置　一前參知政事
呂惠卿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以前條例爲奏臣等君其
合用律法及貴降大臣故事條對如右臣等竊詳三人之罪子開之
罪最重蔡確所犯非蔡確之比伏今聖聰更賜參詳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日與知對論以處聚鉅毒伏望
陛下如明御覽會所與衆者一級爲罪已具開附
之實而然其路陛下未知邪緣此事正是非邪
正不可不審刊至上使見與曾同
其今人公然官自得見朝廷
不問何而又諸數事之論使御史
忠表議通因朝通何執之擬土隱此仁所遵法

害義無敵，斯駭精巧已著，則必承望風旨，逢君媚治，習有常跡。大姦盡露，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爲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使大懼，巧言欺罔，情態萬狀，既仁情任寧稍見變態，發於聲色，不以疾惡爲心，乃諭以礪及曾肇以爲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與文彥依違觀望，不復推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擬一言，而汝礪猶舊稱作奸進邪，雖其大臉不敢主喙，然而深惡全罪處厚。臣編輯以確詩爲可罪，罪自有臺諫官論列，豈以確詩爲不足治耶？則臣等豈舉逾分以議顯確罪遂逮之問，曾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欲以指迹推以異黨許爲鼓，至今聯既而言，隱匿不逞，對聖而不聞，是汝礪實與蔡確爲黨，而不顧尹毅之大倫，猶亂之美賓，此乃朋奸罔上，倚私立黨，而陛下謂之無臣言一般，當思裡以未之察之。臣聞汝礪與曾肇同托既仁之名，而肇陰挾奸險，不肯自盡，欲使汝礪先次進言。雖聞臣等極力攻擊，陛下已賜聽納，遂不復言。然而反導之進，惟神無不知者，臣等其黨人爲之辯耳。雖陛下以臣之論，再覽汝礪之頌，則奸人之情狀，亦不能逃於聖明之鑒。臣伺陛下斷遣暴確于日，當行天與欺劾蔡奸黨，乞行竄逐。惟陛下審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辨，朝廷清明。臣無任書。無所假。

安世又論曰：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之所共疾，不容異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御爲念，唯務詰白舊力營救。臣等當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跡，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狀。望陛下特賜行睿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黃：臣等伏見治　先命王嘻爲樞密副使，是時娥必賴告制，嫌還詞頭，韶以爲不當，遂責授樞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確責命與王嘻事理不同，汝礪挾奸不肯草詞，伏望斷罰，重賜施行。仍乞速除言擇，免致亂舉職。

安世又論曰：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舊任宰相，職政已伏，吏頭賦河罪惡貫盈，確本同惡，諸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之，貸項免功免其配隸，令循舊確以大故爲免，止使薄責。朝野之間，以謂確罪不知國報，猶懷怨望，作爲詩什，反致謗訕，罪狀顯著，非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恩不忍加誅，俾全生領己出，再生之賜，竊宜杖諸一簡，以禁將來，而尚遂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蓋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主之，聖子神孫之所以主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思處至深，惟不遠是有試斥人神之所共甚，遽貸之

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乖衆甚議，非推安祖宗立法之意。如聞陛下尋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逐，以慰人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指揮。臣伏見確之朋黨，本皆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觀望，借機議論，以遂邪說，協力營救者，意必先定，然不爲諫官之所感，而使命令淹留未決，公議喧騰天聽，仰累淵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爲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忽略，辨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制禮，雖尚寬恩，其弱者莫不消誅非犯而可貴而爲不可亂。夫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姦之氣於未形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視非可容之過，離逆不道，自取罪戾之。朝廷誠今不行，取而惑思容養確，單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爲救解，致使朝廷事體，浸成淪侮，可得已乎？顧陛下深察奸黨，愼無輕聽，早

行四凶之竄以駭天下之聽
者也又論曰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
粗陳大槩而住內有徵然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畢陳陛
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
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於內履為中丞與其黨羽和之於
外恕在其閒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
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此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旣無中外恭默共
聽及司馬光徵用什人保其為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陛
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遣之於外確又以然緣為事表之至宰相投
程坐事補服外補州而惇在蘇州恕為不法緣以職價養氏之恩作
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譏訕君親陰懷異謀以待非常此確
妻子長懼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

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謹
疏確之罪不如先帝傳位之議雖搢紳士大夫聞而密議聞其略今試
臚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
下歡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宗暴感疾宰臣問日之出已示與子之
意其事一也自先帝寢疾以至三王日詣宮闈親問起居及寢疾稍
增太皇太后即時而論之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
無猜疑惟恐慎重其事二也是端之際大臣未嘗啓請而太皇太后內
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寫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叡於天縱遂令
尊稱疑而令外庭盡知已有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踐阼之初首
建親賢之宅才令畢功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
之聖明深得處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天眾知此實太皇太后
曲處深慮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然此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臣雖至愚竊心嘗疑[illegible]邢恕從遊至河陽藏確之火結
贊成等不已邢其徵燕歸於闕下而康未致邢恕遺往信陽與確
等誅為復用之計朋黨皆在一主於此臣竊聞惇確用事十餘年小人
實與內外結固遍作好言以感惑之恐歲月漸久邢恕得操縱閒
而胄有擾亂者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陛下起福於無形防患
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聖主今上事迹作為
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使後世明正四凶之
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詩罪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亦乞早行竄
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奸豪沮息消日無患惟陛下深詔千萬
之傳萬世幸甚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蔡確不合陳乞歸葬府狀曰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
陳乞願為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縉紳之議率皆不平蓋

具公言上達天聽伏念確奸邪險詐屢玷宰府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
化而縱其子弟遊擁納賄貪為無節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
寬貸止遣鄧州編管確本閭巷之徒稍聞其事擢寘廷尉不實法惟以
失教責之則其狀若此隨偏所任依用應身何陽當時識者已謂
常從不遠須至此所以止論年確遂上書乞合內徙陛下屈天下之
法移置近州曾不旋踵自遂近地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冒求
辭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有姑息是以先開其端冀得之請
嘗試朝廷既不能阻止奸謀遂可其奏確如願故貪不厭已遂敢陵
慢以為恨侮則淵源摩泰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儀說觀者願
移大藩以居之此所謂小人懷陰之心猶未已往往乞故
頃遣使敕自求京師官觀差遣以謝圖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
惟以開藏不可不加[illegible]以候謀用其使獨得親近廣為奇怪

之一綱紀敗壞無不由此而始。況聰明大辟既以罪疑領聽另不
殺第八等之典啓猶是謂穩豈有不因赦除釋求自便。此風寖長則
陛下寬厚引咸之仁終歸為虛名。國家綱紀必至隳壞不可不慎也。伏
望聖慈明敕一方報罷醇奏以正國體。
矣世又論以吳居厚等案並不當狀。啓。臣等伏見近日除設居厚
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等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臣聞
廷必以大理之權適應則隨宜。臣等以謂不然。若首鼠兩端之事。
聚斂為國為先帝遺使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幸矣。可以推恩居厚
散毒萬民謀求暴厲歸為己功。歸怨於上。罪當放棄而待列賠[illegible]
復可以推思矣。青與孝廉子京其判事一方附會[illegible]
使指皇體違則。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曾北山[illegible]
以常法治之為不可以常赦寬之也。另有[illegible]

小疏書補遺來也。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illegible]所宜[illegible]
伏望聖慈面諭大臣諸不以法治而無降者不得以致議。如天[illegible]
將來為[illegible]即於西[illegible]之罰加殊別行移者等一因地[illegible]
居厚且令依舊[illegible]大公[illegible]
至世又論以奏貴命不當事狀。右臣以聞累有臣[illegible]列[illegible]
在兩浙推行鹽法之法務[illegible]判[illegible]臣[illegible]朝廷下本道根究
可有實狀而官吏之[illegible]行[illegible]以奏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
聞[illegible]學[illegible]以作制提舉官職中外之議所謂本也。伏惟[illegible]
朝[illegible]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illegible]時[illegible]一道[illegible]宣布[illegible]
[illegible]於害而專為身[illegible]不顧義理。[illegible]以[illegible]下以[illegible]
[illegible]於道[illegible]者[illegible]刑[illegible]居厚[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以武[illegible]民情[illegible]

辭此事理乃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秉公議。
至世又論曰。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為民害物。違
[illegible]累年。近者朝廷雖嘗行遣。猶宜[illegible]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
宮觀。竊恐無以戒姦[illegible]民情也。伏見居厚[illegible]特行[illegible]伏聞
續有指揮令[illegible]二年[illegible]不當罪[illegible]未[illegible]足[illegible]因[illegible]
盧秉[illegible]民[illegible]以[illegible]先[illegible]
天職[illegible]刑[illegible]民[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吳居厚[illegible]在[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作[illegible]初[illegible]責[illegible]
違[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居厚[illegible]
又遣之不伏[illegible]已[illegible]何以示[illegible]臣伏觀[illegible]以[illegible]
況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一人[illegible]文[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今[illegible]使[illegible]平民。非[illegible]入[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
[illegible]前[illegible]重行[illegible]以慰民望。
至世又論曰。右臣近為[illegible]盧秉[illegible]兩浙專主鹽事[illegible]
議[illegible]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蒙[illegible]
行[illegible]盧秉[illegible]使[illegible]為[illegible]之民。[illegible]
至於道路。且有甚於吳居厚者矣。其[illegible]陛下之民。而秉[illegible]
居厚[illegible]一[illegible]
宮觀。同罪異罰[illegible]居厚
[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民之[illegible]。
至世又論曰。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illegible]臣已三具論列。未
蒙朝廷施行。如[illegible]之實。遠民[illegible]之情[illegible]之已
[illegible]列[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臣聞人[illegible]

大抵貴刑而所以行之者必出於公平持正方得其實矣。此等日奏罪
於刑殊則百姓咸並不能罪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殺伐之心也。之
今衆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異同，應教當
安實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重行其言，朝廷所偉而不正
其刑以謝衆，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身衆寄權官而已，蓋衆之
殘民害物甚於虐政，而尚為持劇擢舉官，顯罪鈞刑，臣恐無以解
天下之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前奏僧檢之重，以慰人望。
安世又論周穜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狀曰：臣伏見鄆州教授周
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庭。中外議者，頗以謂欲
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莊獻明肅太后並配太廟，並配真宗朝
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撓亂典章，朝廷竄逐本
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習知典故之未為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若蔡以

廟也。今穜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奸觀望之志，陰懷覬幸，妄議大典
與權，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祀在禮之分，猶不當言，而況顯異
年皆為事跡，莫民以間。流弊至今，未可悉舉。清廟傳之萬世，一穜肆
胸臆，妄肆誣蔑。伏望陛下以奉祖宗之訓，按其姦意，重行竄黜，以明好惡。
奏世又乞罷孝常戚伯令吏傳御史之職。伏睹右臣伏自去年明堂
恩霈，擇登號不協人望。臣嘗言，殆事其得，初無兹大赦全蠲
連史旋咸未賜施行，以不…中謝者上章論奏
中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施行。陛下……
而再循舊式……
知陛下不時……
處置……上達天聽，則
於議事猶為有……

同惡相求，其心不一，皆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常少
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書。陶自滄州得替，用為太
常博士，尋擢考功郎中，皆由門下之中，竄擢要劇之任……
之稱尤為確主，孫人不敢論以至今日……而又相與連親，不
使迴避。何謂……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碎，止以近事
之尤顯者，為陛下陳之。臣聞蔡確……當大
臨陛下以天地父母之恤，赦而不誅。又免其刑，削職罷……
……確又陳乞
顯昌……而未復職名……
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今……而陶
身任臺綱，陰借姦為……亂法。然集一……其事一也。……王
安燾之委……刑部尚書，奉議以為可，而常……

事。陶及安禮皆嘗同官於大名，交與甚厚，是以見晉擢之後，屢主不
論列其事二也。奉使蘇州公違條法。……使無罪之民，無罪刑
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御史臺……事實
二不報，陶故借……其事三也。王安石……
……
書陳述……
……
……
……
……
……
究……

聖政。其事至也。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之久而有弊。且欲復用詩賦。惟
君有司請存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從之。爲定制。而學者之實
學欲沮撓。卒乃奉旨改用經義。其徒倚此爲之類。陛下專明主執不
移變易。而常寺言之不已。於公允實其事大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
陛下初政以來衆民方逐休息。而陶乃復言之。意欲推翻朝廷。專行其
說。天下豈不大驚。其情其作其事不也。臣起於小官。被蒙擢用。非不
知官司紐叙之以取容。然而暮年之七。蠢乾擢責旁人爲之。要爲而
陛下之有如者。實以陛下推至誠盡善之心。有捨己從人之誠。是以
不量力薄。忘勁捐軀。而況二聖臨御以來。遠今五載。遵守如舊之
曾無毫髮之異。諫臣之職。足以備焉。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
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引今以遠者今所缺之間。凡以人物爲
務。且朝廷之有君子。如人體之有元氣。元氣既實。則百事充盛。正勝

寒暑易度。不能損國以干陰陽之和。則爲安樂之人先受其
害不困爭也。時取所無以養祿者外。不能損邪一旦違法無加爲
患害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衆多小人退處。綱
紀振舉。政教修明。則邪陰賊不能伺隙以亂。有人之疾則氣天下太
平之功。莫或聽納。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眞白混淆。是
非錯揉。日復一日。漸生亂階。彈充奉復起之不能施。日窮國迫。帝亂
必參事之矣。觀本德音。感懷大臣共爲廟社長久之計。常急其自小
人在側。雖成人主。敗亂國家。竊謂蔡確。非臣所能攻及。然臣區
區愚心。所不敢以爲無事者。正以姦宦之此。乃有常意。實主朝廷。秦
確之黨人。陰持兩端。深布在衡。伊欲引援。蔡確等要事。則陛下萬年
變動。將立之政。事必將復懷於身心之舍。可不痛哉。臣恐陛下之所
愛才不在。異時而其跡已見於今日者。況二三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

用人而不言。必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之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
皆有實狀。卽乞擇志慮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時寺孫并除不當狀曰。臣伏見朝廷除侍寺孫充梓州路轉
運判官。按寺孫資質險邪。可於往還者王安石實布鄰館。更法之際
知爲附會。逐爲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文民苦之。覺安石罷
政。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獨謹南之
獄。專以自隨。使正臣因欺見朝。肆行慘烈。考推資助其力。屢爲欲大
逞朝權。使一道無辜之柏罷隨坐獄。竟陷御待罪。緣御之職。固已
不當。今正臣既行貶責。而寺孫尚冒其司。陟降顯赫。臣竊以識者見。伏望
聖慈考其素書。屬見所獻。速還新命。以示存社。
安世又論曾肇知鄭州不當事狀曰。臣竊聞朝廷除曾肇知鄭州。豈
以肇前安撫使擢實任職。向順恃此奏登降持天

下且臣所共嘉知。而安石倡爲邪說。亂法敗事。以至伊眞執政。愚罔同
列。苟有可以救弊者。舉所不爲。上賴聖明。特立罷之。肇不自安。遂乞
外補。陛下姑尙寬容。優和不錄。稍復使官。兹可進一郡。賜封之爵。固已
不少。判顧寧等逐易州郡。非惟無以示好惡。能發下之死亂將來者
小人從長。伏望聖慈爲事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八

去邪

宋哲宗時劉摯論王子韶曰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爲太常少卿除之命下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聽按子韶姦性險詖行己無恥原其初士大夫有不賤之頃因子韶爲衛内積羞以其建請公卿之間不得察舉交結權貴子弟巧於自媒以刀筆之銛銳也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善遊對之際則從命上意未嘗有一語救指政事之失及鄧綰心爲則復辯說以謗奏書奏聽害新法之非便是欺上下取悅兩懷其利先皇帝聖明燭其姦心子韶飾有情傳遠被謫貶其後復除湖南路轉運判官爲言者論其前後遊說及小吏父母之喪因而報罷凡此細瑣頃謝衆又爲御史其云政其余外補今少卿之任蓋號清選自日之所非常者反遷進侍郎亟觀時論號大用之漸豈此選之宜哉今縱而曾聞伏望陛下追還誥命所遷侍郎徵以郎吏以允搢紳之公議凡有益於與讚啟服

摯又論王子韶曰臣嘗論奏王子韶合大常少卿不當除已累日未奉聞擇且聞子韶同寔常挾恐恨以輒搖其言且王安石風猶巧爲穩附御之間並令不以於此御史罷去官王狀人主下斷官異少監帝察其頭降以一人和聽情識不爲子者有年可聞助妨而遂別及至少卿以是而爲言者所切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皆盟金寶一無以狀遂陛安課直宜聽令可目徒是職者頗子韶頗有文學不爲新命以之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非世爵私者不復好邪見於已試人物所下果所

部臣既不能紛忍之先朝臣屢館畫郎於陛下時庶甚之既閒成有可稱而大義已虧論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意寡清選之任傳門遂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陛下宜借名器爲官擇人論會臣前奏事煩特降指揮收還子韶之命別擇賢者以慰輿議

摯又論王子韶曰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若子韶人品凡本性陰險邪穢事已爲御史之日是則忘其反覆從合其後呂公著陳奏監上首論彈奏臣前奏其姦狀力詆之以外若實不之名內陳開好之實遂再言屏遂臣江西正止此一節已見其於清議而況之結構等事勇不知自慚狀者此卷猶相無操之大獄論事日甚問漢衍提舉折納卑違緣行罪犯實難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臣吏部郎中當時御史論以爲非蘇子韶之宜始奏而罷豈至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驚物議臣謂論則方依進子韶甚無忌憚遂已視事其無心肆臣不道以謂朝廷多用言者之論則已實說職然後奏去恐例而保職之獻言一生在此方陛下爲精求國辨別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等輩乃諸遂狀皇帝聖尊特臣有黨收還子韶之命以爲好人之戒不勝幸甚

摯又論王子韶曰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報既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參宣論以稱引君子小人爲戒猶徽大臣既被生招謂宜夙夜夔儆慎自戒秦而好引好邪庶巧信也若九卿之間與子韶者輩將其緒未顧道是以力爲主張臣謂朝大臣不避而舉之一則善矣豈於是天下之公議而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御朝廷之計也昨者王涉除秘職知夫御史上言其叔孫曰乞之額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臺善子韶好邪原覆見與已試吊來不能定而蔽其遊張奉薦賞奉賞神况於

以小過而弄指乎詞頭之際而試權。用捨之導顯非至公。伏望聖慈
檢會臣三奏事理。追還詔頭。別改除授。庶無壅蔽以服天
下。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況聞
已有指揮別與差遣。今事伏觀除目授衛尉卿又復起之。不待其職
須至精析上項文職。且以子韶罪狀。實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
語報得旨除。朝廷使之遠避。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太常之命。既
非所宜。今之寺正卿。又非太常少卿之比。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
等尊量懸遠。置是非好惡且何觀。開率小人僥倖之門。天下對
竊伺之隙。政事如此。自當惑之。伏望陛下總覽權綱。檢會臣累次奏
詔之期。明正其外補。收還御命。無啟倖進。則乞依舊以衛尉少卿羞
之。惟斷自宸衷。早賜施行。不至濫廢。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臣自近者兩論王子韶本因人言罷少府
之任。卻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服公議。今觀累日未蒙
指揮。臣聞王子韶為以昭官制復來久有少卿最為清選。今若不容
子韶罷廢。而七寺卿列乃是備官。給放子此。則無僥倖。臣謂有以御
之。勸會太常少卿之義。遠者或為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弟。當在常
選。梁燾鮮于侁所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雖有待制被旨大理光宗
除西尉。雖得寺遷大府。不仁給除施行侍郎。無得館之職官而少
缺於太常也。況大事少卿。使在此前歲試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刻
衛尉。方又一級。人以少卿。又正卿列事日。不得就職之令。而有累遷
之理。以子韶之罪惡難舊而乃得公議。然出避權。朝廷政事。豈宜如
此。臣自恭聽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此不可行之事累瀆進者。特是
公道陵夷。小人僥倖。其也不得不煩瀆天聽。願至尊二論。斷然賜下屬

精采綠袞。有人言之一惡。好惡獲於國。惟祈當斷早賜施行。
安世又論路昌衡狀曰。臣竊見朝廷以路昌衡為戶部開權知廣
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夷。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帥九
寶。必有精博之良謀。以肅服之威。使之恍惚。乃能鎮服。昌衡入
二廣。下貫性殘刻。昔為東陽知縣。以陰事排擊和尊。誣作訴由其
用。以昌危動吏而無實。治令行之。禮則嘉祐劾之。后朝廷擊之。會則
有非構之材。備議不貲。為日已久。方陛下詔儒大實。暗遣屬地昌衡
其事聞輔擊。犹豫之在所虧。昨而昔為奉部唐太。擅力主張。屢寫
主。當京師寺見。公庭來之衛事。往非然。其蓋小人。可議備者。臣因見
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始欲退上。謀恩未報。忽在天聽。伏望陛下特敕
朝廷。別選有材。其能安廣之人。免被其害。又得西南之吏夕無四民
仰具當所。特賜施行。早將其書。

安世又論路昌衡疏曰。臣近者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詔
而尚書省勾收告命。竊聞不報。既今日乃知都省再令運赴。使
聞奏下三數日內。不身交中外。退為員觀國體。臣據昌衡天資險
刻。戕害良善。近者守中如杭州。暴揚彌不備。士類蘇廣諸國。本無直
行。時積惡。昌衡避免秉情當死。然而四幾。指使閏。率暴物
其墨貪汴。自用先危年薄在秦州。少陽鎮為監押。昌衡乃相多推
戶部押糧事。所當軍兵中以危害而世其私。遂是侍罪年矣。此因作。
訴於提刑。訴向有異事。以勝眾不知。乃往文聞。昌衡執銳之書。
當用兩書。書按其貳。成之宗。及為非時之樸。有武人劉撲操者。讓其微
厭出入保密。遷角歐好而人所欲。僻待好遂反昌衡。物謂而將運。劉
使撲接之。如寧州。張其醜行。自修佞。乃聞名之意。據撲其為春
日。相將目聯而之。皆於衆不當之理。而所遣誅殺之。從據事狀甚

轉。曾無先行居官之理。惜令當該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刻覈不
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酷虐錄
問。違經亂法。天下以爲酷吏。然而行之舊將王珪之門。昌衡旣於叢
嘖之間。隱蓄其意。又密告於主。以市私恩。仍與暴[illegible]儉相交結。設炷
雅用事之日。陵蔑華要。陛下即政之初。擢拔如昌衡以先黨在朝
獨先廢放。歲月未幾。殯易剡任。當時士論。固已上議。庶廣下貴當號
今海南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乃昌衡之罪惡如彼。而
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肘腋之情。每形貪暴。必不能爲陛下布宣恩澤
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追降省旨。改選昌衡疑惡
別擇良守。以式南國。主冊書焉。
安世又論路昌衡職曰。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
當。今日雖聞已有旨揮。易可陳州。而貼職猶思。尚未追改。考之公議

咸謂未安。頃者同陳上疏。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矣。而
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親視之喪。而爲非禮之行。昔陳壽居父喪
之日。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廢棄。豈有昌衡不念顧復之恩。顯行
奸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
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孝者其薄如此。陛下不知其用之。既所以識者
本爲閩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旣罷。即合追復。盡收少留臣使來之
然豈當館職之例。使昌衡檢閱庫之事。特湘庫之使。又貼直閣。生則
一方。天下聞之。何所復恐。惟陛下留神省察。追降元命。用進逐昌衡新
命。別與閑慢差遣。以慰公議。庶免天下爲有所容。
安世又論路昌衡狀曰。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
用。又已罷廣州新命。貼職。至今未奉俞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實無
[illegible]達知九月。是非可否。旣無定論。內外紛然。實害政體。況陛下所

是自來無此體。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厚頼。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
察事理。明辨邪正。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
衡奉職何之情。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狀曰。右臣近已累狀論列王子韶路昌
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雖博。昌衡吏事雖敏。
其才可用。不容終棄。臣竊度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虧。
有小疵。才無足采。今當論撰。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其或
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卯之行僞而堅。言
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因
先帝。下欺廷臣。爲臣不忠。清議所棄。昌衡執親之喪。冒哀亂行
邪穢。絕滅天理。爲子不孝。其法所誅。豈謂斯人。又蒙擢進。再三作屬
不得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當者從。否不無是非。既不以

子韶爲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爲不當。臣之
言爲是矣。然而太常少卿有吏遷衛尉正卿。免南海清重之寄。皆少爲
陳坤。則臣之職將孰爲是孰爲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是[illegible]
時傳播天下。不疑者。昔魏太祖有言曰。前令者之違善。不誅不休。
前軍帥之出惡。不止不止。今昌衡子韶可進之善。有可去之惡。大
之有爲於兩用之無猶於舊時。何爲遽。皆陞而不遽改。臣聞三軍可
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illegible]。惟陛下無加反詳之。
頃日[illegible]虎之意。欲會臣累奏事理早賜指揮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狀曰。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
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illegible]。行難於反汗。臣竊以謂
不然。[illegible]天下以爲便。昔夫[illegible]爲陛下協力守之。不可
[illegible]。於用人有猶無害。於待人。令朝

建議身之可否者納什之於同封初講廣有擊奏以戲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奸邪以殺人害則反遂非自用未協公議。而徒以不敢反汗為恥。臣所未喻。議者又謂吉甫好求人之過而就改惟用人之言。臣竊以為不然。古本用人[illegible]求備翼富縣甚大而甚巷細則無棄人。豈必予欲之而臣不啻呂衡之為子不善。清議之所共棄與法之所不赦。雖臣臣之所訖同史事有是指者焉而可取之甚宜可棄之惑大。用之者害於名教。職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頻之用事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急書者理訛以謂執有建政則死且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姑從之則為在耳目之官。而如去惡而不去。必欲持雜執由其用人之權無意諫之多言。無如不用之苟方加害據而使人無可言者。尤臣非敢以所論未行然而求勝直者以天下之公議。上違聖聽。庶幾近年以朝野進退為陽家開衆正之路。主太平之基而已。伏惟陛下容臣之愚力主公道。罷子韶呂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

安世又論王子韶呂衡疏曰。右臣近以王子韶呂衡並除不當。首疏共十二欵論列乘覈現行臣僚事二人罪狀。旣已排斥。宮中承之而共習非眾以誣罔明之事而要加之也。朝廷取其小者而遺其大。患苟無社為村以亞哉。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已者。特以聖明在吾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耳。伏望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illegible]論呂衡事狀下御史臺體量。必皆有實。以正厚誣。即乞特降指揮。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不敢苟避罔上之罪。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直不至於兩存。好惡不容於昏迷。惡以昭安危在於此。

安世又論王子韶呂衡曰。臣昨以王子韶呂衡並除不當肯枝共十三欵論列。日近奉聖旨朝廷以子韶出守濟州。而呂衡之命猶未追改。臣聞侍書貴愛公議。冒瀆天聽。益非獲已。竊謂二族之禮。據制百姓。以宗以春進長尤重。然而府南聖書人所悖行故九命時屬例特原。或黜以驗誡違其官。悉有著書肯以推考。今呂衡為子不孝為吏諂恩。附會王珪蔡確康贻大戾。違經亂法。天下共疾。得免廢黜已為寬幸。比切擢用身致入京。既躐五等之級。猶留直閣之寵。捨烟庸之遠。得湖牽之使。使呂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既因懼而兩疏斥擯於前日。雖遭赦宥。何所懲勸。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中[illegible]。世謂高選。若以罪惡叛不孝康。臣恐朋邪不小以苟得相於。而正人端士以同處為恥。陛下屬世禁純之善。遂為盧奕此克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追寢呂衡遷敘職名之敘。非惟使不孝醜屬之黨無以覬幸。誤恩亦足以朝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安世為左諫議大夫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王公之初無逆非之理。近是累日未行論列。比得傳聞前命復下。縉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阻格公議。今初卷給舍衆議如此而堅不以為失。蔓朝廷甚不聽聽持之甚堅。臣尋二者之小得失及觀詔詞。乃知陛下以學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竊[illegible]溫伯[illegible]前代創業之主雖崇學術乃有嚴恪之[illegible]用[illegible]己[illegible]之學附可也。雖體大居議以[illegible]或自藩邸舊臣[illegible]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勤。謂之學附亦可也。恭惟陛下自初齡以其所聞。誕膺天命。遂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暫侍經筵。何嘗專以[illegible]而遽以學附加之[illegible]。恐未免顯為非據。

溫伯奸邪反覆天下所知。陳微不言而安燾張此實有罪，尚逍遙典刑，更敢謀恩大賊相爲。伏乞陛下審察情偽，斥逐佞人，合從逐部臣以慰羣望。

燾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謂因臣近奮論奏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王命未來，旨攛臣理持溫伯貨實奸邪貪附權勢，凡事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邪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居自成都，置之禁林。及陛下纂承天統，確獨貪天功，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樂道，爲確命詞則曰元豐之議之功。臣聞太皇太后之於孫，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在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稽古今，一不容議，確何力，敢貪大功，就如奸人之言出於大臣之業，二害先祖王珪方及次輔，而溫伯陰主邪說，附翊王珪，乃於確制詩爲盛典章顯例。

數處天下豈小人之深計，此樣事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爲以此張本，原心定罪，豈容輕赦。苟從深貶，已出大恩，豈可處以王室承華寵自。況中書舍人微細詞頭，論事中當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論奏，面有諫官亦有論列，陛下抑任以參用人，多委至於居論，聽謗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則公議所奪，不可不去之狀。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幾，為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賜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懇懼之誠。

燾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臣近已兩次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用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上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故以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取衆之言，不蔽君子，黨奸之說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肯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奸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蔡確，臣卿不忠，自聞除目，輿論騰沸，臣等擧論列，合寢成命，今已累日，未聞寢罷。臣竊慮姦言不避嫌疑，伏望陛下以臣所奏付外施行，勿以奸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言責事畢。

燾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稱曰：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指，伏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忻躍，莫能自已。俾論鄧溫伯差除不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之多，當由自宸衷。臣雖已具奏聞，然退而深思，猶有未盡，敢布腹心，上瀆天聽，惟陛下不惜須臾之聽，察臣當論者以為：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王代之有，上則公卿大夫，自多得以論陛下，則百工庶民得執事以諫。

故愚言無從自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不得達。不通，所謂母氣所專也，當有諫諍之功也。後世之士不當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遂然，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未迎而黨至少而設言者不知動，以天下之治所以執保於先王之盛時者。定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與是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唐虞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為凡命令之未安治度之未當得論列於中，為一遺失，則給事中於門下得封駁，其之精訪矯造人之許聽不能蓋者，則又令諫官御史糾彈於下，沖挫斜疑，究實識使，此地事皆得各於所職而後不為奉臣也。今天下方面劇寄，援觀陛下之清先有懷無失也。惜者一二奸邪之徒擾言職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有臣議奏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臺官而已。陛下得與議政者，其寡少如此，臣竊以謹明

建為事知心識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非民粹苦萬務國矣耶
正之消長中外之清濁何以直達於宸聰乎唐太宗之朝三品不
諫臣真侍從至高卑之勢既已隔絕上下之情常患不通唐已相去
猶或不至沈之於諂諛之人誰盡忠言輔先之意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論舜之功則以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至賢于禹禹拜
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惟其求而能聽納
聚斂以光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
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使懷奸者
無隙可乘蘊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其慎謹聽用新政元君舜禹湯
垂號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留之甚久非是鼎彼無隱奏其知
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
甚

安世又論鄧温伯是除不當狀臣近以四狀論奏鄧温伯是除不
當至今未奉百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聽止以祖宗故事更為
陛下明陳其要慈垂聽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峴貴家子弟書吏
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實時予前但恐男中此不正不可
以居近侍其命遂寢蔡為三年樞密所議次謝莊列枝王繪英奏
曰翰林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稱才職職籍謂且家教不言於上故
其留滯真宗曰此等皆不自省修而求待律本以周緣際會傍加陛
擢必須有名方養其職況朝時有一職從官庶榮在翰日當預翰使
使十餘年但頗不尚食品有賴其著須選免帝與知制之乃知榮由
止還隊長處諸論揮小技異國家辭詔不可輕授也臣舜讀至此
歎服當歎息恨者祖宗不為容待非以待天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
一以私恩待侯一一之識已畫將貽謀於後世也且翰林之長須有

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敢無多與之況於禁近爲萬務於此者
乎祖宗之朝凡書學技藝欲命之必審其才器之稱否直待求賢以
自輔非重其文藝而已如和峴者因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時守
雖非端士漸不頒用則選論之意蓋欲以小人在側耶今温伯邪
反覆皆有顯迹出入步而忠卿之意惟恐榮寵晚附蔡確輕用王言
貪人之功使章惇曰非特和峴之比也但以舊學藏託蠹竊勢附之
私得長禁林專承密旨又非小技之類也臣竊謂太祖華夷和峴之
才尚非正人乃勒寢翰苑之命陛下知温伯之回邪隱而寘於論思之
地太宗真宗於今撿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審由聞温伯不赤言春
命乃無忌假寵如此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當為祖宗惜之也既
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當繳納成命既降給事中宜其封還朝廷若
不聽從亦須御史全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爲祖宗於公議豈至於

此臣狂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爲萬世之法因温伯之罪免致
選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復長以爲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
安世又論鄧温伯是除不當疏曰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温伯是除不
當已行追寢未奉百揮聞臣以來衆皆言用之意涂日近窮聞温
伯時發新命臣雖失職既爲日夕憂懼惟恐陛下即往以來擢延正
清登用賢俊天下之清翰林獻頌今温伯之邪卻反覆中外所知祿
屏太主太后社稷之功以婦系確此職天靈地著之所共疾況臣職
備員侍列識有多歎實惟奸邪以爲朝廷豈非之憂者自身以來
爲翰林學士所得有不受辛稱日夕舔頌羣以今温伯既至此地
其已有卑係其不赤歎此邪爲大病之論三次勿以度自度疏勞强不
得而見時見甚好人不太料是臣雖免罪亦聽不臣不能自言誰口
使臣奔日夜上隱惟陛下察而恕之

知貴臣閣溫伯是除。本不由聖意。止由大璫貴臣為司啟者是命。
然天防之應。非特欲成就溫伯以自結於璫輔而已。且昨來都
司擬定任者青翻覆不當。臺諫官屢有所勸。又防加幽霧之。然
以建其志。諸是以明知溫伯之罪。必然其據議請事者必須力
事。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為御批之應請。賴陛下聖明。除
貼黃縣又言謂溫伯實事陰記。欲示恩也。即乞朝廷優與執居。
嚴之籌鎮。則陛下所以待溫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竊取之勢
可謂極已。乞留中罷御批指揮施行。
奏世又論章惇強買朱迎等四庄事狀曰。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
百姓抵當田產。致朱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行推劾。既蒙朝
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蘇州官並崑山縣承
素公案看詳逐具回奏。以明買田之事。雖有兩狀。而於法例不違

礙。臣竊謂奸吏附會權勢。毒虐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違負
之跡。往往假託公道。詭造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罰。然後令彼稽
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
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違民屈抑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
其姦。推降編敕節文。諸從官待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
竊聞前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陳訴。閱發運司所畫到乃有二十一
戶。是章惇蘇州之內。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
止約一年之息。只是從何所具目前陷失。縱不敢盡用本價。今惇到其
產時。以遠情制劫持州縣。從倚細民爭利之漏。輒大故此。臣又據本
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
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
與惇初不預聞。則援偶須違犯。將情自為之。若則當得律輒。既朱迎等狀

亦惇其衛之事。贖小害多。此四人者祖有虛糧。故不遠數千里來
直抵都門。越訴有司。不能自給。欲去而盡遂其訴亡。陛下可不
念其意。臣嘗聞之。使者坐客實得解。生曰。解尊以好我
公族。何嘗賢解。昔解以是見而不知解者。解者必寬其知為
雖貧奉解無辜。鄉吏大夫不識知恤。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
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臣竊謂惇當
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奔竄
由惇不顧國法。止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好
吏奔走。阻撓處分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
欲望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州官吏與惇家交
之狀。推惇詐欺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
不究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違民無冤

奏世又論曰。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迎等經
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
推蒙朝廷委發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體量到章家
係出賤架不盡本情。然其大罪已見。朱迎等所訴不是誣罔。如惇用
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官賣田產。計二十一戶。皆有惇親逐
為之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底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
惇假託其子。則自有降等之法。若狀內云。因之下狀之謂援方
在京。而強制價之論。則須合用數掙奏聞。必頭役可識
罪今已置丹書。不具敢
事而氣燄由縣官同嚴仰之說不敢。惇之意。使惇有權
得行其志。則天下之衆將如何哉。今體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
難。而欲飾非偏護。使惇為地者。是相護偏私。則會同往擇對

明主執法必還原免，無則入此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亟
此事理，明敕三省草令推鞫，其刑推之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乞特
行推鞫，所責亂政敗法之罪，庶使阿私之吏知有典刑，勿爲例耳。違
民庶抑有所伸冤。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據奏聖旨勘審章惇劫持州縣
不顧國法，妄以賤價買百姓祗婢物，盡逐放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
里赴愬有部，後來參覈，設下發運，乃驗事已有實狀，而違犯平民莫
象。旋行臣前月二十一日，具和殿奏具奏判，伏蒙聖旨俯從所請，詔又
令踰月，未蒙指揮。臣竊以傅氏鐵山揆，誣以爲多，尚置四
夷。公然別無施而覆冒欺罔者，非陛伏而當者也，爲害甚以
事無有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
庶使亂政敗毒之臣不至幸免，遂民庶抑有所伸冤。

安世又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論章惇狀曰：右臣等伏
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以
來，右正言臣安世累章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
日近竊見敕命，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備位執政，固宜奉法循理，率尸
衆民，而乃敢以威勢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
意，豈有陵慢朝廷之心，而所貪入己，未應公議。況據典條，惟責罰
職事輔弼之臣，天下之人指爲不公，其不因其自獻人
言，遂正典刑，異日郡縣寡造納新名。伏望聖慈特賜降察，明詔
揆惇情狀，特行屏黜，所貴奸人有懼，可絕後患。

安世又同論章惇狀曰：右臣等所以劾奏章惇者，用賤價奪民之產，
朝廷雖量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逾月，未蒙
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求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
日，惇父尚在。按條例，律稱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
有異財別籍，情無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在至重，稍之與
律，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陛下正爲惇設爲
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於修復推諉之，苟爲人臣之
禮，交結朋黨，造播邪言，貪天之功爲己事與日。爲臣事君而欺心如此，
不忠莫大焉。臣等按惇之罪，實人倫之所共棄，王法之所不赦。按之
四兵，始於寡貪贓金殺，終於欺罔大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日正邪
始例，不敢輒隱。陛下責令，所貴邪正明辨，好惡分矣。

安世又同論章惇狀曰：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蒙施行
判斷，冀於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
多行責降，今未還給朱迎等田產，已衡，惟惇敢尊之，
一見臣等竊謂君心之用，設有輕重，事有緩急，分有從令，子家官

者，皆因懷而致罪，而反庶徒生。惇係十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
顛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存，而別籍異財，事跡著明，考按
律文，罪入十惡。惡民犯者，猶有常刑，惇爲大臣，天下所望，而罪積如
此，既虧氣理，以從薄罰，何以示後？臣等竊料聖人制法，務在至公，豈
行於匹夫，而屈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豈非
請朝之所宜行也？誠以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係請減
贖之一切不用。未審前日所斷，援引是何條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當
臣等此章，並同狀收，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
戒；若大臣別無理由，即乞更臣等章，明正惇罪，仍依近降聖旨，不
用赦原，庶幾稍正典刑，無負不屈清議，惟其在於察斷，早賜指揮。

安世又同論章惇狀曰：臣等向者歷曾論奏章惇罪名，未蒙，今已累
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援之名，求

貫請有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卽是服闋之日傅丈見
存。准考事實所犯篇目明著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
譯經數寄無得屏著人之際見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傳位
大臣爲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恥止今陸舍是亂典憲臣等竊
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爲深戒若謂傳爲君子耶今則
犯義矣以傳爲小人耶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協近聖人之訓則朝
廷何惜於傅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奏送刑部定奪看
詳文貿經衡然刑用不當卽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傅赴訴月
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則篇與財卽乞依律斷罪以肅官法令書一百
天下恬恥。
安世又論章惇曰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罪
四不法等事乞賜貶竄朝廷卽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遂使同惡

先王並居公論難書須預天聽臣聞識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
庶交易故託于惡以立文契臣以爲不然祖宗之制惟武選官以上
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大臣則是沮財不禁若貴爲大
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僮僕下民乃是陽爲遵法而陰與貨殖
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識者之說須要父死方可別立名目今惇
父尚存而子未之日乃用其子之名寄敷下夫義方之人之惡猶不
至此大臣一體國事是非識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官服闋日
與官雜居之以所爲不必避責臣以爲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
是朝廷以其無禮於而官避之外機然不用親故集少之例後來惇
以復親爲有遂得起舉闕實官方臨下雲收日衝奸犯屏息如惇等
章因知僭禮貴盛然求之強將來無例方且自陳而乃以官親授之
止是守惇之意猶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次見雨斷臣對

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長博之威奉法不謹朝見縣丞傅寬並已衝
遷和者嘖舍重者衝替輕者取郎交衝替只從一年臣竊謂存心
曰罪固有輕細據事約情分首從令有司依阿屈撓訊不可恕然
曾因傅以故罪而反蒙從坐又先得聖旨才新來放卽此千繫官吏
須遽反重於傅矣傅以首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厭
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今乃止罰銅十斤卽是傅所傳之罪反輕於
千繫官吏矣倒置如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貴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
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專橫人不敢校既知罰更時爲伸理是以
朕來扛惇爲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之
書體或令降官職仰分務但能不失有罪以禁正國體惟乘出於
宸斷早賜指揮。
安世爲寶文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都承旨又應詔言事曰臣伏自去歲疾病

待請未指會未叙月復蒙采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猥被擢置
時未有以報塞萬一生既爲稍自負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見之
闕故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覩今年四月癸
日而書有詔手勑曾從自誇言第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臺榜下
日至指揮行親奉詔命事繫國體義當盡規預陛下留神而聽之臣
聞朝比除臣忠卿以郡大夫充提舉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嚮惑
伏惟陛下初無私意特從人望以忠卿寮嫉之徒殘民蠹國罪負仕
使爲四諸所疾以擬點從遠貶之遠方雖四夫匹婦之愚莫不曉
然知一時之曾不爲天下生靈驅除殘害非有好惡之私也猶宜奉
很貶著職身不遠而忠卿白擅寵威方倫所藏秀之宮遂得未嘗散
不職附名黨與卿則職者謂其難也皆見在京師千請朝廷願遂其
手又請本路監按其請故以忠卿營賦而當者忠卿之命遂行則將

籍以及礲礪既復用瑚璧爵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覩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嘗任職官違犯在外者非經赦宥量令增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設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豈在用耶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敦睦宗族之道哉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宇環廣遠人慕善有寅謟之人必遣以老幸不在僉蓋此等為行險僥倖小得志則復結朋黨逞其奸罔如宗尊之焉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惠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遺不忌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擴之學屢為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遊說假借大奴抵望陛下以太宗之聖言而折其妄使中外尊小不能窺伺姦兇之間隙

[illegible]事正遵天下事奏

御史中丞劉摯論四事狀曰臣竊伏以陛下臨御以來進用政新以時施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伊先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載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奸佞斷去醜類言者盡神辦優游闕略不出於無稽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釋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尚或乖舛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定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倚稽誅天下之大奸猶有論列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惻之字故衰大於微奸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竊知讎誠者言出而患入然臣何為而敢恐避則何以報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討其閭□役兵民者通數十萬以聚死中正卻

於塔上路數月而後出朔方醫外明沙漠而不還必遣切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闕者無功而還者能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潰敗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誅中正畏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矣而為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賞功生事一出妄罔朝廷之威福執令得於其手官吏之黜置用舍於其口區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使之也如奴隸籍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為罪外之生靈膏血漁奪百端傾之於醫如委蹊壑或吞噬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具書之徒虛肯遷其物耐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益惡貫不失表錄

矣一昨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書其私智以事林家棒尊作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威刑之路歲甚於歲民怨而國受禍也之甚傷國體不可悉數其出入將命按察風夫猶以可申眾視事無不擅動盡客官威權作威福侵奪官司曾不覺財虐無辜都城為之騷擾商旅所以不行痛疾憂害至今都無而莫能恕上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不待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奸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伺則之字偏邏織之事訛遣伺察者猶在茶布帳穿而謹繩家至而戶到似無為布以盡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業皆蠲告而兼入於徒行矣有同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節設也原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使厚藏訊慘毒備至無所不而不得無所罔而不孚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保

保而掊斂以自肥者殆十年，皆得一贊之，令不失厚俸安集，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於國，實稍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鑒照其奸，不然，其爲禍患，豈不大於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殛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未聞以其罪付有司，臣未諭也。伏乞陛下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寘諸法，以明國憲，以服天下後世。所劾以聞

臣又劾太原擅興孫路四者。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棄政行令而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爲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千人者誅。蓋自古爲臣之道，使其變上，而亂而發患者不請言者，多出於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并撫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埸，勿令生事，令臣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咸服內向。當此之時，如太原府吕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勅之後，違遣部將折克行管處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老幼羸弱，以爲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擢臣戰殁士卒陷亡。臣以謂勞師動衆，爲功不實，以至講求賊殺，猶皆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赦勅，擅出師旅，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遣邊寨挺，初不以道奉審偵伺，輒將不得帶大兵深入國，乃欲邀非常之功。國家逆用其盡，陳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即位，務行恤恨，始建遣用兵，故上循祖宗以來故事作敕書，加惠邊鄙，禁相侵擾，于事我論，所以休

息軍民，綏安夷夏。詔旨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惠，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得順聖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幸進之心，爲此亂階。夫違敕詔旨，爲臣子之違，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初，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先神宗遺詔未遠月而輕棄赦之情，覬幸功賞爲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罔忽戒之際，至今警備未得安寧，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奸人也，方今擢居天下之大患，臣恐防微杜漸是不當函畫而不屬也。昔漢之王恢設謀，一持之事於匈奴，故建爲首之役；李廣利之出，是欲求封以便事也。然終以誅止於法。陛下不赦，使自秦以來使外域依便宜擊奴專立功爲異，終以矯命不伏。罪古之卿人，假兵略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彼之請命者，又非奉書之止於擅命也。徒新部伍，勅禁約分明而屢犯，不廢其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成祖信義懷字天下之時，而惠一令本爲猶悍之臣，輒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誅請，上下不敢執何臣，如陛下異日有大政，恐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奸臣之違令，無懼國憲者將接跡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奸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爲奸雄之戒，謹具狀劾以聞。

又劾孫覺疏曰：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謀猷由於己，而歸之於上，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陳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歸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庶政盛事，民所歡稱者，確皆攬以爲己功，中外傳之。確不恤受改舊法之甚，宣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

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為已之所引。罷去有司滲剝下苛細之法。而
紓遠汚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為已之所請。至於
申嚴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究先朝之啓包
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
善者。而確乃一切認之。緣為已考。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
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已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已請而行之。其
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遂過於舊。至於如此。凡確之所引數事為確
累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為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
于先朝。而言之于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而如前陳之
歸美于上可也。而叙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于先帝。此不
忠之罪也。言之于今日。此取容之計也。叙之於表。謂我有功則是陽
為求去。實欲陛下眾以為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開下
之謀也。古之人有意於去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已。所
以推遠權勢。避掠美于君之譏。不如此。則何足以為大臣乎。確無禮
不恭。朋邪懷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為
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既迫於公論。不得已而求
去。止言痛自咎責。嚴請假為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職之體。今
確誇功揚已。蓄行抒不平之氣。為臣如此。不謂之大奸大邪則可乎。
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行竄逐。以正典憲。使
天下為人臣者知事上之道。
尋又論蔡確十罪疏曰。右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
緣臣備員御史。以彈邪指佞為職。今宰臣奸險有犯公議。臣若失職
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
之人。故內則廟社寄。外則夷夏畏。下則眾庶伏其功名。事業昭于天

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人。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
所嫉。而使在樞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辯言。干冒天聽。確之當去
其罪非一。公違陛下勅命。不赴神宗發引。以為大不恭。其當去一
也。山陵使回。明有唐代及國朝故事。而累不引罷。厚禮貪位。其當去
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
謂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明差除。與三省合
奏。及見遷門下。陰使言者中傷。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
寔同簿承勸兩省官戚。累年治其事。故今日同稱父子有罪言罪
有彌縫而確力主之。不罪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然政
及寒已經罷恩還。特奏故又進一官。妻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
數。深受賄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表一對。一
合一辭。欲以饋廣同列手制善狀。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自
去年十月至今春。雨雪愆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奸
邪所召。况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
鍊冤獄。排逐善良。引為奸偽。變更祖宗故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
在司農稱執。嘗自見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
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諂進用。及至今日。卻見其非。乃稱誣於人曰。
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行歸曲先帝
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寵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
而不言也。假知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
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為自全之計
而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
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吏
自皆推恩。而確乃特為高遵惠張璪。轉宗之。從優恩上欲以抗聖

惡當初以往同列，縱意下上，直王公議，其後翻而議違不從，中外自
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其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重者
乎。而罪尤大者，其害有十也。臣之罪惡如此，乃欲姑息，臣愚區區
之言，蓋已日久，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爲意。臣愚不知其患，若職則
可也。其如朝廷之紀，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情之去就，在此
之擧不察，而所繫豈不大也。今爲臣義之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
自效，而尚有在位者，欲自據權，盡心於朝廷亂臣，人不得其對，陛
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公議不得伸。今大臣其用，陰風傳自見
入奏，稱其己稱爲，此非特內外之情驚怪不安，皆由大臣在朝，是天
不能安。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爲念，早賜罷黜，以慰衆望，使之
外補，以答天變，以承天意，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巖叟又論河北轉運使論河事狀曰：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四顧
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爲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在監司之責，是
監也。使監司審慎不輕，則其言可信，一方斯得其實，朝廷賴之
論則朝廷得從其言，而下情有達其情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前者
奏建河議，欲爲迴復故道之說，以奪大吳新河之勢，已行一面興工，
猶知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無患，見今未患，欲迭奏聞，其言詣如也。天
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遂復變而爲擇利之說，欲使罷工。今春子
華既而使者到，彼稍見堤防，於是李南公、范子奇輒又畫以面前
議爲非其西岸，議通暢岸畫已將成，畫于地上，所係在河身上下，從來
必爲大患。又已遞進，下流東郡，欲村水勢不順，恐損瀕河事理，甚實
不便。臣與南公等三月十八日狀稱，今來朝廷相視，乃是當此事作
奏請之時，都不曾歸三河上而遷以紐官之，特實不實之論，蓄意傾
上聞，敢以流言者，設使萬一則既以虛罔之言爲可信而遽罷其
計度不敢大事，欲夫臣子之分，建衆進說，乃其忠爲陳康利便，對其
違者害。雖爲不避，蓋當者然如南公等自任職司，其言爲朝廷所信。
今日河事，又在所部，必人之迫，固宜考見底蘊，然後爲言。而乃買昔
欺罔表圖功利，及見朝廷遣使，臣知其不究事實，自以前議非是，
恐得罪咎，遂不待使者同行按視之是，本司已自奏陳，必欲又置之
復爲又，將大議是非初見事，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唯奉
真誠，故事爲不足。古人猶且其避免。上書不實，猶律以大罪論。
公等首之言，乃出於始議，妄作非恭慎也。後之奏乃欲以所爲計以
非忠實也。不有顯黜，何以申明典憲。乃武料捷反覆所爲之人，伏望
特擇正南公等罪狀，特賜責竄，以警謀臣，顯加以罰。
巖叟又劾李偉狀曰：臣嘗以傳曰君任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伏見知都水監丞事李偉貪
鄙，專務行私，肩當職，然挾大臣之權，專以驕猾恣肆行，無所顧忌之語
以陵侮同列，請示左右。其論事都下，殃及四遠，傳以爲笑，而奏事
當增損政令之未完，善者悖則出其意，惟持其事，古今所罪
不論條品，政府而與之厚善，則其所遣，酒醇暢是恩寵，罪則嫁大臣
不應。犯大義之責，不言如小臣論政令前後也，惟按條貫施還遷者
得備位邇補，不深推朝廷爲當厚禄，稱自於重以忠義國家而推擇
擢處，不可謂德，所善當敢，不可謂仁，而又非其人，又捷而以貪取，不
可謂無康隅矣。可謂懲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又皆指而議之。
若非所以事朝廷厲後下也。伏惟睿斷，罷偉政事，以見公論。
巖叟又劾黃隱狀曰：臣伏以國之教化，出於學校，理之嚴惡，主於師說，
故聖人既建庠序之官，皆非博通經術而有高行者，則不能使
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精其選，仁宗、英宗、神宗，亦既

得人品第殘缺後不令資爲之貴，有於之初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
重道，大建學制，收羅林興，以事多士。然規甚厚，今在學學者衆多，與
古爭風。而師儒之任，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
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於學之政令，唯考校課試應備職事而緊要勸
不可不以。而隱違法徇私，事所有狀，以致大學物議，多於生員試卷
之參互，頗就出時以行累。受豪貴賂，疑義學者，嘗附權要，與之試卷
又使學衆不伏，莫情與相互有賄爲嘶露之時有議，若詞近時學官
之肆爲私狂，無若隱之甚者。然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而
不足以爲庠士體養實教諭。無以稱陛下旨意造士之意。伏望罷隱
職任，除一外官，以正學校。
成祖王安石雖欲經學指論義，批行先儒一意之多，故先帝以
其書立之於學，以啟迪多士，而安石既平用於學，數聲與之，以
進師學學者專習此二者而已。至安所謂經義，直與先儒之說
並行而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有妄意
迎合，博會，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
誠，此學者所以疑惑而莫知所從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於
經術學，該得天下以動知，並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
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情議，以一風俗。
右司諫王覿奏，爲賣隱罪惟以，曰：臣竊伏見等請罷黃隱差月官
錢，乞取賊財，計贓，於法當罷，起與卿前中稱職之職事之。
初頃於以錢二千爲贓，刑曾節粥所利，仍乞從本監衆官分領其事。
乃是頃之措處本欲與其私書，所爲則利事下工部勘當。工部乞夫
部送日，雖方執國[?]，不用工部之職。而向頃之本謀，臣聞王鞏頃降
朝旨，指揮本監所請賑濟，仍乃得引用實無觀劉仲昕付之官，幾同

爲侵辱。逆至賊乃雅厲大寀相者，正身齊家以身儀百官，進善遠惡
以佐佑天子者也。雖不能防閑其弟，使不犯法，已是罪人，而況養着
邪人之中陳，假朝廷之號令，使頃得自引私黨，濟其奸謀。此而容之，孰
不可恕。望今以觀之，臣顧大學士守輔郡，有私書至，伏望聖慈特行罷
黜，以慰公議。
貼黃：臣等不欲依朝廷斷案頃之役爲諸罪，欲今審問奏頃案已
甚多，日□不使工部之議，而使頃得引用私書以成其姦，見於
參條事理已明。則臣之罪状，不待斷卻之後而可見也。伏望聖
慈詳酌早賜施行。
覿又爲因朝廷欲下誠書以安鄉黨，乞行寬宥，疏曰：臣竊見，臣近
朝廷以逐者故黨一二大將十數臣寮之人，惜之不安，深□□以
安之。又特戒言事官凡臣寮舊僭不得講言，臣固未詳處實所出於
此，然四方有識之士，竊以朝廷之大人爲之變，倘如虞舜聞善以通
天，然后之耶臣乃在於鄰何由明而天下成聽。當是時不聞人情
不安，而上不聞有詔書以安其畫輔也。人臣之賢得如孔子，則無無
以過矣。然孔子之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
是時，不聞人情不安而上不聞有命令以說其用實也。蓋人君之所
以御下者，無非二柄而已。得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懲一惡而天
下之爲惡者懼，則是賞罰之致也。蓋以其爲惡者懼而朝廷無爲之
慎哉。惟是於諸族臣，以被國而以其身從者多，所謂流衆則無下惟
新之路，豈曠蕩之恩。而一洗之。苟不至於此，則何殺而降詔哉。伏自
陛下聰政以來，聞廣言路，無所用公議，臣不以爲宜，人情其不以
爲然。所逐一二大將十數臣寮及門人，故史所與其人比者，事主者。
卽實出以歲無自危。不過中心憫恤而不欲顯散，故亦以爲惡而已。

是乃朝廷黜陟之效，見於此矣。邇歲下詔，臣切惑之。蓋臣察之，蓋為
使言事者皆不得言。元非臣之所論也。且恐有顧惜罪有忽畫，而陛
下聖意必欲安邪黨之心，則凡人之曖昧之惡，註誤之罪，言事者及
之，則寢而不報可也。如惡之著陽者，由來事而既明，罪之甚大者，因
進用而已。蓋置於君側，則難矣。蓋以事權則敢事，使言事者方且遵
奉詔旨，默而不言，則異日朝廷之禍生。居言責而稍知義分者，而可以
安其職乎？臣伏望陛下斷自聖心，於大臣之論果有以詔書為請，使
執議為可止也。或詔書已處，願陛下留中而勿出，乃表天下之至公，亦千
留，審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貼黃：言事臣審言人之不善，小則貽益於終身，大則為禍於宗社，
豈所欲哉。但以所居其職，不敢上負朝廷，以居蕃事，如是有詔
書杜言者之口，則以不得言責為辭者，亦當引去，緘默不言者。

先任而已。則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邪黨之不安，而在邪黨之日
熾也。臣竊為朝廷惜之。惟聖慈詳酌。

觀又論執政張璪劄曰：臣伏覩今月八日詔書曉示臣庶，國家如欲
以開註誤自新之路。天下幸甚。然臣竊觀自古仁聖之君，莫過於堯
舜，而堯之為治，其大要乃在於誅而惡之。舜之為治，其先務乃在於
難任人也。惟其難而惡之，故巧言令色不得騁其私；惟其難任人，故憸
奸諂諛者不得遂其惡。於是堯乃得以致黎民之於變，而舜乃得以致
蠻夷率服也。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以來，分別忠邪，放
黜奸惡，可謂能而惡矣。可謂難任人矣。惟能不倦以終之，則黎民懷
之，盛德於堯，而蠻夷率服，同儀於舜哉。今者下頒大之詔，拯蕩之
恩，凡有誤先帝任使之人，一切不問者，聖意蓋以謂罪顯惡顯者皆
已去矣，彼隱疵細故，稍治焉則非所以包荒含垢之意也。故決然施

惠而一洗之，以慰安反側之心。臣竊以為尚猶何疑而過計誤諭，以
雖反側疑懼之積不臣，但見詔與事為與實異，人情之所共疑，故
不敢深為取容之計，而復為陛下一論之。詔曰：罪顯著已正典刑，
者已危，陛下之意固謂罪顯者果已皆正典刑，惡著者果已皆斥黜。
若猶未之，則從之見，據何可勝言也。一論何可勝也哉。臣竊一言，不
當權要，罪顯而未正，惡顯而未斥者，固不足算，而廟堂之上執政之
間，陛下日與之謀謨，可否天下之事政者，猶有其人焉，張璪是也。故
詔下以來，縉紳之言莫不忧惶嘆息，以謂罪顯惡著之人，方在君側，
而謂之罪已正，惡已斥，則敢問誠感之意可徒而知矣。雖產陳如稍
嘗奏言，數頻而為朝廷憂，況如臣者，得罪言責，為陛下耳目之官，方
且緘口結舌，而安處于位，彼張璪之奸邪狀圖，臣自今年二月以來，累
有封事具陳其狀，至蓋聞言事臣寮論列者非一，陛下不徒置而不

察，方且明詔中外，既無罪顯惡著之人，而俾當一切不問矣。璪得
乘此以自負，而啟國家邪黨，且起自今以往，邪黨無射彀之憂，而朝
廷有養虎之患也。不幸如是而已，且使天下有以窺我，則以謂左
右大臣罪顯惡著如璪輩，而陛下猶不知之，則四方之遠，百官
庶吏之衆，何以盡知？然而空勝其奸邪。臣竊以謂陛下不去璪，無
以解天下之惑，無以破邪黨之望，無以隆朝廷之勢也。惟聖慈深察
而詳擇焉。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汗之至。

觀又論秦州騎兵出，臣中國上劄子。臣伏向者嘗有封事論及惠卿
在太原遣兵出，嘗臣已蒙朝廷施行，在惠卿罪惡固自不一。然惟
是遣兵出兵於國家安危治亂所繫尤重。臣於前疏已嘗包並治結，
慮官司之罪未時臣以所聞出兵本末未甚詳悉，故未敢細有論列。
今竊聞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劄子又有揭帖院同奉旨令陝西河

東經略制置使司移遷尹進上及官糾制諭邊將調兵虞尹鳳馬進
遼也。慮虜賊勢撰料。旋行臣顒勸。去年二月二十七日。曾以是神宗
遠夢多日。人情疑沮之時。未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得聞奏聖旨揮剩
用兵。三月十六日。剳子。檢會去年二月曾揭。奏辦是時。令陝西河東
逐路經略司選擇將官尹兵馬三五千人。怨性修奉克。使討殺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所有將兵使臣兵馬並須斟酌賊衆數目。不須拘
以三五千人。稍度多寡。將帶前去。為行討殺。臣今契勘。五月十六日
正是神宗上仙。二十七日。皇帝諒闇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同
奏，畫旨用兵討殺。伏緣其時三省樞密院臣寮七人。而惠卿獨鎮軍
傳。張璪四人。皆惠卿之死黨。惠卿雖在外。黨有所為。則一人為合謀
一意而蒙之。逃也。其餘備員同寮之人。安能獨正其事哉。並去年春
間。四人者專秉國政。惠卿兼以時為有所營無不如欲。於二月二十
七日。既降揮判用兵。自稱又於三月十六日。復降不拘三五千人旨
為惠卿乃得出兵二萬餘衆。深入西界。其意不過欲僥倖有微功。則黨
人可以援引而厚賞復至於大用而已。非四人者居中用事。孰為致
間。同惡相濟。則其肆意妄為。豈至於是哉。故前項兩次聖旨進下河
東陝西諸路。而惟惠卿敢於此時大出師旅。若傳其與執政大臣陰
相為謀。而無所畏忌也。今雖鎮傳璪坐今尚在廟堂。與惡熏得赫其
為惡則何所爲而不可哉。願示廟社之靈。陛下審察其端。罷確鎮
傳政事而寘之外郡。與惠卿兩當重僇。陛下若不速去。使得為
奸黨之地。則臣恐確鎮傳璪內外交結之患。不止如前日與惠卿專
擅用兵之事而已。惟聖慈詳酌。

貼黃。去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被聖旨。因傳
陛下必能記憶之。然凡皆稱遼。中用兵國之大事。是先所係也。

奏隴之兆。素將舉兵。先是七年。神考嘗圖家無事之時。其時新曜
之兵。而惟以三五千人。今更不拘以數。若且惠卿欲之而已。哉
帥鎮傳諸參天下至先之討。而徇其私意以國事為兒戲。況
討其出兵既多。則兵為大事。又可知矣。而其時三省樞密院奏
陳之際。不為大事。而僅同細務。則確等共罔之情狀可見也。
既又乞再誅竄呂惠卿狀四。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寮上言呂惠
卿罪惡。責授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以執政。然於臣
卿之罪惡。則尚虎豹於近郊。林路擬惠。謹按惠卿在熙寧七年。忠行不
義。始立異法。上以欺朝廷。下以毒害海內。詐窮力盡。乃居落職
復參寄政。實經國。旦夕乘陰西放罷。先帝察其鄙狀。顯卒已不容。素麦
於和州。念臣人不為。始與安石。并列顛之義。與王氏為寇之
仇。然猶慶其悛悔雖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奔走流
闕門陳辭。如瞶地狂狀。奉聖旨詳狀。而為往無居遇使。即其呂不遜
為國據。投界無人之境。臣等恐其乃聞甥爲出寄人。不然臣方重
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人。豈為輕典。考孟以彥一四
山曾之少耶。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也。仍復呈帝。陛下亟任之
初。明降救書。處處不得僥倖。外所要節守。禮場典擇惠卿任
河東。中被遇先帝。恩德最厚。自聞書例無哀戚。日夜無慮。異焉為
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還延未嘗。荒為虜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偷延番
不得使援之文。牒新將佐以熟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於尊
內。於二十一日出界。及登城致書。國之大信。所以維靖中國。懷柔四
夷。人。臣乘行敵。有征張。令惠卿以欲遠奏。出師伐國。而又信用其文
誣。許欺。敢懷犯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
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動是聖恕寬而不誅。只乞檢呂

書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惡則勿無抗德。但以為圖書之義

可也。惟陛下特賜裁斷。

龔又論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陛邪倖時竊弄威柄

乞行流竄疏曰。臣聞逆天地之賊，治世之所必誅；亂政庭感，聖人之所

不赦。宜為凶德人之明時。近者特進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臣伏讀錄黃臣寮上言及制命大略，所惇為姓我則無辰節

奏事凡陳開道之言，無非叛伐之意，公然不顧，勃然及已之于者伏

德。次持說宗廟威福，謀危上躬，黨弄兩朝。援之于此。婦類章惇者

群邪陰受賄者一千餘家。援攝門下小人，布列內外，以陰邪傳聲。更

相唱和，造作先期，竊弄威柄，由惇始之。有司上書里凡士民嗟昧詰言

加以釘手足，剝皮膚，斷頸抉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至於

有謀聖時，有傷和氣，遂致連年水旱災變，百姓飢死者數十萬。既自

古奸臣少惇比者。世竊惜惇之罪狀。固雖異代，但以欽黃所列，置在

離黜之下。夫蓋天刑而私德，是欺天也。凡陳開道之言，無非叛伐

之事，是謗國也。造作先期，竊弄威福，是無君也。公然不顧勃勃，是不

臣也。凡士民嗟昧之言，加以釘手足，剝皮膚，斷頸抉舌之刑，是戕狼

也。安有欺天謗國無君不臣戕狼之人，而可以居當刑待以告貸，何

以謝銜冤而死者，何以慰天下之望。昔先四凶，遺流殛以成帝舜

之大功。先朝以四惇遺陛下之英斷。陛下至德寬大，務含容，臣欲

誅其頭戮，亦當投之四裔，以為萬世之戒，豈宜寘之善地，久稽竄殛。

伏望聖慈早賜譯酌施行。

龔又奏為乞出林希外任事疏。臣竊聞起居郎林希，召試中書舍

人。雖希有文藝，實巧謟，亦惟用事之際，希論奏之，無所不至。與其

不……福希填……屬犬令中書侍郎張

狠邪無恥，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恥遊其門，而希與之語相交結。不畏

譏議，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竊聞希已有乞免召試，伏望聖慈

自揚除希一外任，庶遵所重朝廷名器不濫，邪正有別。

龔又乞與刑部郎中王振逐小庭違旨勅看事疏曰。臣近有封事言

刑部郎中大理少卿王振，險巧刻深，為楊汲崔台符所委信。汲當

務細妹之獄，多旅力也。當與汲台符同罪，安可復用。等及圖書事，臣

蹇譯振者頗多。朝廷雖已罷振少卿，而仍舊以振為刑部郎中。臣竊

謂郎官當選才望，刑部須用明慎之人。振何足以當此。方其初入對

書薦沈括，不知其所引書者無本。彙其隱惡，振得統得于書無之際

殿。今來論奏是收。大為己者，尚安可污屠文昌臺與寔。伏望聖慈

先罷振出外任，一遵小戶違，以慰物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九

去邪

宋哲宗時監察御史龔夬彈章惇疏曰切以宰相之任代天理物佐人主出令苟非其人害及天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性質凶邪敢爲姦暴令則罪狀顯著天下共聞臣特撮其大者言之蓋舜之罪驩兜也以其誣人罪故放之崇山號爲凶人按惇昨在元祐間屏棄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不思竭忠以圖報稱乃陰懷私忿專報仇怨及其甚也誣人以悖逆之罪俾其朽骨衒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天下忠臣志士憤悶而不敢言是以陰沴滿氣隔亦飢相仍皆有以致之也乃者先帝大漸而惇不思社稷大計敢定姦謀意在徼倖其爲罪死有餘責矣恭惟先皇帝委託輔弼不疑度越前古而惇乃肆爲姦暴以狀私意則是負先帝也若其它姦贓爲害人言紛紛於他人以爲大惡其於惇之身則罪尚爲細未易遍數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正刑典

夬再論章惇疏曰臣伏覩朝旨下御史臺根勘道路官吏節次施行外臣竊謂管幹道路等官吏信有罪矣然全由山陵使司措置無術以至於此臣切見章惇奉使累處一行事務惟是妄作威怒致上下人情怨咨無有究心出力以奉上者至靈駕泥之間因泥雨過常遷延至擊險臣又聞昨來靈駕雖泥水頗甚力士等止給蒸餅四枚而已自二十七日夜至二十九日天明雖使不給治途亦有飢之不能舉者矣惇既領使事親見泥濘自當從靈駕進止稍留而自中來聞先到所次既聞靈駕遇難不至亦合前去照管而至一更已來方始往迎處之無說晝止得移木權動只卯暫驅四蕭前後高下不至靈駕早入幄殿百官料哨八日臨官中亦當早晚上食是日爲皆廢闕八惶駭深可異者至又元祐皇后往不敢少去靈輿之側而惇乃請歸幄次則是已不能竭力又欲陷元祐后於不義其罪可勝言哉臣詣道路應干官吏已送有司施行而惇爲罪首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夬又論章惇疏曰臣伏聞今月初八日宣制章惇落尚書左僕射蒙門下侍郎依前官知越州命下之日士論皆云少慰而未快按惇凶德暴著人神共怒今纔奉使失職而去除罷政外不聞褫黜雖朝廷優禮輔弼以勸來者然罪止於此則人情不能無憾蓋惇受先帝之厚眷委信不疑雖古君臣相與之盛未之有也義當虛心一意專求俊傑以助聖治而乃陰懷宿憾專報恩讐力引姦邪盡據要路賊之忠賢斥共欲爲竊聞昔日丁謂執政號爲姦雄然不過沮陷寇準而已紹聖四年之春廟堂之論方一於是國之故老元祐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所謂賢者不問存殁並從貶斥一日之間布滿湖嶺自宗者天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凶威震於海內陛下之所親見固不待臣言而後知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天下忠臣誼士爲國家寒心者多矣使惇之所爲出於誠心猶且不可其於貶降之人不廢私禮但云獲罪於天則是使人歸怨先帝而快己之私意罪不容於誅矣今惇罷而還同無罪而去此公議之所以未平也伏望聖慈俯稽中外之情逐正姦惡之罪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所望於朝廷也

御史中丞侍讀豐稷論安燾疏曰臣近見諫官臺臣論列知樞密院事安燾等罪不聞奉行燾拒章避位而陛下留之頗堅臣竊以爲陛下未之思也衆人所言臣不敢重煩天聽臣有所見不敢不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伏以安燾天資回僻無大臣風操自陛下聽政以來

天下事可行即行可改即改惟以便民為務固一歸於公議而肅方執政輒其可改若未嘗舊然肯行有迫於公議不得已而行者行之未嘗肯盡必留根柢為異日可以翻移之計如保甲及溧陽軍之類是也其多不可遍舉專務謀身徼福未嘗有曾公利社稷之心此皆無逃聖鑒若陛下於清閒之宴追記而詳繹之其議論事為歷歷可見又居裨官齋害已家今又顧慕以規異宰相而方周留之臣實未諭陛下念熹久侍左右聽其罷去陛下終始之恩已不貲矣若欲使留遂踏經路臣雖無狀敢以死爭臣無任懇款之至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知鄭州蔡確近以怨誹上謝陛下不容加誅降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士大夫特相慶抃仰陛下全宥之恩顧確之狂悖當之以慶赤太清惟陛下盛德之光益稱欣於古今矣然確之自絶於天陛下既屈典刑矣無乏復通臣獨念陛下寬己敦信畫至公以臨下百有生之類莫不蒙被盛德而歡頌靈莫遲狎此況確雖聖度如天覆可窺則識恐有不能平若雖陛下能之如姑息過耳不使有纖微之忤以干太和之氣則於小事甚初確誹之言議論之間是非殆相半若之以見確無之深者中以不可不察是固難進神器顧陛下深思而當亮焉邪正之辨一與不定是此一舉臣不勝區區之至

貼黄風聞中書舍人彭汝礪繳詞頭論確事所帶職事論列及其降謫又不草制詞外廷不知端倪未敢便參合勸會若稍涉嫌避亦保與舉共族蠱臧當明加黜責勍然行遣則是賞罰不明無以鎮服天下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蔡確分司南京而帶左中散大夫臣再三思之蓋官既崇又分司者例復皆有常法陛下過屈典刑雖深仁

聖德超絶古昔然於是處殊為未便緣確之用本無德望徒以數典大獄造端相傾饞罷政柄怨誹已及君親其情狀善人固可知矣萬一復進必為解釋之說不必有排陷之醜臣請宜投竄荒裔使遂路迂遠而不可必則善人安而小人輩失如此則向背之風自然寢息確之深狡衆所共知若不如此其懷姦伺隙殆無術以止其來士大夫所以多觀望而持兩端者以此今天奪其魄自為狂悖之語以發露其心不因此時去之將貽後悔願陛下奮然必行斷在無疑至其黨與雖不可窮治當取其尤親善者併逐之以懲邪慝自昔大臣者皆然固可考而知也臣無任懇款之至

堯俞又奏曰自古端人正士雖不欲盡忠於人主人主亦豈不欲聞盡忠之言當忠執政大臣離間於中使明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難諫不盡以為痛恨爾

時多有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侍御史蘇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以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其失君親君子進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障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圈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

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而更之。上下忻悅，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罪，逐其勢亦不須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或於說，乃欲紹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時中官裴彥臣建寺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人居室人許於轂銘。御史勸右常安民言：事有精重而末輕者，中宮與侍從官相交結，尚為散陋，况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容，親重以絛宦以蘭百官，且章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之心，以薦謝也，以

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宮，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

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有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定之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代黃博謀賊欲罔上蔽明不忠之罪，盡與確等述播前事代王詞氣不逐，無當上之憾。今聖政不出房闥，宣有容此大姦猶在廟

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曰：前世之來，中外洶洶，天寶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掊擊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頤卑憑辱，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又言：京與

一同惡，謀謨朋比。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與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外陶武，內行訐惡，搢紳不齒，豈可俾擬史筆，向宗回、宗良亦薦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憂，為陛下憂，為宗廟憂。良賢人君子憂者也。子外柱援之禍也。帝問此於東朝，有疑，欲為我慮之。對曰：當為臣言其白太后，逆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蓋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進卻避，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

殿中侍御史龔夬亦好惡明志，邪疏曰：臣聞好惡未明，人主志邪未判，眾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改政，日新進用被命，指觸又聞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國是盛大之舉也。然而姦黨破則計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虞於事而以稟白為

中執邪說，以撓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一人立威，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要則欲壓亂以之。渾殽曲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既改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自通而行，不為模，則必陷於姦人之術，而善類天下之治，始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判忠邪，漸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黨圖自敗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近臣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夫又彈蔡京疏曰：臣伏觀朝廷厭然方天君事，命下之日，士論忻然，蓋天君之心，邪人情共惡，眾見其已廢復用，竊疑之。然聞新命又繼與望。臣切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自大君為布衣，收寘門下

傾險。以爲腹心。雖跡涉嫌疑，未可遽論，而其稍可見者，昨因周穉與天
若私論鄭浩，穉以爲雖天若非之，遂以語京，京遽以聞。由是穉等
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爲攻訐，並起訐獄，多所善士。天下冤之，皆京
與天若爲之也。且浩之言事，既爲衆所取，而京職在獻替，自當扶持
公言，聞於朝廷，請貸其罪。既不能然，反與天若互爲表裏，力肆傾陷，
以快私意。蓋穉初與京善，其後稍異，故私欲報之。臣竊謂京之爲人，
嘗知此乎。今乃職據要近，寵於從官，此忠邪之所未判，清論之所未平
也。按京外寬內深，邪論以合小人之情，今其黨與助爲遊說，欲掩其
罪，衆爲難察。臣躬蒙朝廷擢居言路，聞於輿議，參考得實，不敢循默，
以避怨謗。伏望朝廷洞察京之姦邪，不可留在左右，早賜罷斥，以慰
中外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大又論蔡京疏曰。臣近論奏蔡京事，雖得於風聞，未究實狀，然訪之

外議，人人皆同。久而彌彰。按京之傾邪，與卞不殊。臣今所言，爲兆而
已。然已見其難行，名朝廷國史大典，欲使成書，非臣所預，而臣特論
其人物邪正，不可先差。據數日而辦。及紹聖講復，凡役復預討論。又
所不在朝，與京表裏相濟，而今衆謂趙何不以此尤可惟。蓋其爲人
及從逸利，顧爲難察，後善於數，以傾陷言官，今須議者散有論列，即
被誹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一起訐獄，挾隨將害其事不一。伏望聖
慈特加採訪，以辨忠邪，天下幸甚。

又又論三省不奏逐進呈言蔡京兼疏，以同臣自今夏以來彈奏蔡
京姦惡，更涉寒暑，章疏累上，又聞臺諫臣寮相繼各有彈劾文字。今
蒙陛下洞察其情，以常付外，而三省大臣與京陰相交結，盛私懷畏避，
乖不奏逮進呈，假旨竊所慎獨之典，致疑不用，外議洶洶，未可具
述。伏望聖慈特[illegible]臣前後所奏，速賜施

行。

大又彈蔡京疏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性資以
邪心，術傾險，多罪著聞，中外諠沸。而況私交宦寺之臣，密伺人主動
靜，與古姦臣異世同惡。今朝廷寵以秘殿之華，寄以咸秦之方面，
尚敢不服，尚怨恨然自肆，遂請祠宮，情涉怨望。臣以謂有至於此，
理無可恕。伏望聖慈特賜屛斥，檢臣前後所奏施行。

貼黃。臣自夏以來累具彈奏蔡京姦惡，兼前後臣寮皆有彈劾。今
來京以無罪而去，則是朝廷全廢典刑，不唯上論未快，而使天
下姦惡無所忌憚，非國之福。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大又論蔡京疏曰。以臣近會蔡京姦惡，不可具述，除前後彈奏外，
伏覩先朝降旨，於蔡京[illegible]者竊見判實訓，所降旨揮，止令差使
臣二人，而京却請乞殿閣內臣一員，又差入內供奉官等二人，

後來朝旨已罷所指差文臣，而所差內臣不罷。蓋京自來密交
近侍之臣，使之刺探起居，爲臣之姦，無大於此。京以侍從之貴，
而於內臣雖高品黃門之類，無不曲加禮敬，甲行屈膝，不可具
道。京喜論墨妙，好與無問高下，多以書禮問遺，結其驩心，積有
年矣。凡事中外之所共聞，天爲清論所鄙，而京不顧廉恥，安而
行之。元善於其間，識議者不能盡論。然臣有說於此，按京姦邪
陰險，衆所同惡，而左右之近，稱有譽，其所長，諱其所短者，則其
交結然疑，不必得其跡，然後可知也。又京之徒每揚言於人云，
彼善給宮貴之歡，外庭論議必不能動。當自恃左右之助，以恐
動言者。然而可鄙。今雖閑已補外，而不錄罪去，與論甚鬱。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檢會臣累奏前後臣寮所上章疏，及今來事理，
重行竄謫，以爲天下後世姦臣之戒。

臣又論蔡京䟽曰臣近嘗具奏言文及甫言文充問所獄事今聞陳瓘錄劉逵恩命文字所言蔡京罪惡數內一事京親寫奏劉元[illegible]誅戮劉摯等宗族䟽哲宗仁聖不行其請臣竊惟哲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六年自即祚以來赦過宥罪與民更始而有朝士之言語言不順有司用法將寘極典而哲宗親為辨明貸其罪一方水旱憂形玉色遣使賑恤倒廪而餔之然則聖德深厚寬仁愛人得於天縱而京以私忿輒欲族滅無辜以希進取又欲厚誣宣仁聖烈以合陛下之意是故上天譴告流陰不解星變尤異既而先帝感悟寬貸天下方且仰頌聖明美井萬口而京輒自有平反之功使人歸德於上此天下忠臣義士所以含憤扼腕而不能自已也臣前後所言京奮獨恣不得其蹤今陳瓘所言如此則是京自有所上文字事狀甚著始[illegible]上誣宣仁

終則歸咎先帝人臣之惡有甚於此者乎若[illegible]論[illegible]妄奏[illegible]則朝廷自當重行貶逐以戒狂誕而臣愚來一所疑待論奏亦當與瓘同死若其言[illegible]虚豈得以無罪而去朝廷之論必當居一於此至以上叙[illegible]才張書[illegible]言[illegible]至充具奏陳伏乞聖慈詳酌稱會[illegible]前後所[illegible]施行

臣又奏乞以[illegible]狀曰臣竊聞自古姦臣戕賊善類以防後患逆[illegible]之[illegible]地為善人備身無大過失竊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illegible]以[illegible]無驗之罪[illegible]許理於朝[illegible]不欲族滅而後已此[illegible]窮究問之繼不盡[illegible]出於朝廷[illegible]臣竊惟宣仁聖烈擁佑先帝保擇[illegible]之臣寘之左右輔導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上殿一二姦邪會[illegible]

敢聯同朝拜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illegible]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詾懼以至妖出西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荅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癘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口[illegible]者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illegible]省[illegible]究沈冤為[illegible]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illegible]預聖斷已行竄殛而當時相機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之跡附者[illegible]用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議臣莫識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看詳檢尋當時與議文書[illegible]正姦臣之罪以解天下之惑

臣又論蔡卞疏曰臣聞為國之要必辨忠邪忠邪既分當明黜陟臣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頗險賦性陰狠始終附會[illegible]位二府既而斷[illegible]福中分[illegible]權專恣結[illegible]以陰加報復不附己者無不[illegible]除

止緣為王安石之婿妄揣[illegible]安石之學以欺惑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合從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恭惟先皇帝灼見大臣極於[illegible]權而卞之事君如此則不忠之罪大矣[illegible]不忠於先皇帝且[illegible]能忠於陛下今乃尚居[illegible]是以清議沸騰中外一口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自宸衷特賜罷黜以慰天下之望

臣又論蔡卞疏曰臣近嘗論奏尚書左丞蔡卞姦邪不可尚留二府未蒙付外施行中外之情猶為未[illegible]上不忠衆所共惡而憚[illegible]為難[illegible]須[illegible]不[illegible]心[illegible]為邪誣逆誤朝廷凡天下公論之所同者反指以為流俗使正人端士不容於朝前則有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有鄒浩以言[illegible]罪皆竄之嶺荒斷於必死由是言事之臣就為附附中外士[illegible]氣吐氣雖同時[illegible]亦[illegible]而皆由卞發之為力居多恭惟先皇帝聰明神聖[illegible]

宗。臣頃以九廟談象賜對，隨事獻言，無不聞納。臣又嘗聞前此置臣進諫，其言苦切，先帝容其諫直，御坐為起。然則聖德之盛，雖自古納諫之主，方之蔑矣。卞為大臣，不能將順聖意，而乃務為邪說，以捷其私。則其不忠之罪，奇勝道哉。陛下聖度優容，未忍加罪，而被不忠於先朝。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慈察臣言之懇惻，抹與議之至公，特賜施行，以慰士論，天下幸甚。

文又論蔡京疏曰：臣伏聞蔡卞落職提舉宮觀，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莫仰聖斷，無不忻躍。然臣竊見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謗。諠競一奔。文曰：人若小惡者矣也，而議者迺其無跡可見，不敢斥論，蓋未深思耳。臣嘗惡君子為賢，小人為惡，若其跡暴於天下者，皆非為惡之至也。苟操其實，一俱無，去身社稷，宋成貞觀開元之治，考其究德，不聞於後世，又既發高舉陶之盛。宜乎人無能名焉。惟惡亦然，昔人嘗論少正卯盛貂其惡狀，謂式曰：正卯雖姦，不至到人，兇驕則堂路為甚。答者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是故正卯一國之聞人，而仲尼戮之者，蓋察其無跡之惡也。夫是之謂聖人。按京服澆漬惡，外寬內險，與其弟卞陽踈陰合，密為回護，附麗者必請詔要，排詆者亦見排逐，誤朝廷，蠹害忠良。若出其謀，而身不在二府，故跡不暴著。是姦邪之尤者，非陛下之睿聖，何以燭此無跡之姦。是以天下忠義之臣，方正之士，顒顒然日有望於英斷。臣以愚陋，嘗有言責，既聞輿議如此，不敢私覺，強而勿進。欲望陳，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以慰天下之望。

鄧毀臣，張氏編云：二蔡二惇，沙門島，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獄門，大蔡小蔡，遣他命憤竊坊，民至惡而神其不可欺如此。

夫又上疏曰：臣聞秋毫者不去，尋斧則手不勝其攣，叢者不除則敵才相與人之治，以出郡勿疑為際，料密姦納邪，雖堯舜之君不能成政。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宵旰求治，然尚疑於去邪，欲望政成，是猶却行而求前也。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姦詐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卞雖去位，尚竊峻職，而名於京愈然在職。竊觀朝廷無識其姦，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入用，中外見陛下容忍留京，咸謂不有大用京之意。諫官御史自四月以後彈奏京罪，亦未蒙施行。今京內侍郎遊劉倍等為之頻舌，外然宗四宗良等為之肘腋，以求自安之計。京果覬倖之心，知量躁則如此。引為去就，乃激撲若不能公議，曾何而以京好大喜功，鏡於改作，若果入用，必復紛更，攪亂國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引天下之士，要害之官者何啻數百人，皆死黨附麗，若更大用，則貪贅蠹執操之使附之矣。其不附者京必以惡名加之，不誅則竄。當是之時，京亦之門，政令所從出，陛下孤矣。雖欲去之，不可得也。臣以謂京之敢縱肆者，緣陛下去卞不果。既去又不能不與，刑以明罪惡，京以此窺陛下不敢毅為果斷，朝廷玩侮國憲。陛下作新初政，而姦人窺伺如此，臣恐天下有識之人，憂懼之士皆解體矣。伏望聖慈特降睿斷，屏逐奸臣。動蔡京蔡卞文字，早賜施行。

夫又論京修敕曰：臣伏觀本朝法令寬平，過於歷代，民之所欲者因而循之，民之所病者革而化之。祖宗德澤所以入人深，而海內乂安，民無知所措。建隆初編敕四卷，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條，蓋其煩亂可為勅者一百八十六條，編十二卷。當時便其簡要。大中祥符七年，又增至三十卷，千三百四十四條。天聖中有司言勅條增至六十餘條，命官刪

定仁宗皇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繁蕪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於是下詔中外使言勑之得失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神宗皇帝窮天下之至神該聖人之妙道其諸餘為法於天下新於熙寧成於元豐及其久也如天四時春夏雖仁不可常行秋冬代之秋冬雖義不可常用春夏更之元祐上封事者言法度於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如太宗之於太祖章聖之於太宗仁宗之於真廟神考之於仁英朝刪法度務使民便所以垂裕九年朝廷無事夷夏又安哲宗皇帝親政呂章惇為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群小合謀書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憸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忠為深罪人為無

臣案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紂丹朱堯不肖子紂商之無道君禹以堯不肖子戒舜周公以商無道君戒成王亦可謂之訕上亦可謂之指斥乎惇又以章疏語言不遜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鍛鍊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無證佐可問惇一切以意為之臣聞書獄將經琳上武后臨朝圖終仁傑世為將相光等有經琳之事乎惇詭誣光等為不軌是誠何心哉求與東漢人上冤罪讐事呂惠卿民逐語下惡是欲中傷善良宜勿治並從之方元祐間有曹告光等變者爭今輒誣光等為不軌是誠何心哉徐鉉於江南錄云宋齊丘將圖不軌太宗皇帝覽錄謂左右曰宋齊丘盡節於李氏鉉以私憾加誣世將為百筆書乎以向李氏之臣鉉以不軌之罪加之尚

猶惡為此惇誣本朝忠賢司馬光等謀廢立為不軌陛下可優容之乎臣謹按惇當國七年盜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罷大變打大臣包藏陰謀欲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裁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伏乞睿斷早賜施行

大觀三年何執中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貧猶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疾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太幸遽俾之經體贊化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御史中丞石公弼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內東門司旨吟待應使

臣竇官等並不特將帶經文製煉毒藥如伏火朱砂黃丹之類入禁通門入內許諸色人陳告酬賞臣有以見陛下達道深妙聖慮獨高凡挾方技進者所不能欺也蓋丹藥出於方士之說勢不經見率是巫覡之人尚害謹置可供進宮禁內日世為關防以害歟至之臣愚以為是類諸門禁令尤不可不嚴亦宜通施行如臣察以此像敦或被引製煉之人亦乞立法止絕臣所竊見今欲製造吉挾持處眾臣然聞稍稍招權作過修蓋孫真言為費錢十二萬餘貫今既不用其術臣以為其人不宜留置京師欲乞特降指揮去師名押歸本貫委保真言修造如可減節即乞減節施行

四年殿中侍御史毛注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謫福滿相致政猶怙恩恃寵但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隸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爽其思

州為坊禁。陛下須明詔以示天下之意。京惡其議己而重敗於法
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易而商賈不
行，遣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懷疾，宜早令去國，消弭變
怒。奏上，京始出居錢塘。
洪彥昇為殿中侍御史，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
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
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始早賜罷譴，遣之出京。何執中
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舌軸旋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惟貨殖是圖，
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
政和中，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今月日承中書省送劉珂牒，一
道盛章落職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袁州居住。伺勘落職差提舉亳州
明道宮，本處居住者。按章姦惡之跡，又已不逃聖鑒，幸蒙陛下天地
涵容，消遣變異，收其餘，而章之兇險根于天資，狠愎明恩，怒不悛
業顯論既行，公議交慶，然臣尚有所未論者：襄陽乃章墓墳之國，章
於州城比營大第，雲屋厚漆，甲於諸路，功役資費，不出其家，皆以威
劫氣焰，劫使郡縣役年百姓，騷動一方，至今冤痛之言不絕也，而又
使以其身往擅其貪惡之資，不待親執州權，民以重被其虐，甚傷之
人。亦何負哉？今何許坐與交通，已徙它州，而盛章重有姦邪傲不
恭之罪，乃獨歸安其第，則為行遂重，輕不倫，且使為人臣者姦惡未
彰，則要職美官，揚厲於公朝，罪惡既暴，則負罪寧祿，優游於私室，小
人未亦何憚而不為此，雖一盛章之休戚，何足以言，而繫廷臣之勸
沮，不得不慮。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謹錄奏聞。
宣和元年，翰為中書舍人，又上奏曰：右臣今月日承中書省兵房送
到詞頭一道，為趙隆化諭羌人，并趙隆姪吉姪智禮羌等各特與轉
官。臣聞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人之事也。是以聖王在上，則詩無諸侯之
風，盛德所拊，殊俗惟新，立遠蠻夷驩然服化，此皆陛下神明威武之
所感，務不得不爾。一指擅者何人，乃敢以為己力。臣竊觀戢所申狀，
輒言以副知郡丁輦敢戒之心。又有自知郡到任，除去羌風等語，使
人誠有此意而蠱惑有其言以聞朝廷，則是不專歸德於上。臣猶不
恭，使人本無此意而蠱誅使之言，則是使文為姦，欺罔朝廷，罪孰大
矣。二者無一可，夫人君體道以無容，人臣守法而盡瘁，古之義也。今
朝廷亦以德信覽其奏，則顯一官而與之，其善至微，然臣竊恐虞其
一路靡然效戢所為，謂國賞之可徼，忘天功之難僭，則陶化殊俗之
美不在陛下，而在守臣，此非所以開四夷，載史冊也，非諸侯無風之
義也。是以不可不論。且使今日戢已受賞，則它日身至朝廷，必然邀
以為功，千析權用，功取恩榮，人臣不得而進殺矣。至此，則四方開亭
必有勸心者，長郡俗之風，害誠信之化，所慮豈止憂此一事而已矣。
消易防其萌易折，識使戢微以得自然國體皆正。除趙隆等轉官臣
已草詞外，所有戢轉官詞頭未敢具草。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論羅立言忠河東奏曰：臣聞天下之
事言之未然則若狂率而無徵，言之已然則又疑後而無及矣。近者
中外宣傳皆言朝廷將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
妄，而臣有採聽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竊案
貫頃在陝西專務誕謾以為事功，負擁軍須捺竊邊計，重以賄賂至
千萬億計，奏功第賞皆由請屬，胥吏廝養皆至侯伯，御眾士卒，釀成軍
政，此皆陛下所洞知，固不待臣之縷數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亡
遠，寔蕭漫無紀律，背至敗衂，排佃境上，師徒氣衰，遂使遠夷小醜
為己功，邀求無厭，傷威俗賞。賞之謬，固當不均，然臣昨論列劉臣專

不當輩移易親奉德音以為皆由宣撫司號令不一以致白溝之敗
為其引年謝事故諫諍不復及之今若起自廢閑重領兵柄則不獨
無毀貪暴者甚於前日也且貫既無功於河朔尚能有為於河東乎
方其由睦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
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場此政事之大
者亦嘗謀之衆人矣士民駭惑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為不可哉誠
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恐故理執孤軍官邪毋憚大吏然則今之官
邪亦有甚於貫者乎今之為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忠冒
之言庶幾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宸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別擇
良臣以濟為全之策實天下之幸
景衡又奏按劉喜張士英強勸人投軍劄子曰臣訪聞開封府祥符
縣百姓朱雄被京西同提舉司兵士劉喜等四人擒捉鼓令投軍朱雄

不從而四人擁毆之既而押赴檢點士英仍令鼓鑄拷掠至深百日經
以肇貫賊人衣物於是刺涅軍籍其母阿王訴其冤而祥符縣推治
證佐甚明臣竊惟招軍著令一切取人情願昨者有司奉行失當市
井騷然陛下申揚收防矣近日不聞招刺之擾今阿王年六十九
歲矣雄孫兼侍以正母子相為命者豈樂應募充軍哉而張士英乃
敢違法禁捉而強刺之其困雖無告亦甚矣近在京邑耳目所及若
不懲戒則四方之遠使令之吏何所不至伏望宸斷特賜施行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
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手足不舉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
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股肱耳目所付託人君賴以知時政之利
病人之忠邪與若諫官御史之職所以達情患聞知之不傳也故聽以
風聞許雖有不實聞然不罪乃忠言之職故未嘗加罪也至若快情

肆忿欲快私忿欺罔聖聽排陷善類耳目如是元首何賴焉御史中
丞趙挺之疏王古陰挾邪說為姦臣兩上封章乞明治罪狀未蒙朝
廷施行古與挺之等四人同治散大所若以古一人獨與胥吏為姦
務在放官各三人何為允從三人者既已允從則必同書奏牘何獨
挺之一人退有後言知而不言則是容姦容而為請則是同姦又吾
古欲盡傾天下之財且天下之財錢隸戶部古為封樁提轄何權術乃敢
盡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古與挺之等執奏以兆官本者未敢盡放
蒙朝廷以陛下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
能傾天下之財也若以私意能盡傾天下之財則挺之三人者亦預
為何獨指古而言之也臣訪聞挺之與古昔在國子監日論事類皆
不合暴其氣性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官事私讎其小人
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乎不思御史中丞天下風憲之地糾正官邪

間闔公道乃敢挾情肆誣務快私忿哉一況陛下聽從委封侍從法
溫不已善類引去朝廷一空豈爵祿者止能為頑鈍之人不能寵
羊留貴要貴賤有道之士古人去就豈為爵祿而已正以觀朝廷忠
邪之判如是無罪而去有罪而留刑賞混淆天下治亂自此分矣比
聞在言職者不以職之得失晴進易者數人王觀曾稷張舜民賈易
朱紱張庭堅等是也以為進則無功以為講則無過功過不明去就
不行何以養君子之廉恥何以小人之姦心陛下遭此機會正宜
清心遠覽明判忠邪操威福之柄以馭天下無使移於人臣之手而
為姦人快怨肯不剪其萌蘖何不可不察也
微波瀾諫議大夫陳次升奏彈呂希純疏曰臣竊以正而不撓乃可以
於之與公而不私然後…之心苟為反是焉則其賊伏見
呂希純最邪心懷險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

以貪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不知布之所
職何事豈默積中則誰之過陛下矜容曲貸仍有進擢荷天地不貲之
恩臣子之心義當如何而布不圖報稱惟務徇私自登宰府獨擅國
柄輕視同寮威福由己進擢親故羅列中外以為身計任用門人寘
之臺諫以為腹心不以人材為國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所親者遷所
疏者退愛之者則留京師惡之者則令補外書疾比德詩刺不常其
布之謂矣布既以此自任其子弟亦放縱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且
附枝既大必賊本心私家既盛必危公室古人以為戒陛下其可不
念之曩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於中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
宗皇帝國史致史官希望變亂事實尊安石之私書廢神考之美
迹者臣論列陛下已令為誣辨昨春冬未見行遣昨聞布欲自掩
其過又欲為史官之地忽務薦請例留得罷是以稽緩未肯遣呈

專擅如此願觀群聽況布之登庸方及踰月山崩氣霧蒸天中外君
子還是日久蓋根固基必害國忠其將來何易善後儲聖察詩戒號
姦雖為辨之於異日在今日伏望陛下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以
為社稷無窮之計
次升又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必欲以禮國臣已具詳疏述而思
之尊亂移易臺諫官一兩員為東心必不言之奇逆天聽竊以
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寄之權最為親切
除授繫國重輕祖宗以來每有差除執政不得干預豈敢專擅進退
之者乎況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唱臣和則名分乃
正臣強上陵則主威不立今布之所以剔移之術之所親則用之
取唯己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威莫大乎是而親宗
弼之威震陛下之神聖照見底裏比因人言即行改命而布猶偃然

害國不恤于人揚揚自若曾無引愧豈惟不足以厭刑百辟表正四
方而為偉之心已明蹤危之萌可見今日不圖於始異日難制其終
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此舉伏望聖慈斷而行之特正布罪以儆有位
天下之幸
次升又上疏曰臣竊以迴避之法著于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而
況責近臣乎今曾布曾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翰林學士
不行迴避豈得為允蓋宰相任天下之責操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
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論
親而避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
蓋謂此也陛下方當持盈守成之時宜守而勿失以為太平基業
綿無疆之福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
次升又奏彈蔡京蔡卞曰臣伏見蔡京蔡卞邪心陰險害善良乎及辟不

交通內外臣寮事蹤累上朝廷已罷京翰林承旨與議以謂京之過
惡甚多而交結近習之罪最大要可以救令獨罷之以端嚴之風委
之以帥府之權顯是失刑國王崇奏者請按京職居翰長身為侍官
委地經幄日侍清光可謂貴臣矣而乃畢恭畢己蹤跡暗昧以
附翰鎖成以書劄往來所與結納皆宦官踰恣揚揚有自得之色
原其設心豈徒然哉實欲令其伺陛下之動靜窺宮禁之事而又使
之如彼盡前日與章惇蔡卞朋比之惡稍亦已久矣以號傳進用陛
下兄底裁議亦如擾其權何足以服天下之公議況宮禁之中
事自以來漏泄之法極為嚴密所以防姦人之窺伺慮姦聲於外則
今京交通如此禁中之事必然不知而有漏洩何所為而不可思惠
謀防君人所戒伏望聖慈察京之罪重行貶竄以警官邪以謝宮
以為國家社稷之福不勝幸甚

吹升又上疏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以邪辟奸
罪狀著聞中外交通跋跡可驗臣章屢上天鑒難逃宜爲竄而驅壞
彰大佞之已滋陛下猶優禮從來即擢詞苑之以端殿之華付之以
帥權之重詔命初下物論尤喧謂姦惡之免誅有典刑而何濫所開
斷識嘗具奏彈今已彌旬未蒙顯責如聞京尚懷僥倖不體恩私復
君命而願畀祠宮而自若對行恣怙惡弄朝廷如此可容孰不可
忍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章疏付外重行黜責以副朝望
次升又上疏曰臣恭惟哲宗皇帝仁民愛物出於天性紹聖以來至
於仰成責任宰執是時降授中太夫行少府監分司南京蔡卞備位
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鍛羅巧詐日熾貶竄其
貴罰殺報恩讐凡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實之顯要有譏其
妻父之短者指爲非詆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者非妻黨之小人即

是門下之姦吏吏唱迭和相倚爲重遂作事端屢興冤獄看詳理訴
編類章疏流若東輒中傷事類或輕或重皆出己意而彼之違方或
附之深險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之時人
目之爲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陛下入承大統判別忠邪灼見
姦慝以次竄逐皆除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惡實與惇等置散
待藩以爲黃典今則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姦伏望聖慈重行竄責
以謝天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一

去邪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論國是劄子曰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
非也至於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乃孫叔敖
之所以告楚莊王者也此雖霸者之事而後之君子亦有取焉爲
能以一定而析衆非也若夫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爲
非此孫叔敖之所不取而楚莊王之所不用也彼一國之事猶去其
取捨之私然後爲是況天下之事而可以私意爲是乎臣獨疑初八
日書傳曆劄曰朱臣國是之論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京與
章惇初無異意自蔡卞爲執政而京有觖望於是與惇睽矣自蘇者
爲執政而京始大怨於是與惇絶矣睽絶之際京豈以傳之所行向

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中國是之說京之設辭豈特爲惇而已哉夫
國是一定不可改也既改其事又謂之是傳之天下人必惑矣學者
理華之事京爲啟詔今則啟者復矣京前日之所爲猶自以爲是乎
究治之事京親爲奏劄誣劉摯等家族今則摯等皆復其官矣京
前日之所爲猶自以爲是乎言官常安民董敦逸陳次升孫諤等
皆京之所惡而陷害之者也今則放逐而次皆召還矣前日之所爲
猶自以爲是乎神考有爲之經絶前古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京
與弟卞語顯王跡浸汰先烈知有卞而不知有神考寔修日錄如嗣
考事今陛下親洗雪之將然未行還而下之用意陛下已均
知其非矣京前日之所爲猶自以爲是乎假託制書之言含藏自便
之私以已好惡速于天下蘇蘇手蔡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故有
人非者所禍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今朝廷大臣

露。□□遂就以為一京之地。而京又因朝廷創令就辟儒意以固
□□在言職安敢心知其事而口不言乎。伏望陛下以臣所言
竄京之行竄俏示戚懲。以警天下
伯雨又言蔡京劄子曰。臣聞事有大小。言有先後。事之大者言之所
當先也。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久在朝廷。為害甚大。今所當言
無先於此。紹聖之初。常安民為御史。言京為安民所擊。待罪瀆鯛因與
安民有隙。離間譖訴。無所不至。自是去安民而朝廷耳目。於是蔽矣。
去年鄒浩之獄。天下哀號。人皆歸罪於西京。既知其事出於京。即去
安民也。今朝廷大政。皆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公議切留人不
蔽。害臣若眾擅議厚恩。臣陛下。今所當言莫有先於此乎。京遭之大
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私意紐之。其言□□大事莫
既先秋。而會上下。自改裕錄以實其。既朝廷遠信其說。□達□于

西宮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必京在紹聖之間
入文字。請減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聖也。今哲宗
之大意不聞于天下。而京復自請有究治元祐之力。欲使天下歸讎
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恩。始則為國生事以肆私害。今則
飾為先朝所圖。前言既功。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
就而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考欽承哲宗。至德美冠于天下。
而京乃循其□網。□聖政。如此一事。未免委曲遷就以為京地。況
其它乎。前日□□□。今於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
戒矣。前日阻隔之士。今欲有言。□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為懼
矣。以言為戒則依舊循默。以進為懼則以於□□。人□不識與陛下
御□□切斷不得矣。京之對策漸□入請□□□所□為京之羽翼
者。御陛□陛下之耳目。有漸且□□□□因此而漸為蔡之意自

臧而漸成實危治亂斷可卜矣。臣雖才含之厚身大於此。臣雖不畫
而所言皆何於公議。陛下忽臣不肖之身可也。因此臣言則為不可
臣願陛下俯察蕭免之志。遠去疾心之患。猶正眾斷王京罪惡以警
天下
伯雨又論蔡京劄子曰。臣聞蓋古者稱古人所貶言路之臣豈能竟
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
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
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惇皆不疑。卞與心腹。嚴遠之
親。以王安石日錄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與章惇共為□之
通於神考以合變。而又推史策之功。雖蔑寵仁。以合章惇之邪謀。
京為有助卞之謀。惇京實黨之。當此之時。其書官宰民皆是□
與惇卞共為惡民。竭力拒隨作為爭惡。而蘇軾黃庭堅等皆

擠兄相繼竄逐。從來所待臣誥。不由遷□實之言路。相繼三省台
上。劉摯知京又因其待罪□從而發之。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章劉
與之耳目盡出門之列。當言路既絕。人皆箝默九所施行得以自恣
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論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
負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元祐同翰者應相應事
然矣。讖罪豈殊。判一出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
邢恕之罪。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
誣。遂於是因為元劉摯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
族。當知京書劄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
在京則留之。其何以塞邢恕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
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
豐末命京帶附劉附會子孝□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有

此時策則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廷之罪。逮其盡言。則是以惇之所建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是之。如是則惇有罪矣。往有識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蓋惇之初罷。信京卞頗以為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怨大怒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閩事蓋為已事乎。然京之所以詒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惡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又其我國事。今夏愛弟不相往來。尚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在假。之朔起行送卞。告而京之所以稱閉門者。初以卯行為請。法不許也。遂稱疾臥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陛下灼

陛下皆得其實矣。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出處同道。自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為先。而京之憲事國異忌憚。陛下猶欲留京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至意未必有適莫。而京所以據位希進不可拔者。豈以先志孝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至今自用。寂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韓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為出此。而溢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師[illegible]而賁以謹討論之說害進擬之時。不有以信[illegible]用遺綴[illegible]以[illegible]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希復爭執。三十濟無以取信。於溢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

仙客實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疏。終見擯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覬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illegible]於知微。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貴紹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言觸忌諱。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

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之。臣舊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遠憂。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蔡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蓋非一日也。昔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繼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國賊。[illegible]一[illegible]及改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近逐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

令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復以討先挫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
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為引天下之
士處要路侍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
誠不為少然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
以拾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
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收人才
正在陛下果然決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
之末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二黨神考患之於是
自安石罷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則此二門之士則皆棄瑕
而盡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二黨而朋黨之禍其不及於
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破私門之士是猶不去
李昪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

而已。今京黨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朝夕覬覦同以
高飛遠舉朝廷者。伺見盛陛下若不早為區處成勢立。禍難作[illegible]
及矣。內外為人臣者官無[illegible]人主未必得抑一[illegible]
辟必莫或以為常[illegible]且歸怨式記以此事勢中[illegible]
或於心然之後[illegible]人之所不免者臣豈敢自變其[illegible]
若使此自變其身則陛下不料開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illegible]
十一年來[illegible]大原李擬哉曰
服此暖猶恐亂[illegible]京在朝廷何以異
此。次望陛下慎保社稷之業。護持盛福[illegible]東采於萬天
下寧甚。
伏乞[illegible]陳瓘若方得救
才使蒙改異[illegible]游臣關係人之過也。如何

月之食而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時之公然忠諫
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故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天下有識之人
誰不歎仰豈獨臣[illegible]臣雖上感聖恩而未敢便受新
命者誠有說也。昔[illegible]欲率群臣為皇太后上尊號仲淹諫曰
人主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illegible]既崩乃純仁
以為不可。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可謂可讒而尊主不貳
之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illegible]護邦是仲淹之以
宣仁晚年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其言[illegible]於國家也大播忠臣
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為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使天下議論及於慈
闈。今宗良等內外交通迹狀甚明蔡京交結之迹天下之所共知也
天下向猶未悉回吾平生與士大夫游無如米芾蔡京與我厚者京
以宮而與外戚相厚書于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類非止一事而

已。又京與弟卞父在朝廷同惡相濟。卞則出卞京則牢不可破自謂
孰敢可以吹毁人皆謂京因慈雲寺事得與戚臣交結之助外議洶洶
竊恐所知也。又京作向宗良府祠云元豐末命實有意言某吉者出於
宗良則大臣必歸以為仁矣。京亦自謂曾密開[illegible]劉子籍翊入內欲
[illegible]以且宣仁懷異之謀。京以禁中語[illegible]之傳書于制命。揚于天
下。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illegible]之說京之議事外戚
不識上天。一至如此豈唯有害[illegible]益於外家臣盡忠於
陛下盡忠於皇太后所以[illegible]大功冠絕今古陛下承
顧以[illegible]以大宗[illegible]則恭順無闕。此治亂所以
之事則戚屬不分大[illegible]於此事京所謂孝則不然
但欲陛下[illegible]蔡氏之[illegible]陛下以聖
德嗣建春秋[illegible]帝即位之年矣盡孝於東朝[illegible]

戚矣。獨任大臣之以有危亡，而京之所以負陛下者，原其用意，謂陛下未可以獨為也。哲宗既[illegible]之初，聖意未無適莫，[illegible][illegible]雖扶，功自[illegible]然，其初猶未無取元祐之氣。則京下首發邪論，建[illegible]國，凡有所請，必以紹述為説。稍[illegible]其意，則加以不孝不忠之名，加于上下。假朝廷之[illegible]，[illegible]私門之好惡，親君詐國者是八年矣。于今日猶[illegible]故態，以此意負[illegible]陛下。復會紹述之論，假報功之説，寄持[illegible]之權，倘察陛下包藏心，若有所持。京之出言用意，[illegible]無進，陛下之聖[illegible]也。且陛下述神考之聖[illegible]，承太母之大功，豈獨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願。今百子之所錄，盡四海之歡心，然後陛下有慶，兆民賴之，天子之孝孰大於此。今京所[illegible]，非兆民之所同賴也。陛下一違京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陛下矣。陛下拘一京，曾特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illegible]天下至公之大義，[illegible]寬蔡京，以安國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負天，不負宗廟，不負陛下，不負皇太后。[illegible]蔡京，陛下[illegible]臣[illegible]遣，若非皇太后察臣之心，陛下必不欲如此指揮也。然而京在朝廷，則國家未安，臣雖[illegible]得罪，[illegible]有何安矣。臣今不欲受命者，蓋既如是，[illegible]審[illegible]所[illegible]，不喜[illegible]後以此事[illegible]干清[illegible]聽，所以[illegible][illegible]之誠也。皇太后以天[illegible]之恩，至明之照，既已察臣之忠矣。臣今日之言，亦是[illegible]察，今雖未察，[illegible]不察之理。臣[illegible]遣去朝廷，[illegible]類蔡氏，縱未[illegible]後於臣無損，[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以流[illegible]蔡京為患，不當以移臣[illegible]遣為先也。正恐京在朝[illegible]，[illegible]日遣[illegible]言日遣[illegible]陛處口營朗[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刑，而天下公議[illegible]，[illegible]公議[illegible]以[illegible]奉[illegible]川人心離矣。人心既[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朝則外[illegible]內[illegible]，何所不至，非所以奉承宗廟而[illegible][illegible]之意。[illegible]禁京之所謂孝者，[illegible]天子之孝乎。願陛下勿愛一京，而深為國家之憂也。臣[illegible]不勝[illegible][illegible]憂君愛國之心，惟陛下裁擇[illegible]。

伯雨又上奏曰：臣[illegible]遠，不肖[illegible]蒙[illegible]擢，[illegible]陛下既開言路，以防[illegible]蔽，臣職在[illegible]，義當[illegible]，何乃不能慎默，[illegible]不根之言。陛下原其用心，正為憂國，雖行[illegible][illegible]，尋復改命。臣[illegible][illegible]之身，將何以上報聖主涵容之恩。[illegible]臣昨者自[illegible][illegible]封已後，曾將[illegible]殿劄子具狀繳進，為言京在紹聖中親[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誅滅劉摯等家族，賴哲宗仁聖不行其請。今京自謂有[illegible][illegible]及之功，欲歸過於哲宗。又言京自[illegible]當元豐末命，嘗開封府劄子[illegible]入內，[illegible]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自言已有社稷之功，而使宣仁大[illegible]未辨明。又言京因不得為執政，興章惇[illegible]絕，今乃[illegible]陛下與[illegible]絕者，為國事也。又言京為翰[illegible]無狀，自[illegible]不知[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陛下。又言京欲獨[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有奏請，以[illegible]哲宗實錄[illegible][illegible]官修[illegible]，一朝大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言京所薦引[illegible]其官在要路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多有才智[illegible]之士，若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然則廣收人才，消合朋黨，唯在去京而已。又言京[illegible]通交結，其勢益[illegible]，廣[illegible]腹心，羽翼成就，[illegible]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illegible]及矣。臣[illegible]件劄子所言，在[illegible]實[illegible]州[illegible]許[illegible]，以後[illegible]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臣章屢上，寖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illegible]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在朝[illegible]以誑君罔上，為能以植黨任姦為術，挾紹述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說，稱[illegible]其意，則以不孝不忠之名脅持上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廢不行，[illegible]論憂慮。今京不出，必為心腹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一身遷延，危辱何足

通紀

伯雨又論蔡卞疏曰臣竊謂朝廷之事當行者不可猶豫未行者不可漏泄當行而猶豫謂之不斷未行而漏泄謂之不密意外不測之變常生於此古人既往之事可考而知也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前日之所謂國是者陛下既察其非矣章惇以社稷自任蔡卞以經義教之唱此之時共爲國是必不以二聖之所行爲是也彼皆以王安石自比因宜以進退爲心卞則爲小而不動惇則備禮而求去其於上聖之所行無足救之心手之大不寧之功發於至意陛下無己之據方在群心之休命之伸哉元祐蒸丞之治實冠前古我家之慶以之天而於內外之所以歡欣而和氣之所以充盛也然而天道難諶常微哉卞等主其私說雙指名爲國政之害者其大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爲名遂其執者謂之不孝而實有負神考之心二則以厚於先帝爲名遂其執者謂之至尊而實有輕蔑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厭戴上下遂其說者謂之非聖人加人以之惡之名陷人以難名之罪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手相資終事則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臣十四日齋章所論深恐兼慮然後敢發惟陛下斷之而已猶恐不參理必生事又況今日所行之命已有可疑而不欲者其機甚不密又不時羈執守然惡有後憾所以命難說之道而微其度然後若無可然乎願陛下上泉志闢難識而遠寫之也臣自不憚休悵愛君之心

伯雨又論蔡卞疏曰臣近見劉子言尚書左丞蔡卞將不合入遼處宜其之時曾側側度復何所持顧以臣寧可下使卞自爲去就未蒙

特□□□□□□□□相任之切幾有是又大臣之預議論者亦皆

其黨阿附遂其議圍于太學之士嘗習詩賦者卞皆擯之目爲元祐進士爲其徇時而改所習也令陛下紹志述事克續前烈好惡偏黨彼取此凡卞之所謂是者漫已更改卞亦恬然而終不復問執此與元祐阿隨之臣殆無以異躬不自厚用違其言動靜失時因累國體臣之所論要可已乎況臣前章皆以示卞未家施行續又具劄子言卞以安石自任術視偉業朝廷誅竄其黨惇人材廢興唯所取捨於其執守堅若金石將其事黨則隨和不毀然緣而位括不知動狀望聖慈特降睿旨捨會前件劄子奏狀乞自所請皆以付卞使卞自爲去就未蒙施行續又具奏狀言臣恭聞宣宗皇帝念神考有爲之難悲元祐紛更之過爲於繼述一於委任六年之間無用一相虛心汪意可謂至矣然朝廷罷在臣下而議論之人推考往書不知先帝聖意所起謂爲之言或于陵廟愛君之言追痛不已憤疾章惇欲正其罪臣謂惇與卞相既專且久怨怒所歸故責固不可天下之所共喻也然而惇之過易明卞心難見用春秋責意之法則罪見之罪要所逃夫孟自稱聖人以來亦以經術自任以安石自比故無述於紹今爲好惡於刑賞在心於流俗則至於紛紀言路深擯元祐則至於毀害仁賢之大者此二事未流之禍不可勝言凡惇之所行其謀皆發於卞之爲成誤帝上下自謂出於安石孰敢不信名曰國是孰敢不從惇雖強狠在其術內本行其說唯恐不及見實而不知受紿而不聞勞窮至極而尚未改也皆若□安□□謂神考曰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考用其說若所以回天下之權也何熙寧之末安石去位神考操馭臣之柄不附權非人惟己之賢無方熙寧流俗稍復收斂當此之時

貽二□□自所顧愛以天下之勢當在神考

則流俗之所以為流俗者神考既救其往懲而不復邪天下亦何心追咎不已遂神考日新之緒膠戾穿鑿變之迹守此意者謂之守正主此說者謂之特立其異者指為邪朋識其失者指為邪誣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言去其所[illegible]邪朋邪誣之人合乎此者我所謂是不合乎此者我所謂非繼其所謂是名之曰國是繼其所謂非名之曰流俗是以天下之士以流俗見惡者十有六七既惡其人因廢其言待平者謂之兩可獻忠者謂之誹謗遂使天下之士緘口結舌朝廷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耳人人畏禍誰復敢語自去年熟陪既敗御史所劾巧於詭旨之外文致深罪近自侍臣遠及寒士讒離寬斥朝野哀傷以言為諱甚於如是安得之罪人所切齒然而見微之士尋考根源則痛恨流俗本出於卞及其末摩勢自如此然則鄙陪之賤有自來矣執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宜仁聖烈皇

后有大功德于天下皆皇帝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獎報之心豈有極乎然以職之辱不加將順根盡黨之得用惜流俗之見與章況孟補之言降次外理許自私之語深摘其過既負多抑亦不得伸意或忘生聖重謹凡元祐之所行從寬蕩而後已如剗草而去其根焉則宣一所學如瑞華著安得而不歷考奉行其事雖在侍等然而元微之下尋考根源則原元祐本出於下及其末淩勢自如此然則蹤事之廢有自來矣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下以經術自任以[illegible]周乃至如此禍根罪盡實出其心公議沸騰謂不可怖陛下以不知之廢無所不究使激大居務在體貌下於進賢知何而乃用是以[illegible]悟不知動是以臣之前章姑請以示欲以觀其夫就廣濟天[illegible]未賜允此覽念寬大非臣淺陋所識[illegible]則然之微事我不可見乎[illegible]付三省未拿

知行臣竊惟以流俗而至於錄絕言路深嫉元祐而至於譬毀宣仁下以此遂立為國是鑿持上下遂天違人致使海內有詾詾之言我家有難處之事若謂所行皆當亦宜固守不移今復安得隨而不執大臣如此尚可與之謀國事乎臣職在諫省忝司耳目凡今日之所極論皆異時之所親見為國之心非一日也雖聖德寬大察見如天而依阿從承當臣親宣可益懇而俱釋乎伏望聖慈採恤公議速示威斷以警列位

伯雨再言蔡卞狀曰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厚欺先帝皆出於繼述之說而倡此說者出於蔡卞也傅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和光為名以紹述安石為主謂熙寧所棄之土皆是流俗謂神考不能知人後復收用致使光等之類共成元祐之惡政於元祐之更如刈草然然欲其根無復王氏之志得盡行矣此其所以立說之本

意也卞計畫安排自有次叙不動聲色而其事皆行謂以章惇志闊在其術內而不知故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負誣厭之跡皆可見矣卞當元豐之時與王震之徒皆以小官驟欲超擢故遂之甲可謂厚矣所以報神考者宜如何哉元祐之初閑廢於外卞於此時身為侍從若使不忘神考亦當慕[illegible]以紛亂當無獻替周旋數郡安佚八年至先帝躬攬之初乃敢肆[illegible]之日復洛陵之大義谷天下之至公千載難逢之會[illegible]時也卞乃乘時射利先相其私薄神考而厚安石欺先帝而[illegible]者如此為不謂之負神考乎臣竊觀神考有為之初[illegible]相與謀國共進人材非安石之所[illegible]石不為也此兩人者復息雖異其心則同發于識論如出一口及王事變生情移意改隨帝之友化為仇讎一門之七分為兩黨國論一為之詢詢神之

惡其紛紛安石一退於鍾山。不復收召。惠卿實力于外。卻絕迹廟堂。二人一例見疎。而黨未嘗偏廢。威福既歸於公上。名器不假於私門。當此之時。四海之亡。無假於此。疏觀熟疎。皆洗心而自新。絕受知於君父。下之初退適在此時。神考自攬而試之。非必私學於安石。以何說之事觀之。安石有過。焉不假借。下若有罪。豈以安石之婿而不敢治乎。神考之所以服天下者公平如此。復嗣之所當述也。下於自婿其身。敢為欺蔽。安石附會遺逆之冥。揆之而備論。神考抑揚始終之意。掩之而不言。惡御之所以負安石者。講之詳矣。神考之所以涵容石者。嘗論之乎。孔子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焉。雖聖人不勇有過。雖小人未必無善。不以愛憎之私。而廢善惡之公者。孔子之心也。神考之與孔子豈異哉。而下之自主愛憎。誣衊士類。其所愛也雖惡必取。其所憎者雖善必棄。愛憎陰倚於安石。取舍顯違於神考。而其

所以上困先帝而下欺天下者。皆以為神考之心也。不詔之於神考乎。且神考之志紹述三代。神考之事欲永利生民。十九年之間。念念緝熙。日日變通。至于元豐之末。而天下之事異於熙寧者多矣。雖當時奉法之臣時有誤謬。而聖人救弊之意未嘗一日不新。先帝繼述之初但以寬平為務。不為不遵乃祖。聖謨用安石適時之說。改神考日新之緒。凡神考之所以青苗斷民。皆以為安石之澤也。神考之所以作新多士者。皆以為安石之教也。以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於宗廟之大憂。以好私史。用意以謗。將待安石之道者。惟我一人可以為先帝不召之臣者。亦莫如我。同於我者是。異我者非。其所是者謂之國是。其所非者謂之流俗。所陳於先帝之前者。其道如此。不欲其君可謂甚矣。不顧之罪先帝乎。神考有言曰。無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敘[illegible]

非止一人。前日狂狷貴乎多識。宜嘗獨識一安石而已乎。自詆聖以來。王氏之姦惡遂于天下。公家之名器用於私門。以臣改君。下變上守。託繼述於詔令。嫁怨謗於同列。以平論為兩可。以稽古為俗學。以直詞為非謗。以深計為妖言。作於其心。害我國政。自謂經義之大旨他人莫曉。日錄之本意唯我獨知。而所以告于先帝者。以為繼述之道不得不然。不謂之欺先帝乎。凡此四者。其事皆託於經述。其說皆出於蔡卞。上動天聽。下失人心。蓋謂陛下繼神考之志。述哲宗之事。蔡卞造謀。亦少輸於大臣之中。欺神經[illegible]有如下者。故而不殆。不足為寬。以望議正典刑以厭公議。

[illegible]兩又言曰。臣近聞王安石家乞納所賜第宅。或云是安石妻吳氏之語。或云是蔡卞之謀。繼於講明。未知孰是。以事驗之。皆蔡卞之謀也。頃者賜第之時。人已竊議。非朝廷之所當與也。非王氏之所當受

也。又王[illegible]政事亦蔡卞之所當惡也。卞於受賜之初。見得忘義。既享其利。又何辭焉。無乃去位不平。而有怨懟之心乎。昔熙寧春王安石辭位。御史中丞鄧綰上章乞留安石。其說有三。一曰請賜第。二曰擢其婿蔡卞經筵。三曰除其子旁館職。以謂行此三事。則安石必留矣。神考曰。有是哉。安石上意。卿何以知之。綰曰。安石門人為臣言。神考曰。門人謂誰。綰初不言其姓名。神考再三詰之。綰乃以實告曰。練亨甫。明日以綰疏示安石。神考留章於禁中。其實且詰亨甫。[illegible]安石知[illegible]安石知上[illegible]奏其略曰。伏覩御史中丞鄧綰為臣[illegible]皆蔡卞營差除事。若留如此。則是臣以病於家。而使館蒙恩遊謝也。神考從其奏。曰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御史中丞。差知虢州。緣亨甫為漳州軍事判官。聖訓如此。天下傳誦。繼聖[illegible]卞為執政。凭。

除滂秘書省正字。然後以王珪故第賜安石之家。[illegible]無不
行者，下之私意奇謂得矣。然而臣謂非朝廷之所當與者，以神宗無
欲與之意也。然王氏之所當受者，以安石無敢受之心也。又況王珪
故第，本以罪奪[?]，彼與此皆出於下。雖然中[?]多遜既貶廬州，[?]家
制使紫，為賜為宋琪請多遜故第。太宗曰：多遜[illegible]琪為[illegible]
曾不辟惡，豈大臣之體乎。於是太宗雖以宅賜宋琪，而[?]此兩人同
時[illegible]帝以王珪之故第賜下妻家，與而不肯得太宗之[illegible]
亦何類[illegible]所避惡，況在先朝則[illegible]無故之利，至于今日則又[illegible]
而辭，既受怨謗不為[illegible]臣章[illegible]有[?]議與刑[?]使[?]君[?]怨
之臣知所[illegible]
伯雨又[illegible]上[illegible]若王其奏狀劄子為之發下[illegible]皆不家施行，探下
述國不喜[illegible]私識公知[illegible]陰[?]密討述不可見

而國家大患皆生於下。神考在位十九年，凡[?]澤生民之事，下皆[?]
為安石之美，其理乖倒，不可以訓示天下。然而所行之害，皆以繼述
神考為名，故天下之人無敢議者。且如元祐[?]章疏，皆是害日臣[?]納
忠之言，下以私意飄諭，請降手詔，收捨[illegible]任也，見以言為[?]公
然行遣，以戒天下敢言之士。[illegible]入設字，惟[?]中本
設[?]誣說此，豈一朝一夕之患[illegible]許所
以通[?]神而盡下情由。進狀之人[illegible]有
先[illegible]下以私意飄諭[illegible]獨杜
絕[illegible]以[illegible]罪之人[illegible]一時而[illegible]為朝廷之
後患[illegible]其五說[illegible]事形[illegible]先朝必須
如此[illegible]義既以此[illegible]是人皆杜口而[?]
其所[illegible]故臣所[illegible]以[illegible]易明下心難[illegible]

舜[?]之與[illegible]熙難見之罪。春秋誅意之法，必罪造意之人。陛下聖
學[illegible]之所不赦，春秋之所必罪者，亦聖時之所宜
行也。且下之[illegible]此安石似是而非，欺惑上下，人所切齒。故臣之前章
先論其所以似是而非者，然後因流俗元祐之說以明其罪，蓋[?]其
末流，不若先[?]其源；剪其枝葉，不若先鋤其根。下之所以自托於安
石者，[illegible]也。臣安敢舍此而論其末。[illegible]伏望檢會前章
皆付三省，特降指揮施行。
徽宗即政，納用[illegible]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柄，迷國罔上，毒流
縉紳，[illegible]有臣子二奏，而[?]
其[illegible]誅則天下大義不
明。大法[illegible]而起
願其甚者，再詔南荊，錯用此人。此使又問[illegible]行道以此觀

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
入，上既[?]惇雷州。
伯雨又論章惇[illegible]非特君子保身之
義，是亦人[illegible]疑見可則行，有
嫌[illegible]獨宰政柄，首尾八
年[illegible]下臨御，以[illegible]
之人欲[illegible]措事體，故惶[?]
夫[illegible]不許，非也，先[?]帝
今[illegible]敘合天下之公
成[illegible]地之量，置其言於
度[illegible]有如陛下今日者
已[illegible]以自容，故先帝之

陵土未復。而惇欲委使事而去也。夫泰陵命使。朝廷之大典。遽往慎
終。臣子之厚意。惇於泰陵。豈不欲致其厚哉。勢不可留。知難而去。考
之公議。可許無疑。但令使事不乏。則朝廷之大典舉矣。然則惇之去
留。國體所繫。臣願陛下速發德音。允其所請。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竊以爲邪所爲。始然可見。平居無事。則敢言
忠良。倉卒遭變。則輕亂名分。豈輕亂名分之心。素包養於賊宗之良
之日。章時有故異。不我制。則擅扶向前。殊無顧忌。你情定罪。法意求
我謹按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身爲上宰。久把國柄。迷國
罔上。毒流搢紳。自哲宗疾勢彌留。中外洶懼。惇爲宰相。自當引天下
大義。乞立陛下爲皇太子。以繫人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輔翼仁任。
惇懷異意。敢不恤此。及至陛下即位。而敢猜前公議異議。逆天咈人。
輕亂名分。此既萬世不復有臣子之恭。罪盈惡國。情又不忘。法人言交
攻。惟乞外補。雖陛下聖度天覆。置而不問。然名分二字。萬世大法。行
遺之人。如不可犯。豈容姦心。輒爾輕亂。陛下安得曲貸以失典刑哉。
臣伏願陛下早正惇兩觀之誅。或投於海外。以正紀綱。以慰
人望。以示萬世姦邪之戒。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蔡卞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時至不
行。反受其殃。此忠臣之所當行。而明主之所宜急者。章惇罪惡既著。
陛下不復聽信。猶在用任。豈不宜哉。臣竊以爲而陛下不許。此固
是以彰聖人寬大之德。然而蔡卞所不用。用則乃聖主任臣之法。
疑而用之。皆爲不可。陛下之所以未從其請者。適以先帝山陵在
近。不欲以使事改付他人而已。若事如此。所謂執一而廢百也。祖宗
故事。山陵命使。必以先朝宰相。近以丁謂罷去。則改命馮拯。王珪既
死。則以蔡確代之。拯之與確。皆是當時宰相。然舊相亦須改命他人。

執一守株。非所以權大事也。今自惇之外。先朝舊相未致仕者尚有
一人。范純仁是也。雖以疾廢得罪。而天下皆以爲賢。雖有目疾。而其
心不盲。陛下若舉而相之。可以收天下之心。昔先帝起惇於謫籍之
中。欲用純仁。自有此例。若純仁以疾不來。則是去就在純仁者也。擢
任輔相。事出獨斷。自唐以來。雖先任宰相。不得預聞。臣以疏外之蹤
遠。敢及此者。臣非敢薦純仁也。爲陛下思所以去惇之策。無出於此
也。臣請續言之。蓋自紹聖以來。蔡卞建作姦言。假託經義。負誣神
考。敢欺先帝。竊爲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所行爲天下之害者。其謀
皆發於卞。于紀蔡琰其事不一。然原其本。皆之始。則不過是論繼述
兩字而已。用爲計上之心。崇建武王之大器。務以惡名。貽持上下
聖以奏其欺。依和十年之。惟持此益。則論大論之終始。語以學之學
爲陰謀。恐計何所不至。當此之時。陛下若再逆事惇。而不以宰相爲
山陵使。彼必以謂陛下不厚於泰陵矣。然則惇未可以任遂也。今其
請去。則不可不從也。永泰陵使。未可以他人爲之。然必先朝宰相爲
之。然後可也。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下以非難處。今惇自請。則不
過許之而已。夫何所疑哉。然而改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范
純仁其誰乎。臣請陛下若相純仁。則可以快天下思賢之心。可以示
二聖用乎之意。可使有罪之人。無忽反側。則是一舉而衆美具。皆必
命之日。永泰使事。權付先朝執政。以待純仁之來。若純仁不來。則蒞
付之。今自可行矣。非是不使舊相。蓋由舊相辭免。則次官將命。於理
爲順。又況純仁目疾。自不妨陛下他日別命宜相之人也。臣愚不避
小嫌。竭忠盡慮。若蒙高鑒。速使惇去左右。則忠身徇國之人。始敢安
枕而臥矣。時不可失。機不可玩。願陛下深念而決行之也。天下之勢
反覆無常。當以人事輔成天意。古人既往之迹。可證可驗。非臣筆端

所可具述。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惟陛下取其精易求其所言御[illegible]
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臣十一日對[illegible]廟以前見當明辨邪正。[illegible]擇以俟乃可
大明黜陟。竊恐惇等未去之時。挾事不容。為害不細。伏望陛下
用臣前章。且以職名出惇于外。然後合集衆智。共議典刑。緩而
不迫。舉事必當。先朝宰相斯須致仕。命為中太一宮使。純仁[illegible]
以為不恭。則此例似可行也。若得純仁居京。則有事可以訪[illegible]
其老且言。然大於此何以[illegible]。[illegible]如可望事之體。使其
此而不安。[illegible]純仁乃臣素[illegible]。雖未識純仁之面。而[illegible]
日之言不[illegible]欲公議也。
伯雨又論章惇[illegible]閑入臣之功[illegible]不論則不明。朝廷之威刑未
斷則不行。陛下臨御以來。於群臣之功罪論之明矣。然於有罪之人
未行誅罰者。所以順太母之慈。而成沖德之靜也。今貽謀之初。當示
威斷。雷霆之擊。宜自近始。臣[illegible]事[illegible]著。只待天誅。
方哲宗大漸之時。太母[illegible]之際。惇[illegible]發其議。一語而[illegible]
合誅殛。陛下以天地之量。[illegible]於度外。[illegible]優禮。如[illegible]功臣。容[illegible]
之。[illegible]古無有也。[illegible]作威福。助其
私忿。[illegible]於薄神考於[illegible]於累宣仁。於用兵大開邊隙。
使[illegible]之民愁苦。而[illegible]財竭矣。[illegible]運不休。[illegible]祖宗
累[illegible]天之譴[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以獄[illegible]張天[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廣[illegible]
獄以[illegible]言。天下震駭。人多[illegible]賴宗廟之靈。[illegible]不虞之變。[illegible]
發。再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計[illegible]
於[illegible]而有行[illegible]

危。得願之責。則非惇而誰。然則下為謀主。惇乃罪魁。[illegible]冠[illegible]
可赦。今惇[illegible]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稟命於哲宗。[illegible]當
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illegible]為此言。豈可傷歟。孔子
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前日之事。獻可替否。假有不善。是
臣之義。猶當歸過於己。又況哲宗本意。本不為己甚。故惇之所誅多不
見從。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除矣。乃者[illegible]訓之獄。究治之寡。[illegible]
禱中外。上干宮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illegible]
宗本意不為已甚故[illegible]。林[illegible]臣初議誅戮。及其說寬。尚欲勒除[illegible]
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illegible]以南。猶有全活[illegible]歸者。以哲宗本意
不為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容[illegible]為己功。已之所行。
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此。[illegible]之臣。獨[illegible]成帝為
在相不顧。用事不能正救。乃於成帝既沒之後。論驗不忠之罪。揚著
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為平君等附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
又哀帝之初。臣下[illegible]多及成帝。獨[illegible]以謂事不當時。[illegible]
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illegible]號已定。萬事已訖。
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上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
臣銜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illegible]深痛之義。其何以稱陛下欽
承紹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屢承德音。陛下語及哲宗。則聖顏慘動
威戚之意形于顏色。篤於天倫。實出聖性。孝天下之俗。正賴乎此。然
而惇猶充位。威斷未行。故[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未[illegible]沮。而仁孝之化所以未
孚于天下也。宗廟之[illegible]主威之[illegible]陛下所以[illegible]惇者如何
而已。安危之機。不可不處。且陛下初決蔡卞。為其得神考也。次責邢
恕。為其累宣仁也。惇[illegible]窮其惡尤大。今若止此之罪。則君道永正。
母道[illegible]而繼述之[illegible]永[illegible]陛下新政之初。先正惇罪[illegible]

用祖宗之意不殺大臣。而流竄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斷以協公議。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聞國體至安不宜輕動。公論可畏在所當恤。今章惇求去。而陛下不許。豈非以先帝山陵未畢。先朝宰相不可遽罷。所以卹公議而戒輕動耶。聖慮如此。真得堯舜之用心矣。然而惇自求去。非我先動。考之公論。必無間言。若徇區區之小嫌。而玩樸不容。臣恐執中無權。而後必悔也。且王珪子孫既許敘復。則元豐史家之禍。邢恕蔡確空之言。所干連者豈特一人而已哉。且前年譬學之變。適九月三日而復沒。著天之無善豈無意乎。宜仁功德甚大。自二代以後無有倫比。而用事之臣。曾敢便陵其所不至。乃以復熙寧爲進報。遂孫彼遂孫不言。何與於國。念之太理實然。則宣仁之功德未明。則人心不顯。天怒不息。王珪一門之冤。何足道哉。臣恐[illegible]之後。陛下日處。用奇敘遇。爲國生事。方且蔓之。又聞何大正被罵而外議洶洶。皆有瑤華復位之言。臣實疑慮。方議方寫。未嘗須臾而忘此也。夫天下之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風旨。是以宣帝先求故劍。而人知許后之得立。高祖先封雍齒。而能使仇怨皆喜。古之明君凡欲有爲。先示一意。意行而天下安之。然後出令。若命令未出。而所示之意先使人疑。臣以爲過矣。易曰。無從若揣。過也。臣竊今日揣摩之術。莫若罪去蔡卞而遠逐章惇之黨。然使玩揣而起悔[illegible]而亡事也。且二人雖留。陛下既已疑而外之矣。豈有疑外大臣而可以爲朝廷之福乎。唐德宗時陸贄趙憬皆爲宰相。德宗使人諭贄密旨。要之事。令贄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不以爲然。上疏論曰。是於聽納之內而有形迹之拘。識同事際與免以猜忌。更無私之體。且傷不吝之明。並堯舜之治。左右大臣。都俞吁咈。然不聞祖宗任人以[illegible]則不用。用則不疑。是以上意不偏。下不爲黨。我太宗之疏蕭用也。於發伯謝別爲一。陳利害而呂端執奏以爲不可。蓋德宗之所以諮陸贄者。防避之術。而呂端之所以告太宗者。則合同之義也。蓋謀及腹心。則責於當位。而股肱之運則不可偏舉。今陛下既用大臣。而使與惇等共計國事。一信一疑。既然彼此厚薄之間。未是則去邪不果。天累國體。所合者小。所傷者大。寧若罷去。蔡卞之徒。惇其淵專之風。可用者信而後用。乃有合同之望矣。如此則事無而可下。以同二人。陛下如欲留初人有細肯。聖意之所欲行。人臣莫肯王聽。不充使中外見可不敢異同。此其以時之。轉來可爲永久之法。臣願陛下速[illegible]從之今[illegible]之政。勿以小進動宗。乃遠欲不過數年。天下治矣。伏望上實惠開誠共書。臣忘妄論事。惟陛下裁赦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蔡卞疏曰。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建國同上。勝神宗以不孝之名。追惟哲宗以不利之實。欲哲宗使[illegible]哲宗使聚謗毀宣仁聖烈保佑之功。謗致元祐皇后幾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排陷誣衊危神器。自古姦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其大事六門如後。

一　[illegible]祐六年。[illegible]詔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illegible]求親。姻[illegible]中[illegible]等[illegible]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親。姻[illegible]列令[illegible]宣諭延外家高氏所免妾也。乃止。紹[illegible]蔡卞還劉紹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已退廢爲庶人。

言紹聖已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親同
貶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乞今劄
子見存。
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
議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深議乞於掖庭置獄只
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必未敢元
祐皇后。
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下與蹇序辰白編排情不
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
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自先奏不可以言者為罪以此議
譏訕哲宗愈怒遂編管浩下又執奏令[illegible]治故送別之罪哲
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

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欲傾害之事序辰[illegible]
許卞即以為公一心之言施之以此[illegible]即自為置局[illegible]此啓
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故卞陰狡險賊[illegible]天[illegible]雖凶狠無
為制伏執政七年[illegible]之擬入[illegible]今雖為貴如卞在朝人
人端然不敢回心向善[illegible]邪正是非不待分辨顯然不已矣
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適
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流[illegible]三經一日可到[illegible]
同兇[illegible]蓋人人[illegible]附[illegible]至今未已故[illegible]陛下不負惇下大
[illegible]元[illegible]未正典刑人[illegible]天象示戒試自今年正月至今兩
月陰雨[illegible]蒙氣[illegible]於此可見昔周[illegible]而[illegible]年[illegible]
而得雨今惇自以[illegible]獄[illegible]大[illegible]所有[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正典刑[illegible]天[illegible]陛下典刑之日乞陛下

[illegible]人於衢道道路聞未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伯雨又論郝隨特許復官狀曰。臣伏見進奏院報郝隨特許復官中
外聞之莫不駭歎。竊以郝隨[illegible]盛德起哲宗修心者隨也用臺王[illegible]之
作。欲增華修。傳工盡巧以冀上用。邦財以恣興用民力不經有司擅
自支費。因緣為姦乾沒無限。以至內帑珠金[illegible]取之並無歸著。此
天下之所知。陛下在潛邸之所目擊也。陛下即位[illegible]
之役數修[illegible]之源天下聞之莫不鼓舞。方且[illegible]未正典刑。命有司
[illegible]其[illegible]用之[illegible]珠金之數。而有司小人不能[illegible]體陛下恭儉恤物之
意。一切觀望。蓋不根究。人人聞之莫不[illegible]今日[illegible]遂[illegible]用是國家
紀[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形朝廷典刑可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見真宗
末年[illegible]言[illegible]士[illegible]臣當時何人執政。何人監修[illegible]
識可罪也。[illegible]兩曰當時修[illegible]至今[illegible]宜。仁宗曰朕嘗以

此。為戒。夫[illegible]心古今所患。苟有[illegible]入。[illegible]為[illegible]昔太宗時[illegible]
有巧思善於營造。[illegible]成作相[illegible]建之。[illegible]起修心以興工役。則自
古君臣所為及祖宗所行亦可見其[illegible]矣。臣願陛下深思遠慮身
[illegible]人。亦[illegible]之以使左右近習不敢以[illegible]近[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道[illegible]聖
意。恭儉之德自此日新矣。
左司諫陳瓘論章惇罪大責輕乞行[illegible]竄狀曰。臣伏覩初八日[illegible]書
[illegible]惇落左僕射知越州臣竊惟惇之大罪多矣。陛下以天地之[illegible]
[illegible]借[illegible]用于此[illegible]秦[illegible]使之[illegible]而去之事于泰陵則不[illegible]
[illegible]此可謂是矣[illegible]惇初唱[illegible]大[illegible]又[illegible]天[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言而陛下[illegible]臣曰[illegible]退而歎息知孔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豈[illegible]以已事責人[illegible]臣仰奉聖[illegible]
[illegible]

取伏一時先一身而後天下者有愧於今日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之明王。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其說蓋本於此。陛下不欲以己事論憚而以百姓為重。得孟子之心矣。君非聖學高妙。自臻于此。豈臣下之所敢言乎。然方陛下踐祚之始。四海之安危治亂在此一時。乃宗社之所繫。豈獨陛下之己事。天下神器。非私物也。不以己事。宜之以為公乎。然則以道制情。公而不私者。在[illegible]審用刑而已。開成之黨李訓鄭注之貶王璠古事可考。近例甚明。然二王所言猶是文宗發定之意。武宗懲之。遂有昭州之命。王璠所言。非是漏洩親奏之語。言若誣之。猶有萬安之貶。今惇心造其謀。非王意之所奏其語亦非言也。然則惇罪之大。異乎璠。琪。但李相印。安可已乎。況惇待命禁寂露宿者一夕。為相無狀。誅竄者七年。所以見哲宗者無一事也。越州之命。猶其一事而已。執一廢百。況以私意用刑如此。其何

以服天下乎。臣願陛下斷自宸衷。降出臣章前後章疏。特行竄逐。以厭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權天吉邢恕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先原情定罪狀曰。臣伏見龍圖閣待制新差知荊南府事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如稱宣訓事。謂光等有此悖逆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皆緣此形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要明其詞。劉摯梁燾王岩叟皆有姦謀而致[illegible]家族。蓋至覆滅。今親注[illegible]其黨。於鞫之息偏及存歿則是恕所[illegible]之所行。不為[illegible]之所信也。於恕宜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待[illegible]之言為[illegible]得罪於[illegible]同亦久矣。今寵以華職。[illegible]以大藩。中外[illegible]莫不以為允。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一

去邪

宋欽宗靖康元年。左正言崔鶠上奏曰。臣伏覩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蔡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怨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至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去矣。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也。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耶。如偶獬遂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己之人。著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孝來之言鄙。致為異學之士。摧案負笈不遠千里。游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

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相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張元祐之學。則詆諸王氏之說。各為敵國。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詆諸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議諸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獬之說誣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示以重賞。不得藏匿。則禁士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獬言為元祐之學者。詆諸王氏之說。其敢閱不亦為甚乎。聞之書不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考三

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諸問下民鰥寡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瓘所上言章并臣之章並下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臨又論瓘狀曰臣近上章論蔡京蔡卞施行瓘復還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待而已也觀瓘之意不過於抑以熙寧元豐之法為治體瓘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然為國家忠計與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因卒不可忍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才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輔少主不出簾帷

而天下治問其四泰則本服矣問其疏賦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捷附矣問其百姓則富饒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棄之於荒裔海之外蔡京陰害其同己者盡逐於是盡改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薦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為紹述之論以孤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臻此醫否不待辨而明也且元符末以建年四月朔日屬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為正異己者為邪瓘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言京者指以為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遣者上皇下責難之詔其言以示直言奉於權臣及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請為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盛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并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同己為正異己為邪瓘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而忍使其餘黨再破壞邪京蔡邪之計大類王莽而剛黨之暴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裏章經論時議歸重

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繆奏曰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挾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力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誠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故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

考安無之。而無難焉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為毒而不為驕貴而不為
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
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
睿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說
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監察御史范宗尹乞革欺罔疏上奏曰。臣竊觀方今天下之事可
笑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
謂鹿為馬而二世莫為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
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
殘吏。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塗炭。其數見盜賊群
起而邊吏不知也。前日之禍。蓋此之由。今陛下繼紹之初。固當懲難
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
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
中外之臣。有曾為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按舉以聞。
然後暴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竄。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
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欽宗時。侍御史李光論王雲等劄子曰。臣近令臺諫官論列童貫時
遠方奏報兵南寇犯。悉大臣類皆黨庇。難以盡行究治。亦嘗擇其
罪跡昭著助成姦惡者。願賜一二以為縉紳之戒。如同簽書樞密院
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是也。緣雲之徒二人參議幕中。實為謀主。
貫閔未嘗知書。每奏報朝廷。一時欺誕謗之言皆出其手。虛中入
覲。隨貫馳入都城。張大聲勢。以東寇之寇。欺延實縱遣虛中為貫求
殿學士。充撫諭使。雲為給事中。奉使募兵。實危急之時。四方勤王之
師。有坐視陛下盱旰之憂。大臣窮日夜之慮。二人既以奇
兵。曰微排抑近畿修控以觀成敗。以閑西兵精集和議已定。單身入
城。復援要近。士論洶洶。莫不憤歎。樞密本兵之地。瑣闥清近之職。儀
使此泛冒居。將何以責士大夫守臣節者乎。恭惟陛下嗣位之初。四
方之人延頸跂踵以望新政。所與謀議獻納者不過二三執政大臣
與兩省侍從。尤當選忠賢以副人望。治亂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如虛
中等姦欺詭譎。為臣不忠。乃復崇與進用。如此。臣恐遠方聞之。人人
解體。伏節死義之士亦不復為陛下用矣。伏望斷自宸衷。重行竄斥
以謝天下之疑。不勝幸甚。
光再論王雲等劄子曰。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
事中王雲身為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貫。贊助闡邊。使兵連禍結。
及虜騎內犯。朝廷危急。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寮交章。虛中
雲罪與王黼等蓋同。已責授散官安置。議者猶謂輕典。獨此二人嶽面

不誅。已被物議。今乃反寘近列。居密勿獻納之地。惡則開討而既揚
綫則逆辭而言榮。寄為身謀。無復人臣之節。蓋近年以來士大夫交
結宦官。浸以成俗。虛中為翰林學士。雲為中書舍人。皆朝廷華選。貫
皆倚為腹心。奉用兵行師皆有將帥兩去之語。靦顏乾進。曾無愧恥。
陛下初即大位。擢用人材。宜以禮義廉恥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
則後來者更相倣效。廉恥之道喪。而禮義之俗泯矣。夫人君眷
士之廉恥。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恥。亦所以重朝廷。唐李絳恥為吐
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為美談。今虛中輩甘纖邊利。
近九朝交結近習。如此明甚。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
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
光又論曾紆等劄子曰。臣惟國家之興。所重相務贊。責元元以
翊邦本。而四海之廣。所與共治。以惠養斯民者。尤在於守令監司之

將安以剝膚害外盡耳目之害者以殃州縣者也其往獨不重哉
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務召天下豪傑之士聚之朝廷而貪財不法之
吏多在外張威倚勢作威或術法害下謀求掊斂廣有藝術伏遠方
之民無所申訴朝廷何賴焉臣伏見江西轉運曾紆福建轉運趙岍
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呂衛府界提舉書于陸宗皆
緣交結權倖以職取名位耶後山豬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
寄岍續連任福建憑民朝廷近差陳瓘等為代遂遣騎將家眾脅威
以造券為名不肯離任佑本泉州大商今市舶廨治乃在其私第皆公
營私何往不可近閣營造第宅盡令屬邑科買材木贓汙不法一方
之民咸受其擾呂衛素皆奴事朱勔呂衛項知秀州華亭縣抑勒人
戶依等第科買田穀每隻至有百餘千者因秀至蘇花石其會稽縣
不絕逶迤除本州通判並肆掊取東南之民莫不憤怨家至江南
安州縣等一切當朱勔家事民間訟牒悉委佑官平江地因太湖勔
田產盡在安州縣多被水患民間不肯承佃業既為抑勒上戶佃種
耕不承認即枷項送獄承認之後永無脫期至破家蕩產賣妻鬻子
猶監錮不已良民妻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鈎致百姓田園廬為青
臟者必竭力爭取以搜尋奇玩而發人墳墓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
掘人冢墓者有之紆政姻市之子因論事得官遂職賜帶遂任楚州
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娼女自隨穢聲播之而去惟辯蒼機父子
殘虐尤為清議之所不容伏望聖斷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
仍乞精擇歷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監司之選庶幾朝廷惠澤
得以下究而民疾苦得以上聞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天下幸甚
先又論朱勔等劄子曰臣恭觀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竄奸
邪四方之人莫不鼓舞懽欣而勔父子未就竄殛士論猶鬱鬱歸罪於

二八以尚於欲打焚燒朝廷禁之供奉流滴富竭百姓之
血鑿州縣然歲一門之內建節正任斷後姻親悉補官職權傾中外
濁亂朝綱名器應奉御前其實盡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討其
姦贓推發莫敢臣近竊論奏方兵興之際上下宜急理財之政
當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數計而有司故籍尚可驅磨欲望陛
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逐攝勔父子并其姪汝賢
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副當為監司守令力能剝割生民助其凶燄
除徐鑄王汝明蔣粲已死亡外今新除工部尚書胡直孺前發運使
盧宗原陸寡蕃兩浙提刑王仲閎胡澥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
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宗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暎前知秀
州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使余賜前知秀州宋齋言并諸司吏人已
未出職並乞勾送所司一就根勘驅磨自來應副過錢物許其家鬻
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產元係強奪侵占者據實撥還勔父子罪惡
滔天非明正典刑戮之市朝不足以快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
吏各具罪犯取旨以次黜責施行庶幾士大夫冒犯廉隅為臣不忠
者有以警懼實天下幸甚
先再論朱勔劄子曰臣嘗論列朱勔特東南財用殿試應奉者劍州
縣盡入私家令依祖宗故事置司驅磨未蒙施行此必朝廷見官吏
人數頗眾恐致生事遂降指揮特免驅磨道亦難勔止從寬允然於
公議有所未厭臣按勔在東南為亂日久田園第宅富擬王室房緡
日掠數百貫租課歲收百萬斛以奉羅列屋衣金鬻者充庭畏南
定以發司理院析北炊以為養持嘗監司經由郡官觀望列於門外
下馬謁之鯛謁其罪何異乎福國夫人遺以許鉄擢成峰郡官朝服
步從三十餘里縣所驅遣承上南城自知罪惡貫盈總事害

合謀邀請百端。私造乘輿服御之物。掃除宮室。潛謀異圖。卑欲豪恩
幾。主生變。幸賴上皇念宗廟社稷之重。車駕還歸。迹其姦謀。難容
貸。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將勔并其子孫姪付之有司。籍其家貲。明正
典刑。仍乞委本臺官吏取索東南應奉司及杭溫明州平江府等置
局去處。并應副官吏。依近降京東西兩路李彥指揮施行。

光又論鄧雍劄子曰。臣伏覩近降指揮。今之尚書侍郎。異日宰執之
選也。都省所據詞訴分送六曹與決施行。陛下責任之意。可謂重且
專矣。則居是職者。非得天下英偉豪傑之士。器識高明。可當其時輔
弼之選者。焉宜任此職。臣謹按吏部侍郎鄧雍。不學無術。世濟姦邪。
其父洵武任樞密。僥倖因緣。請託特許赴殿試。關通近侍。擢中科目。雖
躋從列。帷薄穢黷。士大夫目爲錢愚。庸不曉吏事。又欲廢法任情。
專恣請託。選人闕陞改官。意所欲者。輒壞部官執條例以違戾詆
人材猥下。趣操頗僻。不足許天官之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允[illegible]
厭公議。

光又論鄧雍劄子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學者用事。姦邪權貴。否塞。
淆是非顛倒。世家之子。布滿要津。濁亂綱紀。莫斯爲甚。臣謹按吏
部侍郎鄧雍。專以便佞側媚。蹤取要官。初無術學。而使之特典選銓。
不知古今。而使之撰制誥。惟務不經。醜穢。士得播以爲笑談。
今雖罷去。而仍舊職。玷爲華之選。眷於公議有所未允。伏望特出睿
斷。早賜施行。竄識各投置閒散。庶幾稍踏名器不以假人。且絕姦邪覬
覦之路。實天下幸甚。

光又論李會李擢劄子曰。臣伏覩降日以李會李擢爲左右司諫。鄧
詞發論。必首論蔡京有功。特稱名門。外庭之議無不駭愕。臣之區區
亦所未諭。夫首論蔡京者陳瓘也。其次則有石公弼張克公毛注之
流。相繼彈擊。上皇覺悟。既罷而復用者數矣。京與王黼前後用事。攬
傾天下。言路壅絕。多士盈庭。莫敢論說。方是時也。忠義奮發。不避死
亡之誅。慷慨言事。不過曹輔等三五人。而下逮韋布之士。廷對大問。
進藥石之言。則有若范宗尹。投匭獻封。箴時政之失。則有若朱夢說。
而會擢在當時。或爲臺官。身任言責。偷竊寵固位。被阿諛之譏。自覩時
事曾無一言。逮陛下龍飛。均見姦慝。大學諸生伏闕上書。首論六賊
之害。蔡京之惡。天人所欲言之矣。諫官御史能於此時明目張膽擊
姦指佞。實恃陛下聖明。不當權柄之易。何足爲功。况會擢當金
寇圍逼都城。方附白時中李邦彥等主避狄割地之謀。方肅王之往
渡也。不罪金人之渝盟。乃敢專爲歸過。以上皇還宮。爲肅王所居。劫
持上下。必欲以祖宗基業棄之外夷。至有三鎮與王室孰重之語。章
疏具存。可以考按。今時中邦彥皆是罷黜。議者猶謂輕典。而會擢反
被召用。復預諫爭之列。不知朝廷爲陛下薦此二人者。陛下好惡取捨
如此。廟堂之論何時而定。百官有司之令何所適從乎。臣愚伏望陛
下深思熟察。辨邪正之歸。無爲說辭強辯之所傾奪。庶以仰稱陛下
艱難求助之意。詔四方啟諫之情。所有會擢等召命。伏乞特賜寢罷。
以安衆情。

光又論楊邁呂聲劄子曰。臣竊謂文昌諸郎。皆異時侍從之選。非有
衆望。無可冒居。臣伏見新除刑部員外郎楊邁。度支員外郎呂聲。命
下之日。士有異議。邁浮薄無行。與其妻父爭緣交結朱勔及梁師
成。以爲進身。自選調任京東提刑司檢法官。當師成方用事。遂舉
爽薦遷。踰等遽被超擢。聲聞其凡下。亦無士檢。頃知河南府伊陽縣。
在任與官屬關通。恃挾喜怒爲贓汙。監司郡守不敢按發。今
乃自荒庠之冗。擢爲郎曹。實於公議有所未厭。伏望聖明特賜罷黜。

使士大夫稍知郎選之優，不勝幸甚。

先又論王子獻等劄子曰：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專委臣取索照會於京東京西兩路西城所劃刷擾民等事一切並罷，元係西城所辟置及曾應副害民之官，先次放罷，具名聞奏。臣除已一面令吏部供具本路州縣官外，臣今所聞兩路最為專勇信任，陳獻利便，創立租稅，怨於害民，為國斂怨，僥冒賞典，轉官除職之人，其尤甚者：京東則有王子獻，名姪毛孝立；京西則有劉寄、任徵彥、李端愿。子獻為京東轉運使，將梁山濼城田租收入西城所，辟置孝立以為屬官，編詣州縣，自擇究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為之騷然，自督官吏，抑勒細民，有不承佃者，便抑填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芡之利，皆日計月課，職是無遺，遂致濼傍之人無所衣食，強者結集為寇，弱者轉徙于溝壑。姪孝立皆驟被拔擢，自文林郎不二三年轉至朝散朝請大夫，自曾官為通判，自通判為郡守監司。又孝立任濟州日，母死，其父欲又作所生，幾免解官，未幾父又死，遂干求李彥，請御筆假起復。孝立家本三衢，悍性速狂，遂不復舉喪歸葬，只於濟州營葬近縣，廢格奉勑，國忌日就司錄廳用妓樂，深更飲燕，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致議蓋俗莫此為甚。寄、徵彥、端愿雖自幻身或由小官為守貳，刮將濮鄆汝蔡四州九縣取民間田地，謂之公田，斂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亡者眾，風節諸邑催索租違急於星火，破山令劉彥直前後杖下決死良民千餘人。徵彥近緣金人內寇，除差京西運判，遂分遣屬官四出搜括盜賊，城一邑科率至十七萬，謂之助國錢，更不抄上赤曆。此數人者，朝廷雖已放罷，而罪惡貫盈，公議未允，伏望陛下洞照姦究，為民害，特發睿斷，重寘典刑，或寬流竄者，以謝兩路生靈，不勝幸甚。

先又上論王子獻等劄子曰：臣近準詔旨，貪饕之吏，蠹國害民者，未寬逃所以好惡未孚，賊史未懲，民未被澤，臣職在臺諫，仰贊聖訓，宣猶佚之綱紀，在臣愚冗，誠為失職。臣伏自供職首尾半年，前後論列姦貪之吏多矣，陛下雖有聽納之明，而未見力行之果。臣所具已嘗論奏而未蒙施行者，如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濟州毛孝立，前東平府通判呂嗟，前京西轉運使任徵彥，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此六人者，皆奉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彥，若假借事權，勢力熏足以制百姓生死之命者，非得此六人，亦不能成其姦宄。如此其也。臣聞此一等人，今其類尚多，自陛下初政，於罪其惡，雖已落職，止是退居鄉里，復帶前御金帶紫綬，所在刑郡，皆以嘗任郡守監司待，狂勇從人，從自陪然，將無復著駕念咎之意，亦莫有依元降旨揮勅，吏部安置遣者，是陛下賞罰號令止行於小臣，而不行於大吏。伏望檢臣前奏，重賜寬遣，仍乞行下吏部，取責前後遣郡臣察，如有徵既侄孝不肯赴吏部之人，即與直注遠地，或河北河東合入見闕差遣，庶幾方命慢上者知所警懼，不勝中外之幸。

先又繳榜辭諭朝堂狀曰：臣愚暗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人乏，寘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名臣士莫不惟忻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睹三降劄黃榜一道，臣審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仰，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詰今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安石之說為是，公肆詆諆，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言傳為美，臣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或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然黑白，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熙寧元豐間，如蘇軾、富弼、歐陽脩之屬，而皆無忌

安石惡其議己，皆指為固結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摹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以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紹述之說，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稿一出，遂聞四方，蔽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此非朝廷之福也。所有降到勅牘，臣未敢簽押行出，謹錄奏聞，伏俟勅旨。

六月十五日，上召翰林學士吳幵至內東門，付以御封侍御史李光劄子，於光君子後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蔡京書蠱述變亂舊章，貽患至于今日，可作一詔。於是降詔曰：朕以薄德，紹

休聖緒，惟祖宗肇造區宇，重休累洽，至于今日，其法度從容，雖隨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植根極於仁義，施於民淪入骨髓，存卷樓人奉承之，不敢有渝。近者蔡京懷諼飾姦，所不請尤舊章，肆遷肆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為劫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困匱，上皇深灼其姦，親御翰墨，擢引耆艾，咸所置正，逮朕纘紹，夙夜祗懼，嘉與公卿大夫，圖惟故實，務遵二帝三王之道，以協我烈聖之心，以為萬世之規。尚慮邪說詖行，習熟見聞，搖動眾心，害於國體，明示厥指，罔或不寧，有一於斯，必罰無赦。

光又論胡直孺劄子曰：臣伏見除胡直孺為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蓋直孺素於朱勔為發運使，為侍從乎所得為戶部侍郎，皆勔力也。抵近論朱勔者，言東南財用為群小侵，致直孺其一也。老而無恥，豈不足以負人望之選，顧朝列不自引日以

也，然後利自處，衰重行竄黜，以為士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

光又論胡直孺劄子曰：臣近再上章論列工部尚書胡直孺罪惡，已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亦既累日，未見降黜，此必大臣以直孺為賢，曲加覆護，以臣言為妄，未肯施行。夫大臣以進退人材為職，所進忠賢則國家享其利，所進險佞則人主受其欺。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言路，若大臣用人失當，臣得而論之，朝廷行之，則陛下威權在矣。今臣力言之，陛下虛己而聽之，大臣沮抑之，則是陛下威福之柄反制於大臣，而臣亦遭不諱之禍，已矣也。況直孺佞邪，天下所同惡。安遠、虞宗師相繼為發運使，及發運使，欺罔朝廷，取搞一歲將上供物斛及粮綱船，盡充花石之供，號為應奉州縣，常歲為一空。起發封樁，每以羅織誣不從之獄連蔓餘黨，興造獄訟，刑罰恣濫，下平江府觀朱氏，請求益肆，措錄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為磨礪，為鄉未

民困事與佞倖雜處，當其子婬，其人怨憤，日為朱家奴，助入京師，為賊盜犯賊，至與宰執爭權，竊弄國柄，首引直孺為戶部侍郎，諂事側目莫不駭嘆。伏自陛下即位，灼見奸究，以次竄逐，黨類屏息，猶直孺反被擢用，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州縣臣寮論列不已。伏望陛下斷自淵衷，速賜竄黜，以為多士之戒，如臣所奏失實，敢同罪譴。亦望辨臣言職事資非忠，臣與直孺理難兩存，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光又論燕瑛、胡直孺劄子曰：臣伏見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姦佞相濟，待命為人，方權倖用事，恣為不法，密行賂錢如同己物，剝削細民，甚於豺虎，而後臣寮詠列罪惡，排之，瑛知任廣南市舶，專以貨賂交結近倖，自為奇貨，及為湖南，專任猾吏，攻事非法，羅穀之下，權倖當本，計趙賞山散官，落為工部尚書直孺任

淛漕臣假託應奉，乾沒帑藏，賦斂之違，中外所聞。知平江府，諂事朱勔，日三造其門，勔所欲為，無求不獲。家書饕餮事，娼偽以聞。詔以名數所奔，清議不容，陛下灼見姦慝，並議誅竄。今二人皆為龍圖閣直學士，名曰嚴厲，其實升遷。自祖宗以來，非名德重望為士類所推者，未易得此。陛下始即大位，慎重名器，愛惜生靈之時，如使此所列顯職，當郡寄，臣恐四方志義之士，不以聖朝爵祿為貴，人人解體，蓋與此有恐，非朝廷之福。臣與璞直，議實昧平生，所以奏奏不已者，誠見陛下慨然思治，乃於賞罰功罪輕重失當，未能厭服人心，嘗以聖治。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大明黜陟，特將二人鐫職，投閑廢，以公論。臣不勝憤激之至。

又論燕瑛胡直孺劄子曰：臣竊謂監司郡守號為近民之官，事力氣勢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頃者姦倖當權，苟欲無度，竭生靈之膏血，不足供谿壑之欲，於是分遣親戚之人，志於殘賊，敢為姦贓者布滿州縣，實緣假借，上下相蒙，其剝民愈甚，擢官愈多，如應安道、徐鑄之徒，元亡不恭畫。今其在者，蹤跡顯著，莫如燕瑛、胡直孺二人。昔自郡守監司以賄行致身。臣累具彈奏，必蒙陛下委曲開納，臣亦委曲為陛下言之。若以朝廷多事之際，以為有才，亦當置在三邊財谷之地，亦當投以宮祠，優以便郡也。臣之此言，若出其私情。今乃反得輔郡地望，愈隆沮天下至公之論，成倫人怙寵之私。今既頗物議騰沸，此必大臣有陰為之地者。二人平昔止能以奇貨厚賂交結權倖，飭穀鏤磬鼓，以媚悅要人。身雖出國，各留子弟見在京師，日造大臣之門，對衆謝耳。嘗求百端，務恐弗獲，纔復忌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乞批付三省，併奪職名，重行竄逐，以解四方之疑，不勝幸甚。

欽宗命李綱為河東北宣撫使，援太原，綱言其不濟，以區區拜疏之

地，拓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

吳說之上遷言曰：臣聞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命皋陶作士，何也？曰：是事之有無與夫久近，孰詰也。豈有猾夏之蠻夷，不容為唐虞之至治，而戒命官於無事之時，以為天下萬世之戒。是所以稱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姦宄何也？曰：天下治亂亦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寇賊姦宄也，以致古昔天下禍亂之機，與夫存亡之微，折衝禦侮而果決，存百世於一朝者，皆自吾內以禦乎外也。項羽之喑噁增之智，不能執沛公於坐上者，項伯舞劍以身翼蔽沛公也。曹公袁紹相抗官渡，無異兩虎鬬，然衆雖寡怯，而曹公卒走袁紹，抗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郃等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苻堅以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為之耳目，視晉君臣若浮苴，孤鶩然，乃飲肥水，本無而謝石五千之衆，秦帝堅以身死者，蓋無忌之國之禍心。其尚書朱序降晉而為之謀曰：大兵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侯景於先犬羊之衆，倚足以當梁氏江海富庶大平之久，乃一日入石頭，據金陵，如履劇者，蓋臨賀王正德導乎內而為相表，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德宗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寇，安殘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一闇其君於內，而僕固懷恩於外為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尋不臧，未嘗而唐室之危甚於昔，況未知二寇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誠宗為梁，昔唐宰相崔胤、柳璨為梁之佐命也。嗚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嘗同機並行之敗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辨蕃漢之

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旗旗甲馬皆曰童家之旗旗甲馬也
至於金穀貨幣未知爲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賊一
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關不得以爲固近而大河不得
以爲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懦人民之怨叛以金賊之兵
甲旗旗久無辨於華夷也然何而不開門兩道以迎之也哉金賊於京
師城下有德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闔城官民之聞方平既以太河之攜
走金賊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賊益可懼哉京師百姓於是上念社稷
宗廟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禍不勝其忿憤約而起大呼於道爭闘殺
數十人於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大可畏也天其或者以闘貴得罰
冠蓋紳之誅未使我於市人人千萬也與執事有其可悉乎哉有不敢改
與議而私懷群闘之忿則假之於市人指揮卒相以高歡倚襲暴爲
言何其不知類耶京畿征西將軍張暴乎仲瑞乞鈴削武人無疑羽

林千餘人乃殺桑父子甚慘于時侯朝穎使高歡在洛見之曷而悔
產結客得司馬子如孫騰侯景蔡遵其禍之心豈今日比也鄉羽
林千人實難以先源之報報其一月之事耶今京師百萬爲民世世
爲皇家亭毒敷育之恩相與念家宅無名一日城結於辰城之下天子
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大深究禍亂之原實在群閹
則取戮之以義之公情而彼之私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其類
久以胡后臨朝淫亂元乂劉騰輩寵任驕恣殘毒國中觀室將亡之端
先有心則因彝事而作亂國家累聖相先時深澤下達秦青宮
者十年其傳祚之數日是天以此狂虜警懼增德豈幾希之妖可忘
世而言耶若乃宰相爲都人指論戮侮者前亦有之唐憲宗明有之
相皇甫鎛之日殿廷班列無與權毀衛御市井相與大呼發度無窮
情而上號同怒取戮人引於東市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一可

信不可也未聞當時貴驕賊者何去刑笑者何民豈不謂此邦家之
甚也然方令治於上而一切無怨於下也或者不以皇甫鎛爲言而
言高歡以掂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於君子小人之進
退君子小人迭爲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差列也其爲宮禍爲
財賂爲閹宦爲兵革爲賊害爲夷狄皆陰之從小人以類進也若夫
朝廷有道絕女謁斥閹宦不私財賂不說兵革盜賊不起是狀實服
者皆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唯小人盛於時則夷狄侮於邊兵革無
一小人今則在邊無一夷狄鎬鉄低即不敢也小人盛而蓋軒冕則夷
狄亦盛而冠纓小人臧盛而僭公卿則夷狄亦上盛而宮王侯一
日小人退則夷狄退不勞干戈鼓擊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
夷狄與華夏亦雜居小人未盡退而夷狄亦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觀
也已

許翰上言曰臣近論宰相白時中李邦彥執政王孝迪等若使不出
都城推祖宗法令時中孝迪已詔赴鎮而邦彥未去臣竊計陛下裕
以邦彥前日曾有御損一言之善故未遽遣臣若不爲陛下盡言將
下無由悉其本末按邦彥之心雖無深阻但材質淺薄學術寡陋初
附梁師成王黼從執政而蔡攸之爲宰相童貫蔡攸之行也身兒
河朔流離將就幕府寬容多勸攸貫遂上皇以節損而攸貫等自知
當言不極而忠嚴廢之禁故貫遂朝以賓客言時時從容爲太上道
久去不上僭然思一大變時事而邦彥適爲宰相遂與攸貫協力然
邦彥材術不足以集衆思圖不足以持守故徒欲然舉無所補論邦
彥心上其知此若鈍其罪不勝誅矣行者當取燕山之時邦彥身爲
執政曾規捐贊成爲一言去歲復起雲中之役人益寒心邦彥身爲
宰相奇書謀淮又不敢亦爭邦彥當此之時不知事勢必亂是無識

也。知而不言，養交持祿，是不忠也。然一時者遠至倉卒，朝為渡河，邦彥但謀保身，不念堅兵飾城，遂至失陷，幾危社稷。昔漢家盛時，水旱薄蝕，皆以天災策免丞相。今邦彥執政六年於此，而大位內禪，萬方外擾，宮闕播越，宗廟震驚，畿甸殘破，生靈屠戮，此豈止水旱之災、薄蝕之變也哉。在昔法義，宰臣死而復何逭。陛下仁聖，寬赦不誅竄，宜以禮自圖進退，乃復遵用蔡京、王黼故事，自為宮使，留居都城，窺覬見任執政，眈寵昧利，無大臣體。夫大臣罷政而猶留都城者，必為其人時可咨詢，有補國家也。臣考邦彥相道君於安平之時，則忠益未見；輔陛下於艱難之際，則知謀不聞。留連既起，亦復何為。且邦彥素擅朝政，退逐在位，故今廷臣二三餘黨將復用，莫敢公言。願陛下速出邦彥，使士大夫褫權黜群一意，咸公為朝廷用，則法義昭明於上，而輿議懸釋於下，其於邦彥亦已厚矣。

起居郎胡安國繳王安中隨州安置晁說之許景衡落職宮觀詞頭疏曰：唯中書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朝議大夫王安中可責授單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中書舍人晁說之、許景衡可落職宮觀。令臣命詞者。右臣謹按：王安中罪自為尚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甚重矣。皆今無才可辦其事，至如賊勢強弱、虜庭情偽，與治邊兵食之闕，餽運艱阻，民戶殘弊，師徒失律，眾所共知者，皆合條具實狀，速須奏聞，使朝廷均見利害，區處以為備禦之策。而安中苟且避事，貪務蒙蔽，終不諳言其事敷奏，特為諂諛，以固寵祿，養成邊患。一旦虜騎長驅，蕩到覆沒，深入畿甸，禍變危根，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竊詳，外以謫行，決未盡臣所論，遠方少為誤國者之戒。雖責授散官，換擬謫東，隨地竊恐公論不以為允。今太原被圍，師老未解，流寓淹留，部伍凋殘，郡邑騷動，若不持賞罰之公，示服物論，何以攘卻夷狄乎。伏望特與臣寮所請，斥諸遠方，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又按中書舍人晁說之、許景衡責降元言，為視大臣升黜以為去就，據其徇私失事君之義。即未見得說之等以何陳奏，至今不知各人去就，懷其徇私之迹，難以命詞。欲乞檢會說之等元初陳乞書，因降付本省，以憑按據實狀，載諸詞命，為臣子之戒。所有前件詞頭，臣未敢具草。

安國又繳內侍王仍等錄黃疏曰：伏覩臣寮上言，內侍王仍、張見道、鄧文誥輒據誣說，討圖欲離間兩宮，伺防動靜，妄意傳播，謀相鼓動，將以遂其姦志。此而不除，後必貽患。而陛下未欲施行，止令覺察。臣竊謂國家欲保護兩宮，則罪不可赦；將以遂其姦志，則惡不可貫。伏望陛下深察眾言，及時裁處，討罪除惡，斷在不疑。將此三人者依臣寮所論，編置遠方，於以全兩宮慈孝之情，杜絕大亂。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高宗即位，馬伸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危，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諸郡方危，日遣下還都之詔。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舉子對策不如式，有司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使臨孫覿責行草詔，群小以學語飾其無防不公如此。吳給、張闡以言事被逐，鄧肅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聞，三省不敢除授。有除目，從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為己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歸言盡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盡謂其事繇於陛下也。

貝選到柄恐も，非刊已如此。若源征討，陛下逐者不數月由郡守升
於謹其強悍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兵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潜
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
市私恩，則多復判節之闕，同惡相濟，聽力就王安中之羅織，其所為
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坐蔵遺患，因已絶望。
二聖還期在何時哉。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謹
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兵國大事，雖入留中，明日改命前罷
神以論事不行辭不拜。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
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為天
下所共憤怨者。執政張邦昌被擄迫逆，君之朝失刺機政，陛下曾猜原
之日，相見宰司，實其重臣，本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illegible]

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僭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
營救之忠，遂恃全人之虜扶持冒國破而寶之，以為利君誨而據之以
為僭竊，有乘輿宮禁以行其僭令，而以朝其偽臣，易姓
建號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歸，退方降號以收恩。考其四日之間，雖號
與閱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
始退處舊班，遣使以迎。今乃肯疑[illegible]不聞倪首以自拘
于旦倔然為得計，人其于紀一至於亂，懷姦逆誅，何以立國。或謂陛
下嗣位大寶，乃邦昌持保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曉。太宗之[illegible]
郊而二聖[illegible]已開聖之策，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
有主立宋祀，舍非陛下而誰，此緣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見
今其黨猶而有朝列，彼爲馬服虜懷，倡擅扶恃其勢，陛下不得而
[illegible]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得正[illegible]

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
天下幸甚。

三年，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得失，可以召人心
召和氣弭天變者，呂頤浩奏之。舍實封以聞，趙元鎮上奏曰：臣聞雨
暘寒暑過差之節，蓋之陰陽逆順盛衰之理，春秋洪範之所紀，漢諸
儒之論議之詳矣，臣不暇非證。[illegible]久雨多寒陰沴之
徵，其應則兵禍不解，民心離散，小人道長之象也。臣嘗求其致之之端，蓋
獻於陛下。竊惟祖宗之有天下，[illegible]以之錢險阻戮，雖曾自
攀而固之。故其立法足以垂法萬世。以[illegible]聖至於仁宗四十餘
年，謹持持治于孫守而勿失，復何加焉。[illegible]鎮社稷不墜，乃有王
安石用事於熙寧之間，以[illegible]己之私，拆[illegible]之意，巧增雜飾，肆為
紛更，祖宗之法，掃地殆盡，於是天下始多事，而生民病矣。假闢國之

謀，遂作遠志，興理財之說，困竭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小人
抑君子，塞言路，喜妄誕，為刻薄狙詐之術，日入於亂。猶宣仁垂簾，
深鑒其害，首用司馬光，昭蓄聖意，所行者仁宗之法，所用者仁宗之人，
故暮十年，民粗小息。何治世之日少，亂世之日多，復有蔡京者
起於崇寧之初，竊先帝善繼之說，託紹述熙豐之名，竭力一心，祖述
安石，以安石之政，數演枝葉，浩然無復至於不可限極而後已，兵連
禍結，西夷交侵，二也，比輕朝廷，而後則安石開國之謀，而蔡京祖述
清武之思也，繁文[illegible]吏[illegible]相糾黜捷逆，唯實叙失業，則安石理財
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斂之志也。使冒濫進依阿取容，官有營私之
心，而朝廷無伏節之義，此又安石敗壞人材之科，而蔡京祖述官與
實能之意也。瀆武而兵禍不解，厚斂而民心離，亂至於賞與賢俗一
[illegible]為狀[illegible]之奠，無復[illegible]之所，士風日喪，君子[illegible]

矣。故元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自餘童貫王黼輩，曾何足道。
今貫黼已誅，而安石未貶，猶得配享廟廷。蔡京未族，而子孫飽食安
坐。臣謂時政闕失，無大於此者。其欲救之，必召和氣，乃可得哉。故於
陛下播越之中，示以陰沴之戒。天之警悟未審，詳矣之者。安陛下知
其所自痛懲而亟革之也。伏覩近降赦文，遵用嘉祐勅令，罷鄉黨臣
之家，是將以元祐懲法，而有意乎仁宗之治矣。嗚呼，無聊憤懣之氣
蓄亦有少安之漸乎。然而德意未敷，天災未弭者，以政令未歸於一
致，風俗猶裂於多岐。誤詩書陳治亂者，非安石之學，則蔡京之人也。
遺意流毒，浸淫人間，牢不可破，甚於膠漆。使陛下焦心勞思，孜孜
訪問，雖日下求言之詔，是識何補。風俗之難移，從古所患，惟陛下明
於聽，審果於取捨。其或中外臣寮，因事奏請，有涉於安石蔡京之遺
意者，皆不利社稷之人，願明正典刑，播告天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皆

知陛下用心所向，庶幾變之有漸。此風一變，然後可以言治矣。然知
敬不足為陛下陳之。
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乞罷黜張公庠劄子曰：臣訪聞通判福州
張公庠在任貪汙不法，自知公議不容，乃為揑軍情，恐嚇監司帥臣。
監司帥臣日不自安，而提點刑獄司已具劾奏，郎未聞朝廷施行。矣
勘福州去年兵變，執殺帥臣柳庭俊，朝廷失於究治，今日重而存留。
公庠職為倅貳，不能撫循，乃緣已私，煽惑諸軍，竊恐禍變近在旦暮。
去年已嘗[illegible]，乃近日[illegible]州[illegible]賊，猶未就擒，[illegible]可不戒。[illegible]其職，公庠
欲望聖慈，特賜[illegible]，建[illegible]所奏，[illegible]施行，以解一方危急，仍
乞下本路[illegible]州[illegible]明正典[illegible]
[illegible]臣伏覩近降指揮，郭家州
[illegible]王安中[illegible]自便公

諭來[illegible]。至今未蒙施行。謹按安中昔帥燕山，視郭藥師之跋扈，常
務[illegible]之，處費金帛之賞，侮慢盜索，並不嘗奏報朝廷，措置守禦，曲寵畏
禍，左右彌縫，以苟歲月，故議者咸謂緣燕山之役，成中原之禍者，童
貫等也，而安中實成之也。貫等已正典刑，而安中止竄遠郡，已為
寬恩。今乃引赦例，得還便郡，當用武之時，無以懲守邊之吏矣。議者
以為翰苑之恩，[illegible]，而安中前執政，獨不得預霈澤，於是大不
然。故書明載蔡京童貫梁師成誤國之罪，雖其子孫猶不得預收敘
之例，況謂安中與之同罪，乃遽得自便哉。伏望睿明檢會臣僚章疏，
特出宸斷，所有敘令還便指揮，更不施行。
景衡又乞罷唐愨赴行在劄子曰：伏覩昨降指揮，前資政殿學士唐
愨發來赴行在，中外聞之，莫不駭愕。謹按愨自為小官，交結近習童
貫梁師成，驟致顯塗。假應奉享上之名，為竊據豐己之事。違法[illegible]士

民，類能言之。一昨附會妖猾，首開邊隙，既郭藥師定武，易燕山，富新邊
草創之時，殘虐燕人，捜求寶玉繒帛以為苞苴，軍馳肩負，絡繹
道路。既而新軍暴橫，厚賞不貲，蓄將叛居，已有異意，而愨恬然若不
聞知。師閻乃朝廷之重寄，而所任如此，安得無禍。考其卒致金人入寇，
藥師叛從，中原[illegible]，生靈塗炭，皆愨輩所致也。言之可為流涕。雖元
惡已誅，[illegible]而愨第從竄逐，未抵極典，已為寬恩。今若入覲行在，
稍加任使，則傳聞四方，孰不憤嘆。恭惟陛下始初清明，賞罰升黜，
欲上合國體，下當民心，以成中興之業。今愨何人，獨蒙召還，是開邪
枉之門而[illegible]也。伏望陛下正心[illegible]，以示好惡
於天下，[illegible]內外[illegible]聖德矣。所有唐愨赴行在
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紹興元年，大宗丞常同[illegible]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曰：元

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秦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姦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被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而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惟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力爲小人所惑

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寅論朱勝非疏。略曰。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跟閥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嘗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婿。王黼之客。蔡傳劉正彥之陰客也。自其爲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爲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途猥濫。猶取府庭之請。時相王之[illegible]。猶且提携不行。出爲南京[illegible]。總管。值虜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illegible]矣。臣欲不言。[illegible]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恐煩瀆。謹略言之。南京[illegible]勤王。[illegible]勝非爲[illegible]總管張邦昌僭僞。遣[illegible]行親事至其[illegible]南發運使[illegible]拘留[illegible]獄。[illegible]其文[illegible]則絕[illegible]南京。勝非[illegible]與[illegible]請[illegible]其行[illegible]勝非與邦昌交私。爲之羽翼[illegible]勝非[illegible]勤王。[illegible]可[illegible]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爲大元帥[illegible]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則在南京[illegible]

甫不返。行於邦昌幾[illegible]如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詣車黃潛善[illegible]與政事。戊申之冬。虜騎已破澶濮。犯大名。拚齊鄆。駸駸南嚮。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方且宴安於寵祿。略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逆逆。爲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宗皆所以悍孔。以劉[illegible]所以憚及貞。皆操所以悍文彥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顧望[illegible]苗[illegible]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擁一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勝非[illegible]張浚。聲罪致討。載之親語。請不如歐陽脩所稱剝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爲許誅四凶。不是過也。而勝非尚以何顏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入參政地。付以軍機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當爲宰

臣義當即日受命。趣赴治所。而乃遷延退避。[illegible]使李成馬進寇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志討賊。忠義狥國者顧若是乎。呂頤浩以都督還朝。并[illegible]已意。謂勝非[illegible]易制。方加援引。拜污樞府。上天震怒。星文示變。勝非雖然不悟。以調護自處。外示傍柔。於事無所決白。而當則姦險。私事便[illegible]。惟陛下少寬臣喋喋之罪。使陳梗概。一言有無罪當萬死。李綱於勝非本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嘗行遣僞命臣寮。又爲黃潛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illegible]入[illegible]諫官論綱。[illegible]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罪之。何子[illegible]才氣忠義人所推[illegible]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語人曰。李綱何子[illegible]皆是凶人。不殺不辭。其所存險毒如此。[illegible]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爲

除少師遂賢之。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黃唐傳掌瓏闕黃龜年司
制命。劉棐為諫官。王詳為左史。汲引親黨。寘之深禁。分據要津。其
人皆九下不為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黃龜年章疏。謂秦檜大植朋黨。
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愿為察院討議
王鈇為提舉茶鹽。宋暉為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為方之。秦檜其
為龍戰。不亦大乎。蓋勝非外寬內忌。陽為敦厚謙遜之狀。而耳聞目
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為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不敢為
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為京城南壁守禦官。怯懦惡望。帝不用耿南仲
和議以召虜寇。乃傲然端坐視城壽破而不救。又為邦昌翰林學士。
罪當伏法。而勝非所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興擢義
則淳益使為之。擢覺叨竊八座而去。黃潛厚是聚斂亂政偷盜府庫
之人。舉郎是行苗傅劉正彥建節白麻。極意稱贊之人。顏岐是同黨

潛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澂是觀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
安中是諂事梁師成。隨童貫收復燕雲為國基禍之人。王孝迪薛
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觀宣和戕壞帝業。使或為在外之人。拔擢永
棄罷曰不宜。勝非乃以為失職之言。屢象所謂著也。盡復職名。意將
引用。天下聞者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謬妄。力排擯嚴。人
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為而勝非敢為者乎。康執權聞尊汚賤。廢置
累年。勝非以其曾肄業已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眾情不可而
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內外皆其親厚。陳藹者不肯人
也。所生母死。給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
以官舊。既得之後。凌虐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藹為
人大略。勝非與之甲表姻婭。故自為宣撫使。即辟為幕屬。他江西綱
改多藹之謀。及再為撫遂差藹監吉州稅。貪狡偷盜官錢。成暗賂遺

入於府庫。越贊琳差為湖北提刑。遂言章論列勝非猶詡吏部鼓
供。甚賣仕郎。以鼎理刀弩手。藹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
勝非乃改除藹知江州。宇獄罔陛下。以濟其私。狼鈌者為靜江通判。值
勝非遣子迎母。乃前州遊桂府。鈌以別眾之禮。不顧廉恥。出城數十
里執杖韓嘎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
莫不恥笑。他年府燕。鈌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鈌為湖北鹽香。以為
未足。又薦之對。又降指揮與從權善遣還除郎官。仍舊奉常。劉式者
大贓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許改官。除郡州通判。也為言章論列。見
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為對陽漢傳道勝非之意。與從
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獄具獨官。千連良善百姓至今未
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為湖南土
豪姓胡人以八十緡買給使恩澤。奏承信郎。韓京者。邑兵衡州茶陵

縣。陰與群寇交通。據有數縣民田。奉百姓牛以耕之。名為羈縻。則
入己。以充贖路之責。大為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母由茶
陵而東。韓京遽稱前路有警。遽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衛送至
吉州境上。勝非以為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蔽藹
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illegible]使臣也。自蘇州擾興程擾劉
南。朝廷就除荊南鎮撫。不肯受命。稱兵至鼎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
鼎守付之。昌禹兇殘不能綏撫。[illegible]取民之膏血以賂所部。及厚遺過
客。凡出鼎而東者。人人滿意為[illegible]。知鑒為嚴刑峻法。誅剝百姓。激民
從賊。牢不可破。數煩朝廷[illegible]者與人肯以上聞也。勝非與昌禹以
同出鄭門之故。遞加職名。[illegible]靜江遂除待制。明降[illegible]也已
就招安。然後付以告命。而[illegible]誅。李[illegible]一面[illegible]與[illegible]下官爵
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illegible]夏卿行將議[illegible]

姻妻以成以都司羨之觖厳律者當。[illegible]拊為之
請[illegible]太樓遂為江西宣撫屬官。後偕湖[illegible]。撫權知道州。猥贓不法。
為樞州呂祉所按。勝非不待反命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者嘗勸勝
非舉以馬遊。勝非以其忠愛於己。求為宣撫屬官。千里受降賊路尊
引為宣司使[illegible]。又以帛結納夏卿。勝非自相遂除千里為監丞。盧
宗訓者以盡在案為堂吏之族也。其人污[illegible]向廢不為士人所齒。得
誰西提[illegible]臺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illegible]與岳飛使辟為官屬
竟[illegible]不[illegible]權[illegible]口。使不敢言。飛太郎[illegible]州之為人。不得已受之
[illegible]安府。累以贓盜自敗。呂[illegible]通判[illegible]
為遞[illegible]為桂陽知監[illegible]受贓[illegible]事[illegible]
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當居於[illegible]請[illegible]
斗面以給之。郭數復者嘗任道州管道縣。坐贓污不法曾以[illegible]

卿二人。皆豪勝非封送姓名與吏部。未循資格皆注湖南諸司屬[illegible]
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錄事參軍。治幹差遣某宮[illegible]
一去兩年未嘗還任。監司州郡不敢按去。至紹興三年。還自宮[illegible]
郴州。懸太守鐵不群批書四考。嘱[illegible]因江州軍中擊[illegible]
直郎。再任嶽廟。尚恐三十[illegible]諷吏部侍郎建[illegible]選人
嶽廟。許以三年為任改官。凡勝非陰[illegible]變亂法制。大抵如此。臣
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幾[illegible]
條也。自庚戌年。虜騎退。復朝廷一向謝絕。不與交通。二四年間。虜不
我測。不敢輕犯。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悖怨之地。
俾使人受劉豫餽遺。啓寵納侮。果致去冬犯蹕之事。其結邦所自一
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法天[illegible]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illegible]
可冒居。勝非自循大之罪[illegible]而不誅。再付[illegible]

[illegible]非附宜革心改悔。以報大[illegible]而其所為如前所奏。則又
附[illegible]待[illegible]卿畢竟。龍堂秦德塞群小。專以軟熟無忤持祿取容
所謂怙於長惡遂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
冒處當軸而不辭。及比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提挈春秋之誅
任大治負重孱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奉[illegible]。天下目
為勸當相公。無者可集。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
天子之日。[illegible]罪稱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和殿之名。貫食
以真祠。[illegible]當以舉天下之望。[illegible]寵[illegible]大臣。國
之令素不可發然之稱。恒則國尊[illegible]以為素處之非宜則
徒為待者不以為貴。而名器輕。[illegible]人主之權替矣。駭聽一日而
馳千里。是故深其底豈其穷。[illegible]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智點下
春既無乃有詭衡以智為豈之患。則凡為之而已矣。人

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與臣此章。誅
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為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怨不
平之心。刑辟既明。叛戮自懾。事干大體。所係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
威聽。罔刑於國九[illegible]不辭。臣不任犯顏惶懼之至。

[illegible]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二

去邪

宋高宗時胡寅繳劉佣復秘閣修撰疏曰臣竊謂劉佣服事蔡攸以切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協聲律則為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為也其所轉官則錄撰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擇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點降則以臣寮論其設計細謀附會奸惡而落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者之人比也今已累錄敘恩盡還官秩食祠宮之祿使偉然乃欲除秘撰求復職無恥之心未嘗悛改若使參華中秘與論思之列則名器學術累其間著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寅又繳胡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為桃源令疏曰臣竊以湖北府本民衆為寇止緣守軍貪虐政煩賦重所致令畫定之初縣令尤宜妙選三復擇如人以酒色伐身衰弊危殆藥攻之猶懼也乍復元昔日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選惜以良劑養以粱肉加以藥石庶幾復舊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許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放役廢弟子為盜試本縣對移知縣之士木之役百姓交訴為潭州帥臣所劾經番賊破城獄中不得從權湖潭縣幾四十日比其解去[illegible]又相與繫辭賂於上司借留而百姓[illegible]得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內宜卿詭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婢致嫌疑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illegible]宜卿往潭州九年獄既留實縣才密結[illegible]揮勒見任人常有奉振之意賴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詩不得發其人材大概如此而可以救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司挽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疾視今寇虐已為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宜委付何等循良庶消後日之患乃用宜卿寔此何異於以嗜慾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刺舉為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柯楫為桃源亦可何其重不幸哉令宜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虎鑊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免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毋有奏辟必加審詳如所舉錄書非致臣寮論列重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

寅又論吳幵莫儔徐秉哲疏曰臣謹按吳幵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社稷來往交割與叛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非不得已也臣在之廟天下仇之貪死投荒矣刑甚矣猶為萬一步紓公議者謂無滿誅之理乎今乃御以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我毀三綱五常亂反正之道乎皆若世衆遺微茶行有作臣誠其君子弒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存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况當艱難之時逆臣階亂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illegible]則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幵遂使指揮下臣寧恐不敢書行

寅又繳[illegible]書州敵事務疏曰臣謹按[illegible]于建炎二年為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從至荊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司撫定孔彥舟為[illegible]人者軍中[illegible]復以[illegible]遣潭州與漕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

以告老舟。因以白刪百姓爲苦。乃伐鍾相爲名。彥舟不敢安處。遂破
鼎州。遣兵攻鍾相。以押送爲名。貫犯湖南。入掠潭州。已而大掠
潭州。彥舟及來。鄂三湘。千里之內。公私舟船爲之一空。既掠。自岳順流
下岳鄂。爲[illegible]路鎭撫使。彥舟[illegible]之際。始其來。彥舟出殺。和不識知
文法。凡奏請文移。裁報朝廷。僞署三省。[illegible]許百姓。官吏[illegible]之。至於刑
賂廳。副錢糧。不知紀極。彥舟則公然乞於彥舟。彥舟以[illegible]田產。皆
有實狀。李成以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彥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
蹙。乃粟[illegible]會二。歸無僭。乃又數之。舉行賂遺。躬自押送。爲之緩頰。非
獨免于[illegible]。得兩州。遂使彥舟自是北走。投降逆黨。未即授首。推究本
末。皆自一彥舟。但知彥舟作賊之猖獗。而不知彥舟[illegible]之爲相。原情
定罪。可勝言哉。按春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爲者。是故爲賊
亂之事。而人皆莫之戮。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叛得施。其他有與之
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後殘滔天。雖陳[illegible]誓師。加以征討。莫
有所不勝矣。況彥舟爲朝廷命官。在省所爲如此。至于國家授職。其
罪狀以春秋之法。誅元惡。以爲猾當得從輕。罪已是寬。恩若遇赦
寧使[illegible]內從。使[illegible]擅縱者。甚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被誅也。和氣
遇亂。唯[illegible]明罪致之道。一彥舟小。所繫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別降指
揮。將彥舟不量移。以爲後來叛臣亂賊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御史中丞章誼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本臺准樞密院。檢校少師武威
德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illegible]劄子一本。建節
在[illegible]
閒內論執政[illegible]補外
令據陳和忠劄子所[illegible]言之明。非忠所斷之語也。陛
下當召至便殿。[illegible]其辭有而言之。明世忠所謂

雅拾[illegible]之人。若要可但已也。夫敢於陛下之前。遽爲曖昧之語。因
以[illegible]退。彼[illegible]者[illegible]下。固知其人矣。乞降姓名於外。俾付有司窮行
推究。[illegible]人以[illegible]之。以絶後來[illegible]之漸。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illegible]其速也已矣。今將帥之臣。人敢[illegible]譖以罔陛
下之聽。[illegible]聞如韓世忠能自陳其區區以明其誣謗者。能有幾
人哉。若懷疑不釋。不能自言於君父之前。而與士大夫結爲仇讐。或
與造言之人私相報復。則禍亂之萌。有不可勝言者。今世忠能言之。
陛下又爲別白其是非之所在。則君臣之情固已無間。文武兩班誠
好相援。讒譖之言。非特不行。又將陳露矣。豈非社稷之福哉。伏望睿
明下臣[illegible]與大臣措置施行。不勝大幸。
誼又論贓吏罪狀曰。臣伏讀近降手詔。以縣令之官。於民爲最近。
且歎比年以來。其選太輕。貪汙殘暴。靡所不有。自京朝至于選人者
令內外侍從官若卑。其間必令三省選擇。詔旨再下。詞甚懇惻。[illegible]
傳聞。士庶感泣。有以見陛下惻怛愛民之意。德至渥也。臣愚以謂選
用循良。而不去貪汙殘害之吏。則廉平之士不勸。非所以昭大公廣
德澤也。臣請列論贓吏一二。實爲陛下顯行誅竄。以爲天下縣令貪
墨之戒。臣聞[illegible]縣令[illegible]貪[illegible]傲無狀。[illegible]
[illegible]之官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千三[illegible]一百五十餘千。[illegible]人戶[illegible]
家者七百餘石。[illegible]皆不[illegible]入己。其[illegible]用之物則取足於[illegible]
[illegible]日用之[illegible]其日用之飲食則取[illegible]

詠鄉書手黃所任之吏王棠薛陟徐禮釵惠之徒納京銷白金十有六枚以資其行事之費此其貪虐之暴著者也其他與姦為市號祕未露者不可勝數臣若黃臣鐸奏之章屢入朝廷取勘指揮至下然而衢州知州許某是其長吏也為所劫持而不敢按發婺州處州承勘官司也許其請求而不肯進逮提刑轉運提舉司是其部使者也既不能按察糾治又聽受權貴之囑託而留滯取勘指揮者累月有此三者以玩弄朝廷之法令沮格陛下之詔旨宜其某之罪不可得而正也某之罪不正則州郡監司得以市私恩矣至於無告之民愁歎窮苦而告愬無歸於陛下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知貪贓貪虐之吏為不可容也臣今體訪得某罪狀二十事皆贓私自盜枉法入己律所不貸者也雖史觀今旨令推治臣今撮會其節本臺十月奏體併照行下乞將某先次停罷然後追攝取勘究其罪犯所有前項三處官司沮格詔令違延月日之罪亦乞特賜懲戒庶幾人臣疾趨獻務竝立一意以祇肅朝廷之紀綱奉承陛下之德澤

證又上疏曰臣竊見比者宰執大臣建明政事初不審詳利害輕信小人姦偽之說如措置討論之以濫賞二十六事衆議詾詾不以為便陛下既灼見其害睿斷英發亟行住罷天地之施博矣臣今日以來乃聞宰相某欲以處置以廢罷為非遍抗章辭位臣不知某何以於陛下之前若何辭也若自以識暗才小不足以明事而受非知人之明偽以誤陛下之號令而引愆自訟待罪則體之可也實則以言不行而求去其大罪不可以責矣其措置與之議以為無則公卿士大夫識則武夫賤隸皆以為不可行也身為宰相以不可行之事進議之主而人主悟其非是不加譴呵止令寢罷自宜將順德意奉承周旋以全和氣自當留台寄孔子謂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其某之謂乎臣願陛下明察臣此章以鄉某進退之義則某之可罷可相斷可知矣

證又上疏曰臣今月二十四日嘗論宰相某不能將順陛下德美猶復堅執討論濫賞之議為可施行悻悻然以言不用而求去略無省愆念咎之懷而有要君無上之罪當行罷黜至今經日未蒙施行臣謹按某近者議三大政皆信妄庸之邪說以誤朝廷之號令自非陛下聰明燕照即行寢罷則取笑四方貽患萬姓召禍買怨有不可勝言者臣得而詳言之比者某欲於淮浙等路置宣諭使副而經制之既失事之體一切紛擾若行其議則京畿京西湖北淮南數路之人歸怨朝廷矣陛下知其不可然寢罷然後數路之人安其生業取官田不問有人承佃無人承佃率行出賣而方量根括建官置吏一切紛擾若行其議則耕夫織婦數本樂業之人無不歸怨朝廷矣

陛下知其不可然後寢罷然後四民之心悅而某於此二事既以難沮違謗可以已矣又復信用堂吏滑浩俞宗達之言而建為討論文臣武臣濫賞之議當或奏御同列執政有不及知者若行其議則中外文武忠臣義士賢愚功罪混為一區無不歸怨朝廷矣陛下知其不可奪然寢罷而某執違愈堅不肯奉詔移疾家居儼然自若此豈人臣事君之義哉今陛下既已更此三事之非皆出於睿斷天下之人咸悅欣歎矣若某猶在相位則天下之人疑於前議之復行而遂遏之人無以自安伏望聖明亟罷某以清衆論

諤又上疏曰臣近者嘗論奏總護使與橋道頓遞使不應收受朝廷給賜銀絹比見顧報李回已遜回納而某自請收受一半此何理也夫二使支賜之物或辭或受於朝廷未有甚加損然二使衆人之所觀也二使辭免則自餘執事之人可以息覬倖之心亦可以救損其

臨予之初。此於邦財頗有省節。誠非小補。豈意其規一時之小利。忘
事君之大節。不恤國家之根。難但計私室之有無。自同群隸。竊顧邦
既觀今日立朝之風。採則可以推其平日之行已矣。搢紳士大夫聞
其如此。莫不竊笑嗟歎。謂其無戒。得之心昧取舍之理。誠不足表勵
風俗。又安可以居嚴納之地哉。伏望聖明早賜罷黜。以清班列
詳又論浦城縣丞不法蹤跡。曰臣訪聞建州浦城縣丞某。在任貪縱不
悛。與姦為市。結託監司。使胥切實。陵蔑同官。殘害百姓。仰負聖朝字
民之意。臣今得其罪狀甚眾。姑舉其犯上虐民之大者言之。去年浦
城縣百姓張德等因與鄰里爭競放火燒茅屋數間。[illegible]即時縊。自
經而死。某遽出縣攝逮人[illegible]其家[illegible]摘[illegible]是時[illegible]監司保奏
乞令某改官。再[illegible]朝廷倚信使者之言。不復驗實。遂[illegible]某自是
益橫。陵其官長。任意苛刻。每人戶三十家差催稅甲頭一名。每戶十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illegible] 七

日一次赴縣。驅磨出覓限錢一貫文。是浦城萬戶。催稅甲頭三百有
奇。月為錢千貫。某悉掩取之。有甲頭姓陳人貧不能[illegible]遂殘[illegible]
抗。纔自縊。某受納苗米一石。輒取耗米二斗。公然[illegible]市物入己。又
復虛增防縣保甲。人[illegible]
戶。[illegible]已取金銀。[illegible]
業。而丞[illegible]不恤。又復如此。[illegible]有異於赤子相因。而知其貽患朝
廷。豈細事哉。伏望聖斷速賜罷黜。付之有司推鞫實狀。重寘典憲。以
勵其餘
詳又乞推鞫天台知縣申本州守臣受賂事疏曰。臣竊見近者天台
知縣某申尚書省及御史臺。稱本縣百姓某求珍殺人。以金銀三十隻
銀一百兩。行賂於台州知州某之妻。遂得不死。其事[illegible]者駭聽。
謂某求珍百姓也。敢通貨財以結郡太守之妻。某郡守也。敢因請求以
撓朝廷生殺之柄。然事之本再尚未可知。而某為屬縣。遽訐其[illegible]
以直聞於省臺。三者皆罪干典憲。事係風教。不可以不嚴實。朝廷雖
下本路提刑司體究。然守令同在一州。人情互有顧望。歲月遷延。獄
情不直。臣伏望聖慈特將[illegible]干證人並付大理寺。或從朝廷差
就台州置司。明白推鞫。以靖眾論。以儆在位。不勝幸甚。
左正言鄭瑴上疏曰。臣於今月初六日上殿論耿南仲與其子延禧
主和之過。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illegible]陛下明正典刑。陛下以謂耿
南仲真誤國者。今越八日未蒙[illegible]之謹。再為陛下數奏。
不知其為再三之瀆也。臣[illegible]面奉[illegible]耿南仲當
為敗矣。臣明日亦以門生之禮謁南仲於[illegible]第。今[illegible]亦何
獨論南仲父子之過耶。然君父之德。天下之公也。門之德。一己
之私也。臣亦安得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公乎。重念四五月間。長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illegible] 八

日流金。雖庸夫賤婦亦以行色為難。而使兩朝君父登小車涉險途
作止飲食。為付他人之手。親王貴族。且數百人。一旦傷然。皆在沙漠
數千里之外。使道路聞者。皆為涕下。此何自而然哉。主和誤國。陷虜
計中。正在耿南仲父子耳。且臣之君父。為[illegible]仲所[illegible]
豈容默默。[illegible]下[illegible]今南仲父子當本艱難之[illegible]行在。亦恐竊罷。
則臣之言[illegible]夫矣。臣[illegible]夫何面目尚得
諫臣[illegible]臣進退。不足以為輕重。然在臣之[illegible]則不可以不言
也。臣視此命雖於續[illegible]臣[illegible]陛下察之。
[illegible]又奏曰。臣竊觀前日臣僚上言。有論[illegible]論王時雍徐秉
哲等事。[illegible]且主[illegible]執政也。呂好問亦偽執政也。
論[illegible]雍而[illegible]好問。豈非以好問今為右丞乎。右丞之職。天子命之也。
時[illegible]為兩立。使俄為門下侍郎[illegible]

好問之迹亦昭昭矣論事之臣亦安得曲綱以罔天子之聰乎謹按
好問本非姦雄但怯懦耳從上時雖遊致有叛臣之迹皆怯懦所致
也今雖居宰職亦不能為朝廷患然國家艱難急於求賢豈容有怯
懦無立之士厠迹於二府乎好問在朝則偽楚叛臣必不盡責蓋有
以蔽之也臣又聞中書舍人李會每對書諸人曰張邦昌有伊周之
志非謀逆者其推戴偽楚之心猶昔也謹按李會嘗拜偽楚之庭甘
為禁從今日復預朝班有愧同列遂為巧語以蔽邦昌嗚呼衆天下
之衆而坐天子之殿肆赦令以朝百官擁兵班以拜陛下邦昌反狀
雖一夫之愚亦知之矣其臣李會不知何辭而輒為之游說也且以
邦昌為是則陛下當之為非邦昌而非陛下信乎禁之尺可使吹
竟也今所論叛臣乞陛下定罪輩誠乎[illegible]陛下一定典刑臣切
考叛臣在朝今居二府者呂好問也今任從官者李會也臣愚欲乞

先正此二人之罪以正其大者然後乞檢會臣所按者叛臣八種定
罪二格一綱而盡俾無遺漏庶幾可以少釋二聖之怒以慰天下之
望也惟陛下斷而行之毋或猶豫取進止
崔[illegible]奏曰臣聞有同腹心之誓然後可與同患難有可與同患難之
[illegible]患難之秉無足處也[illegible]皇帝恭儉之德可進湯為一旦
奇禍起於不測此為無同腹心之臣民聖駕既出無一人以家產為
念者然上皇則宮臣奉之淵聖太子則府事奉之皇后諸王惟其所欲
是舉朝之臣爭開私心惜上皇本支以保其私家耳嗚呼痛哉古未
聞也及偽楚之興則爭拜其庭昭然鄭色有願為事務官者以講偽
帝之禮有願為奉使者以結天下之心有闕為宮觀而下為庶官者
皆彈冠而起爭為禁從甚者至有居宰執將相標榜牌于道路洋洋得
志其下[illegible]相唱和之以為有名犯邪[illegible]請於朝以咲[illegible]

國委然知有偽楚而已僅言聖朝往往竊笑嗚呼淵聖皇帝其無腹
心之臣如此烏能保天下哉不在圍城之中者未能盡知往往為姦
人游說似是而非以惑其聽凡在城內者又各食偽祿以污其身故
無肯為陛下盡言者遂致陛下雖念二聖之未迎而忍叛臣之賣國
稍正典刑以定綱紀終未足以慰天下之望而快一聖之怒也淵聖
臨行以批諭徐秉哲號市少初以為將貴遂斬御禁如與乎交其意
置在物那正為行計之迫欲速相授耳當是舉朝叛臣他賜有恭
望視君父如塗路人陛下若不正其罪無乃辜二聖乎臣竊惟去年
治王甫蔡京等罪不肯累朝臺諫一年之力遂致患事有失防閑
臣愚欲乞先定罪格然後按籍定刑使凡有司者皆不得以容私焉
則一按而定可以絕後患矣諸侍從官而偽為郎改者諸庶官及宮
觀而起為侍從者擬撰勸進文敕赦書求事務官與同張邦昌改名

者是皆已不復知有宋統矣臣請定為叛臣之上諸執政侍從臺諫
曾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及願為奉使與庶官升遷差遣若是
皆臣服偽楚矣臣請定為叛臣之次叛臣之上乞竄於嶺外叛臣之
次乞遠小處編管仍乞帶叛臣名目男夫職監以下庶官之朝廷初
不以國士待之亦安得以國士責之若未嘗升擢及如前所論一等
之罪惟戴偽楚供職不廢以苟祿食而已臣乞赦之然亦乞籍定姓
名從此不復用為臺諫侍從矣蓋罪其無立也若用此法則一綱而
盡不惟可以上報二聖之德亦所以破天下姦雄之膽也使舉朝之
士素無姦雄則人人可與同腹心矣予有臣三千而一心此武王之
所以勝紂也以天下之大而謀醜虜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illegible]又以臣竊聞人臣之事君者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君之
治天下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卓絕今古

國非臣愚所能窺測。竊謂之無豪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切
見陛下臨御以來。首取前日姦臣講和誤國者如李邦彥白時中吳
敏等投之遠方。以禦魑魅。天下壯之。聞之敵酋以爲中興必矣。然自
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著。致兩宮與其子延禧是也。閨門之內同惡相
濟。沮渡河萬全之戰。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一鎮。明日截黃河。自
謂和議可必與。患凡戰守之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若孝慈淵聖皇帝
亦以東宮耆舊之故。信如蓍龜。敢奏之語。義未嘗不從也。及虜人稱
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誤國。狀已敗露。淵聖下不得以私。告遣南
仲出使。使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父子之說。遂得從陛下左
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爲南仲父子所誅。以爲和議已
成。不可輕壞。是則南仲父子主和誤國。豈不甚於李邦彥等乎。此陛
下親見而熟講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爲兩府以
宮觀居閑。延禧尚爲兩制。以本邦自奉。雖南仲自擇不過如此。陛下
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嚴。何容南仲等惡如此其縱。豈非以南仲父
子於艱難之際從陛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輔臣子也。舉天下之臣
皆陛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疏之間乎。淵聖不察。縱奔南仲。猶有今日
之悔。陛下之於南仲父子何有焉。若復容之。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
下也。且南仲當遷延循默。納款迎虜。盡罪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
爲陛下惜耳。伏望明正其罪。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以示天下之
公。

御史中丞張守上奏曰。臣又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內則宦
寺弄權。相爲表裏。以蠹主聰。卒至禍敗。宗社幾危。今陛下恭承親見。鑑
覆之車。深鑒不遠之鑒。勵精政事。而宦寺內外臣乃元心懷慶。精白以
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除監臣爲判負高宣字[illegible]

源行下收買竹木[illegible]而臣等受命御史臺監究本臺按驗王
無實狀。寺吳奏聞之。陛下[illegible]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殊禁告
事人。更不追呼。臣[illegible]自然須特降唐旨付之有
司。實欽聖明[illegible]則一名
源面下[illegible]人以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之賞
罰失當。一舉而二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
縱。而臣下猶敢欺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概見。使其得選。則變亂
是非。以白爲黑。將何憚而不爲。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根勘朝廷之上
將於告[illegible]則誣告之律[illegible]人[illegible]則罔上之誅
不容寬貸。乞聖慈檢會本臺所奏事理施行。好名以懲挾治。庶幾
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

侍御史張觀奏曰。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汝方跨大河直犯京
闕。飽噬神州。陳兵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
大臣[illegible]以閉縣使之[illegible]猥有虎口之虞。覽
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百舍之[illegible]之敗。上
皇[illegible]駭群情[illegible]何爾本書生[illegible]不知兵[illegible]小國[illegible]執發兵
禍以惟怯之臣。行[illegible]之議。以王者之師[illegible]詔令[illegible]於
人。不思偏獲小利。猶爲怨敵。以誤朝廷。而枉辛無辭[illegible]旬日之
先援數千兵以入[illegible]四合。盡驅而納諸隍中。無一存者。九重
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洽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illegible]
方救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擁衆伏闕。倡群小妄謂寃。相逕[illegible]
植胡開闢延敵[illegible]
君動地。手擲五帽[illegible]血
爲選李綱然後[illegible]大[illegible]傳[illegible]天府[illegible]

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大城者道德之行。一世標表。常聲諫官。合遇褒延。齡不得為章根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乘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崇建師儒。費官寡置。飲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規矩。尊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游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率天下有大變。及規官師不吉而出。怙衆興謗。率詔亂走。明以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初戴其面。于於朝端。東安坐學舍。洋洋自若。夫今不治。他日必有將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睢殺其令。郡縣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從自茲始矣。宜承之。國子司業將童貫備建武學。學成矣。陳東為教導。議學司以獻書。晉諸事為臨宰。其中有不從者。遂至濟淮。臣聞之。以為太學有有頑者

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賜。以東所以建獻書之策。至未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正欲圖尺寸之柄。得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且申嚴法禁之遠方。斂身於畫。為多士之戒。無令復出為害。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廖剛乞禁妖教疏曰。臣伏覩刑部關報。臣察上言。乞禁止吃菜事魔。條旨務從輕典。奉聖旨令刑部看詳申尚書省。臣謹按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非樂於殺人。為其邪說詭道足以欺惑愚衆。使之性已之從。則相率為亂之階也。今之吃菜事魔。傳習妖教。正此之謂。臣訪聞兩浙江東西。此風方熾。倡自一二奸猾。至於千百為羣。陰結死黨。犯罪則人出千錢或五百行賕。死則人執其技。不用棺槨衣衾。無復喪葬祭祀之禮。一切廢之。自以為其說。有何罪此而不為盤之養成其亂。

則殺人將不可勝數矣。宣和間。江浙數州已見此事。廢墜未遠也。近聞傳習事魔為首之人。蓋有所利而為之。誑惑愚民。妹以禍福。而取其財物。謂之教化。此最不可招者。推究為首之人。峻法治之。自當衰息。若不分首從。一例欲以不應為坐之。恐非所以戢姦翦亂也。臣謂宥窮而為盜賊。情或可恕。事魔由迫於不得已也。故為邪術敗壞風教之事。其措心積慮已不順矣。是故為誘而亂也。如被誘之人。尚或可以開喩。彼為首者。雖未有不順之迹。要可輕恕。欲望宸旨并送刑部看詳施行

吏部侍郎李光論孫覿劄子曰。臣伏覩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坐祖宗舊制。贓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蓋謂軍興之際。不免將有科率。若更容縱贓吏。並緣為姦。則民力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疾貪吏。命下之日。孰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察官循習既久。恬不為怪。遂使朝廷美意。委為空文。臣竊痛惜。伏自艱難以來。朝廷一切姑務函貸。以貪之復罰剝生靈。無所忌憚。況朝廷行在密邇。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覿。在任贓汚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為己害。不敢按發。覿之為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極。至屢罷免。甚於仇讎。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於覿恩德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頓。到任之初。以軍期為名。拘九邑縣令。存留錢令出錢共肆萬伍千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曆。又將覿信從臣乜汝能碑為都吏。林節為拄權錢物。辭令。令二人提領。及用蔭子孫借場庫務。偷盜轉移不可勝計。那中宮所擅酒。則自至大人。貴里受二毛役之語。婉安取民採辦。貴私酒。百姓令貫錢一千貫。更不辯是。陛下放免。童人乞免過新城縣

邦臣等錢一千五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將犒賞庫金銀錢物與
都吏專知官等分受。比至得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遣，及將空
名度牒，官吉等移易妄所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遣
饋贈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蒙，無緣覺察。
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選大理寺或臺官一員，就府置司
體究。依贓證分明，補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其為邑縣令及人
吏等，迫於威勢，若贓非入己，或許其自首，原其違逆，闊風成知畏戢。
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吏部負外郎陳公輔上疏曰：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
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
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
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
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
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
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
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
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中書舍人虞允文上言曰：臣伏惟神宗皇帝作新官制，一請樞密都
承旨之職，更用士人，視儀級列，而副都承旨之選與之供重侍數歷
親承邇旨，蓋臣之論議，以方前御於此者，所以儆為其後使之
積名節，立事功，為百世勳業之烈之傳。至陛下而益顯，至承之故，近
歲屢獻，以非才而用，米鹽叢脞之前代，天而臣當時人所咸大知
說書係多用集選，不以經授，以十擇朝宗心法之妙，顯顯如此。當中

國史，兄為無窮之光，令元居實者外廷之議，以為本出給使之流，奉
嘗歷職，氏近匹基進，而所出入交結，皆內侍之雄，欺隱御前金帛之
數，兄歷臺省，未嘗一日無尺寸功效，至登清班，使侍士解體，非今日
細事。又朝廷施行之初，不經門下書讀，致議者聞然，益以為疑。兩日
以來，物論藉藉，不肯置若臣輒擬詞以進，實負陛下使令之意，罪不
容誅矣。所有詞頭，臣不敢書行。

翰林學士汪藻奏曰：臣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
趙士瑗，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措置朝命特降兩官，放罷，刑
與差遣。今臣撰詞，作入者亦皆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
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
政也。今趙士瑗以藝遣起，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
降兩官又放，自陳四任，當除累有勞效，及發運使李栝割子保奏復

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
者，先四方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在任者，讀循吏
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
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旨，不顧
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設方今之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
者耶？況新除人別無公遣，在任人遠如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
日不居官，無授若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
宜知之亂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柰何因士瑗復啟僥倖之門？
臨內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之效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
會監司，使僥倖者得行之矣。此風一長，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
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遲依舊，以士瑗為後來冰夫之戒。所有趙士
瑗降官依舊在任，降前詞頭，臣未敢撰進。

戶部侍郎李彌遜上奏曰伏覩近降指揮差勾涂起居郎莫將充送
伴使臣與勘比者金人遣使畫地講和旬月之間禮儀未定中外惶
駭人情不安賴陛下聖度剛明由從群議斷以不疑致使金人屈服改
書而去國人欣悅為曰一詞天下幸甚將輕僄不端素無所守揣摩
迎合僥倖一時意為身謀不恤社稷之計而使將與賓客言深浴將
遂非文過姦說不揆覬望反覆陰探虜情上負陛下聖孝愛親之念
况將既次而奏已唏公議遽委使節俯示此金為將計則善矣非國
家之福也伏望陛下更加睿慮罷將送伴使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
事臣職在論思苟有所見不敢緘默冒瀆聖聰不任戰越屏營
之至
時金遣使要以禮行之檜秦檜為報力贊屈己之說於是議群起詳畢
定而未敢行向寵如淵說檜曰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

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擢要地人皆駭愕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
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橫掖衆論沸
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如淵廷臣為人但知觀望將則
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今如廷臣杜門力為自
自疆之策
金遣使來和議參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吏部尚書張燾侍
郎晏敦復上疏曰抑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己與敵
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前幸小大之臣無疑異議從容獻
納庶幾天聽為回聖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
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罪不容
誅
帝從之後又命求歸故中侍御史勾龍如淵勸論專主和議進止侯復租

黨專擅恣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
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皆公而徇
私則刑賞偽濫歷人主之聽其姦則合黨綿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
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
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威福在己
欲杜塞言路奏上檜罷俾勘檜黨王映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罷仍
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紹興年又奏曰臣論秦檜
徇私欺君乞正典刑授諸爵土以崇號殊令乃任使居俸祿陛下白
全大臣之禮奈檜姦狀暴著復說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綠籍
其自如律崙群臣無分奇從為之從者皆己伏蒙獨黨深駮可平又
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
親君親既然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退君臣之

權陽為面從退持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
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嗣君私己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數與私
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
孝宗淳熙六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知南康軍朱熹
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
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
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
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
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
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
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
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

□□人持柄術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所竊者皆陛下之柄
陛下以□宰相所傳屬及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
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出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
論者乃能略警逐其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
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
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
二者陰執其柄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也
熹宗特奏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奏知台州唐仲友違法促限催
稅擾種飢民事狀曰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
流移等事節具大略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李通陳訴
本縣自預借一萬二千餘疋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只
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疋錢二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

嗔怪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
泣遮攔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疋限十日
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寬大更不照
應一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聯內明言要於六月終以前二分數
足之□縣尉催促□之等八年殘欠官物尋□人吏在縣監督受知
[illegible]禁子等人絡繹在道[illegible]所不至又據寧海□
戶陳訴本州專差天台[illegible]州[illegible]催督去年殘欠[illegible]
[illegible]本司見行[illegible]在寧海縣[illegible]
[illegible]縣人戶下[illegible]伯瑞知之[illegible]
[illegible]台州[illegible]仲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虐也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
屬縣類皆殿吏苦虐飢民使千里之含愁怨歎息無所告訴忠臣聖
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以寡之本意又況方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
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彌償臣雖疏賤謬叨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
伏望聖慈先將仲友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
當一面審實以聞須至奏聞者
熹又按唐仲友狀曰臣猥以疏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
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蓋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
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並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動天
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
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弊以
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污淫虐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狀奏

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寬恕緩縱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
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贓虐政甚皇恐此數日來忽復舒肆進呼工
匠言語譸張又遣家人傳語通判趙善伋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
而不體究未可行斷繳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
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威虐
氣象若非有人陰為主張輒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
不唯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萬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
懼慄手如虎兕之將復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
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所薦
而其吏黨共為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況仲友為人陰
狡有若第籍朝迫下求請託何所不為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留
[illegible]違旨以仰累日月之明氣備發明州□傷

極重。而處州土民近亦告急。卜今自此遍走諸州。計度救荒事務。石
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復出為吾逃留臣事。未容起發。臣
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住本州。恭俟奏報。窃慮道程日久。措行遷緩。有
失數州飢民之望。仰始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
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同僚權豪。共為欺蔽。有此二
罪。難以復居官吹。願以本路飢民陷於溝壑。未敢自勤。謹俟具此由
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
謝台州之民。然後中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
不勝幸甚。千犯天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時趙汝愚乞按提刑吳宗旦連劾張伯琰疏曰。臣聞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未有其身不脩而能齊其家。其家不齊而能治其國
者也。謹按知嘉州張伯琰。到任以來。為政苛急。唯貪財賄。以多致受。

縱容子弟親隨。干預政事。交通賄賂。出入倡館。既聲四司為姦擾擾縣
刑獄。吳宗旦與之結姻。遂相黨附。每用妓樂。無餘常重。違旦則致兩
家子弟人有所私。衆皆指名不敢。臺讀令歲上元。諸郡皆不敢無禁
中聞嘉州與提刑司張燈以多相勝。遂夕遊宴。肆為觀樂。易務官司
俱被科擾。其尤甚者且不違觀燈。繆以伯琰為城。最遂謀開除撥職
陞本路運判。時宗旦提物並要如法進開兩處官管押。衛兵者到客次
伯琰親隨數人。遂執衛兵司係縛。甚打取索錢物。至數百千兩。監官
見之。遂驚而避。運司遠樓。舟船人從。自有條例。更於嘉州諸縣頂索
船錢。寺院科取夫脚。各有定數。不知復作何用。勒政如此。人將何堪
令一路官吏百姓聞其先聲。無不寒恐。臣謹將使指。離坐視。伏望
聖慈將吳宗旦張伯琰並為罷黜。使監司郡守咸知脩身齊家之道
以息遠民幸甚。

汝愚又按乃了趙汝劾奏曰。臣契勘本路汀州。其地與廣傳。其俗暴悍
素號難治。稍失綏御。輒嘯數百為群。依山阻險。抗拒官司。為守臣者
宜得寬猛相濟。善撫柔其民者。留意惠養。庶幾上下相安。事於無事。
今訪聞得守臣趙汝劾。自到任以來。貪濁暴橫。日事游宴。不恤其民。
催督諸縣積年欠負。急於星火。去秋鹽綱既罷。免運鹽物。將本州
不敷催理。却以舊欠為名。抑令諸縣認納。如未罷免之數。諸縣既無
軍器料名。往往復守取暴斂。以塞其意。至有知縣不堪其苦。自縊
而死者。本州兩獄禁繫欠負之人。飢餓而死者。前後蓋以百數。郡將
所收錢物。恣為妄費。今歲上元。買琉璃燈至數千盞。所費為錢甚多
受官奴元蓉等婦女隨行。私使官吏通關節。貨賂公行。一郡之政。惟
素娟之言是聽。委任進納人司理張璞及寧流縣丞曾諟。使羅織官
吏。把權納賂。妄作威福。凡暴虐刻毒之政。二人者實助之焉。也本州

又關權官。又司理已過兩年。以上代者恐違來遠人。守臺遣吏設協
無遣其人。而去之。其私於二人如此。臣等恐其更有不法之事
併除已差官前去體究外。今一郡之人。如在湯火之中。朝夕不能自
保。臣區別致生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將汝劾張璞曾諟先為罷斥
一方幸甚。
汝愚又繳蔡彥質除知臨安府奏曰。臣竊惟臨安輦轂為駐蹕之地。
[illegible]所歷盡與神州無異。凡為守臣者[illegible]忠端亮深
[illegible]所補盡非他郡比也。而近歲以來[illegible]傳所用。如
[illegible]貨[illegible]紀綱法
[illegible]不大[illegible]所[illegible]行[illegible]錢物家家[illegible]親之命。臣
開[illegible]之間無不[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下聖明王有遂
[illegible]錢[illegible]市[illegible]見[illegible]以奉本曾除

代[illegible]士大夫下至[illegible]皆謂朝廷不[illegible]謀帥必得公忠端[illegible]
深知治體之人，庶幾稍革前日之弊。而命下之日，乃用彥質，臣恐[illegible]
人愈失望矣。臣與彥質猶未相識，臣亦不能深知其才行，但以一書
觀之，臣故知其不可。始緣今夏都城遺火，與淵自知無所逃罪，遂[illegible]
徇於民居建為折屋之計，是時一城人樓百姓悉嗟。然猶有可援於
謂可暫勞而永逸也。今聞彥質到來，復欲自都門之外至鎮江府以
路民居屋宇盡要除拆數尺，於是數郡之民又大驚擾，嗟[illegible]道所
不忍聞。彥質又不能周密，顯爲其意，至於道路相傳，皆謂擊華不
日臨幸，人言籍籍，遂不可掩，識[illegible]郡國聞之[illegible]重哉，知之彥
質出行實無此使，供億萬一北使所[illegible]，得以觀窺之，間亦豈能
無疑也。臣以是知彥質以謀國則甚疏，以臨民則甚擾，以事上則不
以實，意不過欲託為奇才可喜之說，以迎合陛下之意而竊取美官
爵，其實非能為國家深計也。陛下英明天縱，知[illegible]日月，彥質[illegible]
不伺見。今乃付以京尹之任，寵以秘殿之名，望其能體國愛民，臣知
其不能矣。臣愚伏望聖慈收還新命，精選良吏，定視權居[illegible]
祖宗之制，亦使要功生事為國[illegible]之人知[illegible]，天下幸甚。
[illegible]愚又按永福知縣高桌、羅源縣尉龔史良奏曰：臣等竊惟國家之
治事，以仁厚寬恕為本，張官置吏，凡以為民。其間有奉職失當，致
姓有無辜而死者，臣等職在按察，不[illegible]。臣等伏見福州去歲
熟，今歲米價不至甚貴，永福縣在市[illegible]不過二百三十文足
自不以[illegible]籍官米[illegible]縣事官勸[illegible]常平米出糶，其實太
低。又指置[illegible]街，六月二十四日[illegible]見約五十餘人[illegible]
縣[illegible]至林金等[illegible]又縣[illegible]
[illegible]功郎龔史良[illegible]

宋[illegible]人項德為盜，遂併捕其子受僧，就本廳逐日訊勘，經涉二十餘
日，殊無贓證，又不依條申解本縣，致項德被苦身死。本州除已追合
干人送獄根勘，依條施行，及將高桌先次對移福安縣丞外，其高桌
龔史良雖是緣公致罪，情在可矜，然事干人命，未容但已。伏望聖慈
特賜黜責，以謝無辜之民。
吏部郎官范成大奏曰：臣伏覩中書省錄黃，指揮宋貺名赴行在。臣
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欲見一臣，察其所不可，天[illegible]之下將無
所逃。用檜[illegible]未可知，固無必不可見之理，但臣[illegible]之公議有不
得而默者。蓋貺當秦檜擅國之時，貺為親昵用事，為世指目[illegible]
事，先[illegible]者士大夫稱其姓名，于今有年矣。臣取會前後事跡，姦污之
狀固不一端，為秦檜[illegible]京府則強[illegible]優，提[illegible]書局則買
諸軍之紀綱[illegible]則受辟官之路，司建康留鑰則專為權門起造園
池。如此之類，未易縷數，[illegible]也。究其始初罷遣之由，正緣司計
不職，以致左帑闕乏，遂不行，至用臨安公使庫及激賞[illegible]軍等庫
錢物那移，又勸[illegible]等軍人自[illegible]諸司支請，[illegible]諸司無錢，致生事
臣寮論其身為計臣，經畫如此，是時檜猶無恙，而貺已斥，則其
術已淺，大[illegible]明白如此。今聞忽有召命，竊恐或謂其有[illegible]才術。
陛下若只致元罷戶部因由，則是非虛實灼然可見。臣聞人才[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之用心也。使君子之[illegible]而偏[illegible]固當拔[illegible]
之使，小人而有才，亦可羈其[illegible]驅馭以[illegible]之令，以賢為君子
而[illegible]則[illegible]汚之聲[illegible]以為小人而有才者耶
自當[illegible]未[illegible]之前，朝廷[illegible]之後，從容[illegible]而使帶職空[illegible]以
求身[illegible]人亦可[illegible]矣。竊恐一旦復用，不惟無益於國，其餘黨類
[illegible]議四起[illegible]

伏惟陛下明聖逹以臨照百官正欲安靖國人純一風俗而已將
來既或有所除授必致衆論紛紛以發其不靖之機臣崇被陛下採
實西掖正言實當比之諸臣尤不當緘默伏惟聖慈備神詳臣
此章特留聖念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貳六又上奏子曰臣聞聖人在上所以虛己以來天下之言者益欲
廣見聞實資衆以補聰明之所未及也至於朝夕除拜有所未
從旅伺上意茸削以傳為迎合之說取容一時以釣當代名稱以希用
之哉國家之於此廣可謂血戮矣是饒也天地神明社稷宗廟其誰
不知陛下受太上之託符列聖之休不忘於心以寫寧朝於所可謂
有志矣是違也天地神明社稷豈生而[illegible]誰不知乃不然[illegible]敢
有所設施而一時射利之徒如前所云者迎便[illegible]指[illegible]敢迎合
之說緒者大以設計撰造方志以迷地[illegible]以關[illegible]大權門
以伺報應。如是而已。聖朝以其說之僥倖不容實說。至君布衣補官
而去者甚衆。一人得志轉相倡和。競以迎合為進身事業。僥倖既廣
四方翕然。使陛下之神機淵朝[illegible]之容[illegible]亦非國家之利也。伏望聖
慈無廢比輔臣深加詳察之者[illegible]日夜焦慮。自國實級
凡的公之[illegible]言取悅一時之說與[illegible]於幽而後刺其[illegible]者不必走誘
而是之以[illegible]陳傳門而既大謀。天下幸甚

去邪

宋孝宗時右司諫王居安論韓侂胄以頑鈍之才竊取大權童
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寵藉於宮庭翔從亭館震驚大廟之山林樂語
喧徹聞神御之所怨懼宗廟罪當萬死托以大臣之屬盡取軍國之
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盡則美官不問流品
器使濫動[illegible]竊弄威柄妻聞邊陲白兵端一啓南北生靈枉
死[illegible]暴尸盈野號哭震天[illegible]百萬
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
胄[illegible]中外[illegible]官宮[illegible]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
[illegible]世[illegible]須[illegible]之[illegible]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
[illegible]侂胄[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兵權[illegible]之[illegible]
將誅鋤使議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
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
狀。縱使侂胄身膺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
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誅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
一人而千萬人獲更生也侂胄既自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臣
可以當與論我[illegible]相[illegible]自[illegible]行[illegible]以貢或私交
自一[illegible]其罪惡與侂胄相
去[illegible]者之成又勁[illegible]如
耿[illegible]而後
臨察御史[illegible]心其私人[illegible]已堅而後
[illegible]命其所[illegible]下[illegible]政首用
[illegible]多言及貴近

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
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以此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
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銷朝廷紀綱昔之沛起者日以壞理宗以然
之。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論史浩曰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誤國植
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稱焉罪何可
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姦昔為士人以權酤
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姦贓狼籍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
致身朝列爾保遭際事陛下于潛藩飛在天踐居政府浩不知盡
臣子之大節報主之恩懷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實
者有八焉伏惟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訃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
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
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罷
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蹈秦檜之故態為固寵之身謀此
懷姦之大罪一也。太上皇帝憤逆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
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也兵固守僥將
投機繼未能長驅以定中原方可以奮制虜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
懼多議使致吳璘使士宣撫謝將議其論虜與和夏協力攻璘遂不守
制令不退棄所得遂取十三州之地不留寸□之將士發憤中原離心
付生靈書遺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
歸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身歷□
淺德涼素輕聯居要地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不一一□以□□
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門闌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至有□□
孫之盟親姪通房之稱有號為得心印首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

於。希在朝列者皆如也。當王炎文羅相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
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逞志如此。乃欲效牛李文逢吉之為人。此
誤國之大罪三也。浩自參預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侗傒為
不物。人皆畏其出以攀敬諂何官爵利祿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
己出自為右揆益肆其奸方務排擊所惜緣除罷黜會及成入內讀
奏與相攻擊丁寧其姦邪。又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帝事者又矣廷
之福可謝。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一詔。然
臣恐士之言事者非一。浩抑讓身之言不便上達有據之者剛以
免矣。此一者。蓋欲試知衆言之人上體聖心以衆聞時事浩躁其辭已遂
令黨人林安宅連擲離近物令罷報。不知陛下留而奏其言者皆令判
行其家捨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主旨而惟浩是從牟不
許判陛下取士之稽而浩有棄程容何以彰清朝不諱聽此忌言之
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回付以江
淮重使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昔憲宗之任裴度。浩與浚冰炭不
同且畏其成功。凡有所請必多端沮之。和逐史正志杜莘老趙
進取之計及生既逞。遂辭以節官之回試百官言事悉令王希等寄
加詆毀指為詐欺宰相有識為之不平此敝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
同列共事未嘗與分毫異。所最稱宣者以每之。喜欲辭免參政劉
之不容於權宰之力大上皇之統則增加詆語以羅□□之歟君夫
事勢。昔王欽若為相年參□以知孝友□出其□。□則該籍得
其宰□知動當而折其威以投欲若之為以問寡知錯難知□一直
為□如此欲君之大罪七。陛下□□初以太宰出於太上皇
哉事之及與免劍。浩乃改為已恩。務在隱蔽已而聞諸生議已遠
得罪者之任加謹御史於獸人□書太學有□臣劃以予唐不毀□

揆。浩因葉顒、仇悆之薦，浩進趙景靈宮行香，遂由貢院會太
學補試。士子填塞，鄧王回車，遂之閱，若欽歎。浩乃作箴以遺。為士子
所嘲，既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某以計救其速，果救之。浩
善則稱己，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illegible]相才，而
居其職之位，而悉貪害高位，懷姦狀之罪。陛下方當任賢[illegible]國，而大
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哉？臣願陛下以其罪發
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群臣之戒。
十朋又論史浩劄子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
邪，要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
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凱而相之，取四凶
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而與四凶之外也。臣於
日面對論列尚書右僕射史浩之罪，乞加貶竄。陛下謂[illegible]日[illegible]之
臣知陛下能去邪勿疑，可謂無愧於舜矣。及宣麻于庭，乃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紹興府。輿論咸以為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如舜之
正名定罪也。人主行[illegible]罰，未有如浩。不過君主亦未有如浩。浩不
忠之罪，不可以二數。臣始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疏矣。秦檜而
生，知識者謂懷姦害德，順而貪寵，歸此謂誤國。名在宗[illegible]，若不正八
司馬，可謂極矣。竊天子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導人使
諫而浩[illegible]人，[illegible]可謂忌忠。陛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讒毀，可謂蔽
賢。[illegible]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上，可謂訕上。
罪[illegible]不容誅，[illegible]備[illegible]數。縱不投之四裔，以厭魑魅，其
亦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
家通[illegible]為大理。[illegible]屢更[illegible]職，[illegible]自見其史[illegible]
作臣[illegible]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褫職名，[illegible]竄也。[illegible]之地者

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奸不專於舜也。
十朋又論史正志劄子曰：臣聞姦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
相業，則必附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姦計而苟免，
以進天寵。紹興初，安石為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
遂朝廷正人，天下莫不知為。及元豐末，司馬光為相，惠卿自知罪大，
為正論所不容，遂乃祠于州。莫敢與刑時，蘇轍為諫官，遂首論其惡，
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祖宗時為臺諫者，雖姦邪未嘗同其
求去而容其事見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姦邪。
自為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及初登科，遂欲求為秦檜
之壻。平日素所交結者昭烜乳媼使之譖己。秦氏聞而薄之，遂不
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著數時以求進，聞相容薦義問，欲議
進取，遂竄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投義問。遂
薦見，庫而得密院編修。為士論所嘆。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
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己，遂遷之建康，以為說客，欲以口舌沮進
取大計。嘗誤兵於張浚之前，為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為己
與浚答問難辨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為戶部郎官。浩與正志
姓同而族異，乃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最為用事，故士論有觀姪
之嘲。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書應詔上書，比浚為許靖、房
琯。[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浚，懼其不利於己，[illegible]為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
新。今陛下知浩之姦邪，[illegible]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知
朋比浚[illegible]於清議，[illegible]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竊
用[illegible]以自免。又[illegible]惠卿求去，[illegible]不論而舉
之，寧不自愧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斷，名正志讒慝朋比之罪，
以正典刑。[illegible]未能[illegible]亦三[illegible]之竄，庶使元祐奮明

之政復見於今日矣。天下幸甚。
十一月，又論史正志劄子曰：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朋比逸
慝，自知罪大，欲以此辭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之任
以賞姦也。欲乞審斷正其罪而罷絀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
臣聞唐王叔文以居沛小人，竊天下柄，號召一時有名之士，欲從倖
而躁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為死黨，至稱叔文為伊
周、管、葛。憲宗嗣國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與身棄從荒，八司
馬。元和之治，比迹貞觀，淮西功業，出李愬。蓋繇憲宗能於用罰，銳
於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吏治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
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挾節以附麗，陰懷以害公議，則一而
已。如正志者，在黨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闌，蹤跡秘人，皆呼之曰
鼯鼠公。又擠之曰親姪，遂自樞屬躐遷戶部郎，又遷天官郎，使治不

者，則正志必竄處侍從矣。正志去，李歸自建康，不獨挾擁兵淩尤嬈
學李顯忠之歸，必欲詆廷議淩而誅李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陛下
付令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尚復有今日淮甸之捷
耶？今國家方欲恢復中原，所賴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二將奏功
害不驗時，賞每議以為當罷還之人，亦宜尊正其罪，今不獨逃司寇
之刑，而又以為其日之宜處之，何以厭天下之公議？乞將郎官史正志劄
至么麼也，而何所嘖嘖言之者，非以其玷列宿，外臺而已。而翻疑十
刑賞，議之是非定學臣謹。伏乞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黜之，以示安邦
有綱紀，以懲一而勸百也。
光宗時，監察御史虞儔論劄子曰：臣聖恩極深，陛下特遣之，知
推自周行，實之臺察，常懼失職以速罪戾。伏觀本臺彈奏諸路
監司守倅不搖舉部中貪污不法之吏，若覺察臣昨嘗按奏為知縣

不貪暴以法者三人，臣恩之舉嘉利欲以譽屬其餘，蒙陛下即賜罷
黜矣。訪聞似此等其貪暴有據，臣以為機風小吏不足以數計，自簡
擇清天聽，竊惟國家置監司守臣，委之以刺舉之權，果為何事哉？以
也。坐視貪暴之吏布列州縣，悟然不顧，其偶為臺臣所按者，百無一
二，其僥倖漏網者固已多多。其為不奉職，不奉詔旨，不負明天子委
任之意，我此類也。不若於外處，則專於推察。不惟其納賂，則喜其辨
事。曾不思斯民受苦，何所赴愬？天聽益高，有好而已。臣愚欲望陛下
特降睿旨，申敕諸路監司守臣，今後州縣貪暴之吏，委所推舉案
驗，審有經臺臣按奏者，並以不覺察之罪，輕重罪之。庶乎其尚以
公議知奉法，職任貪暴之吏，知所忌憚，不致重貽斯民之害。天下
幸甚。
寧宗即位初，吏部侍郎彭龜年上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曰：臣聞

侍從為論思獻納之臣，於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脩為翰林學
士，論狄青不當在樞密，論包拯不當為三司使，而不為侵越。蘇軾
嘗為吏部侍郎，論曾布不當黜降，韓維為知制誥，論蘇轍不當補
郡，而不為出位。蓋知無不言，事無不可論，侍從之體當如是也。反是，則
阿容苟合，沉默自全，不足為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猥蒙陛下擢之
庶幾於正君之法，使之列。一數月間，恩寵押至，諸臣進用，手有君臣
之難於也。使臣以貪祿忘閉，結舌而已，學使臣粗求師郭則
犯顏納謀，必遭危機，然臣已返，君臣實不忍。故敢冒昧陳獻其愚，惟
陛下財幸。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身以宗室為周親，不令預政，
不令管兵，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
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壞矣。韓侂胄
以之制猶未改也。已而敢謂復之而未改者，其可深之臣

伏見知閤門事韓侂冑乃太皇太后之甥而中宮親者亦專行也。其人本是世家謹慎無事。陛下入踐大寶侂冑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薦藉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資稟明斷於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賓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冑能言之。不知侂冑何以得此。彼其假託聲勢竊弄威福。觀其術則熟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只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擇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秉其機翕然於外則陛下總攬之權乃為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爲泄禁密陵轢抗爭勢之謂。自古戚里侵權倖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乃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于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害人哉

爲良民怨嗟。如瓘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冑近日所爲未得如向宗良而已。竊揣朝無陳瓘不能爲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爲能論之。彼權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與一人出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昔爲侍從職侍讀。因聲此入宮。陛下初政乃撫然不言則臣曾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以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朝陛下爲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業斯義。既辯邪正。明是非。乃講讀之職。臣敢使此之陛下取舍之意。決去小人清長之燃。亦不敢不爲陛下一言。若門下以臣言爲是。則乞罷侂冑以解天下之疑。或臣如當是。然後以臣言爲非。則臣與侂冑不能爲並退。當罷與以侯戚。

是日既某日因論韓侂冑姦狀甚悉。上諭云。只爲是朕親戚。用

之不知如此奏云政恐陛下不知所以言之速進劄子。時上亦無忽容諭劄子。誤因奏云臣欲論此人久矣到今方發。政緣侂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故欲得陛下亦逐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劉向論漢元帝語。陛下豈可效之哉。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其言甚悉。奏事既復奏云。臣既論侂冑仰犯威嚴。自此當居家以俟威命。上諭云不須如此。欲退問上賜之坐又款曲問及飢民奪侂從容久之乃賜茶而退。到家中二首。及以劄子白廟堂。次日聞早上奏事則陳之略。上云韓侂冑是朕親戚。彭龜年是朕舊學。識是非。勤熟集賢進兩留之說欲以韓侂冑奏內祠。彭龜年休致供職。上云甚好。丞相繼請云龜年性剛若陛下留之不如宣引一番。面諭曲折。上云此人質直畏

是歲龍圖舊僚五人。一人死。一人丁憂。兩人論罷。只有彭龜年在。有事嘗來說。只如此恩意甚好。

嘉定元年四月。太學博士眞德秀奏曰。臣竊觀慶元以來。綱臣韻制主爲名字以詆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于爵祿學[illegible]知[illegible]者有[illegible]是豈非[illegible]大家爭是豈[illegible]斷聖化[illegible]營[illegible]觀國之[illegible]是國[illegible]太養士氣以而[illegible]人[illegible]天[illegible]臣曰否宰輔曰是[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不以爲[illegible]浙[illegible]之自傷於鄉黨者見無[illegible]朝廷[illegible]謂於州縣[illegible]上[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未[illegible]其近名也。夫是以[illegible]之氣小[illegible]信[illegible]君子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

脉於夕安吾訟之地者其源盡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
事，紛經和用之之論用險膚[illegible]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
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惜析沮挫未遺餘力，波流稍潰，至于崇
寧宣親徒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illegible]
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illegible]臣之手。蓋其
竊秉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容，於是
陰面以爲[illegible]損抑諸賢爲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守節功
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誣之，證爲矯激以杜天下欲
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屏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家
己以爲[illegible]，士大夫常事，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illegible]天下
趨義之[illegible]。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
懷慨敢言爲賈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請[illegible]自好爲不[illegible]，以頑鈍

無耻爲得策。此我之[illegible]。宋杜安世所謂也。當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
之者不數人。[illegible]史是諫，稍權寸權，則輪流其門，名義有不暇顧，[illegible]
之極之，至于此。今日政教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
之塗。[illegible]得於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illegible]，崇名檢，明
示好尚，俾人人有[illegible]君子之行，而不以詭學爲可羞，則士氣伸而人
心[illegible]風[illegible]矣。[illegible]此誠更化之務，時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盡
圖之。[illegible]
八[illegible]東[illegible]事[illegible]者，將新知徽州林玠寢罷新任。敗問
臣以非材，誤承[illegible]入將[illegible]之左 近休戚，言實在臣，視事以來，日夕
兢惕，[illegible]州[illegible]臣孤陋，道之思窮，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羅經
回年一[illegible]未[illegible]復蓄見，以[illegible]，而澤未浹，人情憂危
正賴[illegible]下[illegible]無心[illegible]廉無派[illegible]之患。今見任守臣趙師端

所以入府下政，靈無[illegible]請奉祠，日望朝廷選東良牧。況幸一方比觀
過奏院都已[illegible]下朴[illegible]玠平生素履臣不熟知。第聞昔爲臺諫之時
粗有交通[illegible]部之[illegible]名于與[illegible]請[illegible]，至今都人以爲嗤笑。夫[illegible]
在王朝上近也，職居言路，若是嚴也，以至近至嚴之地，[illegible]徇私弗顧如
此，若付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illegible]于寵新安
之人，其何賴乎。況今旱[illegible]之餘，正以請求荒政爲急，[illegible]雨守[illegible]郡
必難殘弱，必不能推飢溺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保其到
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illegible]嘗歷[illegible]州郡，[illegible]有[illegible]。必倍用[illegible]先其
未[illegible]昭有[illegible]欲望聖慈特[illegible]差知徽州[illegible]特賜[illegible]罷，別選循良
之吏，思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
德秀又奏臣，[illegible]太平州通判韓楚卿乞[illegible]。臣竊惟通守之職
所以關於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中通判

時子懸任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除事。臣竊見楚卿係恩
蔭，[illegible]名無人。[illegible]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發道[illegible]臨
惠後人，推其所過，蓋由楚卿始嘗[illegible]名郡地，望素[illegible]加以旱蓄之
餘，[illegible]求[illegible]賴[illegible]得人，[illegible]爲協[illegible]，如楚卿者豈不[illegible]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給別差作邑，有[illegible]之人，通判本州實一
郡之幸。
德秀又奏臣，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趙[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主簿王長民[illegible]降[illegible]
同[illegible]以[illegible]將[illegible]在[illegible]軍[illegible]相[illegible]民物告[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寢食靡
遑，仰賴仁聖威明之朝，表[illegible]元元以相[illegible]，無所愛惜，飢窮之氓得
以少[illegible]。[illegible]臣承[illegible]蠲[illegible]食之日，尚慮選擇民命，惟仰二[illegible]
於一月間，鎮撫勸民，體飭用[illegible]，[illegible]賑籍貧民，[illegible]
郡可之命而[illegible]以本[illegible]一[illegible]發下太平[illegible]所[illegible]

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丈募丁寧。非不切至。臺諫近
臣亦方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訴臣陳懇
者。及臣以巡察兼攷覈至當塗。而未懇者愈衆。蓋保正戶長相爲表
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戶而獲數十千者。苟其不事。則有伺候累日
而財得百餘金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爲中者身爲邑長。略無惻
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爲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
諉之佐官。致使吏爲姦恣。行無所忌憚。便移詭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
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等械送州獄。專據勘到本縣元承州
帖。發下官會一十貫。除勘。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三貫有奇。
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己。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
簿辯卒。方科斂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給借錢
物。非准旨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苟自劾于朝

乞正典憲之罪。而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
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參種錢。則凡陛下所措以予民者。皆將
化爲烏有矣。哀哉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
外。所有知縣謝爲中小職之罪。責難俾免。究料
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使用。其平時貪已。抑
又可知。伏望聖慈特將謝中行竄罷。庶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
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貢一通大毫。
德秀又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
爲銜送部與獄狀曰。臣竊謂邑之有丞。所以總貳其長。治一同之
政者。乃俟從而陵上。至於貽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廉察爲
官。竊有[illegible]而伏見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
[illegible]

[illegible]去歲饑荒爲一郡最。振飢撿旱。若救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
仁任乃以披擾爲名。委其職而去。郎家數月。恬若不聞。呼喚雖至。次已
爲可罪。近以州郡丈移督促。始不獲已。還任。遽怒邑宰。百端侵陵。自
典吏而下。不特捽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宵。
且以知縣妄用官錢。編申臺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書驗實。欲家所用
守有去者。仁任之言。莫非誣謗。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爲不[illegible]
移蕪湖縣主簿。冀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然以歸。非惟不
有邑長。且不有監司。臣所謂很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
德軍廣德縣丞爲銳。年迫桑榆。志氣衰落。聞者攝邑。類多棄廢。近以
本軍撥往平江搬運制置司糴米斛。群情喝喝。日望躬秉之米。而
銳乃以疾昏自隨。縱其僕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爲欺詐。遷延旬
朱。凡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夕一合。皆爲可惜。銳爲監臨官。

不能撿察。以致散失。未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暗而失職
者。銳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聖
慈將仁任罷黜。銳送部與獄。庶俾凡爲吏者知所警飭。貢一通幸甚。
德秀又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狀曰。臣竊惟天災流行。
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朝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救之。則
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
於以死。昔人有[illegible]
[illegible]

行而錄官吏之不仁出聞者盡責以給貸麥種錢被吏盜用而劾一
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擬吏為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
志不在民利朝廷振濟之米悉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
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
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詭譎之術兼守[illegible]
汙穢無恥為憲臣所劾僥倖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illegible]益甚開
告訐之門以除求人過一詞買[illegible]牽連入獄有罪犯甚微而遭編竄
者崇聚斂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推剝[illegible]不遺有遺欠無[illegible]而遭
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
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illegible]本末[illegible]大章過望下其所
申於諸州俾得以為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illegible]
路米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怪之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

者循行太平廣德一郡其地與宣大牙相入為郡父老多為臣言宣
境之民憔悴尤甚振卹之事殊未有倫俾聞鄰境散錢給米已至一
再有恨不得為宣郡民者[illegible]搜索常平[illegible]傳問其故道傳
復書以為宣之六縣地區大旱最甚[illegible]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
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illegible]一一記載若已就
事之[illegible]臣得而讀之則虛計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於勸分
其間有謂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
[illegible]上戶之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米
數承常平司[illegible]稱寧國府所蒙朝廷撥賜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
[illegible]二[illegible]而本府撥下諸縣為振濟用者止五萬六千
[illegible]餘石其未見去著逐行跟問[illegible]雖巧
[illegible]而[illegible]詞窮不可掩[illegible]之如諸[illegible]合難

戶已將勸分等第數申而忠恕復於振濟米內重疊支破在城安濟
坊孤老等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振濟米內
重疊[illegible]獄罪囚土牢編管等人并家累並太宮兵月糧口食州
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振濟米內均撥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
猶且攤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厭蛀欠折之數不思
上供綱米[illegible]嘉定七年新收而義倉米亦近常平司委官覆實厭蛀
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謾至於此忠恕本意有[illegible]文移眩
惑可以欺人[illegible]設[illegible]度過[illegible]申入境盡索文曆鉤
稽[illegible]具得其情[illegible]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嘗
書[illegible]獨不念[illegible]數十萬生靈[illegible]於溝壑陛下不
惜太倉之積救之於垂絕之中為守臣者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
侵漁之計乎且朝廷盡[illegible]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賜州用[illegible]

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尚望他無得節之方何至給飢民之實而奪之
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凡荒政之行當以振濟為主勸分為輔
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
於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民間內則根括無餘形迫勢驅一切
不卹考諸民[illegible]千錢[illegible]勸令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
庭而罰米數百石者[illegible]聽從[illegible]所申六
縣人戶認米九千[illegible]九百餘石[illegible]非以無遺行之[illegible]能致多
若是乎知[illegible]縣[illegible]民[illegible]四百餘石[illegible]而[illegible]其
[illegible]大夫皆謂[illegible]不
[illegible]官吏使之[illegible]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實在民而臣獨容忍久而未[illegible]責以救荒之效故也今
[illegible]所[illegible]正是民飢之時必

行其餓莩暴露死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漕二司雖分州指置荒政然於官吏賊否則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聖慈特出宸衷罷黜此樣罪司將元撥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行下本路以懲戒勸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朝廷之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阻格上恩使澤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拯救不力者並許監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道大幸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斂怨於民去歲之秋究陵之之不將民怨十事以示臣其盡謂租賦之法何正數外定不當多取所以給之版籍以憑由作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憑由內明書紬一丈則科納一尺明書紬一尺一寸則科納二尺明書錢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私製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鄉申府乞委官較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償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之年折苗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秋苗則通用米一石一斗了納如納晚禾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換米每石一貫文足有官收木腳等錢共六百文合通計錢一貫五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略亦同其怨三也如公庫賣酒與縣酒坊又造酒賣令官吏沽賣以擾奪縣事理準之課額一有虧欠輒責勒追責司公吏[illegible]

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敗闕者不往與開展責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沒身復監繫饑寒如見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除生陳乞公據者經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年而不給近又將例支倉照顆秋遣米所以酸決官追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無名拘支官酒七升斷折甚多嘆不敢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販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遣催是閑秋賦累年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羅兵殺縛置他州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近乃聚論皆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恤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恕乃敢在近藩敢為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恕僥倖苟免竊恐反妨陛下分憂責日其將滋甚此臣所以不敢默也

德秀又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祖狀曰臣竊惟方今仁聖在上重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位當體念奉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負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郡往往顧乏食吏為貪虐相濟夫吏以虎狼之威肆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視[illegible]而秦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為失職臣所按宣城縣百姓施良臣[illegible]寧國府張忠攜女行抄籍家財承府司戶錢象祖黎勢權據[illegible]等事則臣委[illegible]府差弁追捕吏張翼司戶廳又往淫送上元縣根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孫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環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依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鎖施良送獄，當處異中白鎖錄物，以招認隱寄情節。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墳田產併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妻宗室，婚嫁數年，且曾有子，必欲一旦使離異。其為不仁執甚於此。臣竊考國家立法，唯胥吏犯贓，自盜贓罪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曾遭顯戮，然異居析產，事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後來之二者不過斷罪皆償所寄之物。既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冤業，被故敵恩。忠恕志在得錢，無所顧家之失令、朝廷之故患，初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訐之詞，便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追人者。蓋忠恕之心，流溺貨利，民間訟牒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虛實？甚併之後，竟見此指。凡其所被禍害，如田慕久皐當罰錢某人，皐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害之民無所自訴者，如保正王楠以受船戶錢引錢四貫八百為人所訴，而籍其家數為之貫；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稅，才錢為人所訴，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暵，究陽為甚，群情洶洶，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輒興羅織之獄，專務於[illegible]，對育之具而從其侈費妄用之資，豈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而求其上者也？指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某承其實文康變，估賣其財，因得以恢城社之餘，以供其穿窬之謀，雖[illegible]專之以饗從人，縕帛紬絹卷以歸私室，[illegible]吏[illegible]上[illegible]之勤，[illegible]去者拾餘件。如[illegible]錢紙札之屬，是[illegible]以號名買去者數拾件，如[illegible]衣物器皿之屬

也。以至陀寄以傍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之家，哀號慘切，顛沛無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盜跳踉於其間者，豈是也？然如前所陳，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廷。要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數為貪墨，如此儻令倪倖濫厠其間，以塵其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聖慈特賜重行鐫黜，永不得與親民有職曹官差遣，使州縣小吏亦知所懼，實斯民幸甚。

德秀又奏乃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被旨新命狀，曰：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長知寧國府事，復有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若金陵實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illegible]蓋其疆場之廣，蓄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實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觀王執政傾藩均佚之地。而自十數年間，迤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交[illegible]不善而封殖其私，或用度無節，而靡於浮費，致[illegible]不求當公[illegible]一切已奉公之[illegible]行[illegible]用愛人之政，源流[illegible]則[illegible]計[illegible]遠其不充，公私不忍其不給，令為郡守，閭[illegible]陛下以[illegible]良以李此州而致命[illegible]二。乃得廣壽貪殘之[illegible]人所共知。且在臨川，尤為暴橫，猾侈之聲，萬口聞[illegible]至白拳之名[illegible]因論臣之言，乃使去郡，天下莫不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illegible]遂有此命。夫撫之與寧雖均為名郡，然[illegible]以書最聞，其褒遷不過如[illegible]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illegible]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illegible]守[illegible]民之被[illegible]羅織之獄，無罪而[illegible]

貲歷非辜而罰贓錢善良之嗟怨與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來
蜀乃始以次蠲除蓋民從有生意側聞廣有去擾之日知前數事色
色有之而其兇暴尤出意想之上今忠樾有去而廣壽寬來所謂逐
虎進狼害於愈甚抑何宮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
含垢匿瑕聖賢辭之然大體可移則一眚難捨不幸有過則自
新可觀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聖朝扶植之恩而會
暴士狀猶更甚於昔苦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
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賊百姓實亦上負朝廷況今明良會
聚之時進退人材率衆公議劉卯銷印當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在
論奏伏望聖慈特屏壽差知寶國府指揮特賜放罷別選賢牧以惠
一方庶幾病瘵之甿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願
寧宗時王十朋論林安宅劄子曰臣聞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者曰
盜儒亂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竊觀前知臨安府林安
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銀為妻則以濫聞及倅潭
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贓聞及作貳漕起羅織之獄誣陷善
良則以結虐聞諂事鄉人承作宰令何溥為之而衡側濡倅單小人
然於安宅有卵翼之恩及臺臣張震欲論倅安宅乃手疏倅之隱惡
數十事以示震倅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事董卓
而殺之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門其在諫司也進則見浩
退則見大淵入府之陰不由正道物議以邪待之有從何處來之譏
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後二人反目曾諫安宅和之安宅既欲效勤於
浩又欲附於大淵遂[illegible]為奴[illegible]士夫傳以為笑陛
下[illegible]罷其職夫
室之時[illegible]臣已從諫[illegible]天下為[illegible]之[illegible]此被一福也陛下
猶不私者至于再三今安宅乃自詭於大淵之門以望成福陛下且
不私大淵其自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為清議所不容乃詐
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宮觀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適嘗面奏其
姦陛下即諭宰相令與祠而去矣今又必欲射雋為僥倖復留之計
動用姦謀以蔽君父不顧廉恥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
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大小皆委
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逮前政遠
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陛下斷然罷之乎謂除失惡矣為安宅者
固宜早懼朝聞命而夕即塗也乃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敢爾
耶臣故乞斷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竄逐之以為不知廉恥者之戒
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況臣與安宅本史浩薦首致省試策題及程文之
校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私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蓋
用姦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姦邪蒙陛下罷而去之臣已不爲
列今聞安宅復求劄辭物議沸騰咸謂安宅倚恃奧援不顧公議致
臣不得不論之願出臣章示王公於天下
十朋再論林安宅劄子曰臣謬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
安府林安宅姦邪交結等事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與祠而去
臣仰窺聖意既俯聽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全安宅使不懸
彈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閉門省愆又復乞辭覬其姦計得逞欲求
再用臣昨條列其罪狀即賜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
不勝皇懼之至切聞仁宗之時任用諫諍[illegible]及衆[illegible]則天子改容事
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畏尚何面目居
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illegible]陛下既[illegible]宮觀[illegible]辭其風疾以求致仕
御[illegible]得祠令下[illegible]以是[illegible]之計[illegible]即去而復乞

款辭本有踰於而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姦計復行也。臣切見近日執
政臺諫以疾求去者，皆改銓辭，是何人而得此陰眷異禮耶？欲乞
陛下深察其奸邪交結之罪，亟賜竄逐，以厭公議。
俯從奏乞。籍沒陳自強家財，狀曰：臣恭惟本朝以仁厚爲家法，以禮
貌待大臣，三代而下所莫能及。然其至於朋附以罔上，黷貨以爲姦，則
竄殛隨之，曾不容貸，豈國爲是少恩哉？所以振紀綱爲風俗，不得不
然耳。伏見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賈誼亦已上說
廉恥禮義以待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夫爲士
人夫而至於以貪賂誤國事，至不以人類自處，則亦何所不至哉？
臣謹按：韶州安置陳自強，起自書生，晚叨一第，方爲士之時，固已不
善處約，貧士節素之鄉，由之甚，賴州縣得敗秩宰屬，六旬自知建
暮志在苟得，當姦臣弄權之始，奮身假館之舊，躐登朝列，致身宰執

寧事。設僥倖得因寵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武臣之手章罪國朝
宗無此故事，自強寧不知之，乃率同列諷臺諫上章飾說，力請陛下
界侂胄以呂公著文彥博之任，自強位宰其次，在專得欲，侂胄既寧
國柄，自強肆爲姦利，舉劉倒目泉敢誰何，傳聞四方，無不驚嘆，都城
頻年大災，變異不小，一夕延燒私第，頃刻而盡，天意可見。自強曾不
引避，反以被災乞憐於人，錄遺援途，所獲不貲，入謂回祿祝融之相
之也。陛下命爲舉之不以實，峻陞鴻秩，降御筆戒，敕中外謹待自強
宜以身率，乃首犯之，自謂移私第，多取空頭告劄、綾紙，價直隨其人
之貴賤與其欲之緩急，有增至二千緡而後已者，有先受賄賂而後
爲之發書者。自強三子俱於今罷，上願士得貪穢，元不交通關節，受
事押遣，人謂將帥厭師，口貨其大者而近下罪職，及陞差之類，自強
皆二子交互爲市，有不經由官外而徑有司部字者，以賄得有求學官

若□□□器十緡，不厭所欲，則徑之以爲爲實，總其得也。使自強
素有廉節，以號眞宜至哉？有自環管以七千緡而得廣漕者，有自候
武以六千緡而連得兩郡者，有以珠翠飾婢妾而遺其子者，有以玉
千緡得獅湯者，其它殆難以遍舉。蘇是金帛充溢，每盈百萬。訓諭
天府，是以婢頹，不知其幾，有幹僕陳宗顯着本封椿庫吏，自強倚爲
心腹，以福州水軍統領掏私釐，去大抵類此。又□甚太皇上壽，臣子
推奏之。狹諸授總護，初無藝，多有不當之，乎不屬復，以緡貴，自強宜
知止矣，自□於其餘餘，皆不□行，皆在史□□下至牽大力者，亦
必劃當其勞，方偶□之，未始而可，□□，□□貫君山之四，自知
附宮，□至於無苟在郊州垂，□□□有謝謀有筍比，自是抽
不能辭□常惑先而務或以而捨哉與於異論之貼席，自強既知
望公形勢恣然欲盡鏟峻拒楊之令，不恭執甚焉。自強本無縱爲

狀，行不義，徒以黨附權臣，自謂若倚太山。蓋侂胄輕其僥倖，非自強
難以專擅，自強拘于貨利，非侂胄不能，援以以爲結株連，寧不可
教兵大事也，侂胄欲圖兵柄以久操，於始辨疑未決，自強不能禁
止，反從臾成之，諸將敗衄，邊城殘□，□□□□危急之時，人情恟
懼，竟至不識朝士，從臣而叩自強者，侂胄唯或云太師自有措
置。人知其無益，亦不復問，蓋自強事知徇私贖貨，不以國事爲念。夫
于□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自強之謂矣。幸而屬以權
奸自盡，自強自動容色，對侂胄□□□覺，以安知其無慮。夫三邊兵
民死於鋒鏑，殆踰百萬，自強所當惶然，乃令皆見以爲安乎？自強自
知適罔之人，皆所弗乎，乃與侂胄密謀，潤林行可遺長詠者，倚爲
爪牙，必欲其傳達善類，使人無敢議己，蓋其意殆不可量。二人者爲
猶有□間，於誤國原情定罪，又焉可恕？臣竊觀本朝宰輔，或以廉事

尸位或以姦邪被斥或以朋比獲罪雖不一端曾未有貪婪汚濁者
利與厭寡廉鮮恥如自强之甚者則又烏可以常理論哉刑罰比有
可放者昔丁謂為相坐與寇準交通罪狀顯露初止分司再貶崖
州司戶諸子並勒停錮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雖小人猶有
才術自强規謂無能為役而罪浮于謂止從竄斥人謂佚罰况侂胄
家財既盡行拘籍而自强止從其錙銖及今細載而歸何以厭服天
下臣愚欲望睿斷將自强家財照丁謂例籍沒一手好從編降勒令
隨侍自强前見所以為戮夫各秀貪人敗類附下罔上誤國蠹民
者之戒庶幾少快公論俾劇人心於維新之際不為小補
汪又論太師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右丞相兼樞密使陳自强乞竄貶
實疏曰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定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
謂衆國之權手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
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民亦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
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於此諄諄其嚴懼乎其不可犯廣之以垂
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况征伐自天子出
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伯主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
[illegible]以[illegible]假[illegible]聽附
[illegible]觀有稱構[illegible]所宜猶
[illegible]習氣貴累不學無術任意
[illegible]成謀人所識已[illegible]
[illegible]居實出己稍而遏除之
[illegible]天下之公選人主之親

習為議章奏兌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
無不陰授風指而每告陛下黠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
盛無復忌憚有異己必加擯斥以人臣而專權擅朝干紀敗常自
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為固位之策不量事實從徇虛名外則
締交軍帥分布邊面以張其聲勢內則位置群小於給舍臺諫以主
其言論招納亡命授造附耕悻和好遂啓兵端邊議之任殿屬侂
胄交通縱嫉說地人已切識當孝宗在宥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蜀
處高遠兵擬士民時遣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其心
及挺之死至易以定帥遣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既薦
為殿嚴又納賂以便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
强虜以叛人尤不能無疑於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兵興
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以至皇甫斌之敗於唐州李汝翼之敗於符

離商榮之敗於東海郭僎之敗於儀真郭倪之奉頭鼠竄僅以身免
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衄此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
此抑又有由也蘇師旦起於胥吏之賤侂胄以奔走之[illegible]為進寵用
不三四年驟躐通顯凡武臣之建節[illegible]威光勲宿將不以輕
畀舉而投之奴隸胥奉檜[illegible]相依其二十載不為不專假寵使令如
胥吏丁裡曾不過式功夫矣未嘗驟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為御帶為
知閤[illegible]都承[illegible]敢為而侂胄敢為之師
旦[illegible]所觀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
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定價多至數十萬少亦不下十萬暨
諸將挽敗侂胄不得已[illegible]往往遂有後言謂吾債帥而
貴以[illegible]道路藉藉傳笑殊外遂益有輕視中國之心師旦旋以敗
露[illegible]加之罪而[illegible]人謂諸將貨賂非所獨

衍善指侂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於伸國憲，亦侂胄藉之以自
文耳。抑侂胄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自古國家有大政事，大興作，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於
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今
侂胄之舉事，上不取裁於君，下不詢謀於縉紳，至於爲陛下侍從
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有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德
假御筆以行之，外廷曾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爲之說，以罔聖聽，
始諭詞臣降詔，遂以遭連以敗報，皆蒙蔽而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
恟懼，莫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虜亦以很之自遁，然而
二邊兵民，殘於鋒鏑，困於轉徙，淪於飢餓，死於癘疫，至於焚蕩田疇，
荒蕪道路，殺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於此。擾虜頻年，余刷皆吾中
原赤子。彼唯重其族類，而屠用吾民，先化之戰，至驅余軍及俘係老

弱兼數千人，填塞壕塹，以渡軍馬。所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
餘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侂胄一人殺之也。
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鋒敵人亦知非出於陛下之意。是以容
府每遣小使，虜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爲言，使侂胄本無邪謀，
祗以輕信誤國，[illegible]退就，則猶有辭於
天下。仍[illegible]大言無疑已見，則曰
有以[illegible]人相之宗高宗壽皇之[illegible]而從侂胄斃之
[illegible]之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
怙勢[illegible]不以侂胄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
得罪祖宗[illegible]收殘燼，孺子口皆能言，必無不答
而知於積威，當無一人敢[illegible]出自英斷，特降
御筆[illegible]臣雖見具位

已入供職，亟舉其[illegible]誤國罪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
以數，未暇枚舉。如陳自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館
於侂胄，驟用縣小官，驟至簽樞，躐引拔擢，致陛下過聽用爲次相，阿附
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胄曰兵
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
今日之[illegible]，然則從之者，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
貪贓[illegible]以賄[illegible]之狀，言之者[illegible]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
陛下詳覽臣奏，將侂胄自強重賜貶竄，以示人人之願，以釋兵民之
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寃，使敵國聞之，必謂陛下本心，將士
聞之，必爲陛下戮力一彰忠義，聞之必爲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
[illegible]又論韓侂胄奪太廟山及婢妾僕隸封敍官爵及分[illegible]太皇殿金

事狀曰：臣昨日奏疏論列韓侂胄專權誤國等事，恭想已蒙睿覽
行。方陛下奮發英斷之初，萬姓呼舞，咸以手加額，喜於復見天日之
清明。是見人心無不奮，其它罪惡，人言尚且藉藉，今歸列一二：如
后二稽之禮律，宗廟至尊，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御，雖一草屬經稽
爲保其所以盡恭敬也。侂胄人臣，寧不知此。廟後山林，亦既禁地，自
來不許樵採侵犯。侂胄遂於衙之之說，請其地彰勝，每遇興造，必憑
楹利，自是窮極土木，歲不休，特造亭館，種藝花卉，日事游燕，三
等於卜鄰在田野，每有人自都來，輒言每遇宴集，望太廟之山，嬉
笑燈籠，歌呼之聲達于通衢，觀者莫不嘆息。凡居民起造樓
屋高擇鄰家法，猶不許。而侂胄乃以第館下瞰太廟，於禮無乎欲乞
聖旨行下臨安府，日下先將山上亭館盡數毀拆，花卉并行除去，乎
[illegible]乃中嚴懲[illegible]之[illegible]資有備等權亦異數。大人婦[illegible]

乎而後有之令從宦壟人臣之極僭合避嫌疑乃敢以娉妻之賤竊
求封號至郡國夫人僭擬宮闈月有帝庠俳優后飾冒濫見於稱笑
流弊之言而從宦以從優俳受封號於瞻宣柯伊與內妻至與妃嬪
靜坐人臣而有此禮乎臣欲乞虐斷將從宦四輝追毀告命其服用
金玉珍寶並皆宮禁所得者並與拘收[?]令逐使其群娉凡有妻人
恭人等封號者並行追奪本章之置以勸有功均貴[?]武臣任
至將領或賜金帶皆為榮寵今從宦盜竊威福多以名[?]私其親屬
或有可言者乃至其家僮僕及內侍私名輸人有官至大夫職為將
領及御廝庠[?]衆[?]義數十數錫[?]四布直[?]文[?]等及
李奭家奴羲豈門[?]賜帶或經兩賜名[?]臣欲
乞睿旨令所司追究逐人元補名目因依除元係父祖奏蔭及實有
軍功補授人許給還元官外其餘官資並追錄作御前[?]名色

並與追毀其求帶畫行追納入官仍各將家畫投估歲眠施行一臣
昨所奏分盜太皇殿金帛玉珍等今聞有內侍吳由者元為臣盡見
壽慈殿事務皆所專職分盜金帛甚出其手白盜特多臣切惟太皇
太后帝嚴所儲皆兩朝奉親之禮太皇方寢疾之際不以國家為念及
軍旅之費乃助吏遙吳由身為巨璫受國厚恩職居禁掖不仰體
聖意方[?]馭上僭臣于權慕之時忍為盜竊之計豈復人理欲乞虐
旨將吳由並與[?]送所司削奪官職分寘嶺海仍籍沒家財以充犒
軍之用使三省將士開[?]必知激勸右上件四事雖未足以盡從宦
之罪然公論未厭臣不容緘默冒昧煩瀆天聽伏乞睿斷速賜處分
理又論…民猶未…四…惟國家…今…不…州縣奉行弗虔
猾吏…民…為…所…害治之大者也臣伏
見孝宗皇帝…閏三月…出…十八事…書…備具

…當帝情欺偽不容藏獨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
有…以練人…周郭本…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
相…當終…大…多…於今日之弊未暇備舉姑以治私
販鹺盜賊為民根…良猾吏豪猾以徵賄賂二者之弊尤切
於民者為陛下陳之蓋私販鹽賊無非鄉…少…必有大惠
巨猾為之囊橐常時既與同群緩急相為表裏一旦敗露縱加窮治
造其肯言乃籍其營哉於外以為異日…而善良之民相與衣食
素無交涉徒以平日強貴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讎陰受指教或謂
資給傳舍或稱同黨分贓官非其人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拘繫
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其…既…厭所欲
率從末減有司或不加察無辜反抵罪文雖有一二偶能自明而誅
剝之餘家已破矣…民復出為…心獄訟繁滋所在皆是

楚之下何求不獲吏杜之聲聞於道路此豈聖世之所宜有耶臣恭
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卒猶祖武每閱民間利病罷行悉從顧
州縣吏不奉法藏為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戢乎臣伏願
陛下特降…旨檢會紹興三十二年…詔條申嚴約束俾州縣各
務…守…外委諸路…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無
猾華宵善良安業刑得其平獄無冤濫…以感召和氣安治不告
事於大體豈為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

去邪

宋寧宗時衛涇論新除司農少卿張鎡乞賜罷責狀曰臣仰惟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中外慶快萬口一詞惟是更化之初[illegible]一陟天下觀瞻所係不容少有差失儻使姦人投隙而進豈不致中外之疑謹按新除司農少卿張鎡狠戾虎狼毒於蛇虺立朝則猥瑣而無恥居家則瀆亂而朋淫其同邪黨[illegible]之惡雖罄南山之竹不足登載而前後亦畧見於臺臣之章疏矣若其凶殘害於心本以[illegible]斯[illegible]之徒少怙其姦遂潛置之死地當蘇師旦用事之時鎡傾其貲貨家財強抑孤女與師旦子為婚其女出嫁之夕號泣登車指鎡而咄罵叔妄做好官耶以我嫁書表司之子聞者為之悲感有衛不怯辛殞非命自此益得罪於公議不復以人類待之及致終身指為侂冑[illegible]得除目夫豈聽聞鎡相顧語莫測其端識者尤為寒慄況張鎡既為師旦姻家情好稠密崇資顯秩皆自師旦得之師旦既[illegible]懷[illegible]迹正典刑當[illegible]懷[illegible]既為刑人之家富宜寘之卿列而俾進居侍從臣竊[illegible]於[illegible]微之始柔鉏其姦[illegible]鎡交結非類[illegible]張則凶淫[illegible]有不可勝言者所[illegible]外以[illegible]伏望聖斷特將張鎡罷斥官爵重賜竄責以清朝列以杜姦萌中外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鎡特降兩官送廣德軍居住

又論朝議大夫易祓太常少卿朱質朝奉大夫林行可乞賜竄斥狀曰臣[illegible]陛下奮發英斷雷厲風行元惡巨姦一朝屏逐兵民欣[illegible]萬口一詞[illegible]日久中外之士欲其[illegible]引[illegible]黨所阿附者豈獨其人哉[illegible]以盡責之若夫朋姦[illegible]長惡怙終至天下所指目者安可置而不論乎臣竊按朝議大夫[illegible]貪黷嘗進學舍傳習歆艷士林使之稍加涵養自可[illegible]學而攝[illegible]盍鄉用矣一旦侂冑畀蘇師旦以節鉞播有[illegible]師旦之門播其褒美有文事武備無智名勇[illegible]懷不自安求居[illegible]職以錯衆口士行已掃地矣遂愈無顧藉凡可以投合[illegible]侂冑竊弄威福恣睢既多窺闚兵柄以固其位[illegible]之[illegible]易祓和之更互表裏專務詭隨去年之春侂冑意雖已決然未卜人心之從違祓乃獻說張大虜中之事使[illegible]百餘具易祓有言虜狄有必敗之兆中國有必勝之理又曰敵國如外強中乾之今僅延喘息易祓既為儒[illegible]無見於利害之實徒以意在迎合不復顧問侂冑始謀加拜與[illegible]而[illegible]下可者什七八今年亦復如之何易祓果得為諫大夫復力主其說方其建議宣撫荊襄也止以賊卿[illegible]民為詞人尚疑信及易以宣撫則中外始知其必妄動同列有力爭者易祓獨大龍相觀論奏遂至[illegible]而師已出禮矣遂文龍以喪師罷黜祓自知其敗露偽為大言以[illegible]自任[illegible]日之[illegible]且師旦之[illegible]祓實不知其不當[illegible]侂冑亦不強其必從祓諂附師旦攫金而不見今[illegible]祓等師旦既敗侂冑每對客嘲笑之主持用[illegible]祓附會侂冑以苟富貴[illegible]不可撓則雖侂冑亦厭惡之矣未幾而[illegible]易祓知有[illegible]不恤[illegible]一[illegible]生靈祓[illegible]家居[illegible]享祠[illegible]其心[illegible]侍郎兼侍講朱質[illegible]擇回[illegible]術險[illegible]秋即授學官且有舊比[illegible]薦有[illegible]之命已不安於義矣入[illegible]待遇不[illegible]不自愛重日事奔競至[illegible]以結[illegible]師旦[illegible]不得入則伺候終日[illegible]受命[illegible]

入館陛辭之後當如是乎云曰[illegible]歸於使臣而來有以中其意也夫
歲正旦虜使來廷偶聞[illegible]相差[illegible]致虜使輒止周章失焉甚失禮
也質知使[illegible]經上章乞斬虜使歸[illegible]書於使臣謂質天下
之[illegible]且[illegible]廷臣不知[illegible]見[illegible]覓得[illegible]遂與易桂
更相[illegible]於章奏無非迎合[illegible]美頌以行天討弔書[illegible]
而後舊疆來蘇後望之父雲合響應之勢[illegible]和[illegible]指日可[illegible]不知
質何所見而云爾耶豈宮之在督府對事勢[illegible]小使往通和議
虜使一再回答稱言使臣不及其他使臣[illegible]其不與回[illegible]以上聞
諷質使之言質即上疏[illegible]快其意雖不[illegible]公論不[illegible]
據要地自謂莫敢[illegible]持之言謂可以[illegible]上下而不知人
之一覘已如見其肺肝使臣亦始[illegible]乃[illegible]之[illegible]自圖去
就乃復乞憐於使臣自述其宿昔奉承之謹求[illegible]仍刪經帷前

此卿監郎曹之黨請[illegible]出於一時擢用者有之其罪[illegible]而仍兼
講讀者惟陳[illegible]宰臣[illegible]提[illegible]論去質居之安焉且以[illegible]自況多見
其不知量又其大可罪者近日陛下累斥使臣質自以失所依賴[illegible]
若喪家之[illegible]奔[illegible]所[illegible]止復為庇身之所至有拒而不納
者夫[illegible]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有臣如此尚可使居[illegible]之任侍
清閒之燕[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行可[illegible]鬼[illegible]心同[illegible]獨狹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使即引為大祭以為已[illegible]二年
[illegible]指皆以[illegible]去書問交通
[illegible]於行可
學[illegible]甚不得
[illegible]行可[illegible]於君[illegible]

大月[illegible]師[illegible]敗行可來乃[illegible]致書師[illegible]浦城宰陳至和轉達書題
稱為恩府郎使相公至和急封[illegible]為一上夫所見相與傳笑行
可身為[illegible]而[illegible]知矣其居鄉也嘗
以[illegible]諫[illegible]占法當
害無禮[illegible]官[illegible]林洽[illegible]加[illegible]行可大[illegible]為之[illegible]遺數人循
未[illegible]欲[illegible]大臣上疏[illegible]斷[illegible]之不可
大臺諫綱[illegible]之任豈行可[illegible]由之[illegible]以奉
常清[illegible]不[illegible]百出一日[illegible]可[illegible]天同[illegible]
眾人以為[illegible]用[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和[illegible]議和[illegible]陛
之[illegible]書[illegible]天同[illegible]之[illegible]豈所
施於[illegible]知之[illegible]民亦知之
不特[illegible]知之數人[illegible]不知之[illegible]之遺小使也嘗[illegible]未嘗不

為[illegible]過於[illegible]文[illegible]而[illegible]書[illegible]使臣既[illegible]大[illegible]乎
章留[illegible]於用兵則師旦[illegible]是言之則首[illegible]
甚[illegible]使[illegible]起於使臣而行可獨不知之
不過[illegible]使臣之[illegible]自[illegible]
長[illegible]議[illegible]從來[illegible]不利於
自強使[illegible]使臣[illegible]
日[illegible]不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
[illegible]於
[illegible]昭
[illegible]行可

乘賜[illegible]以為上而不顧行檢自棄名義朋姦罔上長惡
怙[illegible]之[illegible]
涇又論宦[illegible]文龍[illegible]陽[illegible]伏[illegible]臣聞國家之大柄賞罰而已昭
勸示懲雖昔一時未嘗廢是以公道興行人心悅服臣伏見與宦
懟鄧文龍始為主帥頗得士譽[illegible]自許亦[illegible]稱[illegible]以其書赴
功名之會未暇詳[illegible]之實[illegible]推[illegible]不從中御而文龍[illegible]闕賊
寇之[illegible]阻[illegible]閫[illegible]敵之[illegible]以許之使宜[illegible]彼
已[illegible]設若未得[illegible]反覆論議以淵萬全[illegible]臣不思
委寄之重無[illegible]心而[illegible]指授皆[illegible]師[illegible]續功未[illegible]
願方[illegible]職任宣威[illegible]誰[illegible]陛下明見萬里[illegible]其覆勝敗援宿
望文龍自宜[illegible]章引咎[illegible]伏命[illegible]尚乃[illegible]然自[illegible]猶覬入
臺蔽職紀綱風憲之首當如是乎雖陛下曲示[illegible]全賦以[illegible]既

華任使遂得優閑[illegible]勸不明公論未塞欲望聖斷將鄧文龍特賜鐫
點以彰國典天下幸甚
涇又論蘇師旦狀曰臣仰惟天眷宗社啓佑聖衷[illegible]斥竄凶
惡一正君臣上下之[illegible]方[illegible]萬[illegible]之始[illegible]行當若風雷
之震[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動群聽[illegible]主威[illegible]於[illegible]時[illegible]
觀[illegible]論奏給舍
繳[illegible]考其
故[illegible]
使[illegible]未正典刑輕重
失[illegible]三名隨
即[illegible]以來臺司
郡守職事官亦[illegible]二吏之言是聽以至調從

軍[illegible]兵將[illegible]列皆不得與聞雖三吏視執政亦未如
[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以陳自[illegible]第時又嘗館吏達祖家
身至[illegible]士大夫苟賤亡恥者[illegible]求差遣必
先登達祖之門[illegible]物[illegible]以金帛多寡為予奪傳聞
四方有史丞相[illegible]參政董[illegible]之譏公史[illegible]
十貫郎廣南自有成憲初不以官之崇庳為間[illegible]不知其
紀極少[illegible]自[illegible]皆已誅[illegible]又[illegible]家破師旦乃安[illegible]地而
三吏各[illegible]關節臣[illegible]文字[illegible]得[illegible]以[illegible]吏之故縱
留勅命委曲求全無陛下刑政[illegible]行公卿[illegible]不行於胥吏何以服人
心何以令天下耳目之[illegible]為三吏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亦何以[illegible]風[illegible]振紀
綱[illegible]陛下大有為之意乎是以不避[illegible]伏望陛下
特賜睿斷行下[illegible]刑部[illegible]理寺將

三吏盡情根勘依法施行以伸國憲以快公論不勝幸甚
涇又奏論郭[illegible]狀[illegible]臣[illegible]虎[illegible]自[illegible]陶師
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遺[illegible]私[illegible]破[illegible]中[illegible]物

以備寨屋爲名，買山斫木，結縛牌栰，順流而下，役軍匠脩治熟材，製造窗隔動使，不時裝發，至於燒造石灰、木炭，亦載往鄂渚，付親戚影三官人者變賣，取時射利，厥直倍增，捨爲己有。其軍兵般運往來之費，則責其自備。至於本軍打造衣甲器械，自臣到任，節次支撥錢會二千餘貫，然所創置十不二三，多因而乘計掩，闌出路巴己，行賄賂。既撤戍繳納，不曾以附椿留，軍中初聞捕緝，至將銷似從撒己而用吏胥之言，移舊換新，以斜爲[illegible]，作支破，錢數特多，悉願落以爲利。至爲軍與將領告諭減免鐵炭物料，棄臏具存，其貪黷貨有无可驗者。又差出戍兵，責令回易，添入一廣收買箭簳、牛皮、軍須等物，每過江鄂荊襄，[illegible]差人計置，或於其收買，即增搶高價，取利歸己。此何異乎[illegible]販夫，豈管軍所爲？委其吏成將諸回司，[illegible]御令以回易息錢買納銀兩，盡入私橐，稍不稱意，坐事挫拉，或遣[illegible]及將佐[illegible]

保明陞差，不較勞績，止以賄賂多寡定可否。本軍有營田莊，有房賃，有細地錢，有營運錢，本以備器械、脩營寨，充[illegible]實，悉肆侵漁，所餘無幾。士卒不堪勞役，重以剝削，貪圖衣食，有逃而爲盜。澧州嘗捕獲強劫，乃本軍劉勝爲之，當廳引問，皆言統制掊剋軍人，不容存活。又貽怨於軍中者，本軍舊有漏澤園，[illegible]士卒葬埋[illegible]，擅開爲亭館，種植花木，以備遊觀，及布種粟豆，淺取微利，揮鋤之際，白骨如麻，過者傷心，莫不[illegible]也。古之良將，師入敵境，猶不伐墓。今[illegible]見之遺骸，使其子弟見之，誰獨無是心乎？稍有識知，孰不以爲此亦[illegible]已見物論騰沸，[illegible]

臣知其[illegible]

復[illegible]

懷之貪狠刻薄，[illegible]

若不亟行[illegible]以致[illegible]事無疑，是[illegible]一次[illegible]漬天聽，[illegible]以其山前討捕曾宣微勞，與免根究，亦乞庶斷將[illegible]特[illegible]少戀貪刻，別選公廉材武之將，表率士伍，脩明軍政，俾還舊觀，以爲一旦緩急之備，不勝幸甚。

劉光祖上奏曰：臣猥以非才，待罪憲[illegible]，僅踰兩月，數料官邪，一一蒙陛下主張施行，臣之感奮，自惟隕身不足爲報。近者竊見陛下潛邸環衛吳端除帶御器械，諫臣三入章疏，陛下御筆批出，可依已得旨。係緣此舊皇潛邸人，孫嗜亦前[illegible]干求，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詞[illegible]，御筆又令書讀。旬日之間，疊此二事，人言籍籍，仰議聖明。臣職在彈劾，惟臣家不安於守，僥求無厭者，正在彈劾之科。今吳端、孫嗜[illegible]諭于[illegible]請，臣不即時彈劾，已是職事不修。竊緣諫臣後有既已有言，不須臣更入文字。今來以二臣[illegible]之故，而使給諫論奏不行，僥倖大啓，又勸人主親批，訓此事體異常。臣若嘿然不言，豈不仰孤陛下任

使。臣謂天下至大，所以統臨而維持之者，不過特主權之尊，綱紀之存，名器之重，就此三者，守而勿失而已矣。今以吳端、孫嗜微瑣小人，而屬升大任職，[illegible]等威，[illegible]

勳舊之臣[illegible]論列

後[illegible]諫之本

職，[illegible]祈恩

求[illegible]爲

主[illegible]下。

言而不行，又[illegible]奏者

臣伏覩[illegible]私名

慕[illegible]追改

[illegible]高宗[illegible]當如聖旨施

待然尉斜不准諫官論執乞陛下且與允所奏高宗曰此小事甚繁
聞觀呂頤浩引歎前詔諭撰擇之説高宗可之當時君相之所望
者諫官之職也以今日論親受要近之職又非小事而諫臣已三言
之其爲事體豈爲輕重乎吳國長公主爲女夫鄭琪陳乞特與官承
差浙東帥司參議給事中賀允中封駁之高宗曰令下淮仍司鄭琪
已被受差遣執矣乃始封駁轉官詞頭恐非故事可諭令吏讀宣執
退以聖旨諭允中允中執所見翌日再繳皇高宗曰雖稍後時所
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施讀等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
事也今孫瑞之命初出而給事中操遲封駁亦必有説且以長公主
之請而坦允[illegible]之後臣又執爲重輕事高廟中興規摹是以貽訓今
日臣爲陛下必小給御小人之故請以遂廉一家之公法是以徵聞
先祖陳之陛下擁護臣之請則是轉二失而爲四美矣臣以四美

望陛下伏惟陛下特自暗意速改吳端除授之命杜絶[illegible]更思孫
瑞無功而爲寵眷使外議不以爲宦者獲得[illegible]如此則名器由
可輕綱紀繫而可紊至權柄由可竊陛下之明使虎[illegible]昭穆書知諫之
德一日而聞於中外是以仰承高廟之規摹不負壽皇之付託矣
萬之意臣豈可不據實正奏[illegible]把天[illegible]任激切使命之至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先祖又奏[illegible]左右臣昨於十八日封入奏章論吳端特陞除轉[illegible]侍給
諫各有又言[illegible]不乗於收命[illegible]此之[illegible]諫不復申執[illegible]奏
臣緣此事反復[illegible]以爲從[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而攀附使
令之發[illegible]自以爲人主恩[illegible]何自後當言者得於
有言不行不若初無言之爲愈[illegible]中心有如[illegible]是以冒昧
具奏小人[illegible]僥求使名器紀綱與夫人主之大權三者俱失臣竊

恐如[illegible]復[illegible]伏伏命今已三日未聞付外施行臣爲執悪之
官豈[illegible]乃是國家之恩令今小人干請紀[illegible]臣合封奏以聞公
法爲[illegible]不行是臣不能守官以孤陛下委寄而使綱紀之令而得依
恩以遂志自今不復知有臺綱如此則陛下亦安用此備位之臺臣
也臣以憂及[illegible]防[illegible]此而[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一言而止謹昇具奏[illegible]天
聽伏乞檢會前奏早賜睿斷亟行[illegible]録奏聞伏候勅旨
先祖又奏曰右臣昨[illegible]封奏吳端除[illegible]陛下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家訓戒行如雨使命遠承君父之[illegible]
垂陛下觀[illegible]之言路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illegible]以[illegible]也今

乃知之而有所不言言之而有所不盡陛下雖究臣而不責臣獨不
愧人心乎臣人任本朝[illegible]以從人豈心而[illegible]
諫此乃[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端而稍知道理。聞臣條累入封章。自當再三控辭。云不敢以疏臣
仰累聖德。它日足空陛下成獄。如此則能持其福祿而深得進退之
宜。今乃偃然當之。雖以人主不免有過缺之可議。端之罪大矣。臣既
蒙聖諭令來與分憂內人。自當退聽。但中心所懷。亦須一一控陳。
欲待面奏而未得請對之日。不敢不即日敘謝。竊恐過其憂患。伏惟
聖慈覺其僭犯之誅。尚賜採用。庶幾人臣皆能抱於職業。不至
畏縮保身。都忘國事。
先祖文論陳貫黃掄疏曰。臣為諫臺之任。古難其人。國朝以來。尤
重此選。居是官者。以剛直敢言而一時得罪於人主。亦以回邪害
正而萬世得罪於清議。一時得罪於人主。人主然復以清議而取之。
萬世得罪於清議人也。然亦以清議而薄之。簡策所傳。前後非一。臣
謹按前諫議大夫陳貫今右正言黃掄。皆為清議之所非。有如人主

之任使。可謂聖世之罪人也。臣竊見貫為人險愎。用意姦回。自得入
臺。[illegible]忠報國。無其險躁。上御之心。數年之間。遞長諫省。與吉士為[illegible]
之意。有小人朋黨之風。容蓋所結。排斥諸[illegible]。以縱橫詭說。禍福繫於從
違。[illegible]起任[illegible]自生[illegible]如貫者[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以為姦者
也。[illegible]川[illegible]朝[illegible]數十萬。舉人不知。貫為諫諍之官。乃[illegible]
[illegible]貝[illegible]甚[illegible]利[illegible]。一切與之。彌縫[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不自之。當是時也。貫若不以[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身[illegible]以[illegible]令[illegible]於清議[illegible]
[illegible]遂[illegible]令[illegible]大附。何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illegible]
幸也。至如掄者[illegible]凡近[illegible]下[illegible]之於進對之間[illegible]
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憲。都有[illegible]見[illegible]
既而[illegible]一出。聞者駭然。且陛下[illegible]遺之名[illegible]

諫臣之意。謂豈用勉臣子成心。一去一留事已久定。而掄於事定之
後。乃妄請人臣掠名而歸過君父。陛下聞其所謂無專君親上之意
聽其所謂以直諫得罪之言。雖天度之能容。豈聖心之所樂。二人之
罪。亦為臣之分也。而群情共疑。則掄實有以致之。臣於彼時。請掄此
疏。驚嘆失聲曰。豈有身任諫官而為人論駮。使陛下真有罪諫之
名。與聞意料。異皆掄以讒說誤聖意之過也。其後關東漸發。欲得竟
臣。不知掄何慮何疑。而遽入奏劄。乃欲罪使臣為人。各有私意。陛下
聰明洞照。掄說不行。中外聞之。咸謂[illegible]掄前日一言而使人主
受為人言。後出一言而使人主[illegible]陛下。掄之職任。所當[illegible]否。臣昨
之上疏。本為發劾論議。論邪諂奏陳。又言臺諫一體。譬之太
遠。故加奏遲之。[illegible]言之後。[illegible]之。掄來[illegible]日[illegible]臣雖[illegible]
[illegible]之使去。然為其[illegible]說以自[illegible]。然臣意度猶冀復自言切

非己意。誣人以自免。請臣以求寵臣於是。掄之為人。見其依違反
覆。以[illegible]小嫌而明大義。臣之所不可復也。臣於陳貫。雖義責
掄三人。誠素意所[illegible]。[illegible]君為[illegible]義[illegible]而去。[illegible]者
幾不深。靡亦宜罷郡以謝人心。[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寬容且使補外。以塞公
議。臣盡言孤拙。不知所[illegible]。上[illegible]陛下。詞以旨守不回。臣以死報。伏惟
亮其愚悃而未加之罪。[illegible]行[illegible]臣不勝幸甚。
時韓侂胄當國。以學禁[illegible]日月以[illegible]都城士[illegible]四[illegible]
君將[illegible]其宗家[illegible]妻[illegible]只含垢[illegible]之。永大[illegible]欲語
得[illegible]於[illegible]所[illegible]臣[illegible]考之[illegible]日月潛[illegible]之
危。[illegible]火交[illegible]之[illegible]於乎[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知陛下將
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位居[illegible]公取[illegible]
[illegible]貴名[illegible]宗社。日[illegible]

寧不敢窮遏。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濟瑣之資請媚師
旦賜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外結附仇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之不
知恥。[illegible]私[illegible]陰結門[illegible]見諸行事。惟知仇胄不知君
父。此外患之[illegible]服者也。[illegible]之貪懦無謀。悅佞俾[illegible]
諸郭之胥[illegible]與用。諸吳之恃寵專借。諸彭之庸懦不肖。[illegible]戎魏丈
諸毛[illegible]遣秦世輔之[illegible]際[illegible]心[illegible]士氣。以[illegible]孝慶[illegible]
因佞遏之徒。皆以一手之[illegible]各得把[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血[illegible]
胃。以致通[illegible]。訊[illegible]食其肉而不可得。為一陣下付以人事。
敵之首[illegible]自不可[illegible]敗為陛下計。我此外患之居吾[illegible]牙者也。程
松之納[illegible]求知。[illegible]以[illegible]妹入宮[illegible]。以[illegible]入閣[illegible]之責。于[illegible]郎當
宮之庸[illegible]。[illegible]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illegible]吏[illegible]牙
僭名爵[illegible]以[illegible]卒[illegible]成[illegible]市易將相。此外患之[illegible]吾咽喉者也。彼

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illegible]已。周吾一身之關夫[illegible]
經[illegible]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illegible]命於陛下也。今[illegible]之命[illegible]
陽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令又不出於
侂胄而出於蘇師旦。[illegible]是吾有二中國也。女寵以[illegible]之地[illegible]
遏我[illegible]外[illegible]吾腹心股肱耳目於牙及吾[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陛吾之[illegible]家之中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
而[illegible]人[illegible]指[illegible]依民[illegible]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成。沫[illegible]最長。算最短。只以先發為奇。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
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illegible]其盟把[illegible]挑我疆場。至於事
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illegible]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
帥內[illegible]士卒外[illegible]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詔
將帥[illegible]民[illegible]馬政不講。騎士不[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不收。餽程
不[illegible]使不[illegible]。[illegible]不修。[illegible]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餽餉千里。而師
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
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illegible]公道[illegible]人[illegible]用[illegible]令自行。紀
綱自正。[illegible]自歸[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天下自底於和平。
四海自歸於仁義。[illegible]則亂臣賊子[illegible]冠戎九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私[illegible]內[illegible]相[illegible]因[illegible]
生靈。陛下百世之鴻圖。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illegible]之則

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侂胄[illegible]將於何時可[illegible]事之未然。雖以[illegible]信臣願
以身[illegible]之[illegible]待其軍行用師。[illegible]選[illegible]數[illegible]臣之胥風[illegible]四方。以
為天下[illegible]君[illegible]上者之戒。[illegible]下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
內[illegible]。[illegible]臣所[illegible]相[illegible]後[illegible]者田里。[illegible]為不[illegible]之民。[illegible]
仇[illegible]大[illegible]下大[illegible]守傳[illegible]成情之命[illegible]使[illegible]入
疏奏。
時[illegible]中侍御史章[illegible]正[illegible]
[illegible]李詔[illegible]從[illegible]曰臣[illegible]接
[illegible]代。鄭[illegible]秋之初[illegible]觀者。
[illegible]未有云[illegible]伐[illegible]者而書王[illegible]以
莫[illegible]於鄭[illegible]書[illegible]從王以伐者[illegible]
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天[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國[illegible]鄭[illegible]以[illegible]國之鐵者獨[illegible]不[illegible]

仲尼之義，付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譏其僣。今陛下不能正姦
臣[illegible]不問，在上之盈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者，春
秋謂之無人，豈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
理宗寶祐元年，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奏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
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爲
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至
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蓋陽君子，陰
爲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雜。泰之爲
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其內外之
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殽亂。君子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得其勢，
雖退而無憾，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爲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
所而不相害，是所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

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
君子小人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
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欲久安而無亂者，必
自辨君子小人始。[illegible]明君子小人之辨，而[illegible]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
吾將以是爲安也，亦惡而已矣。非聖人所爲致泰之道也。臣[illegible]讀
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爲元祐者，用君子而退
小人也。元祐之所以不終者，[illegible]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
年，當時言者已憂然以邪正之不辨爲憂。秦觀則謂用人之際，當
以義與利二者之間判明，宜使正臣日進，而邪臣亦退。范祖禹則謂
小人在前則言路壅，[illegible]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
不當使之在位爲也。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同處必爭。
一爭之後，小人必勝，而君子必敗，不可[illegible]與共事，[illegible]則

謂小人無憚則不足以服小人，而材能復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
得以售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
爲據，蓋以君子參之，良有以也，而致泰之道，亦在于此。是豈不憂過
計哉。使當時果用其言，杜絕萌芽，治本正於元祐何也。奈何調
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illegible]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
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卿得乘間抵巇，陰留邪說，紹述之論起，而
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輩亦皆[illegible]竄，祗復
一[illegible]則調停之論，豈小數哉。遂使國家當其禍，[illegible]於靖康之事，不
可勝悔。而元祐相爲[illegible]，之遺禍受知之，君可不爲痛哭流涕
者哉。伏惟陛下臨政以治，[illegible]則以爲元祐矣，而乃寬其宰
相，[illegible]日[illegible]宜可以[illegible]，而乃[illegible]爲端爲據，陛下亦嘗患其
故矣。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

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兼容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兼而用之，
則是正邪相軋，而決之日闘。[illegible]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
[illegible]間，君子小人[illegible]，至今未有止極
[illegible]也。陛下見其如此，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爲是紛紜競者皆君子
[illegible]小人又擯而斥之，以爲[illegible]類而後可以靖國，則益誤矣。
[illegible]君子小人之並用，[illegible]人日盛。臣竊惟小
人[illegible]其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戕善類也。敢爲陛
下略言之。小人性本巧邪，又敢欺誑，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爲悅，
[illegible]次之，辭足以[illegible]，而爲[illegible]變，[illegible]爲[illegible]指麾，[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惑人主之
聽，[illegible]亂是非，[illegible]借人主之[illegible]以成其[illegible]，禍[illegible]爲正論則學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除[illegible]則遂於上以[illegible]進於公論，遂使
[illegible]矣，君[illegible]也。小人性本頑[illegible]

又好反覆多詐，此喜怒而移，努在此則始背而終趍，閃倏雜駁
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萬狀，其狀似三變，柔行邪入，恣爲淺薄，軟
語甲詞，曲折徇從，其形似兩岐，朋三變之習，行兩來之術，而挽勢之
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詐，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剛諍，又善敷飾
上聽，諱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
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躁也。駕虛翼偽，諂與巧譖
貝錦其言，巧言。潜爲調忠，陰實以怨其術，一售其勢，遂成影心，懸忘
無所不爲，此數作之詐，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爲陵
多端，不惟上之備患務行其言，尤惟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慮君子
之困敗，務遂其詐，爲鄰之利，知此而可從之，一日去乎君子之間，贍
今適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爲非去之之難，而辨
之之難也。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

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
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脫貨聲色，以一此心，明白洞
照，以廣此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
之真，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
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否邪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
爲柔邪巧佞，阿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顔苦口者必容。輕佻
給，狡慧刻削者必遠，而莊重靖嘉，端純朴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
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去其腐猥卑雜而存其敦
今擬特出其狠戾驕倨而任其弘毅惠和，黜其躁競無恥而擢其靖
退有守，黜其陰巧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狂狷，不以
嬖人而疾莊士，不以美疾而疏鯁，則忠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
豈不能致一代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者倚忠正之臣，以

而給舍臺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指
其正直之餘。陛下宜鑑觀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
宜去偏黨之私，昭乎成之治，點朋黨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
布公道之言，而爲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舉舉之憂，鑒紹
聖以後紛紛之事，務使邪正不淆，陰不勝陽，以成泰内之治，豈不韙
歟？不然，吾未有以知人材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作贊作佞
則用者不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竊憂
所當冒越，皆實不勝事矣。
理寺時，詆東提點刑獄高斯得，劾奏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吳堅等
七人，倚勢居職，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又奏曰：臣
劾奏趙善瀚等七人，未聞報可，用疑心未當與世然，蕪渥聽。今奏
恩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蚤味吏之蠹也，於

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illegible]壁者同簽樞密院事，史[illegible]言
叢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
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尤有愧於[illegible]，則與世之頑鈍無恥者
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
斯得任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上奏曰：紹定三年五月，寶文閣待制
知成都軍[illegible]知河中府，右正言[illegible]言畏在元豐之門，其爲御史
其論議[illegible]朝廷，合[illegible]元祐之[illegible]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其
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親政，[illegible]則又從其趣而附合苟容。文閣
執政，攬亂朝政，至於天下之今日中一變。[illegible]楊畏落寶文閣待制，依
舊[illegible]中書舍人[illegible]言[illegible]行下，移知號州。臣聞舜之庶其
臣，以[illegible]任人爲急，[illegible]之一，[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之深意，不可不推思而[illegible]
[illegible]

惟恐小人之復來以傾亂吾國爲艱難之心頃刻不存則彼必緣間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詎可忽哉熙豐祐聖之間小人反覆莫如楊畏利在王安石則附安石利在呂大防蘇轍則附大防蘇轍利在章惇安燾李清臣則附章惇安燾清臣天下之人謂之三變國家禍亂階監觀乎此紹聖天子實親政官畏實爲之若此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熙以來侍從之臣固有隨世俯仰趨利轉移如楊畏之三變者方其氣燄熏灼之時其力至能進退宰相鉗制言路善良重足擢禍傾覆之禍幸賴陛下洞照其姦不動聲色而去之天下咸仰聖德之明彼其退伏散地豈一日而忘復出哉特未有可乘之隙耳倘朱國家多事而勢形於從軌窺竊冀久矣一旦因事論建依倣公議以動陛下之聽而廷臣不能從先乃其奏至之時復加爲引中外相應如此豈得爲無意哉陛下苟入其說召之使還臣恐楊畏一來元祐變爲

紹聖特反掌間耳況比自以來從臣奏議欲用萬清與毀慝三害儒邪說以誤國事包藏已深乃今又有使人來矣之漸邪氣盤結如此臣竊爲國事凜凜也臣願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機以堯難任人爲法毋去邪勿疑之語勿輕信使已去之姦絕意再用則局面增固善人變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中道而改轍矣臣憂愛之切深慮其患惟陛下采擇

殺書少卿[illegible]論之年[illegible]臣[illegible]其之能尚[illegible]排大臣[illegible]陛下灼見其故年而遠之[illegible]而再擧亦解而驟合既得自[illegible]之入盡與之中給事宗廟[illegible]大小切齒而陛[illegible]明大[illegible]小人復

出其害必慘將還其植殃彌其傳佞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

中書舍人徐元杰奏以胡泳所除宗正少卿指揮跪曰臣聞君者天也父也臣立人之本朝以事天之心而事君則知盡萬物之生不足以報天之德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知詢有體之恭不足以報父之恩況于身爲重臣而抑挾開筆親陛之親其[illegible]自爲以爲君上罔極之報可也今胡泳讀聖賢之書豈無羞惡是非之心哉平居討論亦豈不知三綱五常之正理者哉臣與泳同鄉且同江鄉泳以其年故而敬之每聽其說[illegible]不若者嘗爲陛下之官爵也泳自作郡而除駐陛下東以登朝置之郎[illegible]親擢方階虎觀之[illegible]爲之[illegible]以爲殊特超躐之典此正砥節礪行明目張膽敢於論事之時奈何泳會賓下血氣衰

而志節之不立辭旨所及不以聖恩親擢者勉務稱塞惟曰此恩此德實出於公輔聲言於衆而不以爲恥臣聞泳之初來登對首劄有愛國必愛大臣之語巧爲容悅至以竊倚曲意阿諛議者覺其爲人久矣及其職司彈劾專爲報復私讎之地前後所論皆犯物論而不恤雖則易從好惡庚常以書文典刑之名寔而妄有論列以五十年儒科之守老而亦致然訐弘識何心哉豈舉世已無一可論之士哉[illegible]相以爰云也猶有人心皆知人道之不可廢必一則曰恩[illegible]是二則曰何必只[illegible]爲醜毀[illegible]公論[illegible]之語[illegible]陛下一日[illegible]特出御筆擢公[illegible]而復見天日如弘[illegible]心[illegible]出身

給事中[illegible]同姦[illegible]為其微官所未嘗用舉刺而脫選。率不待終更而闕
職。泓知贛州日。不甲甫終事。却令通判舒復宗諳部使者以本州鹽
錢。偃其赴上。泓遂與趙之[illegible]女抑[illegible]到郡取為小妻。當時與平皆出
不避諱閹舒復宗於幕次。顧以厚人[illegible]之。其他不顧十年十日之罪
在南安時。同官備能言之。見其居要地。而甘自衆辜。在外[illegible]而不自
愛。處職有如此。臣與泓雖同江鄉。平時雖有微老之念。然陛下恩德
之[illegible]擇。臣雖衰病不足[illegible]報。何敢託泓而不以聞。況泓平時者稱泓
之在得臣愚。欲乞睿斷。稍懲其[illegible]宜以祠祿界泓。使之少特而上[illegible]
風之論。以論事甚[illegible]世道幸甚。所有臣詞[illegible]一件。臣獨未敢撰述。

元杰再[illegible]胡泓乞祠不允批揮既曰。臣聞諸[illegible]子曰。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illegible]以愚遇[illegible]象[illegible]擢[illegible]賞以詩
議為職事。無鉅細當言必言。是亦今官守言責為一職也。昨日臣以
胡泓除宗正少卿詞頭未敢撰述。已懇切奏陳未蒙頒命。除切嗟歎。
臣竊見泓昨以御筆親除職居臺。然明不知明目張膽為狀特綱常
[illegible]數其前後彈劾專為報復私怨而已。最是背棄君恩殺[illegible]同[illegible]。每
為[illegible]撓[illegible]倒公論之人。[illegible]判也[illegible]之[illegible]遏渰決相與言曰。自古
自[illegible]有[illegible]當如[illegible]之[illegible]。臣[illegible]為陛下慎疾其人久矣。
見[illegible]南[illegible]鄰[illegible]一[illegible]械敢肆詐語壹綱物
論[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人以代之。有識[illegible]。
[illegible]入從之時。泓既無人心[illegible]物
[illegible]不可與[illegible]明矣。臣職在繳駁。不避仇怨。痛切
言之。[illegible]為公論[illegible]作為[illegible]以泓[illegible]
小人之[illegible]相[illegible]為公道計。為朝綱計。不
得不以[illegible]上所[illegible]之[illegible]臣愚欲乞聖斷。寢罷泓新[illegible]
并以祠祿所有泓寢聖旨不允指揮錄黃臣實未敢書行。

元杰又繳錢相[illegible]赴行在指揮疏曰。臣竊見錢相起自儒。精珠之器
識。[illegible]自守。[illegible]進是貪任。於外則政以賄成。任於朝則公為私奪。其
居於鄉則縱容子婿。恣肆幹僕。[illegible]民廬。閭里怨嗟。衆謂其多貲發
身。嘗編[illegible]言[illegible]矣。凡所論列。摘微為而[illegible]侍之。以為循忠之
地。[illegible]其陽天官之長。兼多賸之任。都人為之語曰。[illegible]及銀臺
除非大錢小錢來。蓋指其父子賄賂而言也。相不是窮身君緊[illegible]行
每西[illegible]最為學校所[illegible]。又為臺諫所[illegible]。相嘗假親老[illegible]祠。今其親
凡十餘年而又急於規圖超用。召命一下。人言籍籍。咸謂聖化方新
[illegible]數[illegible]臣寄[illegible]而能[illegible]復觀於穿金門入學闕。為相之計。正當
四[illegible]寬闊日供[illegible]之來。[illegible]內存[illegible]不忘之念。[illegible]其
少進請議矣。乃獨不然何耶。言之至此。不覺寒心。臣[illegible]之時
若不正救於未用之先。何以為士大夫風俗之戒。欲乞睿斷。將相召
赴行在恩命。並賜寢免。世道幸甚。士論幸甚。

元杰又繳鄭[illegible]乞祠不允指揮疏曰。臣竊惟長江號天險也。然必得
人[illegible]險而後天之險為可恃。[illegible]江[illegible]臣重臣輕。胡可弗擇其人哉。
今[illegible]心術回邪。氣貌[illegible]俗。[illegible]歷[illegible]入幕之賓。其為謀
[illegible]已[illegible]是而為績[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其在朝之日。[illegible]勢擅權。不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月課所[illegible]更換
[illegible]敢[illegible]而[illegible]又嘗為[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不
[illegible]下益[illegible]察之。雖[illegible]於外。乃又以重任付之。使見其軍政
[illegible]不備[illegible]人是[illegible]其[illegible]為許欽之[illegible]凡

商賈鹺運之往來。亦復百計阻沮之。至專其利以自豐殖。是尚可使
之當重地者乎。臣職在封[illegible]因其所有之祠之請。[illegible]容緘嘿而不言。
臣愚伏乞聖斷俯從[illegible]所請。亟使解罷[illegible]職事。畀之[illegible]閑少自
警省。別選材望以重兹寄。庶乎天險與人險相資而無虞矣。
元杰又繳趙[illegible]遅改差知[illegible]郡武軍指揮狀曰。臣聞士大夫年及者。不
作縣。不作郡。著之令甲。雖[illegible]不[illegible]。況[illegible]作郡而[illegible]及凡未[illegible]對之
人。必奏事訖然後之任。此又聖朝所以[illegible]
元來嘗作宰。是猶曰兩[illegible]為令[illegible]
遅年已七十有[illegible]
亦不欲勞以郡也[illegible]
是於[illegible]無一可也。臣職在繳駁。[illegible]論其人之賢否[illegible]
有無[illegible]就臣職分之所當覺察者而舉之。臣愚欲乞聖聰特發英斷
將[illegible]遅改差知邵武軍指揮特賜寢免。[illegible]別議[illegible]以祿其老。所有錄
黄臣未敢書行。
元杰又繳蕭[illegible]理選元斷日月指揮狀曰。臣聞士大夫貪鄙無恥。[illegible]
[illegible]此。所至[illegible]民。初[illegible]不知改。必又[illegible]二[illegible]不
[illegible]若[illegible]之甚也。[illegible]之初[illegible]其罪不可勝數。[illegible]
[illegible]同[illegible]史[illegible]良為[illegible]有[illegible]相[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且[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
[illegible]吏[illegible]為民[illegible]刑[illegible]則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舉[illegible]之[illegible]未乾也。而[illegible]行[illegible]注之旨。隨請而[illegible]下。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從其理選元斷月日之請。若是則
[illegible]鄙[illegible]之人。所[illegible]可[illegible]財為[illegible]虎之[illegible]虎出柙[illegible]
[illegible]民[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臣職兼[illegible]。[illegible]乞聖[illegible]特發英斷。[illegible]
理選月日指揮[illegible]聽[illegible]乞[illegible]。[illegible]乞自今以
始。令[illegible]事與民[illegible]不相[illegible]公論[illegible]甚。
元杰又繳[illegible]達龍[illegible]東[illegible]舉[illegible]知[illegible]州指揮狀曰。臣聞士大夫可
用與否。惟精神心術不可不察。蓋精神[illegible]事。[illegible]成吏手。視為[illegible]
心。使民無所[illegible]。雖有愛民之意。不能自由其[illegible]。若是者。爲郡[illegible]
民。況爲一道乎。臣於趙達龍見之。其心術[illegible]嗜利[illegible]恥。不知命義。
數羅[illegible]不知所自悔。若是者。雖爲[illegible]且不可。況爲郡守臣[illegible]
王[illegible]見之。臣切惟達龍讀書授徒。嘗由科第。臣與來往。嘗稱其廉。及
解郡而爲郎。士論籍籍相告曰。人知其迹而已。去年秋[illegible]田[illegible]煎[illegible]
吏告達龍以軍期爲名[illegible]動六邑。公私[illegible]朝廷果有出軍之令乎。
達龍可謂之不知事矣。以前官[illegible]下[illegible]爲吏[illegible]有以數萬計。達
龍家[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也。彼[illegible]如[illegible]私[illegible]之
對[illegible]而不名。民訟[illegible]吏之命。至有一事而三
四[illegible]中不[illegible]吏[illegible]之。乙不[illegible]吏[illegible]或一[illegible]而
[illegible]不知其[illegible]言其[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曰士大夫[illegible]有如達龍[illegible]之[illegible]信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專貴主之勢，虐小民而未大害之跡，始則牽長興而見於臺臣之彈
擊[illegible]又見於知[illegible]益亦不復知有世間廉恥事
矣。況其[illegible]為[illegible]一為[illegible]又復[illegible]一變若
且[illegible]過明[illegible]于[illegible]臣於[illegible]
不當隱情[illegible]然知其人[illegible]人[illegible]惡
不[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聖斷[illegible]且昇之祠祿使知[illegible]他日
警[illegible]未為晚。
監察御史吳[illegible]史[illegible]之[illegible]臣等[illegible]易之[illegible]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illegible]小人勿用必亂邦也[illegible]為辭言其
[illegible]而[illegible]可疑也。臣[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君子而[illegible]國[illegible]有[illegible]小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言如金[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臣等[illegible]太
中大夫試[illegible]刑部尚書史[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心[illegible]之事[illegible]

學術[illegible]其[illegible]遠[illegible]公論不[illegible]至今[illegible]
和之[illegible]。[illegible]遠[illegible]八[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三省之勢。[illegible]以[illegible]小[illegible]
開[illegible]晚年[illegible]引之自代[illegible]之心人皆知之[illegible]
知[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智[illegible]
之計[illegible]大[illegible]方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知中國[illegible]
當[illegible]
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去就矣。[illegible]乃[illegible]若不[illegible]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illegible]之為
人。[illegible]下與一二大臣[illegible]可[illegible]事而天下之人皆謂[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用之[illegible]陛下與一二大臣[illegible]用[illegible]之者不過
謂其[illegible]人情[illegible]而已臣等
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未易成[illegible]之近日[illegible]陛下用
之[illegible]無[illegible]而有害臣等[illegible]元祐[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向[illegible]矣時相
呂大防[illegible]不定[illegible]用調停之[illegible]用[illegible]舊人[illegible]李[illegible]臣[illegible]
而[illegible]而至[illegible]時[illegible]以[illegible]
更[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中原之禍[illegible]之天下
安危理亂之機[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亂天下[illegible]十八[illegible]今

不可[illegible]陛下復欲用其[illegible]之文昌八座之列。臣等[illegible]其巧
[illegible]以[illegible]君子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臣等[illegible]之在易
內君子而外小人[illegible]其卦為泰[illegible]小人而外君子[illegible]入之不
可也[illegible]臣等[illegible]見[illegible]小[illegible]任[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朝列以[illegible]方多事[illegible]使[illegible]與[illegible]
在外州郡[illegible]其才以[illegible]
謹具[illegible]以聞伏候敕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徒恃其不能度德量力。保境息民妄意功名經營河套。力排群議
輕啓兵端任用輕銳之士以主惟慄之謀用虛驕之將。以分邠戎之害。
輕泄流離興作河海[illegible]民之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糧食之陷失者以
百餘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棄境而江淮蕩然無以為守禦之備如
清之者能因一端之失翻為百全之君。受指踪[illegible]守備猶可稱
齋疾之輸收桑榆之功。而乃護疾諱敗私心自用但求已試之勝罪
鄉導力之弱。使奸許於掠諱未為懲於攪縱邊而邪徐唐四鎮以敗
聞之氣訊失門城敗壞避從騎興逮來將以歸由于我邊關西省
八邠為之荼毒族把京畿而江西為之繹騷以致狩召狄亂兵于邸。
外衛內訌之秋隸左支右吾之策然以致民亡日相枕國家之責
者無度陛下寒心瞬息九重之上夜不安寢至於累月者皆清
之輕動干戈之罪也。詔以剛執大為之令各處所保存將建江當更

改規模補苴罅漏。而排和戰之論。尊守禦之謀。如請之固任不去
必不能盡變舊習。感國新功。滯吝私[illegible]。留意國事。不至於危亡不亡
陛下[illegible]至是。而後如請展之誅[illegible]禍之窮。陳自陛下以來[illegible]
[illegible]不從大誤欲乞陛下至等此二事示清之侍其自知引退[illegible]
[illegible]以今陛[illegible]此從大臣之節。以謝南畿京湖四路之民但遷[illegible]
[illegible]者不敢於是詳言少遷陛下之[illegible]舉天下宗社之重臣[illegible]
又知皇除引息大臣從仇與之俱進也君臣共保家國運倍數言以不
[illegible]疏計論[illegible]此十一人獻
[illegible]今[illegible]詔仰史臺每事妻臺官
[illegible]或有覚[illegible]
[illegible]官職任[illegible]以闡臣於今月二十二日登承朝僚前往大
[illegible]二[illegible]仁和知[illegible]事情实互因繫淹延。

問殿廷迴降陶運緞等革降已回本。臺官一面申朝省外內仁和縣
一項割九申並為趙人使宅少監江貢獻平江府苗田三百餘頃。又
府從一項周易庚為寺丞大監包占常州沙田一萬四十餘頃。是官
勢要倚利被微訟逢留者排營白其同以威召和氣臣契勘得寺丞
者却非權也稱大臨者即典據也[illegible]十八年相諾兄弟以象弄
而相傾細奪民田不知其數而[illegible]一旦遂[illegible]聽開止同僚[illegible]一時
無根之讒遂占千民百年有契之業[illegible]入。至為四千始令周麥庚
出名陳詞後都[illegible]李天枯等[illegible]擁兵與以張其勢持兩造
杖以示其威。竟歸為之衙。寬吝人心令一指應官吏[illegible]和狂聲不復敢
氣本界其縣見此妄羅遵照行[illegible]詳刑部尤氣焰熏灼真敢謹
何若非朝廷清明政令更始聿諸為先運與郎[illegible]吾陵之民將典
于溝壑矣茲當職官吏不許請佃以四[illegible]今[illegible]控身為王府既已犯

法包占而欺隱職在風憲又敢冒昧行辯以若所為是不知有國法
也。是不知有天子也。竊詳崇周麥庚者當被誣告之罪而欺瞞冒濫
者與家人之奠食家屬徒觀擢用將恐自是貴要競起侵占並起矣。
以崇[illegible]紛訟端起其患有甚於夫佚[illegible]盜賊矣。竊見法詩兄弟以亂
民之資恣欲貪以致。依恃恐[illegible]過惡頗多。其見臺章未暇悉數。今臣
罔以刑獄應避其貴寵一亭並以參劾仍望聖慈將法操掌撐特賜
擒拘罪扣未[illegible]得與親現在選保乞行下所屬將幹人李天枯馬伯
[illegible]例究治盡[illegible]作施行[illegible]權要而今因籍貫可以
照[illegible]下[illegible]明之[illegible]也謹具覺察以聞[illegible]加勑者
[illegible]有推而提刑之命。[illegible]未曾究[illegible]吏接行君
[illegible]排至李。為一有此臣[illegible]矣。以於兩三轄之地去
[illegible]一夏[illegible]矣。征右乃風憲之參民[illegible]

疵而使之司臬，其□□趨移斷右之害，而吾誰右矣。又何望其執邦憲而惠民瘼哉。臣愚過為欲望陛下特出宸斷，明諭大臣，或有進擬，此棟等新除，亟賜寢罷，以昭公論，以慰人心。伏乞睿照。

昌齡又論四都司疏曰：臣竊惟政府爲事之樞，總核諸司之綱紀。故參陪機政者，必先民望，而彌綸省闥者，多用士人。在祖宗時，不輕其選也。前者擢臣非才備位，臣已論列之矣。今都堂之中，先後相望，有利口之覆邦、審庸人之擾天下者，臣敢置而不言乎。謹按前戶部尚書兼檢正令鑄，性資深刻，言行詭譎，以操切合權貴，以便佞巧請要，出入都堂，蓋踰十年，縱豪猾之僕以罔貨財，觸輕黨之窩以過關節，貪婪溷亂之跡，鑄也實附益之。大化既衰，甚積擬盡，舍鑄獨溫調出尹神京，治狀無聞，營再入，以汩亂人事，為任[illegible]以寬鄉民，陪溷好名。每於論事之間，常有疾惡之意，黃錄學者之宗也，鑄乃謂之狠士。陳宗仁、林令，小人之魁也，鑄乃謂之好人，是非民心倒置如此，況能以當事任哉。陛下赫然震斷，令奉祠官，公論莫不稱快。然不正其又操都司少卿，而僅以督府之微罪行，偃然家居，咸謂佚罰，此臣所謂利口之覆邦也。夏旨新除司農少卿兼檢正顏耆，倡爲能破壞，臬止輕保，假借於人之交，以躐世科，甚籍門之子，以玷班者。方其於治省事，遂與同列更爭異氣，斷歸關者，時沉孰，廷不靖之風，蔑自耆仲信之論至出，使稚讓不能奉宣德意，而乃探聚斂之術，擅盟詛之論，以從臾歐翔廷，以毫末福倖，隻其股肱，耆以自潤，耆蓋有借援于此。行道之合，往往脈言其黠，進承鑄旨，見謂叨竊，糾正者務尤為非據。似聞朝廷方以耆咸之任委之，竊恐其力小任重，才短學陋，實無補於國家大計，此臣所謂庸人之擾天下者也。今[illegible]部郎中兼左司崔端

然，猶貌而驚材，亦一庸人也。其在番陽，貪鄙慘刻，以小償充貪而換內庫之金，以時客折鈔而奪下戶之利，以贓罰積錢而豐豪紳之藏，軍怨害賀，民怨入骨。既於溆[illegible]華而飲歸，余鑄以其能熟籌筭討引法，都省求務大體，其詳細苛，所擬文書勤多積弊，近者交爭相府，人頗駭之。置客以冒是最重之任哉。樞密院編修官兼侍右郎官劉克莊，癡騃而小慧，亦一利口也。克雖能文，見謂輕薄。真德秀其師也，平昔受知，出入其門。及德秀疾病，則逐奔競而他往。嘗挾罷其所主也。督府幕客，其所擬，及上命督越，則又變其說以阻行。王遂其鄉人也，平時握手出示肺肝，及為臺評所點，則亟拒戶而不見。既背其師，又誤其主，又不得譽於鄉黨朋友如此。至于剽採時事以聞大臣，傳誦風言以論臺諫，心術險人皆畏之，豈可以久居編摩之選哉。臣求自遠方，請供下位，與四人者初無怨尤，竊謂國家多事，正籍宰士得人，而使檢人倚是以爲屠之物，論淇滕不容自默，洎數列其姓名聞奏。欲望聖慈將鑄罷祠，以示利口之戒，端既罷斥，以彰庸人之戒，耆仲姑畀外任，以老其才，克莊且與祠廩，以奉其母，庶幾宰屬重而政本尊，庶其於國論實非小補，護其覺察以闢[illegible]。

[illegible]又論[illegible]寔等狀曰：臣聞中興南渡，留意海道之防，尊置節制[illegible]高[illegible]正當同結民[illegible]判，求軍朝夕究圖以[illegible]可委非其人乎。臣謹按[illegible]海制置使王寔之[illegible]因[illegible]海尼晉而然[illegible]之姻，因此為[illegible]切例四退石，方為寔操陰附刑，其及妙臺察，尊似若輩，所至陛下洞燭其奸，屏于外。不承[illegible]人才[illegible]網蓋矣。蒙恩子郡，不職導德意，致之民而乃搜括見

經稱提會子民大受擾[illegible]以此數公朝遣吏執問易鎮
之除浙東轉運使條奏益念其移害一郡者而害一路也尚何望
其任分撫而撫循乎[illegible]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來似遁生靈究
縣家傳則源乃韶尹京政出于[illegible]此縣吏變通賄賂估籍害民撫
爲豪傳九韶一切食鷄之政實以通[illegible]大[illegible]化更新究徒盡屏狥
吏之子于謂無遺似遠其尤乃獨[illegible]網方且多此合結閒幕鄉邦倚
勢作威道路以目甚至鐵鋼錢以閉商舶之利鄉情滿以醉舊奴之
家關墻之基凡不恩道人言雖藉其以毒天府者而毒鄉閭必矣
何以持叢書而聲其長吏公海備禦之討正在主府相挾而今以老
緣之人盡究之子參會其間闖事鮮有濟矣欲望聖慈特寘于祠似
遠羅殊別選威望之臣并東惠雅之士以重捍東以清海壓此今日
之急務也謹具覺察以聞

吕商又論趙汝述等狀曰臣聞典獄者必用常人祥刑者必惟哲人
常則哀矜惻怛不以喜文爲晚哲則明允篤恍不以獄市爲濫廷尉
天下之平司泉四方之訓其可不得其人而任之乎臣謹按大理少
卿趙汝述[illegible]素貪穢[illegible]無他長其兄汝述五木之一也爲于故相升
之四都假以塵穢無善狀但聞類[illegible]以歸私屋天台極其
寵臣許公德多不齒之入爲郎曹[illegible]升寺監乃謂下達出
語[illegible]者[illegible]理武下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林[illegible]甚矣汝
東提刑林宰[illegible]廉聲今使江東
若[illegible]而多夏亡居法
以受害民之賄賂以抑官[illegible]尤爲[illegible]
以右所爲豈[illegible]臨遣之[illegible]偏滯[illegible]責吏戮方
任朝端[illegible]江右則[illegible]民[illegible]

則[illegible]公[illegible]易[illegible]而乃徇偏聽以畏胥吏之喜開爲
訴以擾州縣之政甚至逞于[illegible]之愛公以貨賄交通人言如斯尖
甚又[illegible]之[illegible]朝欽恤之[illegible]天[illegible]明謹之時而內之寺獄外
之臺治猶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臣[illegible]司刑[illegible]得之風聞用敢疏列姓名具奏
欲望陛下將[illegible]以遜與[illegible]間廉[illegible]特賜罷黜庶以抑助人德
曰生之德謹具覺察以聞

吕商又論安[illegible]仲[illegible]曰臣聞[illegible]者在收軍心收軍心者在足兵
食兵食之[illegible]總計責也爲計司言者多曰生券日增列[illegible]日[illegible]一兵
[illegible]而人之請斗米而價三倍之[illegible]又增至於五千萬[illegible]而所收
[illegible]及於一半而以二分[illegible]外而今書仰給於上流[illegible]者
雖措手[illegible]使得趙[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算計王之望之遇[illegible]勸[illegible]
夜諸如[illegible]則雖公私赤立之餘尚可支梧爲一今[illegible]之倍

而無調度之才者臣[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安[illegible]品凡
而[illegible]議[illegible]而氣[illegible]世之[illegible]朝廷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幕
節[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倉失粮二千二百七石。漢沔諸倉失糧一萬七千石。約計三百四十萬。亦有虛張今寔不可考。不幾於大出路以欺天聽乎。且朝廷每年爲之科降度牒、增印引鈔。撥大軍鹽盬息、舂茶馬司羨剩扶助總司。廩竭於下而盡。而登仲辭擬撫東征權宜方。截科降以營私、創回易以罔利。所爲若是、豈不有辜朝廷美意乎。近者登仲自知手足俱露、日夜求以脫去。既僥撫節、又覬召還。人言籍籍、咸謂其心計智者不及乃父遠甚。而交結營進、反有過之。可謂積其家聲矣。臣愚欲望聖慈特將登仲鐫職罷黜、送於監司[illegible]差諸就對賦者。一則令代其任。點磨其失陷錢物、掇取其支出求數、以正典刑、則不勝幸甚。

去邪

宋理宗時丞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illegible]州教授徐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專專然驅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無事[illegible]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預逐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陷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身者吐舌爲寒危之。未幾嵩之諸父長求起復、君子羣起而攻之、[illegible]人咸憤。

監察御史蔣峴書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無以爲王府桑。上令共繕宦諭府云天錫力事請賞、俾作姦犯科根柢牢固、乃避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成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成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illegible]、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愈怙愈肆、反不若不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已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緩處之。天錫言臣所劾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疏數乞歸。[illegible]

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趙汝騰奏言前後奏疏之臣傷嘉宮督白。取寄宮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摘於聖德。義利之區移[illegible]宮禁自遷[illegible]之後、何益於陛下而深戚於國脉。則陛下狹隘小之心可以見矣。

[illegible]官文天祥上書[illegible]賊僕忠。[illegible]

[illegible]佐京兆尹[illegible]時[illegible]

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百令赴闕其冬實來行襪遍值國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金永衛且破乎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講選秦臣得之目擊怵近六師以一朝而動宗社之事關繫不細衆之公論則謂兵禍起於檜孟之聚斂而檜孟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闕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少舒之告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及命出而從欲與祠以寵綏之臣嘗以為區區入朝之身既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憤發常恨未有一日以答天地之造前又誤辱收召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作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闕失臣得從事鉛槧

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伏讀手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竊嘆累日不自寧處繼傳御批有畀兼職臣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若乃為之提綱當其責也臣自揆以義且無由日以可朝況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寄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諱欲而不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枉言者言而嘗於此陛下未嘗不行豈不言而亦則於事陛下之道為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暬御者始之隆盛威甚明臣嘗以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覿龍大淵輩用事[illegible]之韙戊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李[illegible]言之言皆不以廢而孝宗啟以[illegible]為之少衰然後嘆其聖心寬仁不忍驟有所加[illegible]弄權[illegible]心[illegible]於前者[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陰私傾險之迹於以見孝宗之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夫之姑息哉則國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睿知之資以神武經綸之命四十年間凡經幾大辯亂幾大艱危天綱地紀重新整頓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遠風而流討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充繁胥蠹之可鄙適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恃時擁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其欲甘心臣冒死先為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排細顧惜之意未即加罪已而縉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太阿屏置散郡中外鼓舞歌誦威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秉天地沖和之全氣

稟帝王忠厚之正備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壽皆之百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府要地日親辰光惟至聖為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人主身以此道為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難錮而不可救於其初則出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謂古人之於防微杜漸不敢忽也[illegible]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既已[illegible]而勿問矣臣向所欲言者往事上瀆聖聰獨[illegible]則[illegible]

諫而闕恩之哉宋[illegible]貴諫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若諸王身京師閭巷無小無大皆以董關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侍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名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喩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閔惜爲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雖未忍論其罪亦[illegible]以實之罪亦宜改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illegible]於國家事未亦何損乎以厭人心之望乎以示來世之法乎以爲天下之猶於未然今聞令旨施于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竊[illegible]人[illegible]上封書以仰及於萬壽之所親信蛾媚櫛沐自速罪於可謂愚甚然臣方備

位中朝使其以學揚鋪[illegible]敢違[illegible]當不得[illegible]而臣子所以事君[illegible]義何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也何望而[illegible]一[illegible]不發一語上累天子下負所學[illegible]無窮者[illegible]臣所以不畏強[illegible]以[illegible]不敢諱[illegible]以冒忌其[illegible]不測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一聽[illegible]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illegible]未之以[illegible]動天聽[illegible]受[illegible]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成命之下臣無任[illegible]天激切屛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幼主時知平江府文天祥乞斬呂師孟疏曰臣[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數於前矣惟國勢岌岌若不能以一朝居也而中外[illegible]附[illegible]悔之臣[illegible]無固志內則[illegible]望而遁外則望風而降若飮鴆然[illegible]前後相繼者何也三[illegible]老輩[illegible]進說[illegible]王[illegible]德者[illegible]德若已名甚爲賊[illegible]乃可服未有令[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可以[illegible]名[illegible]於不[illegible]之地[illegible]

也襄陽之役虎不遄償貴降使元奸一日慨然聽有司論其罪天地神人傾取以銓雖有兇[illegible]離致迹生報[illegible]而元奸惡氣剛[illegible]不[illegible]摩罪致討以大明天冠地履不易之分與天下共雖其[illegible]之遂使疆場之臣獻[illegible]授誠甘心非類而不恥分[illegible]肆[illegible]鳴以甚主習以爲[illegible]常名義不立無以服其心故也待四前事[illegible]後事戒更化以奏其必有以大畏民志而後可今也叛逆之家接迹相望曾無一人伏[illegible]其辜而呂師孟力而[illegible]諸原者亦以獻俘[illegible]鼓倘示三軍以作其戰士之氣方且[illegible]包[illegible]容示以不殺[illegible]在[illegible]席一切[illegible]護[illegible]諸與之共活[illegible]寬大可以爲國不可以爲家乎此[illegible]必無之理也臣以爲頒德之臣伏節死義不盡見之褒異則必無以激昂忠臣孝子之志逆[illegible]之賊干紀反常不盡見之誅[illegible]則必無以[illegible]伏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無王者之[illegible]寄之空言猶足以過[illegible]亂[illegible]人

心堂堂天朝上日[illegible]然改[illegible]其政刑無所[illegible]罰不爲偏私忘節死[illegible]此臺必我然後人極可以復立正統可以復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惟陛下與一二大臣[illegible]圖之臣不勝[illegible]

遼末主時耶律石柳爲[illegible]萬[illegible]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乙辛誣殺皇后謀廢太子[illegible]忠賢進[illegible]黨石柳恐其所爲乙辛覺之太子既廢以石柳附太子流鎭州天祚即位召爲御史中丞方治乙辛黨有司不以爲意石柳上書曰臣前[illegible]陷[illegible]流遠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illegible]勸刑罰當則姦人[illegible]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樞要[illegible]權[illegible]不[illegible]名狀[illegible]先帝之明誣陷順聖[illegible]懷忠[illegible]賊[illegible]上有[illegible]所[illegible]社之依陛下[illegible]成[illegible]之寬一旦[illegible]陛下爲[illegible]承之[illegible]如[illegible]得[illegible]乙辛之黨[illegible]合[illegible]不[illegible]早[illegible]陛下之明[illegible]正其[illegible]臣見陛下多疑故有[illegible]

額望不切推問乙辛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乙辛為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雖遂嬖后諂陛下在左右是以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讎不報寬逆黨不誅令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今逆黨未除大寬不報上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為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使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無復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趙別錄順聖列遐及乙辛等罪死以聞書奏不報

金宣宗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完顏伯嘉為兵部尚書權並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為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以汚池土豪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遁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留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婦三人既以合喜止合喜母從傳氏開門捕執紇石烈斷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懼亡去從容御史完顏素蘭師劾奏乞就詰紇石烈及僕婦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居京師有無容不知請付有司方求其衆人將命釋之詔曰阿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効而素蘭阿里不孫革特赦死當謫贖自陳乃令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仰素[illegible]之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衰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以至敗事未嘗入山潛竊棄虎符既不能保城邑以死節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從命竄伏偽易里姓[illegible]人若此鄙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待罪司敗[illegible]不忍棄[illegible]望其情要望下豈欲此而不懲所以綱紀[illegible]以戒為臣之不忠者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以陳天祥為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勢燄益張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其略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要求入仕與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數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於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匹計者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

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掠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補此皆既往之真跡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illegible]相之職[illegible]可[illegible]天下譬猶[illegible]錦初[illegible]驗其能否先當試以[illegible]無[illegible]效所損或輕今指相位以試驗實恐猶捨夫錦以授拙工縱能發憤壞惜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外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illegible]

是以此推之民必須賦稅而後之國必待民之而後興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非惟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祖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代[illegible]易一世之勞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illegible]錄之誅聚斂上下以交征稅民如讎為國斂怨求欲不為國家之遠慮惟聚斂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illegible]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illegible]此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illegible]日[illegible]其事蹤備有緣明[illegible]令鈔法如舊鈔令愈虛[illegible]二百萬錠不敢於民而辦令都迎諸路官[illegible]詭令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illegible]盡除本病亦深始嫌由突徒籍終見蕪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行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然自國亦豈不落[illegible]以[illegible]在國家[illegible]考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illegible]即日有內官傳旨錄世榮於[illegible]明外明日入對天[illegible]所言與[illegible]及盡言者帝皆稱是世榮遂伏誅

至元二十四年閏月分中書為尚書省以桑哥為[illegible]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糧凡昔擢臣所合為積年負逋以中書失微奏請二者政行省乘風習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系鄰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利用監[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桑哥[illegible]語[illegible]剝民怨[illegible]其毀祇大[illegible]命左右批其頰繳理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illegible]不顧身者[illegible]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在繫者始得釋復[illegible]皆往江南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蔑列忻都王濟湖廣省臣[illegible]要束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

至元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御史中丞程鉅夫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illegible]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帝以[illegible]錢[illegible]相[illegible]勃[illegible]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illegible]內史宰相[illegible]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陵雲宜奉日中[illegible]然由之陰貯水聞鑑庶照之[illegible]足之眾者以應浩浩之[illegible]還[illegible]公[illegible]而自正索有清[illegible]明[illegible]謂之[illegible]明則不待於辯[illegible]

[illegible]閶闔之狀足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illegible]攻錯天人一致愚哲同源[illegible]以交要動盪不停謂其愚騃則[illegible]於衣者殉身世多端羅而翻書忌君繼德者也以之平天下天下雖王以之[illegible]於口謂之讒發之於心謂之[illegible]風以易人之意反問以成國家之[illegible]彈怨益訐風而塞之於

載諍忠諫爲謗君而請加其誅。黨旣與爲援感而請勸於遠順已
意者禁之。忤己意者構之。其禁人也。雖周公聽其言亦謂當加厚賞。
其構人也。雖皋陶勘其狀亦謂之有餘辜。蘇張之捭闔。爲宗弘石之
詭辯。是致蒼蠅白黑。萬其吻像之甘。讒臣之甚者也。乃二定之恭。其志
使僻其容。逢君之過而徼以成之。庶君之善而抑以行之。有水害則
曰不當農時也。有蟲旱則曰鼠雀狗偷不足畏也。擴蝗食畫。則曰不
食嘉穀也。彗星夜見。則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秋後開春花。陰霾不
殺草。則曰陽德盛而獲天瑞也。日食地震山崩水湧。則曰數運之當
然也。以鹿爲馬。以野鳥爲鸞。又有誅無赦之小事。以昭其志。拜黃官
之路塵。以求其助。著延齡之論譏。蘇味道之模稜。尸祿素餐。偷安高
位。是皆諂臣之甚者也。讒臣得志則抵掌以成天下之亂。諂臣在
則安身以養天下之禍。不絕二者而欲治。臣未之聞也。今國家承

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六　十

下賢良之詔。明行讒諂之誅。示之以聖教。通流浮俗。沒蒙翰庭之上。
積穢銷銷臺閣之中。若岩藹蔟。使民得所。動植安仁。從有讒諂之人
亦皆改跡以思谷響風而樹直矣。臣尚念原頭星火。能燎萬頃之荒。
腠理微風。能作一身之病。群僕左右日侍天顏。握軸宮嬪垂承天寵。
委無讒諂。咸秉堅貞。設有其人。恐將難救。有則絶之。無則防之。伏望
陛下精加裁察。每事再思。無以先入之言爲主而但核其實。則讒者
自絶矣。無以側媚之態爲良而但舉大體。則諂者自絶矣。讒諂既絶。
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上下無一毫之私欲。而太平之化勃然興矣。
聖人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謂巧言讒也。令色諂也。鮮矣者。聖人
辭不迫切而明其無也。仁者天理之公也。言讒諂之人無天理之公
也。斷無天理之公。豈可與之治天下哉。臣所以謂有則絶之。無則防
之。愼之至也。

時尚書右丞阿合馬專政。布衣秦長卿上書曰。臣愚戇能識阿合馬。
其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絶異
議。杜塞忠言。其情似趙高。私蓄踰公家。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
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爲便。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拜陳祖仁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
朴不花與宣政使橐驩內恃皇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
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
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驩不花姦
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允悉。故以上啓。
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
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
建。奈何以二豎之故。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

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六　十一

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
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
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
仁以諸臺臣所言。雖是。但橐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
除。當除可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及許
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
間。殿下所給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
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
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
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聞。其御
史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
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

心不使聞奏則臣父於殿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奸則今日紛動之臺不宜陞矣。御史不宜有矣。存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耶為一身官爵耶。往者去未者言言為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黜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於不允棄雖乃皆辭退而皇帝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黜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等有死而已。安能不與之同朝。寮聯及相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帝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七

賞罰

晉悼公時鄭人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宋司城子罕為相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琴

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賜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帝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使復議定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帝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相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高帝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參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爲安平侯

十一年梁王彭越以謀反夷三族梟首於洛陽下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欒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赦布罷拜爲都尉

元帝時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與西域副校尉陳湯使西域矯制

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攻斬郅支單于。帝內嘉其功。而匡衡石顯爭之。宗正劉向上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成帝時。陳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哀帝時。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訟陳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

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
揆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
衰。今國家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
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
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
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東漢光武建武二年，封功臣爲列侯，鄧禹、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
上奏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
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帝以貴人兄陰識有軍功，

欲加增封。識曰：臣幸託屬掖庭，陛下仍加爵土，此爲親戚受賞，國人
計功也。帝從之。

桓帝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群臣不悅，而莫敢諫。尖法庭通典尼
上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
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

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宜比周公，錫之山川
上田附庸。司空黃瓊上奏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
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
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
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
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

獻帝時，曹操上奏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
還，許書與荀彧議，彧不聽臣還，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
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
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
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
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
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
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
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西晉武帝時，議郎段灼上奏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
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
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
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

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
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荊軻慕燕丹之
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擬於秦庭，吳刀揮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
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鳲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賞。

時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雖帝雖不用，無所賞罰，以濬爲
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然。博士秦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
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
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王、二將皆就加
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
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
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

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賢者甘之耳。今潛摩蜀吳之年，斂節而
于吳。雖舉吳人之州以與之，本非己功，有焉而遽與計較乎。
惠帝永熙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散騎常侍侍中石崇等
上奏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
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
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為之旰食。先帝決
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
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
大晉，卜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
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
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
奏弗納。

梁武帝時，御史中丞任昉上奏曰：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頃年逋
寇，連斃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
王師薄伐，所以因機，聖略所以進伐，以淮捷河，凱歸未聞，無一戰之勞。宋
中軍一舍，夕亮而司部遼隔，偏師臨賊境，致使陵夷，淪陷歲月滋
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得
無窮，並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
安啓土而已哉。定由郢州刺史臣曹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增
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場侵駭，
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

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曹景宗擁自行附重
猶有事，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貴茂遠任，榮兼列將，自權裁，兆鐘鼎遽
列，私戎貨殿，八旨傳，頓慶鳴進化，樹草潘，獲自己，豈
道恭之功，成字家自，之作，朝衆甲士，曹死蔡假，若是帷幄
人斯有靦，面目皆漢，老于，紀武置，以從事，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之世，徽制，萬里，無不奉
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絶言，白，明縱遠，大忠諸夏，聖朝
乃願將一車，彼司，朔，數戮，於朝，茲為晏
何所逃罪，宜正刑書，為明典憲。臣謹以勸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詳諸應
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後魏孝明帝時，行臺左丞辛雄在軍上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

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
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
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
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
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
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
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
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慴，進而擊賊，死交
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
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
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
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

見辭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制詔問刑罰寬猛。秀州長史宋孝孫上奏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滋彰，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競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語言往歷者甚。其遂徵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錐錄王朝，意張倉，祖納梅陶，其尤文吏。使韜免異親恨往復肉刑，致治無聞，周禮。茂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中興以救百姓。寬猛兼盡，已絕東南，西當專時，與數道若擴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憐憂則損傷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相濟。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奔秦。齊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令擇之定國，送作理官，選文翁，以為郡守，秤聞律令，一旦盡棄。欲簡而肅，少一正斷，犯者必罰，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刑獄令弭。倉廩委積，建武，不損，封受，究，因有然家理，從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之有。

後周武帝初平齊之後，將士以功勳者，賞賜不均。柳武上奏曰：令太平告始，賜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屬，自規新將軍，撰由神。累若負戈擐甲，枉折勳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棄成算，林卑已能。詔從事同，功勞須等。帝從之。於是留守等加品級。

保定二年，三老于謹上言曰：為國之要，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上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

唐太宗時，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邢國公，工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實封三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上言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若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

侯君集為交河行軍大總管，討平高昌。自說侯罪人，私取珍寶婦女。有司劾之，太宗詔君集等就獄。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昏迷，賊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惟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將帥從征之人，亦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臣聞古之出師，克敵而賞，不勝案顯戮，賞其有功也。雖貪財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求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

好行其志貪者必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
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將釋不問
桂州都督府李弘節以清慎聞及身殁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宣於
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深
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奏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清未見受財之所
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已來為國盡忠清貞慎
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匹羸馬道源
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
官殁後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
者旁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貴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
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
易並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官

太宗嘗與大將軍闞稜語稜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聾乃釋不
問謂侍臣曰我於始不知闞稜聾遂加責罰豈不濫罰魏徵對曰古者
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慮闞稜遂能知更思省善此
不移無疆之福也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右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君
宜並抄錄進來蕭寧又向臣說云要盡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
委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忭顧懼非宜遽退徬徨不知所措臣
猥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軍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
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
伏死之忠事君大獻臣則背願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
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源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責臣罪
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遷逝之禍恭處卿鐵闕
辱莫斯甚矣而群寮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若其罪
大職近者其責尤深臣之職司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
到奉天已頒紹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者翰林之中獨
霑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還在遇優勸來蓋
則從官加階太繁求後失次輕重不倫首其條誰不解體夫行罰
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
徇主忘家同是從于寵分追陪艱難曷足敘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
有未有若事須旋別亦俟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編眾品然後以例
均其臣亦何敢獨辭殊渥由臨實傷大體不任懇悃之至謹奏狀以
聞

苗粲為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德宗不許曰昔卿仕朝有不臣之言
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宜與外官贄奏曰王者蓄人必於朝刑人必

於市書與眾共之棄而不言其惡蓄之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易謂中
傷也貸則授受不明而私章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
行也不慎其君陛下以督御為邪柴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無見
經不可播等辭以示天下且晉御起文儒致位台輔藻柔數學為二
朝吉前為族議誹雖甚狂險猶不為之況老臣乎帝然之

韓愈上奏曰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陛下宜壽
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示條格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
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討根尋
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
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群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藏錄置
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歎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
驚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

爰暨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
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而賜錢絕也。
士則士卒。何故與義宮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
賞亦難晚。假如聖心。偶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莫如天下百姓。及後
代久遠之人乎。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戮。兩河之地。太平未收。隴右
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
自陛下即位以來。雖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
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戎德所加。兵不汙刃。收
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偕。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割實以奉列聖
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
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宜其神靈所共祐助。威強不已。
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慕伊為行平路道遠遲

必自由其心。有所欲信。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
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而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棄之也。昔秦
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二丈之木於
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乃與五十金。
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
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懸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
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
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
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誅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
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操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
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

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于臣何所
以區區盡言不避煩瀆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
陋僭越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臣聞今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今
為不信。甚莫大焉。令陛下初臨寓內。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宰人之官
所宜詳擇。而未得人。不當應授而任使。未可量遷。臣竊見近除寧
州刺史論倫。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
制。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
而授之。雖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
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器。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後下
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入四人信之而人信。當令事卑是
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夕施。紛紛紜紜。莫所歸啓。臣

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況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
微舉者之詞。察退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
若退者之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責。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
下踐祚以來。教化時敷。號令之間。四方所仰。少有得失。天下必聞。臣
實慮愚將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
追懇款之至。
五年。裴垍言於帝曰。軍容使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
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
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
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帝即罷之。
六年。李吉甫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澤已深。而
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絳曰。王者之

政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耶帝曰然後于
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罰卿知其
意乎甘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
不言笑竟日
七年帝還使宣慰魏博宰相李絳上言曰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
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
發內庫錢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帝以語絳絳對曰田興
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
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事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
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帝悅曰朕
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
後唐廢帝清泰初帝賜將士緡錢不給學士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

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對曰臣駑劣陛下擢
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
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
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于厚賞
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
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深以
為然
後晉出帝開運二年帝賞賜優伶無度中書令兼樞密使桑維翰上
奏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
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
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
後漢高祖初即位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上諫曰陛下因河
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下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
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士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從之
宋太祖時有宦官者太祖惡其人不與遷官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
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
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起入宮
普隨之立於宮門久不去竟得俞允
仁宗景祐四年侍御史知雜事殿[illegible]論近年賞典太優刑章稍縱疏
曰臣聞國家之重先乎紀綱紀綱之要實在賞刑賞不失有功則勞
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紀綱必隳伏惟皇帝陛下英
哲恭勤綜覈群品博詢下議以裨闕失凡臣衆得天造粉身無報敢
罄愚衷少陳時事伏覩近年賞[illegible]官爵之設所以
磨礪群器以成萬務苟無勞而[illegible]則人不務勞無德而祿則人

不務修德近因上殿奏事之際因言及此竊聞德音亦以僥倖為患
[illegible]已知矣以陛下[illegible]之德而尚有僥倖之澤臣恐由執事
者[illegible]而成習之故親近之臣得至帝座之前
[illegible]之數有所僥倖之求無極然人君以
寬[illegible]於前左恐勤峻阻則必勉徇其意降旨於外臣愚
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執守規矩無致違戾大臣既執之陛下已從之
求恩者至於再至於三則僥倖自息紀綱常存留以遏奢之思以待
有功之賞又覩近年刑典太寬漸啓姦路且殺人者死古今通制自
朝廷降勅死罪情理可憫者並令奏取勑裁免或有不申明言吏不
駮勘自此殺人者得徒計謀造作情理一行上讞無不容貸者其法
不過杖脊配軍獲生者雖得寬恩被殺者幽冤何訴所以天下殺人
之獄歲益多矣寶元以來減死之民有殺人命者行賂造情以求奏

皆無復憤其死命。此蓋欲為寬法以感召和氣。臣實以謂不然。蓋以
盜賊之黨。在制其萌兆。小盜不捨。則大寇不集。前代本因小寇失制
遂成嘯聚。為天下患者多矣。近貴州劫賊何安等六人。各挾狀投官
稱將軍。本處知州譚綜妄作情理奏聞。貸却五人。遠方之民。被此張
拘。各發活之。臣恐自此盜賊不懼。易遂猖熾。羣黨既成。結集既多。必
須加兵峻法以誅之。亦謂除其眾黨於後。乃若戒其事於前。欲望今後
各處奏到殺人強劫罪合如其情理無可憫之狀。即乞依法施行。不
與容貸。臣出於儒生。非敢閻深典實。恐況究無詐。弊門公存。兼恐法
不勝姦。寇盜益熾。故宜早絕其萌。無使至於難制也。所謂寬愛不已
變寬奈何。涓涓不已。將成江河。此之謂也。又貪墨之吏。輒財是圖。常
使懷於懼心。則不敢侵剝於下。先帝察吏贓汙。如法嚴行。經黥削
不復齒用。近年貪吏益眾。蓋由寬法所致。向來以贓廢者[illegible]。既獲甄
敘。又降勑不許被奏之官召入告謝。自此貪心益開。自謂得時。推部
之官。持難發舉。荀識太常博士王昌符知緒州為政貪濫。違近所患
朝廷命放離任。皆謂必獲罪譴。到闕轉屯田員外郎。又職方員外郎
沈學識知南劍州。在任貪猾不公。擬為勘官科才發其濫。網然其由
情狂法事迹灼然。治移知歸州。亦轉正郎。此所以為過者不惟無懼
罪之心。然亦有望恩之意。伏乞遵先朝舊制。改近年寬典。所以懲贓貪
以安黎民。又觀軍戎之政。稍失防制。兵士漸恣。不懼部將。部將畏罪
姑息其下。蓋由近歲寬階級之法。啟輕慢之心故也。夫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此明治兵之政與常法異也。若都將有法制其下。虐用
其人。灼然可罪。固不可寬之也。若小小曲直。亦不須一一量較輕重
況都將本由於卒伍。豈無小過失。若令兵眾持而制之。則更無畏憚
既不畏部將。又安得不恣橫為非。若必須無過。方可總轄。則舉天下

誰有賢人。故在制置其宜。無使兵眾輕制都將。都將反畏其下也。竊
有兵士論訴都將公案內有小小之過。皆亦下獄勘罪。結案取裁。此
亦由朝廷別為經制。漸使部將有權。則兵不敢驕縱。近戎州奏寧遠
指揮兵士馮州等一十八人共謀結連逆背。往領令寨先斬卻寨將
勾擊後殿出本寨衣甲器械。寄就守把兵士。遞鋪軍人往戎榮州界
打劫。時捨人馬。田巡檢破戎州。再坐候兵馬到卻走入蠻界。無買猶
於神霸[illegible]首奉而敗獲。不然則為一方大患矣。
此乃不是都將所致也。望朝廷深切戒之。速宜改立治軍之法。
皇祐五年。紹人已奏聞。臣聞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荊南
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為樞密使。
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分宵。北有幽薊。
汝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
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狄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
克稱聖心。誠可襃賞。然方於延釗平荊南之功。不遠遠矣。若遂用為樞
密使。同平章事。[illegible]名位極矣。欲益之。將不可前知。萬一他日更有
立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之
領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唐之元年。嘗在京樓店務藥欽若賜第。臣竊以賜第之典。於
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勳勞[illegible]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沒
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恩[illegible]今[illegible]有求請煩瀆
天聽。侵亂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神器。所以駕馭豪傑。示信四方。若
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
未寧。將帥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柳
卿自有居第。極為華侈。若以其醫藥有勞。自可以金帛賜之。[illegible]以

以恩賞之材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絕僥覬之望使貪冒者顧其
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干宸
嚴無任懲創之至
慶曆三年知諫院蔡襄乞責罰醫官狀曰臣竊見近寶和公主及鄂
國公主相繼夭傷供藥醫家已聞下開封府取勘者臣切知豫王郡
王薨時醫官亦是取勘只降一兩官未的月間尋得牽復以致今來
亦又似此行遣久遠不便況近來小兒醫官不一二年超升官資賞
賜無數奏爲異姓恩澤過於兩制官寮賤若主貴者一當若以此
生有命藥餌難工自來所醫疾病盡是命當至此等何故皆受恩
賞爲僥倖焉以從來亦飲因緣合受恩賞今日所醫無驗自當伏
就刑罰臣切聞先朝間有醫官等某杖脊流配廣南陛下一
一年間皇子皇女繼亡六人盡由此輩數人之手然臣聞醫官各是

臨病互相推托不肯及時下藥以致病源難有自當藥由措手其罪
至重比於常等合更加刑其術至謬求之今人未爲難得伏望陛下
念祖宗社稷之重行因此時深行刑法庶使後人知懼藥餌盡心皆
爲久遠保育皇嗣之計
四年知諫院歐陽脩論張子奭勞少恩多疏曰臣風聞知汝州范祥
爲相度陝西青白鹽欲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
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實
勞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雖
頻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除秘書丞又曰賞勞賜
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
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豊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illegible]
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illegible]

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幹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
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
廷待闕在京者亦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
天下人服今無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亂離爲晉
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
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爭與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乞速
寢擢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以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
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累賞無
賞而不已亦合後有勞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有殊著勞效
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當賞罰至當
不次選任似不涉於僥倖蓋有材能之人雖欲有言子奭作使西鄙
不爲無勞但恩賜已優於賞已足可塞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擢

其爵秩況又上關朝政不可不思
嘉祐五年脩又上奏曰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賞罰正朝廷在修紀
綱紀今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
綱廢而不舉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令天下臣不知其可也
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若中外之重德世
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倒恩逆於換以爲輕而援之
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給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掌綸撰告
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僚寮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
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
紀綱施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可惜也臣謂方今國家
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強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
畏朝廷者盡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

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
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豈有小而大者之所謂見於未
萌者知之明也若事有明而能杜其所者又次之若見其漸而興
之後成後悔甚是可戒也臣前日所論淮事已有奏論略陳大槩
盖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依令以往事爲準不思治體況如懷德
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覆察懇懇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修又上奏曰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狀已到多時而尚未
聞斷遣竊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送物獻送武器
賊兵迎武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敢肆私狂而官吏敢如
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墜壞盜
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等江淮官吏來行
遣之間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

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
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於事勤勞而實先畫而
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所害者由前後迂懦之臣
因循寬弛使朝廷不振紀綱隳廢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而欲以
寬爲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特但令深行議者無由也哉
哉聞以謂仲約是朝廷專兵爲賊奪其人下戶假如有錢又與免其
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設備而不罪叛賊之人又如有人掠奪其
人男女金帛亦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捍禦而不罪劫人之賊也況
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
朝廷素練之兵當用令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捍備爲大臣者亦不
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切緣紀綱是大
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

江淮官吏寬之只要紀綱行遺不壞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
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
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不可寬恕
慶曆八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臣昨訪聞將攢林卉者中使
兵士絕三司論告監官內臣張繼昇盜官材木方下軍巡院勘劾爲
未遑及御藥院只又何誠用等奉中旨釋放罪於十一月十日已具劄
子論列乞重下有司勘責用懲虛實至今未蒙指揮處置緣繼昇所
犯情狀於法不輕未止與刑獄涉物議臣既有聞見理當盡言夫聖
王御天下其要在刑政齊一而治化興焉其緣於說諛而有功不賞
若愛於親戚而有罪必罰賞不以仇讎廢罰不以親暱弛然後綱紀
法令莫不寅然而政之廢舉猶有遠近事之利害猶有大小朝廷親
暱之臣近也有罪不治其害大天下疏外之臣遠也有罪不治其害

小何則朝廷本也天下末也綱小自其大正末從其本將欲正天下
必先正朝廷將欲正朝廷必先正親暱未有親暱亂而朝廷正未有朝
廷正天下亂也伏以陛下自紹休聖圖刑政之柄綱舉不墜臣有私
少所寬假今宥繼昇者若緣因方在親侍以累各爲請故特旨釋
以貸一人以誠用被陛下恩私故貸其刑是罪均而罰異也若將盡
宥則政施而法壞也此則將受之弊邇於前而害事之隙開於後也
人君制刑罰於親疎無異也非不仁也蓋將正一罪則使千萬人懼
也今以恩貸一繼昇必將啟百繼昇之犯從而效之是積安全者寡
而陷戮辱者眾矣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坐殺人廷尉請論罪帝
不敢以親故虧先帝法遂可其奏唐憲宗時五坊使楊朝汶因理五
坊息利錢因捕平人繫度因對極言上曰欲與卿商量東軍小之
事朕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捕平人大事也兵士不理只

憂山東丘坊使暴橫恐亂肇釁上大悟遂罷剝皮推是而觀三主非
薄於骨肉親暱乃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伏望陛下以漢唐二主為鑒
割不忍之恩正罪人之名使中外之人釋然知刑政無所私則天下
幸甚臣疏遠而議親近豈不知識用方被眷遇威權甚盛言發則禍
及然所畏及者蓋職在言責不忍負陛下獎用也謹錄漢武唐憲宗
時行事并一條進呈伏乞聖慈特賜指揮并臣前奏下中書施行
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論明堂覃恩疏曰臣伏覩明堂赦書應文武
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累具論列并乞召對不蒙開可
用憂迫冒瀆宸嚴竊以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惟有
之有功賞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設夫人君合固惜之苟
之爵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紙綸告自宣麻難言為諸者
亦未如之何況今吏員益眾財用益殫為國計者自宜懲太冗豈以

寬調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
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錢償名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為
然有不可救之弊矣臣又伏讀近降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
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下承受官司具前後詔勅執奏不得
施行有以見陛下屬精求治之切至也惟此事最顯盡改之甚
伏望陛下上稟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追寢恩賜
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寵擢任隸言責臣
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拯又乞依賞格酬獎李用和疏曰臣聞功疑惟重為國之令典賞不
踰時欲人之知勸抑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廷先以
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捉獲依傅永吉例優加酬
獎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踰數旬果能殺獲張海等七人

餘眾並已潰散用和按兵頭以奏賞閤門祗候中外聞之無不嘉歎
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夥之內恣行殘暴貫西四十
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
後凡遣使臣多敗衄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
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兒超八資授諸路副使宣事舍人
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臣有明文宜降等況
而鄙未定孟賊聞知方當責效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用和欲乞依
準元降指揮乞則傅永吉等例與優改官錄加遷一二士令責等功行
下之立功者於自奮
皇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聞人主所謹一嚬一笑誠以眾人
所望觀天下所傚倣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未可常得
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

鑿詭說誣不經甚者至毀譽周公以獲殊獎雖以不遠千下益州
毀聖人本宗闢朝廷卑獻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服度約百匹
臣未知誰主為好邪意為辭使附下罔上以欺陛下執政又曾不能
識事政體顛覆公議有惑人情賞弄國恩其失甚之間哉
昌期之書遠古非聖所謂言偽而辯學非而博刑不聽而
誅者也陛下善其義老未使伏少正卯之刑則今之賞之哉
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
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
忠既而棄其言為臣等為誠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
之大罪也願陛下因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曉然
猶而皆尚之則可以矯錯於萬世矣自非然者宜臣等之言而亟
擬昌期之罪而不赦乃反寵以命服章以重當是非賢

佞以成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之俗傳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書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爵祿固天所有而財力人民之所出也陛
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而爲羣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覓見譏聞之
民奔走於辨僞之學況浸於非聖之論述而不及非國家之利也伏
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
拳。

仁宗時張方平上主術論曰夫人君處海域之位以宸極之尊操
天地之殺生主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
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盡授命賢豪效智效藝能
者懷爵祿而畢力慕威武自勵所誠而死心蓋執此二柄而臨天下
人用表威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之大寶由定命而得之
諸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而失故明王誠慎視聽盛衰指麾以求道德
之光忠信之臣[illegible]之士以沮後庶以固國家恭祇畏
奉若天命苟不及此既[illegible]德惟其賢及使佞姦邪得
乘便抑既邪[illegible]易於用下失有失之闕禍有失之
闕乎有失之[illegible]之萬方得失之初本由近始雖得於外終亦
在中故柄在萬方其要日必在廟廊柄在廊廟禹腹心必在閨者柄
存閨幃其府臟必在閨閤善情欲恣肆則權柄易倒賊毒者則扶
稍難及伏戎於莽中猶可慮伏戎于門未可慮也至于后族戚里爲
他場之宅非同內而爲豺狼之窟苟同公府爲冪褻之地成邦列都
爲奔獵之場四方相吞競民除亦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懼其害者
哉歷代賊亂覆車一軌猶夫辟君失馭權臣得政至甲味腊毒貫
在[illegible]習匿植已固羽翼不足藏[illegible]增牆欲修關鍵可以[illegible]授
[illegible]脫翔自逸及奸黨竊弄包藏結黨[illegible]漏壞呼炬遠於原谷[illegible]自[illegible]

末之萌權竊爲聖才之術以我刀鋸而盡之以我衣裳而弱之皆其
心腹維手初之時無以過產祿之勢蓄威武之禁不能止肘腋之患謂
姦作相弗[illegible]門南郡之九錫[illegible]爲[illegible]莫可止陪之[illegible]道矣故周
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
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慎也乎哉若前代治亂
存亡之迹以爲鑒焉。

方平又論不孝之刑曰臣聞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周官
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不孝於其親[illegible]若
者乎有能睦於族姻者乎有能義於朋友者乎先王知其如是何有於民蓋
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王者發言布
憲誠民作極必擇仁義之士厚崇之師所以教育元元導之以善使
民莊事而教之也若其身悖德禮義[illegible]庭閫[illegible]何以事上
承官行法良何所爲哉漢制郡國察舉孝廉其行狀首曰生事愛敬喪
沒如禮此漢之取士先其行之道也夫以負親於父母愛其於妻
子臣向觀鄉黨親見臣寮至有[illegible]而不養闕其疾而不憂[illegible]
葬之侯[illegible]仕宦而遭之喪代毀倫[illegible]臣隸仕宦手遠[illegible]
思至于終身故[illegible]而[illegible]起思[illegible]三年之喪未[illegible]
問愛有服緦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況昊天之劬勞[illegible]身之[illegible]
國心所至蓋自然之義[illegible]於權[illegible]之同[illegible]
曾豺豕之不如猶彼虎狼而知父子之愛[illegible]不禀陰陽之和
傷時人倫昔我王道曰律文子爲父母者罪死今夫生不養而死不
奉豈特一[illegible]爲惡之[illegible]乎況不孝之刑[illegible]之首[illegible]害呼解臣謂
必正最誅之戒[illegible]諸[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及闕于有司[illegible]
但止手得官罰金臣竊恨然惜賞刑之失也伏以天下冠裳士人[illegible]

令孝友之行。率以官遊。或緣婚媾。遂營卜乎田宅。祿程去乎墳墓。而遐擇利而處。罔念首丘之仁。若茲族各有常流。閭里懷乎圖版。一則有擧自乎鄉里。二則忠孝乎閭閈。轉徙而益四亂離。乃或治朝廷絕土斷。實有無族而去父母之國。獨甚以爲父母之邦。臣竊見之比。比而是。流俗相習。弗以爲恥。時議爲常。不以識部義所以陵遲。民德所以澆薄。此其殆陛下之風教有敗。理世之體。道壞法侵。其積至大臣。伏乞應食祿之人。父母在。則無兄弟侍養而不奉侍而居不義。父母在。或因仕宦別營田業。雖父母亡後。而鄉里有宗族墳墓。族於則所立產而居者。無問貴早。主當削其官爵。權集選擧。擧錄以宗。不舉屬擧。諸當保任者。必先列此事。條於章牒。同賊私法。連坐之罪。又其保亡。未葬而求官。雖有[illegible]欲令[illegible]居喪服闋官自委自本鄉及所居州郡官吏保明奏。已畢葬。卽得興除叙。如竝則

中庸之人。當循禮而後動。不義之子。亦畏法而知懼。上戴王化。下厚人倫。固治道之本也。

侍講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書稱之。則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晉書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爲子罕所劫。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爲主患。況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庶政。細務小欲。一更聖心。道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姦黨刑賞不自操擅。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擧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毁而黜之。夫毁譽行於上。則朋黨成於下。且黨人所惡。能持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喜。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擧朝之人。重私賞而黜公法。擅其君而弊其臣。雖欲無危。不可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爲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一山。以爪牙爲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鱣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鹿麋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於天下矣。況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苟然相廷。官以黨與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罪。人猶知畏。賞不當功。人尚知恩。況陛下之德之明。賞必善罰。必當罪。寧國政在於臣。春秋爲諱之。稱之曰盜。況竊九二之至權。總天下之威知。倒持利柄。以資斷割。惡亂之至哉。臣子寧以之權綱。雖龍虎之神威。成春秋之所諱。君象侵亂。何所利哉。此臣寧以未有無威武。行萬道。亂嘗經時。決池動。皆下使上。旨二失禮之慮也。伏望陛下上法天刑。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手。破群黨於私門。畫乾綱。擊雷霆。行之一日。天下幸甚。臣常因此等。不敢安身。翹望諸言。惟聖裁之。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臣竊見昨延州爲不逞兵士殘賊及軍民虛驚。拋棄隨軍糧草。遂發興勸勤緩救。釋放。授秦州部署又兩次[illegible]戶一千。復不能保護。卽合重行朝典。以其在[illegible]降充[illegible]郭承祐降知相州。爲轉運使。紀奉充北京都署者二人[illegible]而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責罰顚倒。聚四方何以激勸勳臣。何以懲戒惰將。如王信狄青皆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遽轉大使。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惜惜言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皆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許關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知不因功勞。倚改此詔。而令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示信。繫之安危。與其他號令不同。如須合特超

亦候過郊禮使作設思方可進爵頒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
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損高議方可施行
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
今一旦兵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
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又賞罰猶未合待例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
陛下裁擇
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使上章乞行戰功賞格疏曰臣等竊見用
兵以來戰陣行賞惟擢知請將更易兵或謂須要有級或謂留錄陣
前得力之人至於從臣單騎不許手下入所獲分數与與士卒一
般酬功是以人無鬥志最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特元定賞格并講
處起請除賞重行定奪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寡實之意
蔡襄上奏曰臣等竊見以保州叛卒昨已招降原其致亂之因乃
鈐轄之司不能覺察但都監遷使安撫使而下一例責降庶幾此孟
朝廷督厲天下官吏深思撫養士卒之宜先國遏絕禍患之本然臣
等切謂法令之行必自近始若捨近臨遠雖法令日行人不信服然
聞保州兵士未叛以前數月邊臣曾奏都監韋貴不卹兵士乞早為移
恐其生變大臣聞之絕不為意以至殺戮官吏閉城逆命然後擢[illegible]
或招或攻或行曲赦牽其軍心不至大害自非嫁之謀臨事[illegible]
備豈有邊臣奏論如此等事都無劄子以戒患其離之漸[illegible]
之等已責降其中書樞密院大臣與聞軍政者伏乞陛下推遷臣下
奏保州兵士事宜因依特與責罰庶乎法令明而天下服
襄又上奏曰臣等前以保州叛卒平定之後朝廷以都轉運張溫之
以下不覺察之罪例皆貶降臣等聞保州兵卒未叛以前邊臣曾
奏請罷乞處置總無施行遂至生變臣等伏乞陛下責罰大臣明下
政者伏聞陛下已得邊臣之奏將以輔弼之重為天威所怒之伏惟
陛下專賞罰之柄而所謂罰者已行於遠而未行於近既失之矣所
謂賞者又歸其始而不錄其初又重失之也邊臣先能採刺叛卒情狀
聞于朝廷其時大臣苟能深處而預為之必絕叛亂之禍及殺戮
官吏閉門逆命四面之兵合謀招討中外震駭尚賴朝廷威靈所加
即時平定設復偷延時月城陷[illegible]於野費用不貲其變豈
可量哉今招叛卒開城門[illegible]遣宮索賞而預言其變之
狀者棄而不錄所謂勸於其終而不念其初者也臣今竊突徒薪之
恩澤未類焦頭爛額為上客正類是矣所有邊臣須先數具奏論保州事
宜者伏乞陛下出宸斷特與恩獎庶使守邊之人精心察同先絕未
萌之患數於推恩之術不猶愈於攻城殺賊而後延行賞也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近日月入南斗月屬陛下南郊
主爵祿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邪小人干冒爵祿者而欲陛下謹爵
賞也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以謂溫成葬事行罷若全試以下及諸
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祇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
爵賞之出本於褒善如緣溫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褒善而幸溫成
之喪也天意人情俱為不可而外議如此[illegible]若不先事建言萬
一有此而後論列是徒為朝廷之過於今[illegible]而方爭為無益也
鎮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又黑氣蔽日天
色沉陰雨而復止者數矣此皆政事不決之應臣兩奏乞與御史辨
陳執中事仍乞牓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
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舛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
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
以為非而畏之也以為是而畏之則可以為非而畏之殆非陛下[illegible]

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御史是非譭以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譭者乖法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而不以公道也。隱情勝也。害於為邪詐也。陛下何不勑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宣帝時魏相為丞相。其侍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笞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腰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有請代廣漢死者。皆不能寬。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今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大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辨正是非。如以臣章亦是。則乞免臣職。終身不齒。如以為是。所奏為非。亦乞依公施行。兩責賞罰分明。則風雨序而已。光復男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八

賞罰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言兩府遷官疏曰。臣伏覩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已各遷官。今茲朋及朞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寵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為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輔弼之臣盡力同心共救時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為宜。則何以率正他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失天下之望。以為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當。亦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

光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欲其遷官乃足。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躬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有賞處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君今日受賞。則是攘竊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為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以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群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為人所貴。若甚易得。則為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成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數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闡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纂紹之際。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彼將帥宗室外戚內外方鎮內侍近臣皆有覬望。若一一精論其恩。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使群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以朞年之間遷官。而欲禁止他人之幸進哉

亦難矣臣所謂敢使之輔佐陛下盡措大柄者此也哉若者陛下以為
曹佾無功而加之使相况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忠乎
可不賞臣愚以為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為功也乃以皇太
后之德至請至厚無以為報故復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
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他人則是曹佾隨衆遷官不為優異於皇
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損威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
足為壽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妨聚
千之非分之利於朝廷無恤其他惟陛下察之
光又言羅近臣恩命上殿疏曰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兄賞濫兩府大
臣當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純儉之際
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恐懼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內侍
臺省戚里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覬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

爵賤如泥土將來以後欲群臣且補佐之臣自於吾年之間遷併遷
官則雖以禁止他人之章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
功所以遷官他人無功何敢援例臣再三敘奏以陛下若寵兩府恩
命則他人自然不敢援求若臣兩府遷官乘雜常自謂無功不宜
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雖
終不開納令兩府緣史恩命遷闔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
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僚互相形比繼續遣章無窮無已
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群臣制御四海今陛下皆不愛惜容
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為始前者識是
已施之於貴臣未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太甚前有任守
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寢以塞向去僥倖之路
之時趙瞻上奏曰世之大患在賞罰爲實以徵文掊覽罰以定令

幸燕則是國代一面書箚而法為吾人地也有吏於此齋戒閉結考課
費書必有乎在所職事若千年當遷其官某在所課最若干數當增
其秩斯人大賢亦不自離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得論動據君戒
城於向者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閒故事與令有所差數限凡亦不
為法矣以賢否難進易退廉耻謙服之心誥於代之辭有鄭蒞薦伊
尹太公管西夫傅說箕子常編爭圖翼鉄寶庶常伍斯農管仲五
羖常設常獲商居以與時爭盈縮之羅賦列時刻之積功而漸遷大鄉
又或以不付理官者以已以甲令當罪罰以乙銘書某科看輕重
然則為奏以請上之所進退亦奪法律三尺而天以吾人最論最
幸之備誰為之者放工書虞舜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尹諸文王誅
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世家寺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
周書者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道者例以協朱墨罪邪說之主君

叛者拒之罰加以宋刑以赦犯者亂之亂名實者禁之故君子舌
斷以探天刑而以大夫以慶慕孟荀子擬法律以忠孝而得罪群罰
康侯以仁義而毫贊管泰華英宗協盛風教之先者然以之示有司
則非常所當矣非純寬仁之治也非保殘亂之事也使律令在所民
為世貴治形如是哉乃帝皇之意而未底者所以遊之之義異也至五
君之所貴治者也今之所用者特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譏
矣張選舉之程之備州之品目稿以來也況以序議一所傳與二十
之明稽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世律據臣令附羅驗自勵篤致成猶四
未也況以雖明之粥可議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止爲如實備及燒人
刑階及吾人何也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
舉獨不假舉聯實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吳人之舉行技能競爲搜索
而真剛進矣才共罪瑕蹶爲量摩而康爵仕矣斯豈他術哉視每傳

賢者而後任之有司賜其賢實廉不及求責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人大矣恭於祿賜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他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之聽雖細過於狹少事事於律令頻盜貸貝則者有補耶但古用此亦息八川此亦治不能用則當求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下權使令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平泰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罰之天下非平泰也秀賞伯夷而罰盜跖罰寡哉而賞皆可

呂海請罷韓琦等轉官賦同臣伏觀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詞皆賞其議建儲之功於禮如未為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定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當得為功書之者是以於天下而當之者歸於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況景帝世不聞實建言者誠有旨哉至和而後先帝孫文武官請建儲嗣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邪若盡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定儲之議恩寵優厚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先庭宜猶是以爵祿獨人之言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嗣有令名乃先帝之長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歷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人罪之何等當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神宗時御史中丞司馬光劾光山陵儀仗使了辭賜金劄子曰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再三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則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代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眷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誠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尚不可以與無功之人況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累千金無所愛無功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覬覦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禁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均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尊崇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危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群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尊節儉而好施於人群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至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減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相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誥永昭陵稱遺詔制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群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今亦財竭猶此理能自安乎況臣所以得復侍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皆天下萬民之物也臣若得於臣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伸肝諾命學物至于再三者非臣以節小廉也延欲助陛下成治道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

光又論王廣淵章服職名箚子曰臣累言廣淵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今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邪使廣淵自改前官以來僅身守分不為姦諂以至今日不思

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
名不可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一皆猥用之，恐
紊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材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
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
緋紫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
貴乎。近歲兩丈章服緋紫者已爲冗濫，今又如陳繹、王廣淵等皆
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
以補外官者，必已知其無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
人使効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
去廣淵職名并所賜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燦然著明。
彭汝礪上奏曰：聖人在上，不能使人必不爲過惡，有過惡必治之，不□之
時其未來乎。既使移治之，不及有成，錄不免極死，爰不失聖人。臣伏
祥王孝先反覆不信，變亂中外，誣譏無實，愚弄朝廷，既虧國財，又斬
人命。其事見於案牘，甚見於人言，甚不可赦。比特臣言，兼今朝廷
爲之蓋覆，爲之寬徒，猶曾愛惜兒女，未忍以一指撓治。臣恐朝廷綱
紀自此廢弛矣。賞罰者，朝廷之綱紀也。綱不綱，紀不紀，雖有智力，未
能善其後矣。陛下自踐大位，于今五年，好惡循理，是非以道，天下無
遁與宗室無假借，近親貴勢，廢之終身而不爲私，屏擯之日，行之
如弗疑，命於朝廷，達於四海，謳歌鼓舞，稱爲神明。今於孝先，而疑之，
臣以爲過矣。書曰：刑故無小。又曰：怙終賊刑。孝先於讒，非不知而
爲之也。及發詐露，猶敢肆誕言，以朝廷爲無足畏，所謂怙終，雖
堯舜在上不能容也。夫是非者，天下之公器也，雖大臣有不
得擅爲；賞罰非人也，是天之成命也，雖人主有不得而私焉。易曰：文
不當，故吉凶生焉。治亂禍福之來，一顛一失之間而已，況如此其大

者邪。惟陛下上畏天威，俯同天下之議，正孝先等之罪，以解中外之
惑，以存朝廷之紀綱。望雖得罪，無所安也。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論呂誨許問疏曰：臣備位諫垣，職在
補時政，凡是賞罰之失，必須竭力陳論。臣曾任陜西，親見某人之姦
過，豈敢偷安茍祿，結舌保身。況居聖神之朝，當盡狂直之說。臣自
叨近職，固亦上體聖心，無非獎善旌能，去邪黜枉，深欲明示好惡，將
使天下風從，而乃執政之臣專人承順，啟昧分別邪正，以致賞罰不
平，使天下之人有疑於陛下，必謂督責君子太重，寬縱小人太深。委
近習則務優容而來其言，用臣寮則因違忤以沮其志。豈以近事明
之，未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呂誨是御史中丞，語許風聞言事者有失
實，即坐左遷，此則責君子之太重也。薛向外官，固合守法，而敢違條
罔上，罪跡顯露，不獨曲被優容，而從既加獎用，此則獎小人之太深
也。陛下聞臣建言內臣走馬承受輩體訪外事，因已不使臣寮得知，其
於言不審詳，必爲隱而不責。又況肯使與罪人對辯而反坐其言者
哉。此則務優容而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陜西壞法已七八年，張靖一
旦往彼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容有不詳，究被黜廢，此則因
違忤以沮其志也。使君子大臣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奸邪易
進，優假以來之，則所令之言皆堪違忤者沮之，則由人之性，盡務姑
此而望風俗之不偷，陛明之不惑，不可得已。陛下天資睿聖，超越前
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微臣尚恥於枉尺直尋，陛下固不可啓寵納
侮。豈止爵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伏望聖慈捨己從人，勿憚改作，近
者二人之命，悉賜追還，不唯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上奏曰：臣今日邇英
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輒

喜不自勝，舉酒以屬輔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書當旱。臣竊
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
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
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左右，發政施
仁，惟恐不及。臣觀熒惑逆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前。以此知天人
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不獲非常之福。臣
幾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足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不及一
方，又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
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去
而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以是推之，必有以也。臣愚無知，竊
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

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
當之故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
故增秩賜金，從厚諸將。閤門自發使臣，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
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
是時童政救之，戮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
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卻
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舜上下有以見賊與不問。岑探聚眾
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不覺知。傅燮乃以為子，肝腦塗地，然亦止
於薄罰。童政以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政數千
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請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
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
婦女與寨屬，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

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之。
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此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
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
等獄訟並戮，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遂情成風，則千萬人受其
害。此豈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
恃賴，小人有所忌。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
志，天下之亂，由此而作。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故也。
紹聖三年，監察御史蔡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聖旨指揮，以金明池
修龍舟了畢，特支度牒十五道，賜供備庫副使楊瑛等。按瑛本不二
以緣技巧躬親使名，祿發豐厚，特有加遷，亦代以奏，以工巧被寵遇
者，未有如瑛比也。而此之一事，非有實效，俗稱勞而蒙錫賜寵
遷，以指揮庶工，正其責也。龍舟之修，其費不貲，就不良其過修以

傷太府之財幣也。復以度牒賜之，奉為允當。臣今度牒直金二百千，
以十有五牒計之，凡三千緡。非不多矣，舉而授瑛，曾不計校，甚亡謂
也。若謂其功可賞，則試以進機巧，思殫盡奇巧以窮耳目之觀，不過
百工，何足多尚。朝廷賞之以厚，內外籍籍，不無議論。凡賞罰所以示
勸沮也。賞當乎功，則天下知勸，而功者有之矣；罰當乎罪，則天下畏
而遠罪者有之矣。今以一龍舟之勞，而冒賞過厚，不知意果何在。羕
若謂其勞不可以不賞，則邊陲用命，國爾忘家之人，緩急不同，假令
邊陲之士，為陛下臨危拒敵，而致其死，不知何以為賜予。臣竊聞
諸路州郡，每有興修河渠水利，官府祠廟等事，朝廷乞降度牒，不唯
重惜，未即應副，而詰問勘當，十不得五。其重如此，而獨於賞瑛不以
為意，何耶。臣等愚陋，欲望聖慈特賜裁察，天下幸甚。
哲宗時，監察御史常安民奏种誼擒鬼章賞未稱功疏曰：臣聞邊功

有二。王者之德如天之覆，如地之載，所記然子不慮亦氏其□□□
皆被其澤，無彼疆此界之異。而因利乘便，入其土地，得其人民，奪其
城壘，此求利之功也。雖不賞可也。賞之不可厚，厚則生邊患。若夫背
德負義，玩威入寇，焚毀民居，殺掠生聚，強據州郡，脅誘部族，結援連
衡，窺伺中華，一旦竊發，猖獗何及。而能先事鼓勇，出其不意，使敵不
及拒，計不及施，此除害之功也。安可不賞。賞之不可薄，薄則此士氣
往歲西蕃董氊大將鬼章青宜結，狡黠有智數，熙寧中，於踏白城誘
殺熙河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漆其頭顱為飲酒器，以怨神宗。
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底績。
旨者。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為內應，從之者十已八分。
遂犯疆土，殺虜蕃户，以冀其□□□□□□□□蹤跡，其黨□斬，□其
材木，遂據此州，屠戮酋豪，其敢誰何。方是時，种誼守岷州，當之兵
已逼，岌乎如掛虎口。誼稟命於經略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
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為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
郎知魏包順、包誠之徒，洮河所部心腹，根柢乃□，宗卿□臣猶
探策日。卒用誼謀，以師既出，先命姚兕等斷蕃兵之路，而衝□以
絕傳報之音，卒能羅密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十萬之眾
及境聞之，遂皆遁去。□□□□□□□□□□□，乃欲不崇□
功為安靜之策，不問其有去□奇功，非求利之比。臣□其實臣愚竊
謂擒獲鬼章，斬吞□誅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受君命，擅遣
御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
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郎陝西轉運判官，雖除校理，固不為過。
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遷擢為殿前都虞候寧州
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莊宅使比遷西上閤門使康州刺

史。□又以削其勳烈，先帝詔令具在，救獲鬼章者未仕人授諸司使，
今朝廷止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闕乎，抑賞可以不
行乎。以為邊功不足崇向乎，則何以奏告裕陵，鬼章檻獻之日，百官
稱賀，四方馳表稱賀也。臣竊聞阿里骨因遣使心以附西夏，有吞併
熙河之志，蕃部一搖足，則熙河非中國所有，鬻適亦有受敵之憂矣。
人材之難，未有甚於今日，而將帥之有威名者，唯种氏為最著。臣愚
私竊宜於此時申白种誼前日之功，優加褒進，以勵將帥，則人皆知
勸，而邊境無虞矣。

侍御史劉摯上奏曰：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其政事大要在於賞
罰。賞罰之令，堅於金石，信如四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賞，失職者
不旋日而被罰，誠天下之待賞罰而後勸沮者，莫不奔走從事，進上
之令。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則賞罰之施於天下，可以不信，而臣
以謂施於盜賊者尤不可以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惴
恐，縣官側聽，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榜百姓，捐金帛，恨不即得有功
者行之賞，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致詐宕獲
使人□□□□有勞之利。臣竊以為後日憂也。伏見元豐七年，澶滑
之間，保甲有為劫盜者，其首曰□安、曰王乞鞋，又曰張謝□，□雜合出
入凡數十人，往來二州間，虜掠平民，焚燒村落，殺人取財，以至傷殺
官吏，屠害軍兵。又嘗時入衛州界上，方不安，朝廷督責捕盜官司，至
於自京遣使募眾，而州郡調發將兵及降專責指揮。是年，盜賊皆於
澶滑次第擒獲，各正其罪。而推賞之典，至今逾司不為保明，蓋尾二
年矣。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鬥，莫不有瘡痍，要之獲賞
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識者以為不足以率厲，此其為患者不勝
言。伏乞指揮根究住滯官吏，□□重行點責，以明賞罰之威信。

侵。

右正言劉安世論開封官吏冒賞事狀。臣伏見御史臺彈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揮總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放正。雖門下省嘗與封還繳奏。朝旨惟展磨勘。此乃陛下至仁至厚。未欲窮治。而臣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謂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當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咸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與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苟蓋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擁令寄廂。敢肆誕詐。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並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上下[illegible]亦需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攻其欺妄。陛下付之執政。猶見實迹。既不欲論以[illegible]。[illegible]寄[illegible]之官。步為天下誣罔之虛。而乃一切仍舊。復得[illegible]從[illegible]。如此。今賞有罪。何以示懲下若明正刑典。則[illegible]同存[illegible]行之命[illegible]。好名之[illegible]傳之[illegible]世[illegible]德[illegible]陛下特[illegible]公議[illegible]誤賞之官。設之小罰。其餘官吏亦合改正。使天下知公朝之名器不可幸而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illegible]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為一錢總而發也。伏惟聖慈早降指揮。

安世又論趙高無名進職并事狀曰。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高為樞密直學士。博考僉言。殊有異論。默識公議。上煩天聽。臣歷觀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體。或以其久在方面。或以勞最服勤。或以[illegible]其用彰著。拜樞密直學士之任。方行進職之典。而始鄜延。未滿二年。其所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所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為[illegible]名。詞日遠陟邊外。傳諭皆謂失職。群臣所聞。為寄進使與出皇給[illegible]反為羌人執而戮之。若如傳者之言。則損國家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罪得無狀。甚於此。賞不當賞。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況無功受賞。有罪不罰。[illegible]此追以為天下臣竊為。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高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右司諫鄭知章上奏曰。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類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類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於陛下者。要見忠大臣。蓋於大臣若[illegible]惟[illegible]主財察。

徽宗即位初。御史中丞[illegible]上奏曰。臣[illegible]以賞罰者天下公之器也。重輕與奪之間。不可以不慎。苟重輕不倫。與奪失當。則非所謂大公而無以示懲勸於天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謂均平而無偏曲也。臣伏見向者東南郡縣緣根究逃絕戶而增收賞者。朝廷察知其弊。故哲宗降旨。令年七月十二日勅應因李琮奏請根究逃絕戶。縣官更不推賞。已酬賞者吏部根究追奪。此有以見朝廷深恤民隱。不忍使貪[illegible]之吏亦不因取實以害無辜之民也。然臣所未論者。從緣[illegible]賞之人。[illegible]亦察知其弊矣。乃獨呂嘉問降知淮陽軍。而其餘冒賞者[illegible]追奪指揮。竊聞言事官亦嘗有論列。而久未行遣。公論深以為疑。夫根究之患止於東南。而所增之稅皆入於縣官。可以還於民也。其實大率不過虛增僞。使先次差遣之類而已。有得以轉官償資者。少矣。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於牙儈胥徒。不可以復還於民也。其實至於轉官升任

分取息錢者莫知其數矣。夫為患之狹且淺而冒賞之少者即行追奪，為患之廣且深而冒賞之多者即置而不問，其輕重不倫，與奪乖當者如此，則朝廷何以示懲勸於天下哉。或謂今年七月八日詔書以宣示中外，以蕩滌隱疵，開略細故矣。今冒賞者復行追奪，則背詔書之意矣。臣竊以為不然。夫前日詔書之所恕者，隱疵與故而已。今市易之患遍於天下，凡富商大姓破家竭產而棄妻鬻子者道路相望也。雖聖慈矜憐無辜，蠲放逋欠，濟於既亡之民，復有生意，其虐增息錢數倍之吏，緣詔書而不治其罪，可矣。至於冒受爵賞，豈詔書之所恕耶。假如有詔書之前妄冒取官俸、誅求取民財者，今日發露，而有司治之，則豈可引詔書而不行追理也。今年十月十三日勅根究官觸賞追奪條，七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亦在七月八日手詔之後，即是追賞與詔書兩不相妨，事理明白。臣伏乞朝廷指揮有司，緣市易而冒賞者，依根究官觸例追奪，以慰公議。

大觀三年，御史中丞翁彥國上奏曰：臣竊以爵賞之柄，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仰惟陛下勵精政治，崇明教化，旰食勤事，以振多士，亡一不起以赴功效懷者不可勝計，於是慨於用賞以示勸，擢延虛之舉無然。極有常數，事有攸極，過則為濫。臣請撫所聞而論之。伏見紀事以來，臣僚有被眷異者，不惟官職之超躐，錫賚之便蕃，乃至賜第者。臣聞蒙賜之家，則必宛轉計會，踏逐官屋，以空閑為名，或請酬價就買百姓物業，實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數十家，一時驅迫，扶老攜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況太平歲久，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況木植撤蓋，為費浩繁，所得地，何力可造，所失者固已多矣。既而鳩工市材，一一出公上，請托營緣，務極壯麗，糜費不貲。陛下知其為恩，未知其為害，群臣莫為陛下言者，得無怨於富已甚哉。將相大臣有大勳大業，非尋常賞典所可報，賜第可也。近者用為從官，一無可紀，已開賜第矣。恩倖技術庸賤，寵遇榮燁，僥倖未慚，不可長也。陛下以天下為度，於臣僚廩賞略不少靳，此天下所共惜之。臣願為之紀極而已。臣僚所得月俸，以其終身計之，幾何哉。至於賞格最厚者，不過數百匹兩，使歲月之中比比受賜，亦幾何哉。曾何頻笑之頃，輒損十百萬為一第之費，及錢數十百家之產為一家之患。陛下何取於此。天下之財入之有經，用之有節，將積如丘山，以私富藏，何跬而待也。入之有經，用之無藝，江河之濟不能實漏卮矣。伏望睿慈少賜留神，萬一可採，請自今以始，非有大勳大業暴著天下者，弗復賜第，雖已得旨，許三省執奏，臺諫論列，庶以下息覬覦之心，仰稱聖明愛民節用之意。

宣和元年，中書舍人許翰上奏曰：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為我爭，使愚者為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頒敍於朝，雖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從而易得，得而已，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為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勤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不可以不審也。昔聖德開濬，丹紀渥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虜請和，至今不敢窺伺，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遷階改加食邑，踰周之間，賜身有所部，轉遷覽而已。之首帥既亡，眾遂潰散，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由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其賞。是時蔡挺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遷賞若斯之艱者，將使有以用之故也。邇者西師藉陛下神明威武，羌戎震懾，屢勝請服，然其狼戾，反覆為患，未可以保其往，則將吏之賞未可不

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叨恩使得特罪叅預兵房事月
餘日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
間轉行遷郡者凡二十餘處縻勸者不復顧計雖臣頃事之前則所
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權戎事之大計然願陛下察諸
景德熙寧審賞之意稍謀所以酌損此者故臣敢因董成郭逵之
事而推言之非特為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官大功之賞賊
功曰多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夕斃之善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軍實
計所獲多以為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所亡猶不足也則
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朝臣故逆行其詞則不知所
以為說是以冒昧而請之

徽宗時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覩府界都僻摘撥方臘赴闕統制
官楊惟忠於京兆府賜官田十頃官宅一所臣竊惟為平浙寇坐燒

桑魁季自聖謀授成將帥其用偏裨致屬各有勤勞凱旋之初第功
行賞高爵厚祿皆以為意外之獲也彼惟忠者已蒙賞典超轉五官
今來宣撫司保明再有陳請度越衆人賜以田宅竊以猶一夫僥倖
雖未足言誠恐同時立功之人各懷觖望不足以尊朝廷臣聞此例則
無以杜絕後來若偏裨皆冒濫恩則在官田宅將不勝其求矣古諸
惟有大勳勞則錫以賜予而視宅以步禪給大臣功號卓越者亦止
於賜宅而已今歷賊亂會當獨惟忠之力奈何特異諸將冒此踰分
之賞哉前日王師撫定燕山近者勦絕衆賊將佐皆立奇功屢賞亦
既行矣彼視惟忠所獲豈不悵然自有不滿之意耶臣愚以為破請
竊之姦罕濫賞之弊使後來者不敢攀援妄有僥求宜自惟忠始所
有賜田宅指揮伏乞睿斷特賜寢罷

御史中丞王安中上奏曰臣竊以慶賞之柄人主所專故書曰惟辟
作福而周官太宰特以爵祿之事詔王至於馭富馭貴則惟王之聽
而已以是知人臣之分勞固不可自言賞罰亦可先啓也臣伏覩陛
下親製哀翰申戒濫賞凡不以勞能定等級而州官吏身并受賞者以
違御筆論又同明堂赦與告成推恩度越常法申戒官吏身得攀援
陳請然則賞典輕重惟務當功朝廷守于上臣察于下聖遷一足
其雜敢千臣備頗精因近事中徼一二凡者陛下修祖宗以來太平
賦事臨在兩池赤牲飾池免東西八作事材等官十三員輒援例乞
推賞恩將作監丞取旨收接數奏乞官以優究為蘇若每事邀賞
臣恐朝廷官爵有限求足以猜之又中山府路帥臣河北路轉運使
以深州濬壕先事奏請指揮上功其役甫休乎澤之書至遷州截
里之城且所保奏者官三十七員使臣胥吏十二人又試大名五
十餘里之隍也為不足以陛下灼見池苑則本雅飾滄州壕功不本

丕出宸斷更不推恩此誠足以杜僥倖之原破經營之計矣然既曰
更不推恩是乃無足賞者則官吏攀援將作監取旨收接帥司漕臣
先事奏請獨可與同功之罰乎方今懷利之臣遂端興事廣辟官以
來緣請始歲月以冀希給官資積累遷至賜以財用耗屈役夫擾民
將騁此風盍自此始臣愚欲乞特降處分從賜行遣仍乞申戒有司
自今并戒各帥勝不許申明收錄陳乞恩賞其及凡夢僥去處不許
先事乞保功果將奏其如鍋有功致在所優示即乞臨時出自聖裁
降旨取索挂一勤百用尊主權如此則下安分義時無濫恩操柄不
移名器隨重裕民足用其本諸此惟陛下財擇

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伏以人臣罪惡無大於為逆射廷誅莫
先於正名名曰姦先則永不可赦設負寃抑則合辯明若惡名未正
而遽以恩數加焉則所竊議非朝廷之體也伏見司馬光等皆已

復官。但聞三省同奉聖旨依案行下而中外不知所以還復其官者
以何名也。竊惟光等昔以奸凶悖逆無人臣之義。殿罪貫盈。已死雖
置。子孫親屬所得恩例亦皆追奪。天下皆知其所以得罪之名矣。罪
名如此。雖該大赦。當在叙復之限。其家子孫聞有再仕之理。今朝廷
恩典遠於存沒。而有罪有冤。終未辨明。授以美官。惡名猶在。使光等
魂魄有知。當敢以無究。將無以身偶因赦宥而濫受無名之賜乎。臣
謂光等前犯名有實狀。不當引赦原罪。如曾寃枉。則朝廷昭雪之惠
不可不義於訓詞也。昔周之盛。刑遠非先帝之本心。今以公議辨明
乃聖人之善述事無嫌。嫌理可施行。伏望聖慈詳賜詳酌指揮。
欽宗時侍御史李光上奏曰。臣竊惟聖王制世御俗之方莫大於賞
罰。所以行賞罰者豈崇於至公。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恩廢天下之公義也。臣伏見金人內寇

都城危逼。士大夫棄職而去者五十二員。近緣臣僚論列。有旨令吏
部具職位姓名送大理寺根勘。約法斷罪。陛下示天下至公之道。可謂盡
矣。今下之日。主論紛然。或謂罪同罰異。致陛下有失刑之譏。夫臣負
掌職守。不可不察。如衛仲達、張勸、馮澥、許天行見第皆遷官也。林
遹、劉衡、顧植皆致仕也。在仲達、勸則以名勸從處則追三官除名勒
停。行見第及顧植則置而不問。或陵人名目如蔡絛、蔡縉者。或
妄托假故。如許份、宋時者。種種姦欺。莫究虛實。其為擅去官守一也。
今詐冒者反得輕典。獄批者多陷深文。陛下既已付之有司。法者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原情定罪。不容有所輕重。况得而私之哉。伏望
聖慈將大理寺定斷到應干逃避臣僚。條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已
後。不問有無事故。盡作擅去官守一等坐罪。庶幾公道昭明。人言弭
息。不勝幸甚。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奏曰。臣聞運會之厄。何代無之。
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
二百年。靖康遭金人之變。攜質二聖。擁攣與而北。遠逼立臣僚。易姓建
號。而近位百官。忘朝廷之厚恩。皆偷生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希戚僭臣。
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
屬者。有為金人之腹心。傳命令。毀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
染國威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
論者。有肆為惡言。以毀本朝。以媚邦昌者。或為之草勸進之表。或為
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所以責士大夫也。
至於武夫。則當闕略。若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
之流。皆相繼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
唐之威令。更以有中興之功。今宜做以考按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

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受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任事之者為一等。
又有致仕及舊已致仕而不辞者。猶有羞惡之心。此與旌別。應以忠
義為戮。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存者知勸。惡者知
戒。天下之士。風至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狃利而
不知義。設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
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著使天下不易理也。伏望陛
下斷而行之。以其詩節義之數。天下幸甚。
綱又上奏曰。僭逆偽命乃今日政刑之大者。張邦昌當道君朝在政
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易姓之謀。邦昌
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
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
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

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

綱又上奏曰。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矢石。以貴爭首以力持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致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避貴近而無辜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反。賞之所行。皆權貴請說與親昵所厚之家。而士卒冒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擁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去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逃遁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懼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奉承及於朱勔父子并其僕從。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

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寨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遂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為常。靖康之間。雖戮力戰如鄜延節之軍。斬梁方平。張師正。王從善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都城。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為。欲乞今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委人吏承行。應有戰功者。並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功狀。大則取旨推賞。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提察。都承旨點檢。違限者點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帥有賞而不賞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退走奔北之人無赦。則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舊弊漸革。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又上奏曰。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偽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例行。諸將各稱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況溺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得官爵不足以窮寵。竭府庫不足以錫賚。濫用之廣。皆倍往時。蠹百姓之脂膏。亂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幸駕巡幸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懸賞報功。使將士知勸。亦以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為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況溺江湖為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賞外。其有衝鋒陷陣。擒殺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則許保奏優異推恩。庶

獎賞立功效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未難致
也。
綱又上奏曰。臣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
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將議為虛。今者諸將成請行慶賜。欲廣
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區處者
也。夫人情感激者不待賞而勸者。惟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
陛下降哀痛之詔。閔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給
賻贈。收卹其家。死者榮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次。候防
冬解嚴。頒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句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
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冒瀆
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建炎元年。知開封府宗澤上奏曰。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

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
者非慕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違於己。則怒。怒則罰
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
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與私乎。賞罰私徇。其何以厲世磨鈍。夫有不
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無情。無情故無逆順。無逆順故無喜怒。故賞
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知其非私喜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
沮。亦知其非私怒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
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
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於左右之所接哉。彼賊虜猖獗。荒
暴。侵犯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
罰。惟精惟一。至於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對天

[illegible]先。
二年。趙元鎮上奏曰。臣竊謂國家武功之不立。以軍政之不修。軍政
之不修。以勸賞之不明也。自崇觀用兵以來。積為斯弊。至有殞身鋒
鏑之下而不蒙卹贈。就役權貴之門而遽被優恩。進退取舍。無復公
道。竊實如此。何以責人死力。既習之久。今猶未除。遂使轅門之士。扼
腕竊議。憤憤不平。實禍亂所由興也。雖然賞不患乎吝。患乎濫。賞至
於濫。與無賞等。蓋賞以待有功。以功被賞。人則為榮。將吏赴功率為
我用。今也有功者賞。無功者亦賞。得之固不為榮。亦何必有功而可
得。倖門百出。蹊路相高。臨敵當先。畏誰用命。奏功未上。人得掛名。濫
亂其間。公私相交。受賞者則德歸於私室。無賞者則歸怨於朝廷。是
皆冒濫之弊有以致之。不可不審也。遂以固不可以緊要。昨勤王之
賞最為有法。高下品第。人無間言。雖朝廷立意重公。不容少私。而有

司受情作弊。豈得無私。竊聞當州通判梁汝嘉之弟身在衢州。當州推
官孫達卿之弟身在福建。掛名功狀。隨例備官。足跡未曾及軍。將士不
識其面。與臨陣效死之人同被戰功之賞。以知無所以來免紛紛也。然
臣所知者止此二人而已。其所不知何可勝計。伏望特降指揮。別
行究覈。今後將帥及應干有司保明公狀未實。一力而敢妄掛名者重
真實懲。許人告捉。有官合奪所有之官。不合奪者[illegible]以攬之。
量事大小。吏與推恩保明官亦支罰。賞之合冒賞於法。所給賞錢亦合
均備。指揮[illegible]病以勸懲勸。是乃君天下使群動之術也。
建炎中。左正言鄧肅上疏曰。臣嘗備員鴻臚。主滌因虜人頒道釋板
籍以賊出。拘於庫中凡五十日。虜人之情已備知之。自將軍以下至
於步卒。分朝廷所賜之絹。人得五十有五疋。計朝廷所出之數。凡千
萬為率。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有餘而已。況有陣亡者。有疾病

者。有以事還虜者。有隨軍以供戰具者。其得絹亦與粘罕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固不過八萬。其因得朝廷所與綾錦等。虜人謂之兵。既當時分數。其數雖同。其物不等。至人得渤海得綾。契丹得綵纈之類。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一日忽然欲起相攻。則虜兵之心亦不齊矣。忽一日有虜人過臣住下。臣問之。對曰。其兄弟三人隨軍以來。伯亡於真定。季亡於京城。今聞元帥之兵入禁。而南方兵馬動。虜軍欲州縣豈復得見鄉曲耶。臣初不信其語。及見虜中士夫道釋各有餉餽之人。其皇恐之語。皆如臣所聞。則虜兵亦何嘗不怯也。夫虜兵之數既不甚多。又加之以其心離其氣怯。儻合天下之力以步之。兵與足食。若然害兵未嘗少損。而中國之勢陵遲至此。其故何也。蓋虜以強悍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不以死爲畏。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止在吏人之手。賞既不明。人雖告勸。此正朝廷之大病也。臣愚欲望聖慈專立賞功一司。用重祿法。凡立功者。人人自陳其功狀已明。限以旬日而不得告者。有所立之功同而賞有輕重。若有立功之時等。而賞有後先者。並會賞之。法當叙不原。又專委臺諫官一員提點此事。若臺諫不知覺。亦必實之法。如是則寸功無不錄矣。夫寸功畢錄。人既不能託功名之會。若天下人人有樂赴功名之心。而使之攻八萬已驕之虜。則社稷生靈。又何患哉。惟陛下留神。

肅又上論嚴賞罰曰。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播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群臣典可論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言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壞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壅滯。

紹興四年。王之道論賞罰不當疏曰。臣竊今日天下之大患。不在夫夷狄盜賊。而在夫賞罰不當。蓋賞罰。人主之大柄也。人上高居深拱。而能使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忽然如神者。以命討功。而天下君不足爲者。特有此耳。使其不當。則賞非特不足以勸能。而能者且怠矣。罰非特不足以懲惡。而爲惡者益得以自肆矣。然則天下何由而治乎。古人善用兵者。莫如孫武。其言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夫論兵家之勝負。而始乎主孰有道。終乎賞罰孰明。其言有深意也。伏望皇帝陛下慨然奮發。以賞罰爲中興之要務。夙夜興思。所以求其當。賞自賤始。必欲當其賢。罰自貴始。必欲當其罪。何者爲當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曉然咸知爲善之利者。斯當賞也。何者爲當罪。罰一人而千萬人畏。曉然咸知爲不善之害者。斯當罪也。賞當賢罰當罪。而天下自治矣。夫天下既治。而夷狄之不庭。盜賊之不滅。未之有也。

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貲給太學。頒賚賜予之費。以爲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國家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開以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竊觀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總其而論之。君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可息矣。

淵又論鄭億年狀曰。臣伏覩正月二十八日指揮。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醴泉觀。行在居住。仍奉朝請。臣聞賞罰者。國之綱紀也。聖人用之。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萬世之公可常而不可變。一時之權可暫而不可久。故能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國之綱紀立矣。

今又忘萬世之公而任一時之議用賊黨之所以悅僞年者以離清
年。將使為善者不勸而為惡者不懼罪盈於綱紀而有害於中興之
政。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雖被僞年故相居中之子。雖嘗為從官無他
技能而有從賊之跡。夫陷於賊圍非人之所欲。然從之而得美官必
有取非其道者。因敵而復之。是以賊黨之所悅而與之者為正也。其
可乎。且去歲大霈。所謂權也。凡有官者不奪。亦所以安反側耳。而又
有罪而遷之者。以其不曾擅叛其義不可捨也。又有遷而用之者。以
其附習將略。其才不可廢也。僞年名在從之列。其可自同於反側
者乎。其義果可褒而其才果可用乎。此不待臣言也。然則用雖以厭
公非所以待僞年亦明矣。而其所以可恕者。寧輔之輩身為從官不
幸而陷於賊。罪不足誅。卒然居中之素政。然乎天下所共知者。僞年
實緣以取而制。使無他過以至今日。猶存示必用之域而況於已
嘗從賊不奪舊官而加之以職名乎。夫以從官所宜得之職名僞年
其可與乎。且資政陞名職賊之所竊而與之者也。固不可以言復矣
陛下必以復為言者則已著其從賊之罪矣。使僞年猶有知識。豈不
羞受。强而授之則彼以羞而稱譽。如凌唐佐李亘之輩亦曰僞年以
仕賊亦顯矣。吾屬何懲。彼以才而見用。如李顯忠通彬之輩亦曰僞
年以負國亦用矣。吾屬何憂。由是而罪之。又謂嘗為賊援將相者
他日來歸。未必不以將相處之也。此以一傳雖不能發是以一時之
權寵一僞年。初無所補。徒使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自壞賞罰之
綱紀。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也。此而不改。民將失望。後必難悔矣。伏
望斷自聖心。將僞年所帶職名特賜追寢。使之在外居住。庶幾速去
班列。少息紛紛之論。臣不勝幸甚。
高宗時虞允文上奏曰。臣竊聞晉守鄉以豈樁易院增課當賞大宗
諭々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閤門副使君以利而進以職則守將官
力之臣何以為勸。嗚呼。祖宗閤門貼職。所以獎勵邊功而惜名器才
以委子孟如此哉。惟陛下聰明睿智。既不惑於私謁。慶賞刑威。又足
以動化天下。而兢兢業業。一以祖宗為法。臣所親聞而親見之也。用
敢抵冒天威。裨萬分一。謹按金森以財豪東南。因納粟命官。交結故
相秦檜以希閣子為名。身任南畝出納之責。四為國信所三節人從
以納賂得之。累官至正使。臣是百僚所不齒。今一旦授以上閤之
任。群議籍籍不置。臣竊以為此非陛下本意。伏望睿慈特賜追寢。
尚書右丞許翰論吳敏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褒善伐惡。乘善王道以
詔萬世。然晉文公秉忠懷之衆翼侍及其國。高謀之稱天下之大義以
也。若春秋不書。則晉主入居于鄭。子又納之。誅子大叔以定其位陽
樊之師。諸侯之極功也。則又不書。而書曰文公自伐曹衛之後。是
何故也。聖人之意以謂晉侯既有大惡。亦有殊功。然此補彼。使得相
除。是以皆沒不書。一與之新而後護之。之勲爛然獨著於春秋。使王
道而不本忠。然知此則晉侯入國之惡不除。王誅絕之不暇。豈復有
此霸者之盛哉。傳曰。亂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其義蓋出春
秋。臣伏見王和之季。金賊猖獗。上下失容不知所為。莫敢以給事中
伏開讃猷。首建內禪之策。以聖人傑出之心。是時太上皇帝久懷中悸。
然而外無朝廷之助。內有左右之阻。堯舜之志。未有以發也。會敏白
發其端擊節歎息。遂定大議。擁翼皇帝自在東宮。恭倫閣天下。及嗣
位稱。萬方相慶。弗離之心。一變矯往。至今天下固不可解。夫使人君
以天下傳。此古今之所至難言也。而敏以孤臣。吵然冒雷霆之威。忘
家族之禍。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節。而去歲秋唐恪聶昌耿南仲輩
過庭等用事。皆對紆蛾黨之滔川。傷忠義之心。折塞諤之氣。非所以

視天下。猶臣子也。陛下龍興，四海家澤。當此時，始望生還，而坐我下
之罽復窟嶺表，崖其無白骨親泣血萬里。臣識偏之且成下之明日
有主其議者，欲於是時，未爲宰相，累就眩眼，依違其間，至於金賊已
退，欲爲宰相，遲次急追襲，任爲已失事機，斯歛之罪云爾，得遲不當
與衆人等，以是遂嚴定策之功，固已重矣。今錄其過，可廢其功，臣竊
謂非仁聖本意。當時議若不時失於建明而已，謂宜明詔還之故，然
謀之不遠，著忠力之無慮，以勸事君非小補也。且臣當去歲之春，毅
然前從事和議，則於較計，敢鈊也。當彼陰盛之時，臣與之爭，及此兵
此而爲之言。區區何心，其間端爲國體而已矣。
中書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因論世宗親征，劉旻戰于高平，兵始交
樊愛能何徽退走，世宗躬冒矢石，皆當命甲先登，大敗世宗休軍
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一十餘人，軍威大振。

臣聞人君不難於用兵，而難於御將，其要無他，賞罰而已。方其
推鋒陷陣，奮不顧身，必謹錄之，所以爲勸也。及乎畏懦退縮，偷
生自營，則甚之誅之，在所不赦。誠如是，則人人自勵，安得不爭
死於敵哉。我周世宗當五季之衰，干戈已亟。國威不振，高平之役
一日而斬驕將七十人，上下懾服。至於奮命效力，誅斬北漢
能變弱爲强，因敗爲功，至今稱之，唯向稱三關平
之柄，得動夷狄，使世宗優將少游，循姑息苟且之政，二將者
命不能明正典刑，方且覆亡之不暇，欲其征伐之克，紀綱之行
難矣哉。是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故雨露以潤之，雪霜以肅之。
二者相須以成歲功。人君持賞罰之柄，亦猶是矣。臣謂馭御將
帥，權兵克敵，大要無出於此。
又乞皇太后慶八十，曾恩數則予同臣恤，推陛下容孝先知皇太

后聖德茂盛，天錫純嘏，新歲八十，溥天之下，孰不欣悅。恭審宮中議
慶賀之禮，仍許宰臣率百官稱賀，甚盛舉也。臣側聆欲以正旦降詔
加恩士庶八十以上及宗室恩數，不聞其他。臣竊謂非常之慶，當有
非常之恩，而郊祀肆眚未遠，若復舉行，徒爲小人之幸耳。臣愚欲乞
於詔書中增益數事。如陛朝官有父母者，並與加封一次。命官服綠
服緋，及年八十以上，與改賜服色。民庶八十以上，略如漢制，賜以米
肉酒絮。兩浙江府湖州被水人戶，明年夏秋米以多寡並與放免。仍
乞下戶部，檢會二十九年州縣合納和買紬絹，無拘等第，蠲除其半。
庶幾錫類之澤，偏於數天。而實惠浹洽，和氣薰蒸，爲太母則皇太
后膺億萬年之壽，與天無極，不爲小補。臣誠區區竊不勝拘馬心，有
祀天威無任戰慄。
遵又上奏曰。臣伏見陛下總攬權綱之初，俯察檜專政時所用臺諫

皆鷹犬傳翼排抑忠良，孤奉耳目之寄，故丙子之冬，詔書首下，用以
中飭在列，聖德昭明，灼見姦僞。然愛憎之餘，惡之陰，然則一時朋附之
人，因亟以得高位者，所當旋踵竄逐，以爲萬世之戒。臣謹按故端明
殿學士李文會，斥下流廣，奴事秦檜，欲詆使交齊其惡，復自選
得編修官，既而改秩，即爲御史，考其平日，所爲未有不迎檜之指意
者。以故曾不三年，躋登政府，遍諭南士大夫
合辭悅歎以爲失刑。往歲陛下親政，以輔臣之舊，例遣人須以恭聽
文會自知罪大，專用媚竈之術，厚足奉獨，無所不至。及爲成都
帥，紓動爲民害。吳璘在錦州，縱其詐暴，千里重足而立。文會不惟坐
視，至於劾章論薦，抑嚴理君儞，貴全蜀。臣愚熟察鬼得而誅文會之
罪，蜀人交口相慶，使其苟存以至今日，必蒙放殛之刑。然則四官之
贈，遺恩之及，並用前執政禮，臣所未諭。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罷

文會之惡。罷其郵舉。上以應明詔。中以慰蜀人。下以全公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九

賞罰

宋高宗時。龍圖閣直學士汪藻乞重罰贓吏劄子曰。臣竊惟東南遺民。戎馬之禍。生靈塗炭。城郭丘墟。其荼毒可謂甚矣。幸於虜去。民力稍甦。而國家迫於贍養官兵之須。征斂未嘗少息。重以群盜竊發。官軍經由。所至焚殘甚於虜至。朝廷熟視無以制之。而民心奉戴尊君親上。一如平時。陛下所當矜憐而思有以恤之也。厥今所謂寬恤之大者。莫先於去貪殘之吏。自崇寧以來。功利之說興。士大夫不復知有廉恥。贓汙之人。橫行州縣。非特不憂繩治。而挾貲賄結者輒得美官。故小人相效於入仕之初。即汲汲焉以不能俸外經營為恥。此風相承。至今未殄。緣此國家為敵人侵擾。束手無計。嗚呼。亦可以少懲矣。比來則又甚焉。治州縣者類以贓不入境。官軍不至。無科率糴手為恨。何則。平居之時。無軍興之警。無法外之斂。十日所視。猶祖守三尺。一有緩急。則假此以括民。官取其一。私取其十。推髓剝膚。至無可誅求而後已。此元元之民所以寃結而無告也。臣竊聞祖宗時吏犯贓者。無小大皆論棄市。故人重犯法。官皆為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如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與贓吏之同罪。不得以自首原減。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贓吏不以聞。朝廷察而為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

藻又上奏曰。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條例。凡犯降等雖敘。今來臣僚論列。若全不敘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於逐官更行賜等降黜。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頒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深

最因宋晦庵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愛刑而人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玆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敗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倨傲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閭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君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最官據勢者非貫結權倖則攀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達身也如此等輩皆僨敗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詐譌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稱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變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有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倘一時僥倖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明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陛下恭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冒濫如玷清貫將使終身從其寵禁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齊郭君不能去惡之歲而四方解体也哉謂發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所謂積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顯擢之權爲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而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君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發憤自勵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著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多出

延既已與之矣君奪而不還如害怨何臣以爲人主與奪但問其當否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皆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然使人退而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撫臨之勢率數十年名器之濫而畏此數劉夫不勝哉臣以爲如宋晦菴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爲一等每等參爲一類各具得職年月因依具其勞効過惡中三等用祖宗舊法等等止留數人然其人則問其餘承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敘復而已又有覃寄職而寄祿宮以竊金銀青光祿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逸尤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命三省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累賜職名不待制以上者甚衆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提擧奮發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閣待制而君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諭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輩別降指揮執爲當罷指定姓名錢蓋旅行如錢蓋者問其行以偷職如無所因即與行罷黜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銷戒小人之素

帝詣乞嚴棄城之罰狀曰臣竊見今人自敵犯中原以來東北諸郡往往堅守者累年況多數月然後陷沒然朝廷於死事之人既未也盡錄其勞固不足以勸矣而於棄逃之令悉貸不問自兹以來淮甸江南守府郡者棄其城挈軍旅者執亡其衆平時擇守臣之郡建守禦之策飾觀要求誓以死守一旦望風奔走不戰而潰上則國家無藩籬之助下則士民受屠戮之苦可謂誤國賊民矣朝廷不正典刑以爲將來之戒又降詔令聽其避保是奪其自堅之心而教之走

也。今西夫雖拙之怨而不能報。若必求死反以自明。豈有宣黨傷里之土疆。竊鎮累聖之基業。搢紳介冑億兆之衆。而無什百死士為朝廷守衛郡者乎。國家待士大夫尊用恩禮。而於棄城遁敵之人。刑不嚴罰不重。則僥倖之風不可革。效死之士不可致。伏望陛下特指來諭中嚴守禦之制。以安宗社。不勝大幸。

論又乞加旌擢張琮等狀曰。臣伏見承事郎張琮。元是李成幹辦官。自李成不肯歸向朝廷。琮更不隨李成軍中。兼曾獻議收捉李成。其謀畫具在。近因告事人廉案。報是無細送大理寺勘出前項情節。已蒙朝廷諒其無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臣竊考張琮所為如此。委是能明逆順之理。不失尊君親上之節。誠使士大夫不幸為盜賊污染者。皆自洒濯如張琮李著兩人。則盜賊搖蕩共事。武令李成徒黨往往於朝皆伏其辜。而張琮李著去就之節。因獄行而續明。比之臣賊之人。固宜有辨。昔魯君在楚。季武子取卞。遣其大夫公冶致問。未啓其封。追而與之璽書。公冶致使退。而後知之。然身不言季氏。魯公賞以冕服。固辭受之。今李成紿此兩人。使之奏事。而密為攻襲之計。而人恥為其用。而自歸於朝廷。古之君子如魯大夫公冶明於事君之義者不過如此。所有張琮李著。伏望聖慈量加旌擢。以為天下臣子節義之勸。不勝幸甚。

論又論濫賞色目狀曰。臣伏覩勅文。勘會崇寧後來濫賞之人。竊取名器。今參酌立定條格。量行追降。許其自新。逐措置到濫賞名色二十六項。臣反覆熟考。參之衆論。有大不可者三。臣竊觀朝廷以二十六項白身得官之人。還與元因恩賞循轉改官之人。各為輕重。止降一官。此甚不可也。夫無官之人。皆醫巫卜祝。工商阜隸。與夫游手小人。權門之奴客也。附會傾邪。取媚一時。言揚事舉。咸無可取。然

仕途。詎可止降一官。而從士大夫之後哉。此其不可者一也。又經今追降之後。朝見並除。趨郡注擬。磨勘舉辟。權攝並與無過人等。則向來以往前日既無沮廢。危社稷之人。內之朝廷侍從。外之知通。監司。皆可為也。夫出身冒濫。為市井小人之所不齒。則列者於朝。得濟在公卿之列。求其議論端莊。尊主庇民。未易得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指揮到日。限以內外見任得替寄居待闕官。並限一月自陳。其未經此當者。不得赴任請給。如此則州郡之間。來者紛紛。日不暇給。當此高秋。州郡有貢賦供輸之職。有警戒守禦之事。何暇紛紛閱此文牒。妨費日力哉。其不可者三也。朝廷自靖康建炎以來。清降封贈指揮論罪之文。雖踏憸邪之甚。甚嚴冒犯之流。自知見棄公議。並已屏跡而懷愧之。朝亦不復窮捜。上下相安矣。今雖有意寬宥。然恐縱死灰哉。長此非立國紀綱之道也。若其可行。則文武二塗。莫非王臣。未可偏廢。若其可議。則前討論之文具在。有司且可遵守。異時國家閑暇。欲講明政刑。然後容賞不罰。則少俟歲月。不勝幸甚。臣竊累日以來。朝廷於上件指揮內。已數有更改。則聖聰可知。伏望睿慈更賜斟酌措置以安衆論。

殿中侍御史張守上奏曰。臣聞賞不當功。則無功者進。功不復賞。則有功者怠。比年兵不用命。望風奔北。凡賞罰失當以致之也。自童貫譚稹之流。用兵以來。第賞之際。寄徇請託。上則權勢。次則親舊。甚至於明賂公行。相與為市。於是青紫之徒。不涉行陣者。皆附名其間。而被堅執銳。冒犯矢石者。反不得而預也。朝廷惟憑所上功狀之書。而班爵秩之輕重。一有失當。禍歸朝廷。於是群下解體。莫肯自效。方陛下借賞於圖中興。而請託勢門。餘風未殄。夫為將師亦豈不知士卒用命以成大功。而故為是哉。蓋亦迫於權勢親舊之私於

聞見習俗之弊。未易遽革。臣區區之愚。欲於出軍之際。委自主將。
置軍籍。自大將以至將官偏裨隊伍。各列姓名。置留空紙。以書功績。
總計其數。將副押印押縫。付主將。凡立功者某月某日獲若干級。某
月某日得若干人之類。即日著其狀于籍。策勳之際。隨保奏狀上之
朝廷。參考其實而後行之。則冒濫之弊亦十去其六七矣。置籍之
初。賞罰未分。人有定數。固自絕於請求。凱歸之後。雖欲增功。又不容
於增添。求其失當。亦鮮矣。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詳酌斷而行之。
守又上奏曰。臣聞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是
則聖人立國之意。每過於厚。不使過於薄也。故傳又曰。賞疑從予。所
以廣恩勸功也。司馬軍法曰。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其意
皆本於此。伏覩靖康元年十一月詔書。俾率衆勤王。或立功勞。便宜

推行補授文武官資。候到闕正授。於是四方之士各効所長。官司依
詔借補以官。上之朝廷。爲其功之大小而正授之。信賞示勸。中外具
孚。近者伏覩二月二十一日指揮。應借官人內有委實曾習弓馬或
武勇之人。委諸路提刑安撫司依弓馬所格法。公共比試。將合格人
所司擬定合得名目。經中書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將元初
借補文字毀抹繳申。蓋朝廷慮借名器紕紛冒濫。二意甚善也。然
臣愚思之。猶有所未盡。請試言之。一則難與試以弓馬。二則推恩太
濫。三則試格太峻。四則得賞太緩。何謂難與試。以弓馬立功之人。各
自不一。或輸家財以助國用。或齎蠟書而冒險阻。或有進士借補文
臣。昔未必有過人之勇也。試之弓馬。必無本中。臣愚欲乞借補文臣
則試兵書戰策以為殿最。若輸私財數多。齎蠟書已達。皆無違律之
理。役可驗實。免試授官。何謂推恩太濫。艱危之際。有累立功效。即與

借補有至陞朝官大使臣者。故即試中乃與借初官者同得校尉。未
為允愜。臣愚欲乞凡試中人。於元借官上降三資。以次補授。無資可
降人。願補守闕副尉。何謂試格太峻。弓馬格法乃白身人所屬解發
中即補官。今來借補之人。各已立功。若試不中。則前功俱廢。拘於常
情有所未安。臣愚欲乞更於弓馬所試格法。小加裁降。使可通行。何
謂得賞太緩。借補之人。雖在一二年前。及得所屬保明。間關以至行
在。更經有司問難。或違朝廷已是累滯。今又令歸諸路安撫提刑司
同共比議擬定。然後解赴御營審試。而後授官。更須經涉年歲。方得
了畢。臣愚欲乞且據逐處已保明到功狀。就御營使司類聚差官比
試。使與補授。凡此數條。皆有利害。又四方得賞歸鄉者亦已甚多。一
旦廢革之。則有功同而賞異。不能無幸不幸也。方今教習四方。正須
激賞以勸後來。又況孔子以兵食可去而必欲存信。而成湯之誓亦

曰朕不食言。若謂諸處保明不實。在擇將帥而已。行賞之際。委非所
當致疑也。所謂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庶幾合於古之賞疑從予。及賞
不踰月之義。
守又上奏曰。臣聞刑賞威福。人主之操柄也。而朝廷者。刑賞威福之
所自出也。人主之刑賞威福。非朝廷則令不行。而無以示信。其弊至
於人得以擅權。朝廷不待人主之刑賞威福。則勢不嚴。而無以為政。
其弊至於人得以凌蔑。故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日者苗傅劉正彥乘陛下駐蹕之初。朝廷草昧之際。縱兵誅戮。至於
扣閽脅制天子。而刑賞威福遂下移於將帥之手。忠義之士。仰天扣
心。慟哭流涕而莫能救者。賴天地祖宗之靈。勤王之師協助。信順[illegible]
不閱月而陛下反正。既往之事。追咎靡及。而來者猶可思患而豫防
也。大抵武人握兵在手。以殺戮為能事。率意輕發。果復知名義之重。

亦不復思他日誅戮之禍。又况數歲以來，朝廷微弱，假借太甚，類皆驕惰，怯於公戰而勇於私鬬。此皆今日固宜痛懲而申警之。伏望陛下明慎賞刑之具，收還威福之柄，皆由朝廷而出，使將帥拱手而聽命於上，不得竊之以行其私，則輕重適中而上下悅服。仍乞下臣章嚴賜誡諭，不特使知尊朝廷，亦使之成功名、保爵位也。臣不勝惓惓。

張浚論功賞利害狀曰：臣去歲令韓世忠舉淮陽之師，竟無成功。臣夜晝懼恨，無以仰副使令。伏念臣駑下不才，陛下過聽，委以兵柄。臣竊伏而計之，誠之處，竊自古未有如今日者。今雖有舉措，必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是責臣以難能之事矣。使臣善為身謀，不過斂兵自固，坐受其弊，而臣終不忍為此也。世忠以淮陽之役不賞，其下二年之間，殊無進取之意，欲保兵固位，自求保全耳。而於陛下圖回中興之業，則未為得策。今之論者莫不皆曰輕易舉兵，事必無成，虛費功賞。朝廷甘聽其言，不免且為偷安之計，將日益以怠，兵日益以老，少欲求所謂一舉而勝之道，亦難矣。竊譬之解牛，頑解固骨，必勞新刃，堅節既解，無復難者。今將求破大敵而欲一毫不搖，蓋舉有得不亦惑耶。臣愚昧之見，所陳奏章乞不付外，惟陛下知臣之心，誠舉施瀆天聽。伏望聖慈俯加照察。

御史中丞廖剛論賜圩田劄子曰：臣伏覩近日聖旨，指揮將建康府永豐圩撥賜韓世忠。士大夫聞之莫不駭愕。臣竊契勘本圩計田九百六十頃，歲收米三萬斛，它圩未有其比。不知此賜出於宸衷，抑世忠有請而陛下遂與之乎。世忠帶三鎮節度使，金玉滿堂，班侍列屋，買田之資，固當不乏。若陛下特與，是陛下繼封君之邑，而忘斯民之貧困也。若世忠有請，是世忠身為重臣，曾不念國用艱窘、民力殫竭，而務豐己不已也。且世忠昇輔王室，服勤盡瘁，忠勇冠天下，而獨此不知。此臣所未喻也。陛下亦嘗問大農歲入幾何而會其出元祿錢二以來，歲入缺天下三分之二，而所費倍於承平之時。如今河南新復等處，經理用度益廣，又非前日之比。然則陛下於推恩之際，奇不重惜而輕出令乎。諸將界賜之久，其誰不知。然而貴極富溢，前古所無；人主所以待遇之意，前古所無；請無不從，求無不得，前古所無；未嘗奏功而錫數有加，前古所無。此則諸將所當自省也。漢高祖之將，無非戰勝攻取，與共定天下者。事定之後，得保首領者無幾。今吾諸大將，皆有攻輸之勞，然坐享富貴，未嘗有攻城略地之事。而恩眷日隆，乃復求於人主不已，其亦未之思乎。江東圩田不知幾千頃。若諸將人賜十頃，所餘亦無幾矣。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主亦不得而私有之。故一飯之賜，必有以合天下之心，服天下之公議。故受之者不為忝，而且榮焉。臣職不然，雖貴或敢言無隱。非者多矣。將建康指使天下皆不以為然，則亦是用臣等為戒。臣是以不敢避瀆犯之誅，臣之職也。陛下儻以臣言為然，欲乞宣示世忠，聽其辭避，亦所以保全其名節也。如謂不加采錄，重毋狂妄，責陛下。伏乞賜睿照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賜錄程汝文劄子曰：臣聞杭州軍人作過，伏蒙賓恩特賜招降。一城生靈，咸賴再造之賜，不勝鼓舞。前此浙東師臣翟汝文憤疾群寇，敢自擔任，提兵應援，以殄滅為請。陛下深念橫死無辜，方示大信，姑從以降招安詔書。汝文意雖未就，慮則有餘矣。臣竊見近世士大夫無當公體國之心，懷徇私便文之計，雖本職事，尚皆滅裂不舉，况能及其他哉。今汝文聞鄰路兵變，奮不顧身，自任討賊之責，有古方伯連帥之風，賢於近世士習遠矣。况汝文之在浙東，拊循兵民，風績可紀，一路賴以安。臣愚欲望聖慈嘉其忠以備

奏議卷之二百九 八

錫護鑄。以爲四方忡宇之勸。其於用武之時。殆非小補也。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竊見建炎初置賞功司。尋即廢罷。然當時主者兼用他局之吏。不得專事。致所行功賞因仍廢忘。動經歲月。致獻言者得以藉口。遂成無用而併於他房。竊原此司誠爲今日之急。蓋古者賞不踰時。又曰賞必以信。是焉可以輕廢置哉。欲使事有專官而亟行。亦俾將士知功有專職而不雜。信賞之政。中興所先也。欲乞復置賞功司。專行戰陣功賞等事。差除吏典。給仍置簿。月書已收打過某人功賞名件。上司季攷其數。歲多至千百。量與官吏推恩。以勸其職。

胡寅上疏曰。臣聞皋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視天好惡與之。於是賞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任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致非封壽也。今有罪者自非編置。歲得宮觀祠之祿。夫祿之爲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於縣官。王者賦於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悉謂縱未能大有變革。猶當爲之令。則使優賢養老均逮之。其意未嘗得罪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仍加推字於提舉主管之上。而其奉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淆。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於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睿旨立爲定制施行。

周林上奏曰。古者賞罰功罪各有所始。同於有罪而行罰自貴近始。同於立功而行賞自微賤始。先其所難也。軍興以來推賞者屢矣。高官吏珠先於主將。其下士卒雖有立功之人。多是沉於微賤。難於條具。拙於計會。積日累月。後貴文墨。不能達受恩賞。遂致勇敢有功之人不無怨望。欲望勅數奏特降指揮。今後勝捷者須嚴賞罰。立功之

已得了當。然後賞大將。次及謀機幹議等官。賞爲士之勸。亦爲將帥之勸。

兩浙西路安撫使宗〻得論招捕倪從慶各官功賞狀曰。臣竊見昔時方臘作過。當朝廷無事。一路兵力全備之時。佐畫在所。部不之使命。然尚陵州縣。如庇無人之境。官兵莫可抵捍。何遣殺戮。逆致遠近罹歷陷凡六州二十七縣。當朝廷遣童貫譚稹將帶西北驍將劉延慶王稟楊惟忠何灌辛興宗等。總勁兵十萬餘人。或除或誅。方獲平定。今來倪從慶等作過。乃在金賊犯順內外叢擾之際。州郡三次起發勤王弓兵。所在空虛。時佐隨兵前去。使臣材武人。又先已盡起赴闕。人情驚疑。甚究觀望。層大和等元非當職任事之人。獨臣承急赤請。乃能同心國事。盡奔竭力。糾集烏合之衆。初無制節之令。固守把截。使不得衝突。招撫兵寧生靈。託王幽獸歸降。保全兩路數之方臘。事雖輕重難易殊。始不同。臣叨當帥閫。人微望輕。不能預杜亂源。以致盜發部內。若非蕭以五人奮以遠負。深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與等第推恩。雖見危致命。臣子之常情。然有功見知。大君之責意。因以風示四方。使伏節死難之士。咸識聖心。恢遠雖遠必聞知必錄。則人人奮勵。各思自效。在於今日。未爲小補。輒冒犯上瀆天聽。無任惶懼。

孝宗時。監察御史周必大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循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祖宗。德侔商周。本出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王成以僞增戶口賞。楊惲以曉昧之語。蓋寬饒韓延壽以盡力之吏誅。而黃霸韶當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誅。則宣帝所以見稱於史氏者。亦何可盡信也。豈不難哉。陛下嗣位于今期月。未明求衣。日旰坐朝。夜分決事。可謂勤矣。然未能變一時之俗貴

德名臣敍名殆徧所言小善皆用此則謂一事所不張仇
覈私意若綜核之政或有所未至歟臣竊以賞罰近事明之如郭杲
能還軍中守灘之臣信緣戰功而除正任觀察使此信賞也而郭杲
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則重矣陸康以
貪黷配流此必罰也至於張叔賊殺上卒乃請注軍資有司當以殊死
而亦與康同罪則輕矣故臣願陛下大明賞罰以昭百官賞罰明
則名實辨名實辨則政事可以內修夷狄可以外攘夫何求不獲而
何治不成哉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讀甲戌詔書仰見陛下聖心焦勞思古哲王之
治憫士大夫習俗偷弊是故以訓以戒為之丁寧懇切也臣竊惟陛
下即位以來講求治要蓋用不至而國家之勢未獲乎安強者誠以
一時之人誕謾苟且其弊猶在有如明詔所言也夫天下之事不難

自行使任事者則必肆誕謾自為遁旨之術不事事者則因循苟且
指歲月以待遷然則陛下何賴焉為今之術若必曰深刑重賞以
起偷惰而禁誕謾也夫賞罰者人主之至權然此以御天下顧亦何
施不可臣所不知者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群臣功罪之實必欲人
人論得其當亦豈陛下一智一力之所能盡哉越五日戊寅臣伏讀
陛下求言之詔許給舍臺諫於封駁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
忽大哉言乎臣愚仰見陛下無偏無黨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雖大舜
之導人使諫未足進於此矣臣愚伏願陛下益選公正敢言之士悉
舉而用之於朝使才與行相參可與否相濟陛下不忘終始之戒每
虛懷而受之自然四方之利病毋壅於上聞懷忠之士無所肆其巧
然後是非明而賞罰行賞罰行而百工勸矣
翰林學士洪遵上奏曰臣聞古者賞以論時所以勸有功也漢高帝

初得天下定功行封疑若可後方汲汲然亟詔丞相御史推軍功是務
故反側以之安耦語以之息而漢業益隆用此道也仰惟皇帝陛下
以剛明之斷奮發天威近者法駕一臨元惡授首此蓋天道助順宗
德昭格以濟登茲甚盛舉也竊見川陝淮襄之師暴露益久艱難多
事之時曾犯鋒鏑奮不顧死其勞備至昨觀指揮應出戍官兵將與
轉資並到功效別行推賞仰見陛下篤於信賞使之趨事赴功可謂
善矣然而軍吏注功每時不下議者云云懼無以勸後臣愚欲望聖
慈申飭攸司悉心立功將士並行第賞庶幾伍符尺籍之中歡躍自奮
通知前日指揮不為虛文聖恩決洽是以作成士氣萬一異時盡忠
之間有以激勸誠今日先務也
員興宗乞嚴爵賞狀曰臣聞爵賞者國家之大紀也自昭其紀則靡
人不服日紊其紀則無人不輕苟一日稍輕則為目漸強或致昏亂

末流委巷餘子寄有而冒祿據膺而佩爵雜隸士類玷黨其間此何
義也且軍之有功功之有賞乃國家所恃以責實也三軍所恃以無
後也有司昧忽實已乖矣求以勸後將如之何傳曰非功授爵則無
經非罪肆刑則刑褻蓋指此類也臣竊見比來軍功死事之家以恩數
補授子孫外並許其親異姓甥婿之類申明受承是乃國家錄感士
心答天意收三軍後日之效可謂恩矣然朝廷雖有元創旨意
一一明其令所在軍將保明於大將大將保明於本州本州類申於
省部如是則隄防檢押若甚至且密也然而戶為胠篋本以防盜也
大盜至則并胠篋而取之人為法制本以防姦也大姦至則并法制
以亂之今忽譁一下有力有貨賂取交關同姓者遷作同房非親者
指為近親委巷爭販一日華軒士卒驚顧此豈三尺賞功本旨哉臣
請自今兵將死事之家既無的親子孫及其近屬從當設法□□度

牒及不理選限名目之類。使其曲折貿售。恩澤一家。終世飽暖。亦無負矣。何至紛紛欺隱。脩國家之名器。輕授之人乎。又近來死事之家。多以無力陳乞。而有力陳乞者。決非死事之家。設有力。則百方計會。事雖虛誕。以不爲難。無力則事體雖實。則蒙退卻。致使軍中戮力之後。雖有正嫡子孫。不免低首輒售。蓋緣陛下德意者有司也。昔康定詔書。諸軍擇校授職。帥臣遂家子細一一勘會。如不實者。亦有明科。伏望申嚴是律。諸將諸州。今後保明被受恩澤之人。或不切子細推考。或勘會失實。繫其營屬。並乞重賜行遣。庶幾爵賞之重。有益國體。

興宗又議功賞狀曰。臣聞所謂大臣者。任法不任私。所謂常人者。任私不任法。蓋天下所以治者。法也。所以擾者。私也。法既立。則下無自而私。私既勝。則法無自而振。國之號令。直視此為屈伸。昔三代之初。因人之功罪。以為黜陟。當賞而賞。當罰而罰。故受賞者無不勸。受罰者無不懲。昔武王之爲周。躬覆天下之藉。有未下車而賞之者。有未下車而賞之者。蓋於封墓式閭之餘。遂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目營而心化。武王之於功賞。何教切切如此。彼以鼓舞天下之術。誠莫重乎此也。是以賞之所存。以為列戚。以化則勸。經曰。崇德報功。蓋無乃天下治。若安靖之初。而羣功不報。臣恐武王未暇垂拱。闕此所以憂營曲當。示天下守固不拔之具。歷世三十。載祀八百。咸以是也。儀鑒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武王有以得之矣。恭惟國家世載明德。太祖太宗之世。咸福兩柄。如春如秋。不吝高爵重賞。網羅異材實用。如雷有終在蜀。高瓊功帖。七千還至仁宗皇帝。遵而行之。若賜曹利用則有詳功遷補之詔。若賜范仲淹。則有空名宣劄之補。天下之士。皆盡力以衛其上。當時非特可以氣使。殆可名劫也。今陛下

之資。又條生於至治之世。繩諸將以法度。明諸軍以紀律。又以賞功爲最。遂者命有司分為三等。凡諸處保明帥義生功將。幸量功給遷其資。臣觀聖明處令趨卑。智者思効其謀。勇者願致其力。縱横施設。無自而不可。此實希世之遇也。臣雖尚恐遼遠之地。軍吏出令未盡依得朝廷元降賞罰之格。萬一有庸遲務偉之人。冤抑無告之士。乞參以熙寧之詔意。示之可也。先是陝西宣撫司申諸路將士未休賞格者。詔定立功將士應合酬叙之人。令主將對衆叙定。務從簡速。將士有功。主將對定既畢。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及親戚牙隊移換有功之人。致抑壓可賞之士。如士卒顯有勞績。爲人移易。若爲人抑壓者。許經諸處自言。如是則功者無所冤。倖者無所得。此賞功之本誼也。今陛下明詔在前。既盡其凡。其餘指顧即定矣。臣觀近來陝西死事之卒。諸將非不欲優恤。而諸司目覩紛未死事未滿旬日。有先聞其請受者。未滿數月。有不受其告敕者。彼有司但識手解之積爲得意。不識明主風勵士卒本意也。臣愚併望朝廷申明嘉祐凡死事之家。卒半歲或周歲。然後始住請受。仍許家之壯丁承襲之至親一名填刺。庶乎知朝廷德意寬大也。

侍御史王十朋論賞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曰。臣聞宿州之師不利。而反議者皆歸咎李顯忠。顯忠身爲上將。不能於勝敵之後。撫存將士。以保垂成之功。遂致潰散而歸。固不能無罪也。然前日身陷之讒。謂顯忠心懷南北。叛歸中外。上賴聖慈。令顯忠既還。上章請罪。亦足以見讒說之無驗矣。說者又謂顯忠貪戀金帛。欲爲已有。不分將士。遂致離心。理或有之。恐亦未實。蓋顯忠亦劾奏統制官周宏等數人臨敵領兵自回。遂致失利。欲正宏等罪。臣亦未敢以爲然。昔慶曆間趙元昊叛。大將劉平遇賊于延州。力戰而死。郭德和遁去。

誇賊朝廷信其言遂欲戮平之家賴仁宗聰明遣御史出埋其事雖得其實遂竄平死事之卹而斬誣告之人。今正歷實未辨之時臣以為不可不審。朝廷不如姑兩存之以安反側却令鄜州張淡審披歷實聞奏如功可贖過則許其自新責其後效如罪多功少責誠大事。則不可不正典刑但審而後行無使聖朝不致濫罰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國家之所以懲勸天下賞罰而已。然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何也。功罪已著而賞罰未行則賞罰之權猶在也功罪者而賞非功罰非罪則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賞罰之柄於是失矣自閩西溪卒任迅寇之焚既兩旬矣其所以不憚死而竄者情之曲折陛下既已知之不待臣之言然二十日之間主帥而下未聞略有罪責者廷之臣不敢以為疑者意朝廷方此圖之而未也今茲則大不然朝廷既已不治其人而

戒閔乃敢無所忌憚公為勒章歸過隊將乞罷免使仍送吏部。夫掊刻軍士役使軍士剝入於己總積於下者閔與統制統領官實為之也。閔不為之則統制統領官安敢為之。統制統領官不為之則將副部隊將安敢為之。朝廷委曲涵容置閔與統制統領官等一切不問乃特用閔之言罷一隊將所謂隊將者何其獨不幸也哉罰不當罪臣恐浸失賞罰之柄自此以往愈更恣橫雖倚寇亩事雖至微闕勢甚重。臣愚欲望聖慈特戒閔與當來士卒逃竄本軍統制統領將刈等官等第降黜其本軍統制官仍與罷免庶為餘人之戒或陛下聖慈不欲如此行遣即乞將閔令來陳乞罷隊將劄子亦不施行以破小人詭計以慰士卒之心。

王之望乞推賞戚方狀曰臣契勘自金人歸路入寇兩淮荊襄川蜀諸將所犯未有一處能抗拒者。獨戚方兩次報捷雖未為大勝亦保捍敵使之奔敗此去年春所獲牛馬老小。若全牛之寇不敗則此一路矢無把截去處功亦不小。朝廷宜加旌賞以振起士氣臣得三省樞密院關戚方兩次大捷備見忠勇若能保守未致衝突別立大功當議旌以節鉞緣戚方已係承宣使帶軍職若能保守未致衝突則亦未自當授以節鉞或使別立大功若使別立大功方始建節則是今次兩捷全無恩賞不足以激勸將帥臣謂當再降指揮表陛下以御札獎諭云若能守關塞摧折虜勢當議授以節鉞更能別立大功即不次超擢仍御寶用日下疾速差賞其功狀一兩奏如此則於事為允乞更賜執政議之。

龔茂良上奏曰臣聞賞以勸有功罰以懲弗恪經童貴乎適中不可有所偏也。廷者癸丑之旨壽慈宮火陛下特降御筆以上三焉應闕殿宇遲緩惡撰備清夫以下人之等第自致損不還寧處而本宮官吏備

備禁奉守護不虔惡才任其咎陛下欽崇孝養方務調娛未暇致詳從寒官吳回三人者懷不自安露章自列從頌容旨各從寬前可謂曲全之恩。臣近緣本司用本據於詞頭中篇見指揮凡舞蓮宮應奉官吏等到宮實及五年各特一官資其員十八百二十四。本及五年者又四百二十九人共以平居無事安坐受賞蓋此探冒而失職抵罰不過二三臣固疑之。今臺臣有彈疏乞將應奉官等黜降錫賞大明典憲以警元惡而所降聖旨王師珹王滌各降一官楊思降一官罷幹辦事務人數多寡臣未敢問惟吳回等自劾尚奪二秩王師珹等皆有論奏且者罪狀尤著例止削一階輕重失乃有所偏乎。況前日救火官吏陛下以慈聞之重隨即第賞曾不淹時實同所以為勸而罰不足示懲殆何以昭四方而厲百辟乎。傳曰大聖本居書惠賞慶不欲雙而誅責懲罰之行紀綱所繫又百以忠之

廢法守。臣不敢以小小廢之嫌有所隱默。欲望聖慈特敕一察斷，將王世
建、王寮照異同等一一體鑑降黜，揚旦冊與黜斥，庶幾少戢與遜徼而
官臣。懲勸之方，冀為兩得。

王師愈上奏曰。臣聞爵賞者，人主之礪世磨鈍之具。賞當功，則人必
勸。武夫之濫，必害於政，不可以不革也。伏見紹興之初，兩浙提舉市
舶中請立定公海及近裏州軍抗發抽解市舶物貨賞格。州委通判，
縣委知縣與夫主管官，能抽解過客人引外物貨收及壹千伍百貫，減
壹年半磨勘。累及百萬貫，減四年磨勘，可謂賞之濫矣。且以經總制
無額錢賞言之。諸州軍解發經總制錢外，而又無額錢及壹萬伍千
貫，知通只減二年磨勘。今稅務收市舶引外物貨及壹萬貫，乃減四
年磨勘，是倍於無額錢之賞矣。且通判知縣至于監官，概賞者數人，
豈不為太濫乎。況夫文臣有以此賞轉負郎正郎，武臣有以此賞轉

副使上使，遷郎忠義致仕，遂可奏補子孫。然則稅務發一萬貫之小
利推而言之，被賞者豈止數人而已哉。可謂濫之甚也。臣愚欲望聖主
慈特降睿旨。應公海及近裏州軍稅務收市舶客人引外物貨自壹
千伍百貫至壹萬貫，其減磨勘賞並皆減半，庶幾賞不至濫，人亦自
勸。

吏部侍郎李椿上奏曰。臣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曰，賞當功，
罰當罪。故自古聖賢所以稱治者，亦信賞必罰而已。伏覩近降旨
指揮舉改官必具實迹，臣仰體陛下聖意，欲使臣下趨事赴功，不為
文具也。蓋有實立勞績而不與依條推賞者，豈陛下之意哉。臣竊見
吏部法，選人有酬賞應循資者，不許存留後任收使，蓋謂別有應循
資條法，可以循資者，不許重疊循資，故立此法。亦止于有，叙未必本
有此條。然則實立勞績，豈為冒濫，何獨於選人，乃使勞績賞格遂不

不信之令。緣本部遵守上件條法，遂有陳乞者，蓋是告示不行，所以
詞訴不絕。臣愚欲乞睿慈，下敕令所，剔去吏部侍郎左選此條，或重
行修立條法，使實立勞績之人不致乾沒其賞，有以稱國家立法賞
欲重之意，亦有以絕不已之詞。

光宗時，蔡戡上奏曰。臣嘗讀西漢循吏傳，稱漢二百年間，班固所
載循吏六人而已，且孝宣之時居其五焉。何天之降才獨盛於此時
也。及觀班固贊宣帝曰，信賞必罰，綜覈名實，然後知孝宣馭得其道，
宜其循吏之多也。蓋賞罰者，治天下之具；名實者，行賞罰之要。人有
為善之名，必迹其為善之實從而賞之。人有為惡之名，必窮其為惡
之實從而罰之。人知為善而賞不踰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又知為
惡而罰不旋踵，罰一人而千萬人沮。所以勵世磨鈍，作其好善之心，
絕其為惡之路，舉天下為君子之歸。自古堯舜之治天下，亦不過如此。

孝宣之時，史稱其職，民安其業，蓋有繇也。恭惟陛下勵精為治，遠過
漢宣，於賞罰名實之際，尤所加意。天下之吏，固當悉心體國，殫智竭
力以承休德。然未聞一人治行卓然可書如龔黃者。以臣觀之，名實
未盡核，賞罰未盡信，故百吏未盡稱職也。今朝廷欲知守令之優
劣，俾監司第其殿最以聞于朝，甚盛典也。夫殿者，天下之善名也。律
身以廉，從事以公，與夫勤謹無過者，皆謂之善也。否者，天下不善名
也。貪而徇利，暴而虐民，與夫弛慢不職，老昏者，謂之不善也。使善與不
善之天下不當如黑白冰炭之殊。朝廷惟不知其實，故賞罰無由而
加焉。監司既已第其優劣而為殿，否則朝廷是宜覈其名實而為賞罰
勸否之令。行之有年矣，以殿之最而超擢者誰歟，以否之最而黜責
者誰歟。二者皆臣所未聞也。朝廷不過為虛文，監司不過應故事而
已。謂之殿者無所勸，謂之否者無所沮。臣所謂名實未盡綜核，賞罰

未盡信必者以也何以去物慕之心瑕瑜情之無乎臣愚以為陛下
每歲中勅監司兵使部守令第其賢否以聞臧之最者命大臣審覈究
核其臧之實否如所舉隨其才而用之否之最者令他路監司體究
核其否之實誠如所言則因其罪而罰之如是則君子有所勸而勇
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為惡昔之貪殘者變而為廉平昔之弛慢者
變而為勤謹人人奮勵以趨事赴功若宣之治將復見於今日
理宗時洪舜俞進故事曰太祖問李承進曰唐莊宗以英武定中原
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每出禁兵衛卒必控馬首
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是威令不行賞賚
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
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
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臣聞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辨民志
何由定民志不定而欲求國勢之安難是卻行而求前也况三
軍以紀律為重廣不知禮則出不知律犯上之意一萌作亂之
機已兆尚何望其獻王愾而伸國威哉唐自肅宗偷一時之安
手歷節度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自是以姑息為常至於
偏裨士卒殺逐主帥而不問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陵
夷之勢何所不至此唐所以亡也後唐莊宗循襲故態不能以
軍法約束而威令不行享國不永覽其姑息之過哉太祖皇帝
受天明命為世立極盡革唐季五代禮法蕩析之弊一階一級
上下相承川班妄肆顛殺此所以國勢有金城千里之固
民生有泰山四維之安也然豈徒以階級之法繩之哉平時撫
養不吝爵賞苟犯法則有知國憲絕而後威立宜軍心悅服不

敢輕於有犯也
秘書郎權尚右郎官許應龍上奏曰臣聞賞罰軍國之紀綱也有功
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况世變已降人心澆不如古
法出而姦生令行而詐起苟無賞罰以振肅之則為善者何所勸為
惡者何所懲是以聖明之君必以賞罰為先務而不敢有一毫輕重
之私善所當賞雖賤必錄使知為善者之無有不賞也惡所當罰雖
貴不貸使知為惡者之無有不罰也夫如是則胡禁不止胡法不行
焉執之不堅所當得者或元惡而不予而不當得者乃僥倖而濫獲
所當罪者或經營而苟免而不當罪者反牽聯而併及則賞罰不明書
臣深別故作之而不能率之而不從因循苟且亦終於委靡而已焉
乎東阿而封即墨威王能審左右之毀譽而群臣莫敢飾非齊國大
治賞罰為天子者得致之權有能致之實苟於刑賞之際威在必行

則人心振起何事之不可為哉昔我藝祖肇開洪業雖以仁厚為主
國之本而信賞必罰凜乎其不可犯清議可任擢升宣徽曹彬不陞
使實拯典爵賞有功毋加賞賜川班妄訴悉行誅戮恩威並用使天
下曉然而畏慕故紀綱為之振肅國勢至於尊安成憲昭垂真萬世
之盛典也恭惟陛下仰紹丕基恪遵祖訓屬精思治宵旰憂勞為官
擇人令將以宣德意而結民心選將練兵將以壯皇威而鎮外患然今
之官吏果能究心於恤下乎今之將士果能用命以決勝乎竊觀州
縣之間循良者固不乏而暴征橫斂峻法嚴刑者未免為民之害中
外之兵驍勇者固可用而遇敵則逡巡而不前少觸則倉皇而先遁
者未免為敵所輕為弊若此豈得率之無術耶抑法令之不明耶然
廉吏之舉旁頻於詔令貪墨之罰屢形於奏疏戢私役之弊戒世差
之私若是之類無日不討論國而申飭之而玩習者如故何無善後

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推原其根無可賞罰之間猶有未
不必者乎節制止自當[?]以勸善也而單寒寡後則雖從厲乎會閱
許刻賞罰以懲惡也而[?]有卒制則其敢發捕逃賞自有成法或攀
例而放行鐫然猶未及[?]已經營而未遭陣者或隱匿而不申寄
名者及僥冒而受賞者有若而若書施行奔潰當刑而隨復招集
故人心玩狎雖令不從此吏治之所以未振而軍政之所以未舉也
轉而移之其勢甚易推於勸懲之間乃加之意而已豈不以視賞
罰為輕重則可以行賞罰不問路於其大而纖毫於其小則可以行
賞罰無功同而賞異罪均而罰殊則可以行賞罰執此之政如金石
行此之令如四時則以之馭臣當化貪而為廉以之馭眾當懦而
為勇成效大驗特一指麾之頃耳然按察郡縣則在監司激厲將士
則在主帥監司者賞罰不出於剛柔不避於親疏若會果若必則

循良者必舉聞風知懼有解印綬而去者矣主帥為公剛紀律之
必嚴操閫之必精用命者賞之犯法者誅之則畏威懷德奉將令矣
而不避矣至於監司主帥則又不可無激揚之術苟賢否不分能否
淆混則委靡者不失其富貴而振作者反老於生涯容保者自可以
進貴而廉勤者或至於拘軛此則人心疑畏孰肯以國事為念哉
臣願陛下明目達聰詳為執察將舉其職者莫不除不勝其任者黜
不貸則孰不激昂奮厲以自見發擢澄清號令精明當有如范滂
克服者出矣此又操執一綱領之要術也惟陛下與大臣熟圖之
李鳴復上奏曰臣比者因高沙方城之叛述古人討亂之法以進讀
藏嚴渠魁脅從罔治之二語士卒千紀與路閫帥責耳閫帥不舉其職
而號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審其罪而動即降下黃榜誘撫之辭
臣無他意大率欲為朝廷正名分振紀綱使不流於姑息耳頃嘗

叛與高沙方城等處謂必知所懲創閱諸道路其為兵殘撫又甚焉
淮西討叛而湖北則納叛是自為矛盾也于後領兵勤賊而王旻則
出兵助賊是自相魚肉也孟珙許之以便宜書填防禦使京交十萬
官田百頃又聽從各人向其處州郡駐劄是賞盜也賞盜而欲以弭
盜可乎王旻先逆之境上給以錢糧助以兵力又謂叛賊毒是可嘉
欲與轉六七官或陞差路鈐或差統制是誨盜也誨盜而欲其不為
盜得乎高沙之變始離終之於殲戮之尚有辭也方城之叛國人討
之敵人納之猶可諉也今黃陂之叛境內自為胡越國中自為寇讎
此何風也叛卒挾外寇以劫制中國邊將挾叛卒以劫制朝廷此何
等氣象也臣恐唐宋五代之禍自是始矣然則如之何曰世之指者不
可治而殊魁不可不誅也異哉者不足責而同我者不一不誅也命
令自天子出未聞邊將擅書填告命以酬賊也是可慮也天地異飛

王有不聞邊將擅欲割地以濟賊也是可憂也一時之事變雖萬
世之正理不可不存也邊鄙之閫雖異小人雖肆無忌憚廟堂之上
任重大老不可不執持公道也若朝廷但欲買靜一切風靡欲得官
爵即與之官爵欲得使地即移之便地欲索犒賞即為之支犒賞欲
逐主帥即為之易主帥戕殺本將之罪不復問劫掠平民之罪不復
究討叛者有罰納叛者有賞則名分蕩然綱紀大壞地一寸之久附
者必挺欲以求遂將帥之當事任者必乘間以自肆他日之禍不容
止於今日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利之
鳴復又上奏曰臣聞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古人討亂法也事有不
安其常而至于變不循其理而至於亂豈必人人皆有定欲哉數而
縱之者不一二脅而從之者常八九逆順未分則其勢合利害殊
則其心離善治亂者臨之以可懼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剖分[?]

顯昭示其賞罰。首亂者殺無赦。若能自改悔。領衆來降則免其罪。脅從者釋勿治。若能伺賊動息。呆皆以獻。則厚其賞。如是則人各有心。互相疑忌。而賊之黨孤矣。賊之黨孤則守必不固。戰必不力。而賊之首可坐致矣。不然。於招納而兼撫其衆則有恩而無威。其勢也流於姑息。於攻討而玉石俱焚。則有威而無愛。其勢也過於殘忍。姑息豈足以怙姦。殘忍豈所以懷忠義哉。唐州之賊叛者一郡勝耳。兵與民未嘗叛也。全子才等擁兵以出。老小之在城外者悉驅而殲之。故其黨遂牢固而不可破。萬鄭之叛。據者四百餘卒耳。其民未嘗叛也。既一日而推擇三數人以爲首領。又一日而執安鄭太守以驅其行。移制司雖調兵征討。而實懷畏怯。雖遣人撫諭。而實爲其支激。其賊愈悖慢而不知悔。聞諸道路。朝廷近已嚴惡旨。要降下黃榜。其爲說盡爲一郡生靈性命惜耳。使黃榜既下。而群凶遲疑。必須

以厚支犒。是賞盜也。賞盜而欲其無盜。得乎。萬一不然。而貴賜不服。義且重有邀索。是納侮也。納侮而方恩所以懲其侮。不可恐將卒干紀。此殆閫帥責耳。閫帥不察其職。而欲以上累朝廷。朝廷又不審其宜。而動即降下黃榜。付榜之輕也。臣不勝憂憤。是用歷明古人討有罪之法以進。如或可採。乞降付樞密院參酌施行。

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上奏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敧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其戚將怯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者。君將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陸者安保其終不墮乎。臣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未有所以賞。故當急心効力。捐軀爲分可也。而自幹腹之兵趨江瀟廣以來。九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於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伏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鎭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眞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於毫毛。彼方擁厚貲。挾權勢。以占甲第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年之卒。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綸綱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輸難者豈不憂然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

監察御史吳昌裔論李㙊狀曰。臣惟蜀之擇守。號曰得人。祖宗盛時每高其選。非從政府從容歷節鎭者。不以輕畀。近來除授多非其人。今

知遂寧府李㙊是也。㙊心術昏昧。品格卑凡。將家文兩。其序不上。方由彭倅。經祀州。歷惟賄是聞。貨黑無狀。從以結姻帥閫。遂得薦達于朝。有寄府安又易武信。升卒廷闢。人謂銳鋒。況其老病昏聾。縱淫交作。謂爲孝恭。貽笑于人。近聞蘇府上功。㙊亦遂名其列。乎適內地。乃與戰士同科。其濫甚矣。欲望宣斷。將㙊罷黜。所有功賞不與放行。以爲僥功冒賞者之戒。

昌裔又論項容孫轉官加職未當狀曰。臣惟邊疆多事之時。當以賞刑爲急。鄉人書來。皆言曹友聞大安之捷。李安國文州之守。董鵬飛之死節。曹萬之平濟。功勞最爲顯著。今朝廷未聞次第行賞。近閱邸報。知閬州杜達以畏兵廢戰條奉祠。知果州項容孫轉一官加直秘閣。臣聞之惘然。不知朝廷以其何功而加職增秩耶。竊聞去冬清卒之變。果閬二州蕩然一空。爲守臣者逃避山谷。寇退方還。君以其

惡兵與守。未加顯誅猶之可也。今更遷將士資與未行而逃難守禦
崇資先及。將恐三軍之士聞之短氣。設二人者更亦不安。臣欲乞當
斷將四將功賞早賜頒下。其二人加職轉官指揮並行收回。追仍乎
祠以遣其請。怒孫且令安職以責其効。庶幾萬里之外知公朝刑賞
平明。有功者悅。僥倖者懼。是轉移人心之一大機也。

金宣宗興定元年。行元帥府事石論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
耕稼爲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鎭。所當必爭。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
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
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爲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大河
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illegible]
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然與爲令以重賞猶恐不爲用。況有功而
久不見報乎。夫兵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
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
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

哀宗在蔡。忠孝軍提控李德不奉元帥完顏仲德約束而杖之。帝諭仲
德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賞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
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
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奉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
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數
究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

元世祖至元六年。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監察御史晉敬上奏
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鞍轡。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
也。今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
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憂此。奏要承請珍
庫曰。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
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
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欲逸者臣民之同情。臨制者帝王之嚴事。皇天
降命眷顧神主。天下雖大。兆人雖衆。斷畏上天之景命而甘分以從
之。又服聖人之大德而竭蹶以趨之。於是爲君者巍然在上。處萬姓
之極崇。實非居尊役萬姓以自奉。宜乎萬姓厭勞而思亂也。然而不
亂。且從者以其非聖人不足以保吾之生。非聖人不足以安吾之業
也。間生兇黨不揣其宜。竊上隙而恣行。逆天心而妄僭陵國紀。
騷擾遐封。掠無罪之生靈。啓非常之禍亂。惟王立統寰宇人。豈可
坐視其故而[illegible]容。肩越民生而弗恤。心不惻哉。是以命將興師。宣威
止殺。適以全其生養之德也。於此猶以爲未盡息。故郡南遂立民兵
於郡縣而鎭之。庶他日之處方隅行。無回顧卒然之憂。敵亦此帝王
臨制之術之大者也。且人情莫不欲逸。今則驅之以戰事之事。至勞
也。人莫不欲生。今則舟之於鋒死之地。至苦也。向不加之以厚禮。申
之以厚賞。則誰有竭力效功之心哉。方今將帥南征北討。曾無寧歲
已降之城。縱士卒而暴之。已服之人。縱士卒而驅之劫之。所獲金帛
或入將家。或奉王府。未聞以之賜士卒也。即且見其暴掠驅劫而不
之罪焉。強者多矣。弱者未之有獲也。老羸病矣。壯者未之承賞也。若
夫得焉而紀于籍布以聞之。散于六軍以分之。設六軍爲國家之六
軍也。擬之則是猶置于國家之外府外庫也。又能爲將來之賞功焉。
若夫寇敵犯罪而伐之。既服而赦之。彼寇敵皆國家之頑民也。而脅
從者皆非其本心也。又何須以爲奴婢籍而縱士卒以掠之乎。彼
寇敵脅從者亦且劫虜士卒之忠而劫掠中國之民矣。則是四方之

民。互相驅掠。乃復乘威因勢特戰無休。直士不敢以獻言。忠臣不盡以納諫。促兒繼踵以就死。原其所致。皆因循勞成。未及節制。威未明以至于是也。為今之計。莫若守之而不攻。捨之而不動。儻有不臣之國。逞亂之徒。當命信使再三以諭之。持詔以赦之。知罪自新。回邪歸正。其或尚生驕氣。不肯悛心。則明徵其罪以征之。簡車馬。嚴號令。修糧餉。厲戈矛。兩軍究扼要害。氣壯力雄。德尊義重。是惟無戰。戰則勝矣。故社之為漢皇之駕有備上棘門細柳之章。湯后之伐夏也。耕者不變。肆市者不止。誅其君而弔其民。周武之伐商也。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以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斯皆仁以行之。義以宜之。勞以感之。賞以恩之也。伏望陛下探騎案隱。發政施仁。章從臣所謂發武舉。差大將試副將之法。則節制無不明矣。復從臣所謂厚勞賞之時。則戍卒書死而無辭矣。若兵但戍廣屯田之後。亦無所事於厚勞賞之法。此但防其萬一。故云然。

武宗至大中。尚書省賜予無節。時用日耗。名爵日濫。御史大夫中書平章脫脫上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徒。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粮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悉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勉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

文宗天曆元年。監察御史張士弘等上言曰。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罰以逞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重輕。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

勤政

東漢光武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敬宗纔立。日晏坐朝。山南西道節度使兼平章事裴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坐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畏。近聞延英坐稀。恐萬機擁滯。春為少陽。天陽之氣。當順通時候。則二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養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存陽辰之以陰不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宜詰旦聽朝。當辰加欲閉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乃蘇相綱

敬宗晏朝紫宸。入閤。久不出。羣臣立府外至頓仆。諫議大夫李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閤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於外。則憂思結於內。憂傷既積。災害必生。小為旱暵。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

宋真宗咸平五年。知兗州韓援上言曰。臣伏覩近詔。奉行時務。在外

文武群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章奏事。此蓋陛下克勤念慮舉措翻
蕘蒭賤之聞。瑞錄斯極。伏惟陛下膺運圖大。纘祖御極。行一事必
典禮。發一言必訪古今。三載遏密之中。過形哀毀。萬機聽覽之後。方
嘗追遵。每春譯精經宿夢未秀。必親臨祠觀。備薦羞嚴御膳以供
旁走使車而旁午。至禱虔望。盡降五刑。昭感上穹。必獲嘉應。雖有稷
食安能為。災然已無以對。菲薄則為異退。循借越避鼎鑊死罪。近
者繼有允昇。頗傷稼政。天其或者得無以大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
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國來王。萬一聖心忽生驕倦。故錯加災害以
儆省聰。昔魏證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開善若驚。五六年間。猶悅以
從諫。自茲厭後。漸惡直言。此蓋識其微兆於政也。則知勤儉難守。驕
佚易生。人之常情也。玄宗開元十五年以後。深居高縱。深于逸御。內
寵嬪嬙。外事征伐。連起詔獄。無辜誅夷。遂至大盜猖獗。中原板蕩。蓋

亦升平之後。驕怠致然也。臣伏覩先帝臨祚。絕事閑逸。又孜孜勤
儉。未嘗一日曠於萬機。旬端拱以來。益勵精為理。臣嘗補諫職判官。
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於職。不可不勤。
朕每見殿庭兵卒等剝掃一席地。刻以一瓶水。必記其姓名。夫如是
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願陛下守太祖之丕圖。遵太宗
之遺訓。兢兢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之。致治君在乎遠佞人杜讒口。
書曰。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旦觀今日朝
廷自公相以下。悉皆方正無邪佞之徒。然事未隄微。宜防未兆。以陛
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願因倦怠。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
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慮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
景德三年。以刑部員外郎直昭文館陳亢上奏曰。臣竊以古先哲王
嗣守大業。遠則漢武帝。近則唐玄宗。並智有聰明神技。雖茂功克

惟帝至德未周。蓋以享國年深。在位時久。倦於勤儉。或至怠荒。不恤
民人。多耗國用。子孫繼統。無以取法。今德方崇。而始無以備書大猷。
覽其始終。良可歎惜。恭以皇帝陛下君臨寰宇。富有春秋。無一日晏
空朝。無一時倦聽政。言必合道。動必由禮。無聲伎之好。無畋遊之娛。
未嘗興土木之功。未嘗納珍奇之貢。訓練士卒也。務存遵節。不衒於
武威。編脩典籍也。用廣採擬思。益於文德。巍巍蕩蕩。無得而
名者矣。方今天下無官錢虧刑獄兵農賦稅。咸遵詔條。咸協程式。至
使小有差過。自可從容。如人之肢理平愈。膚革充盈。偶生微痾。不患
難痊。臣以為方今天下但恭勤而守。孝足彰社稷之慶。兆黎之幸也。
然則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存誥格。惟斯用垂訓。伏惟陛下以時參宰
奉輔有變遷。安居九重。倦覽萬機。□□□□□。願□尚書曰。惟王
不邇聲色。道德經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史記曰。命是蔡宮室

大奢數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民矣。尚書曰。珍禽奇
獸不育於國。四者人君之大戒也。其或小人秉此而競進。聖治曰益
而聞修則退思。漢武帝唐玄宗英智聰明而至德未周。以為前鑑。乃
小臣之所以愛君者也。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天道運
行無有止息。是以四時推移。萬物生成也。聖人之道當取法上天。勤
而不息。是以政教充塞華夏以寧者也。臣伏請敕命朝廷之臣。遵朕
躬之過失。並形封奏。得以指陳。今者朝無闕遺。君無過失。預伸忠懇。
必恕罪尤。願陛下長採斯言。舒君聞義。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則九夷
向化。百世受祉。無由於斯而已矣。至如指一小事以為利。濟陳一短
見以為周通。臣所不為也。
仁宗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上言曰。臣伏聞隱憂而遇者。功
成而德衰。處難則思深而圖全。居安則志滿而自息。上自三五之世

兩漢之主。撥亂者咸臻於至治。憂勤者多致於中興。其漫忽時衰亂
相隨。晉魏以降。庸懦無紀。臣不敢遠引古義。願以唐事明之。文皇聞
基。武定大難。招顏尊儒。確論理體。附弓矢則知政教之微。謁金陷以
來獻替之道。房魏諸賢。夙夜盡瘁。貞觀之風。終始無玷。洎于高宗。嘉
此治乎。任務寬簡。事稽裁決。外綱條而無忌邊。內嬖盛而二張用
事。評李詔上。禍屬旻階。二十餘年。變周國武。至於明皇。治亂尤異。開
元之治。內輔方重。久在民間。深知國害。深宮將書。思盡革去。故任姚
宋。璟為相。庶務畢舉。遂致化成。天寶之後。聽斷稍怠。寵幸勃興。奇
乃厭。兩義入亂華。咸不克愛。故因林甫國忠盜位。綱條不肅。以至奔
幸。此三主事迹。一時龜鑑。布在書傳。可得知聞。皆由世亂則思於泰
勤。時平則賦於逸樂。勢使之然。由來者漸。故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伏惟陛下纂紹寶圖。務欽淵默。時興謀略。仲孝友。而內閣
輔政。朝制弗紐。宦寺弄權。海宇側目。女謁交馳。天道不行。而陛下山
藏無遺。日覆不昭。洎莅宸上。以萬機獨斷。躬親大政。勵精為治。披閱
寺之巨憲。罷內降之私恩。升擢正臣。黜退竊位。每日臨政。惟和惟新
庭宇弄清。陽負所藏。將芟執之如金石。行之為軌範。希陶唐之屏盡。文
景之跡。為一代之宏規。冠千萬之良史。豈不大哉。比及周歲。頗異曩
時。內寵興中宮傾息。禍尚特思擇勢。特盛其由請行。言自政出。君
子小人。腹誹竊議。幸賴陛下神明護衛。彼出外宮。雖辞王家之意。未
達經國之宜。功業弗彰。聞偏安在。恭聞昔者太祖應天奮陸。救生民
於塗炭。太宗耀德。開基平列國之干戈。真宗備文。守位下。武和戎。崇
儒議。禮封禪。告成神德。聖功形詩播樂。三朝盛事。萬祀流光。今陛下
自輸盡十年。豈常專己。謂言三載。足以變風。未聞可冬傳赦來宥。累

歲已來。和氣稍愆。水旱相仍。蝗蝻屢生。粟麥不登。西南蠻獠。屢犯。夏多
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東郡。疾病流離。生靈困憊。民之無日之
食。府庫無卒歲之儲。既庶而富。曷其若是。正當多是之時。豈曰無為之
化。陛下不可謂無兵革。乃肆太平。政奉簡書。使為端拱。竊恐禍生所
忽。且有其存。漸至陵夷。無時逸豫。有唐天寶。可謂盛事。而奔伏見詔
書。布下每旦親政。故天下之民。謂吾君為憂勤。率仁之化。期足可待
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竊憂。君有從宜之制。雖日仲不坐之請。交
泰之誠。遠接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且一月之中。具減其半。更辰
表御休沐。定詳。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
事。每臨上殿奏可待對。止餘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雖云漢帝五
日一朝。則有伏滿入閣。披所異。諮示無間也。唐制二日一言。則有便
殿更番。洛堂延對。信不忘也。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易驗

討殘之餘。悅耳目者。綺羅豔冶之色。為鑰九重。叫閽千侶。寵禁書嚴
衆與天遠。國未見。默名名路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綱紀。質朝廷之得
失。從靜簡易之名。未益昇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況今之政。失於寬
而蕪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事於因循。是養其惰也。夫天下之本
者在民。民之豪者皆黨。弄而貧者無置錐之業。天下之大者在兵。兵
之下者負飢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令。臧否無別。冗食千萬。蠹耗
帑藏。邪佞退而復興。忠諫黜而未用。此害之大者也。誠欲止之於未
萌。救之於將然。莫若振綱舉目。杜漸防微。勤儉為先。明斷為急。權之
一言。安可得。豈宜崇尚寬大。自徒清安。若謂怡神養性之方。且非
屯期倦勤之際。臣愚以為不然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氣志如神。釋習
常之弊。務致治之心。勤禹湯克己之規。敦文武立教之旨。振三祖之
基。為百世之法。則無構自我。無鳳。猶因歲首正朝之始。譬然。下

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已辨色居位。推擇大臣諫官求古道陟以濫羣俾
之極論精思品藻臧否。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
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讒説之士以肅於朝。掖庭之
中。簡去幽曠以來錫賚之廣宦寺之內抑損寵倖以防昵近之私。凡羣
肆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本末。則可使教敷于上民悅
于下。是以招天地之協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
力行而已。二王為可倍十聖未足偕何爲持當年而樂自足哉。臣跡
甚孤危言無忌諱妄陳愚瞽甘伏誅夷。然念優處言事過受豐祿恩
自上降食出民力。豈可偷安不思盡節前一言而萬死實以為榮。于
犯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呂誨乞親決政事疏曰。臣恭聞近日聖體平
復中外均慶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遜有所待焉。果

如是恐未為順哉。不為陛下奏曲而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母后臨朝
者眾。皆嗣君沖幼。親為輔翊。垂坐簾帷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有
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
付託之意。正為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
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覲。兩府大臣
旁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奮決何所待也。臣伏
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為急。唯內勤孝養。奉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
精。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祗守成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
舉。體斯為順。自然皇太后慰寄忽意。無間無遠深宮優游清燕。含飴
弄孫。不復聞政。豈非皇太后之心。亦臣區區懇于是矣。
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臣聞乾剛坤柔。上下之定分。君倡臣
和。古今之通義。恭惟陛下德稟健靜。學該治亂。日聽論道。淵默思

所謂有可致之位而無可致之實。然親政以來。遇事謙抑。神明之斷
未甚聞於天下。夫舜禹稷卨相誡。敕令輔弼雖賢安得事事皆是
古所謂委任責成者。亦非謂若是。蓋非一切徇之也。大臣之言是陛下
視之宜也。其非是者陛下偶以為然而行之可也。既已知其非矣。又
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雖恩大臣亦有不可欺。此神明之斷所
以未甚聞於天下也。今陛下未效。陛下謂陛下信默不言耳。使此聽
斷專一乎於判成稱之稱尚稱敢輕人將以深淺視陛下。伏望議
政之際。君臣各盡其意。非是不相可而從。然於聽與群臣相接
總覽眾議。以裁處其當。間有遠慮務存大公。則柄在陛下。而威斷神
矣。臣雖亡狀竊揣陛下資性有祖宗之風。英勤儉有為之主。夫有為
者當為於可為之時。今四海延頸以待德音。不知何憚何嫌而不為
也。時難得而易失。惟陛下不復悔於他日。則天下幸甚。

神宗時。彭汝礪上奏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而其德行常易。夫坤天
下之至順也。而其德行常簡。所以成物者至誠而已。天地之間。其精
結而為日月。而日月之更為晝夜。其氣運而為四時。而四時之代於
終始。其形流而為萬物。而萬物迭為盛衰消息。未嘗或息焉。故曰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之也。而人君者。成位於上下。成能於終始。其所以
範圍之道。彌綸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
之務。定天下之業。亦在於至誠而已。宋興百餘年。天下狃於治安。方
前而萬民庶矣。陛下之興。日夜自強不息。思欲遠至於三代而天下之
士亦皆勉焉而日孳孳。皆以言貢得與聞朝廷議論。以事觀之疑若
少加意焉。蓋有獄久而不決者。有言已進而不省者。而後臣知其少
意也。如朱炎羣盛南仲陳偲等多無罪。案成下大理寺。今踰十月而
終未見決奪。臣是以知刑獄有滯而未決者也。臣去年十一月以書

進陛下。踰月而復見。而書之所陳。終未留乙夜之觀。臣是以知言之有
進而不省者也。夫事固有大於戒而仲之獄。而臣之言誠無足以煩
聖慮。然以此觀之。知至誠之心減於嚮昔。凡人言者皆曰。天下安且
治矣。而可以無褒此非忠臣也。今自朝廷觀之。法度有所未定。其下
皆偷安者。自府寺觀之。政事有所未立。而吏多冒法。自民觀之。窮困
者未蘇。而流移者未安。然自四夷觀之。而凌犯之罪未誅。窺覦之心
未塞。自財用觀之。民力方屈。國費方廣。自學校觀之。忠信未感。而道
德未一。臣所謂陛下晝日夜加廣思所以補益瘝疾之術者此其要
也。遂玩之以為安治而少怠焉。臣恐天下之心復弛矣。
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無逸圖奏曰。臣伏覩周公
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為至戒。以成治道。以克永世。臣又
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曾
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
內殿。出入觀省。記念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
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
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于斯缺矣。今陛下盡
心求治。伏望以無逸為元龜。稽于古。其對。臣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
古齋學思道。間日御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又觀邇英閣壁有仁
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圖。謹依放寫[illegible]論
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內張掛。置於几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
至。
四年。中書舍人彭汝礪上奏曰。臣伏惟自古天下廢興存亡見於書
者甚備。其成未嘗不以憂勤。其失未嘗不以怠忽。陛下即位蒞政。其
仁民愛物之心。載於詔令。見於行事久矣。日月益久。然不能近古。

給誠意未加而已。聽言之道必觀以事。今察于天地。常寒星變所流
未息。察於財用。公私罄乏。浮費益滋。察于有司。因循苟簡之弊日甚。
察於風俗。廉恥忠厚之風幾衰。從法既變。民人益困。遵循浸弛。夷狄
方侮。選舉法壞。士進所向。而進言者曰。今大安且治。是非歡則說。天
下大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安危之幾。一朝一夕一言一動之
間而已。蓋自古人主燕閒既久。無至誠惻怛之心。上下偷安。雖過日
前。綿綿延延。日月以甚。閑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
亂。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問仁民愛物之心。加之以至誠。在所可為而
必斷。在所可法而不惑。在所可聽而必從。在所可改而無吝。如此則
百官有司莫不奮勵。承詔異等。鞠非所患矣。臣雖不肖。猶日夜流
心以俟。故以至誠之論終之。
徽宗大觀中。吏部侍郎慕容彥達上奏曰。臣備位詞掖。事以權說注
職書日侍講光。伏覩陛下辨色視朝。廷見群臣。雖雷霆風霾霰冽異
常。辰正奏隔上殿班僚侍行特引皆近巳初乃罷。盛寒時暑至已無倦。
十六日入冬至假。陛下御延和。引上殿十一班。十七日又引十班。皆
人人顧問。曲盡事情。告戒丁寧。切中機會。節假內挫降臣寮章疏。又
有他覆分畫除。絡繹不絕。臣職在奉行。捧讀悚激。方是時群臣賜告
偃息于家。而陛下夙夜瘁躬憂國愛民。未嘗暇逸。陛下以天縱之聖
而勤政若此。蓋將訓迪有司。永垂憲度。而日歷之所紀。邸報之所傳。
循舊襲常。舉其大略而已。自非進得陪侍軒墀。退得與聞議政。何以
盡知其詳。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所陳。俾付史館。及進奏院昭示天下。
傳之無窮。俾中外官吏延至民庶。聞風胥勸。罔不克勤。上副陛下宵
衣旰食之誠。
孝宗時。禮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范成大上奏曰。臣聞治天下之道。

非以無其具之爲患而以有其具而不責其成功之爲患也譬猶工匠雖有械器雖然前㨂而不課其成器之効則與無械器者何異夫興事造業發號出令之初何嘗不長慮却顧殫智竭力再三熟復而後有所爲哉推而放之之久則必有偏而不舉尼而不行者夫但抑於下而弗使見功者一聽其自然不復過而問焉則向之所謂殫智竭力而爲之者終於徒勞而無補此所以治具雖多而治功愈遠也大抵末俗之陋樂寬安而憚改作習委靡而忘振起譬猶王良之御駑馬審其銜勒而謹控之猶可維持以行跬步稍弛則顚蹶隨之矣故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言一日懈官則萬事之幾必有廢失者況其久乎故善治之者不敢一日不用其才焉孜孜業業數其所以爲治具者晝夜提策之曰吾前日興某事其果興矣乎前日去某害其果去矣乎利宜興而未興害宜去而未去無乃吾法制有未善者歟抑亦有沮抑於下而使法制不得行者乎又其利已興矣害已去矣則又問其果能久而弗變矣乎[illegible]變而猶可通之以盡利乎夫如是則有所不爲爲無不成而成亦不壞矣堯舜之治莫盛於二典二典莫盛於賡歌治至於君臣作歌以相戒宜不作不急之語而皐陶之賡言但曰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蓋興事之初不謹憲度固無可行之理憲度謹矣而必[illegible]以屢省者蓋事不加省則雖成而必隳屢之爲言不一而足之謂[illegible]者之著又省之今日省之明日又省之不知何時而已也二典之治百聖所師皐陶之謨後世莫及稱其樞要初不遠於人情而無高世駭俗甚高難行之說今聖主將大有爲以躋堯舜之述觀皐陶之歌若過乎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爲之日不[illegible]恰時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猶多有妨機務臣欲乞

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於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群臣賜以從容訪問時務事有可採即時施行仍敕朝廷不可似常時作假宰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其致中興不勝幸甚

趙汝愚上奏曰臣伏覩唐世人主莫不其始甚勤其終則怠其進甚銳其退亦速若德宗文宗始皆慨然有削平僭亂之志特以用非其人故功不果遂二君不能於此自奮[illegible]任忠賢以收復故疆元勳舊德見於已試若陸贄裴度皆不獲見用而甘心委靡廢故不復自強此固無足稱者若夫玄宗憲宗皆剛明果斷卓然爲一代英主自始即位克己用人不數年間功成治定何其易也及其驕矜之心一生則忠言易逆甘言易入於是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用皇甫鎛[illegible]裴度而成德大業俱不克終矣其間惟一太宗能用人納諫始終不倦故貞觀之治獨盛於唐而魏徵尋諄然猶陳十漸之戒書曰謹厥終惟其始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嗚呼難哉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仁孝之行愈久而愈彰勤儉之誠彌積而彌勵至於務求聞奏獎勵忠良比歲[illegible]日恐不逮凡聖德之所成就者視初即位益益高明光大矣雖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純亦不已不足進於是也臣嘗究興道其實千古同轍順而行之則以治以安逆而用之則有危有亂陛下聖學高邁洞照古今灼知聖帝明王未有不由斯道而能致隆平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篤信而勿疑力行而勿倦[illegible]以正朝廷之本容直諫以來天下之言自然士氣作盛[illegible]王功業爲無不成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光宗時趙汝愚上奏曰臣嘗愚觀天下之事物莫盡未有久而不壞者也然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者何哉運動故也惟我國家自祖宗開創

以來。蓋歷二百三十有餘年。如大厦然。歲月深矣。中更變故。應事非
復舊制。今又六十餘年矣。臣竊觀事勢。固有偏而不舉之處。興衰補
弊。正有賴於今日。臣仰惟陛下以神禹之資。而受帝舜付託之重。是
宜憂勤夙夜。興起治功。使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而尋丙進言。有勸陛
下以中外無事。優游安靜者。是皆人臣苟安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
福也。臣識愚慮淺。不達治體。然更歷數郡者凡十年。自蜀至閩。身行萬
里。所見閭閻之內。民實困窮。郡縣之間。吏多貪酷。風俗弊壞。上下苟
偷。邊備空虛。事力單弱。將帥怯懦而不卹其下。士卒愁怨而不服其
上。病弊百出。不可盡言。誠恐一旦有邊鄙之虞。水旱之變。軍旅數起。
盜賊繁興。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此正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火
未及然。而因謂之安者也。臣愚伏願陛下思王業之艱難。念民生之
不易。慨然發憤。志於有為。凡前哉者之艱勤。而思之。如無者之罹奮

痛者之望。樂朝夕戒懼。以圖安彊之效。雖陛下有一日之勞。而子孫
享萬年之福。宗社幸甚。不然。臣恐玩歲愒日。積習累析。習風而之不
振矣。臣不任惓惓愛君憂國之誠。速忘其狂。惟陛下留神。幸甚。
寧宗時。衛涇進故事曰。唐憲宗嘗曰。惟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
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
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
而禮之。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斟能出宮女之希御者。
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辨矣。法令行而不下違。教
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
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
崔羣。錢徽。韋貫之。白居易等。披攷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曹宜作意。勿為如此事。

臣聞。詩稱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書言圖治於始。而享成於終。逸
樂非宴安之謂也。仲虺之告湯曰。謹厥終。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故自昔君臣相
與警戒。未嘗不致謹於斯也。憲宗元和初。銳意有為。慨慕貞觀開
元之盛。李絳告以正身勵已。進忠遠佞。敬大臣。親賢者。擇將帥而
任官師。行法令。而崇教化。初非驚世駭俗之說。亦無甚高遠難行
之論。而皆修身治國之要道。古今不易之至理。又謂言之不行。行
之不盡。為無益。帝既嘉納。又詔披攷君臣成敗。列之連屏。以便觀
覽。且每顧左右。戒以勿為如此事。惟帝因絳之言。足知警懼。故一
時委用忠賢。不惑邪說。削平僭叛。威令幾於復振。甚剛明果斷。誠
天資之美。亦憂勤之效也。使帝盡行其言。始不止於庶幾二祖而
已。奈何淮西既平。浸至驕侈。信任非人。程异皇甫鎛之徒。或以羨

餘。或以賂路相次而進。凡絳所言於帝者。浸不之省。遂使升平之
業。遽自隆壞。史臣有不克終之歎。言之不行。行之不盡。卒蹈絳之
戒。豈非此心怠忽之所致哉。人君臨政。願治。惟因憲宗之所以得。
鑒憲宗之所以失。監言之隙。尋其所聞。行其所知。充而至於高明
光大。一政令之施。致謹精一。人材之進退。用舍。本之以至公。持之
以至公。兢兢業業。謹終于始。而勿為逸豫息驕之念所移奪。則唐
虞三代之治。可以馴致。唐之三君。奚足論乎。
理宗時。李韶為禮部侍郎。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
民生富樂。吏治循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紛官之來。元氣索矣。端平
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任
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宜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
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蓋言所由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咸悟自己，誰得而坐之哉？今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

知南劍州徐元杰上奏：以臣叨恩牧召，獲對清光，不敢以故事具文之言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惟天下可慮之勢，譬之身汎滄溟，非不歷驚波怒濤之險，幸狂飈之粗息，宜同心而共濟可也，而以恬靜自紓，徒仰少憩，視歸帆之將而弗實，睹維楫之亡而弗補，至于茫茫無涯，先登岸之意。正恐天大以風，其何以支？方今之勢，譬以異此。臣聞保國外患之有無，正所以係國之存亡也。自古不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國勢必尊，務內治必整飭，君臣上下交見之於憂虞警告者，惟曰常識其在我而已。是以唐虞盛時，四夷來王，實本於罔怠無荒之戒；蠻夷率服，不外乎綏德誕敷之化。當時廷臣告語，首致其儆戒於罔虞之日。帝之作歌，非虛詞也，深探乎勅天之命而不忘矣。卒

陶之戒，言非溢美也。兢兢乎興事謹慮，而不貪急。不特此，僅上之所以告君曰：惟時則不陷於惰陷也；曰惟幾，則不忽於纖微也。下之所以復君者之以念哉，而致其慮；終之以欽哉，而堅其志。不徒為明良喜起之賡，必嚴於叢脞惰惰之戒。夫以泰和氣象，猶拜切規警如此，今果何時，視為已安已治，而悠悠玩愒得乎？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宗社為心，是正勵志復讎、臥薪嘗膽之時，汲汲於生聚教訓之時也；是正憂治危明、寢薪厝火，賈生慨然痛哭流涕之時也。陛下一警悟及此，則夫發憤立志，責躬求過，以先群下，可是又今日之良機也。然立志最易消靡，救過常易因循。嘆白日之如飛，痛事功之何及。慨念天之罔極，懷報稱之何窮；體認乎天心眷祐之隆，感念乎祖宗付託之重；悼襄漢之未葺，慎淮蜀之未寧，陛下必有志於撥亂。二三大臣亦必相與堅定夫恢復之規摹，而發安江諸玩敵嗟歎者，不可不

慮也。亂離斯瘼之在念，勞來還定之關憂，陛下必有志於平治。二三大臣亦必相與恢拓夫弘濟之事業，而民亦勞止，謂可少康者，不可不戒也。臣聞前乎十年，聖語嘗曰：即位以來，未嘗為祖宗辦一事。是蓋聖志與烈，質天地神明而無愧，惜其工夫經理之次第，未能反而求之，以爭陛下之初心，而法家拂士所以規切時政者，又不能聳動惻怛，以開明夫上下有為必遂之志。舉世之書文，背馳為之積棄淪落而無餘者，則亦甚可惜也。雖然，事無難易，有志竟成，鑒舊圖新，殫此心爾。陛下以不負天地祖宗為心，必示人以乎遷改過之旨。二三大臣以不負陛下為心，必諭人以勠攻吾闕之求。自是而倡之，則內外小大之臣亦必洗心滌慮，莫不有官師相規之義，故下謹法守之本者，易求多於道揆之常。弁然周官法度之忠，保無關雎麟趾之意，王公如洗對越之實德相與，若事而發見，凡有動於血氣之私，無深

者而自室之，封處堅者負荷之定力，相與叶心而扶持。少有靡弗使安之適，惟深戒而隄防之。如是，則自上而下無一念而不以天下國家為重，無一事而不以天地祖宗為心。是蓋古者君臣相與克艱之義，不惟建陳，惟以亂民，其旨如此。陛下與二三大臣信能持此之志，堅如金石，採此之鴻毋如雷風，則舉天下之事勢自異，不徐執吾之條理矣。雖然，臣所謂立志者，志於興治同道，固承乎之氣脈也。臣所謂採過者，採其與亂同事，起積據之膏肓也。況夫上而天命之靡常，所以祈天而永命者在是；下而人心之可畏，所以感人而結心者在是。臣觀聖人之作春秋，其於魯宣之時，書災亦於十有六年，又必書災異而迭見於先後，其意蓋亦深矣。此古大臣所以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之變，以警懼上心者，非過慮也。蓋有所警懼，則不敢玩忽；入而謹之於存養者，皆所以事天；出而推之於寵綏者，亦所以相帝無家

戲豫敬天怒也而寅畏嫉遊義以汨清明之氣而售其欺者不可以不防治民祇懼畏天命也而田里愁嘆傳以繇牽戾之證而黃之閑者不可以不察。以世教所當身任也必修明彝三綱五常以爲扶持有永之道。以國事所當時飭也必競業乎一日萬機以消蠹昏自度之欲。以王節無藝之費用謹不急之工役去無益之崇尚屏無用靜足以宅聖志發動足以玉聖躬。推而見於酬酢運量之際無往非動從粹精之德。茲皆人事之所當盡而天理之所必然者陛下其深念之。擴是則應天以實何以逆續乎天命矣。人心不可如其面然公是所在千萬人一心也。昔有齊阿大夫封即墨大夫齊國大治人人各盡其誠。唐之朔方舉措得宜有以深服乎將帥士卒之心。陛下責吏治有詔戒邊帥有詔風飛雷厲之下革偃蘇者宜無留難然以臣觀之人心培殖積習深矣。士大夫志富貴而不志功業革其面而不革其心。錮於患得患失之私而愛民愛君之心乎無復有矣。陛下及是之時勇有立志闢忠直之路塞邪枉之門聚賢人君子以爾羽儀擇監司帥守以廉按察詔二三大臣以包荒馮河之力量乎以崇難進易退之風。凡忠良明知有欲爲而未遂者必使氣感動而起勝責三邊將帥以備塞禦戎之事功乎以行信賞必罰之令。凡偏裨行伍有缺挙而起家者必公共蒐擧而蹤用之。如是則內外之所信向蓋不但可以作新吏治而已。擴是則動人以言。何足以感服乎天下今天下大勢有可以興起之機陛下與二三大臣當懇畏以忌惟至公至誠可以感召和氣惟剛厲堅苦可以成就良心。則臣所謂叢積立志責躬祿過者雖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戎狄禽獸乎。臣草茅書生不識忌諱深念受恩罔極無補涓埃齋心積悃以對越之心對陛下。志於感動不覺言多。惟陛下不以故事具文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洪咨夔論進故事曰。寧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曰昨晝甚辭勞御服事相然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聞人心不可以兩用有所甚則有所忘好書者忘酒樂德者忘色。凡年于外甚於拯四海之溺而忘其家。日昃不食勤於合萬民之和而忘其勞。所重在此則所輕者彼也。方時舜晝人孰不惟寔疚之是甚。寧宗銳於圖治議政無日且旰矣汗透御衣而不顧孟忘其爲晝也。顧遂以盡大臣之情而無取乎宮人宦官之與處奮勵以謀中興之業而不求乎深宮廣廈之自逸社稷生靈之念日切於心。凡人情之所此樂者無不忘之其肯以天下之未安爲一身之逸乎。况是時名相皆足以移人絲綸所議無非不急細務徒留盱食之聽者豈知河已盡在規畫中矣。彼建嘗不慮而忘其親生涼欸閣而忘其民心移於物惟欲是縱。賢君所當戒也。

金世宗時。參知政事張汝霖因朝日論事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勵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辭。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成難甚正謂此也。上以爲然。

史087-568

節儉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

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漢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以問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國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元帝即位徵貢禹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

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哀帝時，龔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

東漢章帝時，馬廖代趙熹爲衛尉。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動，而

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賈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
深納之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
百姓貧苦。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
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
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
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
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
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敕從善。以塞
兆民怨恨之望。

魏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閿鄉侯衛覬上疏曰。天下之情莫不欲
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
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
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
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
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議者
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
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强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
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
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
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
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

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
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
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
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
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
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
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
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時居武昌。揚州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
無度。公私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
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
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

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
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
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
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
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
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時吳俗奢侈。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倣傚。兵民之
家。猶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
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庶可得乎。
晉武帝太康三年。中護軍羊琇。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三人
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
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

蓋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則無有窮極矣。

後魏宣武帝時，散騎常侍邢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庫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儉，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從之。

秦主苻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

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敦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岱，蹤軒皇以跡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

後周武帝保定間，豪富之家，競為奢麗。外史下大夫黎季明上書曰：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穫，剋己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穀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鳴鄒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

唐太宗貞觀四年，上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萬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

者昌，以人樂己者亡。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非惟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太宗嘗論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諫議大夫褚遂良對曰：雕琢害力農，纂組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玄宗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祈禱事。中書舍人常衮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

道饒歷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
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
祠寺寫經造像焚幣捶玉所以賞賚若此豈道士巫祝之流哉臣萬
計陛下若以易蜀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
穆宗嘗問侍臣曰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身衣弋
綈履革舃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崔植對曰良史非虛言漢承秦侈靡之後海內凋弊文帝
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身履儉約為天下守財也帝遵而不改故
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
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為
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化帝曰卿言善惡行之為
難耳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比年軍
興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
之吏緣以成姦雕窶之人不勝其弊也本道素號富饒大李錡薛苹
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
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
須脂盝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
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
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未閱月而求貢使者
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他又詔索盤縧繚綾千匹德裕又上
奏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間奏伏料聖恩必垂
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縧繚綾一千匹伏讀詔
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令獻

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若此朕何憂再三嘉歎事載史
書又玄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鵁鶄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
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命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
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
陳臣竊以鵁鶄鏤牙至為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遽欲效忠當
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非陛下
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侯伯有位之言無或棄余
謂不可着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私而利達事無有隱諱則是容納
善道增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立鵝天馬盤縧掬豹文彩珍
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恐亦所未曉昔漢文衣
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
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文帝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酌臣當

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文宗嘗召中書舍人柳公權於便殿舉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
衆皆美上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當肖
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
乃末節耳
南唐嗣主保大中太常博士陳致雍上奏曰臣聞尊卑有倫貴賤有
序下及黎庶卑賤服飾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儀事有宜適物有節
文若無制度何以防其淫侈救其雕弊者哉臣且觀保大以來條約
庶民居止令宇間架無過大衣服車馬各有彰別至今搏節上下不
渝猶有市廛閭閈之間鎔金畫繪為婦人首衣中被之屬奢汰者爭
浮競偽循法守正之士猶未能素履自處何況中庸之人忽見紛華
盛麗心意遷怳矣民不示其可欲使心不亂此是所謂失教破

服成俗。既而正金銷盡於壞同歸殺年之中番窮尤甚臣又聞
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其或從上化下而民焉敢踰越伏以
皇帝陛下純素爲治偷薄者聞之而自革。正明宣化貧窶者知之而
自戀于令十有三載躬行節儉未嘗懈怠而於有司之官法度不[illegible]
寔式不彰其致姦色而浸成弊故也臣以禮職無裨聖政輙斯陳露
上達聰明伏乞宣下所司[illegible]條約世人不得踰僭更有造作
銷金衣服如有故違事以[illegible]之罪其公之室婦士之家並禁斷所
蓋其其縣民以[illegible]本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監鐵判官張觀當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敷淳
化殿宇朱飾皆撤去之惟尚朴素天下孰敢[illegible]於服御器用臣願亦
從純儉上曰服食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絁紬皆經澣濯補綴言甚
善觀稽首謝

真宗咸平中都官劉蒙叟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
德守前規無自於就無作奢縱厚二軍之賜軫萬姓之徭使化育被
於生靈聲教加於宇外則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斯克
之言戒習性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
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龐籍上奏曰臣近者伏見傳降聖旨差
奉臣工與珠匠於臣跡職不知所造服用然而既在耳目之官苟有
愚見不敢緘默恭惟陛下自纂位以來積德脩道[illegible]一日近無耽
好之玩遠無追求之勞古之聖明未易能過然今水旱相仍公私俱
困北有林胡之抗敵西有元昊之充狄尤宜恭儉存紀律惜國用以
豐實制兵威而震耀臣愚以謂不急之服玩近奢之器物悉宜屛絶
以勸天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願陛
下視珍奇爲棄物以奢侈爲[illegible]

叢旣右司諫時上奏曰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慶德
軍判官錢中孚當塗縣主簿樂嘉祥縣尉潘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
旱蝗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曝乾摘去翅足和野菜
合煑食別無虛妄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米每歲六百萬石至於
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飢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
昭蘇臣今取前件草子封進[illegible]乞宣示六宮蕃戚庶抑奢侈以矯艱
難仍乞宣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粮料院檢祖宗之制每歲用度之
費較日比於今時則奢儉自見伏望聖慈特降睿止則天下幸甚
韓琦陝西轉運使時又上奏曰臣伏見連年災異大久不雨臣謂須
變消禍在朝廷自修[illegible]奢侈府倉庫出納不嚴內中須宣飭多
有司以[illegible]中除破縱然[illegible]宮中所費宜
取先朝爲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者猶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

功時亨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抑無厚費以旁勵戰功
虜患不足平也
寶元元年天章閣待制賈昌朝上奏曰臣伏見西夏僭亂出師命將
以貽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
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于今未聞
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備政令節稼穡倉廩有積兹府庫有餘
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若有水旱凶殘之荒而無所廢自三代而下
稱王業盛者唯漢爾文景以恭儉成風俗厚財用足至于武帝務勤
征伐始算緡錢推酤以助軍旅之給而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鹽鐵
罷推酤省權役寬耕轉凡侵盡民利者一切寬貸之時賜租賦使民
得以足衣食內則省宰夫樂工布文景之風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
夷咸服百姓不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崇本抑末之所致

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受之術有所未至邊陲綿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勤外厚幣聘而內實府藏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稅不足重以榷茶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蠹食爲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事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了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所蓄聚不盈數歲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事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于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披其所入所出之數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皆省罷之

二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准敕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嘗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逐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爲擾擾臣繳上言若檢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節用乃是徒撫空文咸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施結了[illegible]

陛下崇恭儉之本沛然由衷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聚財實資之費所宜移措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後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以年分遠近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伏覩古先哲王與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播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端誘動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之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冗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之賜無度取索一切裁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侍省後苑內東門司取索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等定奪之後或有傳語求請者在宮禁屛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皆累蓄積以備非常今戎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與外庫供億應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嚴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致必能知悉仍乞特降敕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使發運司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管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省減者即具利害擘劃聞奏降下依數定奪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列誤被聖恩不避衆怒屢瀝上陳唯冀裁擇早賜施用

慶曆六年張方平上言曰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滋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

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特約而已。臣竊
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咸為菲薄。而中外之論，皆
言用度之濫。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取為數汙
御，特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遽奉，皆為上供。故
外不知其詳，而議謗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犀下侵年之盡也。
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以生民為心，被婦人官者何煩過為姑
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識取太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
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
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
事，恐雖難若天聖初體例，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
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效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
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尚選用公亭通敏諳

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使老檢
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昌德美，
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
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
方平又論減省財用事曰：臣近更編詢賈昌朝等定奪減財費，當開
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婢錢，亦令罷供。此蓋
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illegible]
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指其大者[illegible]
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illegible]
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裏不屑[illegible]
成效可冀也。其有徇己之利，興則有害，則怨此女子與小人[illegible]
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見真宗皇帝詔書，以塗金之
費上自宮掖下及庶民，一皆禁止。三十年間，不敢有犯。陛下奉以儉
約，遵守祖宗。雖申明塗金之敕，歲下而近日戚里諸親、權要族
黨，並以塗金衣服首飾相尚，日增盛麗，以至三朝慶會，被服入宮，蔑
視刑典，皆為慣事。且此巧偽之物，蕩害心目，無益飢寒。風俗所以趨
競者，禁雖立而法不行故也。好之愈甚。況真宗皇帝崇本抑末，講求制
度，欲為萬世之戒，豈可使之廢墜。此乃國家守成大業，屬在陛下。今
欲乞嚴著約令，塗金匠人，依舊條處斬，如情理稍輕，刺面配千里外
牢城。臣僚之家用使造作，並科違制。望親戚里，即不足依錢一年。其
失於糾察，罰並依先朝之罪。仍乞指揮內東門，司使臣如有諸親
命婦郡縣主等入內，檢察衣服首飾者，畫時禁止，不令入內。一面
具姓名申奏，勘責，如本非私情，別因事彰露，亦與同罪。所責先朝之

制，遍行天下。
嘉祐六年，知諫院何郯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
地震，江淮騰溢，廣南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未敢懽恣
之時，而道路流言，皆云大子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度，宮賚之費，動
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為物，傷性致疾，成湯所禁，周公
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
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
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奈何徇後宮左右
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戆，竊
為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
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于養者，皆不宜
數御，以傷於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illegible]

無疆之休也。
八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曰。臣伏觀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
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以名位漸高。必當愈厚。舉朝之內。所
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
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
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金木有備。國信
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費。不知朝廷何以辦之。若國
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
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雖知乾興之
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為富實。
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況登寶為臣。共國
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

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坼。率土哀號。羣臣
各遷一官。不踰序勘。恩澤已厚。義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為私
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
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庶可以
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
光又上劄子曰。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
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嘗與同輩具狀
詣密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
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
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
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數倍。而羣臣有所
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有廉恥之心者。何面

日以自安。又州縣艱難。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
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
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九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勠己。以
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媿。則士眾必曰我輩勞
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
剝膚椎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
怨。近者怨。遠者怨。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
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
情。慰遠近之心。塞怨嚴之怨。解重斂之怨。伏望朝廷留心審察。如其
為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疑小忠也。臣今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
道。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
光又上奏乞制國用曰。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皆窘竭。寔事

奉日前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飢饉相仍。戎狄侵邊。盜
賊羣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竭。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
早為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蓄息財
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
隸於三司。不隸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
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
備飢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吏。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
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
定議早賜施行。
仁宗時。陝西用兵。權度支判官宋祁上疏曰。臣伏見西賊叛逆。未即
梟夷。中命將校。警飭邊隅。陛下日夜憂勤。有務調發。內經聖慮。旁咨
群議。臣誠不肖。竊用感憤。以為勇夫行外。儒者討內。合為威畏。

天誅。則跳梁小醜。指期梟馘。故敢妄陳愚見。以佐萬一。臣聞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在易聚人。在書八政。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府藏無積年之鏹。太倉乏二歲之儲。南方冶銅置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其故何哉。良由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有言之。何者。天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乃令吏。欲興數十萬衆。無謀甚矣。陛下誠能赫然遠覽。端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奉西北之屯。尚可蹀馬高枕。無匱乏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今陛下詔於此。斷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為徒弟子者。悉遣為民。勿復歲度。今日已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後來之數。不得過此。此策一舉。可得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今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尫弱。悉皆收配。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費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為盜賊者。不可勝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緊以執役。方且別給口券。尚望賜錢。二端相準。不便明甚。陛下若較天下廂軍。今日以後。除州軍須要防提。別留三百人。自餘更不收補。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位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宗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陛下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陛下誠能詔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自今已往。門蔭流外

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精務擇人。使有闕官。計員補吏。如則省息。參考外。則靜一浮華。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於幡旐、香燭、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皆緣利於欺攘。故奉行常尚。故千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欲今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為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昧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布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旁祥。小人誣神而獲利。其陛下若斷自聖慮。取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數。以奉薰脩。閑啓有時。賜與有度。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權悟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齋民。而又競飾神祠。爭脩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運罔上之危者。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降。而由地出。亦不役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伏望陛下切敕州縣。誓令禁止。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全濟私家。頃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旅也。公用之設。或以饗賓也。今則不然。罷黜大臣。率叨使相。安居都邑。晉蒙公用。取生人之資力。為無功之奉養。主廢邦用。莫此為甚。伏望陛下寶惜名器。使授受惟才。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三冗已去。三費已節。數年之內。用度必饒。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錦綵金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為始。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為始。然後天下嚮應。民貲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羌。可坑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踐蹕摧芳為虛成之計者

問手而語。我臣誠狂妄不曉禁忌。輒進愚衷。惟陛下裁赦其罪。

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停屬三百六十。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亦有限。如本朝繁冗其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illegible]。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案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七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

救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恤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絕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絕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曾修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拯又上奏曰。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閭閻之中。任意制造。殊不畏憚。臣復詳編敕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著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為飾。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造作。犯者當行處斬。此蓋真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為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典。數十年間。中外絕無犯者。而近年以來。時俗相尚。銷金之作。復以公行。近日尤甚。其臧里及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肉間金之類。並無避懼。蓋是匠人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遵行禁止。切慮糜壞金寶。翁長虛風。競事浮華。大損聖化。欲乞嚴為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遵先帝崇儉之意。下以從臣庶好奢之識。

英宗治平元年。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祖宗之有天下也。削平諸國。所聚財貨。皆歸於內府。殆千年中匡守不虧。誠因富兵強之致也。所謂內藏奉宸諸庫。非有司所預。外臣莫得知其登耗。但歷歲月各支費寖廣。不復當時之盛。比來先帝權留之物。賜及小臣過越乾興之例。拜賜者于今震恐。蓋知祖宗艱難收聚之意。非所以容其虛受爾。如聞禁中取用尚亦無節。加之近倖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費。一旦四方有事。何以救括。陛下踐祚之初。當謹持守。備算所須。謹嚴出納。至於宮禁[illegible]。乞今後如應非椿賞功勞。資助經

費一切浮用無俾仰給出入之籍亦行會計歷策中取索財賦仍限內外庫務降合同須具差使者名目俾歲中會計知其過當則可以裁損又後苑翔造服玩器用並付文思院所造之物工準則著制官點檢則官物無由妄破僥倖之路可以杜絕是亦節儉愛民之一端也唯聖神留意天下幸甚

二年知諫院司馬光乞節用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由非一日今茲復遇大災饑內秋田蕩無孑遺倉廩儲蓄率多歛壞府庫財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不識饑羸甚於去年常民救荒以賑救然賞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為憂今取之於內藏則內帑已虛取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斂之於下民則下民已困不知朝廷將何以為計臣愚以為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悅民心使存養者忘其愁悲瘐死者無所怨望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為言出六宮冗食之人使之歸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飾是故器用陶匏席用稾秸況於青城儀仗之類尚為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

四年御史劉述上奏曰臣竊觀方今天下之事可謂困弊之極矣如久疾之人感體羸困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脈理未遺而已誠得良醫而救療之調其氣血節其飲食時其寒溫庶幾可以復全也陛下有明德嘉道學舉庶政譬之良醫也所謂調其氣血者輕徭薄賦以寬民力以固民心俾無愁怨是也調其飲食者道民務本教之儉約雖有水旱之困而無捐瘠之患是也時其寒溫者為擇良守宰以撫綏之利有可興者興之害有可去者去之是也百姓習於大奢競以侈靡相尚居處服用率多僭差婚姻喪葬不計其費而以不若人為恥因而破產者有焉其致非他蓋禁令不設故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若禁令不設人得自恣則倉廩奚由而實衣食奚由而足欲望其知禮節榮辱不可得也教化之行率自上起臣愚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臣聞太祖皇帝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蓋窗閣施布簾文繡之飾皆出禁庭布衾以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者也眞宗皇帝嘗諭輔臣曰國家所務儉約為先當須節用愛人以富庶天下張知白嘗言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剩貲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大哉聖人之德皆能抑情損欲而以身率人也如是經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也臣固願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也至於賜予之事非有功德可以激勸於人者不可輕為也昔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爾所知也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而與之蓋教人君之不妄賞人也如是古人有言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陛下誠能以身先之然後敕下有司設為科條以絕僭侈之弊仍戒飭長吏使傳諭郡廷

之意務崇約素以厚風俗。若是則民之生業日益厚矣。雖遇水旱之
困而有儲蓄以禦之矣。民財既充，國用復省，則復賦之事自然輕薄
矣。茲實太平之基而萬世之利也。在陛下勤而行之，固而執之耳。臣
不勝惓惓之愿。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二

節儉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
奏以河朔災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僚更不賜銀絹。
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
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冢宰
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
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君臣
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
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殆若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盡傷，官倉
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北之災加以地震，官府民居
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宜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
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壘須得
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訾。當此之時，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
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務節用
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
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
臣前所謂賞賜不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
辭減，又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
曰虧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
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冗濫之費，則曰人情不
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眾。如此，則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
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已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

所徇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
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
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不足以救今日之
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
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
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
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此為酌中。臣亦知此物
未能富國。蓋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
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務。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
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眾言所移。實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錢顗上奏曰。臣伏以邊境未寧。軍興未息。近歲經費百
倍於祖宗之時。帑藏空虛。間或霖水旱之患。從今不節省。去何

以枝梧。蔑而事有權宜。理難固執。豈可日前只圖僥倖之利。不盡力
為陛下久遠之謀。臣雖至愚。苦思有補。臣謂今冬郊祀之禮。陛下在
亮陰恭默之中。遵先朝三年之舊制。是亦不得已而行之。內外之賞
豈當用平時之例。而況軍需之恩未遑。特支之賞亦減。天下之財取
之盡毫釐。數年之內。用之無節。遺民力殫竭。內帑窘用以實費損。臣
聞在真宗全盛之世。尚詔三司減郊祀應奉之物十餘萬。載於國史。
足以為法。陛下試思咸平中府庫之所積。孰與今日為比耶。所有將
來南郊。伏乞陛下特降睿旨。除三軍賞給外。應內外文武臣僚舊例
賜予。一切權且寢罷。至於應奉不急之費。亦乞減削。如此則內足以
省國用。外足以寬民力。豈曰小補之哉。惟陛下斷在宸衷而力行之。
天下不勝幸甚。
神宗時起居舍人韓絳上書曰。臣竊聞故事。大行皇帝雖有遺留物分賜從

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國家不幸。四
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
庫比於仁宗晚年。支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臣愚為損不
小。陛下若以為奉承先帝之志。加惠舊臣。不可罷止。則望閱諸府庫
取服用玩好之物。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為豐侈。所有金帛
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肯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
哲宗元祐一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宣仁皇太后疏曰。臣忝備
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自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
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
以為珠貝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本宜有加
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務儒術。親學問。聰明日長。聖性未定。觀儉
則儉。觀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

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帝堯所居之堂。土階三尺。
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儉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
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
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
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啟迪皇帝之志者也。漢
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
史以為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后專美漢
朝。若崇儉敦朴。飭正後宮。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
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
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
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

蓄在陛下。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姓困弊。宜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罷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之務。宜痛爲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下。自古爲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景帝遵業。務農抑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此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觀文景之跡。則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不知侈靡也。四海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爲之始。生民之類。受陛下之賜。豈不富壽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爲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爲象箸。箕子歎曰。爲象箸必爲玉杯。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致亂。今臣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爲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赦。

時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竊以數十年來。風俗僭侈。以至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貧乏。不守廉節。尤甚國之

在乎富民。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民既富矣。君孰與不足。臣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於朝廷令式。參定制度。隨時創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風俗自當淳儉。太平可以馴致。

紹聖四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聞金明池所造龍船。費用萬貫不少。肆爲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之意也。臣觀書之稱禹。以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以爲之德。非無可稱者。而所稱者。勤儉而已。蓋以有天下。非不足於財也。而必嗇於用者。欲示敦朴。以先天下故也。恭惟陛下躬不世之資。席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陛下德意。所造不秉之身。其曾不背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且事已往。雖不可救。亦足以爲來者之戒。伏望聖慈。今後如有興造。乞勅有司。無令過度。庶免虧損陛下儉素之德。不勝幸甚。

戶部侍郎蘇轍上奏曰。臣昨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儉。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制。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飢饉。因之以師旅

其為害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嘿然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二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為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終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條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

轍又上奏曰：臣等近奉勅裁減百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

帑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見已為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減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至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會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所支

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雖多，為益不細。臣等敢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

徽宗政和七年，命戶部參稽熙豐以來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修元豐以來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令如趙書定其如韓琦，不閭峻宇雕牆，僭擬宮禁，何剝民膏髓為斯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若如錫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普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

貴賤皆不有異之辨也。如以為左右趨走之人，不敢其異，殊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宣和六年，尚書右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歲入有限，枝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桑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債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為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蠭滋竊發，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三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illegible]

之用。又有解池鹽鈔、香礬市舶遣利，以贍京師，外有遭鄰閩遇水旱

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

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為

多，檢討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

行裁損，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

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上攸請內侍職事千官禁應裁

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

名之費悉議裁省。

高宗紹興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儉非聖人之中制，而孔子

對林放之問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豈以儉為禮之本哉？蓋當人

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故當用儉之時，不可不省，不省而君

以約之，則末流之弊將至於不可勝救矣。臣觀自昔創業之主，皆有

儉德，蓋其興於閭閻，熟知民間之疾苦、稼穡之艱難，故愛惜天物者

不翔然而然者。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逮乎天下成

之後，乃作禹貢，就第田以制賦，又因民之所願而取其有餘，其織文

於漆枲絺紵、羽毛齒革，與夫魚鹽橘柚之可於包青節箘簵之過於

用，皆在所取，蓋亦莫非民力之所得者。方禹櫛風沐雨、手胼足胝之

時，親見百姓之勞苦，已而安享其奉，固宜有所不忍也。故禹菲飲食，

惡衣服，卑宮室，孔子美之，以為無間，豈非所謂愛惜天物者不以然

而然者歟？至於守成之君，往往不然，輕費妄用，卒以召亂，求如漢之

孝文，蓋亦千一耳。今陛下所乘之勢如孝文，而天性似之，所歷之艱

險如禹，又不待學而後至，其於儉德，天下戶知之矣，而臣猶私竊欲

有所獻者，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或曰：儉可以施於家而

已，是大不然，國之本在家，而儉固將推之於國也。孝文惜百金而

而制度不立，終愧前古。使其儉於一己，又能推而廣之，如彼其實，雖

二帝三王之功可致而及矣，可勝惜哉！比年以來，陛下恩惠太過，賞

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幾於無節。此固陛下甚盛德事，然府庫空虛

而費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館祀不逮，內有諸將

之饋，外有隣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

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議，然是周公作法

開後世人主移用之端也，而可乎？臣謂周之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

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式而論之矣。若事事如式，雖不會猶會也。故

臣願陛下自今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或輕重非倫，或

多寡不類，事下二省，則二省得以共議；事下戶部，則戶部得以執奏。

出納之吝，有司得以獻其可否之宜，臺諫得以論其失。凡所經由

不許不奏，陛下開其言路而嘉納之。一有未當，即行改正，則前日

之弊庶幾可息矣。上以省費用之煩，下以絕僥倖之求，無善於此。臣

不勝過計，唯陛下財幸。

高宗時，張浚上言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

私而已也。自昔聖賢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事

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

過一金耳。我乃指之以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

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勤實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

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

臣竊聞文書刀劍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若多難之時，人情易

怠，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間投好者顧亦如彼，則解體矣。衛懿

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為然也，

錫賚之間亦所當謹也。

起居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曰按通鑑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
吾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
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聞天子享四海之富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於起居動作之間其視
錫予於後雖古先盛王號為善治天下恭儉愛民如漢文帝惜百金
而罷露臺屈力而除田租可謂至矣然以新垣平之詐賞賜至一
日千金鄧通之嬖倖至予之蜀道銅山使自鑄錢文帝尚爾況其下
者乎而韓昭侯以千乘之君當戰國之際干戈相尋日不暇給雖使
策節妄賜竭民之力以為侍士惠下之道其誰罪之然昭侯內脩
政教外應諸侯務正其本而已一弊袴之微中人之家所不惜而千
乘之君能藏之以待有功然則金帛幣帛之重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其肯以奉嬖笑進寵乎無功之人哉推是心以往帝王之道庶乎之

○春秋卷之二百九十二 十

進矣臣謂強本節用實富民其要無出於此
淳又進故事曰按漢書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臣聞儉固帝王之德惟能出於誠心見諸躬行日用之間然後為盛
德之至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則漢文帝其人也當漢初[illegible]
疑者可以自脫自逸方且兢兢業業思乎斯民故一路一[illegible]
費以示敦朴為天下先践祚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illegible]增
益弋綈緄衣革舄韋帶其衣服之儉如此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其
幃帳之儉又如此殿帷無文繡採上書囊為之其供設之儉又如此
露臺之費不過百金猶恐傷財害民罷役不作究其行實不一本
於恭儉中外化之風俗從以醇厚故當時陰盛為漢太宗福甚厚帝制
業煥然照耀[illegible]四百年[illegible]

[illegible]殺食為而不能起使游不斷之弊晉武帝焚雉頭裘而不能杜
宮女萬數之失臣區區編敍二事一為非出於誠知何足以救方篤一
至如漢文帝真可為萬世法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竊謂近因費用日廣上下憂歲入之不足
為陛下陳節用之說者多矣如遣使河南識不可已之事諸臣反命
亦皆言使御之冗民病供億聖慮深以為然自今一切用度嘶當從
省節矣然臣竊見士大夫多務使私鮮有能為國家愛惜財用者且
如一帥臣到罷僕從借請率費數萬緡小郡亦不下數千緡雖曰有
例猶不可精裁損乎況有趨易之弊民力殆不可能堪也又有守帥
將官武封補之名差駐劄官軍迎送者各是千百人隨逐所過州縣
既批口券又索犒設如此之類猶不可嚴禁止乎凡是無理之費州
縣將府有之徒竭吾民之脂膏無補公家之毫髮主計者往往屈於

○春秋卷之二百九十二 十一

權勢莫敢致詰是以朝廷不得而知也臣謂[illegible]無名不急之務不獨
在朝廷當戒州縣長貴亦復不少如接送之類頗各為之限制稍從
簡約若違法差借兵卒或因緣為姦者並痛治之庶幾所謂節用裕
民者得矣
太常博士王居正上疏論省費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祖宗
之事今陛下時至曰行在[illegible]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猶盡為[illegible]省者百
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又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
費故今日例有歲年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頻詔大臣討[illegible]
實而論定之罷非祭祀備軍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illegible]
而國儲
孝宗乾道六年端明殿學士汪應辰上奏曰臣聞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足矣人君以一人之身不作無益則為善矣然又須[illegible]

廢之凡天下之事足以害有益者一切杜絶無使滋長然後爲有益
也恭惟陛下仁儉之德清淨之政不尚浮華專治實務如銷金服飾
此所謂無益而害有益者也然內而宮掖既已不用而又申嚴禁約
無敢不聽其爲益也蓋不可勝計矣至於流俗習尚有如銷金服飾
之類者臣請深之竊見所在道宮佛寺建作經藏裝飾像設所用金
箔動以萬計雖法所不許而令未必行公然抵冒視爲常事日甚一
日歲甚一歲浸浸不已豈特銷金服飾之靡費而已哉地寶有限斯
民勞苦晝夜搜求歲靡精實之所得乃以供無益之
用如棄之然甚可惜也昔唐武宗盡毀天下僧寺及宣宗即位復務
修會昌之政僧寺雖復其舊然悉禁鑄修飾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
敬不得用金銀銅鐵等夫銀與銅鐵猶禁不用況於金乎伏望聖慈
特降明詔嚴行告戒其或循習不悛違犯如故重寘典憲頒以必行

且復責之郡守縣令常切覺察庶幾人有所畏舊弊盡革
孝宗時知池州袁說友上言曰臣聞恭儉節約聖王之盛德也無事
之日儉約固所當尚多事之後儉約尤在所先恭惟皇上恭儉出於
天資節儉見於身履臨御以來衆與服御無所崇修宮室苑囿無所
增益雖舜之慈儉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殆不過此固何待於在廷
之臣進言献議以贊聖德哉然臣幸承乏恩切使今日適當多事之
時要其後必濟以裕之之策然所以爲之策者不過曰儉約而已且
今天下何如哉自去歲旱暵浙東赤地千里而公與私積其數無慮
所西蠲免爲甚官司支用什亡五六江淮諸郡兼非繁庶上
勤邮民隱州郡凡所申請蠲放官物一一盡可其奏所蠲之數殆數
十萬夫衆所仰與州縣上供皆無復優裕矣往者後有山陵帝心崇
上終身之慕竭天下之力以富專厚積內帑之儲出官闕之急

而似於細而其用度大矣又有使命往來旁午於道其間餽遺益
繼擧切意內而軍國之費外而州郡之蓄殆又非曩昔比也臣所謂
多事之後宜不存今日必儉於其後不知所以節用者當悉停用與浸
浸不已後將何繼臣欲望特賜數奏每事戒念自今以始賜毋輕費
雖有功者亦當節約況其無功者哉役毋輕擧雖甚急者亦當節約
況不急者哉罷無名之費如興土木如請紫衣者州縣之官如增度
牒如辭諸關借內帑之金以培基本住度牒之貨以備緩急戒州郡
以節用毋事修營戒蓬城以儲偫毋竭民力庶幾多事之後可以因
數者之節約以寬休養將不歲月公私得以寬裕毋復從前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
方圖恢復而帑藏以時用不足爲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
可遽而取惟有稍加節省可以濟助軍興然節省一事尤在聖躬親

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
皇帝恭用布而儉德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黃絁而風俗歸厚此乃
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緣練臣
之請裁減外庭官吏歲一月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爲少
補又竊聞內侍都知李綽具到宮掖用度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
云減半支者有云住支者內府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
愚區區猶望陛下躬率之者蓋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亦可
更加節損者親出御批斥賜外府以助軍須以爲中外節省之誡如
內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
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陛下既躬率之爲下者亦何敢不從
耶僕遂事稍寬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所謂今日當如
是行也臣不勝拳拳之忠

十朋又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聞財用不足最為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思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至富知觀之貴然而貫朽粟陳海內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朴先之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曆間西方用兵比慶增費天下亦多事矣而斂不及民用度不乏者亦由仁宗以儉德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內不失治民到于今稱之朝廷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為苟安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盛之日中外化之競為侈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焚金翠近又以損名齋殿為之記飾下以躬蓋無既於文帝仁宗矣然財用猶不足臣妄意竊謂奢侈之風或未盡變無益之作無名之費或未盡除至若內降非恩未能盡絕名器之濫未能無濫宮禁近習使令之數未無過多單客教坊伶倫雜僕一從不能無非時之橫賜凡此之類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最節財之要術當今之急務臣又聞唐德宗納裴延齡之姦謀有天子私藏之財遂瓊林大盈二庫陸贄諫之甚力謂宜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成其大寶臣願陛下以文帝仁宗之儉德為法以德宗之私心為戒凡天下財賦之入悉歸之戶部仍擇知取予之臣以司出納之柄如是則將見粟腐大倉錢流地上上下皆足公私並濟矣

司農卿兼尹宗李椿上奏曰臣伏見比年以來庫廩不豐府藏虛軍須國用日覺難支州縣之間財賦尤匱農民士卒等猶飢餓於椿管經常樁運借兌每煩聖躬上勞聖慮有司但知畏懼奚察奉行日復一日坐視不講於國家久長之計豈所宜然臣嘗謂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豈非今日大小之臣但知畏懼未能自責而歸咎於時而已哉豈傷其財則害於民皆出於不知節以制度違聖人之明戒也然則制度謂何凡居處飲食衣服費用皆是也仰惟陛下躬行節儉凡百費用悉從省減而柰何臣民奢侈縱恣不知限極居室則危樓大廈華麗相高衣服則綺繡鮮麗巧異爭先飲食則水陸畢陳厭飫奴婢管利則權富爭之強凌弱以至下民貧困者多無力以供其上此其所以財益傷而民益害也臣愚願陛下詔有司凡居室之高下雅飾衣服之顏色等降奴婢之多少器用之品式皆立制度務從樸質違犯者必加之罪自貴近始使上下皆知節儉之為德侈靡之可戒賜予之際亦望陛下以制度節之財不傷而民無害矣天下幸甚

知福州趙汝愚奏便民事宜曰臣檢國朝會要諸州置歲賜公用錢皆有定數且知福州國初歲賜錢僅五百貫熙寧五年始增定為二千貫

至紹興九年本州守臣有請以并改帥府增置官屬歲用不足省旨每歲更給錢一千貫通計每歲不過三千貫而已臣略計本州近年支費每歲率用錢七萬餘貫過於歲額二十餘倍多是於係省錢內取撥全無限制竊謂之諸郡事體略同惟視守臣之賢否用度之豐約以為多寡之數而祖宗法制皆蕩然無復存矣臣仰惟國家開創之初懲五代藩鎮之亂諸路置轉運使總制一路財賦務收諸鎮之權故公用錢至為薄少眾世承平受物繁富居官者頗以為病故熙寧中神宗皇帝為取會諸州軍例罷及三年出納之數付司農寺詳定而稍增其數今會要所錄是也然當時法度森嚴官吏畏肅不敢有分毫踰越制度臣觀蘇軾在杭州日嘗論京東盜賊其奏略曰欲責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盡不可得又曰臣頗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遴選守臣議者外免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

耳目萬卷小牙器籍錢多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
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錯搭盜賊傳以酒予之敢以為
他用者坐贓論臣竊惟京東義多盜賊既重法地分當時守臣不敢
法外求一錢以犒賊至無酒以使人就有取之盡錮錄用之如泥沙
如今者我臣伏思祖宗之時重兩累給民間兩稅之外絕無科歛而
州郡又倫約守法度如此百姓安得不富今自康從以後養兵既衆
費用浸廣民間兩稅之外科歛不一如經制錢總制錢折帛錢大軍
月樁錢糴本錢添收頭子錢增收勘合錢若此之類未易殫舉而州
縣又有贍軍和糴之數民力可謂困矣而州郡費用之廣亦一十倍
過於往時然則百姓安得不困臣念此至艱而不敢輕易以為言
者蓋以官吏供給錢一兩紙數一事郡為令所在添易其數而吏
益多較之歲額已自過數又軍兵犒賜之類亦有久年成例不可頓

革者是以官吏並緣無復法守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依做原革
已行體例差路選委監司一員取會諸州租來例冊及比年出納之
數除供給錢一項別作施行外其餘公用之數參酌舊制增定其數
有違法禁過數支用者許有司彈奏依法施行如此則居官者自然
愛惜錢物未敢妄費又遇赦法令亦可以杜絕干請而苞苴賄賂亦
不禁而自絕矣
說友又上奏曰臣伏讀六月己丑勸農詔書仰惟陛下聰明仁聖子保惠
元元詔語懇惻為民而下者殆無虛月謹擇監司郡守延見訪問考
察能否而進退之所以求諸己者可謂勤矣然而十數年來未有治
效卓卓如古循吏者豈非地狹國貧取於民者過制故慈惠之
於職而不舉強歛辦給之吏始多為術以病民而莫知恤也臣也嘗
讀漢書循吏傳班固以為孝惠以來民務稼穡至于文景遂移風

致郡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外攘四夷
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由是觀之在此
不在彼明矣臣愚伏願陛下清心省事一以節用愛人為本依做元
祐以來故事選委官吏講求今日內外財用之出其事可均其事可
節其事可罷斟酌次第而行之歲以有所儲也又取兵興以來財賦
名色自創置以及後來增損之數究見本末擇其間可省者漸賜以
予民庶幾民俗富庶而政化可行然後久任而責其成雖使郡為龔
黃縣為卓魯可也區區狂瞽惟陛下幸赦其愚
光宗紹熙間權戶部侍郎袁說友上疏曰臣竊惟京畿首善風俗易
於修靡其間懂有修靡過度銷毀金寶上下慣習殊無限制久而不
戢適為財寶之害臣伏見銷金衣飾頃歲有司屢行禁止往往法令
稍寬隨即繼犯自累歲以來其侈日盛行都豪貴之家故習於此而

下至貧民稍稍有力者無不競以銷金為飾蓋不止於倡優棣服之
僭也今都人以銷金為業者不下數十家貨賣充塞相望於道積日
累月毀壞金寶何可數計豈特上下僭度侈靡成風有干風化之美
而國家金寶日銷月削不復可以收拾誠非細害仰惟陛下躬行儉
約以先天下豈容民庶習成侈靡毀棄珍寶以至於此臣恭聞祥符
四年詔後苑銷金者並制配祥符八年詔內外庭並不得以銷金貼
金縷金間金戭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盝金織
金金線等但係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犯人及工匠干連人並
行重斷紹興七年高宗皇帝宣諭曰銷金之法甚嚴禁中有衣銷金
者罰俸三月淳熙十一年嘗劄下本府嚴行禁止本朝法制之密蓋
如此今此風日盛禁止已是後時臣愚欲望睿斷劄下本府舉行祥
符淳熙之制明列項目嚴行禁戢仍乞陛下仰體紹興之旨自宮禁

如以先民庶幾法制必行愛惜金寶以抑僭侈以厚風俗不勝幸甚
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曰節用而愛
人易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頌魯僖公能備伯禽之法先及
儉以足用次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言節儉者蓋不儉
則用度不足用度不足則必重歛於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矣臣
恭聞陛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文帝示淳朴為天
下先而臣尚以為言者蓋自南渡以來雖土未及承平之舊悉中外
之貢輸奉二宮之晉養自當有增而無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
屯戍之兵又厚添差不釐務之祿視祖宗時所入彌寡所用彌多東
南民力安得不困往者京官選人憚於作邑正為財賦難辦邇來
州郡亦以不辦為憂蔽於催科巧於措置僅乃有濟陛下雖慨愛民
之意何自而行臣願因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揩指之又損如南

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然後上行下効其效可睹至於民力
之盈虛州用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
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限以半年上之
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實惠遍及於天下不為虛文播是則
雖詔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墻壁而已
寧宗即位校書郎項安世上奏曰昔武王治齊諸葛亮治蜀亡國之
本末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各郡縣
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
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出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
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間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臣有
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
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户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

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
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
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給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
者兵也能用上兵則兵可省能用心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
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
故省宮掖難不然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嬪嬙宦寺
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
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
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
之變可為也彼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
理宗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前漢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闕閣將作
經治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

宅居昔在帝王茅茨土階夏卑宮室在彼溝池
臣聞工誦箴諫瞽於古者訪木之求工執藝諫蓋箴銘規之
世所不棄也臣以司匠是循揆撝他無技能敢竭心工粗陳儆
實惟陛下崇儉為天宮室牆宇苟足以禦風蔽日古之聖人不
越是以求侈也夏后氏卑宮而不厭其陋且手胼足胝盡力
於溝洫之利凡可以約己而裕人者無不為之況敢以是自逸
其身哉不然峻宇雕牆華則華矣視棟楹不斲為孰久瑤臺瓊
室珍則珍矣視土階三尺為孰安蓋聖人以大學絜矩之道正
天下念民力之有限計財費之無窮知天下之傷財孰有如工
役之費故清心省事所以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所以為
深固邦本之計其意若曰宮室既修飾矣凡皆稱是可也窮奢
極欲挫天下之膏血將不足以供之此聖人所不忍為宜

長守富貴也昔魏之楊阜當明帝建宮室之初抗疏請省宮人問之吏則以為禁密非所當與阜怒而杖其吏帝於是愈敬憚之實璡修洛陽宮時過傷之當戒奢飾雕瀝謂可達上之欲豈知太宗能為工費計慮而毀之哉不容緩然則二臣之正否雖不同而二君之好惡則俱正矣臣於是益有感於揚雄氏之箴焉雖然雄既說匠以為箴而校獵長揚一賦又有慮於文帝躬服節儉之化大廈則取其不居木器則取其無文後宮則取其賤玳瑁而踈珠璣他如卻翡翠除雕鏤惡靡麗斥芬芳與夫抑止鄭衛絲竹之聲樂損其數則上足以格天而有王者之泰階平之應然則揚雄有愛君之忠故規其過而飾其懇者以啟讀之為未足故又述此以諷諫也臣嘗謂揚雄之賦之於西都中微之季時之不偶而言弗獲用漢亦始衰矣臣述其言以補王

藝之諫哉頃遣陳陛下盛明之君納約自牖信而復諫臣能言之陛下能行大臣百出慶幸與國同休矣惜不令揚雄見之

度宗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等上奏曰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浆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生死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上古洪荒穀天卉晦漂技野處燔黍捭豚衣鳥獸之皮食鳥獸之肉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冬則居窟夏則居巢其卧徐徐其覺于于當此之時淳風未散民皆自以為足也及乎伏羲作而書契之法興神農作而耕織之功立軒后作而器用之資漸備自茲以降澆漓益生是以堯居茅茨禹戒雕墻周王之卑服漢帝之弋綈非徒盡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汰也至元年間都堂據得民間喪葬紙房金銀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又准中書省奏定到官民嫁娶聘財筵會等事此皆先帝慎儉德以懷永圖推其餘以化下民也夫天下之人或有見衣服鮮明駿從翩翩者從而羨之見衛門安志樂業循常者從而笑之乃澆民之淺陋世態之恒情然而權利謠官貴富子弟知其如是大放厥心以騁諂相夸以奢靡相尚以節約為鄙以貞廉為愚既不副於上心又重傷於家業延及士庶轉相倣傚習以成風非一旦之能改也殊不知衣敝縕袍不恥狐貉者子路之何用不臧也食前方丈後車千乘者鄒軻之得志不為也相官身檻刺猾而御

孫諫之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而榮陽稱之夫衣足蔽體食足充飢外之皆非吾人之所有也彼錦繡綺組之衣以之禦寒與縕練奚以異哉彼熊掌駝峯之食以之糊口與蔬食奚以異哉慶賻宴會禮足而已又矣用越名千分傾貲破產以為之哉故古人之言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又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言生一蔽百而易無子遺也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寬袖四方全匹帛言京師者天下之御從也且閭閻施於下不勝人之求編理義懷我心如蓍蔡之悅口今之王公大人且去奢從約以增益其名乎宜務華從儉以徒飾其身乎伏望陛下體先帝之意禁京師內王公大人之奢侈則天下之官民不令自從矣蓋見在上者先儉而知儉之為美故不得不然

明宗時監察御史把的于思言朝廷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其

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紀若以歲入經賦較之則其所出已過數倍況今諸王朝會舊制一切供億俱尚未給而陜西等處飢饉薦臻餓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遑遑流移者衆臣伏思之此正國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之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臺臣以聞帝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二

戒佚欲

魯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宣公以夏月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

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䂍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

物社稷不固。四鄙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吾有難得厚
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游所
魏絳對晉侯以戎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
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
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
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
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
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
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
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
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
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
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
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靈王狩于州來。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見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

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
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
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吾
子楚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王出。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
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
谿。
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
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忘
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絕
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
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
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
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
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

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歟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於趙。辛至王曰嗟先生來耶寡人以不用先生之言至于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於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延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放畫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鱔鯉仰嚙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飄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引贅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逐麇麕麋鹿彈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國遊漁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朱水擠以巫山庾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遊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未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也，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illegible]；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梁王稱善相屬。

漢高帝初為沛公，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以入秦宮，宮室帷[illegible]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illegible]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illegible]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成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谷永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繼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illegible]丁聖嗣未立，天下屬[illegible]

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王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成帝時。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愛幸。入侍禁中。設宴飮之會。皆引滿擧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屛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視事。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

東漢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陳禪獨離席擧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尙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桓帝延熹八年。賢良方正劉瑜上書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窺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世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共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

陽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擾。勤不悲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

之旨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
和平德感祥風矣
帝嘗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
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
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
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靈帝好微行遊幸外苑司徒楊賜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
故立君以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
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才德有形勢者旬
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
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御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政事日隳大化

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猶
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
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怨恐之聲內
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蜀後主時譙周上疏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
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
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
於為善遊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
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遂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
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郎吞銅馬
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吳在洛陽嘗欲自出東駕已御鍾期諫曰天下
未寧臣誠不願陛下輕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
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
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
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
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
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
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
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眾拔大艱
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
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
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

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魏文帝為太子時耽樂田獵晨出夜還任城棧潛為鄴守鄴城諫曰王
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
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後遊出差簡
文帝時蘇則為侍中帝獵槎桎拔失鹿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
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
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
皆赦之
文帝問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
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文帝頗出遊獵。御史大夫王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文帝出獵，駙馬都尉兼侍中鮑勛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

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廷尉高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曆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一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時光祿勳高堂隆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秦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慰勞之。

吳大帝為車騎將軍時，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長

史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帝又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綏遠將軍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帝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帝默然有慚色，遂罷酒。

晉武帝太康末，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侍中華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歡中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豈

學日如天下幸甚

宋明帝畋游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帝曰卿欲效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開門耳

漢主劉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燼尚熾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疲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悉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猾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

齊武帝永明末上將射雉竟陵王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抽膳以會法使禽獸眷命於江澤豈惟網慶民懼乃以翺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眾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道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靜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豈不靈祇通感微得證登臣近啓仰啓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矜曲降尊極豈可令月復隨此事臣不嘿心即實上啓

後魏文帝時中書監高允上酒訓曰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殁之年勸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以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愆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泥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廢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

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亡公旦陳誥周德以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覺在官者惑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爭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諸亦有其益如毫其損如刃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衰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

有云犬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歡感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敎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遂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今飲之美務審敬愼之彌[illegible]放[illegible]須以毋何揚名路闕會之則執遺仁風於後生仰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保其民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明帝時張吾進以帝好[illegible]轉苑囿不親視朝遂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陛下殖不思之[其]蠹損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求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愼威儀[illegible]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臨朝望之禮釋眞成均竭心千畝撤[illegible]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之秩明節用愛人四海俱賴矣

唐高祖初即位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以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高祖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太宗即位數出馳射書大理少卿孫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illegible]射帖娛悅群臣殆非所以尊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爲天子而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以伽能言朕失賜錢[illegible]毀之天下庶有瘳乎

太宗好田獵秘書監虞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愼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暫輟百辟永光萬代太宗深嘉其言

太宗時諫議大夫蘇世長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旗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嘗[illegible]武功郡新[illegible]厥遊指鄉聚涸涇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邊劫人陛下欲鄉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恐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時民部尚書唐儉從獵洛陽苑群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

太宗嘗逐兔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

太宗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諷之使獻之大亮密表

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
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
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
此誠始終若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古人稱一
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缾金椀各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
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敘致簡
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
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
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

馬市既不可得縱得馬其還路無處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
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
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償其道路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
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為皆邈過三
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為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
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
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高昌平太宗欲以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
屢有商胡稱其遏絶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
若因而撫之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
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
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

此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時虢州統軍裴師莉奏請山大有銀礦採之極有利益勑殿中少監趙元
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頗為勞擾徵進諫曰昔堯舜置璧於山投
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豈宜大
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於仁義豈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今不見德將何
取焉太宗深納之即令停廢

時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徵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
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

時新羅國獻美女徵諫曰臣昨在內略聞新羅國貢使進美女孝逸留計
善與獻女誠不足憐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徵膺
聖德悔不可追且願詳擇事實以禮告而申其使人誠懇必不得已然後

遂其所欲則違天悅眾人無謗言太宗甚形於色而遣之

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
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
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
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
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己實
為可笑太宗曰勿唯笑彼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
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有一於
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徵對曰臣聞魯哀公謂
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
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
不可為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役之。以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
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徵對曰。人多意色乃致敗亂。周幽褒姒。晉獻惑
驪姬。就於寵欲廢嫡立庶。衛王因此身死。遂發西周。獻公身雖被禍延
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上又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
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銀錢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
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
群臣若能備盡忠直。有益國利民。則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
受錢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殞。實為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
任群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
亦為可笑。上又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已上。
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
此豈是解愛財物。是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
長存。且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
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
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
大司農田延年贓賄三千萬。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朕今以蜀王
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
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敗。籍沒入宮。
太宗指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
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
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國。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如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為是
也。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美
人還其親族。
太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
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房玄齡奏。閱武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
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
也。上又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
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
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
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盛。君能清淨。
百姓何得不安樂乎。太宗又謂侍臣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
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
求自結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又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
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
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古人云。賢者多
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以為深誡。若徇私貪濁。非止
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恒懼。恐懼既多。亦有因
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
卿等宜深思此言。又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
於木杪。魚藏於泉。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為人所獲者。
由貪餌故也。今大臣受委任。居高位。食厚祿。皆須履忠信。
則無災悔。長守富貴矣。陷其刑者。祇為貪冒財利。與魚鳥何異。
卿等宜記此語。用為鑒戒。

工部尙書段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上令試綸。遣造傀儡戲具。上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階級。並毁此戲。高麗王高藏及莫離支蓋蘇文遣使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雖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本國

諫議大夫谷那律嘗從出獵。遇雨。太宗因問曰。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諷太宗弗數遊畋也。太宗嘉納之。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爲之罷獵

太宗巡幸東都。時高宗爲皇太子監國。上手敕中書令馬周左庶子薛元超曰。朕留卿者。失一臂。欲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悉委之。時以太子射獵。詔元超得入禁苑。太子稍怠政。元超諫曰。內苑之地。榛莽薄晉絕壁險塗。殿下輕舍遠從危術履之變。詎無可虞。又以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凶狡遠謀。必兒謀害持何以察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況其近危厚也。天皇所賜書誡丁寧。惟殿下留貌射之勞。臨神墳。寧豈不畏。殿下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皇帝胡人婆陀請夜開門然百千燈。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右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以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懇到。帝納焉

玄宗初即位。以開元元年二月。然燈大酺。合樂。從上皇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亡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變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煩苛不作。大罪不漏則止姦遠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開元中。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興費。明君不爲。象箸非大。忠臣憤嘆。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乃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乃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即位日。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

玄宗遣中人捕鸂鶒鵁鶄南方。刺史倪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囿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遞。所飼魚蟲糧米。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耶。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致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時又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黃門侍郎張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有無益之務。放必然之患。天下之幸。

初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從觀。開元中因四夷來朝。復爲之。中書令張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節入覲。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由余之賢哉。且乞寒

矜之闕典故禮儀號令汩沉揮於戚旅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擕服
折衝之道上納之自是遂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三

戒佚欲

唐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右德亮承旨所錄先所散失內人
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
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
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靡不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
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
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誠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
苟不如此自古曷有播棄宮闕失守宗祧纔逾於朞歲六師尋還於
蒙塵之日不踰年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梟兇始平流寓將返近自
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瘁之卒皆思免於痛傾耳竦
肩聽聞德聲延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意荷烈祖垂裕之
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蒸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
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氣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戒之惟艱猶患
戒佚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
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當有徒但恐傷
多豈憂乏使羣兇元惡曾未殄殲奔竄往來道路如織何以自釋君
德音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所覩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
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
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
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
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
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薦有功蠲除
徭役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官失職之士

後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修臺榭[illegible]
之娛。選巾備之待。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遺憂。宜
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君之興王。以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
不慎乎。日數失則人。已經累月。雖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年所私。其人
者猶有知。不求當自陳數。其人皆甚無識。求之適使憂慮自因。冦亂
喪亡頗有於此者。閣復寄懷懼必多餘尊為驚。情來一日。而
善猶猶[illegible]若又懼[illegible]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綷纓而欲盡為義
豈必忘其情。[illegible]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
美人。何必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
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
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為危則思安之情切。道亂則求理
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佇

理而為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棄。國
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及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管
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念思危固
國。如不及。懲忘亂覆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衛獻為覆車
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蹈禍機。其利害亦云遠
矣。所令撰賜澤藏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
憲宗元和七年。延英奏對。帝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宰臣李吉甫
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賓服。時已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
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有魏徵王珪
規諫闕失。有温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
狄畏服。寰宇大寧。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孜孜而求理。聞事直言[illegible]

食旰衣。未敢論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
時。上曰。安敢望漢文。絳曰。文帝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皂綈。青
淨為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致干戈偃戢。而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
措火積薪之下。火未然而以為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中存
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西戎侵逼。以涇隴靈寧
等州為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驚。
此方是陛下焦心勞慮。廢寢忘餐之時。豈可高枕而臥也。如以頃年
水旱。庫藏尚虛。陛下憂勞顧軫聖慮。誠是延訪智略之士。擇拔賢良
之臣。精求濟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於歡樂而自縱哉。伏
惟陛下誠之。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
懈怠者。祇為此言。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是日朝。顧謂左右
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已太平。勸我為樂。李絳屢陳古今并言事

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謟佞。恍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達大寰宰
相也。
絳為翰林學士。上奏曰。臣等先奉進止。令檢尋歷代至國朝已來。聖
帝明王忠臣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撮五十條進呈。欲於御屏
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古聖王。皆憂勤庶政。未嘗不取鑒於前代。致
理於當時。昔太宗亦令魏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羣書政要。致在坐
側。常自省閱。書於國史。著為不刊。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慎一日。精
求遣理。容納直言。猶更恭驗古今。鑒誡安危。朝夕觀覽。取則而行。誠
烈祖之用心。以致貞觀之盛理。臣等謹依撰錄。都五十條。賢愚成敗
勸為而叅。隨狀進上。其羣書政要是太宗觀覽之書。其中事跡周備
於聖慮。攷日新成不諱之朝。致無為之化。
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吏部郎中柳公綽奏七箴以諷。曰天帝

矣。君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欲。淳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淺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游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請天高矣。氣蒙蔽之。請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貪多。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稟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

穆宗初即位。不卹國事。數荒畋。吐蕃方強。諫議大夫鄭覃等建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殆事乎。夫金繒所出。國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並被賜與頡。願月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等。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穆宗荒于游畋。內宴酣蕩。日晏不能朝。諫議大夫臣鄭覃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事天下。帝動容慰勉。

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以穆宗好畋游。乃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章。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鵲死握中。噫逮歡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敬宗即位。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左拾遺劉棲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棲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棲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

敬宗時。李德裕上言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脩軒皇之術。澂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為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成。以為飲食

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蓋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思精求，必致真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餌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載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輒陳懇款，伏積兢惶。

文宗時，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右拾遺魏謩上言：陛下即位以來，不近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舊聞有所，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違慶毓之源。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以卿任居獻納，時指事直言，無所避諱，覽閱奏歎與嘉之。謩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洒埽於內，非曰聲妓，憫宗女一切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恭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為右補闕。

武宗數出畋游，暮夜乃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畋游，承天意。

後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委其所食，使轉委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追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主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供吾天子之馳騁乎？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又嘗獵，不□□郊，洛陽令何澤遮而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願先賜死。莊宗慰遣之。

明宗初好畋獵，都官員外郎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游之適。洎先帝膺圖啓祚，獨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爾為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為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遠馳騁，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橛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失，蹤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與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即以為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畋執傾納之謀，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睿聖廣淵之識，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為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稽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疏奏，明宗嘉納之。

明宗時，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宋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歐陽脩上奏曰：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倚循衆心，欲同民樂，飭出臨幸，非為嬉遊。若乃時和歲豐，民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

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愈凍餒。何暇遊遨。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止爲如此。日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濘。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食之災。避殿減膳。聖心畏憂。中外所知。故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

判太常禮院呂公著上奏曰。臣切以帝舜之聖。始於明俊德。以親九族。然後協萬邦。致時雍。斯誠制治之道。次序之節然也。伏見舊制。傍使到闕日宴紫宸殿。及上元節。當遊幸諸宮觀。御樓觀燈。臣愚以爲

贈中書令濮王在殯。雖天子絶期。然宴樂以早。則於情有所未安。昔智悼子未葬。平公飲酒以樂。杜蕢譏之。此異姓之臣爾。況濮王於宗室之中。親尊莫貳。若陛下出於恩厚。比假朝宴日。特命法樂。將來上元觀燈遊宴。並從寢罷。如此則親親之道。尚以率下而厲俗矣。

慶曆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天子與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徒事遊戲而耽小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據。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門。嘗出畋。群臣抗言。隨即停罷。忽兹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纂紹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遊豫。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爲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並舉

隆典。則媚者諱上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真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方鷹鶻。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獵之禮。率非宿時。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諳其義。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馳驟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逮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而況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在原野而乏嚴衛之備。或御者蹉跌。變生銜橛。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况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蓋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豈宜以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較急。今不獵猛獸而獵田禽。不搏強寇而搏營兔。說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遊。無重過衆逸。熟考詔書之旨。念前人警誡之規。優游春神。樂過從歡。拱揖在御。慮無衆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職當言責。理合關陳。同進殿誠貴少云補

蘇轍登進士科。又舉制科。時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静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敢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一

道路未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嬪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
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季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
亦知之矣又何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以汙以傷和
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以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
事也。今海内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
有無司會不敢言。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有養士養
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
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

仁宗時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
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
己著禮蓄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
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為物傷性敗德。為

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
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
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奈何
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
臣等愚慮竊為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
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
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廼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
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群生不勝幸甚。

光知諫院時又上奏曰。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
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
豐欲與百姓同樂為太平之象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
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悼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
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體
亦為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
神。天下幸甚。

光又上奏曰。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
技藝賜與銀絹。内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
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后妃
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嬴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
下聖德温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瀆聰明。竊恐取
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
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眾為戲。若今次上元
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寮因何置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
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敢導上
為非禮也。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上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秋宴。竊
以京師昨因大水之後。軍民壓溺死者甚眾。冤痛之聲至今未已。陛
下為民父母。憂樂與天下同之。而以連日以來。陰翳未解。民相傳恐
復有大雨暴露之眾。憂懼方深。若聞陛下鍾鼓之音。必有疾首蹙頞
而相告曰。君臣宴樂。似非其時。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權罷今來秋宴。
凡令支散酒食。庶幾上承天戒。下順人情。示聖君脩省之誠。消兆民
哀沴之氣。

神宗熙寧二年。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奏曰。臣竊蒙召對便
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
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
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

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舉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小民爭此毫

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恐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令過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懼歟？可不慎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未嘗行，然致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撙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

從倫均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則愛為民。然竊揣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等，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以為愧。臣忝備府縣，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懇不為陛下盡之。若其不赦，亦臣之分也。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竊聞今年上元游宴，例皆休罷。臣伏念獨樂樂不若與人之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之樂，故古者於災咎則省樂，於大札大災則弛樂。豈能同天下之至憂，則能同天下之至樂也。臣伏思乾德之禍，廣西殘為害，入居戮臨，彫殘未蘇，頻年京淮江浙東西死於飢疫者至數十萬，病者未興，流散者未還，虜而邊路村落有蕭然為狐狸豺狼之墟矣。康茂之師未勞，此戮之役復新。十萬之兵宿於煙瘴，其以戰及疾死者甚衆，孤寡泣涕獨悲啼，相號於路，而招魂於萬里之外，災咎變故莫大焉。古人於此，不敢私樂樂於一食之間，而陛下以恨不節，焉以謂此非樂，以天下之憂也。臣知陛下有堯舜之仁，愛恭儉，苑囿無非時之游幸，倡優無過誤之寵。一朝之樂，決非陛下所固欲也，亦將同吾欲而已矣。然吏民死於西北，死於兵，役死於瘴癘，皆陛下所子育，宜與之同其憂，而與同其樂。

臣終疑之。臣竊乞上元自祖宗神御殿酌獻外，停張燈，罷其錫宴，而明以此意詔天下。臣知窮民戲卒當有聞而感泣，知陛下所以然矜之者，無一飲食不在其衷，而使天下吏知陛下所以愛惜其民如是也。釋宴樂之私，而慰中外之民，望致歡哭之誠，以答困仍之天變，其爲計善亦昭昭然明白矣。世之因祲人衆多以致災沴之，戰勝以衆禮飲之，蓋不欲人燕樂人致也。益于同致樂於此，百姓聞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與民同樂故也。惟陛下念之。臣愚不知忌諱，惟陛下裁察。

哲宗元祐四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陝洛析之已蝗，食物價踊，日益增長，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大望存顯，以當。臣竊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而多諸儀，以蕃樂爲其一，以君閣鄉元春爲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僅曰：雖有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究王之制，具在方冊，聖明之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前雪失時，人且艱食。雖兩宮憂勞，軫念益篤，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之元宵游宴，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停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識陛下勤恤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

安世改爲左諫議大夫，又上奏曰：臣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暑時適與龍節，意謂將有熱瘴，是以暫輟邇英之事。而成慶禮命復卒月別無故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適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誰沖未嘗輕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稍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錫睿聖，篤成大器，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沖聖，躬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識者之論，乃謂陛下精於先王之經典，澹於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揚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爲憂，而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古今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留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

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疏曰：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尊意閣臣侍經席，於今八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言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太宗至于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戴先帝。勤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懷懼，憂危萬端，賴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瘁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陛下所以報之，唯在於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爲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惟皇天祖宗□□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

太后之憂乎。夏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爲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爲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未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擧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

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保成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者也。陛下方嚮學問。躬儒術。欲爲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先帝年十九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欲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止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守之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所爲

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寧。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意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僞。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諳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聞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亂。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通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勸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勸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陛

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漢成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爲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沒李孝本女入宮。魏謨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爲職。據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壞亂。政事荒廢。使天下以陛下爲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強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愛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

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勤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美，豈聲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爲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

祖禹又上宣仁皇后疏曰：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于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爲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爲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擇賢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誕館者，有識聞之，莫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擢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爲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臥內，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聖躬於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宰從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周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惟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臣愚之至此，奇爲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爲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未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以章惠爲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知止節，安知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學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務學以養聖功，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係於十五六之時，未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爲宗社無疆之美，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

祖禹又奏曰：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懇，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聞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爲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爲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聞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以請雖至七月，其聞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聞理無隱而不彰事無隱而不顯
言君子之樞機故不可不謹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惟君
爲風下民爲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故有所不言言無不彰有
所不爲爲無不顯君唱之下民未有不隨者也陛下居九重之中可
謂崇深閎遠臣民耳目之所不接一有出言未嘗不彰一有所爲未
嘗不顯蓋民離之則愚合之則神合衆論則崇深閎遠者皆得而知
之皆得而議之臣側聞陛下邇來政事之暇畜能鳴善鬭之禽龍奇
羽佳喙之鳥以資賞翫之適使誠有之亦未足以害治也然臣嘗書
至於五子之歌曰太康之失邦不過内作色荒外作禽荒而已所謂
禽荒不必馳騁畋獵然後爲荒也心有好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玩
忽矣昔唐太宗之時臺使有諷李大亮以名鷹爲獻而大亮密表以
陛下絶畋獵久矣求鷹亦非陛下意而太宗悦其正諫玄宗遣使求
鵁鶄鸂鶒於南方而倪若水上言以賤人貴鳥非所以望陛下而玄
宗賞其諫詞使二君縱欲而無度拒諫而不改豈復有貞觀開元之
盛治乎若以爲宮房閨之玩豈不聞華陽后樊姬之所爲乎秦王好
淫聲而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好畋獵而樊姬爲不食禽獸
之肉口非惡味也耳非惡聲也抑所好以事二君於無過之地爾中
宮淑質徽音母儀天下未聞有過舉事出於陛下爲之中宮當以華
陽后樊姬之事以相警戒矣若事出於中宮以資戲樂陛下當以關
雎求賢爲尊傳以相規正故刑于二女所以爲大舜刑于寡妻所
以美文王歟惟陛下財幸
公望又上言曰臣適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買鵪鶉入金
苑捕逐禽鳥臣未之信豈有禁籞之中雖是近習之人敢肆[illegible]
至於此徐思之必須得聖意然後敢爾再思之陛下未應至此然終
疑而不釋也陛下所以得天下者以仁而已豈有仁者之君而務遊
畋者乎又況陛下即政方踰年未明求衣日昃不食刻意勵志好賢
樂善聽言從諫期底于道尚念負宗廟社稷之寄無以慰天下蒼生
之望豈復有暇遊禽獸爲樂乎春蒐冬狩特重於祭祀之禮毀卵折
萌尤戒於生誕滋育之時豈有仁者之君不因奉先享祀顧於生誕
滋育可戒之時爲毀卵破巢之虐乎千金之子尚有垂堂之戒萬乘
之主豈無覆車之虞和鸞而御清道而行猶意於銜橛之變況馳騁
驅逐與禽獸爭逐於萬死一生之地豈不殆哉豈有仁者之君不自
愛重而爲虞人之所爲乎得一禽則喧呼讙譟分賜金帛不恤其費
豈有仁者之君輕百姓之膏血以重微禽之軀乎臣以此揆之陛下
必不然也雖然以其後事而引懲孰若先事而知戒此臣所以不惜
萬死欲得之傳聞之不審亦爲陛下道而不敢隱也五子之歌曰内
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
狂心狂志荒何事不亡莊周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於外神亦
隨之神志不一何事不失王者之始斷可識矣夫鳥托深林獸有豐
草魚萃不亂於網罟草木不夭於斤斧人不苦於苛政斯乃仁者之
君所以治天下之道也昔文王有靈囿故麀鹿白鳥在其囿而有濯
濯翯翯之態魚在其沼而得充牣跳躍之樂陛下不大其囿之牽數
畝之地禽獸飛走恃陛下天地之仁德体陛下日月之承光生誕滋
育得性之樂不異於文王之囿今反張喙横翎延喘假息於馳騁嘷
嘷之間碎首決心飛毛濺血於猛鷙爪翮之下數畝之地依陛下尚
不得保全其生況四海九州山林川澤之廣遠何以逃無辜夭折之
禍哉蠢動雖微與人則一性也以均然逮與人同一理也以強并弱

以責吞賊以其不能告訴殺之若無罪豈不思易所謂信及豚魚詩之仁及草木果何理也昔關朔文公得如貴之椅留露之增歎於雲臺一月不及聽倧申之諫受東矢之答務治乎荊蕪周三十。非師保之訓則國亡矣唐玄宗嘗獵苑中必盼左右曰韋相韓休知否已而疏數至非宰相也言則社稷計已矣司馬相如賦上林以諷漢武帝揚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旨遠詞婉而意迫豈謂詞臣無補於國也詩有未優有哀旨以於敗之無遺於今祇取亂亡爾今陛下師保不陳訓宰相不於政詞臣不獻賦書無歌詩無刺虞人無箴所賴以知過失者諫臣爾或不言陛下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臣言雖不實亦足以為異日之鑒唐高祖喜走馬射獵孫伏伽進諫以謂此且少年諸王務爾既為天子尚行之乎齊威公以酒腐於祖得無害霸乎管仲以此固非善然無害霸也夫從禽正少年諸王務

也陛下一日為之未足以言王政第以天子為諸王少年之務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傳有之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臣願陛下驅騖於仁義之場游觀於六經之圃翔鳳士之群囿天宇揚清王道砥乎天下之望也社稷宗廟之福也上于天威自速誅戮陛下於其以諫為職以便於易天下幸甚

欽宗靖康元年右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孟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陽德伍冲觀臣竊慶陛下不執本朝故事不知享親之禮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矣但近世為之若近世為之自不可為法故或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祖廟仰瞻英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乎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即位恭謝之時與服於素儀衛簡少與夫供帳什器冷俗宣侍皆少如今日而百姓見一

不歡欣感戴以手加額謂陛下恭儉之德過於仁祖矣至於今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與多與夫供帳什物侍倫官侍皆盛如前時而百姓見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議之者安知其不腹誹心謗謂陛下恭儉之德不及仁祖仰惟陛下聖性明睿聰明勤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即位未嘗少變臣料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當務為充榮盛大以誇耀一時之觀聽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止於此亦天下以不廣也然今兵雖未平民力未裕財用不饒臣下之奢僭未革民俗之侈靡未除全在陛下躬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徇為奢靡乎初即位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齊於觀必須損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為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豐厚天下財用何以給之武臣愚欲望陛下今後孟享既畢即詔乘駕還宮其

餘游幸除龍德寧德二宮外皆權暫罷臣又恐上皇或游居外宮非時不出恐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望屢俟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不敢不冒死以聞欲陛下無以百姓之言為指徒見陛下自初即位簡儉如此今不兩月儀物精多自此於人下與事徒恐不能肆侈靡之好耶非獨在廷憂之臣固以為添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俾盛德大業追跡唐虞三代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四

戒佚欲

宋高宗建炎三年張浚上言曰臣竊有愚懇干冒聖聰區區愛君之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赦宥臣近自京西按歷陝右風聞道路之言謂陛下近遣使臣二名於种師中處收買寳劍二口仍優支價直臣仰惟陛下聖姿英武志在靖難居常於田獵之娛聲色之奉無所嗜好惟是弓劍鞍馬每切留意於其間蓋聖心之所以眷眷而不須臾忘者忠固有在也但人君舉措不可以不謹陛下居萬乘之尊臨四海之廣君大小文武之列用得其人則盜賊當自息夷狄當自亡以是知陛下所宜寳者在人而不在劍今千萬里之遠不聞陛下有求賢之命而徒聞有買劍之名臣恐有識之士竊得以窺窺而私議也況臣之所聞又謂王瓌嘗以師中藏劍之事奏知陛下小人無知不達陛下右武之意便欲以此邀求寵倖原其用心罪不容誅臣願陛下以此寳劍分賜立功將士仍乞自今有如王瓌之徒或欲以弓劍鞍馬進至御前者一切屏去庶幾絕小人窺望之意

浚又上言曰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故善謀國者常以脩德立政為本而切切於戰守之備使人主知戰守之不可一日忘則有恐懼為善之心則德以脩政以立國家庶幾可興焉不然驕忽肆意怠於為善則國家萬無安全之理矣君夫奸邪之臣貪藉利祿遂以說和為已治已安莫顧後患彼徒知為身謀為子孫謀事務既揆不爲實國偷生於異日耳況未導君於過舉而陰懷包藏之志者或此不可不辨也

浚又上言曰臣仰惟神聖出震御乾之曆天下孰不懽欣鼓舞祝吾君壽臣竊謂人臣事君猶子事父要當略去權文思求實報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階大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輙輸丹誠為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徒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天道昭昭其報如響仰惟聖德日新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疆宜過商宗周王遠甚臣不勝臣子祝頌之情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則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

右正言鄒浩上疏曰臣嘗觀德宗之在奉天有唐社稷不斷如綫一旦精定遂訪求舊宮人陸贄切諫猶不能止此唐室所以衰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惟知修德前日宮嬪束赴行在猶有卻之者方之德宗固已相萬其不邇聲色蓋出於天性自成湯以後一人而已宋德亦安得而不興乎然陛下出命當本乎恭儉之德而奉命以出者或變而為奢侈之事切恐傳之四海人或不知反以德宗議陛下而不知陛下實成湯也臣職在諫省敢不盡言前日御藥院奉聖旨下開封府買撫洗女童不計數且撫洗云者豈必殊麗耶切知聖意將服斡羅之役矣不計數云者豈必多求耶切知聖意以謂有人則買無人則已初不以定數為限也此盛德之事也絕今古豈易擬議哉然奉行之臣不體睿意日差人吏遍走京城凡見女童輙封其臂間有既者其行賂已不貲矣搜求之甚過於攘奪愁怨之聲比屋相聞嗚

尹開封府者。與領御藥院者。亦何累吾聖天子如是之甚哉。今日
外有方織之虜伺吾之間。以肆寇擾。內有僞楚之遺孽。吾之失以快
私忿。陛下安可纖毫疑似之迹。墮賊計中乎。臣愚欲乞速下三省。取
開封府御藥院官吏。重寘之法。仍降明詔。以榜東京。具言陛下所以
罷拆沉之意。不為姝麗。有不計數之語。不為多求尤女童之封臂者
懲艾之。則陛下恭儉之德。上追成湯。豈特左右臣僚得以獨聞乎。當
使京師之人無不知者。仍乞亦榜行在。以弭自京師來者紛紛之謗。
且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人安。則天下之人舉安。天下之人舉安。
則社稷宗廟豈有不安者乎。惟陛下早圖之。
李綱遂上奏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
危。不徼幸。臣伏觀六飛連日[illegible]陛下比去秋御駃騠疾馳千
乘萬騎追奔不及。然山路高下曲折。不比苑囿間。平夷寬曠。尚以四
旋萬一銜勒有失。左右不能救。力將如之何。臣不勝寒心恐懼憂懼
之至。竊惟陛下聖意。不過欲以神武勇智。激昂士氣。數日以來。已可
聳動羣聽。臣願陛下念宗廟社稷至重。深加兢慎。保衛聖躬。思患豫
之戒。以防不虞。天下幸甚。臣又聞已降聖旨。沿路皇帝乘馬。宰相以
下並免從駕。臣契勘自來乘輿所至處。從官以下。皆合從行。雖[illegible]
優容寬假臣下。如此豈有陛下不以馳驅為勞。而臣子反雍容已識
之間。屬馬行至疾。舟船不可追逐。萬一足使有數十里之隔。而陛下左
右大臣無一人之侍。伴居何等時。乃可以如此。伏望睿慈更垂照察。
毋忽臣言。特降指揮。令有司預行相度。可以乘馬去處。前期戒備。許
宰臣已下依例扈從。以安衆情。
起居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曰。按唐書。太宗曰。嘗怪舜造漆器。禹雕
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

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不止。必玉為之。
故諫者救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臣聞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外物之來。苟無以禦之。則如水之浸物。
如膏之受塵。初若甚微。然涓涓不止。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用斧
柯。故應之不可不深辨之。不可不早。為臣者當防之於未然。不應
救之於已然。使至於橫流沉著。始呫呫然動其喙。尚何益於國哉。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以大聖人而為至微之事。尚何損議。然為之
臣者猶以為不可。況德不若舜禹。而其事有大於漆器雕俎。安得
不絕其萌芽者哉。遂良之對太宗。真得大人格君心之道。
遵又進故事曰。按唐書崔植傳。玄宗即位。宋璟手寫尚書無逸為圖
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
臣聞四海至廣。萬機至繁。王者負斧扆以臨之。不恃其天縱之聖
足以蓋天下。而恃其自治之勤。足以應天下。夫立心誠意。進德脩業。
立政造事。皆聖人自治之序也。四海之廣。常若一室。萬機之繁。
常若業於一身。思所以應之。則汲汲而自治者。亦有所不遑暇食焉。
昔之人君未嘗不知此。卒不能皆至於善治者。幸天下之無事。不待
功業之成。而自治者已懈。故樂未厭而憂及之矣。無逸之書。成王嗣
文武之治也。文武之事可得而致。不過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而已。所謂天保以上者。如君臣相子之間。
賓親交際之節。雖一飲一食之微。皆有其法。則未於此者可知。夫惟
自治其內者如此。然後命將遣戍役。經營四方。凡采薇以下治外
之具。皆繁然而畢陳。然必以憂勤行之。迨其久也。不期於逸樂而暴
然自享其成矣。成王嗣守文武丕緒。亦以無逸繼之。遂為周之顯王。
其道蓋本諸此。唐玄宗蓋嘗知之矣。錄其書以為圖。寘諸左右。出入

觀者以爲矜式未幾而圖已屏去則其所謂無逸之實亦必類此豈
其成就有愧於古無逸作也嗚呼能日治矣而難以無逸據之於誠
而守之以不變舉而措之倘行而不至倘爲而不立故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行之非艱久而不變之惟艱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
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臣請以此無逸之說
武義大夫曹勛上奏曰臣叨竊祠祿略無裨補非仰賴聖造何以安
賤樸恃舊物粗有所陳冀達天聰曲賜照悃冒瀆之罪謹條具臣
竊審聖駕欲詣洞霄宮焚香有見上聖既端拱發命不以爲煩費
心精寅畏天命爲國爲民祈福於上下但適此春暖故農務繁夥之
時而自北關至洞霄醵民治道實妨農事又從衛及廷護兵爲諸司
執役無慮萬人方春晚多雨少得晴明道路泥淖儀衛狼籍殿聖不
美鑾駕一出有此數端況從來上聖以仁德及物於此不能不過慮

若假收刈了擇晴和日分作數日從容一行得宿食之便無雨不之
患豈不兵民優游仰稱聖情祈福之意
孝宗時韓彥直上奏曰臣聞任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
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況臣蹤跡與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
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膳之御
卻嬪嬙之進其自奉爲甚簿躬細務以先群吏親蒞焉以勵軍務其
奮志爲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
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摹宏大寔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棰刃呼
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臣愚不識衆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
世可以朞月見也歷年寖久而陛下未專其効臣切惑焉臣嘗謂治
有本末政有先後究所施者緩急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
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亅

守而勿失至於躬細務親軍爲萬聖人之權施之當政以矯一時偷
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爲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宰臣任輕無以
仰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重旨自宸衷任職政
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於左右權或移於近密躬細務以先
群吏而群吏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蓋維之歷慶於虞民自除郡吏
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來天下蓋爲之有道矣從爲之重
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於衛生之宮積於細微衛宰之危
起於所忽降胡符從豈得絕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將
親軍爲以勵軍務而軍務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學
蹉跌將相事韓愈尚爲其長危之況士良既去以蹉跌圓寵之術撥
其黨流民臣之心而以感願陛下爲宗社計也陛下雖有天縱之聖
將大有爲而精神疲於戲斷王體勞於鞍馬有着闕之患譴萬機

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義之世讎固不與共天下陛下所爲
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者正爲恢復進取之計爾然務外而忘本
末倒施勤於小而緩於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致興者動者
人情久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效未著寧不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
民力未支而勞人之情憺閣常多失實陛下身造之心雖不可暫忘
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浩略其小者
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遵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正端直之吉
與之講問學討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細瑣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
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久待時而
動則天聲所臨爲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赦
羅願上奏曰臣聞古者大有爲之君必務發借口力以圖庶務之繁
而能用其事也是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反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

行于此矣。歷時不為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為，而世實未究於天
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不可入局告于
有休，號為月報。一月之中，休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
之大事，如四時孟享，清徹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為之休務可也。至如
雙忌者，未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
唐貞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
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改。暨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
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為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
有司者，關報裁會，比前代為繁。休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於守待，
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
竊惑之。或者以為李德裕在會昌中休沐纔以令節，然如無事特此，
不當復有所請。臣以為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絕於古者聖君賢

臣，有為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蓋堯兢兢，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
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
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
心叶力之秋。非有大故，若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
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暇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
司得治事如常日，始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虛名而妨實事者
有間矣。事功既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為休暇，如承平時，此所
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銜能於末世，
又安足法哉。

陸游上奏曰：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
心省事，澹然虛靜，損之又損，至於無為。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
苟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不以從其所

好而加賞，則愉人服；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興衰之
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諛諂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大抵危亂之
根本，讒巧之機牙，姦邪之鑽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
致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於中，雖未
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嚮向之矣。況發於命令，見於事為，幸且嗜
好之為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則張
禹之徒足以為亂；好文士而不責實，則胥棄年之徒足以敗君德。
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孝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為萬世帝王之
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
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雖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為神器
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左相陳俊卿上疏曰：陛下逾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illegible]相與狀不

能先事開隙，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
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也，圖恢復，故借
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倡忠義，則英聲
義烈，不越樽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
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古今言治之事非一，而逸豫為
尤甚。是以易之豫卦繼之以隨，又繼之以蠱。說卦曰：以喜隨人者必
有事。未有上下相隨於豫而不蠱敗者也。唐穆宗嘗謂丁公著曰：聞
外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公著曰：此非佳事。自天寶以來，公卿大
夫競為遊宴，況酣晝夜，優雜子女，如此不已，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
勞乎。公著之言，真識理道。恭惟國家渡江以來，大讎未復，大恥未雪，
此政人主臥薪嘗膽之時，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餘年，內外宴

安有若至治由宮庭達于天下自宮壼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園池大率猶襲宣和之舊。家蓄聲妓人事遊宴上下一律。習成淫侈消靡精銳墮隳職業至今日極矣。自壽皇聖帝躬行勤儉風聲感動稍稍斂戢。竊見近日已開樂禁滌濯士民故習復張此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夫西漢淳厚之俗皆自文帝一身發之。今日國家所以困乏黎民所以窮悴士大夫所以觖望皆由一侈。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蠱敗。事機所繫政在斯時。陛下豈可不自任其責。陛下儻使宮禁崇尚勤儉。外庭未必率從其或不忘宴豫天下必將益甚。臣觀天下宴遊之俗皆自士大夫倡之。士大夫宴豫又自近習傳之。近習宴豫陛下抑嘗察其所從來乎。昔楊綰一宰相爾尚能使貴重大臣減損聲樂。況陛下據天下利勢感動之力萬倍於此豈詎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惟陛下留意。

九

紹熙中。翊善黃裳上言曰。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鼓吹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強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

右相趙汝愚上奏曰。臣嘗讀書觀舜命禹之辭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切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授受之際。獨以勤儉為稱者何哉。蓋儉以約己。勤以為人。為聖為賢之本諸此。故舜之命禹必以其勤儉為首也。天祐我宋三世推遜如堯授舜。如舜授禹。克勤克儉陛下固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厲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博訪。邊備不可以不預修。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省。民不可以不擾。爲子不可以不存。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至矣。上以副重華付托之重。下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豈不休哉。惟陛下留神。

理宗端平二年。工部侍郎兼給事中李宗勉上疏。其畧曰。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劬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嬖所蠱。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慘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哉。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而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讜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特一間耳。

理宗時。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袁甫上疏曰。臣聞唐太宗時魏徵每

十

犯顏苦諫。或逆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讌。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宮中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唐太宗非不該仁義。親君子。叢和緣飾之迹多。真實之誠寡。觀其鷂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猶無忸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獨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媲堯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以為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臨師之訓誡。無閣斷之消戢。臨朝則莊。退朝則肆。

出於其面莊由乎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
女子則易雖若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
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爲陛下語臣曰或觀
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爲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
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於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
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
若左右暬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爲可畏防
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考其所行乃有未盡
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扭捏之色者何以大相遠哉
陛下以堯舜湯爲法雖業成懼無時息焉則德日進而治日隆矣有
唐之事又何足云
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祝

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
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
臣忝備學省且以執經勸講爲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踴
美報吾凡劃此心然扶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學論
致壽之道爲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亦奚益哉謹齋
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
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
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於高宗祖甲
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
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
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祗以爲法而曰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
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增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堅而心志定是固轄

福之源受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
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爲成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
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
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蓋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
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暴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
則迎遭燭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
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銷過失於未形
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安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
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爲禘祭而
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
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爲宗廟
主歲時祭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將序其責也重矣必勤勤

於繼述纘就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
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
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
體安定而正固其數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凡然枯槁之謂也欲以理
勝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緣動而難
安世未有蹶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
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
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人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
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
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陛
下所當深用其心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

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横鶩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怨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爲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戕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之誠不敢不豫陳其忠惟聖明裁察。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比者伏聞陛下留意於經筵對群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是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惑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臣人主心術之隱晦好

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册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匿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職是將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速生繫獄尚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曲房隱閣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漢庭群臣與當時之庶民固果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亡漢之端其可畏盡若此臣又嘗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束於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群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人君一身天地社稷宗廟山川之主四海九州百萬生靈之所係命不可以不謹也古先

帝王知其然故保身之道至嚴極重起居動作悉有檢防出則史官書其言動御瞽誦其聲音入則女御叙其燕寢女史記其御法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頗實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凡以制威儀之節養壽命之源而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秦漢以後古制不存人主御殿之時觀聽收屬猶或勉於自飭至於退寢釋服歸乎後宮莫能不爲居養所移者鮮矣故成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儼有天子穆穆之容而一入內庭則聲色並進女德不厭趙李多寵傷生損德此杜欽之言所爲發也陛下春秋鼎盛侍義未過退朝之暇遊神典籍恬泊沖虛臣中外之所共知也然日者薄慾和豫少曠視朝聞者不能無惑臣謂陛下聖性高明受祖宗之所付託不輕而重其於保身之道蓋亦克念戒飭自持必不若漢季之君所爲然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樂善之餘益思謹疾之道凡紛華柔曼可以傾意而違仲者

去玩無逸之所以充壽恩恬淡之可以永年唯心清魂保時餘靜雖
於昭陽柘館臨官宦女子之際常若露門虎觀對學士大夫之時則
徽狩導慝安得以匿濤清明之躬而壽基福本豈不億萬年而有永
乎。臣未得登文石之階陳當世之務，因上疏寄獨以足為群言之首。
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識忌諱而容納焉。
宗正少卿趙昪疏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
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
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御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
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窒
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
實豈不盛哉。
遼景宗時郭龍為南院樞密使每加無致事令以帝數游獵上書諫

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即日罷之人稱
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櫛風沐雨宵旰不懈撫宗運無疆之業不
付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
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豐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保永圖
側聞恣意遊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橛之變將噬之虎悔將何及況
南有彊敵伺隙而動儻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
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聖宗好聲樂無度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馬得臣上書諫曰臣竊觀
唐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尚不遇太宗安能為一代名相臣雖不才
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顏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
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
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

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
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
翕然鄉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
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豢唐儉諫之玄宗
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為樂臣
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
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
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
堅確。為雖衣亦有驚蹶因奔擊失其控御聖躬無虧太后豈
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天下之福群
臣之願也。
金熙宗時翰林侍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疏言事其略曰竊[illegible]

檢司告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廷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
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畋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馳
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薄易以迷失是日自
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問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聖
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蒐畋雲
夢汲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
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之意
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
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衛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
既以視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伏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
閱林藪明立標幟為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
元太祖嘗置酒內殿將合重臣因謂曰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

甫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爲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
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飮。賊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
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
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
止。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飮食者。日用之常也。或一日不節之。而
傷生。衣服者。天常之用也。或三冬太厚之而致疾。存心於有益之具
猶且如斯。留意於無益之端。害將甚矣。欽惟天子。卓冠羣中。何令不
行。何求不得。然服食常用之外。將安用哉。今國家廣祖宗之基。盡藩
邊遐邇之生靈。伐叛柔服。道實載不直有三代之隆。而庶幾於上古之
治矣。乃存心於尤物。豈不累聖德之齊天哉。伏見方今纂組綾羅金
珠璧貝。未嘗忘之。殊方異物。禽鳥犀象。未嘗郤之。至於珍羞異饌。自

山海而來者多矣。俳優□□一笑之賞者衆矣。其間高官二□或
路險之。或賞入富戶。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靡。雖曰奉示儉之
□而不從。富豈於行不從言也。以致風俗大變。富者益富。貧者無爲禮
□穴乎。極寒之後。風雪飛揚。飢餓之流。乞匃之人。亂于事。賊窮求歷
積。內皆飢餓。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亦心非獨
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
貧者益貧也。夫金珠璧貝等於塵沙。使實雨不降。陰風不來。五穀不
生。桑麻不育。則坐視金珠璧貝。亦無益矣。若欲通有無之交。假倚商
旅之貿給。則有中統至元交鈔在耳。安用金珠璧貝哉。夫牛馬雞犬
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之無失其時。則所謂得資利
而壯吾國之基。彼斑斕之眼。綵錯之毛。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
以爲缺者。盡力而求之。則所謂受虛名而招外方之譏也。近年以來

□□□爲傷兵民庶之膏資破產以征殊域者數矣。及其隣也。或
得咫尺降書之奉。或得無益怪物之獻。則是用千萬征軍之命。而易
其無益之怪物也。於是裨將據之而爲功。百官因之而表賀。殊不知
千萬征軍之親族。號啞昊天而哀達九泉矣。天地之氣不和。水旱之
災又至。如此而雖盡獲彼國之怪物。何以贖中國士卒之痛哉。夫中
國常獻。足供王用矣。彼山海之珍異。豈須嗜乎。夫育材安衆。和樂且
耽矣。彼俳優之笑。豈須用乎。晉武焚雉頭裘。宋武碎琥珀枕。隋君
同土價於黃金。唐太宗焚翡翠之服。鷄食前方丈。孟子弗爲。鄭聲之
淫。顏淵欲放。斯中主之雄。匹夫之聖。猶能卓然特立。而國家乃使纂
組綾錦。充其聖身。金珠璧貝。充其聖心。禽鳥犀象。充其視。俳優鄭聲
充其耳。珍羞異饌。充其口。臣竊爲國家惜之也。伏望陛下明燭君
杜絶奢風。凡纂組綾錦金珠璧貝之用。不關禮經者。一皆絶之。凡

犀象禽獸珍羞異味之獻。不在貢典者。一皆郤之。凡上方及外路無
益之營。番一皆罷之。凡俳優之流。不宜使之屢禁。拚而肆淫哉。一皆
放之。幸從臣之說。則源清而流清。上行而下效。不及十年。風俗移
易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或九圍奄八方。據寶位以尊臨。布皇仁以統下
者。帝王之常事也。就壞貢徵土。貢身居五服之外。心在京畿之內。有
人臣之常職也。故上之臨下。如皇穹之覆燾。后土之持載。蕩蕩然以
生成爲心。非期於自暇自逸。而爲奉養之資也。下之事上。如嬰兒之
慕父母。葵藿之傾太陽。非宜於自驕自侍。而遂不庭之慝也。尙書曰。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書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由是觀之。上施仁
而在下不歸懷者。未之有也。下竭忠而明主不見知者。亦未之有也。
今國家天降百祥。人□□運。臣竊見遠方玩異幽屬不絶。殊域前珍

暹羅而至梯山航海賫賮與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亟湊府無虛月。史不絕書。若以襟帶百蠻車書萬國而論之則不世之盛致矣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通義而言之則受之而不卻啓之而不拒。亦所以未盡聖明之本心也。且中國九州地過萬里名山大川之所出。日異月新。而以億計。謹按夏禹任土作貢之物。冀州夷部有供無貢。兗州之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之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之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及魚厥篚玄纖縞揚州之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之類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之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之域。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之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之域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也。此九州之產亦足以盡國家之所用矣。夫古天下今天下。一也。豈以古之中國無異物而今獨無之。須待於諸他國而後可以充其所用哉。故召公戒武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其知言者也。東周之陵。楚子不共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伐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域。當代病之。此二者。是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揭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役外國開之而以國家為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陛下。昭揭檄驛傳揚題勿坊

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徽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覲而不求其納賂。若然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徼之主。君長幕靈洲之酋長。承恩而來。奔遣以來王矣。

武宗時。太尉阿沙不花嘗侍帝。御五花殿。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麴櫱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

英宗即位。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天下安危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身安則天下安矣。是以古之王者。慎起居以節嗜欲。戒思良以稽古訓。蓋所以調護身體。安定黎民。實惟宗社之至計。欽惟皇帝陛下。嗣承正統。端拱淵默。開設經筵。紬繹圖史。而祖宗基業之隆。天下安危之計。不可不深慮也。昔者太祖皇帝。龍奮朔方。肇基王迹。身履鋒鏑。櫛風沐雨。削平諸國。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世祖皇帝。既臣宋人。遂大一統。選吉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澤。普洽群生。列聖相繼。保守治平。至我明宗皇帝。文宗皇帝。遭時多難。播越南北。撥亂反正。中興帝業。臨御未久。傳之嗣聖。洪惟陛下。春秋鼎盛。暇質日長。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

以奉宗廟思祖宗之勤勞念基業之艱難四方之人亦皆延頸企予注目傾耳竦聽陛下德業之光以慰望太平治化之盛近聞起居精力安适旋即和平聖躬萬福然而不可不慎也夫以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年之業為億兆之人父母固當夙夜寅畏調護聖體以慰臣民之望今關塞與時出北宰上都廬帳服御供奉惟謹而道路之間寒暑霧露允宜調攝蓋人君所愛莫切於身忠臣事君亦莫切於愛君之身嘗聞叙書曰惟王不邇聲色又成湯請嗜寡欲純乎天德故能享國長久為殷盛王孔子亦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嗜欲伐本根戕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伏惟陛下思天下安危之本留意殷書孔子之言節嗜欲以調養聖躬親忠良以日新德業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六

慎微

漢景帝時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

武帝元光元年趙人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
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
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
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
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
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
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而負扆攝袂而揖王
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
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東漢光武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南陽太
守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
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令。
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
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
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隣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
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
此也。書奏從之。

靈帝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
乘輿。詔書下其事。少府孔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
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
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
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
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
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
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
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
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
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魏明帝景初中。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
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
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
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
人響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
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
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
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
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
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
鉅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
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
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
墟。下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
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盛。秦既兼之。不修聖
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悚。
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
哉。近漢孝武承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

焉然乃信越巫。懟天遣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昔初之際。天兆其咎。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峙。鎭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黷。撰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還沉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晉惠帝時。侍中嵇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務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起矣。

宋文帝元嘉中。行幸還多侵夕。散騎常侍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識。安不忘危。若値汲黯辛毗。必將犯顔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從。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後魏孝文帝南伐。將自小平泛舟幸石濟。司空錄尚書事穆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

毁之害。況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絶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産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違。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非行之艱。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淸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

而致殺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筭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愼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

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代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

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堯舜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年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

亦誠新誡陛下警懼之辰寅畏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魏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顔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强理直，遂列爲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太宗又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等諫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宗問侍臣：守天下難易。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則可，何謂爲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爲此也。

高宗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業其方，書爲秘劑，取靈鵠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群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

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

武后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太子右庶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愼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處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

麟臺正字陳子昂論人機疏曰：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飢荒，或遭水旱，兵役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賴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邊境所在，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困窮之人，向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若復其業，撫以敦龐，人心稍安，緒幸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切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寧靜之兆。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爲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強武爲威，誅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爲一聽之，臣惟懼天禍構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遐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爲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爲盛

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天下之衆竭萬人之力兵扶相仍轉輸不絶北討胡貉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撥遂喪天下此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人遂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之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以此蓄有大業中國之衆萃天下安其業遠事不蒙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蒙見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階得以口論天下事皆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今月十六日特奉勅召臣紙筆遣於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故不對揚而承貫思為一與補死罪死罪謹奉愚見對進以聞應聽玉階伏聞聖恩

中宗嗣聖元年武承嗣諷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

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玄宗時呂向奏不令突厥入伏見射獵曰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稱故也今大突厥者豈與此類妄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大義巡之脩文德來之既間歲還又以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還使陛下乃於敢其順物雜以從官趁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伏仰夷裴之四眼若神藝之百發息意俱猛減無得踰焉乃更賜以說遣使絲乃失讓乘機於前問猜獸之懷是胥界太過未敢取也雖聖智舒速與物無猜而愚臣排細與時加儀備此等各懷犬戾之心或建盜情荊軻匹動何羅竊至雙遠承猜胄情懷將何及

憲宗喜方士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餌劑中躁病渴起居舍人裴潾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妖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逃亡豈可信厥術餌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強若乃藥劑者所以攻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本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炭產毒

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史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

穆宗即位初意荒于政盛里多所請丐於宦人伺禁中語關託大臣翰林學士李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詔禁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宰相者臨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

初憲宗喜方士柳泌為治丹劑求長年後帝竟以藥棄天下穆宗雖沐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布衣張皋上疏曰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是和平自壽福應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

福穰穰。此大人之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
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臟氣為
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害於醫。尚
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
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諱。前覆迎後悔也。令人人竊議
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進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
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

後唐明宗時。歲屢豐熟。中國無事。中書侍郎馮道上言曰。臣為河東
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
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此人情之常也。

宋仁宗景祐元年。參知政事宋綬上奏曰。臣聞自古守成之君。專皆
兢畏不忘顧省。何者。慮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常主防
於無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已殆哉。臣願勤勵庶
臣。交修庶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謹。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
業也。又竊思馭下之道有三。蓋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
密。夫惟能守則姦莫由移。斷則邪莫由惑。密則事莫由變。是三者治
亂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欽之念之。至若調務清虛。燕居閑燕。亦願陛
下愛養玉體。節宣所以順四時。節味所以調六氣。勿至傷過。乃克和
平自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重門而設於易。夫擊柝以待乎暴客。是皆
前籍之戒。以防僉人。故國門九閫。梐枑百重。刑人以守。閽下士以擁
闈。所以深嚴帝所。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擅入君門。降及後
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未籍而西入者。律令

有文。爲臣竊見國朝皇城官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間。甚乖防微之旨
也。臣欲乞今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
官專切提轄。

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
難言之事。人主之善聽下者。當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
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
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
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知者。此莫大之
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
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
而獨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蓋其事伏而未發。言難於指陳之。臣切
見樞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
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樞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
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
因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與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
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此其輩流又
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雖屢招討
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
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
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
能知我軍情。而思以為戚。青之恩信亦當能稱及於人。但小人易為
翕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衆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
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
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

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觸者矣爲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遠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唯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唯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樞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徐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其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議漸消則其誠節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爭士驕很相習爲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衆試不當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州兵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今河北爲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至一起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降責至今保兵自爲得志動皆引以爲言而即目施兵之官亦自始以爲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循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爲可罪若使重行默責則河北將兵結集稱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今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宜候朝旨定奪時亦未爲晚

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竊以輔弼疑忌所宜協力共濟謀猷贊須籍至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書者天下瞻望之地苟非執政大臣同心同德則何以上副聖主焦勞求治元元見太平之患也伏見宰臣文彦博與參知政事程戡是兒女正親家俱曾陳乞迴避未蒙聖旨允許然以公朝無嫌疑於事體不便且人情豈遠猜嫌宜避判當鈞衡聯比姻婭一議或異則必生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黨與之謗臨事同異兩難處之今夫一郡一縣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必使易地況中書執天下刑賞之柄繫天下休戚之本乃有議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爲嫌乎臣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迴避則中外無有閒言也

仁宗時宋祁上奏曰符契之信天子所以扶欽威重杜防邪僞其在兵賦尤重自周官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興師漢氏始與郡國爲竹使符以代牙璋光武中興革法踈簡但以璽書發兵於是杜詩建言以爲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請復虎符絕姦端朝廷更從其議暨晉抗衡周不遵用惟五代衰弱州國偪近旦命纂遠不容有詐於

謹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國初受命方事之殷急於
邊備未暇備復方今地大師衆巧詐變萌承平既久民不知戰緩急
邊垂有警而詔文筆下誠恐細人間諜窺詐摸寫矯撰書符速期
會無以察知則國家亦當居安思危先事立制等邪人竊發之便顯
復符節官以明信固命凡發兵百人以上財賦百萬以上皆待符與
詔書雙下使郡國合而後遣百人百萬以下則符契特行爲救爲大
信誠有國之要務其符之形製乞下有司詳案舊典施行

劉摯上奏曰臣伏以爲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羣
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
狂言動茂實嬈鼓物聽近者輕肆又以讒說傾搖相動搖人心則是
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鼓懼聖心坦然
於物無積慼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
無它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疑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
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
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
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
號劉文伯因疑飾僞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驚衆有情難惑使
之然耳臣忝近列苟當遠出心之所慼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
執政商量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曰臣等竊聞自
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
殿奏事左右侍臣不盡迴避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來與御座相
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數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

事若致漏泄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令後應兩府臺諫官等上
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路道下祗候仍乞委都知
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撿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
施行

先知[illegible]門[illegible]宮門狀曰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
其日中使夜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爲非
宜[illegible]下應宮禁深嚴門關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
殿門閤門者皆須有墨勑魚符其受勑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
人帳達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
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
符合然後開之將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勑而
擅開閉若將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
乳兄出殯之故內自禁廷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切盡日車馬往來
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
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
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必須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
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勑加以御寶受勑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
衛官上之官典並驗勑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
監門官視其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鎖進納門鑰其
宮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勑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勑而擅開
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勑御批不覆驗及不親自臨開點閱人數者依
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杜姦回乘之成事消患於未
形也

熙寧四年御史中丞楊繪論王安石奏曰臣竊見人君獨專天

下之奉其勢至隆也。以一人而處居深宮之中。其身至安也。以其勢之至隆固不可不先絶乎覬覦也。以其身之至安固不可不深防乎危禍也。故周易之垂訓未嘗不戒之於細微。如坤之初六當一陰生之時應建午之月。豈惟無堅氷而已。雖亦無履霜也。而曰履霜堅氷至。斯不謂戒之於無形。其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其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由辨之不早辨也。二陰始生其卦直遯。其六五曰有隕自天。志不捨命也。臨卦才二陰生爾。聖人已逆戒之曰至於八月有凶。豈亦不謂戒之於無形。蓋謂必無而忽之則有時而或有也。謂之爲或有而備之則必無矣。是以古聖賢者之著書立言垂教於後世未嘗不先以辨君臣尊卑爲首務也。昔高耶作春譏夫以天子禮樂祀於周公之廟。止施於死者也。高耶猶著論以非之者蓋天子之禮樂不可以兩用之。臣觀古史凡有得使天子禮樂者未有不至於大禍。然後知高耶之論於防微之道著也。居陳羅伊尹論。亦斯之類焉云。此皆賢聖之權。臣竊謂古聖賢未嘗不以尊君卑臣爲常道。至於權者出於聖賢之不得已。亦未敢明著乎書者。蓋懼後世亂臣賊子如莽操師昭之輩。假之以爲名也。臣故一言於陛下。然未審陛下恕之乎。不恕之乎。恕之則不獨其言臣之福禍。不恕之乎。臣之禍不測。然臣豈得畏不測之禍而不進忠於陛下也。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見其人一生行事如書基之不衆。如李紳作閔農詩。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播潮陽。愈亦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掠翼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翱翔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嘗閱其詩曰。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說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臣竊嘗讀其文。今誰咏死而孫之。乞陛

寔若其家舊物。異時衰代之時。遂必煩朝廷經理。臣謂宜及今累事時。稍裁制之。使常知警。異時可無後患。此四者皆事之末。必然而臣私憂過計者也。雖然昔中興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爲在。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素特爲用。惟陛下用剛之言。哀臣之心。幸甚幸甚。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故曰。奔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古今之通論也。近者契丹峰起蕭鷓巴等萬里遠來。誠爲勞苦。其實則奔亡之餘。又況彼或遣之以爲吾間。縱之以蠹吾國。皆未可知也。陛下待之之禮。當乎之爵命使無失所。羅其篤使有攫敢可矣。今既賜之對。錫之燕。其餘雖欲優待無所不至。當遣回軍前分部將下。勿使主兵。嘗此未聞。忽有旨令入內打毬。臣竊惑之。夫此輩生長北荒。擊鞠之戲。固所精也。陛下欲以爲戲而觀之耶。抑欲優待而寵綏之耶。若以爲戲。臣以謂降虜不當使其頻見宮禁之內。若欲寵綏。臣以謂自此遣將必多方招置以爲功。他日高官重祿悉爲此輩所得。實無益於恢復。徒有耗費。爾昔徽宗朝郭藥師以地來降。待之以腹心。嘗請擊鞠於年陀岡。其後叛去虜兵大入。乘於年陀岡作營寨。汴都失守。實自年陀岡登城。此輩野心。固不當以爲戲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揚觶而號於衆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此輩奔亡固不足以當寵綏也。陛下舉措。天下所拭目傾耳。誠不可以不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之謂也。臣前者既言賜對不可於便殿。當立仗以示威。錫宴不當用便若之禮。已免從官押伴。既蒙陛下俯察臣衷。悉如所請。陛下從諫若轉圜之易。聖德巍巍。度越百王之上。不可於此而失之。

王質乞勿開隙奏曰。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

方其開也擾之則聚持之則散稍緩而弛則復合往來翕習盼盼然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拂於東而生於西，抑於內而根於外，極力而攻之，愈窮而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推不可使至於形成。天下之患而至於形成，雖有智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於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二者交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苻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用蕃將，僕固懷恩之棄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彌縫補苴以塞其釁。近者至於隕國亡身，而遠者至於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察天下之患，其狀如是。江大河方其激激然若有所戒而不能潰，泐泐然若有所蓄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於其心，而朝搜暮求以

奪其馳騁奔衝之路。於此之時而不為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而導其支脈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踔，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禦。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忘其無事，以為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於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竊發，其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於舉天下鬨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之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情如此。臣嘗細究其原，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於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隙開於鄭衆，其形成於孫程曹騰，而極於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勗於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隙開於楊思勗，其形成於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屢，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攬事竊權，寵極溢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不可

慈授事審而嚴警備也。臣愚既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慈赦其僭易，幸甚。

伯雨又乞周防內庭狀曰：臣伏念臣孤賤之迹，猥蒙陛下識拔，不次異恩，誓以死報，故愛君憂國，忠誠迫切，不識忌諱，遇事必言。伏見今月十四日皇太后奄棄四海之養，陛下作失東朝依恃，內庭之事，動關聖慮，當此之際，可不周防？臣願陛下諸事兼備，倍加謹密。至陛下自潛邸入承大統，雖天人屬望，內外欣戴，然禁掖情偽未盡諳悉。古人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近日獄事亦可見矣。臣又見自正月己未天色陰晦，風雪繼旬，天意示戒，蓋為陰干陽之象也。陛下上為宗廟社稷大計，不可不慮。以此觀之，理須嚴肅。臣又思之，國家財用空竭，無甚今日，加以二年之間，繼遭變故，費用之廣，不可殫舉。陛下聖孝報親，思極四海之奉，如園陵所須，固有舊制，不可增損，至如遺

留支賜，諸色浮費，細碎往者，皆可痛行裁損。又如土木之役，如西京之類，及他修造甚非急務，一切可停，量時緩急，以肆大蓄，使民力不勞而國用可足。此實陛下報親之盛德也。愚慮忠忱，伏願陛下留神參覽，天下幸甚。

陳瓘上奏曰：臣嘗謂治亂之術，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之得計也。堅守無失，是以久無遺患。方彼民捕魚之時，未有爭也，而仁祖所以止絕之者，杜其爭端而已。所謂圖難於其易，而為之於未有也。老子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又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仁祖在位四十二年，事無大小，圖難

於易。慎終如始。無爲也無執也。是以無敗無失。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仁祖是也。

臻又上思患預防奏曰。臣聞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天下之事。窮則必變。變而後通。人不通之。天必自變。此必然之理也。迪者用事之臣。以私滅公。智力已窮。猶不悔悟。先帝有欲變之心。而左右無將順之臣。焦勞憂悔。以棄天下。據傷痛恨。海內所同。陛下受天眷命。增光前烈。憲孝之治。欣然以和。未有更張。人心已服。朝廷之憲大可以生民之休息。有期謳歌所歸。鼓舞相慶。然而臣愚。以謂既往之憾無足追。斷不來之事。所可深慮。今西邊雖已罷兵。然正是大軍之後。假使歲歲豐熟。此方必有凶年。民物凋殘。加以水旱。人不飽暖。何事不至。又況河北居民流亡太半。倉庫匱竭。城壁不完。倚北虜之不來。我因循而無備。老胡衰矣。一旦殂。何其孫好殺。理必生事。朝廷自

侍從而上。多是東南之人。西北事宜。又不親諳。雖云造作邊事。才在今日。然恐意外之變。遂出此時。若不先事而圖。恐有後時之悔。可防之患。安得不思。思而防之。又有大於此者。太宗謂侍臣曰。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唯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嗚呼。太宗之訓。可謂明矣。有狀者以爲可防。無迹者以爲可懼。今日之事。蓋亦有無迹而可懼者矣。朋黨是也。唐憲宗問李絳曰。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嗚呼。人之爲邪。至於無迹可尋。豈不深可懼乎。臣以唐事考之。牛李二黨皆黨也。然而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何以知其然邪。德裕之徒。忠亮自任。不同己者。則顯然排斥。破其私黨。是有形而可見。牛僧孺之徒。忠亮自私。不同己者。則闇然慉陷。故其爲黨也無迹而難知。然二黨者皆明主之罪人也。然優劣於此。不可不辨。故臣因論太宗聖訓。以無迹者爲尤可懼焉。方今大明既升。聖德在上。乃邪朋消散之始。是聖治以成之時。然而成則有敗。始則有終。老子曰。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故臣有思患預防之說。

侍士周行己論朋比壅隔之弊曰。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於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於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聰聽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內歡欣而蒙德。二十年間。[illegible]全。而今其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機之繁。又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凝神。燕處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於察股肱之任。必出於公。使無朋比之私。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

賊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憂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論中人預軍政之弊狀曰。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沙衛敗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彌。遣將命帥固當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預聞軍政也。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書一。乞令日報將兵[illegible]首級捷點犒賜。催促救援。更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擇精兵自衛。勝則先分功賞。不利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令以隨軍步馬各二隊自衛。若近里幹當隨行防

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月異時爲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觀童貫之所用事也。爲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措置邊事。又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密。譚稹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幹當公事。又爲淮浙制置。未乃爲河東宣撫使。蓋其由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爲承受。許預軍政。歸還有功。後或用之。豈不少假之權。臣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爲貫稹乎。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皆爲挾陰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黜責。以爲中人預軍政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劉珏上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罷御筆。止營繕。僅復又。黜虛誕。戢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精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俟太平也。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率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繳而新之。長入祇候之班。勢若可緩。吏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陞原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爲忠義兵累行賞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持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義。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兩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御之守稱奉外任監當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紛爭廢置。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達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初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隴龍易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知閤。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濫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刷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言曰。臣竊謂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其原終不可救。古語謂涓涓不絕。浩浩奈何。凡以微之不可不謹也。古之君人者。非不欲遠追三代。與太平。而治世常少。亂世常多。何哉。幾微之間。為患已成。而人主每以其微而忽之。故日積一日。而終至於敗亂從亡也。明皇之於唐也。鋤韋氏之亂。啟承平之業。聰明睿智。克爲賢君。進楊姓一朋。遂成禍遁。當是時明皇豈以此爲果足以壞天下哉。夫惟以其微而忽之。故變亂遂大。非特此也。藩鎮跋扈。終亂王室。原其始也。特本夫假借一二。或夫以數州之地而已。北司宦橫與

唐俱亡。原其始也。特本夫差委一二中官兼總衛兵而已。事之細微不可不謹每每若此。唐事至近。可以類考。竊惟陛下爲祿之餘。未嘗留意經覽於此。臣之管見。尚足補助萬一。

浚又上言曰。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脩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爲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賊情不測。人心易搖。君人者稍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未可復合。誠以微而忽之乎也。

浚又上言曰。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固有深知其所爲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祇伏竊發。為國家大患。而謀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罷錢伯言知杭州疏曰。臣聞吳越錢氏納國

至今一百六十餘年其子孫顯貴甲於搢紳然未嘗有出守杭州者於此以見祖宗防微之意深矣杭州近闕守臣朝廷差吏部侍郎錢伯言伯言有風幹若帥他路無不可者惟守杭州則非所宜且違祖宗故事臣愚伏望聖意特賜詳酌別選有才略重臣以守杭州兼須入馬亦乞就便差撥仍令星夜兼程前去以拯一方危急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諸將請私劄子曰臣聞漢高祖既平秦項而上時功臣多就顯戮鮮能以功名自終者何哉位高而權盛也光武懲前世之失雖寇鄧耿賈之高勲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故建武諸將往往以功名延慶子孫則利害禍福較然甚明國家向自童貫握兵柄勢傾天下內之朝廷公卿外之帥守監司下至州縣小吏升既進退捷於影響故凡持節所至皆爲畏帖伏廷諂附託以進而風俗流失國勢陵遲馴致夷狄內侮之禍貫亦不免斧鉞之誅此忠臣義士所爲憤歎流涕者也恭惟陛下聖德神武撥亂反正撫御將帥曲盡恩禮然士風不競餘習不殄而堅求之必至海道之難國臣竊過計伏見近者劉光世還自江南王淵還自浙右各効智力以自著見陛下優於用賞厲勸將來乃因士大夫不自好者趨走于瑞門庭如市氣燄可炙臣不知其何以得此道路之言竊謂光世與淵嘗有所薦達以及奏功第賞有未嘗身涉行陣而乃竊名功狀之內若審如是則防微杜漸亦不可忽矣大將之職在於訓士卒明賞罰以撥亂戎而已他何與焉但位高金多則不能剋嫌明微畏遠權勢以自處於無過之地或至抵冒而不自寤也况今狂虜未殄二聖未還他日更立非常之功後膺不次之賞則寵祿愈崇事權益重而朝廷體貌尤所假借則招權賈禍將不止於今日矣之轍近世之童貫不可不鑒也昔蘇建嘗責大將軍衛青無所招選

青謝曰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預招士驃騎亦然彼衛霍爲漢賢將者在信史臣願陛下訓諭諸將杜請之私戒敕士大夫明分義之守不惟上尊朝廷以安國勢以厚風俗抑亦聖明所以保全諸將之意也

祕書正字張孝祥上奏曰臣聞善醫者不以無病而廢藥石之儲善國者不以無事而忽先具之備蓋懲病克壽弗畏入畏古之戒然也恭惟陛下神心淵懿聖學高遠前世安危治忽之鑒古今先後注措之宜皆已昭晰洞達無有疑蔽如日之中而纖悉必照如衡之平而輕重必審凡所以明謹政體興起治功鞏固丕基維持萬世者罔不備具固何待愚臣千慮之愚然臣不識忌諱深惟古人先事之義竊謂今日歲誠豐美然荒政不可以不治兵固戢矣然武備不可以不講黎庶雖皆允殖百工當思有飢饉不足之時四方無警百姓按堵當思有先未雨綢繆之意此其略也夫綢繆宜陰雨之未及宴安戒耽毒之可畏伏當大治大安之勢擇凡當預備之策因大臣造膝之餘使之一二條舉與復而深圖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不勝惓惓以爲陛下獻惟陛下垂意

孝宗時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曰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况狎下野心之合烏能保其久而無虞也哉唐太宗教射於殿庭引衛士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側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憂國愛君之言親衛將士且猶不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將陛下推其忠義嘉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爲之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者莫不疑焉謂自古以來莫難於用斯

人而用之者，寧見其久而不為吾患，其氣後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諜或不能其隙其謀之深，計之多，而心之不能保，其將若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材然忠誠可以任用，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擢厚之以爵祿，勉之以功名，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而後為待遇之至哉。臣願陛下致之於往古，慮之於將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之遠於無害，不勝社稷生靈之願。

集英殿脩撰趙汝愚論國家安危所繫四事奏曰：臣聞自古天下之患，常生於其所忽；患生於所忽，則必有出於人意之所不料者。故雖有謀臣勇士，將無所用其力矣。孰若思患而預防之，事未至而為之謀，事既至而為之應，較其利害得失，豈不甚相遠耶。臣伏念將去闕庭，自此雖有犬馬之誠，恐無路自達。臣熟思累日，謹取國家安危所繫者四事，敢致其拳拳之忠。陛下幸錄其意，毋先事而審思之。臣竊覆放循慶之弊事甚。其一，金國使人朝見，百官諸衛皆在殿門之外，雖館伴臣寮亦不得進預其間。設一旦使人稍失常度，已無有任其責者。萬有一如昔翔鞠舞踢之變，不知是時孰可禦之。此不可不過為之備也。其二，臣聞北界官司賑散於沿邊去處，明出榜約，招誘本界軍人百姓，有官者依舊換給官資，無官者各有給散錢物。緣此彼推而去者至今未絕。臣伏思邊境人情向背，於國家大計固已非便。萬有一沿江諸軍間有受其招誘者，將致軍情轉相扇動，此豈可不深為之計也。其三，鎮江一軍最號推勇，而雜姓多歸，難於撫御，故御得其道則易以成功，御非其道則足以致亂。其將帥之任尤宜遴選。其四，吳氏守蜀，今已四世。雖吳挺亡心不附，可無他志，然而去朝廷絕遠，權任太重，一方之人皆習熟其姓字，吳氏子孫亦自視閫外諸軍若其家舊物。異時更代之時，恐必煩朝廷經理。臣謂宜及今無事時稍稍制之，使常知警畏，庶可無後患。此四者皆事之未必然，而臣私憂過計者也。雖然，昔人嘗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常待為用。惟陛下用剛之言，最臣之心。幸甚幸甚。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傳曰：奔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古今之通論也。近者契丹嫡正蕭鷓巴等萬里遠來，誠為勞苦。若其實則奔亡之餘，又況彼或遣之以為吾間，縱之以蠹吾國，皆未可知也。陛下待之之禮，當乎之爵命，使無失所，厭其驕取，使有復叛可矣。今既賜之對，賜之帑，其餘匪頒優待無所不至，當遣回軍前分部將下，勿使主兵。竊此未聞，忽有旨令入內打毬，臣竊惑之。夫此輩生長北疆，擊鞠之戲固所精也。陛下欲以為戲而觀之耶，抑欲優待而寵綏之耶。若以為戲，臣以謂降虜不當使其窺見宮禁之內。若欲寵綏，臣以謂自此邊將必多方招置以為功也。日高官重祿，悉為此輩所得，實無益於恢復，徒有耗費。爾昔徽宗朝郭藥師以地來降，待之以腹心，嘗請擊鞠於牟駝岡，其後叛去，虜兵大入，果於牟駝岡作營寨，京都失守，實自牟駝岡登城。此輩野心，固不當以為戲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揚觶而號於眾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輩奔亡，固不足以當寵綏也。陛下舉措，天下所拭目傾耳，誠不可以不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之謂也。臣前者既言賜對不可於便殿，當立仗以示威嚴，豈不當用使者之禮。已免從官押伴，既蒙陛下俯察臣衷，悉如所請。陛下從諫若轉圜之易，聖德巍巍，度越百王之上，不可於此而失之。

王質乞勿開陳奏曰：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端，其成也有形。

方其聞也據之則隱轉之則散稍緩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聯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捲於東而生於西抑於內而張於外極力而攻之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於形成天下之患而至於形成雖有智者不可以措手嗚呼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收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二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符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用番將僕固懷恩之褻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於隕國亡身而遠者至於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究天下之患其狀如長虹天河方其微微然若有所成而不能濟物然者有所背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勢於其心而朝夕謀以奪其馳騁奔衝之路於此之時而不為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脈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踏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抑其安流而思其無事以為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於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漸長其權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叛雄連盤熾至於舉天下閧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之至亂而不可制蓋其勢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於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隙開於鄭衆其形成於孫程曹騰而極於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勗於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隙開於楊思勗其形成於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亂者甚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為某人之退某人主之臣非舉以而信也而無察其退則不為無顏何者天子之寵旨或洩而外傳而大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有戮有所喜暱則必有甚遠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等主鐵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肅代以後元載救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其判也則南司因北司以成黨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欲使合而為一則異時不至於判而為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寧宗時禮部尚書黃裳上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諂陛下事必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啼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聞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諂陛下愛用臺諫欲閱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厭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

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否。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上言。曰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於法宮燕閒之深。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觀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

司農卿高定子入對。言內治不脩。外懼不謹。近親有預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閫外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

度宗時。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陳宗禮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此國家之福。帝曰。孝宗一守法。惟賞善罰惡為无護。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七

謹名器

周襄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

東漢順帝漢安中。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大司農杜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桓帝延熹七年。南巡園陵。特詔太尉楊秉從。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光祿勳陳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

陽踐阼。務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因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采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貴誅罰。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

靈帝時。尚書令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魏文帝召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帝即追取前詔。

帝欲追封武宣卞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

晉懷帝永嘉末。丹陽太守輔國將軍王導上書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源。黷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

成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侍中顏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

宋孝武帝時。江夏王義恭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僭擬有數。等級異儀。周易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範。輯世之明訓。而時至彌留。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與軍。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舉覈。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益之條。臣等地居枝屬。位參台輔。匡正之首。請以爵先。敦睦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懸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忠。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

通于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一義恭所陳冥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詔可

後魏孝文帝初即位將遷顯祖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秘書令程駿獨以為不可奏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為至勲吳鄧之儔以征伐為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群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優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乘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

宣武帝時天大旱司徒高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清河王懌言於帝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録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還詔而善與羣司鞫理獄訟

明帝時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追贈相國太上秦公諫議大夫張普惠力陳其不可會闕胡家穿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位極名實位正者之所先錫爵君愛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徽續相符號稱可然後繼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德道公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撫九州之寄居彌綸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謹假鑾輅際聖上之加隆振慈后之至愛寵章天下示亦可申而太上之號竊謂未稟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先之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抑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享先朝君稱太上以為臣以奉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為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

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卦卜定兆而以淺改卜群心未悅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逾之稱畏因上之鑒遵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

唐高祖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伍雖復妙如師襄子野皆繼世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為警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當未及偏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太宗貞觀中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

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它才獨解調馬縱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也

帝善其言。

中宗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侍中桓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也

睿宗景雲中柳澤爲右率府鎧曹參軍以中宗時長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郕崇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柴賀婁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賂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爲相攻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貴盛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闤闠然屠販者由邪丞官儼然者因賄賂進天下圂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隕耳目所親豈可忘鑒哉且斜封官皆僕妾私謁迷繆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令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惠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焉

玄宗時李林甫無學術見中書令張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功賞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

德宗興元中當幸梁州詔翰林學士陸贄曰朕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菓子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贄上狀曰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菓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遽以酬官恐非令典

帝復令欽溆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翰林學士宣旨曰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學士奏曰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靡然紀綱始墮逮羯乘釁擾亂中原遣戍歲增軍數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實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混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變之餘豈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白授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倘有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

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權輕重互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眾之欲應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尊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尊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義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實務而稱任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參故人不濫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覆耗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

占員然而突鋒鏑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摘瓜一器擧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鋒鏑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實無擢官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虛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欣慕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竊斷吾復何賴焉使之立功者爲所爲貴陛下若欲貴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克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數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授人無緒焉何以爲國且祖父樹累多是對人實者所貴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實錢帛人不失利

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體伏望睿思更少詳度

時又有旨與資玉地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令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率皆王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正扈天重圍又以御寡非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守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穩便奏又上奏曰陛下悉害執御仁合庶黎念隨難之危懼從一之勞苦識增寵飾擇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覲近固知銜恩唇舌然詳謂詢者也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看何如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寵偷悅恬因循順感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容何是以不揆一二之淺不計身之利害但剛柱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懸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債冒之弊興一足以汎

國權。一之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貢以駐蹕奉天道於患難
竟擾究運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
會羈所需雖多。雖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偕扈。蓋
諸厥職。而驅除翦伐。誅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倡未悔。見危無補。
曷謂功臣。致紀方呼。就六定難。縱使遭罹圍急。跋履崎嶇。艱則當之。
定將要據勞。或有笑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吝覯其艱。職彼
貴哉。抑惟常倩。然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秩。
竊自揆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孰
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屬司以分其私
昵之誘。患不在大。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感勵之心。結勳臣憤悱之
氣。所傷者寡。所損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慌者臣下之譏
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較然。不為難辨。且名者眾之所許也。是

曰公器。亦為爭端。器之至精。猶患相亂。況或本當。豈能勿亂。以漢高
之創殿雄。太宗之剗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
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悼卓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力爭大吏。諸將
不服。相與拙詩。乃至懷怏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
國步艱難未洽。方賴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親近之臣文儒
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而宜見謂懷有功者。
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則無權用。例徇驕乾。且使賊毛
甄錄非晚。

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上奏曰。石希顏奏宜進上萬
業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眾心。若更奄遷。卽恐事不穩便。今兩難
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為業知留後。其節度使從內出。無仁佃
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伏冒儒規。叢識空乏。屬當獎任。將器

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戎角力。詭匪克堪。而經武伐謀。貳有
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適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
之險地則覆敗。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
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材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
力而加連負。猶懼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儀
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究
極暴。眾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為國除害。亦有可書。蓋
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謙
謙之禮。處孟鄖操。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
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違君而力
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未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將恣驕
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假寵。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難遽加寵

命。務屈含容。亦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遂所得。無厭縱之則
反側而益疑。善之則飲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
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因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
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慮。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然秦乎紀
亂常。亦必變師。覆境所以承前方鎮。多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
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厥邦刑罰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
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
待。陛下若謂臣說。恒過聞有異。事機所乘。蹤跡不同。事實。臣請指陳
汴宋一管。比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備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
而察之。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
食兼足。職貢備脩。左扁青齊。右彌滑鄭。推淮浙。北輔梁燕。故如長
城。不震不搖。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

謂大夫及神功入觀。遣屬不還，先皇帝亦嘗伸之優崇，貪固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雖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兵散列城。屬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坐路亞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曠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雖接巨猾，成後大弊，即鎮如故，義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而號令由己，部屬畏威，頗備戎儲，振耀聲勢。遂使懷騎且爲完軍，制將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殁，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卒賓相，辭散拒抗。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定。陛下念深愁元，恐涉姑息，遽使姦徒得肆虐鷙作狂。但肆惡厲之詞，豈慢任置之惠。遭路幾絕，生人重殘，殺然梗輸之軍，轉爲豺虎之徒。深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卒何異？賈立而取誰曰不然。豈取而除戮爲非嫌。苟違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萌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忽欠違而察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拜奔奔之禍，絕窺覦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攘違而必定故也。假使士卒爲猾慢上虐人，萬榮俟奉國之命，案族惡之性，棄初從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誅其帥而撫其徒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萬榮一夫，猶未可保。扶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卒，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持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以此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

名。妄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庫臣之內，選一和惠寬猷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喻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擇患。當此之時，而將何求？撰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鼓亂，夫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追逐主將，諸道必從嫌猜，還與所親，遂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屢陳，有未安。昨臣希顏又旨封遇，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中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奉奉愚懇。謹複密狀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復事有從責，臣請受敗撓之罪。

德宗初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時竇文場爲護軍中尉，鎮軍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憲宗時翰林學士李絳上奏曰：臣謹案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胤部署軍中事，不獲已便與節度使，臣竊以此未爲穩。實非所宜。此者以從吏受命，不由朝廷，遂至於彼，臣心不敢奉詔。今重胤驅逐懷來，忠順旌旌，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陛下容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人情雖慢，體已傷。若以重胤主兵，須使與節，是成福不在朝廷。於事體之間，與從吏何異？議者若云重胤見七權心不變，制臣觀事勢，恐不然。何者？以緣從吏雖若舊好，調上違命。

所以重衡得仗義勵狀以順爲名其與遂伏今重衡若不顧恩幸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息偏歸之失衆心前事豈遠以此事體必無異圖緩軍中有狀請與重衡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抓華既多當不顧重衡獨得另與一鎮少慊衆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衡使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且重衡忽白軍將校授以河陽權於行間息生望外豈於此際更有避惡棄義茹苦遠福取禍雖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効素高必望又續澤潞接近久亦爭風今若除授使往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卿其食名使安存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衡既得方鎮元陽又快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哉事可惜實所痛心威柄一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賤特賜省覽斷自宸衷成此聖功無救獻陳。

憲宗時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拾遺白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卹凋瘵所得財貨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鍔爭剝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

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數聽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以叢爲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上重翰林學士或遷官必於歲月以爲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宣宗嘗敕補醫工劉集爲場官鹽鐵轉運使柳仲郢上言曰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任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遂賜緋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敕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時將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伸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自是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旬拜伸爲同平章事

懿宗時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同昌公主喪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帝以爲天下之至悲可及憑恩橫甚帝欲擢爲威衛將軍中書侍郎曹確諫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止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並肩立同坐席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以可及位將軍其如太宗之令何臣以爲不可帝不聽

宋真宗即位初右司諫孫何上言曰伏見國家擢有多才登建衆職外則郡將通守朝士代行閫任權諸使若鎮掌下至幕府職掾之微咸自朝廷選補而授用人既廣推擇難精貢部上名動踰千計門資入仕亦及百人稍著職勞即升京秩將命而出冗長尤多每躬祀圜丘誕敷霈澤無賢不肖並許叙遷至使評事寺丞纔數載而通閣籍贊善洗馬不計年而登臺郎竊計今之班簿臺省宮寺凡八百員至而況有名品猥濫異夫虞書考績周官計治之法也有唐舊制郊禋慶宥但進階勳而已今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京僚遍於侍從朝臣多於州縣豈惟連車平斗之利亦有收材擬器之失況祿廩所賦皆自地征所來須從民力何必空爲

公藏附益斯人。已揆若朘削既難。未遷者防閑宜峻。古人所謂損無
用之費罷不急之官正在此也。伏願特降詔書自今郊祀覃官一例
不得遷陟。必若績用有聞才名夙著。自可持之不次。至使歷階而升。
至於省侍史員。上繫與奪。時左司諫耿望亦以為然。故咸平二年親
郊。止加階勳命有司考其殿最而黜陟之。然三年差遣更代率皆考
課引對。多獲進改。罕有退黜。而官籍浸增矣。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臣聞周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
制祿則民興功。蓋爵以待賢。祿以待庸。賢不及爵者非其賢則民媮。
庸不及祿祿非其庸則民惰。媮則廢德。惰則無功。故先王重車服。慎
名器。崇德報功。以教天下。國家鑒三代典章。采漢唐故事。文質彬彬
不遠中道。在於授受猶有所疑。何則。王者撥亂反正。自家刑國。皆由
並起攀龍附鳳。及其功成治定。猶議賞而封。評庸而實。豈有守文之

君應天承祖。恭嗣皇基。而藩邸臣僕驟升清貴。若師傅之官贊佐之
吏輔翼之功。宜被寵耀。而鞭鐙之御導從之隸競乘軺車爭受命服。
庶官恐懼。競為隨龍。歲月之間。遷擢非次。以新間舊。頗為無謂。昔仲
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其是之謂歟。伏願陛下崇不諱之徵。采狂瞽之議。改立明制。垂
法萬世。從日月之光。流被子孫。
竦又進策曰。經國以體。馭賢以爵。國以體立。必也宏遠。賢以爵賞。無
或僭濫。體閎不大。則制度叢脞。爵賞不正。則服位陵僭。仲尼曰。唯天
為大。惟堯則之。大體之謂也。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正爵之謂
也。故善為國者。存其大體。則削其叢脞。用其正爵。而去其陵僭。然則
大中之道行於典憲矣。國家誕膺駿命。奄有萬國。稽古審法。彝倫攸
敘。然承唐氏亂離之後。握五代紛龐之基。凡制因緣以來全太臣聞

身被命服。即為王臣。除官授職。必關賜詔。豈有卑品之官。州縣之職。
將拜綸綍之命。乃輸綾紙之錢。有識之徒。雖不理費。況軍國之用。動
以萬計。所藏之實。何僅於此。忍使惠之王澤而責之泉布。又聞宮室
衰弱。在節雖儉。下從吏貪皆假版。臺省受命。政出天子。州郡職員
因循甚久。注列皆援之。奏與卑之役。階叙銀青。銜稱檢校。或無島府
之實。或假宮之秩。禮制之間。無乃僭矣。愛之道在於此乎。誠當
特降詔書。並則凡事。諸如此比。一切刊正。書之信者垂羅百代。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仁宗景祐二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伏聞寒暑順則歲功成。賞罰
明則君綱正。王者興化立政。動法天道。必功而議賞。必罪而行罰。
若春夏之生殖。秋冬之肅殺。物無不從之。苟異於是。當寒而燠。當
燠而寒。物無不違也。善為國者。能執其中。以馭天下。則堯舜之盛可

得忝為臣材朽職近。復忝諫諍之末。有所聞見。每願竭盡。上補醇
化少副陛下隆寬廣問之意。故冀敢容默。干僭以冒聖聽。惟陛下矜
而察之。臣伏見近者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寮而下。皆詔增秩。用勸
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是領閤職之命。遷
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是。蓋以其一官之故而衆人蒙
賞故也。或以謂省司之內。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
敢遽有論列。今聞前者都知以降。更優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
懷疑。竊以勸進之方。爵賞為大。若臣僚問其官爵以年勞。則必顯著
功能。特申寵拔。或不由是。皆涉無名。設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
罔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東漢館陶公主為
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而曰。郎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皆古先哲王謹刑罰之源也。伏望陛下念恩私於近則勞臣必怨矣。知其挾則大猷日新。特示至公。亟行追寢。使復一功而天下勸。正罪而天下服。為善者彌思於勵行。不仁者更務於革心。式臻嘉靖之風。和協大中之化。

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知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嘗有臣僚上言。乞今後大臣近僚不得奏薦[illegible]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二人為奉職矣。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合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不行。又慮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一二僕得官。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況出命令本為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間已該新制。自合寢罷。更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倖。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其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

又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臣伏聞閤門近進四日紫宸殿宴入使坐圖。入內都知王守忠亦在楊景宗下預坐。臣訪得閤門儀制。內外臣僚帶刺史節度觀察留後並依遙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尤甚殊絕。惟正刺史以上。凡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使依正官例升殿。與宴即是自今內外臣僚凡帶遙郡者合上殿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稍啓以生紊亂。況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閤門。遵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臣僚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陳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紀綱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

郯又上奏曰。臣伏聞降勑命。以昭宣使王守忠備奈器物勞効。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俸。臣始初風聞內批指揮。止授守忠官使。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今雖節度觀察留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從遷改使名。勞績實重。中外之議。咸不為允。夫賞之設以待勞臣。而勸忠義。故賞之厚薄。視功之大小。賜予不虛授。而已至於某一職。領一事。有所幹濟。蓋人臣盡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典。已為過矣。又厚為遷選。以啓濫進之原也。且守忠之事。備奈器亦人臣領一事。盡力之常爾。然陛下重宗廟之事。以賞其勞。自昭宣使超授宣慶使。恩賞之行。未為不厚。適其中也。而守忠曾不滿望。仍要君命。夫以小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如此過當。則後來有冒天名擇寵之臣。果有顯效。則將何爵賞以稱其意焉。況內臣領遙郡。祖宗之制。止於觀察使。然非積勞累年。未嘗妄授。今守忠雖不授兩使留後。而得給其祿。人情所希。皆起於漸。既得其祿。必欲其官。苟又從之。是何位之不可求也。夫事戒其始。求猶不禁。況不戒焉。則異時積流矣。其王守忠欲乞只該元降指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給。陛下如欲優示寵待。則乞厚以金帛賜之。足為恩假。至於爵祿公器。不可輕授。授之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空疎獲備言職。遇事即言。固無忌諱。伏望聖朝特賜省納。

郯又上論兩府臺官因內侍等。伏見前後兩府臣僚盡有除拜。非緣差功。計勞倚出一切恩命。近時典故。未見此比。物議喧譁。不知其由。

夫爵祿固上所得專乎。以其可以厲世磨鈍。使天下之人赴忠義立
事功。至於徇節捐軀而不自悔。故古之王者。至重至謹。賞一人必使
天下之人皆知以為當然。不敢用為己私而輕天下之所重也。今若
授受之際。皆出無名。則何以勸有功。有功者不足勸。是古之所重。今
便以為輕。雖極顯官厚祿。特無以磨礪天下。而人人有覬覦徼幸之
心。復何所恃而為治哉。況股肱大臣。天下所望為表則者。豈特以一
官自私而不為國家惜大體。臣等固知爵命之行。必有遜而不受者。
伏望朝廷察臣等言稽之典故。如令來例行除授事體有輕重。必當
卽乞明示中外。使灼然曉知。若祇出一時之恩。願下臣等章奏詢之
公議。儻以為然。或難追寢前命。因其表遜。悉停過恩。如此則上無虛
授之譏。下有相遜之勸。與其一舉兩失。事相萬也。臣等待罪言責。不
敢循避緘默。

皇祐二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論麥允言給鹵簿狀曰。昔仲叔于奚有
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夫爵位等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
保蓄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麥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
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
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之承
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
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
簫鐃。𨱔耀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
以為榮也。惟陛下御覽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
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尊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然不
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

竊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
徽使。頗為頻數。竊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則授受
艱難。職任絕優。事權甚重。臣僚叙非勳舊。名器安可輕假。謂宜慎重
實務。將以闌防倖門。須有定規。庶裨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
并節度使。內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
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亦額只是兩員。至
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豈宜輕議。嘗聞太祖皇帝朝命曹
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
職。本特無故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去萬
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贊智豪傑之人。為陛下制變禦侮。立功立事。當
此之際。朝廷行爵賞恩賚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以遠之制。須今日
恩之重之惜之。不可不慎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
議定。與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貴。則中外幸甚。
仁宗時。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磨石。其所以礪
世者。非謂人人飽高爵而厭重祿也。蓋必當其勞則天下知勸。苟異
於是。雖窮極班品。不能滿貪冒之心。而但啓僥倖之路。不能為勸。奔
之徼而徒樹營私之恩。伏惟陛下留神而察之。臣竊觀單州團練使
劉永年除眷州防禦使。臣竊思永年進因恩澤。未甞績用。於榮寵固
已優渥。況前為路分武臣正使。已上不許無勞叙進。若此官用久次能
得。則遂而竭日月可致。至於餘人。不得援例。此語尤為未允。惟以庸
制撓。不當有引例之嫌。既廢令。假人安可杜援著之勢。事體明著。不
急姚說。豈有他日約束不能限永年。而今日指揮可以堅來者乎。是
亦以難信天下。益取輕耳。臣恐緣此頗聖德。若衆之陛下無以拒之。近

錢晦知代州，亦未嘗收官，不識永年何以異於晦也。伏望陛下追寢新命，加慎名器，使圖顯效，然後遷擢，則能者益奮，而不能者知勉。且俾條詔不為空文，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嘗論列劉永年無勞轉官，乞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臣聞爵祿天下之公器，法令主者之大柄。既不能以大柄自持，而以公器私於人，方復區區誠之以不得援例，此臣所以大惑也。借使私於永年，衆人可隔，於陛下平均之德，固已虧損，況衆人之不可隔乎？苟不復計校，以例遷，則天下之公器如何哉？方今事不責實，貪競尚多，不作法以抑僥倖，反願陛下成法啓僥倖而為之地，臣所以忿為陛下惜之。且法自永年始而廢於永年，又可惜之甚者。夫置言事之官，使拾朝廷之闕，古惟恐其不言。今乃不然，平居議論，奉常十格七八。若壞法濫官，章明較著如是之不疑者，以列於陛下，又置

而不聽，則安用言事者乎？惟陛下必垂省察。

英宗治平二年，龍圖閣直學士何郯上奏曰：臣聞聖人之養賢也，能品其德，能量其才，能授以官，於是分之為三，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所以寓權而恊之也。於是為之宮室輿馬以養其體，為之旌旗冕弁以養其貴，為之鍾鼓琴瑟以養其樂，為之弓矢斧鉞以養其威。然而不可以私授，惟其德，惟其才而已矣。苟授非其人，則覬倖之端啓，有小人者得之，則脅劫攘竊而求之。若固有於己，寖以成俗，人人皆以取之甚易而非難矣。一旦聖人將革其弊而廢黜之，莫不怨望盈耳，是非小人之過，其過在於人主授之之輕也。人主不禁之於前而止於後，蓋無及已。嗚呼，用人之際可不謹歟？昔衛以繁纓授仲叔于奚，仲尼非之，館陶為子求郎，漢明拒之，知名器如此其重也。今陛下紹德業之榮，卜其國之永，大設網紀，思合天人，行於前，必慮其後，圖於始，必全於終，惟是選用之難，尤所可重。品其德，然後授其官；量其才，然後定其位。使朝廷上下公卿大夫皆得以服其業，安其分，士無覬覦，職無虛授，則天下官冗之弊息，名器之用正。夫以大理評事之卑，而太宗猶謂之清望官，未以授伶人之子，況其大者乎？惟陛下重之。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上奏曰：臣聞君之大柄在於刑賞，賞不僭則為善者勸，而下無覬覦之心；罰不濫則為惡者懲，而人無冤抑之患。善為國者必慎於斯。陛下臨御已來，於刑罰固已慎矣，而於濫賞之弊，未嘗更張。近自兩月已來，尤多輕授，如待制、龍圖脩撰之職相次拜者幾十餘人，豈必盡是賢才？且復列無勲績，但以一一人擢用，外之同列，稍優則人人敘遷，以足其希望之意，務為姑息，如此冗濫，輕爵濫恩，無甚於此。伏惟祖宗之制，尤慎寵名，至於小官，未嘗輕授，

況於近侍之職，豈容什伍而進哉？伏望聖慈詔中書門下，凡經筵雜學士、待制、脩撰等職，並依內外制舊往體例，各立定員，數必須才德兼優，或聖意柬擢，或委以重任，或別主事功，仍俟闕員，方許除授，自餘不得進擬。如此則得馭臣之道，革僥倖之風，近侍得人，名器增重。

神宗時，知諫院陳襄乞止絕權貴非次陳乞恩例劄子曰：臣竊見近日臣寮并故臣寮之家陳乞內外親屬恩澤，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朝廷雖有先降指揮，過一月之外不許衝改，然所陳乞恩例名目稍多，逐時中書樞密院不住於審官三班院流內銓取已使員闕差注，終屬未便。緣逐處待闕之人，挨候名次，動經歲月，洎至授下差遣，出京待闕，或已前去赴任，卻被衝改離移，遠方不免依前再赴銓院，別候闕次，貧寒久旅之人，寧不嗟怨？朝廷既有恩例，許令指射，便使差遣，已是優恩，豈可更容衝奪已使員闕，甚無謂也。繫陳乞恩澤多是

功上臣僚之家。非理僥求。因成體例。攀援引用。遂不可革。國家爵祿恩賞。所以待賢能之士。今惟以父兄親戚私恩陳乞。使昧闇無功之人占奉優便差遣。一切出於僥倖。甚非至公之朝慎名重器區別能否之道也。臣以爲立法更弊。必先自貴者始。欲乞今後除前兩府出鎮與沿邊安撫帥臣辟舉人依條施行。及勞績酬奬堂除人許指射非次見闕外。其餘乞先自兩府以至文武臣僚及分司致仕故臣僚之家。如合陳乞弟姪兒男及異姓骨肉。必須并奏爲人差遣等。並令一例於季闕已前一月內指射合入優便之處。依例等待。即不得臨時陳乞非次見闕及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庶使權貴絕僥求之望。寒士無被奪之患。而稍獲均濟矣。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論王廣淵劄子曰。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奸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

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昔使廣淵自收京官以來。潔身守分。不爲奸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奸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賜緋紫者已爲氾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爲恥。不以爲榮也。臣陛下更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援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此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七